

國史館 編

清代傳記叢刊

新編

明文書局發行

清代傳記叢刊・綜錄類①  
周駿富輯

# 清史稿列傳

(四)

卷三四〇至  
三四〇二

趙爾巽等撰

明文書局印行

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

## 列傳一百二十七

王杰 董誥 朱珪

王杰，字偉人，陝西韓城人。以拔貢考銓藍田教諭，未任，遭父喪，貧甚，爲書記以養母。歷佐兩江總督尹繼善、江蘇巡撫陳宏謀幕，皆重之。初從武功孫景烈游，講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學，及見宏謀，學益進，自謂生平行己居官得力於此。

乾隆二十六年，成進士，殿試進呈卷列第三。高宗熟視字體如素識，以昔爲尹繼善繕疏，曾邀宸賞，詢知人品，卽拔置第一。及引見，風度凝然，上益喜。又以陝人入本朝百餘年無大魁者，時值西陲戡定，魁選適得西人，御製詩以紀其事。尋直南書房，屢司文柄。五遷至內閣學士。三十九年，授刑部侍郎，調吏部，擢左都御史。四十八年，丁母憂，卽家擢兵部尙書。車駕南巡，杰赴行在謝，上曰：「汝來甚好。君臣久別，應知朕念汝。然汝儒者，

不欲奪汝情，歸終制可也。」服闋，還朝。五十一年，命爲軍機大臣、上書房總師傅。次年，拜東閣大學士，管理禮部。臺灣、廓爾喀先後平，兩次圖形紫光閣，加太子太保。

杰在樞廷十餘年，事有可否，未嘗不委曲陳奏。和珅勢方赫，事多擅決，同列隱忍不言，杰遇有不可，輒力爭。上知之深，和珅雖厭之而不能去。杰每議政畢，默然獨坐。一日，和珅執其手戲曰：「何柔莫乃爾！」杰正色曰：「王杰手雖好，但不能要錢耳！」和珅赧然。嘉慶元年，以足疾乞免軍機、書房及管理部事，允之。有大事，上必諮詢，杰亦不時入告。

時教匪方熾，杰疏言：「賊匪剿滅稽遲，由被賊災民窮無倚賴，地方官不能勞來安輯，以致脅從日衆，兵力日單而賊餓日熾。此時當安良民以解從賊之心，撫官兵以勵行間之氣。三年之內，川、楚、秦、豫四省殺傷不下數百萬，其幸存而不從賊者，亦皆鋒鏑之餘，男不暇耕，女不暇織。若再計畝徵輸，甚至分外加派，胥吏因緣勒索，艱苦情形無由上達聖主之前。祈將被賊地方錢糧蠲免，不令官吏舞弊重徵，有來歸者概勿窮治，賊勢或可漸孤矣。至於用兵三載未卽成功，實由將帥有所依恃，怠玩因循，非盡士卒之不用命也。乞頒發諭旨，曲加憐恤，有驕惰不馴者，令經略概行撤回，或就近更調召募，申明紀律，鼓行勵戎，庶幾人有挾纊之歡，衆有成城之志。」又言：「教匪之蔓延，其弊有二：一由統領之有名無實。勒保雖爲統領，而統兵大員名位相等，人人得專摺奏事，於是賊至則畏避不前，賊去則捏稱得勝。

卽如前歲賊竄興安，領兵大員有『匪已渡江五日，地方官並不稟報』之奏，此其畏避情形顯而易見。又如去歲賊擾西安城南，殺傷數萬，官兵既不近賊，撫臣一無設施，探知賊去已遠，然後虛張聲勢，名爲追賊，實未見賊。近聞張漢潮蔓延商、雒，高均德屯據洋縣，往來衝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秦省如此，川省可知。實由統領不專，賞罰不明之所致也。一由領兵大員專恃鄉勇。鄉勇陣亡，無庸報部，人數可以虛捏，藉鄉勇爲前陣，既可免官兵之傷亡，又可爲異日之開銷，此所以耗國帑而無可稽核也。臣以爲軍務緊要，莫急於去鄉勇之名而爲招募之實，蓋有五利：一，民窮無依，多半從賊，苟延性命，募而爲兵，卽有口糧，多一爲兵之人，卽少一從賊之人；一，隔省徵調，曠日持久，就近招募，則旬日可得；一，徵兵遠來，筋力已疲，招募之人，不須跋涉；一，隔省之兵，水土不習，路徑不諳，就近之人，則不慮此；一，鄉勇勢不能敵，則逃散無從懲治，招募之兵退避，則有軍法。具此五利，何不增募，一鼓而殲賊？如謂兵多費多，獨不思一萬兵食十月之糧，與十萬兵食一月之糧，其費相等而功可早奏也。」疏入，並被採用。

二年，復召直軍機，隨扈熱河。未幾，因腿疾，詔毋庸入直，先行回京。三年秋，川匪王三槐就擒，封賞樞臣，詔：「杰現雖未直軍機，軍興會有贊畫功，並予優敘。」

洎仁宗親政，杰爲首輔，遇事持大體，竭誠進諫，上優禮之。五年，以衰病乞休，溫詔慰

留，許扶杖入朝。七年，固請致仕，晉太子太傅，在籍食俸。八年春，瀕行上疏，略謂：「各省虧空之弊，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，州縣營求餽送，以國帑爲夤緣，上司受其挾制，彌補無期。至嘉慶四年以後，大吏知尙廉節，州縣仍形拮据，由於苦樂不均，賢否不分，宜求整飭之法。又，舊制，驛丞專司驛站，無可誅求。自裁歸州縣，濫支苛派，官民俱病。宜先清驛站，以杜虧空。今當軍務告竣，朝廷勤求治理，無大於此二者。請睿裁獨斷，以挽積重之勢。」所言切中時弊，上嘉納之。陛辭日，賜高宗御用玉鳩杖，御製詩二章，以寵其行，有云：「直道一身立廊廟，清風兩袖返韓城。」時論謂足盡其生平。既歸，歲時頒賞不絕，每有陳奏，上輒親批答，語如家人。

九年，杰與妻程並年八十，命巡撫方維甸齎御製詩、額、珍物，於生日就賜其家。杰詣闕謝，明年正月，卒於京邸。上悼惜，賜金治喪，贈太子太師，祀賢良祠，諡文端。

杰體不踰中人，和藹近情，而持守剛正，歷事兩朝，以忠直結主知。當致仕未行，會有陳德於禁城驚犯乘輿，急趨朝請對曰：「德庖廚賤役，安敢妄蓄逆謀？此必有元奸大慝，主使行明張差之事，當除肘腋之患。」至十八年林清逆黨之變，上思其言，特賜祭焉。

孫篤，道光二年進士，歷編修、御史，出爲汀州知府、廣東督糧道，署鹽運使。時林則徐爲按察使，治海防，甚倚之。募廣州游手精壯者備守禦，以機敏稱。擢山東布政使，署巡

撫。失察家人、屬官受賂，連降罷職歸，襄理西安城工。卒，贈布政使銜。

董誥，字蔗林，浙江富陽人，尚書邦達子。乾隆二十八年進士，殿試進呈卷列第三，高宗因大臣子，改二甲第一。選庶吉士，卽預修國史、三通、皇朝禮器圖。散館，授編修。三十二年，命入懋勤殿寫金字經爲皇太后祝嘏。次年，大考翰詹，因寫經未與試，特加一級。尋擢中允，丁父憂。三十六年，服闋，入直南書房。初，邦達善畫，受高宗知。誥承家學，繼爲侍從，書畫亦被宸賞，尤以奉職恪勤爲上所眷注。累遷內閣學士。四十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調戶部，歷署吏、刑兩部侍郎，兼管樂部。充四庫館副總裁，接辦全書薈要，命輯滿洲源流考。四十四年，命爲軍機大臣。五十二年，加太子少保，擢戶部尚書。臺灣、廓爾喀先後底定，並列功臣，圖形紫光閣。

嘉慶元年，授受禮成，詔朱珪來京，將昇以閣務，仁宗賀以詩。屬稿未竟，和珅取白高宗曰：「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。」高宗色動，顧誥曰：「汝在軍機、刑部久，是於律意云何？」誥叩頭曰：「聖主無過言。」高宗默然良久，曰：「汝大臣也，善爲朕輔導之。」乃以他事罷珪之召。時大學士懸缺久，難其人。高宗謂劉墉、紀昀、彭元瑞三人皆資深，墉遇事模稜，元瑞以不檢獲愆，昀讀書多而不明理，惟誥在直勤勉，超拜東閣大學士，明詔宣示，俾三人加愧勵。



焉。命總理禮部，仍兼管戶部事。二年，丁生母憂，特賜陀羅經被，遣御前侍衛、額駙豐紳殷德奠醊。

誥既以喪歸，川、楚兵事方亟，高宗欲召之，每見大臣，數問：「董誥何時來？」逾年，葬母畢，詣京師，和珅遏不上聞。會駕出，誥於道旁謝恩，高宗見之，喜甚，命暫署刑部尚書，素服視事，不預典禮，專辦秋讞及軍營紀略，且曰：「誥守制已逾小祥，不得已用人之苦心，衆當共諒。」尋以王三槐就擒，與軍機大臣同被議敘。四年春，高宗崩，和珅伏誅，命誥復直軍機，晉太子太保。既，服闋，授文華殿大學士，兼刑部尚書如故。高宗山陵禮成，命題神主，晉太子太傅。七年，三省教匪平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十二年，高宗實錄告成，詔以誥在館八年，始終其事，特加優獎，賜其父邦達入祀賢良祠。十四年，萬壽慶典，晉太子太師。充上書房總師傅。十七年，晉太保。

十八年，扈從秋獮。林清逆黨突入禁城，時回鑾，中途聞變，有議俟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，誥曰：「是滋亂也，獻俘者行至矣！」即日扈駕進次，人心乃定。窮治邪教，誥謂：「燒香祈福，愚民無知，率所常有。惟從逆者不可貸。」凡論上，皆以是定讞。林清既誅，滑縣逆匪尋平，論功，迭被優敘，賜子淳爲郎中。二十年，因病請致政，溫詔慰留，改管兵部。未幾，復命管刑部。二十三年，再疏乞休，許致仕食全俸。是年十月，卒，贈太傅。上親奠，入

祀賢良祠，賜金治喪，御製詩輓之，嘉其父子歷事三朝，未嘗增置一畝之田、一椽之屋，命刻詩於墓，以彰忠蓋。諡文恭。

誥直軍機先後四十年，熟於朝章故事，有以諮者，無不悉。凡所獻納皆面陳，未嘗用奏牘。當和珅用事，與王杰櫓柱其間，獨居深念，行處幾失常度，卒贊仁宗殲除大慝。及林清之變，獨持鎮定，尤爲時稱云。

朱珪，字石君，順天大興人。先世居蕭山，自父文炳始遷籍。文炳官盤屋知縣，曾受經於大學士朱軾。珪少傳軾學，與兄筠同鄉舉，並負時譽。乾隆十三年成進士，年甫十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編修。數遇典禮，撰進文冊。高宗重其學行，累遷侍讀學士。二十五年，出爲福建糧驛道。擢按察使，治獄平恕，以父憂去。三十二年，補湖北按察使。會緬甸用兵，以部署驛務詳慎，被褒獎。

調山西，就遷布政使，署巡撫。疏請歸化、綏遠二城穀二萬餘石搭放兵糧，以省採買、免紅朽；又免土默特蒙古私墾罪，以所墾牧地三千餘頃，許附近兵民認耕納租，歲六千餘兩，增官兵公費；又太僕寺牧地苦寒，改徵折色，以便民除弊；皆下部議行。珪方正，爲同僚所不便，按察使黃檢奏劾讀書廢事。

四十年，召入覲，改授侍講學士，直上書房，侍仁宗學。四十四年，典福建鄉試。次年，督福建學政。頗行，上五箴於仁宗，曰：「養心，曰敬身，曰勤業，曰虛己，曰致誠。」仁宗力行之，後親政，嘗置左右。五十一年，擢禮部侍郎，典江南鄉試，督浙江學政。還朝，調兵部。五十五年，典會試。出爲安徽巡撫。皖北水災，馳驛往賑，攜僕數人，與村民同舟渡，賑宿州、泗州、碭山、靈璧、五河、盱眙餘災，輕者貸以糧種。築決隄，展春賑，並躬蒞其事，民無流亡。五十九年，調廣東。尋署兩廣總督，授左都御史、兵部尚書，仍留巡撫任。嘉慶元年，授總督，兼署巡撫。珪初以文學受知，洎出任疆寄，負時望，將大用。和珪忌之，授受禮成，珪進頌冊，因加指摘，高宗曰：「陳善納誨，師傅之職宜爾，非汝所知也。」會大學士缺，詔召珪，卒爲和珪所沮。以廣東艇匪擾劫閩、浙，責珪不能緝捕，寢前命，左遷安徽巡撫。皖北復災，親治賑，官吏無侵蝕。三省教匪起，安徽亦多伏莽。珪曰：「疑而索之，是激之變。」親駐界上籌防禦，徧蒞穎、亳所屬，集鄉老教誡之，民感化，境內迄無事。明年，授兵部尚書，調吏部，仍留巡撫任。

四年正月，高宗崩，仁宗卽馳驛召珪，聞命奔赴。途中上疏，略曰：「天子之孝，以繼志述事爲大。親政伊始，遠聽近瞻，默運乾綱，霧施渙號。陽剛之氣，如日重光，惻怛之仁，無幽不浹。修身則嚴誠欺之界，觀人則辨義利之防。君心正而四維張，朝廷清而九牧肅。身

先節儉，崇獎清廉，自然盜賊不足平，財用不足阜。惟願皇上無忘堯舜自任之心，臣敢不勉行義事君之道。」至京哭臨，上執珪手哭失聲。命直南書房，管戶部三庫，加太子少保，賜第西華門外。時召獨對，用人行政悉以諮之。珪造膝密陳，不關白軍機大臣，不沽恩市直，上傾心一聽，初政之美，多出贊助。

尋充上書房總師傅，調戶部尙書。詔清漕政，禁浮收。疆吏以運丁苦累，仰給州縣，州縣不得不取諸民，於是安徽加贈銀，江蘇加耗米。珪謂小民未見清漕之益，先受其害，力爭罷之，令曹司凡事近加賦者皆議駁。長蘆鹽政請加增鹽價，駁曰：「蘆東因錢價賤，已三加價矣，且免積欠三百六十萬兩，餘欠展三年，商力已寬，無庸再議加價。」廣東請濱海沙地升賦，駁曰：「海沙淤地，坍塌靡常，故照下則減半賦之。今視上、中田增賦，是與民計微利，非政體。且民苦加賦，別有漲地，將不敢報墾，不可行。」倉場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，准作義監生，駁曰：「國家正供有常經，名實關體要。於名不正，實必傷，斷不可行。」凡駁議每自屬稿，奏上，皆聽之。五年，兼署吏部尙書。

先是彭元瑞於西華門內墜馬，珪呼其輿入舁之，爲御史周枏所劾。尋有珪與人毆傷禁門兵，忌者嗾護軍統領訐之。詔：「珪素恪謹，造次不檢，特申戒。」坐褫宮銜，解三庫事，鐫級留任。七年，協辦大學士，復太子少保。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晉太子少傅。九年，上幸

翰林院，聯句賜宴，御書「天祿儲才」額刻懸院中，以墨書賜珪家。十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工部。上以是命遵高宗諭，遣詣裕陵謝。逾歲，年七十六，以老乞休，溫詔慰留，賜玉鳩杖，命天寒，間二三日入直。

未幾，召對乾清宮，眩暈，扶歸第，數日卒。上親奠，哭之慟。贈太傅，祀賢良祠，賜金治喪。詔：「珪自爲師傅，凡所陳說，無非唐、虞、三代之言，稍涉時趨者不出諸口，啓沃至多。揆諸諛法，足當『正』字而無愧，特諡文正。又見其門庭卑隘，清寒之況，不減儒素。」命內府備筵，遣皇子加奠。啓殯日，遣慶郡王永璘祖奠目送。逾年，上謁西陵，珪墓近蹕路，遣官賜奠。高宗實錄成，特賜祭，擢長子錫經爲四品京堂。二十年，復因謁陵回鑾，親奠其墓，恩禮始終無與比。

珪文章奧博，取士重經策，銳意求才。嘉慶四年典會試，阮元佐之，一時名流搜拔殆盡，爲士林宗仰者數十年。學無不通，亦喜道家，嘗曰：「朱子注參同契，非空言也。」

論曰：君子小人消長之機，國運繫焉。王杰、董誥、朱珪皆高宗拔擢信任之臣，和坤一再間沮，卒不屈撓。一旦共、驪伏法，衆正盈朝，據其忠誠，啓沃新主，殄寇息民，苞桑永固。天留數人，弼成仁宗初政之盛，可謂大臣矣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一

## 列傳一百二十八

慶桂 劉權之 戴衢亨 戴均元

托津 章煦 盧蔭溥

慶桂，字樹齋，章佳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大學士尹繼善子。以廕生授戶部員外郎，充軍機章京，超擢內閣學士。

乾隆三十二年，充庫倫辦事大臣，遷理藩院侍郎。三十六年，授軍機大臣。居二載，出爲伊犁參贊大臣，調塔爾巴哈台。哈薩克巴布克詭稱阿布勒畢斯，授爲哈拉克齊，偕阿布勒畢斯之子博普來貢馬。慶桂以博普未至，巴布克狡詐不可信，斥之。上嘉其有識，曰：「尹繼善之子能如此，朕又得一能事大臣矣。」四十二年，授吏部侍郎。調烏里雅蘇台將軍，授正黃旗漢軍都統，以病回京。逾年，授盛京將軍，調吉林，再調福州。四十九年，入覲，授

工部尚書，仍直軍機，調兵部。逾年，署黑龍江將軍。時陝甘總督福康安赴阿克蘇安輯回衆，上以慶桂練邊事，命帶欽差關防，馳往甘肅，暫署總督。尋授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。五十一年，召授兵部尚書，歷署盛京、吉林、烏里雅蘇台將軍。五十七年，廓爾喀平，予議敘，圖形紫光閣，上親製贊。

兩淮鹽運使柴楨私挪課銀彌補浙江鹽道庫藏，命偕長麟赴浙按治，得巡撫福崧焚索侵蝕狀，讞上，福崧、楨俱伏法。尋授荊州將軍。逾年，召授正紅旗蒙古都統，命勘南河高家堰石工。嘉慶四年，授刑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，復直軍機。授內大臣，監修高宗實錄，加太子太保。拜文淵閣大學士，總理刑部。裕駿奉安禮成，晉太子太傅，管理吏部、理藩院、戶部三庫事。七年，三省教匪平，以贊畫功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賜雙眼花翎。九年，授領侍衛內大臣。高宗實錄成，賞紫韁，晉太子太師。十六年，扈蹕熱河，以腿疾免從行圍，予假回京。十七年，晉太保。上念其年老，罷直軍機處，仍授內大臣。

慶桂性和平，居樞廷數十年，初無過失，舉趾不離跬寸，時咸稱其風度。逾年，命以原品休致，給予全俸。二十一年，卒，諡文恪。

劉權之，字雲房，湖南長沙人。乾隆二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擢司經局洗

馬。四十三年，督安徽學政。預修四庫全書，在事最久，及總目提要告成，以勞擢侍講。五十年，大考二等。逾年，擢大理寺卿，遷左副都御史。疏言：「大挑舉人多夤緣，請於事前一日簡派王大臣，聞命卽宿朝房，以杜弊竇。」於是命在午門蒞事，御史監視，護軍巡察，步軍、五城一體嚴查，著爲令。尋督山東學政。五十六年，擢禮部侍郎。六十年，典江南鄉試，留學政。嘉慶二年，調吏部。

四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典會試。疏言：「買補倉穀，地方官奉行不善，在本境採買，不論市價長賤，發銀四五錢。花戶不願納穀，惟求繳還原銀，加倍交價。富戶賄吏飛灑零戶，轉得少派。善良貧民深受其累。官以折價入己，仍無存米。遇協濟鄰省，令米商倉猝購辦，發價剋扣，起運勒措。請飭遇應買補，向豐稔鄰縣公平採辦，不得於本縣苛派，嚴禁胥吏舞弊。」又言：「社會大半借端挪移，管理首事與胥吏從中侵盜，至歉歲顆粒無存，以致殷實之戶不樂捐輸，老成之士不願承辦，請一律查禁。」詔聽之，飭各直省嚴禁，民得免累，湖、湘間尤稱頌焉。

編修洪亮吉上書王大臣言事懇直，成親王徑以上達，權之與朱珪未卽呈奏，有旨詰問，自請嚴議。上以權之人品端正，平時陳奏不欺，寬其處分。尋遷吏部尚書。五年，典順天鄉試。六年，命爲軍機大臣。越一歲，會川、楚、陝教匪戡定，權之入直未久，上嘉其素日



陳奏時有所見，疊予褒敘。在吏部久，疏通淹滯，銓政號平。九年，失察書吏虛選舞弊，因兼直樞廷，薄譴之，調兵部。十年，以禮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，加太子少保。軍機章京、中書袁煦者，故大學士紀昀女夫也，入直已邀恩敘，權之於昀有舊恩，至是復欲以袁煦列薦。同官英和議不合，已中止，英和密請晏見，面劾權之瞻徇。上不悅，兩人同罷直，下廷議革職，念權之前勞，降編修。未幾，擢侍讀，遷光祿寺卿，歷遷兵部尚書。

十五年，協辦大學士，典順天鄉試。是年，帝以秋獮幸熱河，明年，幸五臺，並命留京辦事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工部，復加太子少保。十八年，目疾乞假，遣御醫診視。會逆匪林清爲變，事定，朝臣衰病者多罷退，詔以原品休致回籍，給半俸。二十三年，卒於家，年八十，諡文恪。

戴衢亨，字蓮士，江西大庾人。父第元，由編修官太僕寺卿。衢亨年十七，舉於鄉。乾隆四十一年，召試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四十三年，成一甲一名進士，授翰林院修撰，典試湖北。叔父均元、兄心亨並居館職，迭任文衡，稱「西江四戴」。尋命仍直軍機。秋獮尾蹶，射麋以獻，高宗賜詩美之。累典江南、湖南鄉試，督山西、廣東學政，歷遷侍講學士。

嘉慶元年，授受禮成。凡大典撰擬文字，皆出其手。二年，命隨軍機大臣學習行走，以

秩卑，特加三品卿銜。累遷禮部侍郎，調戶部。四年，仁宗始親政。衢亨以病乞假，假滿，兼署吏部侍郎。六年，擢兵部尚書，兼管順天府尹、戶部三庫。川、楚、陝教匪以次削平，以贊畫功，屢荷優褒。七年，大功戡定，詔嘉其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克盡忠悃，加太子少保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九年，失察順天府書吏盜印，罷兼尹。十年，調戶部，兼直南書房，典會試。十二年，協辦大學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典順天鄉試。十三年，偕大學士長麟視南河。時河事日敝，帝銳意整頓，中外臣工議不一，特命查勘籌議。衢亨叔均元方以總河謝病家居，許便道省視，遂與長麟三疏陳治河要義，斟酌緩急，停修毛城鋪滾水壩，復天然閘東山罅閘壩，以減黃濟運；於王營減壩西，增築滾壩、石壩，普培沿河大隄，以淮、揚境內爲尤急。雲梯關外八灘以上，接築雁翅隄以束水勢。高堰、山盱石隄加築後餞土坡，爲暫救目前之計，徐辦碎石坦坡以護石工。智、禮二壩加高石基四尺，以制宣洩。疏上，帝深韙之，命嗣後考覈河工以爲標準。十四年，萬壽慶典，晉太子少師。

衢亨性清通，無聲色之好。朝退延接士大夫，言人人殊，不置可否，而朝廷設施，有見之數月數年之後者。柄政旣久，仁宗推心任之。給事中花杰疏論長蘆欠課，衢亨方筦戶部，議下鹽政覈辦。杰乃劾衢亨與鹽商查有圻姻親，餽送往來，助營第宅，不免徇庇；又廷試閱卷，援引洪瑩爲一甲一名，有交通情狀，薦周系英、王以衡、席煜、姚元之入南書房，與英和

陰附結黨。衛亨疏辨，下廷臣察詢，命二阿哥監視洪瑩覆寫試策，無誤，迭詔爲衛亨消雪，惟斥其令部員劉承澍在園寓具稿，致招物議，予薄譴，鑄級留任，坐杰污蠟，承澍漏洩，降黜有差。因調衛亨工部。復以凡部臣有直軍機者，遇交議，同官每向探意旨，事後輒相推諉，特諭申徹焉。十五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工部，兼掌翰林院如故。

十六年春，扈蹕五臺，至正定病，先回京。尋卒，年五十有七。溫詔優卹，稱其謹飭清慎，實爲國家得力大臣，親臨賜奠，贈太子太師，入祀賢良祠，謚文端。子嘉端，年甫十一，賜舉人，襲雲騎尉。

戴均元，字修原。乾隆四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，迭典江南、湖北鄉試，督四川、安徽學政。嘉慶三年，由安徽任滿還京，兄子衛亨先已超授軍機大臣，故事，大臣親屬任科道者，對品迴避，均元例改六部員外郎，特命以鴻臚寺少卿候補。累擢工部侍郎。

八年，借侍郎貢楚克扎布察視張秋運河及衡家樓決口工程。歷戶部、吏部侍郎。十年，南河黃流奪運，高堰石工壞，特命馳視籌度。明年，詔以湖、河異漲，高堰隄工賴先築子堰，保衛無虞，清水暢注，河口積淤刷滌，已復三分入運、七分入黃舊制，爲河事一大轉機。

嘉均元盡心宣防，特復正、副總河舊制，授南河總督，以舊督徐端副之。在任三年，堵合黃河周家堡、郭家坊、王營減壩、陳家浦，及運河二堡、壯原墩，築高堰義字壩，拆修惠濟閘，以減壩合龍，加太子少保。病，乞解任，尋愈，因事降三品京堂，授左副都御史，督順天學政。未幾，遷倉場侍郎。十八年秋，河決睢州，出爲東河總督。詔以均元曾任南河，許便宜調用工員，責速堵合。明年春，以吏部侍郎內召，途次擢左都御史。尋遷禮部尚書，調吏部。二十年，協辦大學士。逾年，授軍機大臣，充上書房總師傅。二十三年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晉太子太保，管理刑部。二十四年，河決武陟馬營壩，自秋徂冬尙未啓工，奉命馳視，還報購料未集，詔嚴斥在事諸臣以示儆。

二十五年七月，從扈熱河，甫駐蹕，帝不豫，嚮夕大漸。均元與大學士托津督內侍檢御篋，得小金盒，啓鑰，宣示御書立宣宗爲皇太子，奉嗣尊位，然後發喪。泊還京，因撰擬遺詔有「高宗降生於避暑山莊」之語，誤引御製詩注，樞臣皆被譴鐫級，均元與托津並罷直。道光二年，裕陵隆恩殿柱蠹朽，距修建甫二十年，承辦工具俱獲罪。均元以在事未久，從寬罷管部務，奪宮銜，責同賠修，工畢復之。漳水北徙，命均元馳視。次年，因漳水下流潰直隸元城紅花隄，塞之則元城北境水無所洩，不塞則山東館陶受其害，復命均元往視。議展寬舊有引河，俾積水穿隄入衡水，別就隄下新刷水溝挑成河道，分流洩入館陶境，築隄防溢。

復偕巡撫程祖洛勘上游，議：「漳水自乾隆五十一年南徙合洹水後，衛水爲所格阻，頻年衝決，由於合則爲患。今漳水北徙，與洹水分流入衛，當因勢利導，各完隄防，使漳、洹不再合。」疏上，詔從之。四年，予告回籍，食全俸。

先是建萬年吉地於寶華峪，均元相度選定。帝敦崇儉樸，命偕莊親王懋課、協辦大學士英和監修，面戒規制一從節減。迨七年，孝穆皇后梓宮奉安，帝親視，嘉其工程堅固，晉均元太子太師。及是，地宮有浸水，上震怒，嚴譴在事諸臣，褫均元職，逮京治罪，擬重辟，念其耄老，免罪釋歸。

均元歷官五十餘年，叔姪繼爲樞相，家門鼎盛。自在翰林，數司文柄，及躋卿貳，典順天鄉試一，典會試三。晚歲獲咎家居，世猶推爲耆宿。二十年，卒，年九十有五。

托津，字知亭，富察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尙書博清額子。乾隆中，授都察院筆帖式，充軍機章京，累遷銀庫郎中。改御史，遷給事中。嘉慶元年，命解餉銀赴達州。五年，授副都統，留治四川軍需。疏請軍餉先一月預撥，忤旨召回。及至京，於餉數、軍事無所陳告，褫職，予頭等侍衛，充葉爾羌辦事大臣。七年，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，復授副都統。八年，召爲倉場侍郎。

十年，調吏部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借直隸總督吳熊光往湖北，按訊鹽法道失察岸商擡價，及錢局鼓鑄偷減，治如律。時總督百齡被許在廣東索供應，造非刑，命托津借總督瑚圖禮治其獄，請擬百齡職。十一年，調戶部，借侍郎廣興按東河總督李亨特勒派廳員，奪亨特職，遣戍。十二年，借侍郎英和按訊熱河副都統慶傑貪婪，褫職遣戍。

十三年，借尙書吳璥勘南河。先是，雲梯關外陳家浦漫決，由射陽湖旁趨海口，疆臣、河臣請改河道徑由射陽湖入海。托津等疏言：「馬港口、張家莊漫水西漾數十里，始折歸北潮河。如果地勢建瓴，何以轉向西流？北潮河已匯流數月，水未消涸，顯見去路不暢，改道斷不可行。請仍修故道，接築雲梯關外大隄，收束水勢，較爲得力。」又言：「河口高堰各工，因運河西岸堵築漫缺，頭、二壩口門較寬，不能擎托暢注，請速補築。」皆如所議行。

十四年，往江南讞獄。金山寺僧志學與王兆良爭墾沙地械鬪，斃多人，依律治罪。請以蔣家沙洲歸公佃種，歲給寶晉書院及金山寺租銀各千兩。倉場書吏高添鳳舞弊，通州中、西二倉虧缺，命借福慶勘訊，坐以奸吏翫法罪。既而，部鞠添鳳，復得私出黑檔領米狀，托津亦以久任倉場，譴責分賠。浙江學政劉鳳誥代辦鄉試監臨，有聯號弊，借侍郎周兆基、少卿盧蔭溥往按得實，論鳳誥遣戍。山西署布政使劉大觀劾前任巡撫彭齡任性乖張，借侍郎穆克登額往按，彭齡、大觀俱被嚴議。十五年，擢工部尙書，調戶部，兼都統。借盧蔭溥

往四川按事，總督勒保寢匿名揭帖，據實上聞，罷勒保大學士職。又偕府尹彭齡往南河清查工帑。十六年春，兩江總督松筠調任，命托津暫代。尋回京，加太子少保，兼內大臣。

十八年，扈蹕熱河，教匪林清逆黨闖入禁城，命托津回京察治。林清就獲，詔優獎，授協辦大學士。時匪黨李文成據河南滑縣，山東、直隸皆震動。那彥成督師，遷延未進，托津往代。既而那彥成連戰皆捷，命托津赴開州，大名督率提督馬瑜剿匪。十九年，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，拜東閣大學士，管理戶部，晉太子太保。侍郎彭齡劾兩江總督百齡、江蘇巡撫張師誠受餽送，布政使陳桂生冊報蒙混，命偕尚書景安往按。彭齡坐劾未實，被譴。二十一年，那彥成前在陝甘總督任與布政使陳祁挪賑事覺，命托津往按，那彥成逮京，卽代署直隸總督，尋回京。

仁宗綜覈庶政，知托津樸誠，於行省有重事大獄，率以任之，無一歲不奉使命。二十二年，管理理藩院。二十四年，萬壽慶典，賜雙眼花翎、紫韁。二十五年，仁宗崩於熱河避暑山莊，事出倉猝，托津偕大學士戴均元手啓寶盒，奉宣宗卽位。尋因遺詔引事舛誤，詔切責，托津、均元並以年老罷軍機大臣，降四級留任。道光元年，命題仁宗神主，晉太子太傅。二年，與玉瀾堂十五老臣宴，繪像，御製詩有「立朝正色」之褒。調管刑部。以子婦乘轎入神武門中門，坐治家不嚴，奪紫韁、雙眼花翎，尋復之。十一年，致仕，食全俸。十五年，

卒，年八十有一。帝親奠，賜金治喪，贈太子太師，祀賢良祠，諡文定。

章煦，字曜青，浙江錢塘人。乾隆三十七年進士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，累遷刑部員外郎。屢典鄉試，督陝甘學政，任滿仍留刑部，改御史。嘉慶六年，擢太僕寺少卿。詔以軍事方殷，煦習機務，仍留直。七年，三省教匪平，始罷直供本職。借侍郎那彥寶往雲南按布政使陳孝升等冒銷軍需，治如律。歷太僕寺卿、順天府尹。十年，出爲湖北布政使。逾年，擢巡撫。十三年，召爲刑部侍郎。借侍郎穆克登額往雲南按事。貢生任澍宇誣訐官吏，冒銷軍需不實，論反坐。授貴州巡撫，未至，調雲南，署雲貴總督。十四年，調江蘇巡撫，署兩江總督。時議行海運，下煦籌議，疏陳不便，寢之。十七年，入覲，乞改京秩，授刑部侍郎，借侍郎景安往直隸獄。十八年，河南教匪起，直隸總督溫承惠赴剿，命煦代攝。尋擢工部尚書，調吏部，仍留署職。捕教匪馮克善械送京師，加太子少保。

十九年，回京，典會試。山東金鄉竊賊聚衆拒捕，巡撫同興以邪教餘黨聞。煦借那彥寶往鞠，得狀，依律論罪。知州袁潔誣報，褫其職。上知山東吏治廢弛，命煦等嚴察以聞，遂劾同興玩泄，以致地方凋敝，倉庫空虛，及布政使朱錫爵徇私廢公狀，並褫職，命煦署巡撫，清查虧空。尋以陳大文調任，同治其事，責煦議定章程。疏言：「嘉慶十四年清查，原奏



虧銀一百七十九萬有奇。今查十四年以前實虧三百四十一萬有奇，十四年以後又續虧三百三十四萬有奇。擬請清釐藩庫，嚴交代，定徵解分數，以杜新虧；立追繳及分賠限期，催徵民欠，以懲延宕；覈減提款，確查無著之虧，以示體恤；覈攤捐案，據估變流抵產物扣抵，先儘正項倉庫一律籌補，軍需墊解，查明方許列抵，以防濫混。凡十四條，下部議行。

二十年，偕侍郎熙昌往湖北、廣東、江蘇、安徽獄。襄陽人吳煥章誣告易成元、易登朝等勾結謀逆，反坐論罪，襄陽知縣周以焯濫押斃命，遣戍。雷州府經歷李棠誣許兩廣總督蔣攸銛，遣戍；雷瓊道胡大成苛派屬員，褫職；貴縣知縣吳遇坤刊書詆毀上官，遣戍；洋商盧觀恆濫祀鄉賢，黜之；江蘇知縣王保澄誣許上官諱匿邪書，遣戍；阜陽搶匪糾搶殺人，論如律。

二十一年，調禮部尚書，授軍機大臣。調刑部，管理禮部。二十二年，病免。尋授兵部尚書，協辦大學士，兼管順天府尹事。二十三年，拜東閣大學士，管理刑部。萬壽慶典，晉太子太保。二十五年，以足疾累疏乞休，予告致仕，食全俸。居家久之，道光四年，卒，諡文簡。

煦久任樞曹，練習政事，敷歷中外，數治大獄。晚始參樞務，未久病去，再起管部。以盡心刑事，京察特被獎敘焉。

盧蔭溥，字南石，山東德州人。祖見會，康熙六十年進士，官至兩淮鹽運使。父謙，漢黃德道。

見會起家知縣，歷官有聲。爲兩淮鹽運使，以罪遣戍，復起至原官。當乾隆中葉，淮鹺方盛。見會擅吏才，愛古好事，延接文士，風流文采，世謂繼王士禛。在揚州時，屢值南巡大典，歷年就鹽商提引，支銷冒濫，官商並有侵蝕。至三十三年，事發，自鹽政以下多罹大辟。見會已去官，逮問論絞，死於獄中。籍沒家產，子孫連坐，謙調戍軍臺。蔭溥甫九歲，貧困，隨母歸依婦翁，讀書長山。越三年，大學士劉統勳爲見會剖雪，乞恩赦謙歸，授廣平府同知。蔭溥刻苦勵學，至是始得應科舉。

乾隆四十六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阿桂爲掌院，激賞其才。五十六年，大考，降禮部主事。阿桂言蔭溥能事，改部可惜。帝曰：「使爲部曹，正以治事也。」累司文柄，典山西鄉試，督河南學政。嘉慶五年，充軍機章京，川、楚軍事，多所贊畫。八年，孝淑睿皇后奉安山陵，故事，皇后葬禮無成式，禮臣所議未當。蔭溥回直儀曹，考定禮文，草撰大儀，奏上，如議行。數隨大臣赴各省按事，累擢光祿寺少卿。十六年，大學士戴衢亨卒，仁宗以蔭溥諳習樞務，數奉使有勞，加四品卿銜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歷通政司副使、光祿寺

卿、內閣學士。十八年，擢兵部侍郎，調戶部。扈從熱河，會教匪起，滑縣林清入犯禁城，夜半聞報，至行在面進機宜，越日從駕還京。事平，優敘，賜子本舉人。

二十二年，擢禮部尚書，調兵部。上以蔭溥實心任事，特加太子少保。尋調戶部，兼署刑、吏兩部尚書。二十三年，館臣撰進明鑑，未合上意，命蔭溥偕托津、章煦、英和、和瑛爲總裁，選擇翰林才識兼長者，重加核改，書成，詔褒之。工部主事潘恭辰監督琉璃窖，不受漏規，馭吏嚴，吏誣訐侵冒，下獄。恭辰貧而無援，文書證據不得直，罪且不測，輿論憤之。上微聞，命蔭溥詳鞠，得其狀，釋恭辰，置吏於法。後恭辰至雲南布政使，以清操名。二十五年，典會試，會元陳繼昌，故大學士宏謀玄孫也，鄉試、殿試皆第一。有清一代科舉得三元者，惟乾隆中錢棨及繼昌兩人。上製詩，命蔭溥等廣和，以紀盛事。是年秋，帝崩，因撰擬遺詔不慎，降五級留任。尋調工部。

道光元年，調吏部，兼管順天府尹，罷軍機大臣。次年，猶以直軍機久，調任後亦能盡心，加恩予優敘。七年，協辦大學士。十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刑部。十三年，以疾乞休，加太子太保，食全俸。十九年，重宴鹿鳴，晉太子太傅。尋卒，年八十，贈太子太師，諡文肅。

論曰：仁宗綜覈名實，樞臣中戴衢亨最被信用，衢亨亦竭誠贊襄，時號賢相，晚遭彈

効，而瞻注不移。均元繼之，卒以顧命嫌疑，不安於位。豈盈滿之不易居耶？慶桂、劉權之並以老成雍容密勿，托津、章煦、盧蔭溥則奉使出入，數按事決獄，寄股肱耳目之任。因人倚畀，蓋各有所專焉。

092-028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二

## 列傳一百二十九

保寧 松筠 子熙昌 富俊 寶心傳 博啓圖

保寧，圖伯特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靖逆將軍納穆札勒子。乾隆中，納穆札勒殉節回疆，錫封三等公。

保寧由親軍襲爵，授乾清門侍衛。從征金川，力戰，迭克要隘，將軍阿桂薦其才，擢陝西興漢鎮總兵。金川平，繪像紫光閣，御製贊，褒其膽勇持重，少年如宿將。尋調河南南陽鎮、直隸馬蘭鎮，兼總管內務府大臣。擢江南提督。

四十九年，授成都將軍。甘肅石峰堡回叛，命選屯練番兵赴鞏昌、安定助剿，平之。五十一年，授四川總督。保寧謹慎有操守，盡心邊事。邊夷上下孟董、九子等寨生齒日繁，請增設營員，以屯練有勞績者拔補，改修打箭鑪城，扼要築卡，駐兵捍衛，改黃梁、大定、白雞、

白鹿等八寨熟苗編入民戶，並協機宜。

次年，調伊犁將軍，兼內大臣，籌備倉儲。疏言：「伊犁一年支糧十六萬六千餘石，不敷二萬三千石，歷就舊儲五十餘萬石內填補。現贖三十餘萬石，雖尚可敷十餘年之用，地處極邊，若不補籌餘糧，偶遇歉收，或有需糧之事，慮難接濟。請撥兵丁七百名，增開七屯，自來年耕種，歲可收糧一萬九千餘石，永遠備貯。」從之。又奏添設惠遠城鳥槍步甲四百名。五十五年，入覲，途次命赴四川暫署總督事。次年，回任，加太子少保，授御前大臣。惠遠城創立三十餘年，戶口日繁，於城東展築，擴舊城四分之一。伊犁無通曉俄羅斯語言者，請於京師俄館選派一人來教習官兵子弟，五年期滿，試最優者充筆帖式。俄屬烏梁海潛往哈屯河外汗山地方游牧，帝慮其滋事，命保寧察視，疏言：「烏梁海居住甚安戢，不必驅逐，飭邊卡防範，無庸添兵。」察哈爾兵丁及土爾扈特私竊哈薩克馬匹，緝獲，置之法。帝嘉保寧無偏袒，得外藩心，予議敘。

六十年，召授吏部尚書，兼鑲黃旗漢軍都統，甫數月，復出爲伊犁將軍。嘉慶二年，協辦大學士，尋拜武英殿大學士，加太子太保，任邊事如故。土爾扈特家奴三吉汚主母孀婦伯克木庫殞命，特詔予伯克木庫旌表。保寧疏陳駐防孀婦守節，未舉旌表之典，請照內地一體辦理。於是採訪各城，請旌者凡七十人，後著爲令。七年，召還京，授領侍衛內大臣，

管理兵部，兼管三庫。八年，因孝淑皇后山陵典禮會疏措詞不經，褫銜鑄級留任。

保寧兩鎮伊犁，歷十餘年，西陲無事，藩部悅服。既去任，朝廷遇邊疆興革，每諮決焉。十一年，以疾乞休，命在家食公爵全俸。逾兩年，卒，賜金優卹，諡文端，祠祀伊犁。

子慶祥嗣爵，殉回疆之難，自有傳。次子慶惠，由廕生授侍衛，歷官侍郎，三以罪黜復起。道光中，官至熱河都統，以疾歸，卒，諡勤儉。

松筠，字湘浦，瑪拉特氏，蒙古正藍旗人。繙譯生員，考授理藩院筆帖式，充軍機章京，能任事，爲高宗所知。累遷銀庫員外郎。乾隆四十八年，超擢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。

五十年，命往庫倫治俄羅斯貿易事。先是，俄屬布哩雅特人劫掠庫倫商貨，俄官不依例交犯，僅罰償，流之遠地，檄問未聽命，詔停恰克圖貿易。松筠至，尋充辦事大臣。閉關後，邊禁嚴而不擾，遇俄人皆開誠待之。擢戶部侍郎。俄羅斯以貿易久停，有悔意，撤舊官，屢請開市，未許。卡倫兵出巡，復爲布哩雅特人所殺。松筠曰：「舊事未了，又生旁支，然亦了事之機也。」檄俄官縛送三人，親訊於界上，斬其二，流其一，請兩案併結。詔斥專擅，褫職，仍留庫倫効力。會西路土爾扈特喇嘛薩邁林者，迷路入哈薩克，歸攜書信，訛言俄人誘致土爾扈特謀亂，下松筠察狀。疏言俄羅斯實恭順，無可疑。俄人亦自陳證薩邁林



書信出偽造。詔置薩邁林於法，許復開市。五十七年，召俄官會議定約，親蒞俄帳宴飲，諭以恩信，大悅服。事歷八年然後定。召還京，授御前侍衛、內務府大臣、軍機大臣。命謹送英吉利貢使回廣東，凡所要索皆嚴拒。

五十九年，署吉林將軍。尋命往荊州察稅務，道出衛輝，大水環城，率守令開倉賑卹。詔嘉獎，授工部尚書兼都統。充駐藏大臣，撫番多惠政。和珅用事，松筠不爲屈，遂久留邊地。在藏凡五年。

嘉慶四年春，召爲戶部尚書。尋授陝甘總督，加太子少保。時教匪張漢潮及藍號、白號諸黨擾陝、甘。松筠至，駐漢中，治糧餉給諸軍。自軍興，給陝西餉銀一千一百萬兩，至是續撥一百五十萬，設局清釐，按旬咨部。命陳諸將優劣，密疏言：「明亮知兵而罔實效；恆瑞前戰湖北功最，年近六旬，精力大減；慶成有勇無謀，永保無謀無勇，不能治兵，並不能治民；惟額勒登保、德楞泰能辦賊。」仁宗深嘉納之。明亮劾永保、慶成避賊，下松筠逮治。永保亦與荊州將軍興肇訐明亮誣報軍功，詔並褫職，遣尚書那彥成赴陝會鞠。會明亮已擊斃張漢潮，松筠請緩其獄，又請留撤拉爾回兵，令慶成率以協勦，帝不允。旣而那彥成劾恆瑞棄藍號垂盡之賊，折回陝西，由松筠所誤。詔褫松筠宮衛、侍衛，仍留總督任。川匪犯南鄭，復分犯西鄉、沔縣、略陽。松筠素謂匪多脅從，可諭降，欲單騎赴之。副將韓嘉業固

諫曰：「諭之不從而喪總督，大損國威，爲天下笑。請先往。」嘉業果被害。賊竄徽縣、兩當。五年春，額勒登保、那彥成會勦，乃分路遁。於是命長麟代爲陝甘總督，授松筠伊犁將軍，未之任，暫署湖廣總督。自請入覲面陳軍事，先在陝上疏言：「賊不患不平，而患在將平之時。既平之後，請弛私鹽、私鑄之禁，俾餘匪散勇有所謀生。」帝以其言迂闊，置之。至京，復以爲請，忤旨，降副都統銜，充伊犁領隊大臣。

七年，擢伊犁將軍。乾隆中屢詔伊犁屯田，皆以灌溉乏水未大興，松筠力任其事，預計安插官兵。惠遠城需八萬畝，惠寧城需四萬畝，乃於伊犁河北引水開渠，逶迤數十里，又於城西北導水泉。凡兩城有水之地皆開渠，授田爲世業，給穀種、田器、馬牛。然旗人多驕逸，或殺食所給牛，鬻田器棄不耕，反覆曉諭始聽命。比去任，凡墾田六萬四千畝。寧遠叛兵蒲大芳等譴戍塔爾巴哈台，其黨馬友元等分戍南路諸城。十三年冬，大芳復謀逆，捕其黨五十餘人誅之。次年，檄調馬友元等百餘人赴伊犁種地，悉斬於途。詔斥未鞠而殺，失政體，降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復授陝甘總督。

調兩江總督。南河自馬港口墊陷，黃水倒漾，淤運阻漕。偕河督吳璥察勘海口，請復故道。製疏沙器具，試之河口果驗，又造撥船千艘，改小運船，親駐河干督趨，渡黃回空皆迅速。迭疏論河務，宜引沁入衛，可利漕運。又謂吳璥於黃泥嘴、俞家灘逢灣取直，以致停

游，爲敵等論駁。復密陳吳敵、徐端所論不實，工程虛捏，自請調任總河察其弊，又薦蔣汝鎬、孫玉庭可任。帝以松筠忠實，治河非所長，用汝鎬爲河督，責令相助爲理。尋兼署河督事。十六年，調兩廣總督，協辦大學士，兼內大臣。召爲吏部尙書。

十七年，命往盛京會勘陵工，兼籌移駐宗室事，疏請小東門外建屋七十所，居閒散宗室七十戶，戶給田三十六畝。又言：「西廠大凌河東有可耕地三千頃，可移駐二千餘戶。東廠周數百里，地多積水，其水自北山柳條邊來，若相地開河，可涸出沃壤；又東柳河溝亦多積水，若自北山東橫開大渠，可得沃壤數千頃。」續勘彰武臺邊門外迤西牧廠閒地，橫三十里，縱六七十里，並可移駐。請於大凌河西廠東界先試墾種。」詔並允行。而試墾事爲將軍晉昌奏罷，論者惜之。回京，授軍機大臣。未幾罷，改授御前大臣。

十八年，復出爲伊犁將軍，拜東閣大學士，改武英殿大學士。以平定滑縣教匪，敘功，加太子太保。詔偕參贊長齡通籌新疆南北諸城出納，量減內地饋運。疏言：「北路塔爾巴哈台歲需內地銀四萬數千兩，南路回疆八城歲需內地銀五萬數千兩，地方貢賦皆入經費之內，無庸議減。伊犁歲需內地經費銀六十萬兩，可掙節者無幾。惟烏魯木齊爲新疆腹地，歲需銀一百一十餘萬兩，宜裁減。請復屯田，廣墾蘆灘荒地，開採銅鉛各礦，抽收迪化州、吐魯番木稅。」又議綠營糧餉，凡倉儲充裕處，改給銀米各半，並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捐監

之例，使邊地就近納粟。所議或行或不行，於內地歲輸卒未大減。

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玉努斯聽其妻色奇納言，多不法，私與浩罕會愛瑪爾交通。愛瑪爾欲使尊爲汗，遣使請自設哈子伯克，用浩罕稅例徵安集延商。十九年，松筠巡視回疆，誅色奇納，械玉努斯，禁錮伊犁，拒浩罕之請，斥去其使。二十年，喀什噶爾回人仔牙敦作亂，親往治之。仔牙敦就獲，與布魯特比圖爾第邁莫特並置極刑。詔斥松筠不待命，削官銜，召還京。松筠初任時，築四堡於伊犁河北，議移置八旗散丁，事未竟而去。再至，乃築室堡中，堡置百戶，戶授田三四十畝，三時務農，冬則肄武。規畫粗備，以屬代者，而代者不置意，田遂荒。

二十二年，詔來年幸盛京，抗疏諫阻，罷大學士，出爲察哈爾都統，署綏遠城將軍。踰年，子熙昌歿，帝憐之，召還爲正白旗漢軍都統。尋授禮部尙書，調兵部，復御前兼職。未幾，出爲盛京將軍。松筠素以忠諒見重，在朝時，凡燕游執御之事，乘間直言無避。既屢忤旨，二十五年，以兵部遺失行印，追論，降山海關副都統。復以事，迭降爲驍騎校。是年秋，仁宗崩於熱河，梓宮回京，宣宗步行於班僚中見之，扶而哭，翌日授左副都御史，擢左都御史。其復起也，甚負時望，然卒不安於位，未一月，出爲熱河都統。

道光元年，召授兵部尙書，調吏部，復爲軍機大臣。二年，暫署直隸總督。以代改理藩

院奏稿，忤尚書禧恩，被劾，降六部員外郎。尋授光祿寺卿，遷左都御史。又出爲盛京將軍，調吉林。數年之中，兩召還朝，爲左都御史、禮部尚書，送出署烏里雅蘇台將軍、熱河都統、直隸總督。九年，調兵部尚書，往科布多鞫獄。十年，往山西按巡撫徐忻被控事。回疆方用兵，密疏有所論列，詔令陳善後方略，多被採納。是年秋，自以衰病請罷，數日復請任使，詔斥進退自由，負優禮大臣之意。又以前赴科布多囑道員徐寅代購什物，罷職，予三品頂戴休致。

至十二年，浩罕遣使進表，松筠會言浩罕通商，邊境可靖，帝思其言，復頭品頂戴，署正黃旗漢軍副都統。命赴歸化城勘達爾漢、茂明安、土默特三部爭地，據乾隆朝圖記判定，三部皆悅服。還，授理藩院侍郎，調工部，進正藍旗蒙古都統。十四年，以都統銜休致。逾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二，贈太子太保，依尚書例賜卹，諡文清，祀伊犁名宦祠。

松筠廉直坦易，脫略文法，不隨時俯仰，屢起屢蹶。晚年益多挫折，剛果不克如前，實心爲國，未嘗改也。服膺宋儒，亦喜談禪。尤施惠貧民，名滿海內，要以治邊功最多。

子熙昌，以廕生官至刑、工兩部侍郎，署熱河都統兼護軍統領。數奉使赴各省按事，亦被信用。嘉慶二十三年，卒於長沙，帝深惜之，贈都統，諡敬慎。

富俊，字松巖，卓特氏，蒙古正黃旗人。繙譯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歷郎中。累遷內閣蒙古侍讀學士、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。嘉慶元年，擢兵部侍郎，充科布多參贊大臣。四年，授烏魯木齊都統，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歷葉爾羌辦事大臣、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。召署鑲紅旗漢軍都統、兵部侍郎。

八年，出爲吉林將軍，調盛京。清治民典旗地，限年首官，不首者治罪，追典價租息入官。富俊疏言：「一年之內，一千六百餘案，應追繳者不下萬人，年久轉典，株連繁多。旗民多窮苦，既獲罪，又迫追呼，情實可憫，請悉寬免。」允之。十二年，考覈軍政，以潔已奉公，邊陲安輯，特詔褒美，予議敘。十五年，因採獲攪雜，受屬員蔽，褫職，遣往吉林効力。既而言官論關東三省賭博風熾，仁宗念富俊在官時會嚴禁，卽起授盛京工部侍郎，兼管奉天府尹及六邊邊門事務。十八年，授黑龍江將軍，疏請內外臣工三年更調，及禁奢、講武數事，詔以更調非可限年，餘並嘉納。又以東三省官兵技藝優嫻，每屆五年挑送京營，著爲令。

十九年，調吉林將軍。先是，議籌八旗生計，詔勸吉林荒地開墾，移駐京旗，將軍賽沖阿言拉林近地閒荒可墾，未有規畫。富俊至，疏言：「乾隆中移駐京旗，建屋墾地，多藉吉林兵力，墾而不種，酌留數人教耕，一年後裁汰。京旗蘇拉不能耕作，始而雇覓流民，久之田

爲民有，殊失國家愛育旗人之意。今籌試墾，莫若先辦屯田。請發吉林閒散旗人一千名爲屯丁，每丁給銀二十五兩、籽種二石，官置牛具，人給荒地三十晌。墾種二十晌，留荒十晌，四年徵糧，每晌一石。十年後移駐京旗，人給熟地十五晌，荒五晌，餘十晌荒，熟各半，給原駐屯丁爲恆產，免徵其租。因利而利，糜帑無多，將來京旗移到，得種熟地，與本處旗屯犬牙相錯，學耕夥種，實爲有益。」並詳列屯墾、出納、設官、經理事宜，詔如議行。

二十年，富俊親駐雙城子，地在拉林河西北，橫一百三十里，縱七十餘里，沃衍宜耕。遣員履丈，分撥伐木於拉林河上游，建立屯屋。分五屯，設協領一、佐領二，分左右翼統治之，卽名屯地曰雙城堡，於二十一年一律開墾。是年霜早歉收，屯丁僅足餬口，又挈妻子者不敷居住，間有逃亡。乃展緩徵糧一年，添蓋窩棚，借給籽種，心始安。二十二年，調盛京。疏陳雙城堡餘荒尙多，續發盛京、吉林旗丁各千名往墾，分左、右二屯，舊屯名爲中屯，遂復調富俊吉林，任其事。二十四年，先到屯丁千名，盛京旗人多有親族借來，自願入屯，惟隸寧古塔者，因近地亦可耕荒，不願輕離鄉土，聽其還，以空額二百名改撥盛京。二十五年，復續到千名。富俊巡歷三屯，疏陳：「比屋環居，安土樂業，有井田遺風。中屯開墾在先，麥苗暢發，男耕婦饁，俱極勤勞。」仁宗大悅，報曰：「滿洲故里，佃田宅宅，洵善事也。」續議三屯應增事宜，詔嘉實心任事，予議敘。道光元年，疏言：「三屯開墾九萬數千晌，已著

成效，可移駐京旗三千戶。請自道光四年始，每歲移駐二百戶，給資裝車馬，分起送屯，官給房屋牛具。」報可。二年，召授理藩院尙書，與玉瀾堂十五老臣宴，御製詩有「勤勞三省，不凋松柏」之褒。

四年，復出爲吉林將軍。方雙城堡之興屯也，富俊欲推其法於伯都訥圍場，以旗戶往往賴幫丁助耕，不如逕招民墾。前後疏六七上，爲廷議所格。至是，復言伯都訥圍場荒地二十餘萬晌，募民屯墾，較雙城堡費半功倍，始允之。五年，丈地分屯，申畫經界，名曰新城屯。分八旗爲兩翼，每翼初立二十五屯，後定爲十五屯。每屯三十戶，以「治本於農務滋稼穡」八字爲號。以次撥地，同時並墾。至七年，陸續認佃三千六百戶，總爲一百二十屯，與雙城堡相爲表裏。初議京旗每歲二百戶移駐雙城堡，至六年，僅陸續移到二百七十戶，七年，續移八十五戶；而地利頓興，自此雙城堡、伯都訥兩地號邊方繁庶之區焉。

墾事既定，復召爲理藩院尙書，協辦大學士，兼鑲黃旗漢軍都統。次年，京察，以在吉林宣勞，予議敘。疏言：「京、外競尙浮奢，官民服飾及冠婚、喪祭，任意踰制，有關風俗人心。請依會典儀制，刊布規條，宣諭民間。」詔下有司議行。時富俊年逾八十，渥被優禮，遇常朝免其入直。迭讞獄盛京、吉林，俱稱旨。十年，調工部，拜東閣大學士，管理理藩院。十二年，復請禁僭用服色，犯者拿捕，詔斥徒滋擾累，寢其議。尋以天時亢旱，自稱奉職無



狀，引年乞罷，不許。授內大臣。疏言：「科舉保薦，並認師生，餽遺關通，成爲陋習。請嚴禁，以端仕進。」詔嘉納，申誠臣工務除積習。十四年卒。帝悼惜，稱其「清慎公勤，克盡厥職」，贈太子太傅，親臨奠醑，諡文誠，入祀賢良祠。

富俊尙廉節，好禮賢士。在吉林時，請調黑龍江戍員馬瑞辰掌教白山書院，且被嚴斥。其治屯墾，專任實心傳，卒以成功。

心傳，山西人。以進士官奉天寧海知縣，坐東巡治御道有誤，罷職。富俊知其才，辟佐墾務，規畫悉出手定，始終在事，以勞復官。世比諸陳潢之佐，靳輔治河。

博啓圖，一等誠嘉毅勇公明瑞孫。嘉慶初襲爵，授頭等侍衛。歷兵部侍郎、察哈爾都統。道光七年，調吉林將軍，繼富俊之後，守其成規。治邊有法，富俊請以屯墾專任之。時京旗以邊地早寒，又助耕乏人，願往者少。博啓圖疏請減戶增田，許其買僕代耕，統居中屯，改建住屋，俾便禦寒，雖得請，尋召授工部尙書兼領侍衛內大臣，繼任者不果行其議，故移駐卒未如額。十四年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敬愷。

論曰：保寧、松筠、富俊並出自藩族，久膺邊寄，晉綸扉，稱名相，伊犁、吉林屯田，利在百世，然限於事勢，收效未盡如所規畫，甚矣締造之艱也！松筠在吉林，請開小綏芬屯墾，

當時以不急之務沮之，至咸、同間，其地竟劃歸俄界。苟早經營，奚致輕棄？實邊之計，願可忽哉！

092-042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三

## 列傳一百三十

書麟 弟廣厚 覺羅吉慶 覺羅長麟 費淳 百齡 伯麟

書麟，字紱齋，高佳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大學士高晉子。初授鑾儀衛整儀尉，累遷冠軍使，擢西安副都統。乾隆三十八年，大軍征金川，命爲領隊大臣，從參贊大臣豐昇額，力戰輒先登，克堅礮數十，功最。金川平，加等議敘，圖形紫光閣。授廣西巡撫，以父憂去。起，署兵部侍郎。

四十九年，出爲安徽巡撫，歲旱，請留漕糧五萬石，關稅銀三十五萬兩賑之。阜陽有荒地六千餘頃，疏請寬限清釐，民間交易用官弓丈量，以杜欺隱，期於漸復舊額。帝以書麟盡心民瘼，予優敘。黃、運兩河漫溢，帝因兩江總督李世傑未諳河工，命書麟佐之。與世傑及河督李奉翰議，漫口有四，惟司家莊、湯家莊兩處分溜，急興工堵築，又奏：「桃源境內河

流因順黃壩生有淤灘，水勢紆折不暢。於玉皇閣下挑引河，俾黃流東注會清，以資宣洩。

五十二年，擢兩江總督。書麟素行清謹，出巡屬邑，輕騎減從，民不擾累，特詔嘉之。和坤柄政，書麟與之忤。未幾，有高郵巡檢陳倚道揭報書吏假印重徵事，遣重臣鞠實，坐書麟瞻徇，下部嚴議，又失察句容書吏使用錢糧，褫職，遣戍伊犁。尋起爲山西巡撫。內閣學士尹壯圖論州縣虧空由於派累，疆臣中惟李世傑、書麟獨善其身，和坤尤忌之，命壯圖赴各省清查倉庫，自山西始，壯圖因獲譴。五十六年，仍授兩江總督。兩淮鹽政巴寧阿交結商人，坐書麟徇庇，復奪職，予三等侍衛，赴新疆効力。

嘉慶四年，和坤敗，召授吏部尚書，兼正紅旗漢軍都統，加太子少保。尋協辦大學士，授閩浙總督。弟廣興，以首發和坤奸擢官，既得官，多所彈擊，書麟不善所爲，嘗於帝前言之。至是，廣興以掌四川軍需獲咎，書麟請嚴治，且自引罪，詔宥之。調雲貴，鞠前督富綱，得其貪婪狀，論如律；又按問雲南巡撫江蘭諱災，得實，褫江蘭職。時保夷不靖，疏陳江蘭所奏不實，辦理草率，帝嘉其公正。遂親赴黃草壩督兵分路進剿，擒賊首李文明等，遣降保入箐招諭，曉以利害，夷衆五十二寨悔罪輸誠；以土司苛派擾夷，立牌申禁；優詔褒賚，加太子太保。

五年，調湖廣，督師剿襄陽青、藍、黃三號教匪。會長齡等已敗賊瓦房口，書麟以東川、

保豐爲糧運要路，親往截剿。帝念其年逾七旬，奔馳山谷間，賊情詭詐，戒毋冒險輕試。六年，由竹山、房縣進剿徐天德，擒斬甚衆。疏言：「剿賊之法，以固民心，培民氣爲要。撫輯衍宜，賊卽是民；任其失所，民卽是賊。」帝俞之。川匪苟文明等由陝西平利越老林圖竄房縣，偕長齡、明亮進擊，遇賊獅子崖，大敗之；復分兵伏余家溝、高尖山，天德等來襲，却之。疏請於襄陽添設提督，移協鎮於鄖陽、竹山二處。天德等屯聚茅倫山，令孫清元等分隊破之。因病乞解職，遣侍衛率御醫馳視。未幾，卒於軍，帝深惜之，贈太子太傅，封一等男爵，以子吉郎阿嗣，諡文勤。尋以倭什布治餉遲誤，詔斥書麟知而不舉，念其清廉公正，治軍成勞，奠醊恩禮仍有加焉。

弟廣厚，乾隆四十三年進士。由工部主事歷御史，出爲江西吉南贛寧道，遷甘肅按察使。嘉慶初，偕總兵吉蘭泰擊教匪張映祥、楊天柱於鞏昌、秦州，進蹙諸白水江，殲焉。遷江西布政使，調甘肅。賊出沒於岷州、禮縣間，廣厚督兵由岷州遮羊鋪遏其衝，保完善之地，境內乂安。調廣東，坐與總督邢彥成游宴，解職，予三等侍衛，爲庫車辦事大臣，調哈喇沙爾。官至安徽、湖南巡撫。卒。

覺羅吉慶，隸正白旗。父萬福，騎都尉，官江寧將軍，兼散秩大臣。吉慶由官學生補內

閣中書，遷侍讀，歷御史。乾隆五十年，嗣世職。擢鑲白旗蒙古副都統，累遷兵部侍郎。命赴山東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讞獄，均稱旨，調戶部。

五十六年，出爲山東巡撫，歲祲，截留漕米三十萬石，撥豫、東軍船運米賑飢。調浙江，聞海漁船赴浙洋剽掠，吉慶於島嶼編保甲，禁米出洋，嚴緝代賣盜賊，兼署提督，獲海盜陳言等，及臨海邪匪李鶴皋，置之法。鹽政岳謙執拗病民，劾罷之，遂兼鹽政。

嘉慶元年，擢兩廣總督，劾水師提督路超吉不勝任，貶超吉秩。二年，廣西西隆亞稿寨苗匪勾結貴州仲苗，竄踞八渡，率提督彭承堯進剿，克其要隘。黔苗潛渡百樂窺泗城，令副將德昌等分路攻撲，毀苗砦十有九，進攻亞稿，至夏雄遇賊，大敗之。永豐、百樂等苗目渡江降，給酒食，令回寨招撫。亞稿山路陡峻，選精卒由間道潛襲，克其巢，斬首千級，以功加太子太保，賜雙眼花翎。亞稿之捷，投誠者十餘寨，惟附近那地、小河、廣平、蒙里等寨猶恃險抗拒，會雲南兵至，會剿，盡克之。賊首龍登連父子乞降，粵境悉平。六年，命協辦大學士、總督如故。

吉慶居官廉而察吏疏，博羅縣重犯越獄，司府徇隱，又通省贓罰銀按縣派徵，爲臬司漏規。事並上聞，詔斥其因循。陳爛展四者，於博羅山中糾衆爲添弟會，知府伊秉綬請發兵往捕，吉慶爲提督孫全謀所蔽，未許。七年，陳爛展四果剽掠作亂，擾及數縣，遣師擒斬之。

餘黨曾鬼六復勾結永安諸賊相繼起，吉慶馳往剿捕，請調江西兵二千爲助。詔斥其張皇，始疑之。尋敗賊於義容墟，曾清浩率衆四千餘人繳械降。全謀擒賊渠薛文勝，暨匪衆四百餘，悉誅之。事聞，帝以吉慶奏報前後不符，措置失當，罷協辦大學士，留總督任，命那彥成往按。

吉慶復奏永安降匪多，請留兵防範，詔斥顛預結局，解任聽勘。巡撫瑚圖禮素與有隙，既奉密諭訶察，遂疏劾其疲軟不職，那彥成猶未至，獨鞠之，據高坐，設囚具，隸卒故加訶辱。吉慶恚曰：「某雖不肖，曾備位政府，不可受辱傷國體。」因自戕。帝聞，命那彥成陳狀，尋以吉慶素廉潔，治匪有功，無故輕生，詔免追論。

子壽喜，仍襲世職，坐事黜，以弟常喜嗣。

覺羅長麟，字牧庵，隸正藍旗。乾隆四十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貌奇偉，明敏有口辯，居曹有聲。歷郎中，出爲福建興泉永道，累遷江蘇布政使。五十一年，召授刑部侍郎。

五十二年，授山東巡撫，責所屬濬河道，修四十一州縣城工，捕鉅野、汶上劇盜田玉堂等，置之法，詔嘉獎。劾萊州知府徐大榕治平度州民羅有良獄，誤擬，大榕訴於京，刑部尚書胡季堂等往鞠，不直長麟。帝以防河有勞，特寬之。復以審擬濱州舉人薛對元罪失



實，擬職，留修城工。未幾，授江蘇巡撫。嘗私行市井間訪察民隱，擒治強暴，禁革奢俗，清漕政，斥貪吏，爲時所稱。

五十七年，調山西。入覲時，有市人董二誣告逆匪王倫潛匿山西某家，和珅於宮門前言，務坐以逆黨。長麟至官，訪悉其實董仇家，故傾陷，慨然曰：「吾髮垂白，奈何滅人族以媚權相？」終反坐董二，和珅大忤。

調浙江，擢兩廣總督，加太子少保。整頓水師，擒獲海盜。六十年，調署閩浙。會將軍魁倫劾總督伍拉納、巡撫浦霖貪縱，並閩省庫藏虧絀事，命長麟按治，未得實，詔切責，乃奏婪索納賄狀。伍拉納故和珅姻戚，帝疑長麟瞻徇，並斥其平日沽名取巧，奪職，予副都統銜，赴葉爾羌辦事。尋授庫爾喀拉烏蘇領隊大臣，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奏滅回子王公年班進京行李，以恤驛站。罷回民土貢。有邊警，請調兵堵剿，詔以張皇斥之。

嘉慶四年，授雲貴總督，調閩浙。五年，調陝甘。時教匪未靖，勸民築堡團練，令川、陝、豫、楚交界處，一體仿行，募精壯難民入伍。督師敗伍金柱於唐家河，又擊於傅家鎮。將軍富成來援，戰歿。復偕固原提督慶成擊賊於沔陽乾溝河。六年，迭敗高天德、馬學禮於鐵鐘川、舊州鋪、網廠、武關，擒襄陽賊首馬應祥，詔嘉獎。尋以副將蕭福祿搜捕汧陽惰惰會匪，濫殺邀功，仁宗疑之，嗣察得實，斥長麟徇庇，停其議敘。又以傅家鎮之戰，漫無

籌措，致富成陣亡。七年，召回京，降署吏部侍郎，遷禮部尚書，兼都統。復命督兩廣，以母老留京。

八年，授兵部尚書，調刑部，兼管戶部三庫。十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尋協辦大學士。十三年，命偕尚書戴衢亨察視南河。長麟至清江浦，聞安徽諸生包世臣習河事，親訪之，同視海口，實不高仰，用其說罷改道之議。與衢亨通籌河工，具得要領，帝嘉之。復偕衢亨清查兩淮鹽務，責鹽政每年雜費悉報部覈銷，以息浮議。

十五年，以目眇久在告，特詔解職。逾年，卒，諡文敏。

費淳，字筠浦，浙江錢塘人。乾隆二十八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歷郎中，充軍機章京。出爲江蘇常州知府，父憂去。服闋，補山西太原，擢冀寧道。累遷雲南布政使，有惠政。以母老乞終養，喪除，起故官。六十年，擢安徽巡撫，調江蘇。嘉慶二年，疏言：「淮、徐、揚三府屬被水窪地，賁州縣勸植蘆葦，以收地利。應納錢糧，卽照蘆課改折徵輸。」詔議行。調福建，復還江蘇。四年，擢兩江總督。

淳歷官廉謹，爲帝所重，兩淮鹽政徵瑞與淳爲姻家，免其迴避。時南河北歲漫溢，淳以江督事繁，自陳未諳河務，乞免兼管，允之。命淳與總河詳議河務工程，應行分辦事具

聞，帝密詢漕督蔣兆奎等優劣，諭曰：「安民首在任賢，除弊必先去貪。汝操守雖優，察吏過寬。去一貪吏，萬姓蒙福；進一賢臣，一方受惠。其悉心訪聞，慎勿迎合朕意，顛倒是非。」淳具以實聞。有匿名訐告常州知府胡觀瀾者，下淳按治，疏糾觀瀾與江陰知縣楊世綬勒索民，得實，請嚴譴。詔斥不先劾，以平日廉潔，覆奏無徇隱，寬之。尋劾鹽巡道彭翼蒙奢侈糜費，擬翼蒙職。復劾漕運總督富綱私受衛弁餽銀，時富綱已調雲貴總督，命吉慶嚴鞠，置諸法。漕運旗丁苦累，屢議加徵調劑，偕漕督鐵保疏陳：「原徵隨漕項下有款可撥，以裨運丁；又旗丁月米，令州縣改給折色，應領運費，責糧道放給，以免層層剝削。」如所請行。

五年，邵家壩河工合龍，加太子少保。六年，以足疾乞歸醫治，允之，命毋解職。尋稱足疾已瘳，若遵旨回籍，轉涉欺蒙，詔嘉其得大臣體，賜內府藥餌。七年，宿州土匪王潮名糾衆戕官，檄鎮將剿捕。事定，請於宿之南平集設撫民同知，裁寧國府同知，移駐其地，並調設營汛，從之。八年，召授兵部尚書。時河決河南衡家樓，橫溢張秋以南，由鹽河入海，有妨漕運，命淳往勤治，於張秋西岸加寬裹頭，東岸加高長堤，以防溜勢北掣，南口趁汶水北注之勢，引歸河身；北口自大溜迤北，分導餘流，以資挽運；並仿南河刷沙法，製混江龍鐵籠船以疏淤。明年，糧運過張秋無阻，降詔褒賚。調吏部尚書，協辦大學士。十一

年，偕尙書長麟按問直隸藩司書吏侵冒錢糧獄，鞫實，論如律。

十二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工部，兼管戶部三庫。十四年，以庫銀被竊，鑄秩留任。已，復坐失察工部書吏冒領三庫銀，詔切責，削宮銜，左遷侍郎，調兵部。逾年，復授工部尙書。十六年，卒，復大學士，諡文恪，祀雲南名宦。

百齡，字菊溪，張氏，漢軍正黃旗人。乾隆三十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掌院阿桂重之，曰：「公輔器也。」督山西學政，改御史，歷奉天、順天府丞。百齡負才自守，不干進，遭迴閒職十餘年。

仁宗親政後，始加拔擢。嘉慶五年，出爲湖南按察使，調浙江，歷貴州、雲南布政使。八年，擢廣西巡撫。武緣縣有冤獄，諸生黃萬鏐等爲知縣孫廷標誣擬大辟，百齡下車，劾廷標逮問，帝嘉之，賜花翎，洎定讞，特加太子少保。十年，調廣東。南海、番禺兩縣蠹役私設班館，羈留無辜，爲民害，重懲之；劾罷縱容之知縣王軾、趙興武，嚴申禁令。詔予優敘。尋擢湖廣總督。兩湖多盜，下令擒捕，行以便宜，江、湖晏然。未幾，王軾訐百齡在粵用非刑斃命，逼勒供應，臨行用運夫二千餘名。總督那彥成疏劾，並及到湖北後，截留廣東會奏批摺。命吳熊光等按鞫，議褫職遣戍，帝原之，命効力實錄館。尋予六品頂戴，赴福建治

糧餉，事竣，授汀漳龍道。擢湖南按察使，調江蘇，以病歸。病痊，授鴻臚寺卿，歷山東按察使，就擢巡撫。

十四年，擢兩廣總督。粵洋久不靖，巨寇張保挾衆數萬，勢甚張。百齡至，撤沿海商船，改鹽運由陸，禁銷贓、接濟水米諸弊。籌餉練水師，懲貪去懦，水師提督孫全謀失機，劾逮治罪。每一檄下，耳目震新。巡哨周嚴，遇盜輒擊之沉海，羣魁奪氣，始有投誠意。張保妻鄭尤黠悍，遣朱爾廣額、溫承志往諭以利害，遂勸保降，要制府親臨乃聽命。百齡曰：「粵人苦盜久矣！不坦懷待之，海氛何由息？」遂單舸出虎門，從者十數人，保率艦數百，轟礮如雷，環船跪迓，立撫其衆，許奏乞貸死。旬日解散二萬餘人，繳礮船四百餘號，復令誘烏石二至雷州斬之，釋其餘黨，粵洋肅清。帝愈嘉異之，復太子少保，賜雙眼花翎，予輕車都尉世職。

十六年，再乞病，回京，授刑部尚書，改左都御史，兼都統。未幾，授兩江總督。時河決王家營，上游縣拐山、李家樓並漫溢，論者謂河患在雲梯關海口不暢，多主改由馬港新河入海。百齡親勘下游，疏言：「海口無高仰形迹，亦無攔門沙隄。其受病在上年挑河二段內積淤三千餘丈。又親至馬港口以下，見淤沙挑費更鉅，入海路窄。二者相較，仍以修濬正河爲便。」並請加挑竈工尾以下河身，兩岸接築新隄，於七套增建減水壩，修復王營減壩，重

建磨盤埽。」詔如議。百齡年逾六旬始生子，值帝萬壽日，聞之，賜名扎拉芬以示寵異，勉其盡心治河。次年春，諸工先後竣，漕運渡黃較早，迭加優賚，賜其子六品廕生。洪湖連年水漲，五壩壞其四，詔責急修。百齡以禮壩之決，由於河督陳鳳翔急開遲閉，以致棘手，奏劾之。鳳翔被嚴譴，訴道廳請開禮壩時，百齡同批允，又許淮揚道朱爾廣額爲百齡所倚，司葺蕩營有弊。言官吳雲、馬履泰並論其舉劾失當，命松筠、初彭齡往按。帝意方嚮用，議上，專坐朱爾廣額罪，以塞衆謗。十八年，命協辦大學士，總督如故。

十九年，初彭齡奉命赴江蘇同查虧帑，議不合。彭齡爲所掣，恚甚，遂劾百齡受鹽場稅關餽遺，按之未得實，彭齡坐誣被譴。會鹽運使廖寅捕逆犯劉第五，部鞠爲僞。百齡亦坐失入，褫宮銜，罷協辦大學士。江南募民散布逆詞，連及百齡，嚴詔責捕。二十年，獲首，從方榮升等百五十人，並抵法，復宮銜，封三等男爵，兼署安徽巡撫。是年冬，病甚，命松筠往代，卒於江寧。帝聞，悼惜，詔復協辦大學士，遣侍衛賜奠，許柩入城治喪。將遣皇子奠醊，既而以江北災民未能撫卹，停其奠醊，仍賜祭葬如例，諡文敏。子扎拉芬，襲男爵。

伯麟，字玉亭，瑚錫哈哩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由繙譯舉人授兵部筆帖式，擢右春坊右贊善，累遷內閣學士。乾隆五十七年，授盛京兵部侍郎，尋授山西巡撫。

嘉慶九年，擢雲貴總督。十年，緬甸與暹羅屬夷夏于臘搆，求助於孟連土司刀派功，往援遇害，失其印。伯麟以刀派功禍由自取，惟責暹羅繳所得印。十一年，緬甸請預期納貢。伯麟知其與暹羅搆兵，爲求助地，却之。後緬甸爲夏于臘所敗，果來乞援，伯麟拒勿應，夏于臘旋亦敗走。緬兵次車里土司界，嚴兵守邊，移檄訓戒，緬兵遂退。迤南江外倭匪入邊劫掠，遣普洱鎮總兵那林泰剿平之。十三年，緬甸四大萬頭目來請十三板納地，伯麟責其冒昧，諭以十三板納爲九龍江土司所轄，俱屬內地，毋生覬覦，詔嘉其得體。十四年，入覲，賜花翎。

十七年，騰越邊外野寨頭目拉幹出擾，遣兵擒之。緬寧、騰越要隘舊設土練一千六百名，久廢，規復其制，給曠土耕種。僧銅金從保夷李文明爲亂，已悔罪投誠，更姓名爲張輔國，充南興土目，至是復勾結保衆侵擾，伯麟赴緬寧督土司會剿。十八年正月，進逼南興，破其巢，輔國就戮，邊境肅清。增設騰越鎮馬鹿塘、大壩二汛。

二十二年，臨安邊外夷人高羅衣自稱窩泥王，僞署官職，糾衆萬餘，攻殺土目龍定國，擾瓦渣、溪處兩土司境，渡江窺伺內地，伯麟親往剿平之。議定善後條規，使各土司綏靖夷民，以安反側。敍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尋命協辦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二十三年，羅衣從姪高老五竄籐條江外復爲亂，擾及郡城。督師剿擒之，餘黨悉殲。增設臨安江內東、西兩路

要隘塘汛官兵，以江外煙瘴最盛，降夷就撫，裁撤留防兵練。二十五年，召授兵部尙書，兼都統。復疏陳滇、黔邊務六事，如議行。

道光元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兵部。尋以年老休致，仍充實錄館總裁。三年，萬壽節，與十五老臣宴。逾年，卒，諡文慎。

伯麟任邊圻凡十六年，廉潔愛民，士林尤感戴之。還朝後，以旗人生計爲憂，疏陳調劑事宜，深中利弊。論者謂有名臣風。

論曰：仁宗倚畀疆臣，膺重寄者，多參揆席。書麟、吉慶並勤勞軍事，而盡瘁辱身，有幸不幸焉。長麟、費淳先後治吳，一嚴一寬，才德互有優絀。百齡號能臣之冠，機牙鋒銳，凌轢一時，晚節乃招物議。如伯麟之安邊坐鎮，遺愛不涸，識量豈易及哉？



092-056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四

## 列傳一百三十一

勒保 額勒登保 胡時顯 德楞泰

勒保，字宜軒，費莫氏，滿洲鑲紅旗人，大學士溫福子。由中書科筆帖式充軍機章京。乾隆三十四年，出爲歸化城理事同知。坐事當褫職，高宗以溫福方征金川，特原之。授兵部主事，仍直軍機處。累遷郎中，出爲江西贛南道，調安徽廬鳳道。以母憂去官，命爲庫倫辦事章京。四十五年，充辦事大臣。累擢兵部侍郎，仍留庫倫。五十年，內召。未幾，授山西巡撫。五十二年，署陝甘總督，尋實授。五十六年，大軍征廓爾喀，治西路駝馬、裝糧、臺站，加太子太保。

初，安徽奸民劉松以習混元教戍甘肅，復倡白蓮教，與其黨湖北樊學明、齊林、陝西韓龍，四川謝添繡等謀不軌。五十九年，勒保捕劉松誅之，而松黨劉之協、宋之清傳教於河

南、安徽。以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，詭明裔朱姓，煽動愚民，事覺被捕。詔誅首惡，赦餘黨，發生以童幼免死，戍新疆。之協遠颺不獲，各省大索，官吏奉行不善，頗爲民擾。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荊州、宜昌株連數千人，川、楚民方以苗事困軍興，無賴者又因禁私鹽、私鑄失業，益仇官，亂機四伏矣。

六十年，勒保調雲貴總督。湖南、貴州苗疆不靖，福康安督師進討，勒保赴軍，安撫正大、銅仁、鎮遠降苗，並治軍需。雲南威遠保匪擾邊，勒保將赴剿，會保匪卽平，福康安、和琳相繼卒於軍，命偕明亮、鄂輝接辦軍務，未至，而湖北教匪熾，蔓延川、陝。林之華、覃加耀踞長陽、黃柏山，福寧攻之不克，勒保往會剿，嘉慶二年春，連戰敗之。方乘勝薄其巢，而貴州南籠仲苗、王囊仙等叛，詔勒保督師討之。王囊仙者，洞灑寨苗婦，當丈寨、韋七、緡、鬚，以囊仙有幻術，推爲首。分遣其黨大王公、李阿六、王抱羊圍南籠府，及府屬之永豐、黃草壩、捧鮮、新城、冊亨，安順府屬之永寧、歸化諸城。冊亨陷，滇、黔道梗。三月，勒保至，令總兵德英額、札郎阿、袁敏分守東、西、北三路。其南際滇、粵，咨兩廣總督吉慶、雲南巡撫江蘭防之，自率按察使常明、副將施縉，進克關嶺。抵永寧，副將巴圖什里已解其圍，都司周廷翰援歸化，圍亦解。會提督珠隆阿擊永豐，自率總兵張玉龍、七格，解新城圍，進至南籠，圍始解。詔嘉南籠固守，賜名興義。遣常明、施縉解黃草壩圍。賊悉衆圍捧鮮、永豐益急，分兵

援之，先解捧詐圍，自率常明、施縉攻洞灑、當丈賊巢。賊縱火自焚，都司王宏信、千總洪保玉冒烈燄入，擒王囊仙、韋七縉鬚，旋解永豐圍。吉慶亦自廣西至，復冊亭。六月，仲苗平，詔改永豐曰貞豐，錫封勒保一等侯爵，號曰威勳。

九月，調湖廣總督。時川、楚賊氛愈熾，立青、黃、藍、白、綠等號，又設掌櫃、元帥、先鋒、總兵等僞稱。先命永保總統諸軍，易以惠齡，又易以宜縣，皆不辦，至是宜縣薦勒保以自代，允之。三年正月，至四川梁山，賊曾柳起石壩山，而白號王三槐、青號徐天德、藍號林亮工諸賊聚開縣。勒保先破石壩山，斬曾柳，詔嘉爲入川第一功。調授四川總督。三槐走達州，與藍號冉文儔合，惟亮工仍在開縣之開州坪，勒保令副都統六十七、總兵富森布剿之，親追三槐，九戰皆捷。賊走巴州，掠閬中、蒼溪而西，追之急，復東入儀隴。勒保以賊蹤靡定，所至裹脅，乃畫堅壁清野策，令民依山險紮寨屯糧，團練鄉勇自衛。賊由儀隴趨孫家梁，欲與白號羅其清合。偕惠齡、恆瑞截剿，三槐南竄渠縣，文儔遁入其清寨。勒保留惠齡、恆瑞剿孫家梁，仍親躡三槐。五月，三槐犯大竹，分竄梁山、墊江、新寧，東奔開縣，亮工出爲犄角，擊走之，斬其黨林定相。天德來援，敗之，擒其黨張洪鈞，天德奔新寧。三槐與冷天祿踞雲陽安樂坪，進圍之。七月，誘三槐降，擒之，械送京師，詔晉封公爵。

天祿盡有三槐之衆，負嶠抗拒，圍攻久不下，黃號龍紹周、龔建、樊人傑來援，擊却之。

十月，天祿糧盡，詭請降，夜突營，大爲所挫，尋走新寧。四年正月，天德爲額勒登保所敗，亦竄新寧仁市鋪，與黃號王光祖合。偕額勒登保夾擊，天德走墊江，天祿走忠州。勒保令額勒登保截擊天德，總兵百祥追天祿，自率大軍策應。仁宗以前此諸軍事權不一，特授勒保經略大臣，節制川、楚、陝、甘、豫五省軍務，明亮、額勒登保爲參贊。勒保以賊勢重在四川，請暫駐梁山、大竹等處督師。尋破天德，天祿分竄隣水、長壽，復敗之，天祿爲額勒登保所殲。二月，移駐達州。疏言紮寨團練，行之四川有效，請通行於湖北、陝西、河南，又言安民卽以散賊，請各省被賊之區，蠲免今歲應徵錢糧，並如議行。四月，追剿天德、紹周、建、人傑及張子聰等，賊遁開縣東鄉。旋分竄竹峪關、渡口場，意圖入陝。五月，子聰勾合藍號冉天元北竄，遣額勒登保兜擊，逼回川境。子聰竄通江，藍號包正洪竄雲陽，青號王登廷竄東鄉，天德、紹周、建、人傑及綠號龔文玉，白號張天倫竄大寧老林，勒保檄調諸軍分剿。六月，總兵朱射斗殲正洪於雲陽；七月，德楞泰擒文玉於大寧；八月，提督七十五擒建、人傑於開縣：賊勢浸衰矣。

會治餉大臣福寧劾勒保月餉十二萬兩，視他路爲多，所辦賊有增無減，而天德復由大寧闖入湖北境，總督倭什布飛章告警。詔褫職，命尙書魁倫赴川勘問，以額勒登保代爲經略。勒保能得軍心，而八旗兵素驕，稍裁抑之，遂騰蜚語，及就逮，所部將士爲之訟寃。魁

倫窺帝怒不測，未以上聞，稍爲申辨，屢餉縱賊罪，卒坐以明亮、恆瑞不聽調度，副都統訥音兵譁闕，不據實參奏，又賊犯楚境不卽馳報，玩視軍務，論大辟。帝念前功，改爲斬監候，解部監禁。

五年春，額勒登保等剿賊陝西，魁倫專任川事，而將士不用命。天元、子聰合黃號徐萬富、青號汪瀛、綠號陳得棒、渡嘉陵江，魁倫退守潼河，事聞，起勒保赴川。三月至，賊已越潼河，赴中江截剿，連敗之，詔逮魁倫，授勒保四川提督，兼署總督。時德楞泰已大破賊於馬蹄岡，冉天元、陳得棒、雷世旺先後殄滅，合剿汪瀛於嘉陵江口，擒之。四月，擊敗高天升、馬學禮，賊遁甘肅番境，五月，復犯龍安，罷提督，專任總督。六月，賊北走甘肅，遣副都統阿哈保追之，自率兵剿川東、川北諸賊。七月，與德楞泰合擊白號苟文明、鮮大川於岳池新場，敗之，大川走死，實授總督。

八月，白號賊與青號趙麻花合，進擊，殲其黨湯思舉。麻花復合王珊向陝境，欲迎天德入川。勒保截之於江口，斃麻花，珊亦爲德楞泰所誅。十二月，藍號李彬、白號楊開第、黃號齊國謨自巴州竄儀隴，德楞泰擊斃國謨，勒保亦斬開第，獨彬遁走。六年正月，移師川東，敗藍號楊步青於大寧，而樊人傑、徐萬富合藍號王士虎、冉天士擾廣元、蒼溪。遣阿哈保往援，賊僞向儀隴，陰沿嘉陵江南下，欲潛渡，馳至南部與阿哈保合擊，殲萬富。二月，藍

號張士龍竄巴州，遣七十五擊斬之；自擊藍號陳朝觀、白號魏學盛，敗之巫山、雲陽間。賊北竄入陝、楚界，追至竹山。六月，賊回竄東鄉，擊敗之，擒青號何子魁，殲藍號苟文明、鮮俸先。七月，又擒徐天壽、王登高。八月，白號高見奇合魏學盛、竄廣元，邀擊之，追至通江。適藍號冉學勝自老林至與合，乘夜攻之，擒學勝。詔封三等男。九月，見奇、學盛分竄南江及陝西西鄉。勸保抵南江，聞李彬方掠巴州、蒼溪，恐踰嘉陵江，亟往，賊已東竄通江，乃移兵大竹，剿湯思蛟、劉朝選，追至太平，擒其黨蕭焜。

是冬，偕額勒登保、德楞泰疏言：「剿匪大局已定，請酌撤官兵。」詔以「巨賊未盡除，遽思將就了事」，嚴斥之。七年正月，復疏言：「川省自築寨練團，賊勢十去其九。擬分段駐兵，率團協力搜捕餘匪；遣熟諳軍事之道、府、正、佐各員，分專責成。兵力所不到，民力助之；民力所不支，兵力助之；庶賊無所匿。」詔如議行。是月，擒青號何贊於忠州。二月，李彬竄南江，爲建昌道劉清所擒。三月，張天倫、魏學盛擾川北，遣總兵田朝貴往剿，不利；親率羅思舉等繼進，大敗賊於巴州，天倫、學盛並就職。五月，遣羅聲皋、達斯呼勒岱剿擒白號唐向瑤，總兵張績剿青號，擒徐天培，田朝貴剿藍號，殲楊步青。七月，劉朝選糾青、藍、黃號殘匪竄大寧，勸保遣將擊之，羅思舉擒朝選，達斯呼勒岱殲賴飛隴，詔晉一等男。十月，羅思舉擒張簡，而湯思蛟敗竄亦就獲。十一月，思舉擒黃號唐明萬。時川中著名逆首率就

擒殲，餘匪竄老林，不復成股。在陝、楚者亦多爲額勒登保、德楞泰所殲。十二月，合疏馳奏戴功，晉封一等伯爵，仍以「威勳」爲號。

八年，搜捕餘匪，擒白號、苟文富、宋國品、張順，青號王青，招降黃號王國賢，偕額勒登保、德楞泰會奏肅清。未幾，陝、西、南、山餘孽復起，至九年八月始平。十年，入覲，詔曰：「自嘉慶四年，勒保在川，省令鄉民分結寨落，匪始無由焚劫，且助官軍擊賊。其後陝、楚仿行，賊勢乃促。今三省閭閻安堵，實得力此策爲多。加太子太保、雙眼花翎，回鎮四川，與民休息。」時解散鄉勇，令入伍爲兵。

十一年秋，陝、西、寧、陝、鎮、新兵倡亂，遣總兵唐文淑往援剿，叛將蒲大芳縛首逆乞降，德楞泰受之。勒保奏劾：「叛兵罪重於逆匪，率以納降。不知畏威，安能悔罪？他兵從而生心，益驕難制。」帝越其言，命赴陝、西會治善後事宜。尋聞四川綏定新兵亦叛，桂涵捕擒首逆，磔之，餘黨並論如律。十三年，涼、山、夷匪擾馬邊廳，剿平之。十四年，拜武英殿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

十五年，召來京供職。坐在四川隱匿名揭帖未奏，降授工部尚書，調刑部。十六年，出爲兩江總督。尋內召，復授武英殿大學士，管理吏部，改兵部，授領侍衛內大臣。十八年，充軍機大臣，兼管理藩院。十九年，以病乞休，食威勳伯全俸。二十四年，卒，詔贈一等



侯，諡文襄。

勒保短小精悍，多智數。知其父金川之役以剛愎敗，一反所爲，寄心誓於諸將帥，優禮寮屬，俾各盡其長，卒成大功。晚入閣，益斂鋒芒，結同朝之歡，而內分涇、渭。既罷相，帝眷注不衰，命皇四子端親王娶其女，以恩禮終。

子九，長英惠，科布多參贊大臣，襲三等威勤侯，卒，孫文厚，嗣爵。第四子英綬，工部侍郎，孫文俊，江西巡撫。

額勒登保，字珠軒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世爲吉林珠戶，隸打牲總管。乾隆中，以馬甲從征緬甸大小金川，累擢三等侍衛，賜號和隆阿巴圖魯，乾清門行走。四十九年，剿甘肅石峯堡回匪。五十二年，平臺灣。疊遷御前侍衛。五十六年，從福康安征廓爾喀，攝駐藏大臣。攻克擦木賊寨，七戰七勝，抵帕朗古河，班師殿後，加副都統銜。論臺灣、廓爾喀功，兩次圖形紫光閣。尋授副都統兼護軍統領，擢都統。

六十年，貴州松桃苗石柳鄧、湖南永綏苗石三保相繼叛，陷乾州。福康安視師，請額勒登保借護軍統領德楞泰率巴圖魯侍衛赴軍。至則松桃圍已解，石柳鄧逸入石三保黃瓜寨中。額勒登保由松桃進攻，解永綏圍，克黃瓜寨。攻賊首吳半生於蘇麻寨，克西梁，半生遁。

高多寨，擒之。授內大臣。又獲乾州賊目吳八月，餘黨據平隴，進抵長吉山，敗之。嘉慶元年，福康安卒，和琳代。時石三保就擒，石柳鄧在平隴，乃進兵復乾州，賜花翎，署領侍衛內大臣。秋，和琳卒於軍，統兵者惟額勒登保、德楞泰及湖南巡撫姜晟三人。詔將軍明亮、提督鄂輝往會剿。十月，克平隴，石柳鄧遁踞養牛塘山梁，分兵克之。十二月，斬石柳鄧，苗縛吳八月子廷義以獻。軍事告竣，詔嘉其功最，錫封威勇侯，賜雙眼花翎。

二年，移師剿湖北教匪。時林之華、覃加耀踞長陽黃柏山，地險糧足，總督福寧攻之，久不下。三月，額勒登保至，克四方臺。賊遁鶴峯芭葉山，其險隘曰大荒口，六月克之。賊竄宣恩、建始，分兵三路進，十月，斃之華於大茅田，而加耀遁施南山中，尋竄長樂朱里寨，三面懸崖，惟東南一徑。十二月，遣死士縋登，掘地窖火藥轟之，賊爭走，墜崖，坑谷皆滿。惟加耀偕賊二百遁，踞歸州終報寨。詔斥額勒登保縱賊，降三等伯爵。三年春，加耀始就擒，仍以戴事緩，奪爵職、花翎，予副都統銜，命赴陝西協剿襄匪高均德、姚之富、齊王氏等。會李全自盤屋至藍田，欲與諸賊合，擊走之。姚之富、齊王氏失援，遂爲明亮、德楞泰所殲。進剿均德於兩岔河，賊分竄商州、鎮安。四月，赴荊州會剿張漢潮，敗之竹山，躡追，由陝西入四川。九月，擊漢潮於廣元，擒其子正隆。與德楞泰等合剿川匪羅其清。其清踞營山之箕山，已爲德楞泰所破，竄大鵬寨。額勒登保與德楞泰、惠齡、恆瑞四路進攻，十月合圍。

其清突走青觀山，樹柵距險。額勒登保鑒於黃柏山、芭葉山頓兵之失，議主急攻，親逼柵前，席地坐，令楊遇春督兵囊土立營，且戰且築，諸軍繼之，攻擊七晝夜。賊不支，竄渡巴河，踰遂風寨廢堡。德楞泰同至，圍之數重，勢垂克，薄暮，忽傳令撤圍。賊傾巢夜潰，遲至黎明始馳追，賊四路逃竄，至方山坪已散盡，獲其清於石穴，逸匪數日內並爲民兵擒獻。是役，賊趨絕地，無外援，開網縱之，饑疲就縛，士卒不損，竟全功焉，復花翎。十二月，追徐天德、冷天祿於合州。

四年春，詔以勒保爲經略大臣，額勒登保與明亮同授副都統爲參贊。三月，追冷天祿於大竹，閉蕭占國、張長庚由閬州竄營山，回軍迎擊。賊踞黃土坪，臨江負山，令總兵朱射斗繞出雞猴寨，截其西，自率楊遇春由東襲攻城隍廟，賊西走，爲射斗所扼，夾擊，殲其半，越山竄走尙數千。乘夜圍擊於譚家山，隕崖死及生擒幾盡，斬占國、長庚。有冒難民逃出者，投冷天祿，述兵威，天祿曰：「我曾於安樂坪破經略兵數萬，何懼此乎？」時踞岳池，距大軍不遠，天祿遣大隊先行，自率悍黨八百殿後。額勒登保冒雨由間道進至廣安，令穆克登布據石頭堰以待，楊遇春潛出賊後，自將索倫勁騎衝之，賊死鬪，天祿斃於箭。次日，迫其大隊於石筍河，斬溺過半，先渡者追殲之。旬日間連殄三劇賊，疊詔嘉賚，先封二等男爵，晉一等。四月，追剿白號張子聰於雲陽，子聰糾合黃號樊人傑、線號蕭焜、卜三聘等，疊敗之。

寒水壩，賊稍散。五月，子聰復合冉天元窺陝境，扼禦之。子聰竄通江，追敗之於苟家坪，又敗天元於木老壩。七月，天元竄鎮龍關，欲與王登廷合，登廷屯馬鞍寨，擊走之。窮追至大竹、東鄉，援賊麇至，分兵進擊，擒斬甚衆，仍躡登廷。

額勒登保戰績爲諸軍最，湖北道員胡齊崱治餉餽送諸將，事發，獨無所受，詔嘉其「忠勇公清，爲東三省人傑」。八月，勦保以罪逮，命代爲經略，授領侍衛內大臣，補都統。疏陳軍事曰：「臣前數年止領一路偏師，今任經略，當籌全局。教匪本屬編氓，宜招撫以散其衆，然必能剿而後可撫，必能堵而後可剿。從前湖北教匪多，脅從少，四川教匪少，脅從多。今楚賊盡逼入川，其與川東巫山、大寧接壤者，有界嶺可扼，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。川、陝交界，自廣元至太平，千餘里隨處可通，陝攻急則入川，川攻急則入陝，是漢江南北剿堵並重。川東、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，餘皆崇山峻嶺，居民近皆扼險築寨，團練守禦，而川北形勢更便於川東，若能驅各路之賊逼川北，必可聚而殲旃；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。但使所至堡寨羅布，兵隨其後，遇賊迎截夾擊，以堵爲剿，事半功倍，此則三省所同。臣已行知陝、楚，曉諭修築，並定賞格，以期兵民同心蹙賊。至從征官兵，日行百十里，旬月尚可耐勞，若閱四五年之久，驟馬尚且踣斃，何況於人？續調新募者，不習勞苦，更不如舊兵。臣一軍尚能得力者，以兵士所到之處，亦臣所到之處，兵士不得食息，臣亦不得食息。自將弁以及

士卒，無不一心一力，而各路不能盡然。近日不得已，將臣兵與各提鎮互相更調，以期人人精銳。」又言：「軍中出力人員，應隨時鼓勵，令各路領兵大員，自行保奏，以免咨送遲延。」帝並建之。

時徐天德敗於湖北，折回川東，漸衰弱，而王登廷與冉天元、苟文明合阮正濞竄廣元，賊勢重在川北。九月，率楊遇春殲正濞於雲霧山。十一月，登廷、天德、天元及樊人傑會合抗拒，疊戰於巴州何家院、東君壩，擒賊目賈正舉、王國安，追至蒼溪貓兒埡。額勒登保以天元善戰，令楊遇春、穆克登布合左右翼力擊。穆克登布輕進，為天元所乘，傷亡甚衆；賊萃攻經略中營，血戰竟夜，賊始退，次日，登廷在南江為鄉團所擒。額勒登保以實聞，詔嘉其不諱敗，不攘功，不媿大臣。天元竄開縣，額勒登保病留太平，遣楊遇春、穆克登布追之。將與德楞泰夾擊，而楊開甲、辛聰、王廷詔、高天升、馬學禮諸賊以川北守禦嚴，無所掠，乘間由老林竄陝西城固、南鄭，提督王文雄不能禦，前路賊且入甘肅。額勒登保疏請以川事付魁倫、德楞泰，自力疾赴陝，而德楞泰先已西行赴援，不及回軍。

五年春，天元糾脅日衆，乘魁倫初受事，遂奪渡嘉陵江，朱射斗戰死。未幾，潼河復失守，川中震動。詔逮魁倫，起勒保與德楞泰同辦川賊，責額勒登保與那彥成專剿陝賊。時那彥成破南山餘賊於隴山，伏羌，德楞泰追王廷詔，楊開甲於成縣。額勒登保亦至，乃令德

楞泰回川西，自與那彥成分三路，退賊入川及北竄之路。楊遇春、穆克登布破張天倫於岷州，慶成等破張世龍於洮河。廷詔、開甲合犯大營，擊走之，分兵追賊。大軍移剿高天升、馬學禮，迭敗之，賊踰渭北竄，尋要之於鞏昌，又要廷詔、開甲於岷州。諸賊並逼回渭南，而張世龍等走秦州，將趨北棧。留那彥成追高、馬二賊，自率楊遇春、岱森保回陝，令王文雄及總兵索費英阿等分扼南北棧。張漢潮已爲明亮所殲，餘黨留陝者糾合復衆。張世龍、張天倫爲大兵所驅，竄滇安，皆注漢北山中，東向商、雒，賊復蔓延。嚴詔詰責，召那彥成回京。閏四月，額勒登保率楊遇春連敗賊於商、雒、兩岔河，令遇春扼龍駒寨，使不得犯河南。賊乃回竄，留後隊綴官軍，連破之洵陽、大、小、中溪，設伏溪口，擒斬三千餘，斃藍號、劉允恭、劉開玉，於是漢潮餘黨略盡，晉封三等子。楊開甲、辛聰、張世龍、張天倫、伍金柱、戴仕傑等皆西竄。五月，令楊遇春等追擊金柱等於漢陰、手板崖，陣斃賊目龐洪勝等。進攻楊開甲等於洋縣、茅坪，賊踞山巔，誘之出戰，伏兵繞賊後夾擊，陣斬開甲。六月，賊竄甘肅、徽縣、兩當，藍號、陳傑偷越棧道，擒之。八月，遇春斬伍金柱於成縣，斃宋麻子於兩當，賊復回陝、鄂境。疏陳軍事，略謂：「賊蹤飄忽，時分時合，隨殺隨增，東西回竄，官軍受其牽綴，稍不慎即墮術中，堵剿均無速效，自請治罪。」又言：「地廣兵單，請將防兵悉爲剿兵，防堵責鄉勇，促築陝、楚寨堡以絕擄掠。」溫詔慰勞，以剿捕責諸將，防堵責疆吏，分專其任。會賊逼武關，

截擊走之。

六年春，奏設寧陝鎮爲南山屏障，如議行。二月，楊遇春擒王廷詔於川、陝交界鞍子溝，擒高天德、馬學禮於寧羌龍洞溪，三賊皆最悍。詔晉二等子，復雙眼花翎。時賊之著者，陝西冉學勝、伍懷志，湖北徐天德、苟文明，四川樊人傑、冉天泗、王士虎等，尚不下十餘股。四月，剿學勝於渭河南岸，又蹙之於漢南，賊遁平利。張天倫糾合五路屯洵陽高塘嶺、劉家河，令楊遇春擊走之。五月，穆克登布擒伍懷志於秦嶺。七月，遇春擒冉天泗、王士虎於通江，報曉埡，徐天德、冉學勝並爲他師所殲；而姚之富子馨佐及白號高見奇、辛斗等方擾寧羌，督諸將進剿，逼入川北。九月，總兵楊芳等擒辛斗於通江。十月，豐伸、桑吉斯塔爾擒高見奇於達州。於是賊首李元受、老教首閻天明等各率衆降，賊勢窮蹙。條上搜捕事宜，詔嘉獎，晉封三等伯。十一月，苟文明合各路殘匪竄階州，裹脅復衆，回竄廣元、通江。十二月，敗之於瓦山溪，文明竄開縣大寧。七年正月，斬黃號辛聰於南江，文明由西鄉偷渡漢江。額勒登保自請罪，降一等男，詔以川匪賁德楞泰、勒保等，額勒登保兼西安將軍，仍專辦陝賊。二月，文明竄入南山，與宋應伏、劉永受合，督師入山搜剿。六月，殲其衆於龔家灣，文明僅以身免，劉永受潛遁，爲鄉民所殲。七月，殲文明於寧陝花石巖，晉一等伯。疏陳軍事將竣，請撤東三省及直隸、兩廣兵，遠地鄉勇分別遣留。遂窮搜南山餘匪，八月，擒苟文齊，斃

張芳。赴平利與德楞泰會剿楚匪，五戰，擒斬過半。十月，斃青號熊方青於達州，盡殲竹溪股匪。十一月，令穆克登布追賊通江鐵鐙臺，擒景英、蒲添香、賴大祥，及湖北老教首崔連樂，晉三等侯。著名匪首率就殲，零匪散竄老林。十二月，疏告歲功，詔嘉額勒登保「運籌決策，悉中機宜，躬親行陣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厥功最偉。」晉封一等侯，世襲罔替，授御前大臣，加太子太保，賜用紫韉。餘論封行賞有差。

八年春，留陝搜捕，擒姚馨佐、陳文海、宋應伏等於紫陽。穆克登布遇伏戰歿。六月，移師入川，擒熊老八、趙金友於大寧，熊老八即戕穆克登布者。疏陳善後事宜：「各省酌留本省兵勇，四川一萬二千，湖北一萬，陝西一萬五千，分布要地。隨征鄉勇有業歸籍，無業補兵，分駐大員統率。」七月，馳奏肅清，命暫留四川經理善後。編閱陝、楚營卡事竣，振旅還京。十二月，至，行抱見禮於養心殿，獎賚有加，命謁裕陵。

九年春，因前遭母憂不獲守制，補持服。尋命赴四川偕德楞泰殲餘孽。十年，回京，總理行營，充方略館總裁。八月，上幸盛京，額勒登保以病不克從，謁陵禮成，特詔加恩晉三等公爵。是月，卒於京師，年五十八。上聞震悼，回鑾親奠，御製述悲詩一章。於地安門外建專祠，曰褒忠，諡忠毅，命吉林將軍修其祖墓立碑焉。

額勒登保初隸海蘭察部下，海蘭察謂曰：「子將才，宜略知古兵法。」以清文三國演義授



之，由是曉暢戰事。天性嚴毅，諸將白事，莫敢仰視。然有功必拊循，戰勝親餉酒肉，賞巨萬不吝，人樂爲用。嘗謂諸將曰：「兵條條生路，惟舍命進戰是一死路；賊條條死路，惟舍命進戰是一生路。惟有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之一法。追賊必窮所向，不使休息。師行整伍，倉卒遇賊，卽擊。每宿，四路偵探，臨敵，矢石從眉耳過，勿動。」於同列不忌功，亦不伐己功，尤嚴操守。凱旋過盧溝橋，他將輻重纒纒，獨行李蕭然，數騎而已。歿時，子謨爾廣額生甫數月，帝臨奠，抱置膝上，命襲侯爵，尋殤，以姪哈郎阿嗣，承襲一等威勇侯，自有傳。

額勒登保不識漢文，軍中章奏文牘，悉倚胡時顯。

時顯，字行偕，江蘇武進人。少因科舉。乾隆中，侍郎劉秉恬治金川糧餉，從司文牘獨勤。薦授兵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，累遷郎中。和珅用事，數與抗，出爲廣東雷州知府，以親老乞留。尋從福康安征苗有功，賜花翎。泊額勒登保剿教匪，從贊軍務，剛直無所徇，額勒登保能容之。每日跨馬與諸將偕，或有逗留，輒叱之。遇賊務當其衝，諸將無敢却者。回營後，凡戰地曲折夷險，糧運斷續，器仗敝壞，兵卒勞饑，及賊出沒情狀，諸將功過，一一言之。軍中敬畏時顯與經略等。陳奏戰事必以實，上嘉經略，並嘉時顯。貓兒、埡之戰，及擒王登廷，章奏不欺，特賜三品卿銜。在軍凡五年，累擢內閣侍讀學士、鴻臚寺卿。以勞卒於興安軍次，贈光祿寺卿，賜祭葬。

德楞泰，字惇堂，伍彌特氏，正黃旗蒙古人。乾隆中，以前鋒、藍翎長從征金川、石峯堡、臺灣，皆有功，累遷參領，賜號繼勇巴圖魯。五十七年，從福康安征廓爾喀，冒雨涉險，攻克熱索橋賊寨，加副都統銜，圖形紫光閣。尋授副都統，遷護軍統領。

六十年，率巴圖魯侍衛從福康安征湖南苗，與額勒登保並爲軍鋒。福康安既解松桃、永綏圍，高宗悅，將待以不次之賞，於是德楞泰建議深入苗地爲犁庭掃穴計。苗會吳半生踞大烏草河以抗，大兵連克沿河諸寨，渡河抵盛華哨。苗於山半立木城，堅甚，斷其汲路，火攻克之，又克古丈坪，進攻摩手寨，由間道出寨後，奪據石城，遂偕額勒登保擒半生，授內大臣。進攻鴨保寨，克木城、石卡三十餘，又克天星寨、木城七、石卡五，擒賊目吳八月。

嘉慶元年，福康安和琳相繼卒於軍，先克乾州，又從將軍明亮克平隴，擢御前侍衛，署領侍衛內大臣。克險隘養牛塘山梁，賊首石柳鄧就殲，苗疆略定，錫封二等子爵，賜雙眼花翎。二年，命偕明亮移軍四川剿教匪。時賊首徐天德、王三槐踞重石子、香爐坪，南曰分水嶺，北曰火石嶺，賊卡林立，進戰，奪嶺，三槐撲營受創逸。五月，破重石子，明亮亦破香爐坪，追殲教首孫士鳳。會襄陽賊齊王氏、姚之富、樊人傑等竄入四川，與徐、王二匪合屯開縣、南天洞，擊破之，賊分走雲陽、萬縣。雲陽教首高名貴欲與天德合，以計擒之，盡殲

其衆於陳家山。七月，齊王氏等由奉節、巫山東走湖北，與明亮繞出宜昌迎剿，賊南趨，留明亮屯宜昌，自赴荊州解遠安圍。八月，賊犯荊門、宜城，往援之，會總督景安以索倫勁騎至，合剿大捷，二城得全。賊欲北竄河南，扼要隘，斬賊目袁萬相等，截回湖北，賜紫韁。九月，殲賊於房縣、竹谿、竹山，賊走陝西平利，圖入川東，敗之樹河口。賊北走紫陽，又合白號高均德，西走漢中。十一月，賊窺渡漢江，令副都統烏爾圖納遜突擊於江濱，竄入川境。

三年正月，均德復擾陝西褒城，與明亮夾擊，連敗之於洋縣、城固、洵陽。齊王氏、姚之富竄廣元、寧羌山中，乘虛由石泉渡漢，與均德合，東走漢陰。詔斥明亮戰不力，褫其職；嘉德、楞泰每戰在前，責速剿。三月，與明亮追齊、姚二匪，由山陽至郧西，日行百七十里，連破之於石河、甘溝，鄉勇遏其前，賊無去路，踞三岔河左右，兩山盡銳，圍攻悉殲之。齊王氏、姚之富投崖死，傳首三省。均德由鎮安竄雒南，敗之兩岔河，餘賊與李全、張天倫合。五月，又敗之五郎廟，均德走寧羌、廣元，合龍紹周、冉文儔踞梁縣大神山，有衆二萬。詔斥縱賊，奪爵職，留副都統銜。七月，偕惠齡、恆瑞攻克大神山，賊竄營山，蹙之黃渡河。均德中鎗，逸入箕山坪，與羅其清合。箕山圍徑百餘里，三面陡絕，惟東南有路可通。徐天德、王登廷、樊人傑踞鳳凰寺，阻糧道，與爲犄角。八月，克鳳凰寺，賊奔箕山，負固不下。十月，分三路進攻，克之。其清退踞大鵬寨，額勒登保自閬中來會剿。十一月，賊被攻急，乘夜雨撲

營。德楞泰偵知之，潛伏賊寨南門，梯而登，火其寨，額勒登保等亦襲破西門，殲其清父從國，合兵窮追，擒其清於巴州方山坪，復花翎。冉文儔竄踞東鄉麻壩，乘除夕大破之於通江。

四年元旦，生擒文儔，盡殲其衆，予一等輕車都尉。經略勒保疏陳諸將惟額勒登保、德楞泰尤知兵，得士心，詔德楞泰專剿徐天德。天德與冷天祿竄涪州，冒難民入鶴田寨，擊走之，又敗之於開縣。三月，天德自大寧北趨，追及於太平；又遇龍紹周、唐大信等，迭擊之，賊不得犯陝境。既而天德入大寧老林，與紹周、大信及樊人傑、龔建、卜三聘、張天倫、辛聰等合，牽綴大軍。天德、建竄太平山箐，令賽沖阿分兵擊之；自擊人傑、紹周、大信、天倫於安康、紫陽，連破之，驅入川東，遂犯湖北。七月，線號龔文玉亦自夔州至，分兵追剿，擒文玉、三聘於竹谿，加予騎都尉世職。八月，命額勒登保爲經略，德楞泰爲參贊，赴興山截擊天德，逼回川東，躡追天倫及聰等入陝。十月，高均德改名郝以智，率賊萬，踞高家營，欲由白河窺渡漢。紹周及冉天元竄放馬場，欲趨紫陽。率賽沖阿、溫春回援，先破放馬場，進攻高家營，擒均德，檻送京師，晉封二等男爵。十一月，進兵川北，殲白號張金魁於通江，擒其黨符曰明等於廣元。十二月，追鮮大川、苟文明至川東，賊聞大兵俱在川境，遂先後竄陝、甘。

五年正月，偕額勒登保分路抵秦州，而冉天元糾合徐萬富、汪瀛、陳得俸、張子聰、雷世旺衆五萬，遽乘間渡嘉陵江，分擾南部、西充，魁倫不能制，詔促德楞泰回援。二月，天元踞江油新店子，乃由間道進剿。賊分四路迎戰，銳甚，賽沖阿、溫春深入被圍，自馳援，夾擊竟日，殺傷相當，擒得俸，斬冉天恆，皆悍賊也。轉戰連奪險隘。三月，天元屯馬蹄岡，伏萬人火石埡後。德楞泰令賽沖阿攻包家溝，阿哈保攻火石埡，溫春攻龍子觀，自率大隊趨馬蹄岡，過賊伏數重始覺。俄伏起，八路來攻，人持束竹，溼絮禦箭銃，塵鬪三晝夜，賊更番迭進，數路皆挫敗。德楞泰率親兵數十，下馬據山巔，誓必死。天元督衆登山，直取德楞泰，德楞泰單騎衝賊中堅，將士隨之，大呼奮擊，天元馬中矢蹶，擒之，賊遂瓦解。鄉勇亦自山後至，逐北二十餘里，擒斬無算。天元雄黠冠川賊，專用伏以陷官軍，至是五日四戰，致死決勝負，血戰破之，羣賊奪氣，詔晉三等子。是月，復大破賊於劍州，又破張子聰、雷世旺於蓬溪，斬世旺，晉二等子，授成都將軍。

魁倫以失守潼河遠聞，起勒保代爲總督，與德楞泰合兵剿賊。四月，賊分擾遂寧、安岳，逼中江，欲趨成都。與勒保夾擊，連破之，邀擊於嘉陵江口，俘斬溺斃者數千，餘賊渡江，爲達州鄉勇所敗，擒汪瀛。潼河兩岸肅清。自此德楞泰威震川中，諸將往往假其旗幟，賊望見輒走。閏四月，追賊至達州、新寧，殲劉君聘、苟文富；而白號苟文明、鮮大川、樊人

傑等復由陝入川。五月，移師川北，賊走營山、渠縣，六月，敗之恩陽河；又與勒保合擊，殲苟文禮於岳池。七月，大川爲民寨誘斬，文明遁。八月，追剿白號賊於東鄉，殲湯思舉，餘賊與趙麻花、王珊合。九月，與勒保夾擊於雲陽，麻花、珊先後斃。十月，湖北黃、白、藍、線四號賊合犯夔、巫。龍紹周由太平、通江北竄，兵至賊去，兵去賊至，樊人傑、冉學勝、王士虎遂由川入陝，徐天德由陝入楚。詔斥德楞泰堵剿不力，降一等男。十二月，李彬、楊開第、齊國謨合窺嘉陵江。與勒保合擊，連敗之於渠縣安仁溪、儀隴觀音河，斃開第、國謨，晉三等子。

六年正月，白號高天升自洵陽偷渡漢江，圖竄河南，追及於山陽乾溝，破之，追殲之於野豬坪，復一等子。二月，擊龍紹周於興安，逼入川境，連敗之於大寧長壩、二郎壩。紹周竄湖北竹山、房縣，復敗之，走太平，復雙眼花翎。四月，徐天德、樊人傑合會芝秀、陳朝觀竄陝西白河，分擾民寨。遣兵直攻其巢，擒朝觀。五月，大破賊於西鄉，天德竄紫陽。率賽冲阿、溫春蹙之仁和新灘。大雨水漲，天德溺斃。紹周乘虛闖入房縣、竹谿，截擊之，復回太平，擒其黨陳文明。八月，追至巫山、巴東，擒王鵬、李天棟。九月，紹周遁平利，令賽冲阿等追殲之，晉封二等繼勇伯，仍用巴圖魯舊號也。十二月，苟文明西擾寧羌，與額勒登保夾擊。賊竄川北，大敗之於通江，走開縣，遣兵追之。自率輕騎赴大寧，斷其入楚之路。

七年正月，文明復入陝北，竄老林，至秋，乃爲陝軍所殲。川東零匪猶四擾，詔德楞泰仍專辦川賊。二月，破線號餘匪於奉節，又破白號張長青於雲陽。時樊人傑及崔宗和、胡明遠、戴仕傑、蒲天寶等屬聚湖北境。四月，率精兵間道抵東湖，繞出賊前，夾攻雞公山賊巢。天寶別屯當陽河，五月，冒雨進擊，天寶負創走，又敗之於穆家溝，分兵留剿，自移師東趨，直取人傑，冒雨入馬鹿坪山中，出賊不意，痛殲之。人傑竄竹山，投水死。人傑倡亂最久，諸賊聽指揮，與冉天元埒，至是伏誅，晉三等侯。七月，天寶乘間奪踞興山、房縣交界鮑家山，死守抗拒。以大軍綴其前，令總兵色爾袞、蒲尙佐率精兵出深箐攻賊巢，截其去路，擒斬殆盡。天寶遁，至竹谿墜崖死。

時巴東、興山尙有餘匪，皆百戰之餘，悉官軍號令及老林路逕，屢合圍，輒乘霧溜崖突竄。分軍遇之則不利，大隊趨之則免脫，所餘無幾，而三省不能解嚴。與額勒登保、吳熊光會於竹谿議搜剿，額勒登保專任陝境，德楞泰專任楚境，先後殲戴仕傑、趙鑑、崔連洛、崔宗和、陳仕學、熊翠諸賊，迨十一月，捕斬略盡，優詔，晉封一等侯，加太子太保，命其子蘇冲、阿賚珍賚至軍宣慰。八年，駐巫山、大寧，捕逸匪曾芝秀、冉璠、張士虎、趙聰等，先後擒殲。至冬事竣，入覲熱河行在，帝大悅，御製詩賜之，恩賚優渥。尋以陝西南山餘孽擾及川境，命回鎮成都。遣將招降，數爲賊害，坐降二等侯。九年，偕額勒登保窮搜老林，斬首逆

苟文潤，餘匪悉平，復一等侯。十年，召授領侍衛內大臣，充方略館總裁，總理行營事務，管理兵部。

十一年，寧陝鎮新兵陳達順、陳先倫等作亂，命馳往剿治。叛將蒲大芳等乞降，縛獻達順等，磔之。大芳等遣戍回疆。議以降衆歸伍，詔斥寬縱，奪職。尋授西安將軍。十三年，剿定瓦石坪叛匪。十四年，晉三等公。尋卒，柩至京師，帝親奠，御製詩輓之，謚壯果。詔四川建立專祠，入祀京師昭忠祠。

德楞泰英勇超倫，戰必身先陷陣，名與額勒登保相亞。馬蹄岡之戰，轉敗爲勝，時稱奇績。既卒，奉詔褒卹，特舉是役保障川西數十萬生靈，厥功最偉。在軍俘獲，必詳訊省釋，未嘗妄殺良民婦女，保全甚衆，蜀民尤感頌焉。

子蘇沖阿，一品廕生，授侍衛。每德楞泰戰勝，輒擢其官，累遷至盛京副都統，署黑龍江將軍，襲一等侯。孫倭什訥，杭州將軍；曾孫希元，吉林將軍；並嗣爵。次孫花沙納，官至吏部尚書，自有傳。

論曰：仁宗親政，以三省久未定，卜於宮中，繇曰：「三人同心，乃奏膚功。」後事平，敍勞：額勒登保第一，德楞泰次之，勒保又次之。論戰績，勒保未足與二人比，然當德楞泰偕明亮



由楚入陝，見民苦虜掠，陳堅壁清野策，廷議以築堡重勞，未之許也；勸保至四川，始力行之，推之三省，賊竟由是破滅。三人者相得益彰，未容有所優劣；勸保寬能容衆，額勸登保忠廉忘私，德楞泰仁及俘虜，識量並有過人。爲國方、召，延世侯封，豈偶然哉！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五

## 列傳一百三十二

永保 惠齡 宜縣 子瑚素通阿

英善 福寧 景安 秦承恩

永保，費莫氏，滿洲鑲紅旗人，勒保之弟也。以官學生考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，遷侍讀。乾隆三十七年，父溫福征金川，永保齎送定邊將軍印，遂隨軍。明年，溫福戰歿木果木，永保冒矢石奪回父尸，襲輕車都尉，遷吏部郎中。洎金川平，追論木果木之敗，咎在溫福，奪世職，仍留永保原官。出爲直隸口北道，歷霸昌、清河兩道。遷布政使，調江蘇。四十九年，擢貴州巡撫，歷江西、陝西。五十一年，署陝甘總督。尋授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。五十六年，哈薩克汗幹里素勒坦遣子入覲，詔嘉永保撫綏有方，授內大臣，賞雙眼花翎。五十八年，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，授戶部侍郎，留駐新疆。六十年，調烏魯木齊都統。

嘉慶元年春，湖北教匪起，永保奉詔入京，行抵西安，命偕將軍恆瑞率駐防兵二千，調陝西、廣西、山東兵五千會剿。三月，至湖北，總督畢沅疏陳各路剿殺不下數萬，而賊起益熾。詔分專責成：永保、恆瑞任竹山、保康一路，畢沅、舒亮任當陽、遠安、東湖一路，惠齡、富志那任枝江一路，鄂輝任襄陽、穀城、均州、光化一路，孫士毅任酉陽、來鳳一路。永保偕恆瑞復竹山，進房縣，擒賊首祁中耀，餘賊遁保康、白雲寺山，復敗之，擒賊目曾世興等。永保疏言：「襄陽賊數萬，最猖獗，賊首姚之富、齊王氏、劉之協皆在其中，爲四方諸賊領袖，破之則流賊自瓦解。宜俟諸軍大集，合力分攻。」帝聽之。五月，永保等馳赴襄陽，自樊城進取鄖桃湖，會軍呂堰。賊退屯雙溝，分軍五路夾擊，殲賊二千餘，賊分竄孝感、距漢陽百餘里，幸爲潦阻，武昌戒嚴。時畢沅圍當陽數月不下，惠齡剿枝江賊亦無功，詔命永保總統湖北諸軍，先靖襄陽，而後分攻孝感、當陽兩路。參將傅成明等擊孝感賊，遇伏敗歿；永保令明亮馳救，復請調苗疆防兵助剿。六月，永保渡滾河，破梁家岡、張家壩賊營二十餘座，賊竄棗陽，潛踞隨州之梓山、青潭，連破之。復偕恆瑞、慶成破賊於紅土山，擒賊渠黃玉貴。於是襄陽、呂堰迤東百數十里，及棗陽、隨州、宜城無賊氛。孝感之賊，亦爲明亮所殲。詔嘉永保調度協宜，加太子太保。

先是命署湖廣總督，及畢沅復當陽，永保請寢前命，允之。八月，移剿鍾祥，明亮以師

來會。賊自溫浹口至千弓墻，依山結營，互數十里。永保率大軍由西北進擊，繪圖陳奏。帝方以東南空虛，慮賊逃竄，適明亮疏言：「鍾祥爲賊巢穴，宜四面夾攻，以防漏網。今永保以九千餘兵由西北追壓，而東南要截之兵僅三千餘，地闊兵單，難杜竄逸。」帝以永保擁衆自衛，切責之。明亮敗賊土門沖，永保不能夾擊，賊轉而北，永保偕明亮追至襄陽雙溝。賊分兩路竄河南，東由棗陽趨唐縣，西由呂堰趨鄧州。官軍躡西路，敗諸呂堰，獲姚之富母、媳及孫，而東路賊已入唐縣淖沱鎮。疏言：「追賊經月，兵力疲憊，難以痛殲，請增兵助剿。」詔斥其無能，調山東直隸兵四千，復簡健銳、火器營各軍赴之。十一月，新兵既至，攻破唐縣賊屯十一。姚之富已遁，犯棗陽，復渡滾河而西，蹂呂堰，向光化、穀城。圍景安於鄧州，魏家集，越二日，援兵始至。帝怒永保擁勁旅萬餘，徒尾追不迎擊，致賊東西橫蹙無忌，褫職逮京，下獄，籍其家，並褫其子侍衛寧志、寧怡職，發往熱河。

三年，以兄勸保擒川賊王三槐功，推恩宥釋。勸保請將永保發軍營効力，不許。四年，勸保爲經略大臣，予永保藍翎侍衛，齎經略印赴軍。尋擢頭等侍衛，署陝西巡撫。與明亮會剿張漢潮於終南華林山中，遇伏敗績，復與明亮不協，互攻訐。詔逮問，併坐前在湖北動用軍需受饋遺事，論大辟，詔原之，免罪，予八品領催，自備資斧赴烏里雅蘇台辦事。六年，充參贊大臣。

七年，授雲南巡撫。八年，威遠、思茅保匪擾邊，永保赴普洱，偕提督烏大經進討。肇亂土弁刁永和聞風遁，威遠保匪亦退，擒思茅保會扎安波賽悶，餘匪奔逸。南興土司張輔國屢與孟連土司爭界構釁，至是勘定之。永保疏陳善後事：「內地雜居夷人不法，按律懲治；土司夷境滋事，但遣兵防範，不使內竄。」詔嘉得大體，弭邊釁，賞花翎。

十三年，兼署貴州巡撫，調廣東。尋擢兩廣總督，未至，卒於途。贈內大臣，詔念前勞，會籍沒，家無餘貲，賜銀千兩治喪，諡恪敏。孫文慶，咸豐中官大學士，自有傳。

惠齡，字椿亭，薩爾圖克氏，蒙古正白旗人。父納延泰，乾隆中，官理藩院尙書、軍機大臣，加太子少保。因喀爾喀台吉沁多爾濟規避軍事，不効奏，罷職。復起用，終於理藩院侍郎。

惠齡由繙譯官補戶部筆帖式，充軍機章京。累遷員外郎，緣事奪職。起戶部主事，仍直軍機。乾隆四十年，予副都統銜，充西寧辦事大臣，調伊犁領隊大臣。擢工部侍郎，調吏部。充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。五十年，回京，署正黃旗滿洲副都統。授湖北巡撫，調山東。五十六年，擢四川總督。征廓爾喀，命爲參贊，赴西藏會剿，督治糧運。事平，圖形紫光閣，列前十五功臣中。五十八年，授山東巡撫，調湖北，再調安徽。六十年，授戶部侍郎。苗疆

用兵，留署湖北巡撫，治糧餉。

嘉慶元年正月，教匪聶傑人、張正謨等倡亂於枝江、宜都，率師往剿，總兵富志那擒首逆聶傑人，而襄、鄖、宜、施諸郡賊並起。命惠齡專剿枝江、宜都一路，自春徂夏無功，以大兩爲解，嚴詔切責。八月，克灌腦灣賊寨，擒張正謨等，加太子少保，署工部尚書，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。進攻涼山，搗其巢，擒首逆覃士潮，宜都、枝江悉平，移軍長陽、黃柏山會剿。十一月，襄陽賊姚之富自黃龍壩偷渡滾河，竄河南，黜總統 永保，以惠齡代之，馳赴襄陽。疏言：「襄、鄧、平、衍，無險可扼。賊習地勢，必不自趨絕地。惟有嚴防漢江潛渡，並堰唐河、白河，移難民於河西，守岸團練以蹙賊。」會之富折回湖北境，惠齡迎擊，遏其西軼，敗之茅茨畝，分兵五路兜剿。二年二月，敗賊於鮑家畝，擒賊首劉起榮；復敗賊於曾家店，鏖戰於鄭家河，殲獲甚衆，賞雙眼花翎，擢理藩院尚書，兼鑲白旗蒙古都統。惠齡借恆瑞、慶成剿襄陽賊，屢破之，餘衆僅數千，勢甚蹙，分路竄河南境，官軍疲於尾追，不易得一戰，先後並入陝西，遂復猖獗。五月，李全、王廷詔、姚之富合爲一路，由紫陽、白馬石竄渡漢江，後五日，惠齡始至，奪宮街、世職、花翎，易宜縣總統軍務，降惠齡爲領隊，聽節制。

賊既分竄入川，十月，王廷詔、高均德復北犯，窺渡漢江，惠齡邀擊敗之，斬賊二千。詔嘉其僅兵二千當賊二萬，以少擊衆，復雙眼花翎。十一月，齊王氏、張漢潮、姚之富、高均德

合入漢中南山，自黃官嶺至新集，連營二十里，欲渡漢。惠齡軍北岸，蹙其半濟，賊走寧羌，追敗之，折竄漢中。因移兵扼漢南，賊不得北竄，復分道入川，惠齡繞由西鄉、太平赴大寧、夔州兜剿。時川匪王三槐、徐天德竄梁山，羅其清、冉文儔分屯營山、儀隴。三年，陝、襄諸賊在川境者俱會於文儔，而三槐、天德自太平走與合，勢張甚。詔總統勒保會諸將，分路進剿，惠齡與德楞泰爲一路，夾攻羅、冉二賊。五月，擊文儔於儀隴，其清及阮正通先後來援，皆敗之。賊屯大神山，連營數十里，六月，與德楞泰合攻，破之，斬賊甚衆。文儔走箕山龍鳳坪，與其清相犄角，阮正通等又與合。帝以首逆稽誅，屢詔嚴責，於是德楞泰破賊箕山，其清奔天鵬寨，惠齡分路進攻，十二月，其清就擒，檻送京師。四年正月，文儔就擒，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。丁母憂，會其清讞詞稱惠齡一軍較弱，帝斥其爲賊所輕，命回京守制，降兵部侍郎。尋授山東巡撫。六年，擢陝甘總督，專剿南山餘匪。復以剿賊遲緩，降二品頂戴。七年，教匪平，復頭品頂戴、花翎。九年，卒，贈太子少保，封二等男，諡勤襄。子桂斌，官和闐幫辦大臣。

宜縣，初名尙安，鄂濟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由兵部筆帖式充軍機章京，累遷員外郎。從征金川，進郎中。乾隆四十三年，出爲直隸口北道，擢陝西布政使。四十七年，擢廣東巡

撫，以鹽商沈翼川獄贖徇，褫職，戍新疆。尋予四品銜，充吐魯番領隊大臣。石峯堡回亂，駐守平涼。歷庫車、喀什噶爾辦事大臣，烏魯木齊都統。五十九年，入覲，道經固關，值水災，飭官吏賑撫，高宗嘉之，命改名宜縣。六十年，授陝甘總督。

嘉慶元年，教匪起，湖北、陝西戒嚴。宜縣駐軍商州，令副將百祥剿鄖陽、鄖西賊，克孤山大寨，賊首王全禮伏誅，漢江以北安堵，加太子太保，賞雙眼花翎。甘肅歲祲，命宜縣回蘭洲賑撫。是年冬，四川教匪起，由太平入陝境，擾安康、平利、紫陽諸縣，宜縣督軍馳剿，賊逼興安，分踞城南安嶺、城北將軍山，進攻克之，擒其渠王可秀、馮得士等。復殲漢江北岸大小米溪賊。偕提督柯藩、總兵索費英阿移攻漢南洞河、汝河諸賊，賊併五雲寨，乘雪夜火其寨，殲賊甚衆，詔宜縣進剿達州。二年春，攻太平賊於通天觀、高家寨、南津關，連敗之。川匪最悍者，達州徐天德、東鄉王三槐、冷天祿、巴州羅其清、通江冉文儔。天德、三槐等合陷東鄉，踞張家觀，其清踞方山坪，文儔竄王家寨，圖據周家河，梗運道，且乘間與張家觀合。宜縣遣兵攻王家寨，分襲張家觀，自率隊夜焚曾家山賊柵，天德分援兩路，遂乘虛下張家觀，復東鄉，餘賊奔清溪場、金峨寺，據險抗拒，四月，官軍分五路進克之。天德等竄重石子、香爐坪，將與巴州賊合。宜縣潛攻王家寨，賊走方山坪，天德來援，敗之。知縣劉清素得民心，令招諭諸賊，三槐率衆詭降，陰圖襲營，宜縣覺其詐，設伏擊退。五月，



達州賊傾巢出犯，有備不得逞。宜縣駐軍大成寨，遣將襲三槐於毛坪，三槐中槍跳免。

時襄賊由漢江北渡入陝，署總督陸有仁以罪逮，乃調英善督陝甘，黜惠齡總統，命宜縣代之，兼攝四川總督。於是令明亮攻重石子，德楞泰與鄉勇羅思舉夾擊敗之，分二路竄，追殲孫士鳳於磨子壩。士鳳爲四川教首，三槐等皆其徒也，至是爲德楞泰所誅。餘賊西走徐家山，乘霧夜遁。其方山坪賊爲百祥所截，舒亮圍賊林亮工於巴州白崖山，觀成、劉君輔破大寧賊，圍之於老木園，川賊漸蹙，而襄陽賊李全、王廷詔、姚之富等由陝分道入川，與之響應，勢復熾。雲陽賊伏陳家山，與襄賊約犯官軍，爲羅思舉所殲。李全等踞開縣南天洞，火燄壩，旋奔雲安場，開、萬諸匪應之，謀犯夔州，附近賊蠡起，詔責宜縣專剿。七月，駐軍寶山關，開縣、東鄉交界地也。

川賊分立名號：羅其清稱白號，冉文儔稱藍號，踞方山坪；王三槐稱白號，徐天德稱青號，踞尖山坪。劉清率鄉勇與百祥、朱射斗會剿方山坪，賊潰圍竄通江、巴州，與天德合。既而天德等竄青杠渡，圍巴州，其清、文儔欲從儀隴、南部分犯保寧，奪官軍餉道，百祥扼其前，退走黃渡河，旁掠儀隴，宜縣扼之官渡口，三槐等竄渠縣，其清、文儔走巴州。三槐復分攻鄰水，陷長壽，東趨重慶。時齊王氏、姚之富已竄湖北，李全、高均德先後分竄陝西。宜縣疏言：「惠齡、恆瑞、明亮、德楞泰皆入陝，惟臣一人在川。諸賊齊擾川東北運道，嘉陵江

防孔亟，欲親赴保寧，則川東千里無八調度。請別簡總督治理地方，而已親督師專一辦賊。帝亦以宜縣年老，十月，命勸保總統軍務，宜縣以總督兼理軍需。又疏言：「軍興以來，四川調兵一萬九千有奇，陝、甘合調二萬有奇，兩湖更無餘兵可調。各省募補者難備攻剿，州縣團勇，各衛村莊，尤難責其長驅赴敵。目前賊勢，明亮、德楞泰至襄陽，則鄖賊竄興安，宜昌賊回夔、巫，況雲陽、奉節伏莽尚多，兵力日分日薄。請敕添練備戰之兵，四川、陝甘、湖北各五千。至隨營鄉勇，費與兵等，賞過則驕，威過則散，究非紀律之師。不若選充營伍，賊平卽補營額，費不虛糜，而驍悍有所約束。」詔行之。

三年春，調勸保四川總督，宜縣回任陝甘，駐陝境辦賊。未幾，高均德、齊王氏竄漢陰，魏明亮職，命宜縣赴軍督剿；而齊王氏、姚之富已爲德楞泰、明亮所殲，阮正通、張漢潮先後犯陝境，川賊劉成棟走與合。宜縣自鎮安分路截剿，漢潮折向通江、巴州，正通竄城固，李全與高均德、德合屯、五郎、鎮安、山陽間。宜縣偕明亮要之雒南，鏖戰兩河口，均德竄秦嶺，正通折入川。五月，賊分股北出鳳縣，掠兩當，闖入甘境，詔斥宜縣疏防。旣而明亮敗賊於略陽，成棟、漢潮復由竹谿竄平利。命宜縣與額勒登保爲一路，專剿平利之賊，尋敗之於孟石嶺，賊遁入川，責宜縣嚴遏回竄。八月，徐天德、冉文儒、高均德由儀隴竄廣元，漢潮北入南江，欲還湖北，官軍蹙之上游不得渡。宜縣檄兵扼寧羌、沔縣，漢潮竄太平。於是川、楚

匪多流入陝境，其魁樊人傑、龍紹周、李澍、阮正濠各擁衆數千，迭擾安康、平利、紫陽諸縣。四年，漢潮竄五郎，詔斥宜縣畏葸避賊，命解任來京，在散秩大臣上行走。既至，復斥其辨飾，降三等侍衛，赴烏里雅蘇臺辦事。五年，追論軍需冒濫，褫職，遣戍伊犁，罰銀二萬兩助餉，逾兩年釋回。及三省教匪平，以員外郎用。後帝閱方略，宜縣會論鄉勇，切中時弊，追念前勞，擢大理寺卿。病免。十七年，卒。

子瑚素通阿，初名瑚圖靈阿。乾隆五十二年進士。由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侍講，累遷左副都御史。嘉慶初，疏陳關稅、鹽課積弊，又請却貢獻，停捐納。居官有聲，擢盛京刑部侍郎。宜縣遣戍，瑚素通阿以父老請代行，未允。在盛京，劾將軍琳寧寬縱番役及私獲、官吏分肥事，侍郎寶源查辦不實，寶源、琳寧並黜罷。內調刑部侍郎，赴河南讞獄，漏洩密封，降筆帖式。後起用，終刑部侍郎。

英善，薩哈爾察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由親軍補侍衛處筆帖式，累遷刑部郎中。改御史，除甘肅蘭州道，以親老留京職。乾隆五十年，出爲直隸按察使，遷湖南布政使，調江蘇，丁母憂歸。命署廣西布政使，調補四川，五十六年，護理總督。尋擢貴州巡撫，調湖北，以治西藏軍需，未之任。嘉慶元年，調廣東。旋召授刑部侍郎，而四川教匪起，仍留攝總督。

初，四川自金川木果木之敗，逃兵與失業夫役、無賴游民散匿剽掠，號爲囃匪。官捕急，則入白蓮教爲逋逃藪。及湖北襄陽敗匪竄入川，一旦揭竿，戰鬪如素習。至是，達州奸民徐天德等激於胥役之虐，與太平、東鄉賊王三槐、冷天祿等並起。英善率兵五百馳剿，復調成都駐防兵，副都統勒禮善、佛住率以往，連破賊巢，擒賊目何三元等。賊竄橫山子，據險負嶠，遣總兵袁國瓚、何元卿分路進攻，戰三日，國瓚、元卿並歿於陣。尋克馬鞍山賊寨，擒賊首徐天富，而王三槐、徐天德等合陷東鄉，佛住戰死，賊燬兵單，詔賞英善固守毋輕進，命宜縣赴達州督師。二年二月，宜縣至，英善連破賊於貫子山、羅江口，通周家河運路，偕宜縣克張家觀，復東鄉。五月，命赴甘肅攝總督。王三槐等由通江、巴州分犯保寧，英善赴廣元迎剿，偕總兵富爾賽、朱射斗擊之於儀隴、閬中，多所斬獲。賊逼蒼溪，設伏敗之，遂遁。

三年，命與福寧赴達州治四川糧運。四年，調兵部侍郎，充駐藏大臣，調吏部，駐藏如故。五年，帝以教匪久未平，追論始事諸臣玩寇罪，褫職，以四品頂戴仍留駐藏。七年，召授頭等侍衛。擢刑部侍郎，遷左都御史，兼正黃旗漢軍都統。十一年，以駐藏時於福寧私挪庫款，徇隱未舉，降太常寺卿。十四年，卒。

福寧，伊爾根覺羅氏。初隸貝子永固包衣。由兵部筆帖式洊擢工部郎中。乾隆三十三年，出爲甘肅平慶道，累遷陝西布政使。五十五年，擢湖北巡撫，抬入鑲藍旗滿洲。調山東，治衛河運務，稱旨。五十九年，漳、衛二河溢，疏消積水，撫恤災黎。曹、單漫水，下流爲豐、碭壩堰所阻，馳往會勘，酌開壩堰以洩水，並協機宜。調河南，尋擢湖廣總督，駐襄陽，捕治教匪，獲首逆宋之清等寘諸法。

六十年，調兩江。會黔苗石柳鄧勾結楚苗石三保焚掠辰州，命留湖北會剿，福寧至鎮筸防後路。嘉慶元年，湖北教匪攻來鳳甚急，福寧馳抵龍山，擊敗之。賊屯旗鼓寨，偕四川總督孫士毅合剿，士毅卒於軍，福寧代之。偕將軍觀成、總兵諸神保進攻，破其寨，擒賊首胡正中，餘衆窮促乞降，誘入龍山城，駢誅二千餘人，以臨陣殲戮奏，加太子少保。移軍剿林之華，覃加耀於長陽、巴東，賊竄黃柏山，偕觀成、惠齡會剿未下，惠齡赴襄陽，觀成入川。二年，命額勒登保移師黃柏山，福寧以兵隸之。地形天險，圍攻數月，賊竄鶴峰芭葉山，繼竄大垆口，又竄建始、宣恩，十一月，始殲之華於長陽，加耀遁歸州，以剿賊不力，奪宮銜。三年，擒加耀於終報寨，帝猶斥諸將遷延貽誤，福寧有地方之責，咎尤重，褫職，罰銀四萬兩充餉，予副都統銜，偕英善駐達州，治四川軍需。

四年，英善調駐西藏，福寧遂專任其事。時軍營支用冒濫，統兵大員奢糜無度，兵勇口

糧反多遲延，幾致枵腹，四川餉數更多於湖北數倍，屢詔訓戒，福寧不能綜覈，以奏報浮泛被詰。又奏賊數有增無減，勒保疏辨，命魁倫赴達州察視，覆陳賊數實減，而大股分爲小股，賊名反多，得福寧理餉含混狀，詔褫副都統銜，留達州候命。尋以旗鼓寨殺降事覺，帝方以剿撫責諸路，而川賊高均德被擒，言賊黨恐投降仍遭誅戮，故多觀望。詔斥福寧此舉失人心而傷天理，逮治論罪，遣戍新疆，尋原之，命赴額勒登保軍前効力。會賊竄渡嘉陵江，由於福寧裁撤鄉勇所致，仍戍伊犁。五年，予三等侍衛，赴西藏辦事。九年，召還，授正白旗蒙古都統。十一年，以三品銜休致。十九年，追論在西藏擅借庫帑，及湖廣任內濫用軍需，久不完繳，下獄。尋卒。

景安，鈕祜祿氏，滿洲鑲紅旗人，和珅族孫也。由官學生授內閣中書，洊擢戶部郎中。出爲山西河東道，累遷甘肅、河南按察使，河南、山西、甘肅布政使。乾隆五十六年，征廓爾喀，命治西寧至藏臺站，留藏督餉運。事平，以親老歸。未幾，擢工部侍郎，歷倉場、戶部。六十年，授河南巡撫。

嘉慶元年，湖北教匪北犯，景安駐軍南陽，以籌濟恆瑞軍餉，加太子少保。十二月，姚之富犯鄧州，圍景安於魏家集，恆瑞援至始解。二年，浙川教匪王佐臣謀應賊，布政使完顏

岱捕斬之。景安欲攘功，躡兵戮難民，以捷聞，賞雙眼花翎，封三等伯。時襄陽賊屢爲惠齡、慶成等所破，窺北面可乘，遂分三路犯河南；王廷詔出北路，竄葉縣，焚保安驛，圍官軍於裕州，總兵王文雄兵至，乃引去，景安尾追至南召，聞桐柏有警，馳回防禦，李全出西路，竄信陽、確山、羅山、浙川，趨盧氏，出武關，慶成追之；姚之富、齊王氏出中路，竄南陽，掠嵩縣、山陽，惠齡追之。賊入河南後，虜脅日衆，不迎戰，不走平原，忽合忽分，以牽兵勢，先後並入陝西復合。景安頓兵內鄉，賊入陝後二十餘日，始追至盧氏，賊尤輕之，號爲「迎送伯」。三年春，擢湖廣總督。四月，率師次荆門州，劉成棟來犯，與布政使高杞分路擊走之。六月，賊由竹谿竄入陝，詔切責。四年，張漢潮擾陝西五郎、洋縣，景安屯鄖陽，遣總兵王凱扼鄖西。漢潮已分路自安康折竄鎮安，景安疏稱赴鄖西迎剿，詔斥其不實。時仁宗初親政，以景安堵剿不力，撫治失當，解職，命治四川軍需。尋奪伯爵，戍伊犁。

是年冬，帝召見惠齡，論其恇怯縱寇及浙川冒功事，逮京讞，擬大辟，緩刑，禁錮。七年，教匪平，得釋，發熱河充披甲。逾年，宥還，以六部筆帖式用，効力河南河工。衡家樓工竣，晉秩員外郎，授直隸承德知府。擢山西按察使、陝西布政使。十一年，授江西巡撫，調湖南。召爲內閣學士，累遷戶部尚書，加太子少保。二十五年，授領侍衛內大臣，守護昌陵。道光二年，休致。尋卒。

景安初附和和珅，懵於軍事，然居官廉。當其遠京，值朱珪入見，帝曰：「景安至矣！軍事久不定，欲去一人以警衆，如何？」珪曰：「臣聞景安不要錢。」帝曰：「若乃知操守耶？」竟以是獲免。後復用之。

秦承恩，字芝軒，江蘇江寧人。乾隆二十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擢侍講。出爲江西廣饒九南道，累遷直隸布政使。五十四年，擢陝西巡撫。

嘉慶元年，教匪起荆、襄，承恩率師赴興安籌防。至冬，四川達州教匪自太平入陝犯興安，承恩偕總督宜縣迭擊敗之。十二月，會剿洞河、汝河諸賊。二年正月，擊安康賊於光頭山，首逆王劉氏伏誅，陝境略平。宜縣進剿川匪，承恩專任陝防。三月，襄匪由河南盧氏竄商南，勾結陝匪，紛起應之。承恩移軍商州，偕恆瑞殲山陽西牛槽賊。雒南石板溝奸民起，總兵富爾賽捕斬之。姚之富由商州犯孝義，窺西安，承恩扼之於秦嶺。惠齡等追擊，賊走鎮安，與李全、王廷詔合掠洵陽、安康。時陝西兵力僅有鄉勇萬餘人，提督柯藩守興安府城，兵止二百，無力攻剿。惠齡、恆瑞合擊賊於黃龍鋪，賊分竄復合，六月，由漢陰至紫陽渡漢江。詔斥承恩疏防，奪翎頂。賊走漢南，與川匪合，八月，復入陝，竄白河石槽溝。承恩率鄉勇扼安康要隘，賊分路來犯，禦之於平利金堂寺。旣而賊逼興安，偕惠齡擊走之，以功



復翎頂。

三年春，丁母憂，軍事方亟，奪情視事。二月，高均德、齊王氏合竄漢陰觀音河，糾李全、王廷詔分道由城固、南鄭北出寶雞，合攻郿縣，掠整屋，將犯西安，承恩恒懼，率師回防。總兵王文雄力戰，敗賊於焦家鎮、圪子村，大創之，賊復分竄。三月，文雄復破李全餘衆於翔峪、澧峪。四月，李全糾阮正通折回鎮安，西擾漢陰、石泉，高均德踰秦嶺走老林，承恩與文雄扼子午峪。既而均德、全與張天倫合爲一路，正通由石泉、洋縣西竄，均德等尋竄入川。承恩進兵漢中。八月，川匪徐天德、冉文儔、樊人傑、襄匪張漢潮先後並入陝境。

承恩師久無功，四年，命解職回籍守制。會剿張漢潮於鳳翔，承恩遣游擊蘇維龍扼東路，戰失利，漢潮突圍遁，檄承恩職，遠京論大辟。詔以承恩書生，未嫻軍事，宥歸。尋遣成伊犁，七年，釋還。起主事，纂修會典。出爲直隸通永道，擢江西巡撫，遷左都御史，仍署巡撫事。十一年，召授工部尙書，調刑部，署直隸總督。十三年，以治宗室敏學獄贖徇，降編修，効力文穎館。遷司經局洗馬，晉秩三品卿。十四年，卒。

論曰：方教匪之初起也，苗疆軍事未葢，楚、蜀空虛，草澤么膺，燎原莫制。永保、惠齡號曰總統，局於襄陽一隅。景安、秦承恩不諳軍旅，賊遂陷瓊，蔓延豫、陝。宜縣受事，僅顧

蜀疆，及勁兵移陝，束手求退矣。英善、福寧並皆庸材，三年之中，防剿無要領，如治絲而益紛。仁宗親政，赫然震怒，諸臣相繼罷譴，士氣一新，事機乃轉。廟堂戰勝，固有其本哉！

092-098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六

## 列傳一百三十三

恆瑞 慶成 七十五 富志那 亮祿

恆瑞，宗室，隸正白旗，吉林將軍薩喇善子。乾隆中，授侍衛，赴西藏辦事，擢熱河都統，遷福州將軍。五十二年，臺灣林爽文作亂，命率駐防兵往剿，參贊軍務，偕總督常青赴南路。鳳山賊勢方熾，高宗知常青、恆瑞不可恃，命福康安督師。賊圍總兵柴大紀於諸羅，恆瑞駐軍鹽水港，逗留不進，詔解任。福康安至，屢爲疏陳戰績，帝益怒，斥其徇護，逮恆瑞論罪。事平，減死戍伊犁。尋予副都統銜，充伊犁參贊大臣。歷定邊左副將軍、綏遠城將軍，調西安。

嘉慶元年，命率駐防兵三千，偕都統永保會剿湖北教匪。三月，與總兵文圖破賊竹山。永保至，合師由房縣進剿，文圖分剿三里坪、喇叭洞諸賊悉盡，而恆瑞追賊至保康，未大創

之。賊首姚之富踞襄陽，勢甚熾，命恆瑞進剿。五月，偕明亮進次呂堰，擊賊岳家溝、劉家集，擒斬二千餘。賊圍棗陽，設伏王家岡，誘賊敗之；又敗之於蔣家壩、曲家灣，棗陽圍解。賊僞降，潛襲官軍後路，急以後隊爲前隊，擊退之。賊走丫兒山，與張家壩賊相犄角，奮擊一晝夜，破賊營十餘，殲賊甚衆，被獎賚。七月，破賊隨州龍門山，與永保會攻鍾祥賊巢，連破之鄧家河、黑沙河、雙溝。賊乃分竄唐縣、呂堰，追至漳沱鎮，復竄倉臺。尋，之富渡滾河，圍景安於鄧州。詔斥諸將玩誤，逮永保，責恆瑞戴罪立功。

二年正月，偕惠齡等剿襄陽賊，賊首劉起榮就擒，又與慶成敗賊鄭家河，擒賊目李潮，進剿泰山寺、龍鳳溝，擒賊目姚爽等，賜花翎。於是賊分竄，由河南入陝，恆瑞追賊至山陽，遇王廷詔、李全等，擊走之。五月，追賊陝南，與惠齡夾攻於黃龍壩，殲賊三千餘。廷詔全復與賊之富合趨紫陽，渡漢江，恆瑞坐縱賊，奪花翎。賊遂分路入川，廷詔竄開縣、雲陽、萬縣，犯夔州，西與大寧賊響應，恆瑞追及，連敗之，乃竄太平。八月，當陽逸匪掠白河、洵陽，命馳赴興安扼剿，偕慶成擊賊於張家灘，由牛蹶嶺繞出賊前，奪賊營九。廷詔等奔紫陽，與惠齡夾擊敗之。恆瑞率師還漢中，敗賊西鄉，又敗之褒城、黃沙鋪。十一月，之富等西奔，將渡漢北竄。偕慶成蹙諸半渡，賊西趨寧、沔。師進，遇高均德於桑樹灣，乃議四面設伏，恆瑞令撒拉爾回兵假鄉勇旗幟誘之，自由山梁馳下，慶成等分路夾擊，俘斬甚衆。

捷聞，被優賚。十二月，破王廷詔於保寧，進解營山圍。

三年，川匪羅其清犯順慶，借慶成往援，因賊勢蔓延，請勸保、宜縣遣兵會剿。賊竄蓬州，潛結冉文儁擾儀隴，恆瑞扼磨盤寨，與惠齡等合擊之，文儁敗走，陝匪龍紹周與合，敗之楊家寨。六月，與德楞泰夾擊高均德於石人河，復借惠齡攻老林場賊卡，進逼大神山，均德、文儁踞險死拒，分路進攻，賊奔箕山，而徐天德、樊人傑爲將軍富成追擊，窮蹙，亦入焉。惠齡、德楞泰攻其前，恆瑞攻其後，盡破山寨，先後斬賊近萬。其清、李全、王廷詔奔大鵬山，進圍，十一月，克之。命赴陝與宜縣等會剿張漢潮。未幾，李全、樊人傑竄西鄉。帝以恆瑞未迎擊，嚴斥之。

四年，署陝甘總督，赴寧羌擊藍、白兩號賊。張應祥等竄秦州、兩當，又擊走張漢潮、冉學勝股匪。五月，解署任，剿白號賊於白馬關，地與川西龍安接壤，遣將冒雨掩擊，賊竄西和、禮縣，令布政使廣厚、總兵吉蘭泰截剿，自趨賈家店、黑馬關抄擊藍號賊，敗之於老柏樹，復花翎。賊竄川北，至秋，折回陝境，擊走之。乃赴城固、洋縣，會明亮剿張漢潮，破之東西叉河，賊從馬埡道遁老林，要之於清水溝，復乘霧雨徐渡三渡水。帝疑諸將縱賊，又以恆瑞前剿藍號賊垂盡，捨之回陝，下尙書那彥成察劾。那彥成，恆瑞之婿也，覆陳回師出總督松筠意，得免罪。尋明亮殲漢潮，恆瑞自五郎追擊，餘黨李得士等由大建溝入老林，趨秦

嶺，與那彥成會剿冉學勝等，賊奔滂谷，扼兩岔河，追擊於山陽東溝，敗之。

五年，川匪二萬餘由略陽寇兩當、徽縣，恆瑞自褒城入棧，賊竄隴州、清水、秦安，偕那彥成追至汪家山，大敗之。總兵凝德戰歿秦安，恆瑞赴援，復偕那彥成敗賊於龍泉溝、深都堡，總兵多爾濟、札普戰歿洵陽。詔促恆瑞赴鎮安、五郎剿賊，三月，抵唐藏。楊開甲、高均德方擾南星，留總兵觀祥駐守，自赴商州。帝疑其趨避，累詔詰責，乃赴鎮安剿冉文勝等，敗之於大中溪。會額勒登保開甲於輝峪，恆瑞自龍駒寨抄截，開甲逸走，圍副將李天林於漫川關，馳援，斬賊目羅貴等，賊乃分路西竄。敘功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六月，率總兵德忠駐守太渠、唐藏。時伍金柱、高天德、馬學禮犯西鄉，提督王文雄戰歿，乃進兵大石川，賊奔灘口，爲楊遇春所破。

恆瑞自教匪起，久在行間，以偏師數臨大敵，至是老病，久無顯功。帝慮其不任戰，詢額勒登保，上其狀，命回鎮西安。逾年卒。

慶成，孫氏，漢軍正白旗人，提督思克會孫，都統五福孫也。由鑾儀衛整儀尉，累遷廣東督標副將。乾隆五十三年，從總督孫士毅征安南，屢擒敵有功，賜花翎、錫郎阿、巴圖魯勇號。內擢正白旗漢軍副都統、戶部侍郎、御前侍衛、正紅旗護軍統領。五十七年，出爲古

北口提督。

嘉慶元年，率兵赴南陽、襄陽剿教匪，偕恆瑞迭敗姚之富、劉之協於雙溝、張家集。賊屯棗陽 丫兒山，分踞張家壩，連營十餘里，遮官軍，慶成先進，襲其寨，大破之，擒宋廷貴、陳正五，追敗餘匪於紅土山，擒黃玉貴，加太子少保。之富竄鍾祥，合劉起榮、張富國等衆五六萬，偕永保等冒雨攻克之，晉太子太保。賊遁雙溝，擾唐縣、漳沱鎮。慶成等以久戰兵疲，不能圍剿，詔嚴斥之。賊竄棗陽 太平鎮，四路合攻，斬數千級，慶成受矛傷，被優賚。十一月，賊潛渡滾河北竄，與永保等並被嚴譴，盡奪官銜、花翎、勇號，易惠齡爲總統。尋偕惠齡連破賊於王家城、梓山。二年正月，大戰興隆集，斬二千餘級。分路追賊，慶成射中賊首劉起榮，擒之，在諸將中戰最力。高宗以慶成爲五福孫，不次擢用，自縱賊滾河，慮其少年自用，不能服衆，命惠齡察奏，至是詔免前罪。二月，擊賊曾家店，胸中矛，裹創而戰。賊敗竄河南境，分數路，慶成追李全，連破之確山 五里川、盧氏 火餒溝。四月，李全、王廷詔合陷鄖西，馳復其城，賊不戰分遁。未幾，之富竄渡漢江，降二品頂戴，暫留提督任。襄匪竄開州，偕惠齡追敗之南天峒、火餒壩，復花翎。賊趨大寧，與川匪合，慶成與川軍會剿。九月，偕恆瑞截擊湖北回竄之賊於洵陽，而李全、王廷詔沿漢東走，慶成登舟下漢以要其前；惠齡、恆瑞從陸躡其後，至紫陽夾攻之，賊竄興安，慶成一晝夜追及，大破之司渡河。



川匪王三槐擾保寧，羅其清、冉文儒分掠川東，命移兵赴川，與宜縣合剿。三年，截擊其清，腿中槍，創甚，解任回旗就醫。四年，創愈，仍在御前侍衛行走。尋授成都將軍，命赴陝西與永保協剿張漢潮。會明亮許奏永保、慶成失機，命那彥成、松筠按治，褫職逮問，又以在湖北受軍需饋遺，籍其家。漢潮既殲，宥罪戍伊犁，未行，五年正月，命仍赴陝軍効力。額勒登保檄剿高天德、馬學禮，連敗之。禮辛鎮、何家衝，擒斬數千，予三等侍衛。協剿伍金柱、曾柳，授陝安鎮總兵。七月，金柱與冉學勝、張天倫合犯陝，扼之渭河，賊分竄，追天倫於教場壩、麻池溝，殲其黨宋麻子，又敗金柱餘黨曾芝秀於南山。兼署固原提督。時經略疏防，責戴罪立功。六年，徐天德、樊人傑復至江岸，欲偷渡郿西，擊却之，實授提督。擊楊開甲餘匪於廣元，獲其子麟生，加頭品頂戴。苟文明潛入甘肅境，擊走之，復勇號。追川匪辛聰等於寧河，擒其黨曾顯章、張添潮。七年，敗張天倫餘黨於鳳縣、兩當，擒張喜、魏洪升，賊竄紫柏山老林，裹糧入捕，悉殄其衆，復太子太保。

先是慶成父歿，軍事方亟，不得去，至是南山匪漸少，乃許回旗守制。尋署湖北提督，服闋實授，遷成都將軍。十一年，入覲，帝睇其勞，問：「曾戴雙眼花翎否？」慶成對：「征安南蒙賜，和珅禁勿用，獲劉起榮，先帝欲賜，復爲和珅所阻。」命軍機處檢檔無之，遂以欺罔褫

職，戍黑龍江。逾年，授圍場總管，歷馬蘭鎮總兵、湖北提督、福州將軍。十七年，卒，諡襄恪。

七十五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乾隆中，以護軍從征緬甸，繼赴金川，戰輒力，累遷護軍參領，授貴州大定協副將。總督福康安薦其才，四十九年，擢宜昌鎮總兵。父憂去官，坐事降秩，起爲健銳營前鋒統領。五十七年，從征廓爾喀，克濟隴，又克熱索橋，追賊東覺山、雍雅山，攻甲爾古拉，並有功，擢翼長。

嘉慶元年，赴湖北剿教匪，二年四月，追賊入陝，敗之山陽周家河，授西安右翼副都統，兼領健銳營。其冬，王三槐回竄四川，追擊於達州崖峯尖，傷右臂，踰日，賊復至，襄創力戰，斬獲甚衆。三年，擢四川提督，敗賊巴州。七月，戰廣木山，克險隘，受傷，被優賚。九月，擊冷天祿於木瓜坪，右股中槍，創甚，就夔州療治，四年，始瘳。六月，連破賊於寶塔、蓮花池，扼其入楚之路。會卜三聘竄大寧，追敗之。八月，擒龔建於開縣火峯寨。十月，與穆克登布夾擊樊人傑於通江、巴州界上，賊走太平，他賊自湖北回竄，偕朱射斗迎擊於雲陽，遂追賊川東。

時賊聚川北，而東路久無軍報，適侍郎廣興疏言七十五駐兵夔州，仁宗疑其逗留，下經

略察狀，七十五方以攻兜子坪受重傷，額勒登保爲疏辯，得白。五年二月，鮮大川擾媽蝗坪，創發，不能騎，昇至軍前督戰。再天元擁衆渡嘉陵江，重慶戒嚴，魁倫檄令回守，病不能軍，遣李紹祖率兵赴川西，自就醫順慶。帝疑其飾辭，詔解任，命松筠、勒保察驗得實，以提督銜留營差遣。五月，高天德、馬學禮由陝犯川，折入番地，偕阿哈保夾擊於舊關，摩天嶺，克新寨，進圍鐵鑪寨。賊乘雨宵遁，追擊之，賊棄牲畜、仗械，驚竄山谷，由草泥土司地走岷州，又走秦州。七月，兵經新寧，偵馬驛溝有賊，設伏，敗之，仍授四川提督。賊勢趨重川境，德楞泰、勒保方進剿，七十五分擊之。至冬，諸賊相繼窺漢江，德楞泰議擊之南岸，而以七十五出廣元三家壩攻其西北。七十五不聽調，曰：「兵深入，將逼賊入陝，非計也。」帝聞，切責之。

六年正月，率子武隆阿由廣元趨南江，擊張世龍於三臺山、後河嶺、北溪河，陣斬世龍，擒其黨趙建功、李大維，又追賊至太平華尖山，擒邱天富、周一洪，被優敘。三月，攻竹園坪。五月，賊分竄陝、楚，七十五追冉天士至平利大渝河，問道據後山，偪其出隘，伏起邀擊，擒斬二千餘，特詔嘉賚。乘勝追賊入湖北境，六月，破湯思蛟、劉朝選於羊耳河，又敗之於保康，殲賊首王鎮賢，遂與德楞泰追龍紹周入川。七月，偕李紹祖敗樊人傑於隣水，追至開縣，復遇思蛟、朝選，連敗之於馬家亭、桑樹坪，由通城進剿苟文懷，擒之。餘賊與苟文

明合，將竄陝，八月，擊之於大寧山，殲擒及半，文明僅身免，俘其家屬。

是年冬，留防川北，敗賊於南江；又與德楞泰合擊於廣元、蒼溪，進搜老林，賊多散匿，百十爲羣，時有斬獲。十二月，苟文明糾各路餘匪二千餘人，乘間西奔。七十五與勒保不和，追賊入山，餉半載不至，兵飢疲，就糧太平，六日，賊已渡嘉陵江上游，直趨階州，亟偕慶成馳擊。額勒登保、德楞泰先後劾其頓兵縱寇，未幾，賊復自廣元渡江入甘肅，帝益怒，嚴詔褫職逮問。

七十五故宿將，勇而訥，臨陣輒死鬪，身被重創十五次。將弁畏其苦戰，不樂相隨。自領偏師當艱險，數以軍報後時遭譴，至是，復失機就逮，一軍皆慟哭。額勒登保等爲疏陳戰狀，乞恩，許留營自贖。七年，剿張長庚、陳自得殘匪於夔州，留防川東。舊創發，予護軍校，還京。逾年，卒，贈副都統銜，賜卹如例。子武隆阿，自有傳。

富志那，赫舍哩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起健銳營前鋒，從征葉爾羌、緬甸、金川，授副前鋒參領，出爲湖南永綏協副將。乾隆六十年，苗叛，駐守永綏。苗踞張坪、亞保阻糧運，悉衆來犯，富志那擊却之。追至獅子山，詢知有伏，預爲戒備，夾攻，多所斬獲。越日，苗復以數千人撲營，殊死戰，簡精銳迎擊，大敗之，賜花翎。永綏被圍久，糧芻且盡，居民隨官軍晝

夜登陴，城賴以固。大軍至，圍迺解。從福康安克高多寨，吳半生就擒。福康安薦其老成明幹，苗民感畏，擢總兵。迭攻高斗山、擒頭坡、吉吉寨，皆捷，賜蟒衣一襲。

嘉慶元年，湖北教匪聶傑人、張正謨於枝江、宜都倡亂，巡撫惠齡駐軍太和山，富志那馳赴之，進擊鳳凰山，擒傑人。餘賊乘雨撲營，擊却之，又敗之於楊白堰。正謨踞灌灣腦，四面環山，富志那自蔡家坡進，冒雨奪卡，而伏隊於深箐，賊至，左右夾擊，多墜巖澗死，山前設疑兵，別由徑道深入，出不意擊之，大捷。賜號法福禮巴圖魯。迭克雞公山、王母峒，進攻筲箕壩，正謨勢蹙，四出求救，富志那與副都統成德分路設伏，偽樹白幟爲援兵，誘賊出，大破之，遂克筲箕壩，乘勝取灌灣腦，擒正謨。枝江、宜都悉平。

命回苗疆治善後。二年，議關永綏北路，留兵二萬分防黔、楚，授富志那爲總兵，駐鎮箐，與提督分領其軍。苗疆自同知傅鼎築碾屯田，邊備漸嚴，而苗未遽服，搆衆抗阻，大吏諉過於鼎，將劾之，富志那力爭迺止。移軍需助其建設，後屯田利興，苗患遂息。人稱鼎功，兼頌富志那不置云。五年，鎮箐曬金塘黑苗出掠，與鼎併力禦擊，又要擊苗黨於狗壩，焚其寨，苗懼，乞降。八年，永綏苗龍六生擾動，擒之。署湖南提督，調授貴州提督，軍政肅然，時稱名將。十五年，卒於官。

亮祿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襲輕車都尉世職，授密雲協領。嘉慶初，以參將

發河南，署游擊。三年，教匪窺河南，巡撫吳熊光駐防盧氏，兵多他調。寶豐、郟縣賊起，掠汝州。布政使馬慧裕不嫻軍事，亮祿曰：「兵貴神速。」今賊初起，烏合易滅，請兼程往剿。」賊屯寶豐翟家集，東阻大溝，恃險不退，亮祿聲言京兵且至，樹八旗大纛，鞭馬腹，俾騰蹕嘶號，聲震數里，賊懼，夜吹角而進，躍馬踰壕，火其寨，一鼓殲之，擒其渠李岳等。奏入，仁宗大悅，立擢副將。累遷雲南開化鎮總兵。七年，卒，帝甚惜之。

論曰：恆瑞、慶成戮力襄陽，剿匪最久，後皆獨當一面，功過不掩，故仁宗始終保全。七十五孤軍苦戰，徒以失權羣帥，未奏顯功，論者惜之。富志那獨平枝江、宜都一路，移鎮苗疆，與傅肅和衷弭亂，有足稱焉。

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七

## 列傳一百三十四

楊遇春 子國楨 吳廷剛 祝廷彪 游棟雲 羅思舉 桂涵 包相卿

楊遇春，字時齋，四川崇慶人。以武舉効用督標，爲福康安所識拔。從征甘肅石峯堡、臺灣、廓爾喀，咸有功，累擢守備。

乾隆六十年，調赴苗疆，力戰解嗅腦圍，進援松桃，獨取道樟桂溪，山險寨密，率敢死四十人爲前鋒，由間道縱馬入賊屯，呼曰：「大兵至矣！降者免死。」賊相顧錯愕，復呼曰：「降者跪。」於是跪者數千人，直抵城下，圍遂解，賜花翎。復解永綏圍，賜號勁勇巴圖魯。首逆吳半生就擒，擢游擊。額勒登保攻茶山，爲賊所圍，遇春率壯士衝擊，奪據對山，縱橫決邊，當者輒靡。福康安望之驚歎，立擢參將。復乾州，擢廣東羅定協副將。

苗平而教匪起，嘉慶二年，從額勒登保赴湖北剿覃加耀、林之華，破芭葉山，連敗之長



陽、宣恩、建始、恩施。加耀竄終報寨，峭巖陡絕，夜縋而登，擒加耀及其黨張正朝。三年，從額勒登保赴陝，敗李全於藍田，又敗高均德於紫溪嶺。五月，還湖北。張漢潮竄穀城，兜擊，大敗之，又敗之竹山，菩提河，追躡入陝，敗之於平利，孟石嶺。九月，敗高均德、李全於廣元，吳家河。丁父憂，賜金治喪，命墨經隨征。迭破羅其清於觀音坪、大鵬寨、青觀山，其清就擒，擢甘肅西寧鎮總兵。四年，從額勒登保斬蕭占國、張長庚，獲王光祖，斃冷天祿，功皆最，威震川、陝，婦孺皆知其名。追剿張子聰，自夏徂秋，迭敗之於梁山、雲陽、太平、開縣、通江間。子聰被追急，數與樊人傑、龔建、冉天元合，最後欲合王登廷。登廷踞馬鞍寨，進攻克之，躡追迭擊，擒其黨斬有年於土丫子，斬阮正，隘於廣元，雲霧山。

至冬，登廷由陝入川，與冉天元合。額勒登保率遇春與穆克登布會擊之於蒼溪，貓兒埡。穆克登布違約，先期進，挫敗，遇春據廢壘力拒，燃草炬，擲山下，戰徹夜，幸得全師，迭擊皆獲勝。登廷才身至蒲江，為鄉團擒獻，斬之。五年，擢甘州提督，偕穆克登布破張天倫於兩當，又從額勒登保追楊開甲於商、維，扼龍駒寨，殲張漢潮餘黨劉允恭、劉開玉，予雲騎尉世職。

遇春與穆克登布為經略左、右翼長，議每不合，自蒼溪戰後，益不相能。額勒登保等疏言：「諸將中惟遇春謀勇兼優，可當一面。請益所部兵，與經略、參贊分路剿賊。」遂以提

督別領偏師，沿渭西上，剿汧、隴之賊。五月，擊伍金柱於漢陰，手板巖及銅錢窖，戰方酣，楊開甲從間道突至，腹背受敵，自午至酉，圍愈急，有白袍賊手大旗，直犯遇春，相去咫尺，忽墜馬，則爲後隊護槍所斃，乃金柱悍黨龐洪勝也。賊驚潰，額勒登保兵亦會，追賊至洋縣茅坪，斬開甲，又擒陳傑於大石坂。八月，斬金柱於成縣峽溝，斬宋麻子於鳳縣潘家溝。六年，破冉學勝於石泉石塔寺。高天德、馬學禮、王廷詔爲大軍所驅，竄五郎壩。遇春方追學勝，偵知之，乘夜掩擊，天德等分竄，乃由斜峪關躡擊，阻其入甘肅之路，復破賊於鋼鋪廠，一晝夜馳四百里，追及廷詔於川、陝界鞍子溝擒之，天德、學禮竄禪家巖。遇春料賊由寧羌奔逸，急由斜谷趨二郎壩，設伏龍洞溪，賊果至，俘斬殆盡，二賊就擒，晉騎都尉世職。是役，釋降衆健者八百人，編爲一隊，皆願効死。會經略檄合剿冉學勝，獲諜，得賊虛實，謂降衆曰：「汝等立功贖罪，此其時矣！」至紫陽天池山，賊於伏莽中突起，八百人力戰，衝賊爲數段，遂大捷。張天倫糾五路賊聚洵陽，學勝復與合，大破之於孫家坡。追賊入川，擒冉天泗、王士虎於通江報曉壩。士虎故劇盜，專劫寨峒避大軍。遇春夜往捕，適賊由他路襲營，遇春不回救，伏巢外候賊歸，擒斬無遺。賊中有名號者剿除幾盡，餘匪以老林爲藪。遇春專任搜剿，以遲緩，嚴詔切責。七年秋，殲苟文明，調固原提督。尋以大功戡定，詔遇春功尤著，殲首逆獨多，晉二等輕車都尉。

八年，丁母憂，賜金，給假四十日。苟文明餘黨苟文潤集千餘人，皆獷悍，蹂躪漢江左右，諸軍久役不振。遇春至，乃奮，連戰紅山寺、平溪河，殲之，賊氛漸清。十年，凱撤，詔許回籍補持母服百日，假滿入覲。會寧陝鎮兵變，鎮兵新設，入伍者多鄉勇，降賊，不易制。總兵楊芳赴固原攝提督，因停給鹽米銀，發包穀充糧，遂戕副將、游擊，劫庫獄以叛。遇春行至西安，聞變，偕巡撫方維甸馳往。詔德楞泰赴陝治其事，命遇春扼方柴關，賊銳甚，兵交數失利。賊首蒲大芳望見遇春，下馬遙跪，哭訴營官蝕餉狀，遇春曉以順逆，知可以義動，與楊芳謀，同主撫。諸帥尚猶豫，遇春按兵緩攻，令芳單騎入賊營諭之。越數日，大芳竟縛倡逆之陳達順、陳先倫詣遇春降。遂率大芳邀擊餘賊於江口，斬其渠朱先貴。德楞泰疏陳叛兵窮蹙乞命，請釋歸伍，詔斥縱叛廢法，降遇春寧陝鎮總兵，大芳等二百餘人皆戍新疆。十三年，入覲，命兼乾清門侍衛，仍授固原提督。

十八年，天理教匪李文成踞滑縣，命陝甘總督那彥成討之，以遇春爲參贊。賊萃精銳道口鎮，遇春率親兵八十人，沿運河西進覘之，遇賊數千，卽突擊，賊辟易，追渡河，擒斬二百，收隊少二人，復衝入賊陣，奪二屍還，賊爲喪氣，遂斷浮橋，焚渡船，進攻，賊望見輒靡。尋克道口，復擊走桃源、輝縣援賊，合圍滑城，用地隧轟破之，文成自焚死。十二月，滑縣平，封二等男爵，賜黃馬褂。

陝西南山賊萬五倡亂，十九年正月，移師往討，斬萬五及其黨，凡兩越月歲事，晉一等男。陛見，仁宗慰勞有加，命至膝前，執其手曰：「朕與卿同歲，年力尙強，將來如有軍務，卿須爲朕獨當一面。」手賜珍物，見遇春長髯，稱美者再。時遇春弟逢春爲曹州鎮總兵，命繞道視所練兵。宣宗卽位，加太子少保，賜雙眼花翎。道光五年，署陝甘總督。

六年，回酋張格爾叛，詔遇春率陝、甘兵五千馳赴哈密。尋命大學士長齡爲揚威將軍，遇春爲參贊，會兵阿克蘇進剿。七年二月，連敗賊于洋阿爾巴特、沙布都爾、阿瓦巴特，擒斬數萬，追至渾河，距喀什噶爾十餘里，賊悉衆抗拒，列陣二十餘里。會大風霾，前隊迷道，未卽至，將軍欲退屯十餘里，須霽而進，遇春不可，曰：「天贊我也，賊不知我兵多少，又虞我卽渡，時不可失！且客軍利速戰，難持久。」乃遣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，自率大兵乘海霧驟渡上游，礮聲與風沙相併，乘勢衝入賊陣，賊大奔。三月朔，遂復喀什噶爾，甫旬日，英吉沙爾、葉爾羌、和闐以次復，加太子太保。張格爾遠遁，詔遇春先入關。八年正月，楊芳擒張格爾於鐵蓋山，遇春入覲，捷音適至，帝大悅，賜紫韁，實授陝甘總督，圖形紫光閣。遇春坐鎮陝、甘凡十年，務持大體，不輕更張，討蒐軍實，鎮馭邊疆，皆有法。十五年，以老子告歸，召至京，陛辭，晉封一等昭勇侯，食全俸，御製詩書扇賜之。十七年，卒於家，贈太子太傅、兵部尙書，賜金治喪，入祀賢良祠、鄉賢祠，諡忠武。

遇春結髮從戎，大小數百戰，皆陷陣冒矢石，未嘗受毫髮傷。仁宗詢及，歎爲「福將」。治軍善於訓練，疲卒歸部下卽膽壯，或精銳改隸他人，仍不用命。將戰，步伐從容，雖猝遇伏，不至失措。俘虜必入賊三月以外始誅，老稚皆赦免。馭降衆有恩，尤得其死力。操守廉潔，治家嚴整，子弟皆謹守其家風。

弟逢春，久隨軍中，積功授重慶鎮標游擊。後從賽冲阿平陝西洋縣匪，累擢山東曹州鎮總兵，調兗州鎮。

子國佐，四川茂州營都司，加副將銜。

國楨，字海梁。以舉人入賞爲戶部郎中，出任潁州知府，累擢河南布政使。洎回疆底定，宣宗推恩，就擢巡撫，疏請留其父部將訓練河南兵。武臣父子同時膺疆寄，與趙良棟、岳鍾琪兩家比盛焉。遇春歿，襲侯爵，服闋，授山西巡撫，歷官皆有聲。道光二十一年，擢閩浙總督。尋以腿疾乞歸，在籍食俸，數年卒。

遇春尤知人，獎拔如不及。識楊芳於卒伍中，力薦之，卒爲大將，勳名與之埒，天下稱「二楊」，自有傳。部曲多游至專閩，著者曰吳廷剛、祝廷彪、游棟雲。

廷剛，四川成都人。由行伍征苗，擢守備。從遇春剿教匪，善偵敵。嘉慶四年，破王登廷於青龍坪，擢都司。五年，剿楊開甲，辛聰於龍駒寨，倍道掩襲，敗賊輝塔、洞寨。伍金柱

踞手板巖，輕騎往探，獲賊諜，馳報，得大捷。追張天倫至馬桑壩，高天升、戴仕傑由箭桿山突出，迎擊，大敗之，擢游擊。六年，孫家坡之戰，分追餘賊至關垭，奪據山頂，賊多墜崖死，擢參將。追高見奇、姚馨佐至通江，山徑紆險，棄馬行，見賊數十人，奪路走，擒其酋，乃辛斗也。通江賊李彬夜竄熊家灣，廷剛先至，橫衝賊爲二，後賊回竄，與大軍夾擊，大破之，擒魏中均、苟朝萬、王士元。七年，送擊辛聰、劉永受於老君嶺、榮子坪、太平峒、燕子巖，賊四竄，偕祝廷彪徒步入山，追賊田峪，將歸隊，過桃川沙壩，見山樹紅旗，疑之，偵知賊首苟文明冒官軍，奮擊敗之，分路要截，擒斬數百。文明將入川，追至花石巖，見山上炊烟起，麾兵仰攻，文明知不能脫，擲跳巖下，就斬之；又擒殲苟七麻子、吳廷詔、張芳等。八年，搜剿南山餘匪，往來老林。九年，賊聚川、陝邊界，廷剛至桃木坪，賊乘霧衝撲，受矛傷，窮追越楚境，送敗之石渣河、亢喜坡。進攻馬鞍山，賊伏陡崖，徑馳上，擒賈燦華、苟文華、王振、謝尙玉等。賊遁老山，偕祝廷彪選健卒持乾糲輕騎躡剿，徧歷險僻。至十年，擒斬殆盡，擢甘肅涼州鎮總兵，調漢中鎮。十八年，剿三才峽匪萬五，別賊起古子溝，分兵克之。萬五乘間連踞峒寨，敗之於袁家莊、平木山梁，分兵抄襲，設伏沙壩，擒其黨周在庭、周之順。萬五窮蹙，竄盤屋山中，爲他軍所擒。進剿餘黨，擒尹朝貴、劉功。十九年，事平，詔廷剛首先進剿，功最，加提督銜。尋擢廣東陸路提督，未至，卒。詔念前勞，予優卹，諡壯勤。

廷彪，四川雙流人。由行伍征苗，擢守備。嘉慶五年，從遇春殲劉元恭、劉開玉，擢都司。六年，擒王廷詔，擢游擊。七年，剿賊平安寨，設伏長溝，乘夜掩擊，中矛傷，裹創力戰，斃苟文清於陣，偕吳廷剛殲苟文明於花石巖，擒苟文齊於鼈鍋山，擢參將。又破張世雲於北溝口。八年，迭擊賊於老林、小岔溝、白果園，擒冉璠。九年，偕羅思舉追賊入界嶺老林，攻望都觀賊巢。從遇春擊賊鳳凰寨、壩口、馬鞍山，並多斬獲。十一年，擢漢中協副將。值寧陝兵變，赴南山截剿。甫定，瓦石坪周士貴復起，偕羅思舉合擊擒之，賜號迅勇巴圖魯。十四年，擢甘肅寧夏鎮總兵，調陝西西安鎮。十九年，剿三才峽匪萬五餘黨，偕吳廷剛擒尹朝貴於木瓜園。分路剿賊黃草坪，燬其巢，追入手板巖老林，賊詭降，設伏，擒其渠陳四，擢湖南提督。道光三年，內召，授頭等侍衛，仍兼提督銜。以熟悉南山情形，未幾，復授西安鎮總兵。在任凡十年，擢貴州提督，調浙江提督。二十年，英吉利兵陷定海，守招寶山，吏議褫職，詔留任。尋以年老休致，歸，卒於家。

廷彪果敢力戰，善撫士卒，當時降衆多生事，所部帖然，世稱之。

棟雲，四川巫山人，寄籍華陽。以武舉補把總，從征廓爾喀、苗疆，積功累擢寧羌營游擊。從額勒登保剿教匪，與遇春偕，後乃爲其部將。攻終報寨先登，功最。嘉慶三年，從遇春追張漢潮、詹世爵、李槐等，由漢中入川境。諸軍合剿於隘口，棟雲據高俯擊，斷槐手，箭

貫世爵胸，皆斃。漢潮竄梅子關，迎擊，敗之；又連敗之巴東及陝境兩河關。設伏王家河，賊至，痛殲之，窮追至河南盧氏，漢潮遁。四年春，敗賊涼沁河，兵僅五百，斬獲三百餘級。賊走龍駒寨，屯康家河，棟雲躡之，忽山坳突出悍賊，中矛傷，戰愈力，射殫執旗者，賊乃却。事聞，特詔嘉獎。四月，漢潮踞紅門寺，冒雨出間道擊走之，扼之黑龍口，與明亮、興肇爲犄角。谿水漲，潛涉上游襲擊，賊大潰，又冒雨克欒家河。八月，敗賊犁澤坪，竄石峽子，棟雲設伏野雞溝，與大兵夾擊，漢潮窮蹙入老林，分路追剿，擒李潮於張家坪，而漢潮已爲明亮擊斃，至是獲其屍；擢甘肅提標參將。五年，擢安慶協副將。敗冉學勝於沔陽，連擊高天德、馬學禮於獅子梁、櫻桃埡；六年春，復破之於五郎坪、鳳凰山。天德、學禮爲遇春所擒。餘黨踞八斗坪，棟雲分隊襲之，擒羅鳳友；又破伍金柱餘黨於三岔坪。至七年春，所部凱撤，擢狼山鎮總兵，父憂去官。十一年，授河州鎮。西寧番族出擾，棟雲專剿貴德一路，破賊甘壩山，連敗之六哈圖河、什尖里、幹汪科合山，遂克沙卜浪賊巢，進至紅露井。番僧昂賢率十二族降，焚其巢，番境悉平。以母憂去，起補陝安鎮，調寧夏鎮。十八年，從遇春剿南山匪，數戰於隴州、沔陽，擒賊渠。二十三年，標弁江芝誣棟雲侵餉，下總督察治，得白，抵芝罪。棟雲坐私役兵丁，褫職，詔赴遇春軍委用。道光初，署鹽茶都司，乞病歸，卒。



羅思舉，字天鵬，四川東鄉人。少有膽略，躡捷，踰屋如飛。貧困，爲盜秦、豫、川、楚間。結客報仇，數殺不義者。遭厄，幸不死，久之自悔。教匪起，充鄉勇，誓殺賊立功名。

王三槐踞東鄉豐城爲巢，衆數萬，官軍莫敢擊，出掠羅家壩，團勇不習戰。思舉見賊前鋒數百，詭呼曰：「數十人耳！」衆氣倍，擊走之。游擊羅定國使偵豐城，還報：「請率死士夜擣之，官兵外應，可一舉滅。」定國以爲狂。思舉憤，獨攜火藥往，乘烈風燔之。賊黑夜相蹂殺，走巔巖，踏死無算，遂奔南壩場。是役，一夫走賊數萬，聲震川東，總督英善給七品軍功，隸副都統佛住。川賊以羅其清、冉文儔、徐天德、王三槐爲最強，徐、王二賊合窺東鄉。思舉請佛住嚴備，勿聽。乃爲知縣劉清說其清降，知其詐，馳歸，則賊已陷東鄉，戕佛住，清亦拔營去。時嘉慶二年正月也。調苗疆凱旋兵猶未至，總兵索費音阿率甘肅兵來援，用思舉策，紮營大團堡，開壕樹柵，埋火藥，誘賊入，轟之，遂奪金峨寺賊巢，復東鄉。賊竄重石子、香爐坪，德楞泰、明亮並以兵會，思舉請仍如破豐城事，德楞泰壯之。隻身夜入賊營，會大雨，火藥不燃，賊覺，懼而遁。自是常將鄉勇，分路爲奇兵，與官軍犄角，或爲前鋒，殲孫士鳳於淨土庵，又敗賊於峨城山，皆以火攻劫營獲捷。

時川賊與襄陽賊齊王氏等合，雲陽教黨亦起應。獲諜，知王三槐將赴陳家山，卽假所獲賊旗，夜馳往，聲言白號賊至，賊下山迎，悉誘殲之，擒賊首高名貴，其黨張長庚覺而奔，追

斬甚衆，擢千總。三年，總督勒保誘擒三槐，其黨冷天祿踞安樂坪，環攻不下，召思舉往，夜率死士焚其巢。將明，殿旅出，大呼曰：「我豐城劫寨羅思舉也！」賊膽落，潰圍走。思舉戰績至是始上聞，擢守備。

德楞泰圍羅其清等於箕山，復召思舉問計。思舉相地勢，曰：「賊各隘皆壘石守，惟山後懸削數十丈，必恃險乏備。若官軍攻於前，使不暇他顧，我率勇敢者梯而上，可擣也。」如其言，夾擊，大破之，餘賊四逸。思舉料其必走方山坪，率鄉勇先往，伏坪後，越數日，賊爲官軍追擊，果至，擒斬幾盡，遂獲其清。四年，其清餘黨踞東鄉四季坪，從提督七十五破之。秋，敗賊巴州豆真坡，又援田朝貴於鐵爐山。五年春，德楞泰剿冉天元於川西，檄思舉率鄉勇三千赴軍。戰青龍口，賊踞山險，選精銳九十人夜薄賊巢，破之。賊分趨農安，將入陝，思舉獻計，請致書額勒登保，約守陽平關，易裝潛入賊卡，殺二賊，衆追捕，乃棄所賈書逸出。賊果不敢前，回竄江油。思舉先驅深入，伏起，奮鬪，而賊以擋牌禦矢銃，困德楞泰於馬蹄岡，急趨救，使鄉勇人取石亂擊，毀擋牌。會冉天元馬蹶就擒，賊瓦解。假賊旗追逐餘匪，斬雷土玉。攻鮮大川於天寨子，山險不能上，德楞泰遣箭手五百助之，令伏巖下，先以鄉勇誘賊，俟播石且盡，仰射，箭落如雨，賊退避，遂克之，思舉手擒賊六十餘人。德楞泰訶其輕生，聲色俱厲，思舉跪謝，良久出，則冠上已換花翎，由是深感德楞泰，樂爲

盡力。

尋從勤保防嘉陵江，七十五以桂涵新敗，調思舉代領所部鄉勇，擢都司。六年，殲張世龍於鐵溪河，擊援賊陳天奇，陣斬之，賜號蘇勒芳阿巴圖魯，擢游擊。自是轉戰老林，餉不時至，煮馬糲，嚼賊肉以追賊。七十五卞急，屢爲賊所窘，輒賴思舉援救得捷。既而七十五坐事逮，德楞泰攻苟文明於瓦山溪，賊踞楠木坪，三戰不克。召思舉率鄉勇至，皆衣狗皮，躡草履，人笑爲勾兵，夜越後山伏，一戰破之，殲苟明獻、苟文學。衆詫曰：「勾兵破賊矣！」始補給餉，製衣履，擢參將。七年，迭敗唐向瑤於風洞子、萬古樓，破齊國點於通江，殲張天倫、魏學盛於巴州。秋，擊劉朝選於仙女溪，遁鞋底山，擒之。又偕羅聲、臬擒張簡、羅道榮於巴州。冬，唐明、萬竄、大寧，追至石柱坪，賊方食，奮擊，大潰，擒明萬。仁宗以明萬劇賊久稽誅，特詔嘉賚。諸賊漸就殲除，搜捕南山餘孽，兩年始清，擢太平協副將。十年，德楞泰剿寧陝叛兵，檄思舉赴軍，尋就撫，盡釋歸伍。思舉曰：「兵變，殺將陷城破官軍，亂無大於此者。反賞，是勸叛也！何以懲後？」請誅首逆，以申國法。諸將不可。後川、陝兵果數叛。十一年，思舉攻西鄉叛兵，斬首逆於陣，風稍息。署川北鎮，擢涼州鎮總兵，未之任，調重慶鎮。

二十年，中瞻對番會洛布七力叛，夾河築礮。總兵羅聲、臬不能克，許其降，以專擅遣

成。命思舉進剿，克四砦，洛布七力就殲，請分其地以賞上下，瞻對諸出力頭目，事乃定。道光元年，擢貴州提督，歷四川、雲南、湖北提督。

十二年，湖南江華錦田寨瑤趙金龍爲亂，與長寧趙福才糾合九冲瑤肆掠，提督海凌阿戰死，勢益熾。詔總督盧坤偕思舉討之，至永州，議遏賊南竄，斷其西道州、零陵、祁陽山徑，進兵兜擊。於是驅諸瑤出山，皆東竄常寧洋泉鎮，檄各路進逼合圍，四月，大破之，金龍中鎗死，擒其妻子及死黨數十，賜雙眼花翎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時命尙書禧恩督師，未至軍，先三日奏捷。禧恩方貴寵用事，怒其不待，盛氣陵之。思舉曰：「諸公貴人多顧忌。思舉一無賴，受國厚恩至提督，惟以死報，不知其他！」禧恩無如何，則詰金龍死狀虛實，思舉獲其屍及所佩印、劍、木偶爲證，乃止。二十年，卒於官，賜太子太保，諡壯勇。子本鎮，襲世職。

思舉既貴，嘗與人言少時事，不少諱。檄川、陝、湖北各州縣云：「所捕盜羅思舉，今爲國宣勞，可銷案矣。」再入覲，仁宗問：「何省兵精？」曰：「將良兵自精。」宣宗問：「賞罰何由明？」曰：「進一步，賞；退一步，罰。」皆稱旨。晚年自述年譜。川中殄諸劇寇，多賴其力，功爲人掩，軍中與二楊並稱。楊芳於諸將少許可，獨至思舉，以爲「烈丈夫」。嘗酒酣袒身示人，戰創斑斑，爲父母割股痕凡七，其忠孝蓋出天性云。

同時起鄉勇者，桂涵名與之亞，包相卿較後出，亦至專閫。

涵，亦東鄉人。少恃勇，橫行鄉里，亡命出走。繼歸，與思舉同應募爲鄉勇。父天聰，聚族黨屯罐子山。賊數爲涵所窘，欲報之，萬衆來攻。涵率壯士伏隘，誘賊入空寨，痛殲之。嘉慶二年，從朱射斗攻金峨寺，賊突出，圍涵於山峒，火熏水灌皆不傷，反多斃賊，賊乃走。尋戰淨土庵，偕思舉陷陣，大破之，徐天德黨衆幾盡殲。同里聞其屢捷，爭來投効，德楞泰、明亮特編涵字營，使涵領之，擢千總，由是知名。

三年，大軍圍安樂坪，冷天祿詐降出走，涵偵知之，伏兵於方家壩、魚鱗口，賊至伏發，擒斬甚衆，擢守備。四年，從德楞泰追賊入陝，每由間道出賊前，與官軍夾擊，數捷。又從朱射斗殲包正洪於雲陽蘆花嶺。從七十五破龔建於開縣，火峯寨，手擒建以獻，擢都司。五年，復從射斗破賊雲陽，擒其渠李甲，縱歸，招出黨衆數百人，自是降者日至。

既而改隸勸保軍，始與思舉分路，轉戰川東西，所至有功，累擢游擊。六年，從阿哈保追湯思蛟於墊江，賊夜走，涵謂：「窮寇且死鬪，請先伏魏家溝。」俟其至，突擊，大破之。又從薛大烈追李彬、冉天士於通江，至小中河，大雪，賊不爲備，涵率鄉勇夜半薄賊壘，與官軍四面乘之，賊奔曠野，勁騎衝踏，盡殲焉。彬遁，未幾，爲劉清所獲。自七年後，復偕思舉徧歷老林，搜剿匪，累遷夔州協副將。九年秋，從經略、參贊圍餘匪於太平，火燒梁山，峻

無路。涵議：「守此相持，雖數月無如賊何。山下小溪通民峒，賊久困，必出劫峒糧，請以步卒伏山後。」賊果以驍銳千餘潛出，諸將皆死戰，半日殲之，前山自潰。遂殄滅淨盡，川、陝肅清。

十一年冬，綏定兵叛，涵在梁山聞變，慮本部兵與通，單騎馳入郡城，聲言越兩日出兵，密令弟吉出募鄉勇舊部爲一隊，約期合攻。時賊踞景市廟，將往麻柳場。涵至，令急赴景市廟，中途改趨麻柳場，距賊數里止隊，入深箐，諜報賊踰千，且至，叱曰：「安得有此衆？」戒毋輕進，毋漏言。涵至。既而賊自山衝下，三進三退，乃突起擊賊，而弟吉已率五百人據山頂，賊大潰，擒首逆王德先。叛兵起事甫五日，一鼓平之，賜號健勇巴圖魯。十三年，署重慶鎮，尋授川北鎮總兵。十九年，擊三才峽匪黨吳抓抓等於沔縣，走之。川北獲安。道光二年，擢四川提督。果洛克番匪劫西藏堪布貢物，命剿擒首逆曲俊父子，被優賚。在任十載，遇番夷蠢動，兵至輒定。十三年，討越嶲夷匪，連戰皆捷。忽患疾，卒於軍。優卹，贈太子太保，諡壯勇。子三人，並晉官秩。

相卿，鄰水人。嘉慶六年，以鄉勇隸松潘鎮標。嘗從思舉擊陳朝觀於通江龍鳳壩，追賊受矛傷，裹創力戰。七年，破張天倫於巴州金子寺，相卿斬天倫轂子山下，給藍翎、八品頂戴。又殲張簡、唐明萬，功皆最。十年，思舉偵襄賊王世貴、謝應洪、匿太平老林，檄相卿

躡捕，殲之，授千總。十二年，剿瓦石坪叛兵，擢守備。累遷廣元營游擊。十三年，調征臺灣。會峨邊越巒保夷叛，命回川從提督楊芳赴剿，攻克囉嚕崖。夷踞曲曲烏斯坡，相卿梯絕壁，牽挽負礮而上，破之，進燬巴姑賊寨，擢參將。十五年，保夷復叛，攻克峨邊十三支夷巢，破越巒沈渣夷，抵濫田壩，兩應叛夷悉降，累遷懋功協副將。剿馬邊夷，擒其渠，加總兵銜。再署建昌鎮總兵，總督鄂山、寶興皆以邊事倚之。十九年，病歸，卒。

論曰：川、楚之役，竭宇內之兵力而後定之。材武驍猛，萃於行間，然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取者，厥惟二楊及羅思舉爲之冠。遇春謀勇俱絕，劇寇半爲所殲。思舉習於賊情、地勢、險阨，強梁非其莫克。至於忠誠忘私，身名俱泰，遇春際遇之隆，固爲稀覯；而思舉以蕪澤梟傑，終保令名，煥於旂常矣。鄉兵出平鉅寇，亦自其爲始云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八

## 列傳一百三十五

賽沖阿 溫春 色爾滾 蘇爾慎 阿哈保 綸布春 格布舍

札克塔爾 桑吉斯塔爾 馬瑜 蒲尙佐 薛大烈 羅聲皋 薛陞

賽沖阿，赫舍里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襲雲騎尉世職，充十五善射，授健銳營參領。征臺灣力戰，賜號斐靈額巴圖魯，圖形紫光閣。歷吉林、三姓副都統。

嘉慶二年，率吉林兵赴四川，始終隸德楞泰麾下。張漢潮等竄平利，敗之澍河口，又敗之大寧黑虎廟。追齊王氏、姚之富入寧羌山中，要之羅村壩，以勁騎橫衝賊陣，往來擊射，大破之。三年春，破高均德於洋縣金水鋪，躡追至安子溝。賊夜突營，偕總兵達音泰躍壘而出，斬賊千餘。齊、姚二賊復與均德合擾安康。師次判官嶺，賊隱深林，遣數百人誘戰，賽沖阿鼓勇先入，敗之。賊走山陽，截擊於壩店，遂與明亮、德楞泰三路進逼，大破之於鄖西三岔



河、齊、姚二賊投崖死。敘功，被珍賚。四月，分剿均德於華州，連敗之洋縣茅坪、關西溝。均德合諸賊奔梁縣大神山，會諸軍克之。自秋徂冬，迭克箕山、大鵬寨、青觀山，遂擒羅其清、冉文儻，功皆最。

四年夏，敗徐天德於開縣旗桿山，敗張天倫於太平修溪壩。秋，龔文玉踞夔州八石坪。從德楞泰進攻，破賊寨，追敗之竹谿失禾田，擒文玉。冬，擊高均德於大市川，遂破高家營，擒均德。進兵川北，殲張金魁於通江空水河，擒符曰明等於廣元野人村。復移軍川北，迭敗苟文明、鮮、大川於貓兒梁、馬家營。

五年春，從德楞泰由陝回川西，擊冉天元於江油新店子，又大戰馬蹄岡，並深入遇伏，先挫後勝，天元就擒。詳德楞泰傳。乘勝破賊劍州李家坪、石門寨。俄而張子聰、雷世旺犯蓬溪，圍成谷、太和、仁和、仁義四寨。偕溫春往援，斬世旺。破冉天泗、王士虎於南江長池壩，破鮮大川、苟文明於岳池新場，擢固原提督。命赴陝專剿高天德，馬學禮諸賊，德楞泰素倚吉林馬隊，賽冲阿尤得衆心，士卒聞其將去，環跪乞留，累疏陳狀，請權緩急，暫留川，允之。秋，從德楞泰擊趙麻花、王珊於雲陽寒池壩、濫泥溝，並殲之。冬，敗楊開第、李彬、齊國謨於觀音河。

六年春，破高天升於鎮安野鷄坪，殲之；又破唐明萬等於和岡溪，進至黃花廟，賊夜犯

營，奮擊，潰走。夏，從德楞泰擊徐天德、樊人傑等於白河黃石坡，擒陳朝觀，偕溫春破天德於寧陝兩河口，蹙之於紫陽、仁和、新灘，天德赴水死，授西安將軍。

譚報龍紹周由川入楚，率勁騎躡擊，先俘其妻子，復殲其兄紹華、弟紹海，至平利、岳家坪，冒雨雪縱兵衝踏，陣斬紹周，併蕭四餘匪盡殲之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冬，迭破劉朝，選於東鄉、土黃壩，奉節、大寧邊境。七年春，又大破之潘家槽，擒斬殆盡，朝選僅以千餘人逸，敗宋國品於梁山柏林槽，擒席尙文於東鄉袁家壩，與勸保部將夾擊陳自得於大竹、鄰水，大破之。調寧夏將軍。

夏，從德楞泰赴楚，剿樊人傑，人傑與蒲天寶相犄角，迭敗人傑於雞公山、譚家廟，又克天寶於大埡口。人傑竄平口、河腦，自黃茅埡進逼之，無去路，人傑投河死。額勒登保檄赴陝，駐太平河，截剿川、楚竄匪。是冬，大功戡定，詔論諸將戰績，以賽冲阿與楊遇春居最，予輕車都尉世職。九年，調西安將軍，命偕德楞泰檢捕南山殘匪，隨同奏事。尋以遲延降騎都尉。賊平，還舊職，調廣州將軍。

十一年春，海盜蔡牽犯臺灣，命副德楞泰往討，會牽爲李長庚擊走，乃專任賽冲阿爲欽差大臣，提督以下受節制。尋責專辦陸路，至則鳳山已復，南北兩路僅餘零星匪，請停調兩粵、福州駐防兵，水師賈成李、長庚、陸路賈成許文謨。詔嘉其曉事，調福州將軍。秋，牽

復入鹿耳門，檄鎮將擊沉賊艦十一，獲船十，擒賊目林略等。十二年，蔡牽、朱潰皆窮蹙，乃赴本官。

十四年，調西安，尋調吉林。十六年，入覲，途見岫巖，復州流民，奏下副都統松霖安撫。會松霖疏請驅逐流民出境，詔斥其誤，命如賽沖阿所議行。十八年，調成都將軍。二十年，剿陝西南山匪，連破之木竹壩、太陽灘，進薄漢北，凡兩月肅清，封二等男爵，賜雙眼花翎。二十一年，廓爾喀與披楞構兵，互請援，命賽沖阿行邊防之而已。誤會上旨，馳檄諭詰，復請越境脅以兵威，詔斥貪功構釁，奪雙眼花翎，降二品頂戴。尋以兩國言和，復之。二十二年，召爲正白旗漢軍都統，御前大臣，領侍衛內大臣。尋授盛京將軍。二十四年，復召爲理藩院尚書，兼御前諸職如故。宣宗卽位，加太子少保，賜紫韁，管理咸安宮蒙古、唐古忒，托忒諸學。

道光元年，出爲西安將軍。三年，入祝萬壽，賜宴玉瀾堂，列十五老臣，繪像，御製詩褒之。四年，召授內大臣，鑲藍旗蒙古都統，充總諮達。六年，以疾乞休。尋卒，贈太子太師，命皇子賜奠，謚襄勤。子額圖渾，三等侍衛。孫特克慎，襲男爵，坐事除名。曾孫清福，襲官四等侍衛。

溫春，默爾丹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由拜唐阿累擢三等侍衛。從征廓爾喀。乾隆五十九

年，高宗幸南苑行圍，以殺虎超擢頭等侍衛。明年，從征苗疆，連克蘇麻寨、大烏草河，賜號克酬巴圖魯。大戰尖雲山，與總兵達音泰分將左右軍，晝夜鏖鬪，遂復乾州。苗平，從德楞泰赴四川。嘉慶二年，敗賊東鄉馬耳溝，又敗齊王氏、姚之富於夔州白帝城，加副都統銜，充領隊大臣，駐守竹谿、平利，賊來犯，並却之。李潮、張世虎餘黨走渡漢，率索倫騎兵蹙之於中流，殲賊千。

三年，破高均德，殲齊王氏、姚之富，破羅其清、冉文儔。四年，破張天倫，擒龔文玉，擒高均德。諸役皆與賽沖阿同爲軍鋒，名績相埒。方高家營之未破也，賊扼大市川，倚險抗拒，鼓勇先登，馬蹶，易騎而上，殺賊獨多，詔特嘉之。五年，授正紅旗蒙古副都統。江油、新店子及馬蹄岡之戰，並分當一路，瀕危，克捷。冉天元餘黨與張子聰、度向瑤等合竄潼河、西岸，追及渡口，殲其後隊千餘，迭敗賊於蓬溪、中江。秋，偕賽沖阿擊鮮大川於新場，偕薛大烈擊湯思蛟於倒流水，從勒保擊度向瑤於長壩，皆捷。六年，偕賽沖阿殲徐天德。其秋，擊龍紹周於湖北境，紹周合衆萬餘，已進和岡溪，後隊攻天平寨誘戰，而伏千賊截官軍後，賽沖阿擊攻寨者，溫春扼溪口以要伏賊，遂入峽攻其中堅，大敗之，追斬紹周於岳家坪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七年，偕賽沖阿敗劉朝選於土黃壩，分兵破唐文正於潘家槽，擒之；又偕賽沖阿破樊人傑於平河口，陣斬其弟人禮及二子，人傑走死。是年功最，被優賚。凱旋，授

虎槍長、正紅旗護軍統領。

十一年，寧陝兵變，赴陝協剿。十五年，充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，行抵烏蘭博木圖，病卒，帝憫之，命其子護喪歸，予祭葬。子烏凝襲世職，官至護軍參領。

色爾滾，莫爾丹氏，黑龍江正黃旗人。由打牲兵襲佐領。從征廓爾喀，以功賜號托默歡武巴圖魯，遷副總管。嘉慶二年，從德楞泰剿教匪。三年，殲齊王氏、姚之富於鄖西，受槍傷，擢協領。合攻箕山，破賊於順水寺、郭家廟、廖家碓，及賊由青觀山敗竄，要擊於濛子灘，擒羅其清，又敗冉文儔於麻壩寨。四年春，擢總管。從德楞泰入陝，破高均德於大市川，擒之，色爾滾戰功居最。五年，從戰馬蹄岡，冉天元負創逸，追至包家溝，天元就擒，又敗賊於石門寨，風如井、鐵山關，加副都統銜。夏，截擊劉朝選於東鄉茨竹林，躡擊張子聰等於九亭場，進搗通江長池壩冉天士賊巢，皆敗之。秋，剿鮮大川、苟文明於巴州元口鎮，沿江兜截，與大軍合擊，斬賊渠吳耀國、鮮文炳，擒苟文禮。又擊湯思蛟、趙麻花於茅坪、倒流水。冬，殲麻花於大禾田，被獎敘。

六年，從德楞泰入陝，擒龔如一、高天升，合擊龍紹周、徐天德，先後擒殲。冬，擊苟文明於槽子溝，陷陣被創。七年，從德楞泰追樊人傑入楚，馳三百里繞其前，又偕蒲尙佐破蒲天寶於鮑家山，徒步入賊巢，天寶走死。詔嘉其奮勇，命在乾清門侍衛行走。又殲戴仕

傑於興山施家溝。八年，搜剿餘匪，肅清，被優敘。歷阿勒楚克副都統、伊犁領隊大臣。

十四年，叛兵蒲大芳等在戍所煽亂，將軍松筠令色爾滾往誅之，詔嘉所使得人，召來京，授鑲藍旗蒙古副都統。歷伯都訥、阿勒楚克副都統。十八年，命協剿滑縣教匪李文成，遁，設伏白土岡敗之。賊固守司寨，毀垣入，登樓殺賊，文成自焚死，加都統銜，予雲騎尉世職。歷黑龍江副都統、呼倫貝爾辦事大臣。道光七年，乞病，給全俸。十三年，卒，賜金治喪，諡壯勇。子明晉，孫濟克扎布，襲佐領兼雲騎尉。

蘇爾慎，蘇都里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黑龍江馬甲。從征廓爾喀。嘉慶初，從德楞泰剿教匪，積功授三等侍衛，改隸京旗。五年，馬蹄岡之戰，初不利。德楞泰憩山上，賊至，馳下奮擊，蘇爾慎射冉天元馬，應弦倒，天元就擒，賊遂大潰。論功最，擢二等侍衛，乾清門行走。其冬，攻大壩口，陷陣被創，賜號西林巴圖魯。六年，戰紅花梁、鯽魚壩，追賊至陝境，黃石坂，首先躍馬衝入賊陣，擒賊渠龐士應、方文魁，尋殲徐天德、樊人傑、苟朝獻，戰皆力。七年，破鳳皇山、鷄公梁、桂林坪，先登奪隘，軍中號爲勇敢。凱旋，擢頭等侍衛。

十八年，林清黨犯禁城，閉警入，首先殺賊，加副都統銜，命爲領隊大臣，率巴圖魯侍衛赴山東剿教匪。詔稱其材武出衆，可當百人，愛惜之，戒勿步戰。破曹州、武定，賊巢十一，復偕提督馬瑜破賊於滑縣，潘章村，擒賊目郭明山。事定回京，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，充上

書房諧達。二十四年，上幸熱河，乘馬蹶，蘇爾慎控止之，擢鑲藍旗蒙古都統。道光元年，隨扈昌陵，馬逸，突乘輿，降藍翎侍衛。逾年，以二等侍衛休致。未幾，卒，贈副都統銜。

阿哈保，鄂拉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由司轡護軍授侍衛。從征臺灣，解諸羅圍，擒林爽文，賜號錫特洪阿巴圖魯，圖形紫光閣。繼從征廓爾喀，擢二等侍衛。苗疆事起，轉戰最力，論功居上等，送擢頭等侍衛。正黃旗蒙古副都統。嘉慶二年，命率吉林兵赴襄陽，偕景安剿教匪，擊賊於獨樹塘、楓樹埡，擒斬甚衆。三年，追賊入川，合攻大神山，分克插旗山賊卡，盡殲之。四年，合擊徐天德於渠河，又破之於譚家壩，賊大潰。冬，設伏白水碛，殲賊千餘，被獎敘。

五年，冉天元等犯川西，禦之場院，失利，責領新到貴州兵戴罪立功。從德楞泰擊天元，獨當火石埡一路，先敗後勝。冬，偕薛大烈擊楊開第於安仁溪山梁，追越大山數重，至兩台山，所過賊寨皆下，開第伏誅，被優賚，擢御前侍衛。六年秋，復偕大烈擊青、黃、藍三號賊於巴州石凜山，分路設伏，夜襲之，殲戮二千餘，授正紅旗護軍統領，並賜其子阿顏托克托爲藍翎侍衛。搜剿老林，擒老教首鄧金祥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尋合擊高見奇等於大茅坪，因病赴達州醫療。七年，召回京。逾歲，以扈駕神武門，陳德突御輿，失於防護，褫職，予副都統銜，在乾清門行走。歷正白旗蒙古副都統、正紅旗護軍統領。十年，病，加都統

銜，遂卒，依都統例賜卹。子阿顏托克托襲世職，兼三等侍衛。

綸布春，羅佳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以黑龍江學圍駐京，授司轡。從征廓爾喀、苗疆，賜號色默爾亨巴圖魯。累擢二等侍衛。嘉慶元年，裹創克驪馬岡險隘，加副都統銜。平隴賊寨尤固，綸布春從獅子坡入，囊土填壕，毀牆柵，出間道撫其背，大軍進薄石隆，遂擒石柳鄧。

二年，苗平，從額勒登保剿湖北教匪，破林之華於芭葉山，追賊紅土溪、鐵鑛坡、羅鍋圈，迭敗之，授鑲藍旗蒙古副都統。三年，擒覃加耀於終報寨，移軍入川，敗高均德於野豬坪，擊李全等於紫泥嶺。賊走湖北，額勒登保自漢江下襄陽，令綸布春將騎兵由陸出平利。遇張漢潮於南漳，敗之於菩提河、孟石嶺，殲賊數千。尋，漢潮與詹世爵、李槐合，衆可二萬，偕明亮扼之清池子山口，漢潮先遁，世爵、槐於隘口抗拒，綸布春以勁騎截擊，木石並發，賊窘，多觸崖死，世爵、槐並殲焉。秋，從額勒登保擊高均德於吳家河口，賊自林中出，矛傷左脅，力戰敗之。進攻張公橋，擒漢潮子正滌及劉朝佐等。

四年春，械送諸賊至京，命偕侍衛十八人解餉回川，坐報侍衛等患病失實，降黜。未幾，敗漢潮於黃牛鋪，諸軍合擊之張家坪，漢潮就殲，綸布春獲其屍，擢乾清門侍衛。迭破



餘賊於教場壩、藥壩、茨溝、板房子，那彥成疏陳戰績超衆，屢詔褒賚。

五年，隨那彥成出寶雞，遏白號賊北犯，破之於龍山鎮，授鑲黃旗蒙古副都統。黃號賊分屯，連營十餘里，綸布春潛師先破八里灣，回擊牛蹠嶺，賊傍秀金山列隊以拒，徑衝入陣，手刃數賊，遽却，進援卡狼寨，扼石峽口夾擊，大敗之。夏，偕穆克登布擊楊開甲於七盤溝，而高天德、馬學禮犯漢中，提督王文雄戰死，詔責綸布春專剿，敗之於白溪。俄，再學勝渡漢北，將與伍懷志合，偕總兵汪啓邀擊於留壩，又會諸軍敗之於太吉河、魚洞河。

六年春，以追剿學勝久無功，被劾褫職，以馬甲留營効力，從穆克登布擊伍懷志於五郎鐵鎖橋，率三十人先驅衝敵，殺賊數十。賊據山拒鬪，躍登橫擊，賊衆披靡，追擊於紅水河，徒步奮戰，奪山梁。詔嘉其愧奮，授藍翎侍衛。復偕穆克登布躡賊，偵知潛匿老林一層窰，地險絕，督兵猱升而上，懷志與黨六七人惶急投崖下，爲綸布春所獲，授二等侍衛，復巴圖魯。其冬，病卒於漢中，依頭等侍衛議卹。

格布舍，鈕祜祿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父薩克丹布，以吉林新滿洲留京爲前鋒。乾隆中，從海蘭察征石峯堡、臺灣有功，累擢三等侍衛，賜號伯奇巴圖魯，圖形紫光閣。又從額勒登保征苗疆，擢二等侍衛。遂從剿教匪，破芭葉山，其大金坪、抱窩山兩戰尤力。以病解軍事，久之始卒。臨歿，仁宗念前勞，加副都統銜。

格布舍亦起前鋒，累遷三等侍衛。隨父赴苗疆，平隴之役，從額勒登保克巖人坡、大壩角諸寨，賜號庫奇特巴圖魯。及赴湖北黃柏山，戰頻有功，又殲逃賊於巫山。嘉慶四年，殲冷天祿。奏諸將功，格布舍第一。上夙知其將門子，善用鳥槍，特嘉經略所列公允，加副都統銜。五年，偕楊芳夾擊楊開甲於兩岔河，陷陣，被創墜馬，躍上再戰，追斬甚衆，予恩騎尉世職。又偕楊遇春殲伍金柱、宋國富，六年，擒王廷詔及高天德、馬學禮，功皆最，晉雲騎尉世職。其冬，擊辛斗於黑龍洞。七年，從額勒登保追剿苟文明，冒雨深入老林，文明就殲。留川、陝邊界檢捕殘匪。凱旋，授正黃旗漢軍副都統、乾清門行走。十二年，出爲伊犁領隊大臣，尋授寧夏副都統。召還，授鑲紅旗漢軍副都統。

十八年，命往河南剿教匪，將行，值匪犯禁城，急入捕賊，被優獎，命充領隊大臣，率火器營赴軍。迭敗賊於道口，進圍滑縣，敗援賊於城北，掘東門隧道，爲賊覺，復据西南隅，穴成火發，格布舍仍攻東門，以雲梯先登，獲賊目徐安國於地窖，擢御前侍衛，予騎都尉世職，遷正藍旗護軍統領。坐失察部下私攜俘獲子女，議褫職，帝曰：「格布舍出兵時，聞警，由德勝門奔赴大內，朕不忍負之。」改留任，予副都統銜、頭等侍衛，在大門行走。既而直乾清門，帝閱步射，中三矢，賞黃馬褂，擢寧夏將軍。道光初，回疆軍事起，命駐哈密爲聲援，調烏里雅蘇台將軍，移師守吐魯番。八年，召爲正白旗蒙古都統，復出爲寧夏將

軍。十年，卒，諡昭武。子秀倫，襲騎都尉。

札克塔爾，張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初金川土番也。父爲索諾木所殺。年未二十，密獻入番路徑於將軍阿桂，隨征，洊擢守備。高宗憐之，命隸內務府旗籍，擢二等侍衛，乾清門行走，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統。

嘉慶四年，從尙書那彥成赴陝軍，擊高天德、馬學禮於灰峪林，又擊川匪於龍草坪。五年，偕綸布春夾擊白號賊於秦安龍山鎮，擒賊渠余禮等，賜號瑚爾察巴圖魯。又偕擊王廷詔、楊開甲於牛蹠鎮，由山梁馳下，馬蹶，復起力戰，大破之，遷鑲白旗護軍統領。那彥成破張天倫於岷州林家鋪，轉戰鞏昌、文縣，賊據河岸，且擊且濟，逼賊郭家山，自中路仰攻，擒高天德子狗兒，又偕綸布春破伍金柱、楊開甲於分水嶺。

是年夏，召那彥成還京，札克塔爾留聽額勒登保節制。每戰猛銳無前，軍中號曰「苗張」。楊開甲等竄湖北，間道邀擊於鄖西黃鶯鋪，擒斬千餘，予恩騎尉世職。偕楊遇春破伍金柱於手扳崖、銅錢窖，殲楊開甲於茅坪。詔以是役得其分擊之力，優予資敘。諸賊循渭東竄，札克塔爾邀擊於寬灘，乃折趨棧道。帝廬陝事急，趣其還軍，乃偕慶成駐褒城、西鄉，兼顧川、楚。竄匪高天德、馬學禮窺渡漢，從額勒登保鈔截，屢敗之。

六年元旦，破賊五郎坪，躡伍懷志餘黨於瓦子溝，擒教首彭九臬，遇賊南鄭狼渡礮，躍馬衝賊爲二，擒其渠王凌高。夏，追冉學勝於棧東，夜襲黃安壩賊營，破之。借楊遇春夾擊於天池山，突占山梁，擒其黨陳學文，追敗之竹谿、草鞋峽，賊竄陝。又借遇春夾擊姚馨佐、曾芝秀於南唐嶺、劉家河口。諸賊尋與學勝合，又敗之孫家坡、渭子池，與遇春同被褒賚。

七年，從額勒登保追剿苟文明，賊匿太白山老林，瞭於山巔，軍至卽遁。札克塔爾以圍捕非計，撤辛峪口兵誘之，果出，晝夜追奔，扼其三面，借楊遇春夾擊於鎮安石門溝，賊復竄老林，屢出屢入，詔斥曠日持久，褫職留任。歷數月，獲文明妻子，始復之。

八年，凱旋，充奏事處領班。扈駕回宮，入神武門，有男子陳德突犯御輿，札克塔爾手擒之，封三等男爵。十一年，寧陝兵變，從德楞泰往剿，戰於方柴關，不利。既，叛兵就撫，德楞泰以震懾乞降奏。上召札克塔爾詢狀，斥其隱飾，褫職留男爵，回四川，以副將用。尋予副都統銜，充科布多參贊大臣。十三年，召還，授護軍統領，兼武備院卿。十七年，卒，賜金治喪。子常安，襲爵。

桑吉斯塔爾，滿洲正黃旗人，亦四川土番。應募征金川，歷石峯堡、廓爾喀之役，賜號察爾丹巴圖魯。累擢頭等侍衛，改隸內務府滿洲。嘉慶四年，與札克塔爾同赴陝軍，迭敗

張漢潮於黃牛鋪、二郎壩、洵陽壩。追漢潮就殲，加副都統銜，連擊教場壩、大壩、韭菜坪，並下之。五年，隴山鎮、林江鋪、郭家山諸戰，皆與札克塔爾俱，又殲劉允恭於陝境大中溪，敗伍金柱於鎮安手扳崖，被優敘。尋，金柱爲楊遇春所殲，其餘黨西走，要其去路，躡追，自文縣、寧羌至龍安擊之，賊竄打箭鑪寨，山徑險隘，棄馬徒步，及於窄口子，痛殲之。分兵擊木蘭溝伏賊，僅存二百餘人，遁三岔河，與冉學勝合。詔斥逗留，額勒登保爲疏辯，得白。六年，偕札克塔爾迭敗賊於狼渡礮、天池山、孫家坡。賊自孫家坡敗竄，桑吉斯塔爾設伏楊柏坡以待，擒斬幾盡，高見奇就誅，被獎敘。是冬，召回京。

八年，偕札克塔爾捕陳德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十一年，率巴圖魯侍衛赴寧陝剿叛兵。及還，坐召對遲到，降頭等侍衛。尋授正藍旗漢軍副都統。十八年，率火器營赴滑縣剿賊，以火攻，克城先登，復在御前行走。坐軍中攜俘童當黜，原之；又坐事褫副都統，仍以頭等侍衛乾清門行走。二十三年，卒，賜金優卹。子策楞訥爾，三等侍衛，襲騎都尉，請葬父於近京，允之，賜葬貲焉。

馬瑜，甘肅張掖人。祖良柱，官四川松潘鎮總兵，遂寄籍華陽。瑜少以武生入伍，從征廓爾喀、苗疆，累遷游擊。嘉慶元年，赴達州剿教匪，戰大圍堡、安子坪，數有功，賜號達春。

巴圖魯。三年，從德楞泰殲齊王氏、姚之富於鄂西，瑜間諜功居多，擢參將。擊高均德於維南鐵釘壩，賊奔就冉文儔，合踞大神山，諸軍合擊，瑜攻其東，克之。及攻大鵬寨，瑜冒雨燬其南門。四年春，文儔就擒，授四川督標副將。從德楞泰入楚，擒高均德，尋赴陝、甘。五年春，復從德楞泰回川西，擊冉天元，戰江油新店子，進攻重華堰，深入火石壩，瑜分路助擊有功。追賊石門寨、開封廟，至嘉陵江岸，迭敗之。又設伏敗藍號匪於七孔溪，克長池壩賊巢，擢貴州安義鎮總兵，調重慶鎮。瑜祖故溫福部將，勤保與有舊，甚倚之，又久從德楞泰爲翼長，軍事多所贊畫。八月，白號度向瑤竄長壩，將渡河，瑜率步騎掩至，蹙之，向瑤赴水逸。

六年春，徐天德自洵陽北竄，留後隊於峪河口，前隊奪渡漢江，追及乾溝，擒斬千餘，賊奔鎮安，雪夜間道出野豬坪要之。時龍紹周分黨入太平老林，自率大隊赴楚，欲與天德合，蹙之竹山官渡河，夜聞追騎聲，爭赴水，漂溺泰半。夏，從德楞泰追天德，破之黃石坂，進逼昆河鋪，賊勢瓦解，天德竄死河灘。遂借賽冲阿等追紹周入川，戰榮子壩、雲霧溪，皆捷，賊西趨陝。冬，殲紹周於平利岳家坪，於是黃號略盡。又敗賊於通江劉家壩，俘獲甚衆。

七年春，師次巫山十二峯，檢捕線號殘匪。夏，擊樊人傑等於東湖鷄公山梁，又敗蒲景

於大堰口，人傑走死。冬，追賊老山施家溝，山徑險陁，徒步而入，擒其渠趙鑑，殲餘匪於中子洋。偵巴、巫界上有匿匪，月夜擣其巢，悉殲之，被獎賚。時賊勢窮蹙，瑜自巫山向北搜剿。八年，擒王三魁於馬家壩，三槐之弟也。會楚匪復逼入川，偕色爾滾破之，鐙蓋窩，餘匪殆盡。三省設防，瑜駐川界徐家壩，擊陝境逸匪，殲之。九年，擢江南提督，調雲南，皆未之任，留辦善後。殲湖北竄匪苟文華等，被優賚。尋坐添紫城疏防，奪巴圖魯、花翎。率兵二千入老林追賊，攻克鳳凰寨，擒斬數百。既而苟文潤就殲，復花翎、勇號。

十年，赴本官，歷江南、直隸提督。十八年，從車駕幸熱河，校射，中三矢，賜黃馬褂。其秋，滑縣賊起，命偕總督溫承惠進剿，破南湖、北湖賊，進擊道口。尋赴開州搜捕，燬潘章、李家莊、袁家莊諸賊巢。事平，優敘。十九年，調江南。坐事左遷徐州鎮總兵，調兗州鎮。二十四年，復任江南提督。未幾，卒，以前勞優卹，諡壯勤。

蒲尚佐，四川松潘人。由行伍拔補千總，從征苗疆，累擢游擊。嘉慶三年，從德楞泰殲齊王氏、姚之富於郾西，賜號勁勇巴圖魯。克箕山有功，擢參將。五年，偕馬瑜合擊藍號賊於陡坎子山，大破之，擢四川維州協副將。圍趙麻花於石虎林，賊夜突圍者三，皆擊却，次日盡殲焉，被獎敘。

六年，從德楞泰破高天升於洵陽江岸，追至二峪河，雪夜出山徑進攻，天升就誅，擢雲

南鶴麗鎮總兵。敗龍紹周於茅壩，迭敗徐天德於廟坪、黃石坂，又追擊於川、陝境上。每戰輒殲數百，遂躡入楚，沿路搜剿，及紹周爲賽冲阿等所殲，其餘黨竄竹山，圍剿殲戮無遺。

七年，從德楞泰轉戰川、楚，諜知樊人傑屯杉木嶺，蒲天寶屯代峰，別有賊屯雞公山爲聲援，先破之。人傑走霧露河，尙佐迎擊，轉戰七晝夜，斬獲無算。天寶走當陽，偕色爾滾偵蹤追擊，賊收殘衆屯興山桂連坪，襲破之。賊走踞鮑家山，德楞泰衝其前，尙佐等攀危崖，繞出賊巢上，痛殲之，餘賊狂奔出山，僅數百人，竄入老林。天寶被迫急，墜崖死，被優賚，兼乾清門侍衛。又偕副都統富僧德殲戴仕傑於興山，擒崔連樂、崔宗和於房縣，斬陳仕學於巴東。

八年，青號劉渣鬍子與黃號陳大貴踞老鴉寨，尙佐乘霧雨襲之，賊棄寨循當陽河走，遇富僧德伏兵，爭赴水死，擒大貴。駐巫山，搜捕餘匪，賊氛遂淨。十三年，擢湖南提督，調甘肅。二十年，以病解職，歸，卒。

薛大烈，甘肅皋蘭人。由行伍從征臺灣、廓爾喀，累遷都司。嘉慶二年，從總督宜縣剿教匪，由陝入川，數有功，擢游擊。三年，迭克賊於白沙河、蘭場。時王三槐踞東鄉安樂坪，勒保令劉清招降。清遣劉星渠偕二武員往，留爲質。三槐偕至大營，星渠密請擒之。大烈



爭曰：「舍守備、千總二員易一賊，褻國體，失軍心。」乃止。越數日，三槐復自來，遂羈留，而以陣擒上聞，勒保受上賞，大烈亦賜號健勇巴圖魯，擢參將。未幾，擢四川提標副將，充翼長。善伺勒保意，預諸將黜陟，軍中屬目焉。

五年，擢川北鎮總兵。勒保以罪逮，魁倫代之，諸將不用命，賊益猖，遂連渡嘉陵江、潼河，大烈偕阿哈保等禦之。尋復起勒保督師，從剿賊於保寧。別賊自開封廟截大軍後路，大烈擊却之。偕阿哈保扼嘉陵江，賊不得渡，被獎鉞。夏，連敗白號賊於龍安鐵籠堡、竹子山，遂從勒保擊苟文明，解高寺寨圍。追賊循嘉陵江至石板坨，德楞泰躡其後，勒保繞其前，賊分遁。大烈掩擊餘匪於飛龍場，盡殲之。九月，敗賊下八廟，進扼倒流水。會賽冲阿、溫春兵至，夾擊，大破之，殲湯思舉。冬，偕阿哈保破楊開第於渠縣安仁溪，追奔百餘里，至巴州兩臺山，擒斬二千餘。開第逸入營山柏林場，亂矛斃之。

六年春，剿楊步青於大寧金竹坪，乘雪進擊，連敗之白馬廟、大蓋頂。樊人傑、徐萬富屯儀隴碑寺寨，偕阿哈保夜襲之，殲萬富，賊奔川東，追及之，人傑跳崖遁，散竄老林。大烈進剿楊開第、張漢潮餘黨，拔九杵寨，追擊於沙箕灣，擒賊目李尊賢。藍號曹世倫竄南江九嶺子，偕田朝貴合擊殲之。夏，青、藍兩號賊竄東鄉，犯仁和、永興二寨，師分三路入，大烈由右，蹙之華尖壩河濱，殲苟文通、鮮俸先，又擊賊巴州石渡山，遣兵伏龍鳳埡，自與阿

哈保奮擊，擒賊渠徐天壽、王登高，等，詔獎賚，授其子千總。白號高見奇、魏學盛合竄棧道，大烈要之於大茅坪山半，偕阿哈保夾擊，勒保督諸將自山頂下壓，賊大潰。見奇竄空山壩，與冉學勝合，屯南江盧家灣，乘不備擊之，擒學勝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冬，敗白號賊於達州盧嗣寺，又追敗之開縣，擒黎朝順，賊竄西鄉漁渡壩。大烈裹糧追躡，由陝入川，敗之於通江羅村，復偕羅聲皋等尾擊之。師次八臺山，別賊圍趙家坪寨峒，掩擊敗之。又殲黃號餘賊於太平邀仙崖，乘勝破八卦山，殲賊渠李顯林。

七年，搜剿老林，連敗苟文明於雙河口、圓嶺山，擒其黨姚青雲。額勒登保檄回剿川賊，大烈乞病，解職回籍。九年，病痊，命在乾清門行走。扈從墜馬，遣蒙古醫療治，給頭等侍衛歲俸。尋授天津鎮總兵，擢直隸提督，賞黃馬褂。十一年，從德楞泰赴寧陝剿撫叛兵，調固原提督。明年，偕楊遇春平瓦石坪之亂，予優敘。調江南，復調直隸。坐爲子娶所屬守備女，降天津鎮總兵。尋授廣東提督。復坐動用馬乾銀，再降漢中鎮總兵，調河北鎮。二十年，以睪工出力，加提督銜。卒於官，錄前勞，依提督例賜卹，諡襄恪。

羅聲皋，四川雙流人。由行伍授把總。從孫士毅赴湖北剿匪，克旗鼓寨、芭葉山，擢守備。嘉慶三年，勒保調回四川。四年，從額勒登保破徐天德、冷天祿，累擢游擊。五年，授提標中軍參將。破冉天士於南江長池壩，賜花翎。六年，偕薛大烈殲曹世倫，追湯思蛟、劉

朝選入楚，敗之於竹山柳林店。青、藍號賊擾東鄉，偕大烈敗之，又偕擊賊石凜山，徐天壽就擒，賜號濟特庫勒特依巴圖魯。遂合擊高見奇，擒冉學勝。冬，偕張績擒蕭焜於太平。黃號餘賊屯茨竹溝，聲臬自花角園進攻，大軍繼之，擒葛士寬等。

七年，遷督標中軍副將，充翼長。張簡與湯思蛟合擾東鄉，敗之於老生園、楊家壩，偕田朝貴兵合擊，蹙之河濱，賊爭赴水，擒思蛟弟思武，追擒汪貴於太平梧桐坪。庾向瑤竄東鄉鳳皇山，偕達思呼勒岱合圍，殲其衆，擒向瑤。川匪漸清。楚匪被剿急，多竄川境。偕達思呼勒岱合擊，殲賴飛龍於雲陽閭王碛，又偕羅思舉追賊巴州，分兩路遁，思舉擒簡，聲臬獲思蛟於東鄉村店。八年，搜剿餘匪，擒青號張朝隴、李明學。軍事大定，赴達州辦理凱撤兵勇事宜。十三年，從勒保剿馬邊涼山彝匪，克曲曲烏彝寨，擢重慶鎮總兵，調松潘鎮。二十年，剿中瞻對叛番，克滄龍溝。番酋洛布七力守險，未大創，乞降，受之，以專擅褫職，成伊犁。逾三年赦歸，卒於家。

薛陞，貴州畢節人。以鄉勇剿仲苗，授把總。嘉慶三年，從勒保赴四川軍，偕羅思舉攻安樂坪，攀援絕壁入賊營，斬賊多，進攻祖師觀，夜伏手把巖下，拔柵而登，又從薛大烈設伏，破撲營賊，常爲軍鋒，擢守備。四年，殲龔文玉、包正洪，陞皆從戰有功，賜花翎。五年，兜剿川東竄匪，陞率兵分駐黃草壩，尋擊賊八石坪，追至東鄉南壩場，敗之。軍駐蘆花嶺，

賊夜撲營，先伏兵山洞伺擊，賊大潰，擢都司。偕桂涵破猴兒巖賊巢，擒唐大魁。六年，從薛大烈擊賊巴州石凜山，分路要截，多有斬獲，擒徐天壽於王家坪，擢游擊。七年，從勒保殲張天倫，遂從田朝貴防川、陝邊界，擒徐天培於徐羅壩，殲楊呂清於白巖峒。八年，入山搜捕，擊走苟朝九股匪於八百谿，擢雲南新營營參將。軍事蕩，赴本官，歷東川、尋霽參將。十八年，調剿滑縣教匪，攻克南門，擢副將，尋回雲南。二十三年，從剿臨安夷匪，授永昌協副將。道光元年，剿大姚夷匪，擢鶴麗鎮總兵。歷陝西河州鎮、直隸大名鎮，擢直隸提督，調湖南。十六年，新寧瑤生藍正樽習教拒捕，犯武岡城，鎮軍兵滋事戕官，事皆旋定，吏議鑄級留任。陞年已七十，總督林則徐疏論其老於軍事而無振作。未幾，以楊芳代之，調陞廣西提督。二十二年，英吉利犯廣東，赴潯梧治防。因病乞假歸，尋休致，以舊勞予食全俸。咸豐元年，卒，諡勤勇。

論曰：額勒登保以楊遇春、穆克登布爲翼長，德楞泰以賽沖阿、馬瑜爲翼長，勒保以薛大烈、羅聲梟爲翼長，觀偏裨之人材，其成功可知矣。是諸人者，其後多膺軍寄，二楊而外，亦無赫赫功，豈非材器有所限哉？勒保部將差弱，蓋賴羅思舉、桂涵等鄉勇之力爲多焉。

092-148

#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九

## 列傳一百三十六

王文雄 朱射斗 子樹 穆克登布 富成 穆維

施縉 李紹祖 宋延清 袁國瓚 何元卿 諸神保 達三泰

德齡 保興 凝德 多爾濟扎布 王凱 王懋賞

惠倫 安祿 佛住 西津泰 豐伸布 阿爾薩朗 烏什哈達 和興額

王文雄，字叔師，貴州玉屏人。由行伍從征緬甸、金川，擢至游擊，洊升直隸通州協副將。嘉慶元年，調剿襄陽教匪，從慶成戰劉家集、梁家岡、張家塔，賜號法佛禮巴圖魯。秋，賊圍鍾祥，進擊破之，擢南陽鎮總兵。冬，賊分竄河南，命率兵二千回境防禦。二年春，敗賊禹山，又敗之鄭家河，追剿至裕州四里店，值他軍與賊戰，夾擊敗之。夏，息縣姦民張雲路倡亂，馳剿卽平。秋，仍赴襄陽。時姚之富等逼南漳，文雄駐軍五盤山，扼其衝，擊賊於

白虎頭、峽口。聞賊竄陸坪，分兵擊之，追至羊角山，斬其渠。賊乃以數百人綴官軍，潛趨南漳城，文雄伏兵百步梯，火之，賊多墜崖死，遂赴陝西、河南界禦賊，且防興安江岸。

三年春，高均德自寧羌渡漢，齊王氏、姚之富乘官軍往剿，偕李全自西鄉、洋縣分道踵渡，掠郿縣、盩厔，西安戒嚴。文雄馳援，敗賊焦家鎮，追至屹子村，猝遇賊萬餘。文雄兵不滿二千，張兩翼待。賊亦分左右來犯，爲火器擊退，復分四路至，又敗之，遂悉馬步圍官軍數重，文雄爲圓陣外向，賊以千餘騎猛撲，令籐牌兵大呼躍出，賊馬驚，返奔，追殺數千人，斃其黨王士奇。自是賊不敢北犯，省城獲安。詔以文雄當數倍之賊，五戰，所殺過當，深嘉之，立擢固原提督。追敗賊於尹家沖，其分竄翔峪、澧峪者盡殲焉。夏，敗高均德於盩厔，又敗阮正通於南鄭。秋，張漢潮由南鄭東南竄，文雄冒雨疾馳兩晝夜，追及於廉水埡，賊踞山，以礮仰擊之，乃分馬步隊潛來鈔截，三路迎擊，斃賊千餘。正通竄西鄉、西流河，而設伏於銅廠山梁，文雄分兵破其伏，自攻中堅，擒張金等。

四年，命與恆瑞分領總督宜縣所部兵，專剿陝境竄匪。秋，敗苟文明於倒水洞，連敗冉天元於沙田壩、景山坪、皮貨鋪，川賊龍紹周竄黛池壩，欲應天元，扼之貫子山。別賊冒齊家營者來犯，悉殲之。黃號伍義蘭、藍號會六兒踞老鷹崖，分兵進擊，擒其黨李智花等，餘賊遁入川。冬，樊人傑、唐大信竄西鄉。文雄積勞嘔血，力疾督戰，溫詔慰勞。尋，黃號諸賊

復自川入陝，令游擊梁煥擊之，遇伏幾殆，馳救，解其圍。疾復作，而賊之匿老林者，潛出犯南鄭、沔縣、略陽，欲渡嘉陵江，詔斥疏防，當治罪，以病原之。

五年夏，敗楊開甲於土門關。唐大信踞西鄉節草壩、大祥壩，夜襲克之。龍紹周與大信合，敗之魏家寨，又連敗之黑山、萬曲灣、火石壩、山王廟，賊遁入川。未幾，高天德、馬學禮及戴家營賊竄西鄉堰口，窺縣城，迎擊敗之。偵賊衆潛屯法寶山，夜偕副將鮑貴等分三路進，賊擲石以拒，文雄督衆仰攻，突有騎賊從溝中出，截其後，山上賊出間道撲鮑貴隊，急趨救，賊乘勢悉衆下山，鏖戰至午，圍益急，文雄被創十餘，猶力鬪，左臂斷，墜馬，伏地北向呼曰：「不能仰報君恩矣！」遂卒。仁宗震悼，封三等子爵，祀昭忠祠，諡壯節，諭慰其母，賜銀千兩。逾年，獲戕文雄之賊馬應祥，命傳首就其家致祭。子開雲，襲子爵，官至山東鹽運使。

朱射斗，字文光，貴州貴筑人。幼讀書。入伍，從征緬甸、金川，功多，累擢至都司。果毅善戰，爲將軍阿桂所激賞，洊升貴州平遠協副將。乾隆五十年，擢湖南鎮筵鎮總兵，調雲南普洱鎮，民、苗雜處，綏撫得宜，邊氓翕服。從征廓爾喀，歷福建福寧鎮、四川川北鎮。苗疆事起，率本鎮兵赴剿，迭克險隘。平隴之戰，潛師襲後山貫魚坡，賊乃潰。偕額勒登保



攻石隆寨，伏溝下，驀入，斷其要路，賊來爭，奮擊盡殲，遂斬賊魁石柳鄧，賜號幹勇巴圖魯。

嘉慶二年春，凱撤回川北，王三槐踞金峩寺，合攻克之，連破王家寨、茨茹梁、富成寨，要擊於黃家山，三槐中槍，墜馬跳免。合攻重石子、香爐坪賊巢，擊秋波梁竄匪，殲之。偕總兵百祥攻羅其清，冉文儔於方山坪，敗走巴州。射斗駐保寧，詔以本鎮轄地，責嚴守。三槐撲天華山營，力戰卻之。又合徐天德分撲風門鋪、角山、茶店，馳擊，賊遁走。三年，其清竄儀隴雙路場，偕穆克登布追剿，斬七百餘級。其清等踞大鵬寨，諸軍合攻，射斗與恆瑞當其北，賊冒雨突營，出其後夾擊，賊竄伏深溝，悉擒之。及賊由青觀山逸出，追至方山坪，奮擊大潰，其清旋就擒。

四年春，從德楞泰破賊麻壩寨，獲文儔。既而肅占國、張長庚竄營山，額勒登保迎擊黃土坪，令射斗扼其西，占國、長庚就殲。夏，包正洪潛匿隣水，連敗之唐家坪、趙家場，追至開縣九龍山，痛殲之；窮追及毛坪，賊踞山，以火槍仰擊，斃正洪，予騎都尉世職。秋，破卜三聘於八石坪，又截擊高天德、馬學禮，擒其黨潘受榮。

五年春，張世龍竄南江，迭敗之竹壩、草廟。會額勒登保、德楞泰先後赴陝，冉天元糾羣賊乘虛入川。總督魁倫初任軍事，諸將中惟射斗忠勇可恃，所部兵僅二千，至達州，賊

已渡嘉陵江，乃自順慶渡河，迎擊於西充文井場，殲賊後隊，乘勝至蓬溪高院場，賊踞山下，撲，衆數倍官軍，遂被圍。魁倫初約自率兵繼進而不至，射斗力戰，隊伍衝斷，手刃十餘人，遇坎墜馬，歿於陣。仁宗悼惜，晉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依提督例賜卹，諡勇烈，入祀昭忠祠。後獲賊李自剛戕射斗者，詔磔之，設射斗靈致祭，復傳首祭臺。

射斗從軍三十四年，受高宗知，仁宗尤以宿將重之。額勒登保入川數大捷，皆倚射斗及楊遇春如左右手，賊畏之，號曰「朱虎」。在軍得士心，尤恤難民，前後拯濟不下萬人。歿後兵民胥流涕。賊既退，收遺骸，遺左足，川民於戰處得之，瘞於潼川鳳皇山仙人掌，建祠以祀。

子樹，襲世職，授戶部主事。道光中，累官漕運總督，休致歸。咸豐中，命治本籍團練捐輸事宜。同治初，卒。

穆克登布，鈕祜祿氏，滿洲正紅旗人，將軍成德子。乾隆中，成德駐西藏，入覲，高宗詢知穆克登布曾從征金川，授藍翎侍衛。累擢直隸提標游擊。嘉慶元年，從剿湖北教匪，以功賞花翎。遷山東參將，遂轉戰川、陝。四年春，從惠齡克麻壩寨，加總兵銜，擢貴州清江協副將。從額勒登保殲閬中賊蕭占國、張長庚，乘勝進剿冷天祿於岳池。令穆克登布先據人頭堰，與楊遇春夾擊，大破賊衆，殲天祿，賜號濟特庫勒特依巴圖魯。於是額勒登保軍威

大振，遂任經略，穆克登布與楊遇春爲左右翼長，常爲軍鋒。冬，與七十五夾擊樊人傑於通江，敗之，擢山西太原鎮總兵。

時川賊徐天德、王登廷、冉天元合撓官軍，阻餉道。額勒登保以賊皆勁悍，集師合擊於蒼溪貓兒埡，議與穆克登布、楊遇春分三路進攻。穆克登布恃勇，先期往，爲賊所乘，腹背受敵，傷亡副將以下二十四人，士卒數百。及遇春至，據險與賊相持，經略中軍亦被攻，血戰竟夜，黎明賊始卻，登廷旋就擒。偕遇春追天元至開縣，與德楞泰會師夾擊，賊勢乃蹙。

五年，從經略入陝。夏，與楊遇春合擊伍金柱於手扳崖、銅錢窖，追殲楊開甲於茅坪。秋，要擊張天倫於兩當剪子巖，追殺數十里。賊折奔階州，遇於佛堂寺，擊敗之，斬其渠首印。六年春，冉學勝將入陝，雪夜率勁騎衝之，賊潰，又敗伍懷志於五郎江口，擢乾清門侍衛。夏，伍懷志糾黨由漢北東竄，分兵晝夜窮追，及之於秦嶺，擒懷志，餘黨盡殲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七年，調湖南永州鎮，擢甘肅提督。馳剿川東、湖北竄匪，破王國賢於平利，追入川，迭敗賊於青岡坪、太平坡，擒景英。是年，軍事將葺，錄諸將功，擢御前侍衛，晉騎都尉世職。

八年春，搜捕餘匪，由巴峪關深入，擒宋應伏，又擒姚馨佐等於南江。應伏最悍，馨佐乃之富子，皆賊之著名者。應伏黨尙存馮天保、余佐斌、熊老八，並百戰猾賊。熊老八年二

十餘，死黨百餘，皆壯悍矯捷，所用矛長數丈，出沒老林，傷將士甚衆。至是，誘官軍入林，設伏狙伺。穆克登布卞急輕敵，勁卒又爲他將分調，倉猝中矛，歿於陣，加予輕車都尉世職，併爲二等男爵，諡剛烈。嚴詔捕熊老八，期必獲。武弁陳弼賄降，俘取賊屍，僞冒以獻，立擢弼參將，傳首祭穆克登布墓。逾年，羅思舉始捕得老八，磔之，軍中不敢上聞。

子頤齡，襲爵，二等侍衛，孝全成皇后之父也。道光十四年，冊立皇后禮成，追封一等承恩侯，擢入鑲黃旗，諡榮僖，以孫瑚圖哩兼襲兩爵。三十年，文宗卽位，晉封三等承恩公，以長子文壽襲，次子文瑞襲男爵。

富成，石莫勒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起健銳營前鋒，從征烏什、大小金川，積勞至參領，歷火器營營總。出爲廣西、直隸副將，擢山西太原鎮總兵。坐失察盜馬賊入邊，降京營游擊。復擢山東兗州鎮總兵。嘉慶元年，教匪起，率本鎮兵赴河南協剿。先清鄆州賊巢，進剿呂、暉、隨、州、紅、土、山，黃玉書就擒，敘功，以提督升用。又連敗賊於鍾祥、鄆、家、岡、香、花、園、南、線、阪。命兼領直隸、吉林新調兵。

二年，進攻梁家集，總統惠齡與賊戰槐樹岡，富成聞礮聲，馳往夾擊，大敗之。偕慶成合擊劉起榮，又敗賊於溫峽口。襄、匪由河南竄入陝境，總督宜、縣疏調富成赴西安，率甘、肅

兵二千、回兵二千助剿。夏，分兵五路圍賊於大涼山下，殲賊千餘，擒其渠李天德等，又連敗賊於雙河口、青莊坪、放牛坡、大石川，擢江南提督。赴漢中寧羌，扼川賊入竄之路，循漢南而西，與明亮夾攻，賊距江近，佯引兵入山，圖潛渡，富成繞出賊後兜擊之，斬獲甚衆，被獎賚。

三年春，赴達州擊退犯城賊，通新寧運道，又連敗賊於寶山關、木竹坪、白山寺，擢成都將軍。命剿徐天德，屢詔責戰甚急。冬，戰清涼寺，殲賊數百。四年，張映祥竄廣元、寧羌，擊之毛家山，又與恆瑞夾擊於略陽、階州。經略勸保疏言其兵力不足，未能制賊，褫職逮問。會富成連敗賊於黃家坪、大水溝、黨家坪、蔣家坪，詔免治罪，以披甲留營効力，駐鎮安防剿。五年夏，總督長麟追剿冉學勝、伍金柱等，而高天德、馬學禮亦來犯，富成馳援徽縣。賊襲長麟營，官軍敗績於架子山，富成力戰被重創，遂歿於陣。上初以剿張映祥久無功，故加重譴，至是惜之，命入祀昭忠祠，予雲騎尉世職，子三等侍衛普亮襲。

時軍事久不定，兵多，或事剽掠，鄉勇尤甚，人目爲「紅蓮教」。富成與總兵穆維祺下較嚴，爲時所稱云。

維，直隸清苑人。隸督標。乾隆中，山東王倫倡亂，以陣斬賊渠楊壘功，擢千總。賊聞京兵南下，掠糧艘造浮橋，圖西竄，維直搏獲賊砲二，焚其橋，賜號奮勇巴圖魯。累擢膠

州協副將。嘉慶元年，偕富成赴襄陽。恆瑞攻劉家集，維率騎兵橫貫賊營，大軍躡其後，獲大捷。師次滾河，賊屯對岸董家岡、梁家坳，維偕王文雄選精兵夜潛渡，破賊營。二年，擢登州鎮總兵。冬，高均德、王廷詔分擾班鳩關，窺渡漢江，偕副都統六十七連敗之。雙河塘、土門壩，被優獎。三年春，赴四川，從勒保敗王三槐、徐天德於石壩山，偕富成要賊竹峪關、洪口諸隘，又敗冉文儔於黑馬山。夏，賊出李家山西逸，要之大完山，以砲俯擊，賊退，他將乘勢追擊。維直搗李華寺，破賊巢，勞甚致疾，卒於軍，詔視陣亡例賜卹。

施縉，陝西定邊人。由行伍從征緬甸，累擢雲貴督標都司。苗疆事起，應調隨征，屢有功，賜號毅勇巴圖魯。累擢湖南參將。嘉慶二年，從總督勒保剿貴州仲苗。三月，連克關嶺、巴隴諸要隘，進逼永寧，克下山塘賊寨，解新城圍。五月，與總兵張玉龍分兩翼，進克望城坡、碧峯山賊寨，攻羊腸山，追賊至新店，擒其渠梁阿站等，擢副將。六月，從勒保攻克水煙坪，偕按察使常明設伏八角洞坡，進攻阿捧，毀寨十一。大軍進卡子河，縉分克納賴坡、鷄灣寨，攻普坪，渡河解南籠圍，進攻九頭山，擒賊渠陸寶貴，焚其巢，克馬鞭田山寨。七月，破韋七緝鬚於普磨，擒其孥，圍阿召山、梁李、景寨，設伏破援賊，擢臨元鎮總兵。偕常明攻安有大寨，率勇士攀藤上，克之，擒賊渠賀阿豆、吳阿降。九月，從勒保克洞灑賊巢，

擒首逆章七絡鬚。十一月，搜剿上下羅障，直達關嶺，前後克寨二十。調貴州安義鎮。十二月，借總兵七格等搜剿各路，乘勝擊壩郁、嶧峒諸寨。自捧鮮至黃草壩，賊皆淨盡。松林、紅巖、石門坎、香爐箐諸苗，尙負固抗拒，要擊破之，焚寨十九，特詔嘉獎，予優敘。三年，復從總督鄂輝進剿兩薛巖，師趙屯諸苗，克寨五十，苗境遂平。

五年春，四川教匪復熾，起用勒保，會貴州巡撫常明薦縉率貴州兵往協剿，仁宗知縉剿仲苗奮勇冠軍，爲勒保舊部，兵將相習，命所領自爲一軍，又慮地利賊情未悉，聽德楞泰節制。三月，至潼川，連破賊於大雙墩、潼河岸。四月，高天德、馬學禮由甘肅竄農安，從勒保迎擊盤龍驛、漩河口，敗之，借阿哈保迎擊於黃連埡。白號、藍號衆賊竄合江口，奪渡嘉陵江，借阿哈保分四路進擊，大敗之。詔以嘉陵江西肅清，貴州兵新到屢捷，特予褒敘。時高、馬二賊欲與藍、白諸號合屯竹子山，勒保以龍安西北兩面俱通番地，議分三路兜剿，自率一軍出東北，一軍出西北，而以縉軍由南進。甫抵山南，賊乘高下壓，縉揮軍迎擊，奮力急戰，賊來益衆，猝受矛傷，殞於陣。縉最爲勒保所倚，至川以不習地勢致敗，優詔依提督例賜卹，稱爲驍將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子登科，襲騎都尉；占科，襲雲騎尉。

李紹祖，順天大興人。以武進士授三等侍衛。出爲山東武定營游擊，累遷臨清協副將。嘉慶元年，赴襄陽，數擊賊有功，賞花翎。二年，從恆瑞赴四川，迭敗賊於田家壩、大寧

山梁、金子梁。三年，擢甘肅巴里坤總兵。秋，合攻打石坡、插旗山、古戰坪，皆捷。冬，從惠齡克馬鞍山賊巢。四年夏，從德楞泰擊賊於王家壩、川埡子。秋，偕七十五破樊人傑於開縣，又敗之臨江市。五年春，冉天元等渡嘉陵江，總督魁倫調七十五往援，會其病，以兵付紹祖，率赴川西，進擊鹽亭、南部。德楞泰擊賊於江油白家壩，檄紹祖馳赴，賊踞箐林口，宵犯紹祖營，擊卻之。賊誅詭稱難民，詣營獻計，誘官軍往，德楞泰知其詐，率紹祖掩擊之，大捷，追敗之於包家溝，進戰火石埡。以功被優敘。詔以川西略定，命紹祖率貴州兵赴陝，額勒登保疏請仍留川，遂從德楞泰擊張子聰於中江黃鹿山、朱家坪，擒斬甚衆。調四川松潘鎮，旋調廣東高廉鎮，仍留軍。夏，敗張子聰、廣向瑤於達州土主河，又擊劉朝選於七孔溪山，大破之。追餘匪至大竹，遇苟文明屢夜來撲營，擊却之。八月，徐萬富竄房縣，追敗之兩河口。賊竄木瓜鋪，偪近遠安縣城，紹祖扼之牛鹿坡。賊分二隊，一犯縣城，一薄紹祖營。紹祖力拒，賊佯敗走，匹馬追之，遇伏被害。依提督例賜卹，諡果壯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子霖襲。

宋延清，山東招遠人。乾隆四十六年武進士，授藍翎侍衛。出爲貴州都司，遷游擊。從征苗疆，迭克峒寨。從額勒登保攻鴨保山，率健卒奪賊卡，夜大風，攀崖縱火，克之，賜號驍勇巴圖魯，擢參將。仲苗之役，勒保調回貴州，率兵爲左翼，克關嶺、碧峰山諸隘，破洞



灑、當丈賊巢。論功居最，擢大定協副將。嘉慶三年，從勒保赴四川，擊賊董谿口、大元山，皆力戰，斬賊多。乘勝追賊至楊家壩，中槍，歿於陣。延清驍勇出衆，勒保常置左右。剿仲苗時，每戰歸，持刀負首級纍纍，衣盡赤，勒保輒手酌酒慰勞。至川未逾月即戰歿，深惜之，加等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。

袁國璜，四川成都人。由行伍從征金川，屢克堅礪，擢守備。復革布什咱全境及達爾圖，功皆最，洊升游擊。金川平，擢江南狼山鎮總兵。乾隆五十三年，從征臺灣，克大埔尾、斗六門、水沙連、大里杙，賜號博濟巴圖魯。及林爽文竄匿東勢角，山徑深險，徒步搜捕，生擒於老衙崎，被優敘。病歸，起署四川建昌鎮，尋授重慶鎮總兵。從征廓爾喀，克象巴宗山、甲爾古拉卡。臺灣、廓爾喀兩次論功，再圖像紫光閣。六十年，從總督孫士毅由川境進剿苗疆，數有功，被褒賞。

嘉慶元年，四川教匪蜂起，蔓延數縣。川兵多赴苗疆，署總督英善倉猝借副都統勒禮善、佛住馳往，兵僅數千，檄國璜及總兵何元卿進剿達州。賊屯天星橋，國璜奮擊，斬戮千餘。賊竄橫山子，借元卿焚其卡，奪據山梁。賊自東鄉糾黨數千來犯，礮擊之退，次日復聚，迎擊，斃賊數百，而來者愈衆。國璜苦戰三日，力竭陣亡，依提督例賜卹，予騎都尉兼雲

騎尉世職，子起襲。

何元卿，四川華陽人。從征金川、廓爾喀、苗疆，積勞擢副將。嘉慶元年，從福寧克旗鼓寨，擢陝西興漢鎮總兵。達州橫山子之戰，與國瑛同遇害，子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孫勝先襲，官至湖南沅州協副將。

諸神保，馬佳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起護軍校，出爲四川游擊，駐西藏，累擢重慶鎮總兵。廓爾喀之役，守絨轄要隘，賞花翎。調建昌鎮，從征苗疆。嘉慶元年，赴湖北剿教匪，從福寧破賊來鳳，克旗鼓寨，賜號喀勒春巴圖魯。二年，從額勒登保圍攻芭葉山，賊夜突營，由諸神保汛地逸出，坐禡職，留營自贖。尋擊賊紅土溪，被創墜馬陣亡，依參將例賜卹，子雲騎尉世職。

達三泰，原名達音泰，呢瑪奇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由烏槍藍翎長果遷副護軍參領。從征石峯堡，授陝西循化營參將。歷甘肅永固協副將，署西寧鎮。從征廓爾喀有功，賜號常勇巴圖魯，授四川松潘鎮總兵。乾隆六十年，湖南苗犯酉陽，率屯土兵擊之，克砲木山、石花諸寨。借提督花連布進解永綏圍，又借阿哈保、塞靈額攻納共山，攀縋而上，斬獲甚衆。克貴道嶺、馬鞍山，追賊黃土坡，被創力戰，大捷，特賜蟒服。又破貫魚坡，苗疆平。嘉慶二年，移軍湖北剿教匪，遂赴四川。齊王氏、姚之富趨達州，欲與王三槐等合，達三泰先據

白帝城，連戰却之，進援巫山、巴東，要擊之小河口，又追敗之均州、竹溪。賊復由陝入川，與明亮合擊於黃壩驛。三年，從大軍逼賊三岔河，齊、王二賊就殲，被優賚。尋擊高均德於山陽，合圍大神山，設伏誘賊，敗之靜邊寺，擒斬甚衆。會諸軍克箕山，擢甘肅提督。勸保調赴川東，助剿冷天祿，攻手把巖，奪魚鱗口賊卡，遇伏被害。優卹，諡壯節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子呢瑪善襲。

呢瑪善從父軍中，以戰功授藍翎侍衛。父歿，轉戰三省，累擢頭等侍衛，授河北鎮總兵，歷鄭、衢州、南陽諸鎮。道光初，擢成都將軍，平果洛克番匪。卒，諡勤襄。

德齡，納喇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由拜唐阿累擢鑾輿衛冠軍使。出爲直隸副將，擢山西太原鎮總兵。調赴襄陽剿教匪，從慶成等轉戰，以功賜花翎。嘉慶二年，駐防夔州。三年，偕觀成合攻老木園。賊既殲，剿鐵瓦寺餘匪。四年秋，擊張金魁於岳池場、安家山，敗之。追至萬縣陳家坡，後隊爲賊所襲，馳馬回戰，歿於陣，予騎都尉世職。

保興，承吉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烏槍護軍隊長。從征緬甸、金川，累遷參領。出爲陝西神木協副將，丁憂回旗。甘肅撒拉爾回叛，起署河州協。兵事初定，撫綏有法，軍民安之。調督標中軍，擢直隸宣化鎮總兵，歷陝西興漢鎮、甘肅河州鎮。嘉慶二年，赴川、陝剿教匪。偕朱射斗擊賊管山，又敗之小垭口。王三槐擾大竹、廣安，要擊之。隣水被圍，知縣楊爲龍

堅守，馳援，賊始退，被優賚。偕朱射斗破賊天華山，乘勝連奪要隘。三年，攻彈子壩，殲賊渠。時王三槐犯開縣，羅其清、冉文儔合踞東鄉後河，將窺陝。保興繞出賊前，與楊秀夾擊，敗賊於固軍壩，賞花翎。賊自陝回擾達州，保興要擊於龍鳳壩。又戰石梯坎，徑路紛歧，會大風雨，賊壓而陣，遂遇害。予騎都尉世職，河州民爲立祠。

凝德，烏雅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尙書官保子。授藍翎侍衛，歷鑾輿衛治儀正、冠軍使。出爲直隸獨石口副將，調督標中軍。嘉慶元年，赴湖北軍，從破黃玉貴於紅土山，賞花翎。二年，赴孤山沖防剿，尋入川。王三槐擾渠縣，扼守紅春壩。四年，擢甘肅巴里坤總兵。從恆瑞剿賊甘肅，駐守三曹河。賊北走，追敗之老柏樹、牟家壩、兩河口。五年，辛聰餘黨竄秦安，訛言伏羌被圍，凝德率兵四百赴援，未至四十里遇賊，衆寡不敵，拒戰被害。予騎都尉世職。

多爾濟扎布，巴魯特氏，蒙古鑲黃旗人。由藍翎侍衛累擢湖北鄖陽參將。從剿鎮筵苗，遷副將。嘉慶元年，檄防竹山、竹谿。三年，署宜昌鎮總兵。從擊張漢潮於山中，躡蹤窮追，被嘉獎。五年，授廣東碣石鎮總兵。二月，剿陝匪於洵陽三岔山，乘勝深入，賊分隊繞襲後路，四面受敵，揮軍殺賊百餘，日暮力盡，被害。予騎都尉世職。

王凱，貴州貴筑人。從征金川，積勞至游擊，累擢浙江定海鎮總兵。嘉慶二年，以不諳

水師降副將，命赴貴州從勦保剿仲苗，補都勻協。三年，授宜昌鎮總兵，駐守鄖縣，敗賊於黃龍灘。率兵二千，分守鄖西、巴州，防張漢潮。四年，賊竄房縣，擊走之。五年，復來犯，大敗其衆，又破賊於東湖。夏，徐天德窺襄、鄖兵單，犯當陽、遠安，踞馬鞍山，合諸軍環攻，凱傍左麓進，賊走馬家營。師分三路入，賊張左右翼拒戰，別遣步隊鈔截後路，凱奮擊，賊稍却，兵進遇伏，賊自林中出，猝被害。優卹，謚勇壯，予騎都尉世職。

王懋賞，山東福山人。乾隆四十一年一甲一名武進士，授頭等侍衛。出爲雲南景蒙營游擊，累遷廣西潯州協副將。從征苗疆，克結石岡，破尖雲山，復乾州，皆有功。嘉慶二年，以剿西隆匪，回廣西。五年，調赴湖北軍。六年，敗賊余家河、茅倫山，賞花翎。攻鵝坪坡、秦家坪，擢湖南永州鎮總兵，駐守興州、房縣、大竹，防川、陝竄賊。七年，曾家秀等竄保康，倍道窮追，賊踞馬鬃嶺拒戰，懋賞先登，中矛，歿於陣。予騎都尉世職。

惠倫，富察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一等承恩公奎林子。出嗣伯父一等誠嘉毅勇公明瑞，襲爵，擢頭等侍衛、尙茶正、鑲藍旗護軍統領，授奉宸苑苑卿。嘉慶二年，命偕副都統阿哈保率東三省兵赴湖北剿教匪，時賊氛方熾，詔惠倫迅往襄陽，如明亮、德楞泰猶在賊後，卽會同王文雄攻剿，聽景安調度。惠倫至襄陽，擊賊小河口，偕阿哈保追殺二十餘里。大兵適自荊州

至，乘機夾擊，賊大敗，竄入南漳山中，優詔獎賚。又偕德楞泰擊賊耗子溝，賊衆猛撲，達三泰連射賊，惠倫揮軍突進，衝入賊陣，會明亮自楓樹埡夾攻，斬獲甚多。賊竄花石嶺，總兵長春誘之下山，達三泰設伏山半，惠倫以勁騎橫擊。賊敗竄黃龍灘，欲分走鄖陽斗河，無船可渡。追及草甸，賊五路迎拒，官軍亦分五隊，明亮等據山梁，賊上撲，擊敗之。別賊突出援，惠倫等又敗之。乃奔陳家山梁，乘霧圖遁。惠倫渡澗追擊，見一賊執旗指揮，知爲渠魁，追至長坪，射之，應弦倒，餘賊競集，連射斃數賊，猝中槍，歿於陣。仁宗震悼，詔惠倫父子効命疆場，實爲可憫，從優議卹，賜內帑三千兩治喪，以子博啓圖襲公爵，在御前侍衛行走。博啓圖自有傳。

安祿，多拉爾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一等超勇公海蘭察子。以海蘭察平石峯堡功，推恩授二等侍衛，乾清門行走，並予騎都尉世職。從征廓爾喀，賜號哈什巴巴圖魯。乾隆五十八年，承襲公爵，擢頭等侍衛。嘉慶四年，命解餉赴四川，遂從額勒登保軍。時徐天德敗竄雞公梁，額勒登保乘夜追之，黎明，賊復拒戰，安祿偕格布舍以左翼衝賊陣，賊竄城隍廟，右翼楊遇春伏起，前後夾擊，殲戮無算。又敗王登廷，追至西鄉魚渡壩。王登明與齊家營股匪合踞青岡嶺，安祿等三路競進，賊大潰。鮮大川、苟文明窺開縣，偕朱射斗敗之於枯草坡，乘霧奪汪家山，餘賊數千奔下山溝，安祿率五六騎大呼馳擊，賊衆披靡，突林中數矛

攢刺，遂歿於陣。事聞，優卹，賜內帑一千兩，諡壯毅，加子騎都尉世職。仁宗深惜之，詔以惠倫、安祿皆名將子，膺五等之封，爲莠民所戕，國威大損，戒統兵大臣以滿洲、東三省兵自爲一隊，及鋒而用，勿致疏虞。子恩特賀莫札拉芬，襲公爵，兼騎都尉。尋議又加騎都尉，併爲三等輕軍都尉，以安祿弟安成襲。

佛住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侍郎三泰子。三泰殉難葉爾羌，封三等伯，佛住襲爵，爲散秩大臣，世管佐領，充阿克蘇領隊大臣，授成都副都統。嘉慶元年，充哈密辦事大臣，行抵西安，聞達州教匪起，自請偕英善往剿，允之。時賊撲東山廟，與豐城賊合，佛住與副都統勒禮善分路進攻，冒雪由山路破賊卡，扼東山隘口。賊自大東林潛渡河，率協領塔克慎、知縣劉清隔岸砲擊之。又偕英善、勒禮善擒徐天富，被優賚。二年正月，豐城賊傾巢出，游擊范懋、守備楊成陣亡，賊遂逼東鄉，別賊復自張家觀來犯，佛住率衆力戰，歿於陣。詔：「佛住已調哈密，自請回川剿賊。今在東鄉捐軀，其父三泰亦係陣亡，尤爲可憫，從優議卹。應給世職，併爲一等子爵，加一雲騎尉。」子瑞齡襲。

西津泰，和色里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前鋒侍衛。從征臺灣，累戰皆捷，賜號法爾沙台巴圖魯，圖像紫光閣，擢護軍參領。從征苗疆，克榔木陀山、大坪山、雷公灘、大烏草河，圍高多寨，復連破賊於大坡腦、得勝山，克垂藤、董羅諸寨，焚大小天星寨，進克馬鞍山，擢頭

等侍衛，加副都統銜。從額勒登保克石隆賊巢，石柳鄧就殲，予優敘。嘉慶二年，赴四川，破王三槐於冉家壩、金峩寺，從宜縣擊賊於花潭子，又克香鑪坪賊巢，迭被優賚。進擊安子坪，賊退精忠寺，圍之，傾巢出犯，西津泰衝入賊陣，手刃十餘賊，身受重創，陣亡。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

豐伸布，唐古忒氏，蒙古鑲紅旗人，福州駐防。由馬甲累擢協領。從征臺灣，擢西安右翼副都統。嘉慶元年，率軍駐興安，防湖北教匪。二年，移防商、雒要隘。賊犯雙樹卡，又間道攻縣城，連卻之，賞花翎。進駐竹谿，遏賊入陝。賊掠近地，屢擊走。高天升大股踞石槽溝，率兵千自竹山進剿。關廟河，要隘也，冒雨進扼之，賊來爭，豐伸布先據山梁，賊分兩路猛撲，殺傷相當，而賊益聚集，短兵相接，豐伸布受創甚，至暮大雨，息軍山巔，以傷殞。優卹，諡壯勇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六年，高天升就擒，傳首祭奠。無子，以姪阿克當阿襲職。

阿爾薩朗，額奇忒氏，蒙古鑲白旗人。以前鋒參領從征金川，迭克山寨堅礮，破扎古功尤著。戰達撒谷受創，特詔慰問。累擢正紅旗蒙古副都統，賜號阿爾杭阿巴圖魯。金川平，圖像紫光閣。歷喀什噶爾、伊犁領隊大臣，召回京，會甘肅石峯堡回叛，自請從剿，連破賊於雲霧山、田家山，進圍石峯堡，攻其西北，以火攻克之，斬虜特多，授護軍統領，調



正藍旗滿洲副都統。嘉慶元年，率健銳、火器營從永保剿教匪，轉戰河南、湖北，屢破賊。二年五月，駐兵王家坪，營壘未定，賊自山溝出襲，阿爾薩朗力戰，猝中槍，歿於陣。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及高天升傳首京師，命祭其墓。

烏什哈達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以前鋒從征緬甸有功，賜號法福哩巴圖魯，授三等侍衛。從征金川，屢克堅碉，擢二等侍衛、正白旗蒙古副都統，予騎都尉加一雲騎尉世職。充和闐領隊大臣，坐與辦事大臣德鳳互訐，褫職，効力烏什邊卡。尋復起授頭等侍衛、虎槍營營長、健銳營翼長。從征臺灣，率水師擒賊渠莊大田於瑯嶠，復勇號、世職。授吉林副都統，調鑲紅旗蒙古副都統。從征廓爾喀，烏什哈達臨陣勇敢，論功輒最，三次圖像紫光閣。召對，自伐戰績，高宗惡之，褫職戍伊犁。嘉慶元年，赦歸，請赴湖北軍剿匪自効，偕副都統鄂輝敗賊襄陽，進戰鍾祥。二年，駐守宜城西岸，賊窺古河口，擊走之。移防四川石碛，攻白巖山，克賊卡。三年，王三槐由梁山、墊江竄渠口，與白巖山賊潛結，引之渡江。烏什哈達兵少不敵，力戰遇害。予輕車都尉世職，子圖爾弼善襲。

和興額，葛濟勒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以烏槍護軍從征緬甸、金川、撒拉爾、石峯堡，賜號佛爾欽巴圖魯，累擢廣州右翼副都統。坐事降調，授頭等侍衛，充巴里坤領隊大臣，復授廣州左翼副都統。嘉慶二年，仲苗擾及廣西西隆，從總督吉慶赴剿，敗賊於夏雄。苗屯亞稿，

設伏山徑，由深箐繞出夾擊，殲之。進攻那地，西隆肅清。圍巖場寨，連敗之紅水江、板蚌、板階，解冊亨圍。仲苗平，調甘肅涼州副都統。五年，赴陝西防剿。再學勝等由辛峪竄出，和興額不能禦，奮勇號，花翎，降爲防禦，隨營効力。尋破賊沔縣乾溝河，授佐領。六年，樊人傑由黑河西竄，和興額扼之於五丁關，擒斬甚衆，擢協領。再學勝屯大壩，偕總兵楊奎、猷擊之，和興額先進，遇伏，歿於陣，依副都統例賜卹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子福格襲。

論曰：教匪之役，首尾十年，國史忠義傳所載副參以下戰歿至四百餘員，其專閫提鎮及羽林宿衛階列一二品者，且二十餘人。王文雄、朱射斗，一時名將；穆克登布、施縉，亦號驍勇；惠倫、安祿，並貴胄雋才。倉猝摧仆，三軍氣燄，當宁爲之震惻，旌卹特示優異；餘雖功過相參，要皆竭忠行間，殞身不顧。嗚呼，烈已！當日巖疆悍寇，軍事艱難，蓋可見云。

092 - 170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

## 列傳一百三十七

李長庚 子廷鈺 胡振聲 王得祿 邱良功 陳步雲

許松年 黃標 林國良 許廷桂

李長庚，字西巖，福建同安人。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，授藍翎侍衛。出爲浙江衢州營都司，累遷樂清協副將。五十二年，署福建海壇鎮總兵。鄰海有盜，誤指所轄界，坐褫職。罄家財募鄉勇，捕獲巨盜，起用，補海壇游擊，遷銅山參將。自乾隆季年，安南內亂，招瀕海亡命劫內洋，以濟餉爲患，粵東土盜鳳尾、水澳兩幫附之，遂益肆擾。五十九年，夷艇始犯福建三澎，長庚擊走之。

嘉慶二年，遷澎湖協副將，擢浙江定海鎮總兵。三年，迭擊洋匪於衢港及普陀。四年，鳳尾幫引夷艇入溫州洋，敗之，賜花翎。五年夏，夷艇合水澳、鳳尾百餘艘萃於浙洋，逼台

州。巡撫阮元奏以長庚總統三鎮水師擊之，會師海門。賊泊松門山下相持，颶風大作，覆溺幾盡，其泊岸及附敗舟者皆就俘，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等四總兵，磔之，以敕印擲還其國。是年，擢福建水師提督，尋調浙江。安南烏艚船百餘號，總兵十二人，分前中後三隊，所獲四總兵，其後隊也。

未幾，安南新阮內附，受封守約束，艇匪無所巢穴。其在閩者，皆爲漳盜蔡牽所并，有艇百餘，粵盜朱潰亦得數十艘。牽，同安人，奸猾善用衆，既得夷艇，凡水澳、鳳尾諸黨悉歸之，遂猖獗。阮元與長庚議夷艇高大，水師戰艦不能制，乃集捐十餘萬金付長庚，赴閩造大艦三十，名曰霆船，鑄大礮四百餘配之。連敗牽等於海上，軍威大振。

八年，牽竄定海，進香普陀山，長庚掩至，牽僅以身免，窮追至閩洋，賊船糧盡帆壞，僞乞降於總督玉德，遣興泉水道慶徠赴三沙招撫，玉德遽檄浙師收港，牽得以閩修船揚帆去。浙師追擊於三沙及溫州，毀其船六。牽畏霆船，賄閩商造大艇，高於霆船，出洋以被劫報，牽得之，渡橫洋，劫臺灣米以餉朱潰，遂與之合。

九年夏，連鯨八十餘入閩，戕總兵胡振聲，詔治閩將不援罪，長庚總統兩省水師。秋，牽、潰共犯浙，長庚合諸鎮兵擊之於定海北洋，衝賊爲二，自當牽，急擊，遂至盡山。牽以大艇得遁，委敗朱潰，潰怒，於是復分。十年夏，調福建提督。牽聞長庚至，遂竄浙，追敗之。

青龍港，又敗之於台州斗米洋。復調浙江提督。

十一年正月，牽合百餘艘犯臺灣，結土匪萬餘攻府城，自號鎮海王，沉舟鹿耳門阻援兵。長庚至，不得入，諜知南汕、北汕、大港門可通小舟，遣總兵許松年、副將王得祿繞道入，攻洲仔尾，連敗之。二月，松年登洲仔尾，焚其藁，牽反救，長庚遣兵出南汕，與松年夾擊，大敗之。牽無去路，困守北汕。會風潮驟漲，沉舟漂起，乃奪鹿耳門逸去，詔奪花翎、頂戴。四月，蔡牽、朱潰同犯福寧外洋，擊敗之，追至台州斗米洋，擒其黨李按等。

長庚疏言：「蔡逆未能殲擒者，實由兵船不得力，接濟未斷絕所致。臣所乘之船，較各鎮爲最大，及逼近牽船，尙低五六尺。曾與三鎮總兵願預支養廉，捐造大船十五號，而督臣以造船需數月之久，借帑四五萬之多，不肯具奏。且海賊無兩年不修之船，亦無一年不壞之槓料。桅柁折則船爲虛器，風篷爛則寸步難行。乃逆賊在鹿耳門竄出，僅餘船三十，篷朽硝缺，一回閩地，裝篷燻洗，煥然一新，糧藥充足，賊何日可滅？」詔逮治玉德，以阿林保代。既至福建，諸文武吏以未協剿，未斷岸奸接濟，懼得罪，交譖長庚。阿林保密劾其逗留，章三上，詔密詢浙江巡撫清安泰。清安泰疏言：「長庚熟海島形勢，風雲沙線，每戰自持柁，老於操舟者不及。兩年在軍，過門不入。以捐造船械，傾其家貲。所俘獲盡以賞功，士爭効死。八月中戰漁山，圍攻蔡逆，火器瓦石雨下，身受多創，將士傷百四十人，鏖戰不

退。賊中語：『不畏千萬兵，只畏李長庚。』實水師諸將之冠。且備陳海戰之難，非兩省合力不能成功狀。時同戰諸鎮，亦交章言長庚實非逗留。仁宗震怒，切責阿林保，謂：『朕若輕信其言，豈不自失良將？』嗣後剿賊專倚長庚，儻阿林保從中掣肘，玉德卽前車之鑒。並飭造大同安梭船三十，未成以前，先雇商船備剿。長庚聞之，益感奮。是年秋，擊賊於漁山，受傷，事聞，復還翎頂。

十二年春，擊敗牽於粵洋大星嶼。十一月，又擊敗於閩洋浮鷹山。十二月，遂偕福建提督張見陞追牽入澳，窮其所向，至黑水洋。牽僅存三艇，皆百戰之寇，以死拒。長庚自以火攻船掛其艇尾，欲躍登，忽礮中喉，移時而殞。時戰艦數十倍於賊，見陞庸懦，遙見總統船亂，遽退，牽乃遁入安南外洋。上震悼，褒卹，初擬俟寇平錫以伯爵，乃追封三等壯烈伯，諡忠毅，於原籍建專祠。

長庚治軍嚴，信賞必罰，自偏裨下至隊長水手，耳目心志如一，人人皆可用。與阮元同心整厲水師，數建功，爲玉德所忌。及阿林保之至閩也，置酒款長庚，謂曰：『大海捕魚，何時入網？海外事無左證，公但斬一會，以牽首報，我飛章告捷，以餘賊歸善後辦理。公受上賞，我亦邀次功，孰與窮年冒風濤僥倖萬一哉？』長庚謝曰：『吾何能爲此？久視海船如廬舍，誓與賊同死，不與同生。』阿林保不懌。既屢劾不得逞，則飛檄趣戰。長庚感所落齒奇

其妻，志以身殉國。既歿，詔部將王得祿、邱良功嗣任，勉以同心敵愾，爲長庚雪讐。二人遵其部勒，卒滅蔡牽，竟全功焉。

長庚無子，養同姓子廷鈺爲嗣，襲伯爵，授二等侍衛。道光中，出爲南昌副將，累擢浙江提督。因病不能巡洋，奪職家居。咸豐初，治本籍團練，迭克廈門、金島、仙游，授福建提督。尋以誤報軍情解任，仍會辦團練。十一年，卒，孫經寶襲爵。

胡振聲，亦同安人，提督貴子。起行伍，累擢至溫州鎮總兵。從長庚大破夷艇於台州松門洋，自是屢從長庚擊賊海上。嘉慶九年六月，率二十六艘運舟材赴福建，至浮鷹洋，遇賊，與總兵孫大剛夾攻，殲賊甚衆，而舟爲燬焚，閩師不能救，遂被害。優卹，謚武壯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

王得祿，字玉峯，福建嘉義人。林爽文倡亂，陷縣城。得祿家素豐，捐貲募鄉勇，助官軍復之，授把總。明年，賊復圍城，從總兵柴大紀固守。及圍解，率鄉勇搜捕大坪頂等處餘匪，焚琅嶠賊巢，賊渠莊大田就擒。臺灣平，賜花翎、五品頂戴，遷千總。嘉慶元年，巡洋至獼窟，遇賊，得祿先登，擒吳興信等。歷年出洋捕海盜，號勇敢，累擢金門營游擊。七年，從李長庚擊蔡牽於東滬洋，擒賊目徐業等百餘人，又擒呂送於崇武洋，被獎敘。九年，從總兵



羅仁太擊賊於虎頭山洋面，獲船械甚多。十年，擊蔡牽於虎井洋，敗之，署澎湖協副將。九月，遇牽於水澳，焚其舟，擒賊朱列等百餘人。十一年春，牽入臺灣，圍府城。李長庚令得祿與許松年駕小舟自安平港入偵之，帆檣彌望，夜縱火焚賊舟，遂入屯柴頭港。明日，賊自洲仔尾攻府城北門，得祿率兵躡其後，大呼以前，賊驚却。城內軍出夾攻，大敗之，乘勝至洲仔尾，破其營，賊乃遁。五月，牽復竄鹿耳門，得祿首先衝擊，獲船十，沉船十一。敍功，加總兵銜。尋擢福寧鎮總兵。

十二年，調南澳鎮。七月，敗朱潰於雞籠洋，獲船十四。十一月，又敗其黨於古雷洋，射殪賊目朱金，擒張祈，被獎敘。未幾，李長庚戰歿，命得祿與邱良功繼任軍事。十三年，擢浙江提督。既而調福建，邱良功代之。時阮元再任浙江巡撫，張師誠爲福建巡撫，兩省合力，得祿與良功同心滅賊。十四年八月，同擊蔡牽於定海漁山，敗之。牽東南走，追至黑水洋，合擊累日，良功以浙舟駢列賊舟東，得祿率閩舟列浙舟東，戰酣，良功舟傷暫退，得祿舟進，附牽舟，諸賊黨隔不得援。牽鉛丸盡，以番銀代，得祿額腕皆傷，擲火焚牽舟尾樓，復衝斷其柁。牽知不免，舉礮自裂其舟沉於海。詔以牽肆逆十有四年，渠魁就殲，厥功甚偉，錫封得祿二等子爵，賜雙眼花翎。餘黨千二百人，後皆降，海盜遂息。

得祿爲福建提督歷十載，屢疏陳緝捕事宜，改定水師船制，皆如議行。二十五年，調浙

江提督。道光元年，乞病歸。十二年，臺灣張丙作亂，得祿率家屬擒賊目張紅頭等，加太子少保。十八年，臺匪沈和肆掠，輸糧助守，晉太子太保。二十一年，英吉利犯廈門，命駐守澎湖。次年，卒，贈伯爵，諡果毅。次子朝綸襲子爵，官戶部員外郎。

邱良功，福建同安人。起行伍，屢以獲盜功，洊擢閩安協副將。嘉慶十年，偕許松年會剿蔡牽，追至小琉球，見臺灣師船二爲賊圍，赴援，松年舉旗招之，未至。以違調遣被劾，擬職逮訊。得白，復原官，署臺灣副將。十一年春，從李長庚擊蔡牽，破洲仔尾賊巢，牽乘間逸，奪頂戴。五月，破牽於鹿耳門，賜花翎。十二年，朱潰犯淡水，偕王得祿追至雞籠洋，連敗之，擒殲甚衆，被優敘。十三年，擢浙江定海鎮總兵。十四年，擢浙江提督。偕王得祿合擊蔡牽於漁山外洋，乘上風逼之，夜半浪急，不得進。明日，復要截環攻，牽且戰且走，傍午逾黑水洋，見綠水。良功恐日暮賊遁，大呼突進，以己舟逼牽舟，兩篷相結。賊以槳衝船，陷入死鬪。良功腓被矛傷，毀賊棹，得脫出。閩師繼之，牽遂裂舟自沉。論功，錫封三等男爵，次於王得祿。或爲之不平，良功曰：「海疆肅清，已爲快事，名位軒輊何足計。」二十二年，入覲，卒於途，賜卹，諡剛勇。子聯恩襲男爵，官直隸河間協副將。

陳步雲，浙江瑞安人。入伍隸水師，數獲盜，以勇力稱，授溫州營把總。從良功追蔡

牽，步雲以四十人駕舟徑逼牽艦，艦小不相當，見兩提督至，亟投火礮焚賊艦，以長戟鉤舷，率數卒躍登，短兵相搏，殲牽妻及其黨。賊艦已壞，牽猶持利刃踞柁樓，願欲取之。良功隔船疾呼，船與水平，速去，放長繩水中援之起，而牽船沒矣。步雲身被十數創，兩提督皆臨慰視。事聞，賜獎武銀牌，擢千總。果遷閩安副將。總督孫爾準欲裁減師船，步雲言李提督所造船高大堅緻，其利遠勝同安夾板，快駒諸船，裁之緝匪無具，有事不能制敵，議乃寢。爾準薦其才可勝專閩，入覲，宣宗曰：「汝卽隨邱、王兩提督攻沉蔡牽之陳步雲耶？」詢戰功甚悉。遂擢定海鎮總兵，歷瓊州、福寧、金門、海壇諸鎮。道光十九年，以傷發，乞解職。三十年，卒。

許松年，字蓉雋，浙江瑞安人。以武舉効力水師，從李長庚積功至提標參將。嘉慶十年，護理金門鎮總兵。擊蔡牽於小琉球，又擊朱潰、烏石二於宮仔洋，從李長庚追敗之於閩、粵交界甲子洋。又迭擊牽於青龍港、斗米洋。十一年，偕王得祿敗牽於臺灣洲仔尾，毗海水而登，焚溺無算。是年夏，李長庚攻牽於鹿耳門，松年扼張坑，返埕洋面，獲賊船一，沉船三，又於水澳擒蔡三來等。李長庚論水師將材，舉松年可獨當一面，總督阿林保以疏聞。十二年，從長庚擊蔡牽於大星嶼、浮鷹洋，松年躍入賊船獲之，被優敘。十三年，朱潰

潛匿東湧外洋，命松年躡剿，遂移師入粵。追至長山尾，瞭見賊船四十餘，知其最巨者爲潰所乘，併力圍攻，潰受礮傷，未幾斃。詔嘉松年奮勇，克殲渠魁，賜花翎，予雲騎尉世職。粵匪張保仔竄閩洋金門、廈門，松年遣漁船誘之，以舟師圍擊，獲船七，沉船六，被優敘。十五年，傷發回籍，尋丁母憂。十九年，授甘肅西寧鎮總兵，歷延綏、漳州、天津、碭石諸鎮。道光元年，擢廣東陸路提督，調福建水師提督。六年，臺灣械鬪，松年方閱兵，彈壓解散，總督孫爾準與之不協，尋以治理輕縱，被議褫職，留臺効力。乞病歸，卒於家。子錫麟，襲世職。

黃標，字殿豪，廣東潮州人。由行伍拔補千總，擢守備。乾隆五十五年，艇匪肆掠，總督福康安議練水師，募奇才異能者領之。標技勇過人，生長海壖，習知水道險易，能久伏水底，視物歷歷可數，特被識拔。以捕獲龍門洋盜及狗頭山匪功，擢都司，署游擊。

嘉慶元年，剿匪於南澎外洋，獲李超勝等三十餘名。仁宗素知其名，詔嘉緝捕動能，擢參將。二年，俘洋盜胡三勝等，復擊斃安南匪首，盡獲其衆，被優敘。三年，遷澄海副將。未幾，擢廣東左翼鎮總兵，命總統巡洋水師，責以肅清海盜。四年，剿匪大放雞山及雙魚梳、夾門外洋，殲獲甚衆，賜花翎，命繪像以進。尋以盜劫鹽艘被劾，詔原之。六年，復擊賊於南澎外洋，獲田亞猛等。七年，偕提督孫全謀剿博羅會匪，連破羊矢坑、羅溪營要隘，擣其

巢。事平優敘，並被珍寶。自將水師，飲食寢處與士卒共，先後獲匪六百餘名，粵海倚爲保障。八年，偕孫全謀出海捕賊，賊遁廣州灣。標議合兵守隘，俟賊糧盡可盡殲。全謀慮持久有風濤患，乃分兵，賊得突圍逸出。標歎曰：「此機一失，海警未已。」憤懣成疾。尋坐師久無功，吏議奪職留任。未幾卒。

自安南夷艇散後，餘黨留粵者分五幫：曰林阿發、曰總兵保、曰郭學顯、曰烏石二、曰鄭乙。提督錢夢虎、孫全謀皆庸材，不能辦賊。標歿後，益無良將，惟林國良、許廷桂以死事聞。國良，福建海澄人。世襲騎都尉，授廣東碣石鎮標游擊，累遷海澄副將，繼標爲左翼鎮總兵。十三年，追剿烏石二於丫洲洋，擊沉數艘，賊艦續至益多。國良以傷殞，優卹，諡果壯。

廷桂，廣東歸善人。由行伍擢千總。乾隆中，從征臺灣，累遷海門營參將。國良歿，護理左翼鎮總兵。十四年，擊殲匪首總兵保於外洋，圍其餘黨。張保仔率大隊來援，衆寡不敵，廷桂死之。賜卹，予雲騎尉世職。

泊蔡率既滅，惟粵匪存，於是百齡爲兩廣總督，乃斷接濟，整軍紀，越一年，剿撫以次定。東南海氛始靖。

論曰：東南海寇之擾，始末十有餘年。惟浙師李長庚一人能辦賊，以閩帥牽掣而阻成功，然長庚忠誠勇略聞於海內，上結主知，廟算既孚，乃專倚畀。泊閩、浙合力，賊勢寢衰，不幸長庚中殞，而王得祿、邱良功等以部將承其遺志，卒殲渠魁。粵將惟黃標可用，而未盡其才。百齡乘閩、浙殄賊之後，剿撫兼施，遂如摧枯拉朽。要之海戰惟恃船堅礮利，與斷接濟而已，循之則勝，違之則敗。得失之林，故無倖哉！

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一

## 列傳一百三十八

沈初 金士松 鄒炳泰 戴聯奎 王懿修 子宗誠 黃鉞

沈初，字景初，浙江平湖人。少有異稟，讀書目數行下，同郡錢陳羣稱爲異才。乾隆二十七年，南巡，召試，賜舉人，授內閣中書。明年，成一甲第三名進士，授編修。三十二年，直懋勤殿，命寫經爲皇太后祝釐。逾年，大考翰詹，以直內廷未與試，詔褒初學問優美，特晉一秩，擢侍講。三十六年，直南書房，督河南學政，未赴任，丁祖母承重憂。服闋，遷右庶子。累擢禮部侍郎，督福建學政。遭本生父憂，服闋，起兵部侍郎。尋以母病乞歸終養。後起故官，督順天學政，調江蘇。任滿回京，調吏部，又督江西學政。

初以文學受知，歷充四庫全書館、三通館副總裁，續編石渠寶笈、秘殿珠林，校勘太學石經。嘉慶元年，與千叟宴，充會試知貢舉。擢左都御史，授軍機大臣，遷兵部尚書，歷吏、戶



二部。四年，以老罷樞務，免直內廷，充實錄館副總裁。未幾卒，諡文恪，祀賢良祠。

金士松，字亭立，江蘇吳江人，寄籍宛平。舉順天鄉試，改歸原籍。乾隆二十五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侍讀，直懋勤殿寫經。典福建鄉試，督廣東學政。直南書房，累遷詹事，以生母憂歸。服闋，會高宗南巡，迎鑾道左，回京督順天學政。以寄籍辭，詔免迴避，聯任凡七年。累擢禮部侍郎，調兵部。五十年，帝御乾清宮，賜千叟宴。士松年五十七，未得與，特命試詩，賞賚同一品。調吏部，直講經筵，校勘石經，遷左都御史。嘉慶元年，再與千叟宴，遷禮部尚書。二年，調兵部，罷直書房。五年，扈蹕謁裕陵，途次嬰疾，遣御醫診視。還京，卒，諡文簡，祀賢良祠。

鄒炳泰，字仲文，江蘇無錫人。乾隆三十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纂修四庫全書，遷國子監司業。國學因元、明舊，未立辟雍，炳泰援古制疏請。四十八年，高宗釋奠禮成，因下詔增建辟雍。逾兩年，始舉臨雍禮，稱盛典焉。尋超擢炳泰爲祭酒。累遷內閣學士，歷山東、江西學政。嘉慶四年，授禮部侍郎，調倉場，剔除積弊。坐糧廳顏培天不職，劾去之。六年，京察，特予議敘。軍船交糧掛欠，已許抵補，後至者復然。炳泰慮年年積欠，

與同官達慶意不合，自具疏奏，詔斥其偏執使氣，鑄級留任。又奏監督輪值宿倉，倉役出入滋弊，宜令於倉外官房居住，從之。十年，擢左都御史，遷兵部尚書，兼署工部，管理戶部三庫。十一年，兼管順天府尹事。十二年，調吏部。十四年，加太子少保。倉吏高添鳳盜米事覺，坐久任倉場無所覺察，擬宮銜，降二品頂戴，革職留任，久乃復之。十六年，署戶部尚書。尋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

炳泰在吏部久，尤慎銓政。十八年，銓選兵部主事有誤，同官瑚圖禮劾詢司員議，迴護堅執。炳泰力爭曰：「吾年已衰，何戀祿位？不可使朝廷法自我壞！」自具疏白其故，上聽其言，卒罷瑚圖禮。既而有降革官捐復者二人，準駁不當，侍郎彭齡論與不合，疏聞，上斥炳泰無定見，鑄級留任。又盜劫兵部主事姚堃於昌平八仙莊，詔以地近京畿，官吏闒茸，不能治盜，罷炳泰兼管府尹事。及教匪林清變起，逆黨多居固安及黃村，追論炳泰在官不能覺察，以中允、贊善降補。尋休致，歸。二十五年，卒。

炳泰自初登第，不登權要之門，浮沉館職，久之始躋卿貳。屢掌文衡，稱得士。立朝不苟，仁宗重之，而終黜。

戴聯奎，字紫垣，江蘇如皋人。乾隆四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聯奎少從邵晉涵

受經學，既通籍，以清節自厲，在翰林久不遷。大學士嵇璜掌院事，將保送御史，列聯奎名，滿掌院學士曰：「吾未識其人，何以論其才否？」璜以語聯奎，使往見，聯奎漫應之，不往。及京察舉一等，又列聯奎名，復言如前，終不得與，璜乃益重之。和珅爲掌院，訪時望，傳其子豐紳殷德，或薦晉涵及聯奎，晉涵移病歸，聯奎亦堅辭。循資累遷至內閣學士。嘉慶九年，遷兵部侍郎，歷禮部、兵部、吏部。二十一年，擢左都御史。逾年，擢禮部尚書，調兵部。二十五年，失行印，坐降三品京堂，補太常寺卿，督浙江學政。道光元年，擢禮部侍郎，又擢兵部尚書。召還京，未至，卒。

王懿修，字仲美，安徽青陽人。乾隆三十一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入直上書房，授慶郡王永璘讀。典陝西、廣東、江西鄉試，督廣西、湖北學政，洊擢少詹事。五十四年，引病歸，終父母喪始出，復乞病在告。嘉慶元年，舉行千叟宴，懿修與焉，被御製詩刻、玉鳩杖、文綺之賜。七年，起授通政司副使，歷光祿寺卿、內閣學士。八年，擢禮部侍郎，督順天學政。十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回京供職。尋擢禮部尚書，管戶部三庫事。十二年，充上書房總師傅。十四年，萬壽慶典，加太子少保，典會試。

懿修持躬端謹，制作雅正，甚被仁宗眷遇。十八年，以老致仕。逾二年，年八十，賜壽，

謁宮門謝，逢上出御經筵，親解佩囊賜之。二十一年卒。諡文僖。

子宗誠，字廉甫。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。嘉慶中，歷典雲南、四川、陝西鄉試，督河南、山東、江西學政，洊擢禮部侍郎，歷工部、兵部，典會試。道光二年，擢兵部尚書，歷署禮部、工部尚書，兼管順天府尹。當懿修爲侍郎時，宗誠已官學士，尋隨父扈蹕東巡，侍宴翰林院，父子同席。高宗實錄成，賜宴禮部，懿修以尚書主席。懿修致仕後，宗誠繼直上書房，海內推爲榮遇。上亦以其兩世官禁近，皆能清慎，特優陟焉。道光十七年卒。

黃鉞，字左田，安徽當塗人。乾隆五十五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。時和坤管部務，鉞不欲趨附，乞假歸，不出。嘉慶四年，仁宗親政，朱珪荐之，召來京。入見，上曰：「朕居藩邸時，知汝名久矣，何以假歸不出？」鉞以實對，荷溫諭，尋直懋勤殿。九年，改贊善，入直南書房，未補官，命與考試差，典山東鄉試。十年，督山西學政，累遷庶子。十五年，差滿，仍直南書房，遷侍講學士。十八年，復典山東鄉試，留學政，擢內閣學士。是年，滑縣教匪起，蔓延山東，劾罷失察武生習教之荷澤訓導宋璇，請卹擊匪陣歿之曹州學錄孔毓俊、生員孔毓仲，獎勵手擒賊渠之金鄉生員李九標。十九年，召回京，仍內直，擢戶部侍郎，尋調禮部。充

秘殿珠林、石渠寶笈續編總閱、全唐文館總裁，書成，並邀賞賚。復調戶部。二十四年，擢禮部尚書，加太子少保。二十五年，命爲軍機大臣，尋調戶部尚書。

鉞受仁宗特達之知，久直內廷，書畫並被宸賞。習於掌故，持議詳慎。宣宗卽位，始畀樞務，甚優禮之。道光四年，以年老罷直軍機。累疏乞休，六年，始許致仕，在籍食半俸。二十一年，卒，年九十二，贈太子太保，諡勤敏。

論曰：國家優禮詞臣，迴翔禁近，坐致公卿。沈初、金士松、高宗舊臣，獲恩禮終。王懿修父子同朝，尤稱盛事。黃鉞以不附和珩，特邀殊遇，改授館職，馴參機務。鄒炳泰、戴聯奎皆有耿介之操，晚節枯菀乃殊，要不失爲端人焉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二

## 列傳一百三十九

姜晟 金光悌 祖之望 韓鈞

姜晟，字光宇，江蘇元和人。乾隆三十一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累遷郎中。擢光祿寺少卿，轉太僕寺，仍兼刑部行走。四十四年，出爲江西按察使。逾年，超擢刑部侍郎，屢命赴各省按事讞獄。五十二年，授湖北巡撫。時大軍征臺灣，晟運米十萬石濟餉需，上嘉之，予議敘。五十三年，荊州江隄潰，命大學士阿桂等往勘，以晟未能疏濬上游漲沙，並坐屬吏婪索淮鹽匪費，褫頂帶。尋召授刑部侍郎。

五十六年，復出爲湖南巡撫。芷江境失餉鞘久不獲，晟捕首犯置之法。洞庭湖盜董舒友等積年爲商旅害，邏獲之，傳首湖干，盜風以靖。六十年，黔苗石柳鄧叛，永綏苗石三保應之，晟偕總督畢沅往剿。尋雲貴總督福康安來督師，晟駐辰州治軍需，分兵屯諸要隘，緝獲

奸匪百戶楊國安父子解京，詔嘉其治軍鎮靜，下部議敘。三月，赴鎮，查緝邊備，並撫難民，上以辰州要衝，命仍回駐。首逆吳半生就獲，予優敘。

嘉慶元年，湖北枝江、來鳳邪匪起，遣副將慶溥擊賊於龍山，走之，湖南境內獲安。是年，福康安、和琳先後卒於軍，晟偕額勒登保、德楞泰等剿撫，加總督銜。苗疆漸平，駐辰州治善後事宜。二年，兼署總督。三年，京察，予議敘。布政使鄭源璠附和和珅，以貪著，需索屬吏，必多金始得赴任。屬吏藉胥役爲幹辦，縱令嚇詐浮收，苦累百姓。四年，和珅敗，爲言官論劾。詔晟平日居官猶能自守，因畏和珅不敢參劾，尙非通同舞弊，命逮訊源璠，籍其貲財，澈底根究，具得源璠加扣平餘、蓄養優伶、眷屬多至三百人諸罪狀，論大辟，晟坐失察，當革職留任，上特寬之。冬，鎮苗吳陳受倡亂，晟督師守隘，同知傅鼎以計擒斬之，加太子少保。五年，實授總督，尋調直隸。六年，畿輔久雨，永定河決。坐奏報遲延，褫職逮問，發河工効力。工竣，予主事銜，刑部行走。七年，授刑部侍郎。

晟自爲曹郎，以治獄明慎受知高宗，數歷中外，至是凡三入佐刑部。仁宗尤重刑事，晟讞鞠務得其平，多平反者。江西巡撫張誠基剿義寧州匪，飾稱自率兵臨陣，爲屬吏所訐。命晟往按，得實，逮誠基，遂暫署巡撫。尋回京。九年，兼署戶部侍郎，命赴南河查勘清口運道，疏言河身淤墊，黃水增高，致清水不能暢注，宜啓祥符五瑞等閘以減黃，增運口蓋壩以

蓄清，如議行。擢刑部尚書。十一年，以老疾乞休，溫詔慰留。以刑部事繁，特調工部。章再上，乃命解職在京養病。尋以前在直隸失察藩庫虛收事，降四品京堂。歸，卒於家。

金光悌，字蘭畦，安徽英山人。由舉人授內閣中書。乾隆四十五年，成進士，轉宗人府主事。遷刑部員外郎，歷郎中。截取京察，並當外任，仍留部。五十五年，部臣奏請以四品京堂用，允之。江西舉人彭良昇爲子賄買吏員執照，光悌與爲姻親，御史初彭齡劾光悌瞻徇，坐降調，仍補刑部員外郎，留部覈辦秋審。御史張鵬展復劾之，詔：「光悌在部久，平日毀多譽少，停其兼部。」尋兼內閣侍讀學士。

嘉慶七年，授山東按察使，晉布政使。十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數奉使赴山東、直隸、天津、熱河勘獄，並得實以報。十一年，授江西巡撫。疏言江西積案繁多，請設局清釐。十四年，擢刑部尚書。

光悌自居郎曹，爲長官所倚，至是益自力。以當時讞獄多以寬厚爲福，往往稍減罪狀上之，部臣懸千里推鞠，苟引律當毋更議。故遇事必持律，不得減比。人咸以光悌用法嚴，然亦有從寬者。舊例，監守自盜限內完贓者減等，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減等，光悌奏復舊例。後阿克蘇錢局章京盜官錢，計贓五百兩以上，主者引平人竊盜律，當絞情實。光悌曰：



「盜官錢當擬斬監追，不決，絞情實則決矣。不得引竊盜律。」奏平之。仁宗覽奏曰：「官盜較私盜反薄耶？」對曰：「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律意如是。」卒如其議。光悌練習律例，議必堅執，同列無以奪之。然屢被彈劾，時論亦不盡以爲平允。十七年，卒於官，詔依尙書例賜卹。

祖之望，字舫齋，福建浦城人。乾隆四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刑部主事，洊升郎中。俸滿當截取外任，以諳悉部務留之。京察一等，以四五品京堂用。歷通政司參議、太常寺少卿，仍兼部務。五十八年，出爲山西按察使。摘律例民間易犯罪名條列之，曰：「三尺須知錄，刊布於衆，俾民無誤罹法。六十年，遷雲南布政使。上以之望親老，調湖北，俾便迎養。」

嘉慶元年，教匪起荆、襄，蔓延鄖、宜、施、南諸郡。總督巡撫皆統師出，之望一人留武昌治事，訛言數作，時獲賊諜，僞檄徧通衢。之望靜定不驚，防禦要隘，城鄉市鎮設保甲互稽，民心帖然。賊犯孝感，調師翦滅，下游五郡皆安堵。詔以之望雖未與賊戰，坐鎮根本，武、漢無虞，嘉其功，賜花翎。二年，丁父憂，命留任素服治事。四年，安襄鄖道胡齊崙侵餉事發，命之望察治，齊崙侵蝕餉送，輾轉猝不易究，上切責之，命解任來京。及讞定，之望

坐徇庇降調。上知之望無染指，居官有聲，素諳刑名，以按察使降補。踰月，授刑部侍郎，予假葬父省母。

五年，授湖南巡撫。鎮寧黑苗出峒焚掠，蔓延三廳，遣兵擊平之。親勘常德隄圍私墾洲地百數十處，造冊立案，永息爭端。尋復召爲刑部侍郎。至京，面陳永綏廳孤懸苗境，不足資控制，請移廳治花園，移協營茶洞，沿邊徧設礮卡，以永綏舊城爲汛地，使苗弁駐劄，約束諸苗寨，下所司議行。六年，偕侍郎那彥寶勘近畿水災，又偕侍郎高杞監疏長辛店河道。七年，命赴山東按皂役之孫冒考，巡撫和瑛誣斷事，和瑛譴罷，卽授之望巡撫。尋調陝西。大軍剿南山餘孽，之望籌備軍食，安插鄉勇，撫卹災黎，偕總督惠齡奏籌善後事宜甚悉。調廣東，乞假省親。九年，仍授刑部侍郎。逾一年，以母老乞養歸。十四年，仁宗五旬萬壽，之望入都祝嘏。其母年八十有三，上垂問褒嘉，賚予有加。尋丁母憂，服闋，擢刑部尙書。十八年，以病解職，尋卒。

韓對，字桂齡，江蘇元和人。父是升，客游京師，授經諸王邸，以名德稱。對少慧能文，由拔貢授刑部七品小京官，累擢郎中。乾隆五十四年，出爲河南彰德知府，遷廣東高廉道。坐失察吳川知縣庇縱私鹽事，降刑部主事，復洊遷郎中。

嘉慶六年，授湖南岳常澧道，遷按察使，調福建，署布政使。蔡牽方擾臺灣，海疆多事，對籌軍備杜接濟甚力，遷湖南布政使。十一年，召爲刑部侍郎。十二年，命赴荊州按將軍積拉堪與知府交結事，又命勘南河。十三年，宗室敏學恃勢不法，讞擬輕比，詔斥部臣屈法縱奸，讎責有差。對方奉使河間讞獄，未與畫諾，上以對先於召對面陳，意存開脫，且部事素由對先覈定，迹近專擅，降授廣東按察使。未幾，擢巡撫。

時英吉利兵船占澳門砲台，入黃埔，久之始退。總督吳熊光不卽遣兵驅逐，以罪罷，命對兼署總督。十四年，對查閱澳門夷民安堵，因疏陳：「西洋人於其地舊設砲台六，請自伽思蘭砲台迤南，加築女牆二百餘丈，於前山寨駐專營，蓮花莖增闢插石垣，新涌山口築砲臺，填蕉門海口，以資控制。」如議行。又密陳粵海形勢：「沿海村落，處處可通，外洋盜匪，易生窺伺。必先固內而後可禦外。凡屬扼要砲台，宜簡練精銳，嚴密防守。並令沿海紳衿耆董，督率丁壯，互相捍護，自衛身家，較爲得力。」百齡繼爲總督，會奏：「華、洋交易章程，外國兵船停泊外洋，澳內華、洋人分別稽覈。各國商賈，止許暫留司事之人，經理債務，餘俱飭依期回國，不得在澳逗留。洋船引水人，責令澳門同知給發牌照。買辦等華人，責成地方有司慎選承充，隨時稽察。洋船起貨時，不許洋商私自分撥。」下軍機大臣採擇議行。

逾年，海盜張保仔就撫，烏石二、東海霸以次誅降，賜花翎。十六年，復署總督。疏請

免米稅，以通商販、裕民食。又疏陳：「潮州多械鬪，而營員無協緝之責，請令文武會擊，距省遠，請軍流以下就近由巡道覆覈。」又言：「懲治悍匪，請如四川例：初犯械鬪，限一年改行，積兩限如故，卽治以棍徒屢次滋擾律。」皆允行。十八年，入覲，授刑部尙書。對父是升年八十，給假三月歸爲壽。二十一年，丁父憂，服闋，以一品銜署刑部侍郎，尋補刑部尙書。

道光四年，平反山西榆次縣民間思虎獄，被議敘。初，思虎強姦趙二姑，知縣呂錫齡受賂，逼認和姦，趙二姑忿而自盡，親屬京控。命巡撫親提，仍以和姦擬結。御史梁中靖疏劾，提解刑部，審得實情是強非和，並原審各官賄囑、徇縱、迴護諸弊狀，思虎論斬，趙二姑旌表，巡撫邱樹棠、按察使盧元偉及府縣各官，降革遣戍有差。詔嘉刑部堂司各官秉公申雪，並予議敘。梁中靖參奏得實，亦加四品銜。會有官犯侯際清擬流，呈請贖罪，部議因際清犯罪情重，仍以可否並請。詔斥含混取巧，命大學士托津等查訊，侍郎恩銘、常英、司員恩德等皆有賄囑情事，對亦解任就質，坐失察司員得賄，嗣子知情，親屬撞騙，議奪職遣戍，因年老，從寬，命効力萬年吉地工程處。逾歲，召署刑部侍郎。六年，以病乞歸。十四年，卒。

論曰：有清一代，於刑部用人最慎。凡總辦秋審，必擇司員明慎習故事者爲之。或出爲監司數年，稍迴翔疆圻，入掌邦憲，輒終其身，故多能盡職。仁宗尤留意刑獄，往往親裁，所用部臣，斯其選也。姜晟、祖之望，敷歷中外，並有政績。金光悌、韓對，皆筦部務最久，光悌治事尤厲鋒鏑，號刻深云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三

## 列傳一百四十

達椿 子薩彬圖

鐵保 弟玉保

和瑛

覺羅桂芳

達椿，字香圃，烏蘇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乾隆二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戶部主事，遷員外郎。歷翰林院侍講、侍讀、國子監祭酒、詹事府詹事、大理寺卿。二十九年，入直上書房，充四庫全書總閱，累擢禮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。四十五年，坐會同四譯館屋壞，斃朝鮮使臣，革職留任。五十四年，左遷內閣學士。達椿直內廷，不附和珅，數媒孽其短，以曠直褫職，仍留上書房効力行走。尋授翰林院侍講學士，復迭以大考降黜授檢討。仁宗知其屈抑，至嘉慶四年，詔：「達椿因曠班被譴，其過輕，當時劉墉亦緣此降官，今劉墉已爲大學士，達椿尙未遷擢，加恩補授內閣學士兼副都統。」子薩彬圖，時亦同官，命達椿班次列薩彬圖之前。歷禮部、吏部侍郎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擢左都御史兼都統，遷禮部尙書。六

年，典會試。七年，卒。

薩彬圖，乾隆四十五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遷員外郎。典貴州鄉試，改歷翰詹，累遷內閣學士兼副都統。和坤既伏法，仁宗不欲株連與獄，而薩彬圖屢疏言和坤財產多寄頓隱匿，有嘗管金銀使女四名，請獨至慎刑司訊鞠。詔嚴斥之，命從王大臣訊，不得實，議革職，予七品筆帖式，効力萬年吉地。尋以其父年老，召還京，授戶部主事，累擢倉場侍郎。十二年，出爲漕運總督。逾三歲，京倉虧缺事覺，降光祿寺卿。遷盛京戶部侍郎，十六年，坐奉天災民流徙出邊，褫職。尋卒。

鐵保，字治亭，棟鄂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先世姓覺羅，稱爲趙宋之裔，後改今氏。父誠泰，秦寧鎮總兵，世爲將家。鐵保折節讀書，年二十一，成乾隆三十七年進士，授吏部主事，襲恩騎尉世職。於曹司中，介然孤立，意有不可，爭辯勿撓。大學士阿桂屢薦之，遷郎中，擢少詹事，因事罷。尋補戶部員外郎，調吏部。擢翰林院侍講學士，仍兼吏部行走，歷侍讀學士，內閣學士。五十四年，遷禮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。校射中的，賜花翎。調吏部。

嘉慶四年，奏劾司員，帝責其過當，左遷內閣學士，轉盛京兵部、刑部侍郎，兼奉天府尹。尋復召爲吏部侍郎，出爲漕運總督。五年，值車駕將幸盛京，疏請御道因舊址，勿闢新

道，裁革餽送扈從官員土儀，禁從官妄拿車馬。上嘉納之。七年，遷廣東巡撫，調山東。河決衡家樓，詔預籌運道。九年三月，漕運迅速，加太子少保。尋以水淺船遲，革職留任。十年，擢兩江總督，命覆鞠安徽壽州武舉張大有奸姦毒斃族姪獄，蘇州知府周鐸受賄輕縱，及初彭齡爲安徽巡撫，勘實置法。鐵保坐失察，褫官銜，降二品頂戴，尋復之。

十二年，疏請八旗兵米酌給二成折色，詔斥妄改舊章，革職留任。先後疏論治河，請改建王營減壩，培築高堰、山盱隄後土坡及河岸大隄，修復雲梯關外海口，遣大臣勘議，並採其說施行。十四年，運河屢壞隄，荷花塘決口合而復潰，鑄級留任。山陽知縣王伸漢冒賑，耽殺委員李毓昌，至是事覺，詔斥鐵保偏聽固執，河工日壞，吏治日弛，釀成重獄，褫職，遣戍烏魯木齊。逾年，給三等侍衛，充葉爾羌辦事大臣。尋授翰林院侍講學士，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授浙江巡撫，未之任，改吏部侍郎。擢禮部尙書，調吏部。請芟吏、兵兩部苛例，條陳時政，多見施行。林清之變，召對，極言內監通賊有據，因窮治逆黨，內監多銜恨，徧騰謗言。會伊犁將軍松筠劾鐵保前在喀什噶爾治叛裔玉素普之獄，誤聽人言，枉殺回民毛拉素皮等四人，上怒，追念江南李毓昌之獄，斥其屢蹈重咎，褫職，發往吉林効力。二十三年，召爲司經局洗馬。道光初，以疾乞休，賜三品卿銜。四年，卒。

鐵保慷慨論事，高宗謂其有大臣風。及居外任，自欲有所表見，倨傲，意爲愛憎，屢



以措施失當被黜。然優於文學，詞翰並美。兩典禮闈及山東、順天鄉試，皆得人。留心文獻，爲八旗通志總裁。多得開國以來滿洲、蒙古、漢軍遺集，先成白山詩介五十卷，復增輯改編，得一百三十四卷，進御，仁宗製序，賜名熙朝雅頌集。自著曰懷清齋集。

弟玉保，字閔峯。乾隆四十六年進士，入翰林，有才名。高宗親試八旗翰詹，與兄鐵保並被擢，時比以郊、祁、軾、轍。官至兵部侍郎，究心兵家言。川、楚教匪起，嘗願自効行間。會上欲用爲巡撫，爲和珅所阻，鬱鬱卒，年甫四十。

和瑛，原名和寧，避宣宗諱改，字太莽，額勒德特氏，蒙古鑲黃旗人。乾隆三十六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歷員外郎。出爲安徽太平知府，調潁州。五十二年，擢廬鳳道，歷四川按察使，安徽、四川、陝西布政使。五十八年，予副都統銜，充西藏辦事大臣。尋授內閣學士，仍留藏辦事。和瑛在藏八年，著西藏賦，博探地形、民俗、物產，自爲之注。

嘉慶五年，召爲理藩院侍郎，歷工部、戶部，出爲山東巡撫。七年，金鄉皂役之孫張敬禮冒考被控，知縣汪廷楷置不問，學政劉鳳誥以聞，下和瑛提鞠，誤聽濟南知府德生言誣斷，爲給事中汪鏞所糾。上以和瑛日事文墨，廢弛政務，卽解職，命鏞從侍郎祖之望往按，得實，褫和瑛職，又以匿蝗災事覺，譴成烏魯木齊。尋予藍翎侍衛，充葉爾羌幫辦大臣，調

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

九年，授理藩院侍郎，仍留邊任。疏言：「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倉儲足供軍食，請減運伊犁布疋，改徵雜糧四千斤，減價出糶，且請嗣後折收制錢，以免運費。」允之。劾喀喇沙爾歷任辦事大臣私以庫款貸與軍民，及土爾扈特、回子取息錢入己，降革治罪有差。十一年，召還京爲吏部侍郎，調倉場。未幾，復出爲烏魯木齊都統。十三年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愛星阿欲調瑪納斯戍兵四百人番上屯田，和瑛謂瑪納斯處極邊，戍兵專事操防，不諳耕作，咨駁以聞，上聽之。

十四年，授陝甘總督。坐前在倉場失察盜米，降大理寺少卿。十六年，遷盛京刑部侍郎。復州、寧海、岫巖饑，將軍觀明以匿災罷免，授和瑛爲將軍，廉得邊門章京塔清阿等承觀明意，諱災不報，降革有差。尋以誤捕屯民張建謨爲盜，鍛鍊成獄，刑部覆訊雪其冤，議革和瑛職，詔寬之，留任。調熱河都統，未上，召爲禮部尙書，調兵部。坐失察盛京宗室裕瑞強娶有夫民婦爲妾，降盛京副都統，遷熱河都統。二十一年，授工部尙書。命赴甘肅按倉庫虧缺，得總督先福徇庇及貪縱狀，治如律。二十二年，調兵部，加太子少保，歷禮部、兵部，罷內直。道光元年，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諡簡勤。

和瑛嫻習掌故，優於文學，著書多不傳。久任邊職，有惠政。後其子璧昌治回疆，回部猶歸心焉。璧昌自有傳。

覺羅桂芳，字香東，隸鑲藍旗，總督圖思德孫。嘉慶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嘗召對，仁宗曰：「奇才也！」不數年，累擢內閣學士。十一年，入直上書房，遷禮部侍郎，歷吏部、戶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、總管內務府大臣、翰林院掌院學士。迭典順天、江南鄉試，兼直南書房。桂芳家素貧，有門生餽納，曰：「執贄禮甚古。某忝佐司農，俸入粗給，無藉乎此。」封還之。大學士祿康與夫聚博，命偕侍郎英和按治，無所徇。上嘉其不避嫌怨。

十八年，教匪林清逆黨闖入禁城，桂芳方直內廷，偕諸王大臣率兵殲捕，敝勞，加二級。上遇變修省，訓誠臣工，頒御製文七篇，示內廷諸臣，命各抒所見，書以進御。桂芳書罪己詔後曰：「皇上臨御以來，承列聖深仁厚澤，日以愛民爲政，四海之內，莫不聞觀。今茲事變，豈不怪異？而臣竊以爲此未足爲聖德之累。昔孔子論仁至於濟衆，論敬至於安百姓，皆曰：『堯、舜其猶病諸。』豈真以堯、舜之聖爲未至哉？夫天下之大，萬民之衆，而決其無一夫之梗者，蓋自古其難之。然而揆之人事，則實有未盡者。夫林清先以習教被繫，既釋歸，轉益煽亂。數年之間，往來糾紮於曹、衛、齊、魯之間，其黨至數千人。闍寺職官，竟有

與其謀者，而未事之先，曾無一人抉發，是吏無政也。藏利刃，懷白幟，度越門關，飲於都市，無詔而知者，是邏者、門者無禁也。禁兵千計，賊不及百，闔門而擊之，俄頃可盡，乃兩日一夜始悉擒戮，是軍無律也。夫吏惰卒驕，文武並弛，而法制禁令爲虛器，則事之可憂，豈獨在賊？我皇上觀微知著，洞悉天下之故，詔曰『方今大弊在因循怠玩』，至哉言乎！臣敬繹之，蓋因循怠玩，亦有所由。無才與識，則有因循而已；無志與氣，則有怠玩而已。是故得人而任之，則因循怠玩之習不患不除。儻非其人，微獨不能除其習而已；就令除之，不因循而且爲煩苛，不怠玩而且爲躁競，其無裨於治則均耳。是在皇上詢事考言，循名責實，器使之以奏其能，專任之以收其效，因小失而崇丕業，在陛下—旋轉間耳。」

書行實政論後曰：「實心者何？忠是也。忠者一於爲國，而不亟亟於求上之知。其所以急於公者如急於己，一政而便於民，其行之而恐不及也；一政而不便於民，其去之恐不速也。不以避疑諉而易其是非之公，不以處疏遜而違其夙夜之志。故其於政也，籌之至審，而不爲旦夕之謀；行之務當，而不揣詔旨之合，惟力是視，不必其事之諒於人；惟善之從，不必其謀之出於己。若是者謂之實政。夫爲臣之道，疇不當忠，然而忠之實蓋如此。非然者，初無寸勞，而已爲見功之地；未必加譴，而已存巧避之心。取容於唯諾，而不以國事爲憂；快意於愛憎，而不以人才爲惜。如斯人者，雖我皇上日討而訓之，尙望其能行實政乎？夫

政者，上所以治天下之具。然而行之以實，乃能有功，不則文具而已。官無實政，民乃不治，非細故也。皇上震動恪恭，求賢納諫，敕中外諸臣，改慮易志。稍有人心者，曷敢不勉，而臣所欲言者，則又在陛下之心矣。臣昨歲恭錄乾隆朝臣孫嘉淦三習一弊疏於御製養心殿記冊末，伏願萬幾之暇，時賜觀覽。用其說以考諸臣之政，因以識諸臣之心，則賢才不思其不思奮，庶績不患其不成熙。較臣管蠡之見，似更有助於高深焉。」

又論致變之源，由於民窮，民窮由於幣輕，幣輕則國與民交病。論刑用重典而不得其平，則不能格姦定亂。論迷惑邪教，由士大夫好言因果利益有以導之。因事納規，所言多切中時弊。於是復條陳時事，或見之，謂其未必盡合上意。桂芳慨然曰：「此何時，尚以迎合爲言耶？」及上嘉納之，命暫在軍機處學習行走。未幾，授軍機大臣。

十九年，軍事竣，以贊畫功賜桂芳子炳奎七品小京官。尋命往廣西按事，授漕運總督。未至廣西，於武昌途次病疫，卒。上以桂芳明慎直爽，方嚮用，至是優詔褒卹，歎爲「良才難得」，贈太子少保，加尙書銜，復以會授三阿哥讀書，喪至京師，命三阿哥往奠，御製詩悼之，諡文敏。著有經進稟、敬儀堂詩存，才華豐贍，爲時所稱。

論曰：承平既久，八旗人士起甲科、列侍從者，亦多以文字被恩眷。達椿忤權相，晚乃見

用，其守正有足稱。鐵保、和瑛並器識淵雅，述作斐然。桂芳通達政體，建言諤諤，最爲一時雋才，年命不永，未竟其用，惜哉！

092-206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四

## 列傳一百四十一

萬承風 周系英 錢樾 秦瀛 李宗瀚 韓鼎晉 朱方增

萬承風，字和圃，江西義寧人。乾隆四十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直上書房，侍宣宗讀。六十年，典試雲南。時仁宗在潛邸，賜詩寵行。累遷翰林院侍讀。嘉慶三年，大考，降檢討。四年，督廣東學政。瓊州海寇猝發，承風以聞，命總督吉慶按治，總兵西密揚阿等以恇怯置吏議。累遷侍講學士，任滿還京，直上書房，擢詹事。督山東學政，整厲士習，扶持善類。洊擢禮部侍郎，命還京。

十二年，督學江蘇。以清江浦、荷花塘河工取勢太直，屢築屢圯，奏請復舊，詔如議行。調兵部。十四年，上五旬萬壽，陳請解任還京祝嘏，詔嚴斥，左遷內閣學士。調安徽學政。定遠士子與鳳陽胥役有隙，至試期輒修怨，當事者庇胥役，士益憤，承風疏請下巡撫



嚴治胥役，置諸法。擢兵部侍郎，遷京，仍直上書房，充經筵講官。十七年，引疾歸，尋卒，入祀鄉賢祠。宣宗卽位，追念舊學，贈禮部尚書銜，諡文恪。道光十二年，晉贈太傅，子方楹等加恩有差。

周系英，字孟才，湖南湘潭人。乾隆五十八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遷侍講。嘉慶十年，督四川學政。十四年，入直南書房，擢太常寺卿。尋改直上書房，授三阿哥讀。上諭：「不但授讀講習詩文，當教阿哥爲人居心以忠厚爲本。」系英請加授資治通鑑，以知古今治亂興衰之故，悉民間疾苦，上聽之。轉光祿寺卿，督山西學政。任滿回京，仍直上書房。十九年，擢兵部右侍郎，母憂去，服闋，補吏部侍郎。

二十四年，湘潭民與江西客民鬩，相殺傷，巡撫吳邦慶亦籍江西，陳奏偏袒。系英詢齋奏人，得事始末，於召對時面陳，乃調邦慶福建，詔以獄事畀總督察治。系英素以樸直被眷遇，邦慶初與善，約地方事有見聞必告，至是手書言其曲直，系英子汝楨亦致書在籍給事中石承藻詢獄事。書並爲邦慶得，先後以兩書上聞。上怒系英庇鄉人，部議革職，猶命以編修用。繼以汝楨致書事，褫職回籍。

道光初，以四品京堂召用，歷翰林院侍讀學士、內閣學士。二年，遷工部侍郎，督江西

學政，尋調江蘇，許密摺言地方利病，人才臧否。會潁江大水，學政駐江陰，系英目擊災狀，貽書督撫，留官吏素得民者治賑務，假庫帑三萬兩購米平糶，民感之。四年，調戶部左侍郎，卒於任。

錢樾，字黼棠，浙江嘉善人。乾隆三十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典陝西鄉試，督四川學政。直上書房。兩典江西鄉試，督廣西學政，累擢少詹事。嘉慶四年，還京，仍入直。驟遷內閣學士、禮部侍郎，督江蘇學政。時吳縣令甄輔廷治諸生糾控罪過當，學政平恕曲徇所請，斥革生員二十五人。上聞之，解平恕任，以樾代，至則先復諸生名，僅坐首事者三人，士民稱慶。方其赴任，途中見行船有大書「內廷南府」者，因上疏劾奸吏詭託，上累聖明，詔飭關津禁絕，嚴罪所司。

時南河邵壩決口，瓜、儀私梟充斥，爲閭閻害，命樾密訪以聞。疏陳：「黃河自豫東界至桃、宿以上，水緩沙停，致河高堤淺，所在防潰。請於霜降後鳩工疏正河，並增築堤防，先務所急。又以私梟爲患，皆由官鹽價貴，民利食私，若稍平鹽價，則私梟自絕。」疏入，俱報可。尋調吏部，任滿回京，調戶部，兼管錢法堂事務。奏請申禁改漕折色，以清弊端。復調吏部，九年，坐失察書吏舞弊，以告病治中趙曰濂虛選運同，降內閣學士，樾上疏置辯，議

革職，加恩賜編修。十年，擢鴻臚寺少卿，督山東學政。累遷大理寺少卿、內閣學士。母憂歸，服闋，引疾不出。二十年，卒。

秦瀛，字凌滄，江蘇無錫人，諭德松齡玄孫也。乾隆四十一年，以舉人召試山東行在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，洊遷郎中。五十八年，出爲浙江溫處道，有惠政。嘉慶五年，擢按察使。寧、紹、台三府水災，有司匿不報，瀛力言於巡撫，乃得賑。調湖南，衡州歲歉，有司匿不報，方議派濟陝西兵米，瀛復力言於巡撫，留米平糶。七年，以病歸。逾兩年，起授廣東按察使，督郡縣治盜，擒著盜梁修平、吳鯤喜置諸法。撫瓊州黎匪，嚴禁賭博白鴿票。

十年，遷浙江布政使，入覲，乞內用，授光祿寺卿，轉太常寺卿。疏陳廣東治盜事宜，略曰：「海盜始在高、廉，近則闖入廣州。大股如鄭一、烏石二、總兵寶、朱潰等，聲勢甚張。內地順德、香山、新會三縣，連有肆劫，以馬觀、李英芳爲之魁，與海盜勾結，捕急則遁入海中。統將出海，藉詞遷延，不能盡力。黜提督孫全謀，而魏大斌卽爲之續。臣愚以爲剿捕之法：一曰討軍實。水師廢弛，則帑餉虛糜。洋商、鹽商捐輸寬裕，經手之員尙有侵漁，遣委之將仍復驕惰，非立法痛懲，徒資耗費。一曰樹聲威。盜善偵探，非先聲響人，盜已輕我。兵行之日，督撫宜舉觴歡飲，有功而歸，開轅行賞，不用命者，殺無赦。一曰戒虛飾。擒

盜豈能皆真，一念邀功，讞多失實，偶有平反，不復深咎。嗣後總期弋獲真盜，毋縱毋枉。至守禦之法，尤宜急講。礮臺防守口岸，口岸多而汛兵少，盜船乘間直入；巡船復少，不能禦盜，且爲盜資。保甲僅屬虛名，縱役訛索，反成厲政。欲行保甲團練，先須百姓服從。臣以爲嚴防守必先澄清吏治，澄吏治必先固民心。一曰清獄訟。粵民好訟，大小案件，諭旨嚴飭，尙多沉擱。殆由案之初起，遲延不辦，土棍訟師，從而把持，遂至供情屢易，莫可窮究。惟有督飭州縣，有一案卽清一案，務洗慵惰偏私之習。一曰抑冗濫。六計尙廉，近海州縣有緝捕解犯之責，尤宜撙節，庶不虧倉庫而累閭閻。一令到任，幕友長隨，多人坐食，勢不能復爲廉吏。雜職武弁，惟利是圖，稍授以權，卽挾制文吏。雜職差委過多，亦滋擾累。一曰懲蠹役。胥役熟習地方情形，串同官親家屬，肆爲民害。廣東胥役，每有暗通盜匪，收受陋規，此尤不可不嚴行懲創也。三者既舉而吏治澄，吏治澄而民心固，於以舉行保甲團練，無不可使之民，卽無不可行之法矣。」疏上，詔下疆吏採行。遷順天府尹。

十二年，擢刑部侍郎。以宗室敏學獄會擬輕縱，議褫職，詔原之，左遷光祿寺卿。歷左副都御史、倉場侍郎。詔整頓倉場，慮瀛齒衰，以二品頂戴調左副都御史。尋授兵部侍郎，復調刑部。瀛治獄平慎，在浙辨定海難民十二人非盜。及海盜誣攀族人，已入告，卒更正省釋。在部治運丁盜米，許者謂以藥置米中立盜，試之不驗，仁宗親試明其枉，尤爲時

稱。十五年，以病解任。道光元年，卒。

瀛工文章，與姚鼐相推重，體亦相近云。

李宗瀚，字春湖，江西臨川人。乾隆五十八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嘉慶三年，大考二等，擢左贊善。累遷侍講學士，充日講起居注官。五年，典福建鄉試，母憂歸，服闋，補原官，轉侍讀學士。九年，督湖南學政，歷太僕寺卿、宗人府丞、左副都御史。二十年，丁本生母憂，服闋，在籍奏請終生祖母養，允之。道光三年，遭祖母喪。先是禮臣建議，爲父後者爲生祖母終三年喪，宗瀚幸奉功令，旣而部議仍改期服，宗瀚本生父秉禮已老，而有子四人，以出繼不得終養。五年，入都，召見，詢家世官資甚悉。宗瀚具陳終養始末，宣宗爲之嗟歎，遂補原官。八年，擢工部侍郎，典浙江鄉試，留學政。十一年，丁本生父憂，哀毀，扶病奔喪，卒於衢州，以衰服殮，年六十三。

宗瀚孝謹恬退，中歲以養親居林下十年，書法尤爲世重。

韓鼎晉，字樹屏，四川長壽人。乾隆六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嘉慶九年，改御史。疏言天主教流傳之害，請申禁以絕根株，從之。以母老請終養，十六年，服闋，補原官。

疏陳四川積弊六事，曰：禁科派以安閭閻，除囑匪以防積漸，查卡房以全民命，禁拐騙以警貪頑，嚴攤捐以養廉潔，覈戎政以歸實效。又言京師賭風大熾，多屬王公大臣輿夫設局，倚勢骹法，帝命指實，下詔嚴治。踰日，獲賭案三，大學士、步軍統領祿康與夫爲之魁。親貴近臣，莫不悚息。

巡視山東漕務，轉工科給事中，光祿寺少卿，督陝甘學政。疏言：「榆、綏諸州縣倉貯空虛，宜設法籌補，其地資蒙古糧食接濟。今腹裏邊外俱荒，當分別安置撫恤。」又言：「南山善後事宜，宜行堅壁清野之法。山內流民雜處，最爲姦藪，當嚴行保甲，使奸宄無所匿。軍中擄脅難民子女，請嚴禁。南山附近及豫東並經兵燹，宜慎選牧令，以蘇民氣。川北荒歉，與陝、甘、昆、連、鹽、梟、囑、匪多出其中，請先事豫防。」並下疆吏如所請行。歷鴻臚寺卿、通政司副使、太常寺卿、左副都御史。

二十四年，命察視近畿水災，督黃村賑務。督福建學政，疏言：「閩中吏治久窳，請不限資格，用廉幹吏補汀、漳、泉三郡望緊要缺，久其任以專責成。漳、泉營伍通盜，請責提鎮立予重典，勿稍袒庇。」道光六年，遷倉場侍郎，以病罷。起補工部侍郎，京察，原品休致。卒於家，祀鄉賢祠。

朱方增，字虹舫，浙江海鹽人。嘉慶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典雲南鄉試，遷國子監司業。十八年，教匪之變，方增劾直隸總督溫承惠貽誤地方，黜之。

應詔陳言，論用人理財，略曰：「近今大臣中，罕有以進賢爲務者。蓋薦舉之事，易於循私，黨援交結，不得不防，而大臣亦遂引嫌自避。夫大臣避徇私之名，而忘以人事君之責，所謂因噎廢食，非公忠體國者所宜有也。至於任用之方，則無過於考言詢事。皇上博訪周諮，徐爲印證。於召對時，各就所長，諭使面陳，果能洞悉原委，又當試之以事，以觀其能踐與否。如或敷奏並無條理，則其人固不足用，而大臣之識見優絀，心地公私，亦可見矣。抑臣思臣工居職，苟非闖茸齷齪者流，孰不思自効？況蒙皇上訓飭至再至三，而猶故習相仍，驟難振拔者，良有數端：條例過繁，文案瑣屑，雖有強敏之吏，而精神疲於具文，其實關於政治民生，轉致不能詳覈。一也。差務絡繹，公私賠累，身家之恤不遑，民物之懷漸愆。二也。訐告之風，至今益甚。嘗有以田土、鬪毆細故而叩閭京控者，有司畏其挾制，不得不姑息委蛇。雖有急公自好者，其尋常瑣屑之事，豈皆一一可達聖聰？甚至匿名揭帖，無主名之可指。蠹吏猾胥，奸民惡僕，求謀不遂，懲治過嚴，皆可造作飛語，訐及陰私。足使任事之心，不寒而栗，委曲隱忍。奸宄橫行，大都由此。三也。今皇上欲整飭因循積習，臣愚以爲必先除此三者之弊，庶廓然無所疑畏，而得專精實政矣。經國之方，理財尤要。古者

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，斟酌盈虛，量入爲出，用能經常不匱。今戶部歲入歲出，年一彙奏。惟中外未合爲一，條緒繁蹟，極難釐剔。且凡撥解卽謂之出，並未實計所用。新舊牽濶，凌雜益甚，而出納諸欸，又因有無定之欸，盈胸參差。以故一歲之中，所出幾何，覈之所入，贏餘若干，不能得其實數。請旨敕下戶部，歲入歲出，宜合中外爲一。核計贏餘總數，仍取前一二歲所贏餘，確實比較，然後審其輕重緩急，舉一切例內例外諸用欸，有可裁省停緩者，酌加撙節。庶合於古人通年制用之法，而度支充裕矣。」

二十年，入直懋勤殿，編纂石渠寶笈、秘殿珠林。尋督廣西學政，累遷翰林院侍讀學士。道光四年，大考第一，擢內閣學士。典山東鄉試。七年，督江蘇學政。十年，卒。

方增熟諳朝章典故，輯國史名臣事蹟，爲從政觀法錄，行於世。

論曰：萬承風、周系英、錢樾以待從之臣，軺車所至，建白卓然。秦瀛之治績，李宗瀚之孝行，非僅以文藻稱。韓鼎晉、朱方增侃侃獻納，言有體要，皆風采著於朝列矣。



092-216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五

## 列傳一百四十二

魁倫 廣興 初彭齡

魁倫，完顏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副將軍查弼納孫也。襲世管佐領，兼輕車都尉，授四川漳臘營參將，累擢建昌鎮總兵。嘗入覲，高宗詢家世，魁倫陳戰功甚悉。乾隆五十三年，擢福州將軍。喜聲伎，制行不謹，總督伍拉納欲劾之。伍拉納故貪，逼勸屬吏財賄，復縱洋盜，盜艇集五虎門外不問。魁倫遂疊疏劾閩省吏治廢弛，伍拉納及巡撫浦霖溺職，按察使錢受椿等迎合助虐。上怒，褫伍拉納等職逮問，命長麟署總督，偕魁倫鞠訊，得伍拉納等貪婪及庫藏虧絀狀，俱伏法。伍拉納爲和珅姻戚，當按治時，上切責長麟瞻徇，罷去，以事由魁倫舉發，特寬之，代署總督，嚴捕海盜，屢獲其魁。

嘉慶元年，實授總督。三年，巨盜林發枝投首，海患稍戢。以母憂歸。自治閩獄，以仇

直聞於時，仁宗尤眷之。四年，起署吏部尚書。魁倫屢於上前自稱昔治四川囑匪功，謂賊不難辦，請赴軍前，時上督責諸將平賊甚急，經略勒保未稱帝意，命魁倫赴四川，速勸保治罪，卽代署總督，駐達州治軍餉。勒保獲譴由蜚語，既就逮，所部訴其冤，乞代奏，魁倫稍稍爲置辯，終以玩誤軍務讞擬重辟，軍心因之渙散，不爲用。額勒登保繼爲經略，與德楞泰先後赴甘肅剿竄匪，魁倫專任四川軍事。

五年春，冉天元糾數路殘匪潛匿大竹，魁倫遂巡未發，賊脅衆數萬由定遠渡嘉陵江，圖擾川西，魁倫繞道鄰水，自順慶追剿，檄總兵七十五還守重慶。上以數年來賊氛皆在川東北，惟川西完善，地爲軍餉所出，斥魁倫疏防，革職留任。賊尋渡江掠蓬溪，諸將獨總兵朱射斗力戰而兵少，魁倫約爲接應復不至，射斗戰死。魁倫退屯潼川，降三品頂戴，詔責嚴守潼河，曰：「此爾生死關頭也。」復起勸保爲四川提督，偕德楞泰進剿川西、川北。四月，賊伺川西備嚴，乘間竄渡潼河，焚太和，逼成都，上怒魁倫屢失機縱賊，褫職逮問，命勸保代署總督。侍郎周興岱往會鞫，尋逮京賜死，子扎拉芬戍伊犁。

魁倫居官廉，自爲尙書時，詔寬減閩關賠繳銀六千兩，至是罄家產不足償，上益憐之，給還宅一區，俾其妻有所棲止，又因其孫幼稚，命扎拉芬到戍三年釋歸，宣諭廷臣，使知法戒焉。

廣興，字廣虞，滿洲鑲黃旗人，大學士高晉第十二子。入貲爲主事，補官禮部。敏於任事，背誦案牘如瀉水，大學士王杰器其才。累遷給事中。嘉慶四年，首劾和珅罪狀，擢副都御史。命赴四川治軍需，綜覈精嚴，月節糜費數十萬金，爲時所忌，以騷擾驛傳被劾，上優容之。復屢與總督魁倫互劾，召還，左遷通政副使。九年，擢兵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、總管內務府大臣，署刑部侍郎。同僚輕其於刑名非素習，廣興引證律例，屢正誤讞，衆乃服。十一年，奏劾御前大臣定親王蘇恩揀選官缺專擅違例，廷臣察詢，不直所言，降三品京堂，罷兼職。尋補奉宸苑卿，擢刑部侍郎，復兼內務府大臣。上方倚任，廣興亦慷慨直言，召對每逾晷刻。上曰：「汝與初彭齡皆朕信任之人，何外廷怨恨乃爾？」廣興頹首謝。數奉使赴山東、河南按事，益作威福，中外側目。

內監鄂羅哩者，自乾隆中充近侍，年七十餘，嘗至朝廊與廣興坐語，以長者自居。廣興粲然曰：「汝輩閹人，當敬謹侍立，安得與大臣論世誼乎？」鄂羅哩恨次骨，思以中之。十三年冬，內庫給宮中綉段不如數，且窳敗，鄂羅哩言由廣興剋減，上卽命傳諭，出而漫言之，廣興不知爲上旨，坐而與辯。鄂羅哩入奏其坐聽諭旨，上怒，一日，面詰廣興，廣興言總管太監孫進忠與庫官勾通，欲交外省織造，藉遂需索規費之計。上以其不能指實庫官何人，挾

詐面欺，下廷臣議罪，尋寬之。罷職家居，於是與廣興不協者，蓋起媒孽其短。上密諭山東、河南兩省巡撫察奏，遂交章劾其奉使時任意作威，苛求供頓，收納餽遺諸罪狀，下獄議絞。上親廷訊，尙欲緩其獄，廣興未省上意，抗辯無引罪語，而賊私有實據，上益怒，遂置之法，籍其家，子蘊、秀戍吉林，並罪兩省官吏及山東言官各有差。

廣興仇爽無城府，疾惡嚴，喜誣人陰私。既得志，驕奢日甚，縱情聲色，不能約束奴僕，終及於禍。

初彭齡，字頤園，山東萊陽人。乾隆三十六年，巡幸山東，召試，賜舉人。四十五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五十四年，遷江南道御史。劾協辦大學士彭元瑞徇私爲婿姪營事，元瑞被黜，又江西巡撫陳淮以貪著，劾罷之，風采振一時。累遷兵部侍郎。

嘉慶四年，出爲雲南巡撫。時總督富綱請罷官鹽，改歸民運民銷，詔下彭齡議。疏上，略曰：「滇鹽向例官督竈煎，分井定額，按月完納省倉。行銷之法，按州縣戶口多寡定額，地方官備價運銷交課。其始竈戶所領官給薪本敷裕，交足額鹽之外，尙有餘鹽，官售額鹽，扣還腳價之外，尙有餘課。行之日久，不肖州縣勾通井官，私買額外餘鹽，行銷肥己。竈戶利於賣私，益滋偷漏。前巡撫劉秉恬遂令州縣額銷十萬斤者加銷一二萬，以資辦公。」

竈戶薪本不敷，無力加煎，攙和灰土，州縣滯銷，因有派累之事。乾隆五十六年，鹽道蔣繼勳以官銀盡買安寧等井私煎之鹽，并發州縣銷售，欲以彌縫虧空。額鹽積壓愈多，於是州縣又有計口授鹽、短秤加課之弊。煙戶無論男女老幼，皆應交課，窮困已極。迤西一帶，遂至聚衆抗官，斃差焚屋。前年威遠保夷滋擾，即有此等姦民。祿豐一案，亦由鹽務起釁，江蘭並匿情不奏。富綱到滇，實見有不得不改章以甦民困者。竊思滇鹽官運官銷，積弊難返，應如督臣所奏，改爲就井收課，聽民自便。於是損益原奏，令竈戶自煎自賣，商販領照，聽其所之，試行二三年，再定各井歲額，下部議行。又籌置堡田，免徭役加派，滇民感之。劾前撫江蘭匿抱母、恩耕二井水災不奏，蘭因黜罷。

六年，自陳親老，乞改京職，允之，以貴州巡撫伊桑阿代。途次劾伊桑阿驕奢乖戾，苛派屬員，剽石峴苗飾詞冒功。遣使勘實，置伊桑阿於法。回京，授刑部侍郎。七年，偕副都統富尼善往貴州按事，劾巡撫常明鉛廠之弊，褫職治罪，卽代署巡撫。尋調署雲南巡撫，劾布政使陳孝昇、迤西道薩榮安以維西軍務冒帑，治如律。八年，偕侍郎額勒布清查陝西軍需，自巡撫秦承恩以下，黜罰有差。調工部侍郎，又調戶部。

九年，誤聽湖北巡撫高杞言，劾湖廣總督吳熊光受賄，不得實，後復以獨對時密諭私告杞，事覺，下廷臣議罪，以大辟上。仁宗知彭齡無他，不欲因言事加重譴，詔斥諸臣所擬

過當，有意杜言事者之口；又念彭齡親老，免遠謫，罷職家居。逾年，起授右庶子，驟遷內閣學士。

十一年，借侍郎英和往陝西讞獄，途經山西，命察議河東鹽務。尋授安徽巡撫。壽州武舉張大有因妒姦毒斃族姪張倫及雇工人，總督鐵保徇蘇州知府周鏗以自中蛇毒定讞，彭齡推鞠得實，詔嘉之，特予議敘，鐵保等降黜有差。父憂歸。

十四年，奪情授貴州巡撫，固辭不起。服闋，署山西巡撫，遂實授。劾前巡撫成齡需索供應，又劾布政使劉清、署按察使張會獻及府州縣多人，尋調陝西。河東道劉大觀揭劾初彭齡任性乖張，命回山西聽勘，以怒斥前撫金應琦及瞻徇知府朱錫庚，部議革職，詔寬之，降補鴻臚寺卿。遷順天府尹。

十六年，偕尚書托津清查南河工帑，劾罷應營四十八員，復偕尚書崇祿往福建讞獄。遷工部侍郎，署浙江巡撫。尋命往兩湖按訊湖北按察使周季堂及湖南學政徐松，季堂無貪跡，惟袒庇屬員，褫職，免治罪；松需索陋規，出題割裂聖經，褫職遣戍。

十七年，調戶部侍郎。時兩江總督百齡劾南河總督陳鳳翔誤啓智、禮兩壩，鳳翔已被譴，自訴辯，又訐百齡信任鹽巡道朱爾廣額督辦葦蕩失當，命彭齡、松筠往按。百齡於啓壩時實同畫諾，遂請薄懲百齡，而朱爾廣額被重譴，語詳百齡等傳。署南河總督，尋調倉場

侍郎。

十九年，命往廣西按訊巡撫成林，以恣意聲色，用度侈靡，褫成林職，籍其家。擢兵部尙書，特命署江蘇巡撫，清查虧空，疏言：「虧空應立時懲辦，而各省督撫往往密奏，僅使分限完繳。始則屬官玩法，任意侵欺，繼則上司市恩，設法掩蓋。是以清查爲續虧出路，密奏爲緩辦良圖，請飭禁。」帝建之。劾江寧布政使陳桂生、江蘇布政使常格催徵不力，並褫職。尋巡撫張師誠回任，仍命彭齡會同清查。彭齡與百齡、師誠意不合，各擬章程，上詔斥其不能和衷。既而疏劾百齡、師誠受關道鹽員饋銀，又劾陳桂生弊混，命大學士托津、尙書景安往按，至則百齡、師誠嗾屬員多方沮格，所劾並不得實。上以彭齡性褊急，嫉惡過嚴，斥其輕躁，降內閣學士，召回京。茅豫者，以部員隨赴廣西，因留江蘇佐理，改知府。至是彭齡疏陳豫兩耳重聽，代爲乞假。詔斥越職擅，再降，以翰林院侍讀、侍講候補。百齡復劾彭齡沉湎於酒，事一委茅豫，文致陳桂生之罪，私拆批摺，挾怨誣參，且豫實非耳聾，亦徇欺。上怒，褫彭齡職，停其母九旬恩賚，令閉門思過。

二十一年，起爲工部主事。丁母憂，未歸，請改注籍順天，服闋，以員外郎用。道光元年，授禮部侍郎，尋擢兵部尙書。三年，萬壽節，與十五老臣宴，繪圖於萬壽山玉瀾堂，御製詩稱其耿介，優賚珍物。四年，以年老休致，食半俸。五年，卒，詔優卹。



論曰：甚矣直臣之不易爲也！赤心爲國，犯顏批鱗，而人主諒之。苟有排異已市盛名之心，借徑梯榮，衆矢集焉，況身罹負乘，或加之貪婪乎？魁倫、廣興之所以不得其死也。初彭齡雖亦褊躁，然實政清操，蹶而復起，克保令名，宜哉！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

## 列傳一百四十三

洪亮吉 管世銘

谷際岐

李仲昭

石承藻

洪亮吉，字稚存，江蘇陽湖人。少孤貧，力學，孝事寡母。初佐安徽學政朱筠校文，繼入陝西巡撫畢沅幕，爲校刊古書。詞章考據，著於一時，尤精擊輿地。乾隆五十五年，成二甲第二名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年已四十有五。長身火色，性豪邁，喜論當世事。未散館，分校順天鄉試。督貴州學政，以古學教士，地僻無書籍，購經、史、通典、文選置各府書院，士始治經史。爲詩古文有法。任滿還京，入直上書房，授皇曾孫奕純讀。嘉慶三年，大考翰詹，試征邪教疏，亮吉力陳內外弊政數千言，爲時所忌。以弟喪陳情歸。

四年，高宗崩，仁宗始親政。大學士朱珪書起之，供職，與修高宗實錄，第一次稿本成，意有不樂。將告歸，上書軍機王大臣言事，略曰：「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，天下望治之心

孔迫矣，而機局未轉者，推原其故，蓋有數端。亮吉以爲勵精圖治，當一法祖宗初政之勤，而尙未盡法也。用人行政，當一改權臣當國之時，而尙未盡改也。風俗則日趨卑下，賞罰則仍不嚴明，言路則似通而未通，吏治則欲肅而未肅。何以言勵精圖治尙未盡法也？自三四月以來，視朝稍晏，竊恐退朝之後，俳優近習之人，熒惑聖聽者不少。此親臣大臣啓沃君心者之過也。蓋犯顏極諫，雖非親臣大臣之事，然不可使國家無嚴憚之人。乾隆初年，純皇帝宵旰不遑，勤求至治，其時如鄂文端、朱文端、張文和、孫文定等，皆侃侃以老成師傅自居。亮吉恭修實錄，見一日中硃筆細書，折成方寸，或詢張、鄂，或詢孫、朱，曰某人賢否，某事當否，日或十餘次。諸臣亦皆隨時隨事奏片，質語直陳，是上下無隱情。純皇帝固聖不可及，而亦衆正盈朝，前後左右皆嚴憚之人故也。今一則處事太緩，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後，權私蒙蔽，事事不得其平者，不知凡幾矣。千百中無有一二能上達者，即能上達，未必即能見之施行也。如江南洋盜一案，參將楊天相有功駢戮，洋盜某漏網安居，皆由署總督蘇凌阿昏愎糊塗，貪賊玩法，舉世知其冤，而洋盜公然上岸無所顧忌，皆此一事釀成。況蘇凌阿權相私人，朝廷必無所顧惜，而至今尙擁巨賞，厚自頤養。江南查辦此案，始則有心爲承審官開釋，繼則並閉以不冤覆奏。夫以聖天子赫然獨斷，欲平反一事而尙如此，則此外沉寃何自而雪乎？一則集思廣益之法未備。堯、舜之主，亦必詢四岳，詢羣牧。蓋恐一人之

聰明有限，必博收衆采，庶無失事。請自今凡召見大小臣工，必詢問人材，詢問利弊。所言可采，則存檔冊以記之。倘所舉非人，所言失實，則治其失言之罪。然寄耳目於左右近習，不可也；詢人之功過於其黨類，亦不可也。蓋人材至今日，銷磨殆盡矣。以模稜爲曉事，以軟弱爲良圖，以鑽營爲取進之階，以苟且爲服官之計。由此道者，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，衣鉢相承，牢結而不可解。夫此模稜、軟弱、鑽營、苟且之人，國家無事，以之備班列可也；適有緩急，而欲望其奮身爲國，不顧利害，不計夷險，不瞻徇情面，不顧惜身家，不可得也。至於利弊之不講，又非一日。在內部院諸臣，事本不多，而常若猝猝不暇，汲汲顧影，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在外督撫諸臣，其賢者斤斤自守，不肖者亟亟營私。國計民生，非所計也，救目前而已；官方吏治，非所急也，保本任而已。慮久遠者，以爲過憂；事興革者，以爲生事。此又豈國家求治之本意乎？二則進賢退不肖似尙游移。夫邪教之起，由於激變。原任達州知州戴如煌，罪不容道矣。幸有一衆口交譽之劉清，百姓服之，教匪亦服之。此時正當用明效大驗之人。聞劉清尙爲州牧，僅從司道之後辦事，似不足盡其長矣。亮吉以爲川省多事，經略縱極嚴明，剿賊匪用之，撫難民用之，整飭官方辦理地方之事又用之，此不能分身者也。何如擇此方賢吏如劉清者，崇其官爵，假以事權，使之一意招徠撫綏，以分督撫之權，以蔽國家之事。有明中葉以來，鄖陽多事，則別設鄖陽巡撫；偏沅多事，則別設偏沅巡

撫。事竣則撤之，此不可拘拘於成例者也。夫設官以待賢能，人果賢能，似不必過循資格。如劉清者，進而尙未進也。戴如煌雖以別案解任，然尙安處川中。聞教匪甘心欲食其肉，知其所在，卽極力焚劫。是以數月必移一處，教匪亦必隨而逐之。近在川東與一道員聯姻，恃以無恐。是救一有罪之人，反殺千百無罪之人，其理尙可恕乎？純皇帝大事之時，卽明發諭旨數和珅之罪，並一一指其私人，天下快心。乃未幾而又起吳省蘭矣，召見之時，又聞其爲吳省欽辨冤矣。夫二吳之爲和珅私人，與之交通貨賄，人人所知。故曹錫寶之糾和珅家人劉全也，以同鄉素好，先以摺彙示二吳，二吳卽袖其彙走權門，藉爲進身之地。今二吳可雪，不幾與褒贈曹錫寶之明旨相戾乎？夫吳省欽之傾險，秉文衡，尹京兆，無不聲名狼藉，則革職不足蔽辜矣。吳省蘭先爲和珅教習師，後反稱和珅爲老師，大考則第一矣，視學典試不絕矣，非和珅之力而誰力乎？則降官亦不足蔽辜矣。是退而尙未退也。何以言用人行政未盡改也？蓋其人雖已致法，而十餘年來，其更變祖宗成例，汲引一己私人，猶未嘗平心討論。內閣、六部各衙門，何爲國家之成法，何爲和珅所更張，誰爲國家自用之人，誰爲和珅所引進，以及隨同受賄舞弊之人，皇上縱極仁慈，縱欲寬宥從，又因人數甚廣，不能一切屏除。然竊以爲實有真知灼見者，自不究其從前，亦當籍其姓名，於升遷調補之時，微示以善惡勸懲之法，使人人知聖天子雖不爲己甚，而是非邪正之辨，未嘗不洞悉，未嘗不

區別。如是而夙昔之爲私人者，尙可革面革心而爲國家之人。否則，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，萬一他日復有效權臣所爲者，而諸臣又羣起而集其門矣。何以言風俗日趨卑下也？士大夫漸不顧廉恥，百姓則不顧綱常。然此不當責之百姓，仍當責之士大夫也。以亮吉所見，十餘年來，有尙書、侍郎甘爲宰相屈膝者矣；有大學士、七卿之長，且年長以倍，而求拜門生，求爲私人者矣；有交宰相之僮隸，並樂與抗禮者矣。太學三館，風氣之所由出也。今則有昏夜乞憐，以求署祭酒者矣；有人前長跪，以求講官者矣。翰林大考，國家所據以陞黜詞臣者也。今則有先走軍機章京之門，求認師生，以探取御製詩韻者矣；行賄於門閹侍衛，以求傳遞倩，藏卷而去，製就而入者矣。及人人各得所欲，則居然自以爲得計。夫大考如此，何以責鄉會試之懷挾替代？士大夫之行如此，何以責小民之誇詐夤緣？輦轂之下如此，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？純皇帝因內閣學士許玉猷爲同姓石工護喪，諭廷臣曰：『諸臣縱不自愛，如國體何？』是知國體之尊，在諸臣各知廉恥。夫下之化上，猶影響也。士氣必待在上者振作之，風節必待在上者獎成之。舉一廉樸之吏，則貪欺者庶可自愧矣；進一恬退之流，則奔競者庶可稍改矣；拔一特立獨行、敦品勵節之士，則如脂如韋、依附翊比之風，或可漸革矣。而亮吉更有所慮者，前之所言，皆士大夫之不務名節者耳。幸有矯矯自好者，類皆惑於因果，遁入虛無，以蔬食爲家規，以談禪爲國政。一二人倡於前，千百人和於

後。甚有出則官服，入則僧衣。惑智驚愚，駭人觀聽。亮吉前在內廷，執事曾告之曰：『某等親王十人，施齋戒殺者已十居六七，羊豕鵝鴨皆不入門。』及此回入都，而士大夫持齋戒殺又十居六七矣。深恐西晉祖尙玄虛之習復見於今，則所關世道人心非小也。何以言賞罰仍不嚴明也？自征苗匪、教匪以來，福康安、和琳、孫士毅則蒙蔽欺妄於前，宜縣、惠齡、福寧則喪師失律於後，又益以景安、秦承恩之因循畏葸，而川、陝、楚、豫之民，遭劫者不知幾百萬矣。已死諸臣姑置勿論，其現在者未嘗不議罪也。然重者不過新疆換班，輕者不過大營轉餉，甚至擊解來京之秦承恩，則又給還家產，有意復用矣；屢奉嚴旨之惠齡，則又起補侍郎。夫蒙蔽欺妄之殺人，與喪師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殺人無異也，而猶邀寬典異數，亦從前所未有也。故近日經略以下，領隊以上，類皆不以賊匪之多寡、地方之蹂躪掛懷。彼其心未始不自計曰：『即使萬不可解，而新疆換班，大營轉餉，亦尙有成例可援，退步可守。』國法之寬，及諸臣之不畏國法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。純皇帝之用兵金川、緬甸，訥親債事，則殺訥親；額爾登額債事，則殺額爾登額；將軍、提、鎮之類，伏失律之誅者，不知凡幾。是以萬里之外，得一廷寄，皆震懼失色，則馭軍之道得也。今自乙卯以迄己未，首尾五年，債事者屢矣。提、鎮、副都統、偏裨之將，有一膺失律之誅者乎？而欲諸臣之不玩寇、不殃民得乎？夫以純皇帝之聖武，又豈見不及此？蓋以歸政在即，欲留待皇上蒞政之初，神武獨

斷，一新天下之耳目耳。倘邊平尙無期日，而國帑日見銷磨，萬一支絀偶形，司農告匱。言念及此，可爲寒心，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。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？九卿臺諫之臣，類皆毛舉細故，不切政要。否則發人之陰私，快己之恩怨。十件之中，幸有一二可行者，發部議矣，而部臣與建言諸臣，又各存意見，無不議駁，並無不通駁，則又豈國家詢及芻蕘、詢及瞽史之初意乎？然或因其所言瑣碎，或輕重失倫，或虛實不審，而一概留中，則又不可。其法莫如隨閱隨發，面諭廷臣，或特頒諭旨，皆隨其事之可行不可行，明白曉示之。卽或彈劾不避權貴，在諸臣一心爲國，本不必避嫌怨。以近事論，錢澧、初彭齡皆常彈及大僚矣，未聞大僚敢與之爲仇也。若其不知國體，不識政要，冒昧立言，或攻發人之陰私，則亦不妨使衆共知之，以著其非而懲其後。蓋諸臣旣敢挾私而不爲國，更可無煩君上之迴護矣。何以言吏治欲肅而未肅也？夫欲吏治之肅，則督、撫、藩、臬其標準矣。十餘年來，督、撫、藩、臬之貪欺害政，比比皆是。幸而皇上親政以來，李奉翰已自斃，鄭元壽已被糾，富綱已遭憂，江蘭已內改。此外，官大省、據方面者如故也，出巡則有站規、有門包，常時則有節禮、生日禮，按年則又有幫費。升遷調補之私相餽謝者，尙未在此數也。以上諸項，無不取之於州縣，州縣則無不取之於民。錢糧漕米，前數年尙不過加倍，近則加倍不止。督、撫、藩、臬以及所屬之道、府，無不明知故縱，否則門包、站規、節禮、生日禮、幫費無所出也。州縣明



言於人曰：『我之所以加倍加數倍者，實層層衙門用度，日甚一日，年甚一年。』究之州縣，亦恃督、撫、藩、臬、道、府之威勢以取於民，上司得其半，州縣之入己者亦半。初行尙有畏忌，至一年二年，則成爲舊例，牢不可破矣。訴之督、撫、藩、臬、道、府，皆不問也。千萬人中，或有不甘冤抑，赴京控告者，不過發督撫審究而已，派欽差就訊而已。試思百姓告官之案，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？卽欽差上司稍有良心者，不過設爲調停之法，使兩無所大損而已。若欽差一出，則又必派及通省，派及百姓，必使之滿載而歸而心始安，而可以無後患。是以州縣亦熟知百姓之技倆不過如此，百姓亦習知上控必不能自直，是以往往至於激變。湖北之當陽，四川之達州，其明效大驗也。亮吉以爲今日皇上當法憲皇帝之嚴明，使吏治肅而民樂生，然後法仁皇帝之寬仁，以轉移風俗，則文武一張一弛之道也。」

書達成親王，以上聞，上怒其語戇，落職下廷臣會鞠，面諭勿加刑，亮吉感泣引罪，擬大辟，免死遣戍伊犁。明年，京師旱，上禱雨未應，命清獄囚，釋久戍。未及期，詔曰：「罪亮吉後，言事者日少。卽有，亦論官吏常事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，絕無言者。豈非因亮吉獲罪，鉗口不復敢言？朕不聞過，下情復壅，爲害甚鉅。亮吉所論，實足啓沃朕心，故銘諸座右，時常觀覽，勤政遠佞，警省朕躬。今特宣示亮吉原書，使內外諸臣，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，實爲可與言之君。諸臣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，負朕求治苦心。」卽傳諭伊犁將

軍，釋亮吉回籍。詔下而雨，御製詩紀事，注謂：「本日親書諭旨，夜子時甘霖大沛。天鑿捷於呼吸，益可感畏。」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還，自號更生居士。後十年，卒於家。所著書多行世。

管世銘，字緘若，與亮吉同里。乾隆四十三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。累遷郎中，充軍機章京。深通律令，凡讞牘多世銘主奏。屢從大臣赴浙江、湖北、吉林、山東按事，大學士阿桂尤善之，倚如左右手。時和珅用事，世銘憂憤，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，語譏切無所避。會遷御史，則大喜，夜起傍徨，草疏將劾之，詔仍留軍機處。故事，御史留直者，儀注仍視郎官，不得專達封事。世銘自言愧負此官，阿桂慰之曰：「報稱有日，何必急以言自見。」蓋留直阿桂所請，隱全之，使有待。嘉慶三年，卒。

谷際歧，字西阿，雲南趙州人。乾隆四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與校四庫全書。充會試同考官，所拔多知名士。乞養歸，主講五華書院，教士有法。連丁父母憂，服闋，起原官。

嘉慶三年，遷御史。時教匪擾數省，師久無功，際歧徧訪人士來京者，具得其狀。四年春，上疏，略曰：「竊見三年以來，先帝頒師征討邪教，川、陝責之總督宜縣，巡撫惠齡、秦承

恩，楚北賁之總督畢沅、巡撫汪新。諸臣釀釁於先，藏身於後，止以重兵自衛，裨弁奮勇者，無調度接應，由是兵無鬪志。川、楚傳言云：『賊來不見官兵面，賊去官兵才出現。』又云：『賊去兵無影，兵來賊沒蹤。可憐兵與賊，何日得相逢？』前年總督勦保至川，大張告示，痛責前任之失，是其明證。畢沅、汪新相繼殞逝，景安繼爲總督。今宜縣、惠齡、秦承恩縱慢於左，景安怯玩於右，勦保縱能實力剿捕，陝、楚賊多，起滅無時，則勦保終將掣肘。欽惟先帝昔征緬甸，見楊應琚挑撥掩覆之罪，立予拿問。今宜縣等曠玩三年之久，幸荷寬典，而轉益懷安，任賊越入河南盧氏、魯山等縣。景安雖無吞餉聲名，而罔昧自甘，近亦有賊焚掠襄、光各境，均爲法所不容。況今軍營副封私札，商同軍機大臣改壓軍報。供據已破，雖由內臣聲勢，而彼等掩覆僨事，情更顯然。請旨懲究，另選能臣，與勦保會同各清本境，則軍令風行，賊必授首。比年發餉至數千萬，軍中子女玉帛奇寶錯陳，而兵食反致有虧。載賊而歸，風盈道路，嘲之者有『與其請餉，不如書會票』之語。先帝嚴究軍需局，察出四川漢州知州與德楞泰互爭報銷，及湖北道員胡齊崙侵餉數十萬，一則追賠，一則拿究。他屬類此者必多，尤宜急易新手清釐。則侵盜之跡，必能破露，不但兵餉與善後事宜均得充裕，銷算亦不敢牽混矣。」

間又上疏曰：「教匪滋擾，始於湖北宜都番傑人，實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

起。當教匪齊麟等正法於襄陽，匪徒各皆斂戢。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爲能，乾隆六十年，委查宜都縣境，嚇詐富家無算，赤貧者按名取結，納錢釋放。少得供據，立與慘刑，至以鐵釘釘人壁上，或鐵錘排擊多人。情介疑似，則解省城，每船載一二百人，飢寒就斃，浮屍於江。破獄中者，亦無棺殮。聶傑人號首富，屢索不厭，村黨結連拒捕。宜昌鎮總兵突入遇害，由是宜都、枝江兩縣同變。襄陽之齊王氏、姚之富、長陽之覃加耀、張正謨等，聞風並起，遂延及河南、陝西。此臣所聞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。臣思教匪之在今日，自應盡黨梟磔。而其始猶是百數十年安居樂業人民，何求何憾，甘心棄身家、捐性命，鋌而走險耶？臣聞賊當流竄時，猶哭念皇帝天恩，殊無一言怨及朝廷。向使地方官仰體皇仁，察教於平日，撫弭於臨時，何至如此？臣爲此奏，固爲官吏指事聲罪，亦欲使萬禩子孫知我朝無叛民，而後見恩德入人，天道人心，協應長久，昭昭不爽也。常丹葵逞虐一時，上厪聖仁，下殃良善，罪豈容誅？應請飭經路勒保嚴察奏辦。又現奉恩旨，凡受撫來歸者，令勒保傳喚同知劉清，同川省素有清名之州縣，妥議安插。楚地曾經滋擾者，亦應安集。臣聞被擾州縣，逃散各戶之田廬婦女，多歸官吏壓賣分肥。是始不顧其反，終不顧其歸。不知民何負於官，而效尤覲忍至於此極？若得懲一儆衆，自可羣知洗濯。宜奉德意，所關於國家苞桑之計匪細也。兩疏上，仁宗並嘉納施行。尋遷給事中，稽察南新倉，巡視中城。

雲南鹽法，官運官銷，日久因緣爲奸，按口比銷，民不堪命；又威遠調取民夫，按名折銀，折後又徵實夫，迤西道屬數十州縣，同時闕變，解散後不以實聞，官吏翫法如故。際岐上疏痛陳其害，下雲南督撫察治。總督富綱請改鹽法以便民，巡撫江蘭方內召，欲沮其事，際岐復疏爭。初彭齡繼爲巡撫，際岐門下士也，熟聞其事，始疏請鹽由竈煎竈賣，民運民銷，一祛積弊，民大便。語詳鹽法志。

蔡永清者，總督陳輝祖家奴，擁厚貲居京師，以助賑敍五品職銜，出入輿馬，揖讓公卿間。際岐疏劾，自大學士慶桂、朱珪以下，多所指斥，下刑部鞠訊，褫永清職銜，際岐坐論奏未盡實，降授刑部主事。累遷郎中。以老乞休，貧不能歸，主講揚州孝廉堂垂十年，卒。自乾隆末，雲南之官於朝以直言著者，尹壯圖、錢澧，時以際岐並稱焉。

李仲昭，字次卿，廣東嘉應人。嘉慶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。長蘆鹽商僞造加重法馬，每引浮百斤，損課滯銷。商人查有圻家鉅富，交通朝貴。自給事中花杰劾蘆鹽加價，連及大學士戴衢亨，不得直，且被譴，遂無敢言者。仲昭疏劾之，戶部猶祖商，或騰蜚語，謂仲昭索賄不遂。仁宗方幸熱河，命留京王大臣同鞠，得舞弊狀，有圻論如律，在事降革有差，人咸側目。仲昭又劾吏部京察不公，亦鞠實。既而赴戶部點卯，杖責書吏，

戶部摭其事奏劾，下吏部議。羣欲以傾仲昭，侍郎彭齡號剛正，以妻喪在告，語人曰：「諸人欲報怨，加以莫須有之罪。」李御史有言膽，臺中何可無此人？部員聞彭齡言，遽議降四級，甫兩日而奏上，仲昭竟黜。

石承藻，字黼庭，湖南湘潭人。嘉慶十三年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，給事中，敢言有聲。王樹勳者，江都人，乾隆末入京應試不售，乃於廣慧寺爲僧，名曰明心。開堂說法，假扶乩卜筮，探刺士大夫陰私，揚言於外，人益崇信。達官顯宦，每有皈依受戒爲弟子者。朱珪正人負重望，亦與交接。時和坤爲步軍統領，訪捕治罪，以賄得末減，勒令還俗，遂游蕩江湖。值川、楚匪亂，投効松筠軍中，以談禪投所好，使易裝入賊寨說降，獎予七品官銜，涪擢襄陽知府。數年，入覲京師，不改故態。刑部尙書金光悌延醫子病，忱以禍福，光悌長跪請命，爲時所嗤。嘉慶二十年，承藻疏請澄清流品，劾樹勳，下刑部鞠實，擬職，枷號兩月，發黑龍江充當苦差。仁宗獎承藻曰：「真御史也！」詔斥被惑諸臣，有玷官箴。其已故者免議，侍郎蔣予蒲、宋鎔以下，黜降有差。

二十四年，湘潭有土、客械鬪之獄，侍郎周系英與巡撫吳邦慶互劾。承藻適在籍，系英子汝楨致書承藻詢其事，爲邦慶所發，承藻牽連降秩。久之不復遷，終光祿寺署正。

論曰：仁宗詔求直言，下至末吏平民，皆得封章上達，言路大開。科道中竭誠獻納，如衛謀論福康安貪婪，不宜配享太廟。馬履泰論景安畏縮偷安，老師糜餉，及教匪宜除，難民宜撫；又論百齡舉劾失當。張鵬展論金光悌專擅刑部，戀司職不去。周枋論疆臣參劾屬員，不舉劣迹，恐悃悃無華者以失歡被劾；又論朱珪以肩輿擅入禁門，無無君之心，而有無君之迹。沈琨論宜興庇護屬員，致興株繫諸生大獄；又諫阻東巡。蕭芝論端正風俗，宜崇醇樸。王寧煒論用人宜習其素，不可因保舉遽加升用；又論督撫壅蔽之習，及士民捐輸之累，州縣折收之患。游光釋論大臣未盡和衷，武備未盡整飭，願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。諸人所言，雖有用有不用，當時皆推諫直。又龔鏜當松筠因諫東巡獲罪，密疏復陳，自庀身後事而後上，卒蒙寬宥。其章疏多不傳，稽之史牒，旁見紀載，審諤盈廷，稱盛事焉。洪亮吉諸人身雖遭黜，言多見採，可以無憾。或猶以時方清明，目亮吉之效痛哭流涕者爲多事，過矣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七

## 列傳一百四十四

吳熊光 汪志伊 陳大文 熊枚 裘行簡

方維甸 董教增

吳熊光，字槐江，江蘇昭文人。舉順天鄉試，乾隆三十七年，登中正榜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累遷刑部郎中，改御史。當罷直，大學士阿桂素倚之，請留直如故。阿桂屢奉使出剿匪、治河、閱海塘、讞獄，熊光輒從。累遷通政司參議。

嘉慶二年，高宗幸熱河，夜宣軍機大臣，未至，命召章京，熊光入對稱旨，欲擢任軍機大臣。和珅稱熊光官五品，不符體制，因薦學士戴衢亨，官四品，在軍機久，用熊光不如用衢亨，詔同加三品卿銜入直。居政府六閱月，和珅忌之，出爲直隸布政使。四年，高宗崩，仁宗親政，和珅伏誅。熊光言和珅管理各部日久，多變舊章以營私，大慙雖除，猾吏仍可因緣



爲奸，亟宜更正，上聽之。

擢河南巡撫。教匪逼境，熊光駐防盧氏，張漢潮竄商州，分掠藍田，疏請截留山東兵赴明亮軍協剿，復以張天倫竄近鄖陽江岸，謀犯豫南，調直隸正定標兵備剿。上所見與合，詔嘉獎。尋漢潮趨雒南，遣總兵張文奇、田永桐擊走之。令南汝光道陳鍾琛扼襄河要隘，糧道完顏岱率滿營兵協防，撥壽春鎮兵五百駐樊城。請召募練兵五千，並以開封練勇千名改爲撫標新兵，從之。

五年，楚匪自均州、鄖縣窺渡襄河，賴預防擊退。上念河南兵單，命直隸、山西遣兵赴援，又命添募鄉勇，熊光疏言：「河南盧、浙一帶，原有鄉勇萬餘，而賊竄自如。凡游民應募，賊至先逃，反搖兵心。是以上年撤勇添兵，賊未敢肆，此兵勝於勇之明驗。今有直隸等省官兵，擇要駐守，已足策應，無庸募勇。」七月，殲寶豐、郟縣潰匪於彭山，教首劉之協遁葉縣就擒，予議敘。

六年，擢湖廣總督。途遇協防陝西兵二百餘人，逃回本營，廉得其缺餉狀，杖首謀者二人，餘釋不問。房縣鄉勇糾搶民寨，縛送三十餘人，立誅之。提督長齡、巡撫全保率師防剿，迭敗湯思蛟、劉朝選等。川匪擾興山、竹谿、房縣，分兵追剿，殲獲甚衆。平樊人傑餘匪，俘賊首崔宗和。上以熊光調度供支，迭詔褒獎。新設湖北提督，改移鄖陽鎮協，添兵三

千五百名，卽以無業鄉勇充之。又奏定稽查寨勇章程，略言：「寨勇習於戰鬪，輕視官兵，流弊不可不慮。今將寨堡戶口、器械逐一登記，陽資其力以助此日之軍威，默挈其綱以弭將來之民患。」上聽其言。七年，三省匪平，加太子少保。遣撤鄉勇，以叛產變價給賞，詔嘉其擢節。

九年，劾湖南巡撫高杞違例調補知縣，杞坐降調。未幾，侍郎彭齡劾熊光受沔陽知州秦泰金，及兩淮匪費，上詰彭齡，以得自高杞對。命巡撫全保按驗無迹，彭齡、杞俱獲譴。傳諭熊光返躬自省，平心辦事，戒勿躁妄。

十年，調直隸。時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湖廣總督百齡互訐，命偕侍郎托津赴湖北按之。百齡被訐，事有迹。方鞠治，未定讞，那彥成亦以倡撫洋盜遠京，調熊光兩廣總督。會直隸官吏勾通侵帑事發，歷任總督藩司俱獲譴。上以熊光任藩司無虛收，任總督無失察，特詔嘉之。

十三年八月，英吉利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雞頸洋，其酋率兵三百擅入澳門，占踞砲臺，兵艦駛進黃埔。熊光以英人志在貿易，其兵費出於商稅，惟封關足以制其死命；若輕率用兵，彼船礮勝我數倍，戰必不敵，而東南沿海將受其害，意主持重。逾月始上聞，言已令停止開艙，俟退出澳門，方准貿易。上以熊光未卽調兵，故示弱，嚴詔切責。洋船遷延至十月始陸

續去。下吏議，褫職，効力南河。百齡代其任，疏言熊光蕙儒，上益怒，遣戍伊犁。逾年，召還，授兵部主事，引疾歸。道光八年，重與鹿鳴寰，加四品卿銜。十三年，卒于家，年八十四。

熊光嘗曰：「刑賞者，聖主之大權，而以其柄寄於封圻大吏。若以有司援案比例，求免駁斥之術處之，舛矣。刑一人，賞一人，而有益於世道人心，雖不符於例，所必及也。不得請，必再三爭，乃爲不負。若憂嫌畏譏，隨波逐流，其咎不止溺職而已。」當調直隸，入覲，上曰：「教匪淨盡，天下自此太平。」熊光曰：「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，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，百姓有恩可懷，有威可畏，太平自不難致。若稍懈，則伏戎於莽，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。」及東巡返，迎駕夷齊廟，與董誥、戴衢亨同對。上曰：「道路風景甚佳！」熊光越次言曰：「皇上此行，欲稽祖宗創業艱難之迹，爲萬世子孫法，風景何足言耶？」上有頃又曰：「汝蘇州人，朕少扈蹕過之，其風景誠無匹。」熊光曰：「皇上所見，乃剪綵爲花。」蘇州惟虎丘稱名勝，實一墳堆之大者！城中河道逼仄，糞船擁擠，何足言風景？」上又曰：「如汝言，皇考何爲六度至彼？」熊光叩頭曰：「皇上至孝，臣從前侍皇上謁太上皇帝，蒙諭『朕臨御六十年，並無失德。惟六次南巡，勞民傷財，作無益害有益。將來皇帝如南巡，而汝不阻止，必無以對朕』。仁聖之所悔，言猶在耳。」同列皆震悚，壯其敢言。後熊光告人，「墳堆」、「糞船」兩語，乃乾隆初

故相訥親奏疏所言，重述之耳。

熊光晚年著伊江別錄、春明補錄、葑溪筆錄三書，紀所聞名臣言行，多可法云。

汪志伊，字稼門，安徽桐城人。乾隆三十六年舉人，充四庫館校對，議敘，授山西靈石知縣。除徵糧擾累，刻木爲皂隸書里分糧數，以次傳遞，民遵輸納。調榆次，遷霍州直隸州知州。代州民孟木成殺人，已定讞情實，其弟代呼冤，巡撫勸保檄志伊往按，平反之。承審者護前失，不決，命大臣臨鞠，重違衆議，志伊堅執與爭，孟木成竟得免死。志伊以此負強項名。

擢江蘇鎮江知府，調蘇州，連擢蘇松糧道、按察使。五十八年，遷甘肅布政使，調浙江。江、浙漕重積弊，由官吏規費多。志伊歷任，皆先除規費之在官者，然後以次裁革，嚴設科條。嘉慶元年，以杭州、乍浦駐防營養贍錢三月未放，被劾，議降二級調用，詔以志伊平日操守尚好，加恩授江西按察使。二年，遷福建布政使，未數月，就擢巡撫。

時海盜方張，仁宗於閩事特加意。志伊屢疏陳水師人材難得，請寬疏防處分，變通選補章程，副參以上，兼用本省之人；以下，兩省通融撥用。又州縣徵糧處分過嚴，升調要缺難得合例，請人地相需者，不拘俸滿參罰。皆允行。詔飭嚴懲會匪及械鬪惡習。

五年，疏報漳、泉一帶，匪徒節經剿捕，均知斂迹。諭曰：「滋事不法，有犯必懲，不可無事滋擾。責以鎮靜，不可姑息養奸，亦不可持之太蹙。」尋奏龍溪、詔安、馬港、海澄四廳縣，遴員治理，民不械鬪。諭曰：「一經良有司整飭，改除積習，是小民不難化導，要在親民之官得人。當於平日遴選賢員，俾實心任事，爲正本清源之道。」志伊薦閩縣知縣王紹蘭，上素知其人，詔嘉志伊能留心察吏。既而偕總督玉德，疏請泉州知府錢學彬改京職，上斥疏語矛盾。尋究得學彬任聽家人舞弊贓事，坐察吏不明，議革任，特寬之。六年，病，請解職。

八年，起署副都御史、刑部侍郎，授江蘇巡撫。給事中蕭芝請就產米之鄉採買，由海運京，下議，志伊言其不便，罷之。九年，清江浦淤淺，糧船停滯。上慮京倉缺米，詔志伊預籌，請碾常平倉穀三千石備撥。以新漕減運，命酌量採買，志伊疏言：「安徽民田有一歲兩收者，各令七月完納漕糧，九十月可運通。江西、湖廣亦如之。」上以一歲兩徵近加賦，且來歲仍屬短絀，斥爲迂繆。尋奏採米十二萬石搭運，報聞。時江北淮、揚水災，徐、海苦旱。志伊手編荒政輯要，頒屬吏爲賑濟之法。蘇州人文蒼萃，增設正誼書院課士。奏請頒御製詩文集於江南各書院，上勿許，曰：「朕之政治卽文章，何必以文字炫長耶？」

十一年，擢工部尚書。未幾，授湖廣總督。川、楚餘匪散匿洞庭湖，環湖數府州多盜。

志伊多選幹吏偵訪，檄下分捕，盜無所匿。濱江地自乾隆末大水湮沒，民田未復。親駕小舟，歷勘疏塞，建二閘於第江口、福田寺，以時啓閉。

十六年，調閩浙總督。先是湖北應山民喻春謀殺人，其母以刑求誣服，控於京，命志伊提鞫。同知劉曜唐等誘供翻案，以無辜之葉秀承兇，而無左證。巡撫同興爲之平反，奏劾。至是入覲召對，爲劉曜唐等剖辯，願代認處分。上斥其偏執，嚴議革職，改留任。捕誅海盜黃治，其黨吳屬乞降。時降盜多授官，志伊曰：「是獎盜也。」仍依律遣戍。

舊有天地等會匪熊毛者，創立仁義會，授張顯魯傳煽。事覺，顯魯伏誅，毛遁，募寧化生員李玉衡捕殺之，奏賜玉衡舉人。布政使李廣芸，廉吏也，爲志伊所薦舉至監司。會龍溪知縣朱履中以不職劾，因訐廣芸婪索，遽劾訊。履中已自承誣告，志伊固執駁詰，福州知府涂以軈迎合逼供，廣芸自經死，輿論大譁。二十二年，命侍郎熙昌、副都御史王引之往按，得其狀，詔斥志伊褻邁謬誤，褫職永不敘用。逾年，卒。

志伊矯廉好名，自峻崖岸。仁宗初甚嚮用，時論毀譽參半焉。卒以偏執獲咎。

陳大文，河南杞縣人，原籍浙江會稽。乾隆三十七年進士，授吏部主事。典廣東鄉試，累遷郎中。四十八年，出爲廣西南寧知府，擢雲南迤東道。歷貴州、安徽按察使，江寧布政

使，皆有聲。父憂歸，服闋，補廣東布政使。總督朱珪薦大文操守廉潔，化其偏僻，可倚用，詔人才難得，命珪加以勸迪，俾成有用才。

嘉慶二年，擢巡撫。海盜方熾，大文以運鹽爲名，集商船載鄉勇出洋，擊沉盜船六，斬獲二百餘人，賜花翎，屬縣不職者，列案劾治。詔嘉其捕盜察吏皆有實心，予議敘。尋兼署總督。

四年，調山東巡撫。濟、曹兩府水災，興工代賑，州縣玩視者立劾，有拙於催科而輿情愛戴者，疏請留任；禁漕幫旂丁陋規。五年，丁母憂。自乾隆末，山東大吏多不得人，吏治日弛。大文性深嚴，見屬吏溫顏相對，使盡言，然後正色戒之曰：「汝某事賄若干，吾悉知。不速改，彈章已具草矣。」人莫不畏之。尤銳剔漕弊，杜浮收，官吏被告發劾治者三十餘人。及去任時，其摘印在繫未經奏劾者，尙七八人。事上聞，詔布政使分別省釋。

六年，畿輔大水。大文服將闋，特召署直隸總督。疏請大賑提早一月，以救災黎。劾查災開賑遲緩之縣令二人，以儆其餘。逾年，因病自乞京職，歷署吏部侍郎、工部尙書。八年，授兩江總督。劾按察使朱隆阿喜事株累，士民多怨，調珠隆阿內用。江蘇昭文浮收漕糧，江西樂平勒折重徵，縣民並走訴於京，先後下大文鞠實，劾府縣官，褫職究治。詔嘉大文秉公，不徇庇屬員，使小民含冤得白，奸胥猾吏不致倖逃法網，訓責各督撫力改積習。

九年，召授左都御史，未至，擢兵部尚書。大文赴京，病於途，詔遣侍衛率醫往視，久不痊，賜尚書銜回籍。既而因在直隸失察屬吏侵挪，部議革職，詔俟病痊以四品京堂用，遂不出。二十年，卒於家。

熊枚，字存甫，江西鉛山人。乾隆三十五年，舉鄉試第一，次年，成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斷獄平。左翼護軍給餉誤用白片，懼責，私補印，其長當以盜印罪，枚謂知誤更正，與盜用異，改緩。宜城縣吏毆斃社長，賄改病死，擬緩，枚謂鬪毆情輕，舞文情重，改實。在部八年，多所持議，遷員外郎。尚書英廉薦其才，出爲甘肅平涼知府，母憂去，服闋，補河南汝寧府。汝陽有殺人獄，已得實，控不止，枚訊鞠時，忽熟視旁吏曰：「此汝所教也！」吏色變，刑之，則稱將嫁禍某富家，咸以爲神。丁生母憂，代者未至，米價騰漲，枚於喪次諭縣令治居奇者，運米接濟，民乃安。服闋，補直隸順德府，擢山東泰武臨道。

五十八年，遷江蘇按察使。逮治博徒馬修章及竹堂寺僧恆一，皆稔惡翫法者。吳江太湖濱淫祠三郎神，奸民所祀，其黨結胥吏擾民。枚廉知，值賽祠，舟集鶯脰湖，密捕得三十人，或以誣良訴，尾其舟，得盜賊，并逮劇盜九人，毀三郎像火之，盜遂息。教匪劉之協傳彌勒教，入教者給命根錢。安徽民任梓家供彌勒像，有簿記六十人奉錢數，官吏捕得，指



爲匪，巡撫已上聞，逮至江南，枚親訊，六十人皆任梓戚友賀婚嫁者，乃得釋。六十年，遷雲南布政使，以治劉河工未竣，留署江蘇布政使。開蘇州城河，集銀六萬兩，擇郡紳董其役，不使縣令與工事。嘉慶二年，調安徽，尋擢刑部侍郎。

六年，直隸大水，總督姜晟以辦賑延緩免，命枚署總督。截留漕糧六十萬石儲天津北倉，枚請分儲鄭家口、泊頭諸水次，便災區輓運。條上賑卹事宜，災戶仿保甲造冊，省覆查，杜刁控，酌量變通賑期，捐賑者分別旌賞，各學貧生給口糧，綠營兵丁給修房價，修災縣監獄，以工代賑，並如議行。借侍郎那彥寶築永定河決口，旣而調陳大文爲總督，詔枚受代後專任查賑，巡閱數十州縣，舉者五人，劾四人。玉田令倪爲德清而劾，枚初至，怒之，明日詰賑事，指畫悉中，卽首薦。上嘉枚勤事，擢左都御史。時有劾枚擾驛需索供應者，命陳大文察訪，白其誣，且言枚盡心賑務，特詔褒之。

七年，回京典會試，復署直隸總督，授刑部尚書。調左都御史，管理三庫。十年，授工部尚書，復命署直隸總督，率布政使裘行簡清查虧空。部議各省販鐵，官爲定額，疏上。枚面陳鐵爲民間日用所需，不能預定多寡，官爲查辦，恐滋流弊。上俞其說，而斥枚隨同畫諾，召對忽有異詞，年老重聽，不宜部務，復調左都御史。未幾，有山東民婦京控應奏，枚意未決，左副都御史陳嗣龍劾枚模稜，且言枚聲名平常，詔斥嗣龍見枚左遷，揣測妄劾，終

以故不能和衷，鐫級留任。直隸藩司書吏僞印虛收庫銀事覺，坐失察，議褫職，詔以四品京堂用，補順天府丞。次年，充鄉試提調官，冊券遲誤，降五品職銜休致。十三年，卒。

裘行簡，字敬之，江西新建人，尚書曰修子。乾隆四十年，賜舉人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，遷侍讀。四十九年，從大學士阿桂剿甘肅石峰堡回匪，復從察治河南睢州河工。五十年，出爲山西寧武知府，調平陽，因親老，自請改京秩，補戶部員外郎，仍直軍機。累遷太僕寺少卿。

嘉慶六年，命赴陝西犒軍，時經略額勒登保駐略陽，行簡疏言：「川、陝兵宜扼衝嚴守，使陝匪不入川，川匪不入陝，然後逼使東竄，經略以大兵蹙之，可計日梟縛。」又言自寶雞至褒城，棧道卡兵宜復設。且於要害設大營，隔賊路，通糧運。又以額勒登保方引嫌，自請舉劾止及於麾下，行簡疏請五路將士皆聽舉劾，移書川督勒保，陳廉、蘭相下之義，兩帥大和。途次，進太僕寺卿，賜花翎。尋出爲河南布政使，丁母憂，服闋，補福建布政使。

自乾隆末授受禮成，恩免廢員，各州縣錢穀出入，益滋糾葛，行簡銳事清帑，司冊目十有一，創增子目，支解毫黍皆見，吏不能欺。九年，入覲，會仁宗欲清釐直隸倉庫，嘉其成效，特以調任。行簡澈底清覈，逐條覆奏，略曰：「直隸州縣，動以皇差爲名，藉口賠累。自

乾隆十五年三十年，四舉南巡，兩幸五臺，六次差務，何以並無虧空？四十五年五十七年，兩舉南巡，三幸五臺，差務較少，而虧空日增。由於地方大吏，貪黷營私，結交餽送，非差務之踵事增華，實上司之借端需索。近年一不加察，任其藉詞影射，相習成風。試令州縣捫心自問，其捐官肥己之錢，究從何出？此臣不敢代爲寬解者也。分年彌補，則有二難：直隸驛務繁多，所有優缺，祇可調劑衝途，又別無陋規可提，此爲難一也。現任虧空，革留勒限，彼必愛惜官職，賣田鬻產，亦思全完。若責以代前任按年彌補，焉肯解囊，勢必取給倉庫。前欠未清，後虧復至，此爲難二也。州縣虧項無著，例應道府分賠；道府賠項無著，例應院司攤賠。今直隸未申明定例，請於兩次清查應行監追者，再限一年。如財產實屬盡絕，著落上司分別賠繳。嘉慶十年以後，交代虧缺，惟有執法從事，不得混入清查，致有寬縱。疏入，上嘉其明晰，下部議行。尋命以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。

十一年，察出藩司書吏假印虛收解款二十八萬有奇，遣使按訊，歷任總督、布政使議譴有差。行簡任內虛收之數少，詔以事由行簡立法清查，始得發覺，寬之。是年秋，赴永定河勘工，途次感疾，卒。上深惜之，優詔賜卹依一品例，諡恭勤，賜子元善舉人。

方維甸，字南耦，安徽桐城人，總督觀承子。觀承年逾六十，始生維甸。高宗命抱至御

前，解佩囊賜之。乾隆四十一年，帝巡幸山東，維甸以貢生迎駕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四十六年，成進士，授吏部主事，歷郎中。五十二年，從福康安征臺灣，賜花翎。遷御史，累擢太常寺少卿。又從福康安征廓爾喀。歷光祿寺卿、太常寺卿，授長蘆鹽政。嘉慶元年，坐事奪職。吏議遣戍軍台，詔寬免，降刑部員外郎，仍直軍機。遷內閣侍讀學士。從尚書那彥成治陝西軍務。

五年，授山東按察使，遷河南布政使。時川、楚教匪未靖，維甸率兵六千防守江岸。疏言：「大功將成，裁撤鄉勇，最爲要務。宜在撤兵之前，預爲籌議。俟陝西餘匪殄盡，酌移河南防兵以易勇，可節省勇糧。」上韙之。

八年，調陝西，就擢巡撫。督捕南山零匪，籌撤鄉勇，覈治糧餉，並協機宜，復賜花翎。十一年，寧陝新兵叛，維甸亟令總兵楊芳馳回，偕提督楊遇春進山督剿。會德楞泰奉命視師，賊竄兩河，將趨石泉，維甸遣總兵王兆夢擊之，勸民修寨自衛，賊無所掠。未幾，叛兵乞降，德楞泰請以蒲大芳等二百餘人仍歸原伍。上責其寬縱，命維甸按治，疏陳善後六事，如議行。

十四年，擢閩浙總督。蔡牽甫殲，朱渥乞降，遣散餘衆。臺灣嘉義、彰化二縣械鬪，命往按治，獲犯林聰等，論如律。疏言：「臺灣屯務廢弛，派員查勘，恤番丁苦累，申明班兵舊

制，及歸併營汛地，以便操防；約束臺民械鬪，設約長、族長，令管本莊、本族，嚴禁隸役黨護把持；又商船貿易口岸，牌照不符，定三口通行章程，杜丁役勾串舞弊。詔皆允行。以臺俗民悍，命總督、將軍每二年親赴巡查一次，著爲例。

十五年，入覲，以母老乞終養，允之。會浙江巡撫蔣攸銛疏劾鹽政弊混，命維甸按治。明年，召授軍機大臣。維甸疏陳母病，請寢前命，允其留籍侍養。十八年，丁母憂，遣江寧將軍奠醊。未幾，教匪林清謀逆，李文成據滑縣，奪情起署直隸總督，維甸自請馳赴軍營剿賊，會那彥成督師奏捷，允維甸回籍守制。二十年，卒於家。上以維甸忠誠清慎，深惜之，贈太子少保，諡勤襄，賜其子傳穆進士。

董教增，字益甫，江蘇上元人。乾隆四十五年，南巡，召試舉人，授內閣中書。五十一年，成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，散館改吏部主事，累遷郎中。嘉慶四年，以道員發四川，明年，授按察使。峨眉、雷波二廳銅鉛各廠，毘連夷地。姦民與爭界，焚夷巢，保夷糾涼山生番爲變，教增率兵往，議者多主剿，教增不可，廉得漢奸構釁者十一人，夷匪首事者六人，集衆誅之，夷情帖然。仁宗以教增不煩兵力，而遠夷心服，諭獎有加。尋調貴州。九年，遷四川布政使。

十二年，擢安徽巡撫。寧國、池州、廣德各屬，舊有棚民，植雜糧爲業。戶部慮妨民田，議遣回籍。教增言：「棚民既立室家，難復遷徙。且所種多隙壤，於民田無損，於民食有益，第約束之而已。」從之。又言：「徽、寧等府巨室，向有世僕，出戶已久，告訐頻仍，請嚴杜妄訟，凡世僕以現在是否服役爲斷，其出戶及百年者，雖有據亦開豁爲良。」得旨允行，著爲例。

十五年，調陝西。興安七屬，舊食河東引鹽。乾隆間，課攤地丁，其後復歸商運。地介川、楚，土鹽侵礙，運艱費重，引課多虧。教增請循鳳翔例，改食花馬池鹽，引歸民運，課按丁攤，以恤商力。又榆林、綏德、吳堡、米脂四州縣，向食土鹽，官給票銷售。前撫方維甸請用部引，以二百斤爲率，凡萬一千三百餘引，民力難勝。教增規復其舊，由州縣頒發小票，每票五十斤，民皆便之。時南山善後倚漢中知府嚴如煜，能盡其才，不拘文法，歲歛請賑，逾限破例，上陳得允。

十八年，調廣東。先是百齡銳意滅海寇，曾貽教增詩云：「嶺南一事君堪羨，殺賊歸來啖荔支。」既而張保仔就撫，教增報書曰：「詩應改一字爲『降』賊歸來也。」百齡愧之，至是承其後，諸降人桀驁，爲閭閻害，懲治甚力，然未嘗妄殺。廣州府有死囚，值赦減等改軍而逃，獲之，論重辟，按察使持之堅，教增以律不當死，斷斷與辯，此囚卒免死。

二十二年，擢閩浙總督。先是海寇未平，禁商民造船高不得逾一丈八尺，小不任重載，難涉風濤，沿海多失業。教增以寇平已久，請免立禁限，以從民便，允之。福清武生林爾高者，健訟包糧，阻衆不納，邑令躬緝，爲其黨邀奪，官役並傷，令文武往捕獲，爾高嗾其黨劫持，通縣抗徵。教增親鞫得爾高罪狀，立斬以徇，諸郡懼，強宗悍族抗欠者，皆輸納如額。奏入，詔嘉其能。臨海民糾衆毆差，致釀大獄。巡撫楊護坐褫職，命教增兼權浙撫，鞫治之。漳、泉兩郡多械鬪殺人，官吏往往不能制。龍溪令姚瑩捕渠魁五人，杖斃之。巡撫疑其違制，教增曰：「刑亂國宜用重典。」優容之，悍俗稍戢。張保仔就撫後，改名寶，官至澎湖副將，時論猶指斥。教增責令捕盜，奔走海上，盜平而寶亦死。二十五年，入覲，乞病未允，道光元年，乃得請歸。二年，卒，賜卹，諡文恪。

教增有識量，強毅不阿。官四川時，力矯豪奢，崇節儉，宴集不設劇。總督勒保以春酒召，聞樂而返，亟撤樂，乃至，盡歡。嘗言「刻於己爲儉，儉於人爲刻」，時歎爲名言。

論曰：吳熊光忠讜任重，有大臣風。汪志伊、陳大文矜尚廉厲，或矯或偏。熊枚勤於民事，晚諂模稜。名位雖皆不終，要爲當時佼佼。裘行簡、方維甸，名父之子，特被恩知。董教增有爲有守，建樹閩達，蓋無間然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八

## 列傳一百四十五

馮光熊 陸有仁 覺羅琅玕 烏大經 清安泰

常明 溫承惠 顏檢

馮光熊，字太占，浙江嘉興人。乾隆十二年舉人，考授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累擢戶部郎中。三十二年，從明瑞赴雲南，授鹽驛道，母憂歸，坐失察屬吏科派，奪職。服闋，以員外郎起用，仍官戶部，直軍機，遷郎中。從尙書福隆安赴金川軍，授廣西右江道，署按察使兼鹽驛道。歷江西按察使、甘肅布政使。四十九年，石峰堡回民作亂，籌畫戰守，儲設餉需具備。以前江西巡撫郝碩迫索屬吏事覺，同官多獲譴，光熊亦緣坐奪官，留營効力。事平，用福康安薦，起爲安徽按察使。洊擢湖南巡撫，調山西。

時議河東鹽課改歸地丁，光熊疏言：「河東鹽行山、陝、河南三省，商力積疲，易商加價，



俱無所濟。若課歸地丁，聽民販運，無官課雜費、兵役盤詰、關津留難，較爲便宜。山西州縣半領引行鹽，半食土鹽、蒙古鹽，仍納引稅。其間或引多而地丁少，或引少而地丁多，徵之三省皆然。請將課額四十八萬餘兩通計均攤。」允之。五十七年，上幸五臺，各疆吏先後奏陳，自鹽課改革後，價頓減落，民便安之。詔嘉光熊調劑得宜，賜花翎、黃馬褂，署工部侍郎。未幾，授貴州巡撫，調雲南。五十九年，署雲南總督。明年，大塘苗石柳鄧叛擾銅仁，光熊赴松桃防禦，以思州田壩坪、鎮遠四十八溪、思南大坪，密邇楚苗，且扼銅仁後路，分兵屯守。苗匪急攻松桃、正大，不得逞。旋赴銅仁治餉需，偕總督福康安治軍設防，規畫稱旨，命留貴州巡撫任。

嘉慶二年，事平，奏請銅仁、正大改建石城，以資捍衛，從之。會仲苗又起，偕總督勸保督率鎮將，聯合滇、黔、楚、粵諸軍剿撫，事具勸保傳。光熊分檄將吏，解歸化廳圍，肅清播東、播西兩路，降安順、廣順所屬苗寨。仲苗平，偕勸保奏上善後四事，請隨征武舉、武生及鄉勇，就近補充弁兵餘丁，給難民棲止、牛具費用，儲糧備兵民就食，清釐田畝，靖苗、漢之爭。自軍興以來，凡所措置，多邀嘉許。勸保移師入川，善後專任光熊。三年春，復疏請申禁漢民典買苗田，及重償盤剝，驅役苗佃，禁客民差役居攝苗寨，酌裁把事土舍亭長，定夫徭工價，以利窮苗，酌設苗弁，以資管束。悉報可。五年，詔光熊治理有聲，年近八旬，召授

兵部侍郎，尋擢左都御史。六年，卒，上念前勞，賜祭一壇。

陸有仁，浙江錢塘人。乾隆三十四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累遷郎中。四十六年，出爲廣西梧州知府，調太平。五十二年，安南內訌，夷眷來奔，有仁處置得宜。會擢福建延建邵道，總督孫士毅請留防邊。尋調督糧道，歷山東按察使、直隸布政使。五十七年，坐在山東讞獄草率，降甘肅按察使。

嘉慶元年，擢刑部侍郎，留治甘肅賑務，宜縣赴陝剿教匪，命攝陝甘總督。二年，匪由河南竄朱陽關，逼雒南。疏請偕西寧鎮總兵富爾賽馳赴潼、商，又調甘涼鎮兵會剿，詔軍務責巡撫，有仁應駐甘肅，親身赴陝，跡涉張皇，命回蘭州，停止所調鎮兵。時宜縣檄調撒拉爾回兵二千赴興安，有仁并令暫停，上以漢中兵單，待回兵截剿，乃教匪竄漢陰而回兵尚滯循化，斥有仁一經申飭，於應援之兵，亦屢催罔顧，詔褫職鞫訊，尋原之，發四川効力。授陝西按察使，遷布政使。三年，襄陽賊高均德犯陝西，敍防堵功，賜花翎。四年，擢廣東巡撫。

五年，召爲工部侍郎，調刑部。授陝西巡撫。先是那彥成在陝，勸民築寨堡，計藍田、郿、寶雞、商州、鎮安、商南、孝義、五郎共五百四十一處，台布爲巡撫，復議漢中二棧爲軍

餉要道，於寶雞、鳳縣、留壩、褒城、寧羌各驛築堡，以周三里爲度，徙民屯糧。至是尙未盡實行，嚴詔切責。有仁疏言：「川、陝情形不同，四川地居天險，如大成寨、大團包、方山坪等寨，每處可容數萬人，小者亦數千人。賊據之可抗官兵，民守之亦可拒賊。如南山內層巒疊嶂，無寬敞環抱之所，止能於陡險山巔，就勢結構，每寨止容數百人至千餘人。蜀山多膏腴稻田，民居稠密，其勢易合。陝西老林，惟棚民流寓，零星墾種，隔十里數十里，始有民居十數戶。若糾合數村共築一堡，則南村之人欲近南，北村之人欲近北，惟秦隴以西，人皆土著，無不踴躍興工。秋間賊入西棧，每約彼此各不相犯，而寨民必乘間截其尾隊，奪其牲畜，不使晏然空過。其西安、同州、鳳翔三府，與漢南附近川省之區，皆多土著，審利害，每邑結有堡寨，或百餘或數百。其漢北山內近亦一律興工，又恐結寨後民丁但知守寨，而於賊出入要隘轉無堵禦，復令於寨堡之外，每寨撥數百數十人合力守卡，以杜窺伺。請分區責成各道，刻期完竣。」疏入，報聞。有仁與額勒登保規畫築堡團練，著有成效。撫輯難民無歸者，以安康、白河等處叛產，及南山客民荒田，量給安插。六年，分撥兵勇防守總要隘口，奏請於五郎、孝義等處專派大員團練堵剿，以專責成。川匪逼黑河，遣總兵齊郎阿、通判雒昂截擊，餘匪東竄牛尾河，副將韓自昌殲之，被優敘。

有仁治陝三年，經理餉需，先事綢繆，樽節不濫，搜捕餘匪甚力，屢詔褒嘉。七年，卒，

優卹，官其子繼祖主事。

覺羅琅玕，隸正藍旗。捐納筆帖式，累遷刑部郎中。超擢內閣學士，出爲江蘇按察使。乾隆五十年，召授刑部侍郎。逾年，授浙江巡撫。五十二年，大兵剿臺灣林爽文，琅玕儲穀二十萬石於乍浦、寧波、溫州，由海道輸運，高宗嘉之。坐審擬海盜失當，吏議當革職，詔寬免，自請罰銀三萬兩。嘉善縣吏浮收，按問得實，上以浙漕積弊，琅玕不勝任，命解職，予頭等侍衛，赴哈密辦事。五十六年，坐監修浙江海塘工程損壞，琅玕在任未親勘，詔責賠修，應銀二十二萬七千有奇，免其半。歷葉爾羌辦事大臣、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坐家人販玉，解任回京。尋予郎中銜，爲熱河避暑山莊總管。

嘉慶二年，以三等侍衛充古城領隊大臣，召授刑部侍郎。五年，授貴州巡撫。剿擒廣順等寨苗楊文泰等，詔嘉獎，加總督銜。未幾，就擢雲貴總督。六年，貴州石峴苗叛，巡撫伊桑阿赴銅仁剿治，未卽平，詔琅玕往督師，而調伊桑阿雲南。伊桑阿因按察使常明攻克石峴有所擒獲，遂謊奏親往督戰，苗皆歸伏，軍事已竣。及琅玕至，難民擁道訴其誣，遂督兵進剿，攻克上潮、下潮諸寨，始肅清。會初彭齡劾伊桑阿貪劣，下琅玕鞫實，上尤罪其欺罔，誅之。詔斥琅玕於伊桑阿未親往石峴，避嫌瞻徇，降二品頂帶。

七年，維西夷恆乍綑與其黨腊者布作亂，禿樹、出亨附之。琅玕率總兵張玉龍入山剿捕，克阿喃多賊寨，進攻諸別古山，獲禿樹。玉龍克小維西夷人，縛腊者布獻軍前磔之。進攻康普，恆乍綑遁瀾滄江外，獲其孥。分兵攻吉尼、樹苗，琅玕駐劍川，斷賊後路，敗之於通甸、小川，克迴龍廠。尋圍剿上江山箐賊，殲其渠，餘衆乞降。琅玕以恆乍綑勢蹙，疏請撤兵，提督烏大經率兵二千駐防。賊謂官軍已退，乘水涸潛渡，糾江內降倮，復肆劫掠。琅玕馳抵劍川，恆乍綑遁走。八年，上以首逆未獲，命永保接辦軍務。琅玕已擒斬漢奸張有斌，臨江紮筏，聲言渡兵江外，倮倮震悚，詣軍門乞降，琅玕令誘導諸寨擒賊自効。九月，恆乍綑潛匿山箐，官軍搜獲之，餘黨盡殲。事平，予議敘。

琅玕以維西僻處邊隅，各夷雜居江內外，稽察難周，疏請於維西、麗江等五路設頭人，給頂帶，約束夷衆。又以維西南北路及鶴麗鎮、劍川諸汛皆要地，請裁馬爲步，添兵八百，分布要隘，邊境遂安。九年，卒，謚恪勤。

烏大經，陝西長安人。由武進士授三等侍衛，出爲山東德州營參將。乾隆三十九年，王倫倡亂，大經助守臨清，力戰保危城，功最多，高宗特獎之，立擢臨清副將。歷江西南贛鎮、貴州古州鎮總兵，廣西提督，調雲南。五十三年冬，率雲南兵從孫士毅征安南，至則士毅已克其都城。明年春，大軍爲阮惠所襲，敗績，大經所部得嚮導，全師而返。尋母憂去

職，起爲甘肅提督，復調雲南。嘉慶四年，僧銅金與孟連土司搆難，句結野倮，蔓延猛猛及緬寧內地，大經偕總兵蘇爾相進剿，克緬屬南柯、三節石、昔木、腊南、那招、霧籠、上中下寧安、腊東、困賽等地，破南洒河賊卡，肅清緬邊。署按察使屠述濂由猛猛一路會剿，連克大蚌山、南元寨。五年春，總督書麟視師，用大經計，分兩路進攻猛白山箐，大經由南路，連戰渡黑河，焚賊寨，首逆尋就擒，夷衆受撫。七年春，入覲。會維西事起，命大經馳回，從琅玕進剿，大經偕總兵書成先清威遠倮匪，乃會兵維西，克康普。上意不欲窮兵，命大經留防。及匪復肆掠，進剿獨村坪及康普、小維西，連克之。八年春，與琅玕分駐石鼓、橋頭，沿江督剿，至十月，恆乍綑就擒，乃班師。九年，卒。

清安泰，費莫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乾隆四十六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擢員外郎。出爲甘肅涼州知府，調署蘭州，擢湖南衡永郴桂道。六十年，苗疆事起，奉檄赴保靖撫輯降苗，以治餉功，賜花翎。

嘉慶元年，械送首逆吳半生、石三保至京，擢按察使，遷廣西布政使。七年，署巡撫。八年，調浙江布政使。十年，擢江西巡撫，調浙江。

十一年，海寇蔡牽犯浙洋，赴溫、台防剿，嚴杜接濟，賊樵汲俱窮，竄去，詔褒之。總

督阿林保劾提督李長庚因循玩寇，下清安泰密察，疏言：「長庚忠勇冠諸將，身先士卒，屢冒危險，爲賊所畏。惟海艘越兩三旬若不燂洗，則苔黏螿結，駕駛不靈，其收港非逗留。且海中剿賊，全憑風力，風勢不順，雖隔數十里猶數千里，旬日尙不能到。是故海上之兵，無風不戰，大風不戰，大雨不戰，逆風逆潮不戰，陰雲蒙霧不戰，日晚夜黑不戰，颶期將至，沙路不熟，賊衆我寡，前無泊地，皆不戰。及其戰也，勇力無所施，全以大礮轟擊，船身簸蕩，中者幾何？我順風而逐，賊亦順風而逃，無伏可設，無險可扼，必以鈎鏢去其皮網，以大礮壞其舵身篷胎，使船傷行遲，我師環而攻之，賊窮投海，然後獲其一二船，而餘船已飄然遠矣。賊往來三省數千里，皆沿海內洋。其外洋瀨潮，則無船可掠，無壘可依，從不敢往，惟遇剿急時始間爲逋逃之地。倘日色西沉，賊直竄外洋，我師冒險無益，勢必迴帆收港，而賊又遁誅矣。且船在大海之中，浪起如升天，落如墜地，一物不固，卽有覆溺之虞。每遇大風，一舟折舵，全軍失色，雖賊在垂獲，亦必舍而收。洎易桅竣工，賊已遠遁。數日追及，桅壞復然，故常屢月不獲一戰。夫船者，官兵之城郭、營壘、車馬也。船誠得力，以戰則勇，以守則固，以追則速，以衝則堅。今浙省兵船皆長庚督造，頗能如式。惟兵船有定制，而閩省商船無定制，一報被劫，則商船卽爲賊船，愈高大多礮多糧，則愈足資寇。近日長庚剿賊，使諸鎮之兵隔斷賊黨之船。但以隔斷爲功，不以擒獲爲功。而長庚自以己兵專注蔡逆坐船圍

攻，賊行與行，賊止與止。無如賊船愈大，賊愈多，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財充積，而不能爲擒賊擒王之計。且水陸兵餉，例止發三月。海洋路遠，往返稽時，而事機之來，間不容髮，遲之一日，雖勞費經年，不足追其前效。此皆已往之積弊也。非盡矯從前之失，不能收將來之效；非使賊盡失其所長，亦無由攻其所短。則岸奸濟賊之禁，必宜兩省合力，乃可期效。」奏上，詔嘉其公正。由是益嚮用長庚、清安泰之力也。

尋又條上防海事宜：「沿海居民，編造保甲。稽覈商販，以斷米糧出口；禁製火爆，防火藥透漏；斷絕採捕，以杜奸宄溷迹。」並如議行。十二年冬，蔡牽子至普陀寺，未獲，被譴責。尋以阮元代之，調河南巡撫。十四年，卒。

常明，佟佳氏，滿洲鑲紅旗人。由筆帖式授步軍統領主事，出爲湖南桂陽知州，擢雲南曲靖知府。乾隆六十年，從總督福康安征苗疆，率兵屢克賊巢，賜花翎。鎮鎮苗，吳半生據蘇麻寨，自構皮寨進擊敗之，復破西梁賊，擢貴州貴東道。掩擊半生於板登寨，獲其弟吳老正等，半生復來犯，設伏大破之，乘勝奪賊卡五；尋由西梁進攻，燬其寨，賊糾夯柳苗爲援，殲戮甚衆；乞降，拒不受，復大挫之；擢按察使，賜號智勇巴圖魯。詔以苗匪每遇敗乞降，叵測難信，飭各路將領以常明爲法。進剿老烏廠，斬賊目隴老香，與總兵珠



隆阿合剿大烏草河迤西苗，連克魚井、豆田三十餘寨。會大軍於古丈坪，半生適至，常明冒雨進攻，殲賊千餘，分兵克烏龍岩、茶它山諸寨卡，進圍高多寨，半生降，乘銳克鴨保寨。

嘉慶元年，剿下平隴苗於葫蘆坪，母憂，留營，偕副將海格破小竹山賊於墮河坡，俘賊目楊通等。上嘉常明奮勉，仍命署按察使。二年春，貴州仲苗起，從總督勒保討之，與施縉並爲軍鋒，同破賊關嶺，復夾攻，連拔賊寨八，解新城圍，再敗之望城坡。賊匿岩洞以拒，設伏，斃賊千餘，環攻於卡子河，賊大潰，解南籠圍，加布政使銜。時黃草壩被圍久，滇、黔道梗，常明援之，克九頭山，獲僞將軍陸寶貴，燬馬鞭田賊柵，俘李阿六等，連戰皆捷，圍乃解。尋克馬鞍山，繞擊洞洒賊巢，連攻三晝夜，擒賊酋吳抱仙於三隴口，授布政使。進克安有山，擣當丈賊巢，獲逆首韋七縉鬚，又擒賊目黃阿金、梁國珍等於補衲山。三年，連拔雨薛巖等十八寨，苗境悉平。服闋，始蒞布政使任。

是年冬，署巡撫，疏薦總兵施縉率貴州兵赴四川剿教匪。五年，因縉戰歿，貴州兵不能救，常明坐褫翎頂。秋，入覲，詔念前勞，予三品頂帶，留巡撫署任。題銷軍需，詔詰貴陽賊蹤未至，募鄉勇多至五萬餘名，用銀十九萬餘兩，命總督琅玕察覈。尋奏常明雖無冒帑，處置失宜，責賠繳賞恤銀九萬餘兩。六年，石峴苗與湖南苗句結爲亂，巡撫伊桑阿檄常明率

師攻克之，復原銜、花翎，尋授巡撫。七年，以挪用鉛廠帑銀，及失察幕僚私售鉛丸，抽匿案卷事，褫職，籍沒家產。既而予藍翎侍衛，充伊犁領隊大臣，調庫車辦事大臣。

十年，授湖北鹽法道，累遷湖北巡撫。上念常明久於軍事，以四川民、夷雜處，控制不易，十五年，特擢爲總督，詔勉其盡職，減免賠項銀萬五千兩。寧遠府屬夷地，多募漢人充佃，自教匪之亂，川民避入者增至數十萬人，爭端漸起。十七年，常明疏請：「漢民移居夷地及佃種者，編查入冊，不追既往。此後嚴禁夷人招佃與漢民轉佃，並編保甲以資約束，增文員以便彈壓，移營汛以利控制。」報可。又請川省鹽課改歸地丁，聽民興販，詔斥其妨礙淮綱，不顧鄰省利害，降二級留任。

十八年，署成都將軍。二十年，中瞻對番會洛布七力爲亂，偕提督多隆阿、總兵羅思舉往剿，自裏塘進攻，破之，擣熱籠賊巢，洛布七力舉家焚燹。詔以未生得逆首，不予議敘。二十一年，成都革兵謀變，悉捕之置於法，詔嘉其鎮靜。二十二年，寧越夷擾邊，遣將平之。尋卒，贈太子少保，優卹，諡襄恪。

溫承惠，字景僑，山西太谷人。乾隆四十二年拔貢，朝考首擢，除七品小京官，分吏部。拔貢內用自是始。累遷郎中。五十四年，出爲陝西督糧道，母憂歸。高宗巡幸五臺，迎鑾

石對，嘉其才。服闋，補延榆綏道。

嘉慶元年，川、陝、楚軍事急，承惠奉檄治興安、漢中國防。遭父憂，留軍，仍攝道事。賊犯平利，承惠馳剿，山水猝漲，墜水，遇救得免。趨扼險隘，獲捷。服闋，命以按察使銜仍補原官。五年，擢陝西按察使。疏言：「賊擾陝境，已歷數年。兵爲牽綴，運餉往往不及。則駐兵以待，賊得乘間遠逸。三省邊境綿長，宜扼要駐兵，以逸待勞。」上聽之。殲匪首王 金柱於安康，復破賊洵陽，賑撫流亡，民心漸定。遷布政使，仍留防。賊屢犯境，輒擊却之。守禦興，漢先後凡六年，事定優敘。八年，調河南，修伊、洛舊渠。十年，擢江西巡撫。

十一年，調福建，兼署總督。海寇蔡牽犯臺灣，鹿耳門，檄總兵許松年赴海壇、竿塘與提督李長庚會剿，三沙爲蔡牽鄉里，增兵駐守，禁沿海接濟，詔嘉之。尋調署直隸總督。

十二年，上閱古北口兵，獎其嫻整，命實授。濬、黑龍、溫榆、北運、滏陽諸河。十三年，上幸天津，賞黃馬褂。尋以巡幸景科派，爲肥鄉令所揭，褫花翎、黃馬褂，旋復之。十七年正月，以歲除得雪，加太子少保。鉅鹿縣民孫維儉等傳習大乘教，灤州民董懷信傳習金丹、八卦教，先後發覺，失察輕縱，褫宮銜、花翎、黃馬褂，革職留任。復以他事數被譴責。

十八年，河南滑縣教匪起，命偕提督馬瑜往剿，數戰滑縣近地，破賊於道口。尋命陝甘 總督那彥成總統軍務，承惠爲參贊。時匪首林清在京師起事，擾及宮禁，詔以林清傳教八

年，承惠不能先事查緝，及剿匪逗留罪，褫職，留治糧餉。十九年，命以員外郎赴河南睢工効力，工竣，遷郎中，隨尙書戴均元襄理永定河工。

二十三年，授山東按察使。承惠前官畿輔，不孚衆望，及復起，頗思晚蓋。山東故多盜，偵知東平人廣平知府王兆奎三世窩盜，密捕治之，期年積案一清。培擊貪酷，蘇困起敝，吏治爲之一變，特詔褒獎，然卒不安其位。先是盜夜劫泰安富民徐文誥家，戕其傭柏永柱，縣以誤殺爲文誥罪，實疑獄也。按察使程國仁入其言，鍛鍊定讞，承惠至，固疑不實，於他獄盜供得其情，銳意平反。巡撫和舜武惑於浮言，尼之。及偵獲盜首王壯於吉林，具承槍殺永柱狀。時國仁已擢巡撫，舊與承惠有嫌，且護前，不欲承惠竟是獄，檄勘隄工，承惠辭，乃劾承惠自以曾官總督，橫肆不受節制，褫職，薦前兗沂道童槐繼爲按察使。槐復劾承惠濫禁無辜，以罪人充捕擾民，譴戍伊犁，其去也，國仁送於候館，居民洵洵詈之，不及送而歸。旣而文誥訴於京，命尙書文孚往鞠，未至，槐倉卒定讞，釋文誥。二十五年，起承惠爲湖北布政使。逾年，以衰老降戶部郎中。尋引疾歸，卒於家。

顏檢，字惺甫，廣東連平人，巡撫希深子。拔貢，乾隆四十二年，授禮部七品小京官，游升郎中。五十八年，出爲江西吉安知府，擢雲南鹽法道，調迤南。嘉慶二年，剿威遠保匪，

擒匪首札杜。擢江西按察使，歷河南、直隸布政使。

五年，護直隸總督。東明縣民李車因姦砍傷七歲幼童，從重擬絞決。永年縣民梁自新勒斃繼妻及媳，訊因繼妻虐待前妻子有幅，縱媳與人通姦，同謀毒斃有幅，自新忿，將妻媳致死，從輕擬杖流。兩獄並爲仁宗嘉許，特旨依議。梁自新加恩，再減杖徒。先是直隸回贖旗地租銀，積欠至十三萬兩，前總督胡季堂、汪承霈屢議調劑，未有善策，檢疏請復旗租原額以紓民力，積欠得全減免焉。

六年，擢河南巡撫。七年，詔檢前護直督有治績，命以兵部侍郎銜署理直隸總督。尋實授，賜黃馬褂。九年，京察，予議敘。檢歷官畿輔，頗爲仁宗所信任。尋以束鹿縣民王洪中與張文觀鬪毆被傷，上控，承審官偏聽，王洪中受責自縊，獄經部鞫，詔斥檢玩視重案，下部議革職，改留任。又因他獄屢被詰責，檢具疏陳謝，諭曰：「方今中外吏治，貪墨者少，疲玩者多。因循觀望，大臣不肯實心，惟恐朕斥其專擅。小官從而效尤，僅知自保身家。此實國家之隱憂，不可不加整頓。卿係朕腹心之臣，其勉之。」

十年，坐易州知州陳漢虧空踰十萬，查辦不力，降調革任，予主事銜，効力吉地工程處。會永定河隄壞，責隨築賠修。又以刑部秋審，直隸省由緩改實者十四起，革主事銜，仍留工次，事竣，予五品銜，發南河委用。未幾，復因直隸官吏勾通侵帑事覺，革職，遣戍烏魯木

齊。十三年，釋回。

十四年，命以主事充西倉及大通橋監督。十五年，授湖南岳常澧道，遷雲南按察使。十六年，擢貴州巡撫，尋召來京。坐前在直隸失察灤州民董懷信等傳習邪教，降二級，以京員用。又坐涿州知州徐用書交代朦混，降補工部郎中。十九年，授山東鹽運使，命以三品頂戴爲浙江巡撫，奏濬西湖興水利。上素稱檢操守才幹，而病其不能猛以濟寬，屢加訓戒。二十年，武平民劉奎養聽糾入添弟會傳習徒衆論斬，詔斥檢未究編造逆書之人，下部議，復因西湖厝棺被盜，言官劾其讞擬輕縱，命侍郎成格等往按，坐正犯由賄囑誣認，詔切責，褫職。二十四年，祝嘏，予官，補刑部員外郎，逾年授福建巡撫。

道光元年，疏陳歲進荔支樹、素心蘭採運艱難，詔永遠停貢，並嘉檢之直。二年，復擢直隸總督。先是藩司屠之申奏請直隸差徭，每地一畝攤徵銀一分，以示公平，詔俟檢到任定議，檢力言其不可行，請仍舊制。三年，以年老內召，授戶部侍郎，調倉場。復出爲漕運總督。五年，坐河淤滯運，降三品銜休致。尋復以疏請截留漕糧忤旨，降五品銜。十二年，卒。

論曰：馮光熊治苗疆善後，陸有仁興陝境寨堡團練，琅玕定石峴苗、維西夷，清安泰保

全良將李長庚，常明佐勒保、平仲苗，晚任蜀疆，鎮撫番夷，皆一時疆臣之能舉其職者。溫承  
惠治畿輔，無異績，陳臬山東，則治盜清獄有聲，卒以平反冤獄遭傾陷，可謂能晚蓋矣。顏檢  
明於吏事，治尚安靜，而屢以寬縱獲譴焉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九

## 列傳一百四十六

岳起 荆道乾 謝啓昆 李殿圖 張師誠 王紹蘭

李奕疇 錢楷 和舜武

岳起，鄂濟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乾隆三十六年舉人，議敘，授筆帖式。累擢戶部員外郎、翰林院侍講學士、詹事府少詹事。五十六年，遷奉天府尹。前官貪黷，岳起至，屋宇器用徧洗滌之，曰：「勿染其汚迹也。」與將軍忤。逾年，擢內閣學士，尋出爲江西布政使。殫心民事，值水災，行勘圩隄，落水致疾。詔嘉其勤，許解任養病。

嘉慶四年，特起授山東布政使。未幾，擢江蘇巡撫。清介自矢，僮僕僅數人，出屏驕從，禁遊船聲伎，無事不許讌賓演劇。吳下奢侈爲之一變。疏陳漕弊，略曰：「京漕積習相因，惟弊是營。米數之盈絀，米色之純雜，竟置不問。旗丁領運，無處不以米爲挾制，卽無



處不以賄爲通融。推原其故，沿途之抑勒，由旗丁之有幫費，旗丁之索幫費，由州縣之浮收。除弊當絕其源，嚴禁浮收，實絕弊源之首。請下有漕各省，列款指明，嚴行禁革，俾旗丁及漕運倉場，無從更生觀望冀倖之心。」詔嘉其實心除弊。常州知府胡觀瀾結交鹽政魏瑞長隨高柏林，派捐修葺江陰廣福寺。岳起疏言觀瀾、柏林雖罷逐，尙不足服衆心，請將錢二萬餘串責二人分償，以修蘇州官塘橋路。丹徒知縣黎誕登諷士紳臚其政績保留，實不職，劾罷之。

五年，署兩江總督。劾南河工員莊剛、劉普等侵漁舞弊，莫濫於任所設店肆運貨至工居奇網利，並治如律。揚州關溢額稅銀不入私，盡以報解，覈減兩藩司耗羨閒款，實存銀數報部；並下部議行。六年，疏請濬築毛城鋪以下河道隄岸、上游永城洪河、下游蕭、碭境內河堰，並借帑舉工，分五年計畝徵還，允之。

八年，入覲，以疾留京，署禮部侍郎。會孝淑皇后奉移山陵，坐會疏措語不經，革職留任。尋命解署職，遂卒。帝深惜之，贈太子少保，賜卹如例。

無子，詔問其家產，僅屋四間、田七十六畝。故事，旗員歿無嗣者產入官。以岳起家清貧，留贖其妻，妻歿，官爲管業，以爲祭掃修墳之資。異數也。妻亦嚴正，岳起爲巡撫時，一日親往籍畢沅家。暮歸，飲酒微醺。妻正色曰：「畢公耽於酒色，不保其家，君方畏戒之不

暇，乃復效彼耶？」岳起謝之。及至京，居無邸舍，病歿於僧寺，妻紡績以終。吳民尤思其德，呼曰岳青天，演爲歌謠，謂可繼湯斌云。

荆道乾，字健中，山西臨晉人。乾隆二十四年舉人，大挑知縣，官湖南，歷麻陽、龍山、東安、永順、慈利、靖州。所至有惠政，屏陋規，平冤獄。在靖州賑飢，尤多全活，屢膺上考。四十七年，遷甘肅、寧夏同知，入覲，大學士劉墉會官湖南巡撫，稱之曰：「第一清官也。」名始著。尋署石峯堡同知，時方用兵，治事不廢，修復水利，復薦卓異記名。五十四年，擢安徽池州知府，屢署徽寧、池太道，築蕪湖關，贏餘不入己，以充賑恤。調安慶，朱珪爲巡撫，尤信任之，疏薦，擢山東、登萊、青道，攝布政使。以激濁揚清爲己任，薦廉吏崔映淮、李如珩等，而劾不飭者。

嘉慶二年，遷按察使。四年，遷江蘇布政使。先是州縣存留俸薪役食及驛站經費，改解藩庫，俟奏銷後請支，始則防吏侵挪，久之解有浮費，發有短平。或勒抵前官虧空，佐雜教官不能得俸，驛傳領於臬司，或苛駁案牘，因索餽遺，郵政日弛廢。道乾入覲時，面陳其弊，請悉依定章，於州縣徵收時開支，省解領之繁。仁宗俞可，至是疏上施行，天下便之。上方欲整飭漕政，以巡撫岳起及道乾皆有清名，責其肅清諸弊。到官三閱月，擢安徽巡撫，

疏請禁徵漕浮收舊耗米一斗，給運丁五升，加給二升。運丁所得，有據可考；其所用沿途浮費，採訪知之，應禁革。詔下所奏於有漕各省永禁。又言：「屯田所以贍運，每丁派田若干及應得租籽，新僉旗丁不能瞭然。令糧道刊刻木榜，俾僉丁認田收租。運船領款，刻易知單，由丁正身親領，以杜包領欺壓之弊。田冊歸糧道收管，另造副冊發各衛以備查驗。」並允行。宿州、靈璧、泗州水災，道乾親往監視賑廠。六年，以病乞罷，詔許解任調理，俟病痊來京候簡。次年三月，詔詢道乾病狀，已先卒於安慶，帝悼惜，賜祭，賜其孫效舉人。

道乾由監司不三年擢至巡撫，求治益急，不避嫌怨，自處刻苦。臨歿，呼舊僚至寢所，指牀下金示之曰：「吾受重恩，積養廉數千兩，足以歸喪。諸君素愛我，勿爲歛賻。」又呼其兄曰：「兄仁弱，勿聽人慫恿受賻，違吾意。」兄如其言。

謝啓昆，字蘊山，江西南康人。乾隆二十六年進士，朝考第一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典河南鄉試，分校禮闈，均得士。三十七年，出爲江蘇鎮江知府，調揚州。明於吏事，所持堅正，上官異意不爲奪。治東臺徐述夔詩詞悖逆獄遲緩，褫職戍軍臺。尋捐復原官，留江南。父憂，奪情署安徽寧國知府，復遭母憂，服闋，稱病久不出。五十五年，特擢江南河庫道，

遷浙江按察使。六十年，遷山西布政使。州縣倉庫積虧八十餘萬，不一歲悉補完。高宗異其才，以浙江財賦地虧尤多，特調任。歷三歲，亦彌補十之五。

嘉慶四年，擢廣西巡撫。上疏，略曰：「各省倉庫積弊有三變。始則大吏貪婪者利州縣之餽賂，債事者資州縣之攤賠。州縣匿其私囊，以公帑應之，離任則虧空纍纍。大吏既餌其資助，不得不抑勒後任接收。此虧空之緣起也。繼則大吏庸闇者任其欺蒙，姑息者又懼興大獄，以敢接虧空爲能員，以稟揭虧空爲多事。州縣且有藉多虧挾制上司升遷美缺者。此虧空之濫觴也。近年不職督撫相繼敗露，諸大吏共相濯磨，州縣亦爭先彌補。但彌補之法，寬則生玩，胥吏因緣爲奸，急則張皇，百姓先受其累。各省貧富不同，難易迥別，一法立即一弊生，惟在因地制宜。率定章程，又多窒礙。請飭下各省先查實虧之數、原虧之人，如律論治。其無著者，詳記檔案，使猾吏無可影射。多分年限，使後任量力補苴，不必展轉株求，亦不必程功旦夕。責成督撫裁陋規以清其源，倡節儉以絕其流，講求愛民之術以培元氣，獎擢清廉之員以勵官常。日計不足，月計有餘。不數年間，休養生息，不徒倉庫充盈，吏治民生亦蒸蒸日上。」廣西自孫士毅經營安南，軍需供億，所費不貲，米銀裝械，毀棄關外，令州縣分賠，遂致通省皆虧。本非州縣侵蝕，且人已去任，接收者正在補苴，一經參追，難保不勸捐派累。惟率司、道、府、州、省衣節食，革去一切陋規，俾州縣從容彌補，進廉去貪，

無累百姓，計三年之內，庫項必可補足。惟是數十人補之而不足，一二人敗之而有餘。是又在知人善任，大法小廉，不愛逢迎，不存姑息，庶不致後有續虧之患。」又言：「彌補虧空，初不爲一身免累之計，乃有實際。臣前歷山西、浙江，皆未咨部，亦未咨追原籍。蓋當日之員，大半死亡遣戍，子孫貧乏者多，咨追徒滋紛擾，如數完繳者實無二三，現任反置身事外。廣西庫項未完者三十九州縣，覈其廉數多寡，分限三年，按月交庫，於交代時有不足者，卽以虧空論劾。」疏入，仁宗嘉納焉。時詔買補倉穀，取諸豐稔隣縣，禁於本境採買。啓昆言廣西跬步皆山，轉運不減於穀價，恐不肖者因採買之難，或爲勒派，請仍聽本境買補便，詔如所議。

廣西土司四十有六，生計日絀，貸於客民，輒以田產準折。啓昆請禁重利盤剝，違者治罪。田產給還土司，其無力回贖者，俟收田租滿一本一利，田歸原主，五年爲斷，其不禁客民入苗地者，廉士民馴愚，物產稀少，藉販運以通有無也。仿浙江海塘竹篋囊石之法，修築興安陡河石隄，以除水患。河流深通，舊銅船過陡河必一月，至是三日而畢。七年，卒於官，詔嘉其廉潔，於所節省潯、梧兩關盈餘項下賜銀三千兩治喪。廣西士民請祀名宦祠。

啓昆少以文學名，博聞強識，尤善爲詩。著樹經堂集、西魏書、小學考，晚成廣西通志，爲世所稱。

李殿圖，字桓符，直隸高陽人。乾隆三十一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典湖南鄉試，遷御史。督廣西學政，遷給事中。

四十九年，甘肅回亂，從阿桂、福康安赴軍治糧餉、臺站，授鞏秦階道。軍事初竣，民回相讐，焚掠報復，訛言時起。殿圖處以鎮靜，叛黨緣坐，婦稚量情釋宥，罹害戶口，隨宜賑恤，流亡漸安。卓泥土司與四川松潘、漳臘各番爭噶噶固山界，殿圖輕騎履勘，歷小洮河、丈八嶺、鸚哥口，皆人蹟罕到，羣番導行，片語判決，立石達魚山頂而還。高宗幾餘考涇、渭清濁源流，命殿圖親勘，自秦州湖流至鳥鼠、崆峒，繪圖附說以進，詔嘉其詳實。

六十年，遷福建按察使，嘉慶三年，就遷布政使。疏言：「乾隆中，業農家必畜騾馬三四以任耕種，嗣後官吏借用應差，漸形滋擾，應嚴行革除。獄訟必速爲審結，開釋無辜，小民始得安業。常平倉穀積久弊生，民未受益，官倉已受其虧。無災之年，不宜貸假。吏役例有定額，近則人思託足，藉免役徭。關津稅口，官署長隨，呼朋引類，並爲奸藪，宜并禁止。」詔下直省一體察禁。閩俗售田，田面田根，糾纏不決。蠹吏影射，佃戶頑抗，錢糧日多脫欠，徵收不敷，每以虛出通關而致虧缺，殿圖奏請嚴治。在任逾年，庫儲大增。

擢安徽巡撫，七年，調福建。有林、陳、藍、胡諸大姓糾衆械鬪，治如律。治海盜三脚

虎及蔡牽羽黨，請祀海洋陣亡官兵，緝匪死事者一體入祀，從之。十一年，蔡牽久未平，仁宗以臺灣剿捕事殷，殿圖操守尙好，軍務未嫻，調江西巡撫。尋詔斥殿圖於軍事無所陳奏，又不能禁止海口偷漏水米火藥，降四五品京堂，又以所屬久羈案犯，以中允、贊善降補。尋遷翰林院侍講，引病歸。十七年卒。光緒初，閩浙總督文煜疏陳殿圖前任福建政績昭著，諡文肅。

張師誠，字蘭渚，浙江歸安人。乾隆中，南巡，召試賜舉人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遷吏部主事，忤和珅，緣事降中書。得應會試，五十五年，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嘉慶元年，出爲山西蒲州知府，歷雁平道，河南、江蘇按察使，遷山西布政使。州縣倉庫多虧，師誠知清查有名無實，特嚴於交代之際，有虧必完，在任三年，庫儲充裕。十一年，擢江西巡撫，以兼提督賜花翎，遂著爲令。尋調福建，清治淹贖，疏陳整頓積弊事宜，詔嘉勉。

時海盜蔡牽、朱潰方猖獗，總督玉德廢弛黜去，阿林保繼任，復與提督李長庚不協，師誠至，始嚴防海口，杜岸奸接濟，籌備船械，長庚得盡力剿捕。是年冬，長庚追蔡牽於粵洋，以傷殞。牽犯臺灣後山噶仔蘭，爲生番擊退，請收其地入版籍，免爲賊踞。十三年，朱潰與牽有隙，獨竄閩洋，總兵許松年擊斃之。其弟渥，勢蹙思投首，會道員德華由臺灣內渡，

遇牽黨圍劫，渥救之，藉以通款，尋復拒敵，粵師不果降。十四年，阿林保調兩江，師誠暫署總督。聞蔡牽竄浙洋，親駐廈門，提督王得祿、邱良功合剿，毀盜舟，牽墮海死。朱渥尋率三千餘人歸誠，赦其罪，海疆以安，閩人刊石烏石山以紀功。海寇稽誅久，由閩、浙不能合力，自師誠治閩，而阮元復蒞浙，始告成功。仁宗嘉其嚴斷接濟，爲殄寇之本。京察特予獎敘。十九年，調江蘇。百齡爲總督，諸巡撫皆承望風旨，師誠獨舉其職。初彭齡奉命同查虧帑，意與百齡、師誠不合，遂劾兩人皆受餽遺，而不得實，詔原之。會百齡窮治逆書獄，閩閩悚息，巡撫所主五府州得無擾。川沙民有燒香傳徒者，有司密捕解江寧，師誠遣標弁要於途，交按察司依律鞠治，免辜磔者數十人，時以稱之。二十一年，父病篤，不俟代回籍，被嚴議褫職。尋予編修，服闋，遷中允。歷江西、安徽布政使。道光元年，擢廣東巡撫，調安徽，繼母憂去官。復歷山西、江蘇巡撫。六年，召授倉場侍郎。以病乞歸，卒於家。

師誠警敏綜覈，在當時疆吏中有能名，治福建最著，繼之者爲王紹蘭。

紹蘭，字南陔，浙江蕭山人。乾隆五十八年進士，授福建南屏知縣，調閩縣。巡撫汪志伊薦其治行，仁宗曰：「王紹蘭好官，朕早聞其名。」召入見，以知州用，擢泉州知府。漳、泉兩郡多械鬪，自紹蘭治泉州，民俗漸馴，而漳州守令以械鬪獄獲罪，詔舉紹蘭以爲法。擢興泉水道，捕獲蔡牽養子蔡三及其黨蔡昌等，予議敘。遷按察使，母憂去，服闋，起故官，



就遷布政使。嘉慶十九年，擢巡撫，始終未出福建。尋汪志伊來爲總督，與布政使李賡芸不合，因訐告受賂，劾治，屬吏希指羅織，賡芸憤而自縊。志伊獲譴，紹蘭坐不能匡正，牽連罷職。

少嗜學，究經史大義。去官後，一意著述，以許慎、鄭康成爲宗，於儀禮、說文致力尤深，著書皆可傳。

李奕疇，字書年，河南夏邑人。乾隆四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大考改禮部主事，典貴州鄉試，洊遷郎中。五十七年，出爲山西寧武知府，調平陽，有政聲。歷江蘇糧道、山東按察使。嘉慶十一年，坐巡撫保薦屬吏違例，牽連被議，左遷江南河庫道。

十三年，遷安徽按察使，治獄明慎，多平反。霍丘民范受之者，贅於顧氏，與妻反目，外出久不歸。縣令誤聽訛言，謂其妻私於鄰楊三，鍛鍊成獄，當顧氏、楊三謀殺罪，其母與弟及傭工某加功，實無左證，五人者不勝刑，皆誣服。奕疇閱供詞，疑之，驟詰曰：「爾曹言骨已被焚，然尚有臟腑腸胃，棄之何所？」囚不能對，惟伏地哭。奕疇慨然曰：「是有冤！」使幹吏偵之，至陳姓家，言正月十五夜受之曾過宿，而讞曰被殺在十三日，乃緩繫諸囚，嚴緝受之。久之，受之忽自歸，則以負博遠避，不敢使家人知所在，今始聞大獄起，乃歸投案也。

事得白。奕疇故無子，獄既解，乃生子銘皖。民間傳頌，至演爲劇曲。就遷布政使。

十八年，擢浙江巡撫。時近畿教匪未靖，或言嚴、衢兩郡匪徒傳習天罡會，詔奕疇嚴治。奕疇逮訊葉機、姚漢楫等，實止愚民相聚誦經祈福，無逆跡，坐罪首犯數人，株連皆省釋。安徽、江西游民來浙租山墾種者日衆，言官請禁。奕疇疏陳勢難遽逐，請分年遣令回籍。上悟曰：「茲事不易言。游民皆無恆產，驅之此省，又轉徙他省，斷不能復歸鄉里。」命徐謀教養，俾流亡者變爲土著，乃得安。

尋授漕運總督，在任五年，運務無誤。奕疇固長者，待下寬，坐濫委運弁降四級，命以吏、禮二部郎中用。復以運弁縱容幫丁索費，被劾，降主事。二十五年，宣宗卽位，命奕疇以尙書守護昌陵。道光二年，原品休致。十九年，重宴鹿鳴，加太子少保。明年，會榜重逢，子銘皖適登第，同與恩榮宴，稱盛事焉。二十四年，卒，年九十有一。

錢楷，字裴山，浙江嘉興人。乾隆五十四年進士，選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館改戶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。嘉慶三年，典四川鄉試，督廣西學政，回京，仍直軍機。遷禮部郎中，調刑部，甚被眷遇。截取京察當外用，予升銜留任。十一年，詔嘉楷久直勤勉，以四五品京堂用。歷太常寺少卿、光祿寺卿。十二年，京師旱，疏請循漢書求雨閉陽縱陰之說，停止正陽

門外石路工程，詔「修省在實政，無事傳會五行」，罷其奏。迭命往河南、山西鞫獄，次第奏結，無枉縱。授河南布政使，十四年，護理巡撫，暫署河東河道總督。擢授廣西巡撫，尋調湖北。

十六年，疏言：「外洋鴉片煙入中國，奸商巧爲夾帶。凡粵東西兩省匪類糾結，多由於此，以致盜風益熾。請飭閩、粵各關監督並近海督撫，嚴督關員盤檢，按律加等究辦。內地貨賣一經發覺，窮究買自何人，來從何處，不得含糊搪塞，將失察偷漏監督委員及地方官一體參處，務使來蹤盡絕，流弊自除，乃清理匪源之一端也。」詔下沿海督撫認真察辦。授戶部侍郎，兼管錢法堂事。奏陳湖北地方事宜應酌劑者四端：「請附近荊州糧米供支滿營兵食，餘俱改歸北漕；沿江契買洲地，准其耕種納糧，無契者作爲官地，召佃承種，新設提督，移駐襄陽府城；楚北均食淮鹽，襄陽、宜昌等府籌議減價。下所司會議，惟沿江洲地一事照行，餘以窒礙置之。」

復出署河南巡撫。匪徒王勝子句結南陽飢民滋事，成大獄。楷至任，疏言：「前任巡撫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，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符，辦理過當。府、州、縣等緝犯並未廢弛，平日聲名尙好，現擬絞監候之二十餘犯，明年秋審，均應情實，不敢知而不言。」詔以「句決與否，臨時自有權衡，非臣下所可豫定。地方官咎有應得，豈能開復？」斥楷敷陳未當，近於喜

事。調補工部侍郎。尋授安徽巡撫。以歙縣監生張良璧採生斃命，命楷親訊，讞擬未依。凌遲律，失於輕比，部議降一級調用，改降二級留任。十七年，卒。詔以「楷直樞曹久，有勞，自簡封圻，治理安靜。母程年逾七旬，嗣子尚幼，深憫之，特賜卹。」

和舜武，伊拉里氏，滿洲鑲藍旗人。官學生，考授太常寺筆帖式。累遷步軍統領衙門員外郎。以治獄明獲議敘，遷兵部郎中，兼公中佐領。嘉慶十五年，出爲江蘇鹽法道。累遷山東布政使，整飭吏治，輿論歸之。二十二年，擢山西巡撫，調河南。會布政使吳邦慶疏請於漳、衛合流之處建閘壩，和舜武謂：「漳河盛漲湍悍，非一閘所能禦，越閘旁趨，且停蓄泥沙，塞衛水宣洩之路。」疏請罷之，仍舊章每年挑濬寶公河以資鹽運，如所議行。逾年，調山東。仁宗聞其前爲布政使有聲，故有此授。山東民俗好訟，又近畿，輒走訴京師。和舜武再蒞，訟頓減，特詔褒勉。疏請清理京控積案，責巡撫、藩、臬分提鞠訊，月定課程，各自陳奏；又請酌改竊盜窩匪條例，加重定擬，俟盜風稍戢，復舊；並從之。至年終，審結積案千餘起，予優敘。京察復予議敘。二十四年，卒，上甚惜之，優詔賜卹，贈總督銜，諡恭慎。

論曰：仁宗初政，特重廉吏。岳起、荆道乾、清操實政爲之冠；謝啓昆、張師誠才猷建樹，

卓越一時；並專圻碩望矣。李殿圖、李奕疇、錢楷亦各以明慎慈惠見稱，和舜武課最簿書，遂邀易名曠典；王紹蘭一管坐廢，晚成經學；殆有幸有不幸哉？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

## 列傳一百四十七

司馬駒 王秉韜 嵇承志 康基田 吳璈 徐端

陳鳳翔 黎世序

司馬駒，字雲臬，江蘇江寧人。乾隆中，大學士高晉爲兩江總督，辟佐幕司章奏。習河事，以從九品留工效用，授山陽主簿。累遷淮安同知，仍兼幕職。從晉塞河，屢有功。薩載繼任總督，亦倚之。五十年，奏擢江南河庫道。道庫歲修六十萬，溢額則俟上聞，遇險工，廳員借帑，久輒因緣爲弊，駒從容籌補，公私具舉。五十五年，遷江西按察使，在官七年，巡撫簠簋不飭，被劾多所牽連，駒以謹慎獲免。嘉慶元年，遷山西布政使。二年，調山東，兼管河務。是年秋，曹州河溢，命駒偕兩江總督李奉翰、南河總督康基田、前山東巡撫伊江阿同任堵塞。冬，擢河東河道總督。曹工尋合龍。三年春，西壩墊，革職留任。疏言豫東

兩岸隄工卑薄，請擇要增高，以禦汎漲。詔以下游不能深通，徒事加隄，斥其不揣本而齊末，曹工之墊，由於堵築不堅，罰駒等賠修，奪翎頂，所議工事仍允行。九月，睢州河溢，詔免治罪，責速塞。四年正月，工竣，復頂戴，議敘，免其代賠帑銀。尋卒於工次，賜卹。

王秉翰，字含谿，漢軍鑲紅旗人。由舉人授陝西三原知縣，累遷河南光州直隸州知州。緣事降浙江按察司經歷，改雲南知縣。累遷山西保德知州，有政聲。乾隆五十五年，擢安徽南，去穎州甚近。秉翰慨然曰：「同爲守土臣，豈可以畛域遺害乎？」與壽春鎮總兵定柱團結鄉勇數千，勵以忠義，助糧餉，戰於境上，破賊走之。時大學士朱珪爲安徽巡撫，器其才。未幾，擢廣西左江道。復以在穎州失察逸犯，罷議，鐫級去官，留治江南豐、碭河工。尋署廬鳳道。洎仁宗親政，朱珪薦之，擢奉天府尹，遷河南布政使。五年，擢河東河道總督。

秉翰老於吏事，治河主節費，隄埽單薄者擇要修築，不以不急之工擾民。河北道羅正墀信用劣幕舞弊，曹考通判徐鼎張皇糜費，並劾治之。薪料如額採買，河員濫報輒駁斥，使多積土以備異漲，於是浮冒者不便其所爲，言官遽論劾，詔慰勉，戒勿偏於節省。七年，防汎，卒於工次。

秉韜性方正，不沽名。時疆吏中長麟、汪志伊並以廉著，秉韜不愜其爲人，嘗曰：「長三、汪六皆名過其實，奚足貴？」繼其任者爲嵇承志。

承志，大學士璜子。由舉人官內閣中書，累遷長蘆鹽運使。乾隆五十九年，天津海河溢，築隄守禦。高宗以承志無守土責，能盡力，特詔嘉之。尋病歸。嘉慶六年，從侍郎那彥寶治永定河，復授長蘆鹽運使。七年，署河東河道總督。承志年已老，上特以其家世習河事，故任之。八年，河決封丘衡家樓，次年，塞決工竣。召還京，授大理寺少卿。十年，遷順天府尹。尋卒。

康基田，字茂園，山西興縣人。乾隆二十二年進士，授江蘇新陽知縣，調昭文。爲令幾十年，遷廣東潮州通判。以獲盜功，晉秩同知。累遷河南河北道，調江南淮徐道，治河有聲。五十二年，擢江蘇按察使。命每年大汛赴淮、徐襄河務。六月，河南睢州河溢，基田奉檄馳往堵築。次年，遷江寧布政使，兼河務如故。五十四年，署江南河道總督，尋回任。六月，基田防汛睢南，值周家樓河溢，上游魏家莊大埽翻陷，基田壓焉，援救得生。詔嘉其奮勉，特加恩資。五十五年，護理安徽巡撫。以高郵糧胥僞造印串，巡撫閔鶚元被嚴譴，褫基田頂戴。復以陳奏不實，革職逮問，遣戍伊犁。尋許贖罪，以南河同知用。五十六年，仍授



淮徐道。五十九年，力守豐汛曲家莊隄，特詔褒獎。擢江蘇按察使，調山東，仍兼黃、運兩河事。

嘉慶元年，南河豐汛河溢，基田赴工襄治，遷布政使。命回山東，疏消漫水，撫卹災民，基田遂往來其間。次年春，豐工竣，賜花翎。擢江蘇巡撫。秋，河溢碭山楊家壩，命馳視。山東曹縣河亦溢，復命往襄同堵築。授河東河道總督，尋調南河。三年，曹工合而復蠶，部議革職，詔寬免。疏言：「口門深逾十丈，擬就二壩前河勢灣處開引河，別築一壩，即以舊西壩改作挑水壩，俟秋後興工。」詔責其延玩，褫翎頂。尋命專任下游挑河事。九月，河南睢州河復溢，水入渦、淮諸河，正河斷流。大工旋合。次年春，睢工亦竣，河歸故道，引河通暢，復翎頂。時有條奏治海口及復舊制混江龍者，基田疏言：「治河之法，首在束水攻沙。自曹工漫溢，溜或旁趨，遂致正河淤墊。因上決而下淤，非先淤而後決。今睢工、曹工既竣，連年黃水漫衍，所在停沙，比至清江會淮，已成清水。海口刷滌寬三百數十丈，毋庸疏濬。混江龍助水之力甚微，不若束水攻沙，以水治水之力大而功倍。」仁宗嘉納之。

秋，河溢邵家壩。十二月，堵合未旬日，壩復蝕，滲水，責基田賠帑。五年正月，壩工失火，積料盡焚，革職，留工効力。基田馭下素嚴，督率將卒守隄，動以軍法從事，稽延者杖枷不貸，人多怨之。又官吏積弊懼揭，陰縱火以掩其跡。帝亦知基田性剛守潔，惟責其苛細，

仍命隨辦要工，欲復用之。及邵家壩工竣，以知州用，補江蘇太倉直隸州。逾年，擢廣東布政使，調江西，又調江寧。十一年，因貴州鉛船遲滯，降調，授戶部郎中。

十三年，從協辦大學士長麟、戴衢亨察視南河，基田請修復天然閘迤東十八里屯二石閘，斬輔所建也，足以減黃濟運，且山石夾峙，無奪溜沖決之患，據以入告。帝嘉其留心河務，加道銜，賜花翎。尋予太僕寺少卿職銜，稽核南河要工錢糧。十六年，以年逾八旬，乞休，允之，命來京就養，以示優卹。後議改建山盱五壩，特命與議。基田疏陳：「舊制盡善，不宜輕改。今仁、義、禮三壩石底損壞，跌成深塘，不得已爲變通之計。請將仁、義二壩先改其一，俟大汛果見順利，再議添所建。擬禮壩先築草壩，非湖水大漲，不可輕放。」奏入，報聞。十八年，鄉舉重逢，賜三品卿銜，與鹿鳴宴。尋卒。

吳敬，字式如，浙江錢塘人，吏部侍郎嗣爵子。乾隆四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大考擢侍講學士，典陝西鄉試。五十四年，督安徽學政。召見，高宗因其父曾爲總河，詢以河務，所對稱旨，即日授河南開歸陳許道。累遷布政使。五十九年，巡撫出視賑，歛充鄉試監臨，聞河水暴漲，卽出關馳防，帝嘉之。六十年，署巡撫。

嘉慶二年，楚匪齊王氏犯河南，擊走之，復剿息縣匪，賜花翎。母憂留任。四年，署

河東河道總督，尋實授。請增河工料價，歸地糧攤徵，詔斥其病民，革職留任。五年，調南河，堵合邵家壩漫口，加太子少保。八年秋，河決衡家樓，命豫籌來年漕運，請疏邳州、宿遷諸閘，於宿遷、桃源交界築東水草壩，濬淤淺，依議行。又言徐州一帶河水寬深而未消落，乃海口壅塞所致，詔相度治之。尋疏陳：「雲梯關海口暗灘，尙非全被阻遏。請於黃泥嘴開引河，並挑吉家浦、于家港、倪家灘、宋家尖諸灘。」允之。九年秋，洪湖水漲未消，請緩築仁、智兩壩，以保堰、盱隄工。時東河衡工甫合，清江浦河口水淺阻糧船，上謂清水力弱，由啓放仁、智等壩所致，命侍郎姜晟往會籌蓄黃濟運。噉與合疏請堵二壩及惠濟閘之鉗口壩，使湖水全力東注，刷通河口，並啓李工口門，減掣黃水，從之。上終以噉多病，治河不力，雖宥其罪，命解職。十年，授兵部侍郎，調倉場侍郎。

十一年，復授河東河道總督。因料物例價不敷，請依南河按時價折銷，允之。復請歲料幫價歸地糧攤徵，被嚴斥，革職留任。尋又以隄堰工需併入衡工善後題銷，上切責之。十三年，召回京，授刑部尙書。命偕侍郎托津赴江蘇鞫獄，并勸議海口改道，請仍復故道，接築雲梯關外大隄，從之。復授江南河道總督。十四年，疏陳：「海口應濬，而大隄不堅，旁洩必淤，蓄清爲要，而隄壩不復，遇漲必潰。今閘壩無減黃之路，五壩無節宣之方，皆宜急爲救治。」詔聽之，令盡心經理。是冬，以海口挑復正河，費用浩繁，不及於次年桃汛前舉

工，請權宜仍濬北潮河以通去路。十五年春，偕兩江總督松筠合疏請修復正河，詔允行；而斥畝無定見，前後矛盾，責其認真督治，不得以事由松筠主持爲推諉之地。尋因病乞假，詔解職，俟病痊以六部尙書用。

畝既去任，松筠疏論河工積弊，謂畝與徐端治理失宜，用人不當，墊款九十餘萬，恐有冒捏。又兩淮鹽政阿克當阿劾揚河通判繆元淳浮冒工款，稱：「畝路過揚州，與言廳員營弁不肖者多，往往虛報工程，且有無工借支。前在任六七年，用帑一千餘萬，今此數年，竟至三四千萬。」詔斥畝知而不奏，命尙書托津等往南河按之，劾畝失察誤工；又濬淮北鹽河，未經奏陳，濬後復淤，詔切責，降四級調用，與徐端分賠鹽河工款，命畝赴南河襄辦王營減壩及李家樓漫口。十七年，補光祿寺卿，累遷吏部侍郎。

十八年，睢州河溢，命赴南河察勘湖河。十九年，授河東河道總督，督治睢工。次年，遷兵部尙書，工竣回京，歷刑部、吏部，協辦大學士。上以畝練習河務，無歲不奉使出勘河。二十一年，協防東河秋汛。二十二年，勘睢工及山東運河，南河蕭南民堰，清江浦禦黃、東清諸壩。二十三年，築沁河漫口。二十四年，築河南蘭陽、儀封及武涉馬營壩決口。二十五年，勘南河東清、禦黃諸壩及洩水事宜。其間再署河南巡撫，一署河東河道總督。道光元年，以病免。二年，因侍郎那彥寶治河不職降黜，追論畝與同罪，雖已致仕家居，褫其翎頂。

尋卒。

徐端，字肇之，浙江德清人。父振甲，官江蘇清河知縣。端少隨任，習於河事。入貲爲通判。乾隆中，河決青龍岡。振甲知涉縣，分挑引河，端佐役，大學士阿桂督工，見而器之，留東河任用，授蘭儀通判。尋升缺爲同知，調睢寧，又調開封下南河。

嘉慶三年，署山東沂曹道。睢州河決，端預築曹州隄，得無害。四年，擢江西饒州知府，未之任，調江蘇淮安。七年，擢淮徐道，丁父憂，與假治喪，仍回任。九年，加三品頂戴，護理東河河道總督。時衡家樓甫塞決，詔以前官王秉翰惜費，嵇承志年衰，修防多疏，責端通籌全河爲未雨綢繆之計。端疏陳臨河埽工固緊要，無工之地尤須慎防，仁宗韙之。冬，清口水淺阻漕船，端偕尙書姜晟等往視，請展引河，啓祥符五瑞壩，分河水入洪湖助清敵黃，清口乃通。尋授江南河道總督。十年，請疏治雲梯關沙淤，培築桃源以下隄工；又請移建河口東清壩於迤南湖水匯出之處，以資節制；挑清壩外築束清東壩，對岸張家莊增築西壩，留口門二十丈，視湖水大小爲束展；詔允行。秋，築義壩。時命侍郎戴均元會籌蓄黃濟運，端與合疏請濬王營減壩以下鹽河，遇盛漲，相機啓放，庶黃減淮強，湖水暢出，堰工亦免著重，從之。

十一年，洪湖異漲，高堰賴新築子堰抵禦，不爲害。俄黃水並漲，決鹽河民堰，運河東岸荷花塘亦決。以功過相抵，免議。舊制，南河設正副總河，後裁其副，至是授戴均元爲河道總督，端副之。秋，河決周家樓，上游郭家房隄蝨，命端專治郭家房堵口，四閱月工竣。時黃水由減壩六塘河入海，正河斷流，羣議改道，上頒示御製黃河改道記，命端視察海口。尋以六塘河下游水勢散漫，難施工作，復頒示御製治舊河記，命端專駐減壩督工。十二年春，工竣，河循故道，加太子少保。秋，海潮上漲，河由陳家浦旁溢入射陽湖歸海，請於黃泥嘴建壩，擇要疏淤，俾仍故道。

十三年，署正總河。先是端屢言河淤由於海口流緩，宜接築雲梯關外長隄，東水攻沙，未及舉。至是兩江總督鐵保疏申前議，並請培高堰土坡，修補智、禮二壩，以備湖漲；復毛城鋪石隄、王營減壩，以節宜黃水；端贊其議。命協辦大學士長麟、戴衢亨察視，惟輟毛城鋪壩工，改建徐州十八里屯雙閘，餘依原議行。夏，湖水漲，端啓智、信二壩，不敷宜洩，壞磚工百餘丈，漚翎頂，降三級留任。尋堵合，復之。時黃水由馬港口分流，經灌河口歸海，命尙書吳璉、侍郎托津會勘，以荷花塘壩工垂成復蝨，降端爲副總河。十五年，復授河道總督，裁副總河。端始終主復舊海口堵馬港，命尙書馬慧裕會同督治。兩江總督松筠劾端於河流逢灣取直，以致停淤，上不直其奏，端疏辨，詔松筠無預河務，黃端與慧裕速施

工，勿游移。尋以洪湖風汛，壞高堰、山盱兩廳工甚鉅，革職留任。松筠復密陳端祇知工程，不曉機宜，糜帑千萬，迄無成功，且恐有浮冒之弊。詔斥端不勝河督之任，革職留工，專任堵築義壩。十六年，命以通判用，復命治李家樓引河。十七年，工甫竣，病卒。

端治南河七年，熟諳工作。葦柳積隄，一過測其多少。與夫役同勞苦，廉不妄取。河工積弊，端知之，憚於輕發，欲入覲面陳而終不得，以至於敗。繼之者爲陳鳳翔，河事遂益敝。

陳鳳翔，字竹香，江西崇仁人。臚錄，議敘授縣丞，發直隸河工，累遷永定河道。嘉慶六年，畿輔大水，河決者四，鳳翔從侍郎那彥寶塞決，爲仁宗所知。逾年，丁父憂，賜金治喪。後復授永定河道。

十四年，擢河東河道總督，逾年，調南河。時南河敝壞已久，河湖受病日深，詔以蓄清敵黃爲急務，其要在修復高堰之堤，責鳳翔尅期程工，尤以借黃濟運爲戒。十六年，疏陳急治河口及運河各工，高堰二堤亦次第興辦。尋偕兩江總督勸保奏報堵合禦黃、鉗口兩壩，疏末微言：「海口北岸無人烟之地，面面皆水，俟秋間水落，相機辦理。」以上年堵築馬港，兩岸皆新堤，北岸地勢尤高，明是新決諱飾，責令據實奏聞。適王營減壩土隄又決，

詔切責，革職留任。尋奏：「王營減壩旁注，由海口逼緊，水無他路，致有漫溢。請俟水落，修築減壩海口，但保南岸，勿築北岸，以免水逼。」援引高宗諭旨雲梯關外勿與水爭地，詔以「從前瀕海沙灘無居民，今則馬港口外現有村落，非昔可比。且水勢散漫，河緩沙停，弊不勝言。又鳳翔等所繪海口圖無村落地名，與十三年吳璥所呈圖說不同，河形曲直亦異。」斥鳳翔意存朦混，恃才妄作：「前稱雲梯關外溜勢暢達，未挑處刷深至十餘丈，可見海口非高仰，鳳翔既未身歷其境，今因北岸漫溢，束手無策，反言從前挑築皆屬非計，以相抵塞。」特簡百齡爲兩江總督，與鳳翔同勘海口。鳳翔謂海口不能暢，下壅故上潰，諉爲淮海道黎世序所言，而世序實謂下壅在倪家灘新隄上下，非在海口。及百齡至，親勘海口深通，惟中段涸成平陸，乃去歲挑河積土河灘，春水漫刷，仍歸河內。又攔潮壩放水時，壩根起除未淨，阻水停淤，世序屢請籌辦，鳳翔視爲緩圖，詔斥因循貽誤。會上游縣拐山、李家樓兩處漫口，革職留任。

十七年春，禮壩又決，百齡劾：「鳳翔急開遲閉，壩下衝動，不早親勘堵築，用帑二十七萬兩有奇，而壩工未竣，清水大洩，下河成災。」嚴詔斥鳳翔貽誤，革職，罰賠銀十萬兩，荷校兩月，遣戍烏魯木齊。尋鳳翔訴辨，命大學士松筠、府尹初彭齡按訊，得百齡與鳳翔同時批准開壩狀，鳳翔又許百齡信任鹽巡道朱爾廣額督辦葦蕩柴料，捏報邀功。譴百齡等，鳳翔



免枷，仍赴戍，未行，病歿。

黎世序，初名承惠，字湛溪，河南羅山人。嘉慶元年進士，授江西星子知縣，調南昌。擢江蘇鎮江知府。十六年，遷淮海道。與河督陳鳳翔爭堵倪家灘漫口，由是知名。

十七年，調淮陽道。尋鳳翔黜，詔加世序三品頂戴，署南河河道總督，俟三年後果稱職，始實授。疏言：「自上年大濬，千里長河，王營減壩及李家樓漫口堵合，雲梯關外水深二三丈至四五丈，爲近年所未有。而清江浦至雲梯關一帶，較之河底深通時尚高八九尺。此非人力所能猝辦，計惟竭力收蓄湖水，以期暢出。敵黃蓄清之法，在堰、盱二隄，有旨緩辦，今年禮壩跌損，宜洩路少，二隄尤應急築，以資捍衛。」允之。

十八年，以仁、義、禮三壩基壞，請於蔣家壩附近山岡移建三壩，挑引河三道，詔令詳議，並飭填實舊壩。尋如議行。因全漕渡黃較早，議敘。疏請加高徐州護城石工，添築越隄，於清江浦汰黃隄外加重隄，又於駱馬湖尾間五壩迤下添碎石滾壩，並允之。先是百齡擬於清江浦石頭築圈隄，其灣處對王營，上起禦黃壩，下屬貼心壩，河寬千餘丈，至此隄束爲二百丈，論者以爲不便，得不行，世序卒成之。是年秋，睢南薛家樓、桃北丁家莊漫水壞隄，世序躍入河者再。會上游河南睢州決口奪溜，河水陡落，睢、桃兩工得補築無事，

詔以世序不能先事預防，降一級留任。睢州決口久未合，黃水全入洪湖。世序力籌宣洩，濬順清河於清口淤窄處，自東清壩起至禦黃壩止，挑引河三，東清、鉗口各壩一律開展，智仁兩壩及蔣壩以南，新挑仁、義兩壩引河，並爲分減之路。至十九年霜降，安瀾，詔嘉世序修防得宜，加二品頂戴。

二十年，疏言：「徐州十八里屯舊有東西兩閘，金門寬三丈五尺，不足減水。其西南虎山腰兩山對峙，凹處寬二十餘丈，山根石脚相連，可作天然滾壩。北面臨河，卽十八里屯，山岡淤於土中，剝平山頂，改作臨河滾壩。以虎山腰爲重門擎托，可期穩固。」允之。夏，洪湖盛漲，拆展東清、禦黃兩壩，啓山盱引河滾壩，清水暢出，會黃東注，刷河益深，特詔嘉獎，賜花翎。

世序治河，力舉東水對壩，課種柳株，驗土埽，稽垛牛，減漕規例價。行之既久，灘柳茂密，土料如林，工修河暢。南河歲修三百萬兩爲率，每年必節省二三十萬。碎石坦坡，自斷輔始用之於高堰，後蘭第錫、吳敞、徐端偶一用之；世序始用之於通工，謗言四起，世序力持，卒獲其效。二十一年，京察，議敘。二十二年，因禦黃壩刷深不能施工，東清壩掣溜太急，亦難穩立，請於舊二壩水淺處添築重壩，又於東清壩外添建一壩，以爲重門鉗束，於是比歲安瀾，奏減料價一成。

道光元年，入覲，宣宗嘉其勞動，加太子少保，開復一切處分，賜詩以寵之。二年，京察，復予議敘。四年，卒於官，優詔褒卹，加尙書銜，贈太子太保，諡襄勤，入祀賢良祠。江南請祀名宦建專祠，帝追念前勞，御製詩一章，命勒石於墓。賜其子學淳，主事；學淵，舉人；學澄，副榜貢生。

自乾隆季年，河官習爲奢侈，帑多中飽，漚至無歲不決；又以漚運牽掣，當其事者，無不蹶敗。世序澹泊寧靜，一湔靡俗。任事十三年，獨以恩禮終焉。幕僚鄒汝翼，無錫人，世序倚如左右手，欲援陳潢故事，薦之於朝，力辭而止。涇縣包世臣號知河事，世序多用其說，惟築圈堰一事論不合。及創虎山腰滾壩，世臣阻之曰：「河以無溜爲至險，攻大埽不與焉；湖以淤底爲至險，掣石工不與焉。公謂減黃入湖，爲化險爲平。黃緩湖高，吾坐見其積平成險也。兩險交至，其禍甚烈。公意在及身，然以憂患貽後世已。」世序初奏亦謂壩成遇不得已乃啓，然後實無歲不啓。泊嘉慶二十五年，上游河南睢州馬營兩口既合，閱歲大汛至，清河、安東、阜寧三縣境內河水常平隄，而中泓無溜。世序心知其害，憂瘁而卒。後數月，高堰竟決。

論曰：仁宗銳意治河，用人其慎。然承積弊之後，求治愈殷，窟穴於弊者轉益譁張以爲

嘗試。海口改道之說起，紛紜數載而後定。康基田、徐端等皆諳習河事，程功亦僅。至黎世序宣勤久任，南河乃安；而減黃病湖，遂遺隱患。得失之故，具於斯焉。

092-300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

## 列傳一百四十八

劉清 傅鼎 嚴如煜 子正基

劉清，字天一，貴州廣順人。由拔貢議敘，授四川冕寧縣丞，擢南充知縣，政聲爲一省之冠。

嘉慶元年，教匪起，清得民心，募鄉勇五百人擊賊，人樂爲用。賊自爲民時知其名，遇輒避之。繼從總督英善剿達州匪徐天德，數捷，率鄉勇羅思舉赴賊營諭降羅其清，未得要領；而徐天德與王三槐、冷天祿合陷東鄉，二年春，始復之，遂署東鄉。進克清谿場，擒賊黨王學禮，天德之舅也，言天德與王三槐皆有歸順意。總督宜縣令清往招三槐，徧歷諸賊壘，迎送奉酒食甚謹，宣示招撫，皆聽命，夜宿其帳中。三槐隨至大營，約期率所部出降，然實藉覘虛實，非真意。屆期，三槐詭稱於雙廟投降，伏匪爲掩襲計，官軍預設備，擊敗之。

時羅其清、冉文儔併聚方山坪，清偕總兵百祥奪多福山賊壘，會諸路兵攻方山坪，克之。賊竄通江、巴州，與徐天德、王三槐合，清所部鄉勇增至千餘人，桂涵、李子青等皆驍勇善戰，偕諸軍擊賊，疊有殲獲，羅、冉二匪漸蹙。

三年，署廣元縣事。總督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，未下，復令清往招撫。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，留隨人劉星渠等爲質，三槐遂詣軍門，勒保奏報大捷，俘三槐至京。廷訊時，言：「官逼民反。」仁宗詰之曰：「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？」對曰：「惟有劉青天一人。」劉青天者，川民以呼清也。帝深嘉之，特諭曰：「朕聞劉清官聲甚好，每率衆禦敵，賊以其廉吏，往往退避引去。如果始終奮勇，民情愛戴，著勒保據實保奏。」尋以清治績戰功奏上，晉秩同知直隸州，賜花翎。於是劉青天之名聞天下。

四年，補忠州，加知府銜。參贊額勒登保破冉天元、張子聰於竹峪關，令清於通江、巴州招撫餘匪。自王三槐被誘，諸賊首皆疑憚不敢出，然感清無他，不忍加害，每至賊營，必留宿盡禮，其脅從者先後投出二萬餘人，遣散歸農，以功加道銜。命隨副都御史廣興駐達州治軍餉，擢建昌道。五年，冉天元等合諸路賊渡嘉陵江，總督魁倫退守鹽亭鳳凰山，令清集民團守潼河，上下三百餘里，多淺灘，盡撤防兵，清爭之，不可。賊果於太和鎮上游王家嘴偷渡，委罪於清，奪職，命以知縣用，留營効力。既而德楞泰破賊，天元伏誅，諸路竄賊

旁皇通、巴之間，勒保以清去歲招降成效，責籌安撫。時川匪父子兄弟一家中不盡習教爲賊，而奔竄往來，過鄉里輒歸視。清屯要隘，且剿且撫，遣人存問賊首家屬有歸誠之意者，潛令圖之，展轉相引，賊遂瓦解。藍號鮮大川，巴州人，號爲狡悍。其族人文炳、路保及黨楊似山，清皆厚恤其家，感恩願効死，乃使文炳勸大川降，不可，且與似山謀殺文炳。似山乘間殺大川，與文炳、路保同降。巴州匪遂滅。六年，以功復原官，仍授建昌道。七年春，破賊於南江五方坪，擒賊首李彬及辛文等，加按察使銜，尋授四川按察使。敗藍號齊國典餘匪於兩河口，追擒其黨葛成勝。諸匪以次平，大功告成，下部議敘。

清在軍七年，先後招降三萬餘人。有業者歸鄉里，無業及有業願從者爲鄉勇，後立戰功者三十餘人。其中苟崇勳、苟文耀、李彬、辛文、李世玉、趙文相，皆賊魁也。崇勳卽苟文通，已奏報殲斃而改名。及軍事竣，當遣清以諸人田廬焚蕩，驟散將復爲賊，臨行重犒之。自向富室巨商貸金，人感其誠，多響應。事畢，積逋負至十萬。

八年，陝西餘匪自南山竄出棧道，清馳扼廣元，遣卒招撫被戕，詔斥輕信縱賊，以前功免罪，命理糧餉及搜捕餘匪，裁撤鄉勇。十年，事竣入覲，賜御製詩，有曰：「循吏清名遐邇傳，蜀民何幸見青天！誠心到處能和衆，本性從來不愛錢。」時以異數榮之。丁繼母憂，去官，服闋，授山西按察使，遷布政使。忤巡撫初彭齡，劾其袒護屬吏，降四級，以從四品



京堂用。清亦自陳不勝藩司之任，詔斥冒昧，降補刑部員外郎。熱河新設理刑司員，以清往，邊芳草創，多持大體，斷獄平允，蒙民亦以青天呼之。

十七年，授山東鹽運使。十八年，河南教匪起，山東賊黨朱成良等應之，陷定陶、曹縣，巡撫同興恆懼，清自請將兵。承平久，兵習晏安，清躡草屨先之，以五百人敗賊於鬃山，復定陶，又敗之於韓家廟，殲賊二千，進攻扈家集，縱火焚柵，賊突出皆死，誅賊首朱成良、王奇山，自滑縣奔至者並殲焉，兩閱月而事平。賊初起時，煽惑甚衆，清先解散其脅從，成良勢孤不得逞，故得速定。上嘉其以文職身先士卒，特詔褒獎，加布政使銜。尋授雲南布政使，仍留舊任。

清性坦率，厭苛禮，不合於上官，又不耐簿書錢穀，遂乞病，上亦知之，改授山東登州鎮總兵，調曹州鎮。道光二年，以老休致，命在籍食全俸。八年，卒，賜祭葬，祀山東名宦，官其孫熾昌爲兵部主事，瑩，舉人。

傅鼎，字重庵，順天宛平人，原籍浙江山陰。由吏員入貲爲府經歷，發雲南，擢寧洱知縣。乾隆末，福康安征苗疆，調赴湖南軍營司餉運，晉秩同知直隸州，賜花翎。

嘉慶元年，授鳳凰廳同知。治當苗衝，會大軍移征湖北教匪，降苗要求苗地歸苗，當

事議允之。肅知愈撫且愈驕，乃招流亡，團丁壯，於要害築碉堡，防苗出沒。苗以死力來攻，且戰且修，閱三年而碉堡成。有哨臺以守望，礮臺以禦敵，邊牆相接百餘里。每警，哨臺舉銃角，婦女、牲畜立歸堡，環數十里皆戒嚴。四年，擒苗酋吳陳受，加知府銜。巡撫姜晟疏薦肅能勝艱鉅，方治鎮筸一帶荒田，均給丁壯，請俟事竣送部。時鎮筸左、右營黑苗最爲邊患，五年，晒金塘苗出掠瀘溪，偕總兵富志那夜分三路擣其巢，伏兵隘路苟番巖要擊，痛殲之，斃首逆吳尙保，苗始奪氣。詔嘉獎，命在任食知府俸。

六年，貴州苗復亂，湖南環苗地東、南、北三面七百餘里，其西二百餘里接貴州，未設備。石峴苗煽十四寨糾湖南苗叛，肅率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。貴州巡撫伊桑阿以招撫戡定上聞，各寨實尙沸然，槍械未繳。總督琅玕至，急檄肅會剿崖屯溝，黔兵攻其前，肅夜由山徑入，連破五巢。上下湖山峽尤險，夜分兵圍攻，至次日克之，火其寨。三日中盡破諸寨，殲苗二千有奇。做湖南法，建碉堡守之。伊桑阿因冒功誤邊伏法，錄肅功，加道銜，總理邊務，並命以苗疆道員用。七年，丁父憂，詔肅辦理邊防善後，民、苗悅服，難易生手，命留任。初，肅建議遷永綏城於花園，副將營於茶洞，而貴州方藉永綏爲聲援，尼其事。至是詔琅玕察奏，乃赴銅仁面陳永綏孤懸苗中，形如釜底，有二難、三可慮，并請移湖南守備於貴州邊境螺螄堡，以爲犄角，乃決議移之。既而羣苗率衆來爭，肅率鄉勇深入，苗大集，環之數

重，以奇計突圍出。尋議勒繳槍械，苗會石崇四等抗命，並阻丈田，十年，與其黨石貴銀糾衆數千來犯，敗之夯都河，追至孟陽岡，殲賊甚衆，生擒石崇四、石貴銀。是役因賊戕良苗，故得用苗兵深入，戰月餘，破寨十六，餘皆乞降，永綏苗遂平。廳屬高都、兩頭羊二寨皆震懾，無敢抗。事聞，予優敘，擢辰沅永靖道。

蕭治苗專用鵬剿法，大小百戰，所用僅鄉勇數千。苗人於穹山峭壁，越如平地，無部伍行列，伏箐中從暗擊明，銃銳且長，隨山起伏，多命中。蕭因苗地用苗技訓練士卒，囊沙輕走，習籐牌閃躍，狹路則用短兵。每戰後輒嚴汰，數年始得精卒千，號「飛隊」，風雨不亂行列，遺資道路無反顧，甘苦與共，是以能致死。

先是議興屯田，上書巡撫高杞曰：「防邊之道，兵民相輔。湖南苗疆，環以鳳凰、永綏、乾州、古丈坪、保靖、五廳縣，犬牙相錯，營汛相距各數里。元年班師後苗擾如故，蕭竭心籌之，制勝無如碉堡。募丁壯數千，與苗從事。來則痛擊，去則修邊，前戈矛，後邪許。得險卽守，寸步而前，然後苗銳挫望絕。湖南自乙卯二載用兵，耗帑七百餘萬。國家經費有常，頑苗叛服無定。募勇不得不散，則碉堡不得不虛；後患不得不慮，則自圖不得不亟。通力合作，且耕且戰，所以招亡拯患也。均田屯丁，自養自衛，所以一勞永逸也。相其距苗遠近，碉堡疏密，爲屯田多少。鳳凰廳 碉堡八百，需丁四千輪守，並留千人備戰，需田三萬餘畝；乾

州廳礮堡九十餘，守丁八百，屯田三千餘畝；保靖縣礮堡四十餘，守丁三百，屯田千五百餘畝；古丈坪廳苗馴，止設礮堡十餘，守丁百，屯田五百餘畝；永綏廳新建礮堡百餘，留勇丁二千，亦屯田萬畝；而後邊無餘隙，環苗以成圈圍之勢，峻國防、省國計也。異族逼處，非礮堡無以固，礮堡非勇丁無以守，勇丁非屯田無以贍。邊民瀕近鋒鏑，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；後路同資屏蔽，亦樂捐有餘以補不足。所募土丁，非其子弟卽其親族。距邊稍遠者，仍佃本戶輸租，視古來屯戍以客卒雜處，勢燕越矣。與其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爲盜賊，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？惟執事圖之。」於是收叛產分給無業窮苗佃種。

自擒石崇四，餘匪願返侵地，永綏得萬餘畝，乾州、鳳凰二廳次之，乃續墾沿邊隙地二萬畝，曰「官墾田」，贖苗質民田萬餘畝，曰「官贖田」。以廩屯官授屯長，給老幼，籌補助，備犒賞，暨歲修城堡、神祠、學校、育嬰、養濟諸費。復以兵威勸交苗占民田三萬五千餘畝，苗自獻田七千餘畝。其經費田則佃租變價，屯丁田則附礮躬耕，訓練講武，設屯田守備掌之，轄於兵備道。屯政舉，使兵農爲一以相衛，民、苗爲二以相安。與官及兵民約曰：「毋擅入苗寨，毋稍役苗夫。」與苗約曰：「毋巫鬼椎牛羣飲以糜財，毋挾槍矛尋睚眦釀衅。」請乾、鳳、永、保四廳編立邊字號，廣鄉試中額一名，苗生編立田字號，加中額一名，苗益感奮。十三年，屯務竣，入覲，詔曰：「傅籍任苗疆十餘年，鋤莠安良，興利除弊，建礮堡千有餘所，屯

田十二萬餘畝，收卹難民十餘萬戶，練兵八千人，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；又多方化導，設書院六，義學百，近日苗民向學，革面革心。朕久聞其任勞任怨，不顧身家。今召見，果安詳諳練，明白誠實，洵爲傑出之才，堪爲屢疆保障。其加按察使銜，以風有位。」

十四年，擢湖南按察使。苗人顧留，命每年秋一赴苗疆撫慰邊人。甯在苗疆，設木甌於門，訴者投牒其中，夜出閱之，黎明起視事，剖決立盡。兵民白事，直至榻前。及爲按察使，一如同知時。下無壅情，事無不舉。十五年，兼署布政使。十六年，卒於官，仁宗深悼惜，詔謂：「倚畀方隆，正欲簡任疆寄。加恩贈巡撫銜，照贈官賜卹，賜祭一壇。」苗疆建專祠，祀湖南名宦。光緒中，追諡壯肅。

初，甯排衆議以事攻剿，爲大吏所甚，將中以開邊釁罪。監司阿意，旁擊其肘，鎮守總兵富志那獨保全之。富志那從征金川，習知山礮設險之利，甯實從受之，卒以成功。甯歿後，一妾寡居，飭粥不給，其廉操尤著云。

嚴如煜，字炳文，湖南溆浦人。年十三，補諸生，舉優貢。研究輿圖、兵法、星卜之書，尤留心兵事。

乾隆六十年，貴州苗亂，湖南巡撫姜晟辟佐幕，上平苗議十二事，言宜急復乾州，進

永綬，與保靖、松桃、鎮筵聲勢可通。攻乾州道瀘溪，必先得大小章。大小章者，故土司遺民，名曰仡佬，驍健，與苗世仇。如煜募能仡佬語者往，開示利害，挾其會六人出，推誠與同臥起，乃送質，率其屬陽投乾州爲內應，約一舉破賊，因黔師牽掣未果。次年，卒賴其衆，救兩鎮兵於河溪。後復平隴，戰花園，皆爲軍鋒。大小章於大府檄或不受，必得如煜手書始行云。

嘉慶五年，舉孝廉方正。廷試平定川、楚、陝三省方略策，如煜對幾萬言，略謂：「軍興數載，師老財匱。以數萬罷憊之衆，與猾賊追逐數千里長林深谷中。投誠之賊，無地安置，則已降復亂；流離之民，生活無資，則良亦從亂。鄉勇戍卒，多游手募充。慮一旦兵撤餉停，則反思延亂。如此，則亂何由弭？臣愚以爲莫若倣古屯田之法。三省自遭蹂躪，叛亡各產不下億萬畝，舉流民降賊之無歸、鄉勇戍卒之無業者，悉編入屯，團練捍衛，計可養勝兵數十萬。餉省而兵增，化盜爲民，計無逾此。」仁宗親擢第一。次日，召詣軍機處詢屯政，復條上十二事。召見，以知縣發陝西。下其疏於三省大吏，令採行。

六年，補洵陽，縣在萬山中，與湖北邊界相錯，兵賊往來如織。時方厲行堅壁清野，如煜於築堡練團，措置尤力。賊至無可掠，去則抄其尾。又擇堅寨當衝者，儲糧供給官軍。徐天德、樊人傑敗於張家坪，因馬鞍寨阻其前，故不得竄。楊遇春破張天倫，亦賴太平寨夾

擊之力。以功加知州銜，賜花翎。八年，擊湖北逸匪於蜀河口，斬王祥，擒方孝德，晉秩同知直隸州。新設定遠廳，卽以如煜補授。九年，建新城，復於西南百餘里黎壩、漁渡壩築二石城爲犄角。治團如洵陽，賊至輒殲，先後擒陳心元、馮世周。丁母憂，大吏議留任，辭不可，服闋，十三年，補潼關廳。尋擢漢中知府。兵燹後，民困兵驕，散勇逸匪，心猶未革。如煜聯營伍，立保甲，治堡寨，問民疾苦。興勸農事，行區田法，教紡織，使務本計。修復褒城山河堰及城固五門、楊填二堰，各灌田數萬畝，他小堰百餘，皆履勘濬治，水利普興。復漢中書院，親臨講授。於華州渭南開諭悖回，縛獻亡命數十人；於寧羌解散湖北流民；於城固擒教首陳恆義，皆治渠魁，寬脅從。令行禁止，人心帖服，南山遂大定。

道光元年，擢陝安道。會廷議川、楚、陝邊防建設事宜，下三省察勘，以如煜任其事。周歷相度，析官移治，增營改汛，建城口、白河、甄坪、太平、佛坪五廳，移駐文武。奏上，報可。如煜嘗言：「山內州縣距省遠，多推諉牽掣。宜仿古梁州自爲一道及明鄖陽巡撫之制，專設大員鎮撫，割三省州縣以附益之，庶勢專權一，可百世無患。」以更張重大，未竟其議。三年，宣宗以如煜在陝年久，熟於南山情形，任事以來，地方安靖，特詔嘉獎，加按察使銜，以示旌異。巡撫盧坤尤重之，採其議增廳治於整屋、洋縣界，增營汛於商州及略陽，檄勘全秦水利，於灃、涇、澧、渭諸川，鄭白、龍首諸渠，規畫俱備。社倉、義學，亦以次推行。五年，

擢貴州按察使，未到官。六年，入覲，仍調陝西，抵任數日而卒，贈布政使。陝民請比朱邑桐鄉故事，留葬南山，勿得，乃請祀名宦。湖南亦祀鄉賢。

如煜自爲縣令至臬司，皆出特擢。在漢中十餘年不調，得成其鎮撫南山之功。宣宗每論疆吏才，必首及之。將大用，已不及待。爲人性豪邁，去邊幅，泊榮利，視之如田夫野老。於輿地險要，如聚米畫沙。所規畫常在數十年外，措施略見所著書。嘗佐那彥成籌海寇，有洋防備覽，佐姜晟籌苗疆，有苗防備覽，佐傅鼐籌屯田，有屯防書。又有三省邊防備覽，漢江南北、三省山內各圖，漢中府志及樂園詩文集。

子正基，原名芝，字山舫。副貢生。少隨父練習吏事。道光中，官河南知縣，有聲。擢鄭州知州。治賈魯河，息水患。河決開封，正基佐守護。治河兵獄，雪其冤，得河兵死力，城賴以完。母憂歸，服闋，補奉天復州。興屯練，捕盜有法，民殺盜者勿論。奉天治吏素弛，府尹下所屬，以正基爲法，盜風爲戢。引疾去。江南大吏疏調，擢授常州知府。二十九年，大水，勘災勸至，郡人感之，輸錢二十餘萬助賑，全活甚衆。累署淮揚道、按察使。咸豐初，侍郎曾國藩、呂賢基交章薦之，命赴廣西治軍需，授右江道。擢河南布政使，留廣西。時粵匪披猖，將帥齟齬，師久無功。正基曲爲調和，疏論其事，謂：「師克在和，事期共濟。統兵大帥與地方大吏，宜定紛更不齊之勢，聯疏闊難合之情。布德信以服人心，明功罪以



揚士氣。勿因賊盛而生推諉，勿因兵單而務自救，勿以小忿而不爲應援，勿以偶挫而坐觀成敗。庶逆氛可殄，大功可成。」時以爲讜言。二年，桂林圍解，賜花翎。尋隨大軍赴湖北，時武昌初復，命馳往撫卹難民，署湖北布政使。調廣東，復赴廣西清覈軍需。內召授通政副使，遷通政使。七年，引疾歸，卒。

論曰：亂之所由起與亂之所由平，亦在民之能治否耳。教匪起於官逼民叛，其間獨一得民心之劉清，卒賴以招撫，助誅剿之成功。征苗頻煩大兵，而未杜亂源，傅鼐乃以一應一道之力，剿撫兼施，巖疆綏定。南山善後，嚴如煜始終其事，化榛莽爲桑麻。此其功皆在一時節鉞之上，光於史策矣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二

## 列傳一百四十九

方積 朱爾漢 楊護 廖寅 陳昌齊 朱爾廣額 查崇華

方積，字有堂，安徽定遠人。拔貢生。以州判發四川，補閬中知縣，署梁山。達州東鄉賊起，梁山當其衝，賊犯縣境，營白兔山守兵潰。積以一百人據小山爲疑兵，賊不敢進。築砦二百餘所，令人自爲守。他縣流民依集者三十餘萬人，賊至無所掠食，屢出奇兵擊走之。堅壁清野之法，蓋自梁山始。旣而萬縣寶靈寺賊起，越境剿平之，又助大兵殲伍文相於石壩山，卻林亮功於望牛埡，斃亮功弟廷相，賜花翎。擢寧遠知府，仍留駐梁山，凡四年。至嘉慶六年，諸路賊漸平，調夔州，繼劉清爲建昌道。涼山生番叛，率師討平之。未幾，裏塘正土司索諾木根登殺副土司，奪其印，副將德寧兵爲所困。積單騎往，密授舊頭目希拉工布方略，以其衆破之。歷川北道、鹽茶道，擢按察使。馬邊、峨眉嶺諸夷結梁山生番盜邊，

積偕提督豐紳由馬邊三河口擊山深入，克六拔夷巢，遂出赤夷間道，進攻嶺夷十二地。決旬之間，每戰皆捷。曲曲烏助逆死拒，潛師出其後，殄之。遷布政使。

積官四川二十餘年，馳驅殆徧，山川風土，瞭然於胸，用兵輒獨當一面。及任藩司，僚屬多故交，一無瞻徇。清節自勵，尤爲時稱。卒於官，祀名宦。

朱爾漢，字麗江，順天大興人。少爲戶部吏。乾隆中，官甘肅靖遠典史，母憂去官。服闋待次，時平涼回會田五作亂，爾漢與通判吳廷芳、知縣黃家駒守靖遠城，賊來攻。靖遠回豪哈得成等期夜半爲內應，爾漢得其情，令守者悉登城不得下，至哈得成家，陽科其穀餉軍，因拘之，分遣人誘擒城下賊，賊之雜守者在城上已數十人，縣役鐵光保最爲劇賊，猝擒之。角聲起，扼城上賊無脫者，外賊覺，遂引去。由是以知兵聞，擢隆德知縣。徙底店砦降回，擢涇州直隸州知州。擒教匪劉松，擢鞏昌知府。

嘉慶元年，教匪起，蔓延三省。二年，四川賊尤熾，總統宜縣駐達州，檄爾漢參軍事。是時王三槐踞方山坪，白岩山者，地險固，賊渠林亮功、樊人傑屯山上，與方山坪爲聲援。將軍舒亮、提督穆克登布屯山前之韓彭坳，爾漢兵三百、鄉勇三千屯山後之排亞口。排亞口之上曰金鳳觀，曰草店，曰鴨坪，一日盡攻克之。復進，有木柵當隘，不見賊，惟以犬守。兵躍

攀柵，賊自崖旁斫傷之，鳴鑼掣旗，左右賊大至，爾漢慮斷後路，退師。先是與韓彭坳諸師爲期，中道而止，賊得專力山後，故不克。旣而奉節賊千餘來援，敗之，擒賊渠邱廣福。岩賊久困欲走，傾巢來犯，戰一晝夜不得路，仍退。爾漢攻之三閱月，搏戰被創，乃回鞏昌。

三年，運麥十萬石餉軍，行至成縣，賊渠高均德來奪，敗之於格樓壩，擒其黨李德勝。四年，張漢潮犯秦州，爾漢赴成縣會剿。鞏昌警至，馳還，賊已據城東駕鴛河，夜掠賊卡而入，城守始固，以功擢鞏秦階道。生番鐵布者，居西傾山中，衆十餘萬，乘教匪猖獗，時出盜內地。爾漢以鐵布未叛亂，且地險，一搆兵非數年不能平。鐵布奉回教，乃召其阿渾諭之，於是來首者踵至。一日書姓名一紙，曰：此鐵布黨也。又出一圖，曰：盜巢及要隘盡於此。分遣百餘人捕之，悉就擒，鐵布遂定。六年，川、楚、陝賊漸蹙，餘賊多竄甘肅，率兵扼剿，凡數十戰皆捷。八年，甘肅匪平，上功最，賜花翎。

爾漢有識斷，能得人死力，奴客悉以兵法部之。自出仕卽在行間，後遂與教匪相終始。用兵有法，所用鄉勇侯達海，侍衛李榮華，武舉劉養鵬，千總鄒坤，桂攀桂皆操刺勇健善戰，故所至有功。尋調廣東肇羅道，擢廣西按察使，署布政使。十二年，卒於官。

楊護，字邁功，江西金谿人。乾隆四十九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總辦秋審，執法平。內

監訟其弟妻，護按律杖贖守夫墓。和坤方總刑部，意有所徇，駁詰之，護面爭。和坤叱曰：「司員敢爾！」護厲聲曰：「司員主稿，知爲刑獄得其平耳！何叱爲？」和坤不能奪。及坤敗，擢員外郎。仁宗召見，嘉其有守，命解餉四十萬兩赴四川濟軍。川、陝大吏交章論薦，授陝西延榆綏道。時三省清釐叛產，撫卹難民，事方殷，詔責疆吏慎選公正大員如護及劉清者任其事。護周歷田野，綜覈不苟，民漸復業。巡撫秦承恩檄府縣募民補伍，護曰：「農工商賈各有其業，若預選送營，曠日失業，與抽丁何殊？」議乃寢。調甘肅平慶涇固鹽法道。

嘉慶九年，擢安徽按察使，捕六安州匪劉成巨置諸法。十三年，遷江寧布政使。淮、揚大水，乘舩歷災區訪問疾苦，渡湖幾覆，災黎感之。尋以失察山陽知縣王仲漢冒賑，坐褫職。詔護查賑認真，平日實心辦事，留河工効力。復起用，歷淮海道、浙江按察使、江蘇布政使。二十二年，擢浙江巡撫。未幾，坐臨海民毆差釀大獄，降四品京堂，復不俟代去任，降禮部郎中。引疾歸。道光五年，重宴鹿鳴，加四品卿銜。卒，年八十五。

廖寅，字亮工，四川鄰水人。乾隆四十四年舉人。家貧，不能常試禮部，十二年，僅再至都。以大挑知縣官河南，署葉縣。時教匪方熾，葉當衝，寅撫民不擾。民有從逆者，捕其魁乃定。長子思芳有武略，省父至葉，任以守衛事。詔捕教首劉之協，久不獲。一日，思

芳巡歷近郊，見二人繫馬坐樹下語，異之，歸戒門者伺狀。俄二人入城飲肆中，有識之者，其一卽之協。寅趣思芳往與雜坐，出不意縛之，鞠得實，械至都伏法。特擢江蘇鎮江知府。濬丹陽九曲河，築牖，以時啓閉，民便之。擢江西吉南贛道，兼筭關權，正稅外無多取，吏胥奉法。會南昌煽亂，捕首惡置法。安遠復亂，單騎往諭，解散黨與，耆民等縛其魁以獻，事遂平。歷署布政使、按察使。嘉慶十六年，遷兩淮鹽運使。卹竈丁，治私梟，鹽課漸增。河北滑縣教匪起，總督百齡檄寅往徐州協守禦。會捕逆匪劉第五，誤繫同姓名者，坐失察降調，上念其擒劉之協功，許捐復原職。以老病歸，遂卒。

思芳少時居鄉治團練，從軍數有功，官至江蘇候補道。在葉手擒劉之協，名聞天下。後以捕劉第五獲罪下獄，尋赦之。

陳昌齊，字賓臣，廣東海康人。乾隆三十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遷中允。大學士和珅欲羅致之，昌齊以非掌院，無晉謁禮，不往。大考，左遷編修。尋授御史，遷給事中。昌齊生海邦，習洋盜情狀。上疏論剿捕事，略曰：「洋匪上岸，率不過一二百人，陸居會匪助兇行劫。沿海居民皆採捕爲生，習拳勇，諳水勢，匪以利誘，往往從匪。可以爲盜，卽可用以捕盜。宜令地方官明示，有能出洋剿捕，或遇匪上岸，殲擒送官驗實者，船物一概充

賞。被誘從匪者，能擒盜連船投首，免罪。則兵力所未及，丁壯亦必圖賞力捕。仍令地方各官稽戶口，編保甲，以清其源。於各埠訪拏濟匪糧物，各市鎮嚴緝代匪銷贓，俾絕水陸勾通之路。庶幾洋面肅清，地方寧謐。」

嘉慶九年，出爲浙江溫處道。時海寇蔡牽肆擾，昌齊修戰艦，簡軍伍，募人出海繪浙、閩海洋全圖，織悉備具。每牒報賊情及道里遠近稍有虛妄，必指斥之。與提督李長庚深相結納，俾無掣肘，鞠海盜必詳盡得其情。德楞泰奉命按閱閩、浙，議申海禁，謂不數月盜可盡斃。昌齊曰：「環海居民耕而食者十之五，餘皆捕魚爲業。若禁其下海，數萬漁戶無以爲生，激變之咎誰任之？」德楞泰改容稱善。在任五年，以鞫獄遲延，部議鑄級。江南、福建大吏辟調，皆不往。歸里，主雷陽粵秀講席。修通志，考據詳覈，著書終老焉。

朱爾廣額，原名友桂，字白泉，漢軍正紅旗人，裔出明代。王父孝純，工詩古文，有異才，由四川知縣歷官至兩淮鹽運使。

朱爾廣額納貲爲兵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，累遷郎中，出爲江安糧道。兩江總督蘇凌阿聞人爲和坤舊奴，恣睢用事，廉得其狀，白而逐之。從總督赴安徽察治劉之協逆黨，株連數百人，多所省釋。署安徽布政使，引疾歸。以母老乞改京秩，授戶部郎中。和坤奴劉全

之婿號檳榔蔣者，倚勢奪民產，訟於部，刑責不稍貸。西賈利旗產，嗾言官疏陳，使得與漢民通售買，下部議，啖以重賄，却之，持不可。大學士朱珪管部，聞而重之。故事，自告改京官，不外用。珪荐其才守可大受，復出爲廣東潮州知府。海盜方張，朱潰尤黠悍，乃親歷海壩，治鄉團，調鎮兵千守沿海，斷內奸接濟。潰糧絕，屢敗走臺灣，潮盜膽落，因其窮蹙解散之。盜魁黃茂高、許雲湘、王騰魁、楊勝廣、黃德東、關兆奎受撫，選其強幹者編入練勇。會匪李崇玉踞惠、潮山谷中，時游弋海上，使降人招之自首，朱潰部衆亦有來投者。會以母憂去，未竟其事，服闋，補雲南曲靖。

嘉慶十四年，百齡爲兩廣總督，疏請調朱爾廣領廣東，擢高廉道，署督糧道，剿匪事一以倚之。勘海口礮臺舊在山上，發礮輒從桅頂過，悉改建於山麓，屢碎盜艦，挫其鋒。暫改運鹽由陸，撤紅單船入內港，以杜接濟。戒並海郡縣嚴斷水米，如在潮州時。匪勢漸蹙，用舊降人招郭學顯就撫。未幾，鄭一妻與張保仔率衆逾萬泊虎門，要總督親至海口面議，文武噤莫敢決，朱爾廣額獨進曰：「保仔自知罪大，衆多無糧，拂其請，將死鬪。請撤兵衛，單舟逕詣，諭以恩威，必可集事。」先遣南海、番禺兩令往傳命，使熟籌而志堅。翌晨，從百齡登舟，行四十里，見列艦數百，夾水如衛，舉砲迎，聲震城中。請總督過舟，叱之曰：「保仔當泥首乞命，如仍驕肆遲疑，無死所矣！」迨晡，保仔登舟，請留三千人招西路賊烏石二，不聽。



則擒之以自贖，許之，給米千石慰遣。保仔乃使餘衆登岸受撫，自起旋出洋。羣謂其所散皆罷弱，自留精銳，得米將不可制，笑應之曰：「此不必以口舌爭。」至期，保仔果誘烏石二至高州，誅之。海盜悉平，以功獲優敘，賜花翎。尋調署南韶道。

十六年，河決李家樓，特命百齡爲兩江總督治河事，調朱爾廣額爲江南鹽巡道。至則佐百齡定計，接築洪澤湖口束清壩，逼溜刷深太平河，使水有所歸。次年，李家樓決口合龍，新築格隄遏水與大隄平。初，當事主守格隄，奉嚴旨，失守者從軍法。至是見事危急，請改守大隄，聽河溜穿格隄而下，免旁洩之險。又新築減壩受水攻，展側上游築斜壩挑水，數日壩根掛淤乃穩固。所籌措工事悉合機宜。葦蕩營久爲弊藪，樵兵空額無人，營員領帑，臨時雇募，弁目專其利。又爲灘棍所持，蕩料歸灘棍者十五六，歸弁目者十二三，歸工用者十一二，歲僅得葦十數萬束。百齡檄朱爾廣額督治其事，乃請以蕩地不產柴者給樵兵，人四十畝，給牛具籽種，建棚廠以居，蕩始有兵。濬溝渠便筏出入，採運始及遠，建衙署俾營員常年駐蕩，民挾制偷竊者有禁，蕩始有官。受事之年，採足正額二百四十萬束。於是灘棍之利盡失，廳員得料抵價，少所沾潤，皆不便之。適有船兵中途改束，斤重不敷，八廳藉欲撼搖全局。百齡悉其奸，偕河督察訊，朱爾廣額往勘定十七年新葦，每束箍口以二尺八寸爲率，增舊三寸，估右營得葦八百萬束，會署江寧布政使，未及估左營。時河督陳鳳

翔爲百齡所劾，自訴於朝，命尙書松筠、侍郎彭齡按訊，牽及葦蕩事。廳員焚說，嗾驗尾幫，舟載餘葦九百束，據其重率，以衡已收三百萬束之數，斥爲不足，遂被劾虛糜錢糧，苦累樵兵，遣戍伊犁。時論寃之。

朱爾廣額因百齡前劾鳳翔詞不盡實，獄無結正，願以身任，遂不辯。在戍六年，放還，久之，卒。

查崇華，字九峯，安徽涇縣人。少孤，游福建傭書。久之，福州將軍魁倫辟佐幕，甚見信任。魁倫劾總督伍拉納、巡撫浦霖，卽命署總督，治其獄。閩地瘠苦，歷任大吏責供張無藝，所屬羅織大戶勒賄，民不堪命，至是貪酷之吏悉伏辜。崇華名聞於時。納貲爲通判，留福建。

嘉慶十四年，海盜蔡牽平，以功賜花翎。朱渥欲歸誠，未決，崇華隻身至海舶，諭以禍福，遂受降。十七年，署臺灣淡水同知。高媽達妖言惑衆，捕獲，訊得劉林、祝現謀以次年閏八月望在京師舉事，四方起應之。崇華牒請奏聞，大吏以其語不經，置之，僅以傳教罪誅高媽達。至十八年九月十五日，果有林清、祝現之變，劉林者卽林清別名也。自高媽達伏法，福建匪黨已解散，得無事。尋以道員謁選，授河南南汝光道。教匪鉅魁劉松久在逃，

懸緝十餘載，偵知潛匿安徽宿州傳教，捕獲之。母憂去官。

道光二年，補陝西鳳邢道。值大軍征張格爾，調駐嘉峪關治軍需。自川、楚軍興，將吏習於糜費，崇華一主覈實，以內地馬駝出關不耐寒苦，關外有臺站應付，長履徒糜芻秣，悉罷之，節帑甚鉅。凡三署按察使，治獄明慎。以老乞歸，卒。

論曰：剿平教匪，不獨賴將帥戮力，一時守土之吏，與有勞焉。最顯者爲四川劉清，而方積亦倡行堅壁清野，保障一方，後復屢定番亂，蜀人與清並稱。他如朱爾漢之保鞏昌，楊麟之清叛產、撫難民，廖寅之擒劉之協，皆卓有建樹。陳昌齊、朱爾廣額於治海寇並具謀略，而朱爾廣額功尤顯矣。查崇華預發林清逆謀，爲疆臣所格，及筭西征軍需，以樽節稱，故同著於篇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三

## 列傳一百五十

曹振鏞 文孚 英和 王鼎 穆彰阿 潘世恩

曹振鏞，字屢笙，安徽歙縣人，尙書文植子。乾隆四十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大考三等，高宗以振鏞大臣子，才可用，特擢侍講。累遷侍讀學士。嘉慶三年，大考二等，遷少詹事。父憂歸，服闋，授通政使。歷內閣學士，工部，吏部侍郎。十一年，擢工部尙書。高宗實錄成，加太子少保。調戶部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十八年，調吏部尙書，協辦大學士。尋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工部，晉太子太保。二十五年，仁宗崩，樞臣撰遺詔，稱高宗誕生於避暑山莊，編修劉鳳誥知其誤，告振鏞，振鏞召對陳之，宣宗怒，譴罷樞臣。尋命振鏞爲軍機大臣。宣宗治尙恭儉，振鏞小心謹慎，一守文法，最被倚任。

道光元年，晉太子太傅，武英殿大學士。三年，萬壽節，幸萬壽山玉瀾堂，賜宴十五老

臣，振鏞年齒居末，特命與宴繪像。四年，充上書房總師傅。六年，入直南書房。七年，回疆平，晉太子太師。八年，張格爾就擒，晉太傅，賜紫韁，圖形紫光閣，列功臣中。振鏞具疏固辭，詔凡軍機大臣別繪一圖，以遂讓功之心，而彰輔弼之效。御製贊曰：「親政之始，先進正人。密勿之地，心腹之臣。問學淵博，獻替精醇。克勤克慎，首掌絲綸。」親書以賜之。十一年，以萬壽慶典賜雙眼花翎。

十五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一。自繕遺疏，附摺至十餘事。上震悼，詔曰：「大學士曹振鏞，人品端方。自授軍機大臣以來，靖恭正直，歷久不渝。凡所陳奏，務得大體。前大學士劉統勳、朱珪，於乾隆、嘉慶中蒙皇祖、皇考鑒其品節，賜諡文正。曹振鏞實心任事，外貌訥然，而獻替不避嫌怨，朕深倚賴而人不知。揆諸諡法，足以當『正』字而無媿。其予諡文正。」入祀賢良祠。擢次子恩澣四品卿。

振鏞歷事三朝，凡爲學政者三，典鄉會試者各四。衡文惟遵功令，不取淹博才華之士。殿廷御試，必預校閱，嚴於疵累忌諱，遂成風氣。凡纂修會典、兩朝實錄、河工方略、明鑑、皇朝文穎、全唐文，皆爲總裁。駕謁諸陵及秋獮木蘭，每命留京辦事。臨雍視學，命充直講。恩眷之隆，時無與比。數請停罷不急工程，撙節糜費。世以鹽筴起家，及改行淮北票法，舊商受損，振鏞曰：「焉有餓死之宰相家。」卒贊成，世特以稱之。

文孚，字秋潭，博爾濟吉特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嘉慶四年，從那彥成赴陝西治軍需。八年，隨扈秋獮，校射中四矢，賜花翎。十一年，以在直勤，擢四五品京堂，授內閣侍讀學士。歷鴻臚寺卿、通政司副使。命履勘綏遠城、渾津、黑河、嫩地改徵，及大青山牧廠餘地招墾事。十三年，予副都統銜，充西寧辦事大臣。疏言：「青海、蒙、番，重利輕命。自來命盜諸案，一經罰服，怨仇消釋。若必按律懲辦，不第犯事之家仇隙相尋，被害者心反舐望，相習成風，不可化誨。湖蒙、番內附以來，雍正十一年大學士鄂爾泰等議纂番例頒行，聲明俟五年後始依內地律例辦理。乾隆年間疊經展限，茲復奉命詳議。臣以爲番、民糾結滋擾，或情同叛逆，或關繫邊陲大局，自應從嚴懲辦。若其自相殘殺及盜竊之案，向以罰服完結，相安已久。必繩以內地法律，轉恐愚昧野番，羣疑滋懼，非綏服邊氓之道。」疏入，下軍機大臣議行。

十六年，召回京，授鑲白旗滿洲副都統。偕內閣學士阮元勘議山西鹽務，疏請停止吉蘭泰鹽官運，改併潞商引額，以潞引之有餘，補吉鹽課之不足，吉鹽許民撈販，限制水運至皇甫川而止，下部議行。尋授內閣學士，遷刑部侍郎。十八年，緣事降調，予二等侍衛，命赴山東治軍需。復授內閣學士，歷山海關副都統、馬蘭鎮總兵、錦州副都統。二十年，召授

刑部侍郎。二十四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。偕侍郎承瀛赴山東鞠獄，並勘蘭儀決口，督濬引河。次年春，竣工，予議敘。調戶部，又調工部，擢左都御史。宣宗卽位，以樞臣撰擬遺詔不慎，先後罷直，文孚獨留。道光二年，命往陝西按鞫渭南縣民柳全璧毆斃人命獄，論知縣徐潤受人囑託，疏脫正兇，事後得贓，枷號兩月，遣戍伊犁；升任西安知府鄧廷楨偏執枉縱，訊無貪酷，革職免發遣；巡撫朱勳失察，議革職，降四五品京堂。四年，仁宗實錄成，加太子太保。

南河阻運，詔責減黃蓄清，至十一月洪湖水多，啓壩而高堰、山盱石工潰決，命文孚偕尚書汪廷珍馳往按治，奏劾河督張文浩於禦黃壩應閉不開，五壩應開不開，湖水過多，致石工掣場萬餘丈，請遣戍伊犁；兩江總督孫玉庭徇隱迴護，交部嚴議。議於禦黃壩外添建三壩，鉗束黃流。壩內外及束清、運口各壩兩岸築緯道，多作土壩，挑濬長河，幫培隄身，以利漕行。速挑引河，引清入運，堵閉束清壩，杜黃入湖，又議覆侍郎朱士彥條陳五事，由河臣勘辦。疏上，並依議行。命文孚等回京，責嚴煥、魏元煜辦理，而引黃濟運仍不得要領，河漕交困。

八年，回疆底定，首逆就擒，晉太子太傅，賜紫韁，繪像紫光閣，御製贊有「和而不同，公正以清」之褒。十一年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十四年，拜東閣大學士，管理吏部。十

五年，轉文淵閣大學士。以疾請解職，優詔慰諭，許罷直軍機。十六年，致仕。二十一年，卒，贈太保，諡文敬。

英和，字煦齋，索綽絡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尙書德保子。少有雋才，和珅欲妻以女，德保不可。乾隆五十八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遷侍讀。嘉慶三年，大考二等，擢侍讀學士。洎仁宗親政，知其拒婚事，嘉焉，遂擢用。累遷內閣學士。五年，授禮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。六年，充內務府大臣，調戶部。以不到旗署爲儀親王所糾，罷副都統。七年，直南書房。扈蹕木蘭，射鹿以獻，賜黃馬褂。授翰林院掌院學士。九年，帝幸翰林院，賜一品服，加太子少保，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。時詔稽巡幸五臺典禮，英和疏言教匪甫平，民未蘇息，請俟數年後再議，上嘉納之。尋自請獨對，論大學士劉權之徇情欲保薦軍機章京袁煦，上不悅，兩斥之。遂罷直書房、軍機，降太僕寺卿。歷內閣學士，理藩院、工部侍郎。

數奉使出按事，河東鹽課歸入地丁，而蒙古鹽侵越內地，命偕內閣學士初彭齡往會巡撫察議。疏言：「非禁水運不能限制蒙鹽，非設官商不能杜絕私販。請阿拉善鹽祇由陸路行銷，河東鹽仍改商運。吉蘭泰鹽池所產亦招商運辦。」事詳鹽法志。兼左翼總兵，復爲內務府大臣。十二年，偕侍郎蔣子蒲查南河料物加價，議准增添，仍示限制，從之。復直南書房。



十三年，命暫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調戶部、武英殿。進高宗聖訓廟號有誤，坐降調內閣學士。尋遷禮部侍郎。十八年，隨扈熱河，會林清逆黨爲變，命先回京署步軍統領。擒林清於黃村西宋家莊，實授步軍統領、工部尙書。滑縣平，復太子少保。

十九年，將開捐例，廷議不一。偕大學士曹振鏞等覆議，獨上疏曰：「理財之道，不外開源節流。大捐爲權宜之計，本朝屢經舉行。但觀前事，卽知此次未必大效。竊以開捐不如節用，開捐暫時取給，節用歲有所餘。請嗣後謁陵，或三年五年一舉行，民力可紓。木蘭秋獮，爲我朝家法，然蒙古迥非昔比，亦請問歲一行，於外藩生計所全實大。各處工程奉旨停止，每歲可省數十萬，至百餘萬不等。天下無名之費甚多，苟於國體無傷，不得任其糜費。卽如裁撤武職名糧，未必能禁武官不役兵丁，而驟增養廉百餘萬，應請敕下部臣詳查正項經費外，歷年增出各款，可裁則裁，可減則減，積久行之，國計日裕。至開源之計，不得以事涉言利，概行斥駁。新疆歲支兵餉百數十萬，爲內地之累，其地金銀礦久經封閉，開之而礦苗旺盛，足敷兵餉，各省礦廠，亦應詳查興辦。又戶部入官地畝，請嚴催升科，於國用亦有裨益。」疏入，詔以名糧已飭覈辦，開礦流弊滋多，仍依衆議，豫工事例遂開。是歲調吏部，復命暫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

二十五年，宣宗卽位，命爲軍機大臣，調戶部。宣宗方銳意求治，英和竭誠獻替。面陳

各省府、州、縣養廉不敷辦公，莫不取給陋規，請查明分別存革，示以限制。上採其言，下疆吏詳議，而中外臣工多言其不可，詔停其議，遂罷直軍機，專任部務。道光二年，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四年，仁宗實錄成，加太子太保。五年，洪澤湖決，阻運道，河、漕交敵，詔籌海運，疆臣率拘牽成例，以爲不可。英和奏陳海運、折漕二事爲救時之計，越日復上疏，略謂：「河、漕不能兼顧，惟有暫停河運以治河，雇募海船以利運，而任事諸臣未敢議行者，一則慮商船到津，難以交卸；一則慮海運既行，漕運員弁、旗丁、水手難以安插。」因陳防弊處置之策甚悉。詔下各省妥議，仍多諉爲未便，惟江蘇巡撫陶澍力行之，撥蘇、松、常、鎮、太五屬漕米，以河船分次海運。六年八月，悉數抵天津，上大悅，詔嘉英和創議，予議敘，特賜紫轡以旌異之。

張格爾犯回疆，英和疏陳進兵方略，籌備軍需，並舉長齡、武隆阿可任事，多被採用。七年，奏商人請於易州開採銀礦，詔斥其冒昧。調理藩院，罷南書房、內務府大臣。未幾，坐家人增租擾累，出爲熱河都統。八年，命勘南河工程。回疆平，復太子少保。授寧夏將軍，以病請解職，允之。

初，營萬年吉地於寶華峪，命英和監修，嘗從容言漢文帝薄葬事，上稱善，議於舊制有所裁省，工竣，孝穆皇后奉安，優予獎敘。至是地宮浸水，譴責在事諸臣。詔以英和始終

其事，責尤重，奪職，籍其家。逮訊，得開工時見有石母滴水，僅以土攔，議設龍鬚溝出水，英和未允狀，讞擬大辟，會太后爲上言不欲以家事誅大臣，乃解發黑龍江充當苦差，子孫並褫職。十一年，釋回，復予子孫官。二十年，卒，贈三品卿銜。

英和通達政體，遇事有爲，而數以罪黜。屢掌文衡，愛才好士。自其父及兩子一孫，皆以詞林起家，爲八旗士族之冠。子奎照，嘉慶十九年進士，歷官至禮部尙書、軍機大臣，緣事奪職，復起爲左都御史，奎耀，嘉慶十六年進士，官至通政使，後爲南河同知。奎照子錫祉，道光十五年進士，歷翰林院侍講學士，後官長蘆鹽運使。

王鼎，字定九，陝西蒲城人。少貧，力學，尙氣節。赴禮部試至京，大學士王杰與同族，欲致之，不就。杰曰：「觀子品概，他日名位必繼吾後。」嘉慶元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。丁母憂，服除，授編修。兩以大考升擢，累遷內閣學士。十九年，授工部侍郎。仁宗諭曰：「朕向不知汝，亦無人保薦。」因閱大考考差文字，知汝學問。屢次召見奏對，知汝品行。汝是朕特達之知。」調吏部，兼署戶部、刑部。二十三年，兼管順天府尹事，復諭曰：「朕初意授汝督撫，今管順天府尹，猶外任也。且留汝在京，以備差往各省查辦事件。」自是數奉使出按事鞫獄。二十四年，調刑部，又調戶部。

道光二年，河南儀工奏銷不實，解巡撫姚祖同任，命鼎偕侍郎玉麟往按，暫署巡撫。疏陳：「儀工用款至辦奏銷，與部例成規不符。乃以歷辦物料、土方價值，合之豫省成規，互相增減，於稽料、引河等款增銷一百三十萬，夫工、麻斤各款減銷一百三十萬，雖有通融，銀數仍歸實用。惟八子錢一款，以銀易錢，多於舊價，每兩提八十文充入經費，而於各員應繳之銀，一併扣算，實違定制。」疏入，命覈實報銷，而薄譴祖同。是年，擢左都御史，父憂歸。五年，服闋，以一品銜署戶部侍郎，授軍機大臣。

浙江德清 徐倪氏因姦謀斃徐蔡氏獄三年不決，按察使王維詢因自盡，巡撫程含章與按察使祁頊鞠之，甫得情而犯婦在監自縊。宣宗特命鼎典鄉試，就治其獄，廉得徐故富家，以獄破其產，官吏多受賂，勾結滕庇，致獄情譸幻。悉發其覆，置之法，浙人稱頌焉。六年，授戶部尚書。八年，回疆平，以贊畫功，加太子太保，繪像紫光閣。

蘆鹽積疲，商累日重，命鼎偕侍郎敬徵察辦。議以：「鹽務首重年清年款，先將節年帶徵釐剔，現年正款不難按數清完。道光二年以前未完銀九百餘萬爲舊欠，三年以後未完銀爲新欠，緩舊徵新。請以堰工加價二文，半解部充公，半抵完商欠。新欠抵完，續抵舊欠。蘆商生息帑本內，直隸水利、趙北口兩項非經費歲需，請停利三年。限滿加一倍利，本息同徵。舊有拔繳水利帑本一百十七萬兩，請停徵三年。自道光十二年，起，歲徵十萬兩，五

萬完舊本，五萬完新本，以恤商力。近年商力疲乏，不能預買生鹽，存坨新鹽多滷耗。請每包加鹽十三斤，俾資貼補。從此款目既清，庶經久可行。」又請免繳嘉慶十七年加價交官半文未完銀一百八十四萬餘兩。疏入，並允行。十年，蘆商呈請調劑，復命鼎及侍郎寶興往按。鼎以前次清查，傳集各商詳詢定議，皆稱可免虧累積壓，雖因銀價漸昂，尚不致遽形虧折，遂議駁。時淮鹽尤敝，兩江總督陶澍疏陳積弊情形，命鼎偕寶興會同籌議。中外論鹽事者，多主就場徵稅。疏言：「詳覈淮綱全局，若改課歸場竈，尙多窒礙。惟有就舊章大加釐剔，使射利者無可借端，欠課者無可藉口，似較有往轍可循。擬定章程十五條，曰：裁浮費，減窩價，刪繁文，慎出納，裁商總，覈滯銷，緩積欠，恤竈丁，給船價，究淹銷，疏運道，添岸店，散輪規，飭紀綱，收竈鹽。」又請裁撤兩淮鹽政，改歸總督辦理，以一事權。並詔允行。陶澍得銳意興革，淮綱自此漸振，鼎之力也。十一年，署直隸總督。十二年，管理刑部事務。十五年，協辦大學士，仍管刑部，直上書房。十八年，拜東閣大學士。二十年，加太子太保。

二十一年夏，河決祥符，命偕侍郎慧成往治之，尋署河督。議者以水勢方漲，不宜遽塞，請遷省城以避其衝，鼎持不可，疏言：「河灌歸德、陳州及安徽亳、潁，合淮東注洪澤湖，湖底日受淤。萬一宣洩不及，高堰危，淮、揚成巨浸，民其魚矣！無論舍舊址、築新隄數千

里，工費不貲，且自古無任黃水橫流之理。請飭戶部速具帑，期以冬春之交集事。不效，願執其咎。」具陳民情安土重遷、省垣可守狀。初至汴城，四面皆水，旦夕且圯，躬率吏卒巡護，獲無恙。洎工興，親駐工次，倦則寢肩輿中。次年二月，工竣，用帑六百萬有奇。前此馬營工用一千二百餘萬，儀封工用四百七十五萬，原議以儀工爲率。及歲事，加增百餘萬，然事艱於前，微鼎用節工速，不能如是。敍功，晉太子太師。積勞成疾，命緩程回京。

自禁烟事起，英吉利兵犯沿海，鼎力主戰。至和議將成，林則徐以罪譴，鼎憤甚，還朝爭之力，宣宗慰勞之，命休沐養疴。越數日，自草遺疏，劾大學士穆彰阿誤國，閉戶自縊，冀以尸諫。軍機章京陳孚恩，穆彰阿黨也，滅其疏，別具以聞。上疑其卒暴，命取原藁不得，於是優詔憫惜，贈太保，諡文恪，祀賢良祠。後陝西巡撫請祀鄉賢，特詔允之。

鼎清操絕俗，生平不受請託，亦不請託於人。卒之日，家無餘貲。子沆，道光二十年進士，翰林院編修。

穆彰阿，字鶴舫，郭佳氏，滿洲鑲藍旗人。父廣泰，嘉慶中，官內閣學士，遷右翼總兵。坐自請兼兵部侍郎銜，奪職。

穆彰阿，嘉慶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大考，擢少詹事。累遷禮部侍郎。二十

年，署刑部侍郎。因一日進立決本二十餘件，詔斥因循積壓，堂司各員並下殿議，降光祿寺卿。歷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、戶部侍郎。道光初，充內務府大臣，擢左都御史、理藩院尚書。以漕船滯運，兩次命署漕運總督。召授工部尚書，借大學士蔣攸銛查勘南河。泊試行海運，命赴天津監收漕糧，予優敘。七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。逾年，張格爾就擒，加太子少保。授軍機大臣，罷內務府大臣，直南書房。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歷兵部、戶部尚書。十四年，協辦大學士。承修龍泉峪萬年吉地，工竣，晉太子太保，賜紫韁。十六年，充上書房總師傅，拜武英殿大學士，管理工部。

十八年，晉文華殿大學士。時禁烟議起，宣宗意銳甚，特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，赴廣東查辦。英吉利領事義律初不聽約束，繼因停止貿易，始繳烟，盡焚之，責永不販運入境，強令具結，不從，兵燾遂開。則徐防禦嚴，不得逞於廣東，改犯閩、浙，沿海騷然。英艦抵天津，投書總督琦善，言由則徐啓釁。穆彰阿窺帝意移，乃贊和議，罷則徐，以琦善代之。琦善一徇敵意，不設備，所要求者亦不盡得請，兵燾復起。先後命奕山、奕經督師，廣東、浙江皆挫敗。英兵且由海入江，林則徐及閩浙總督鄧廷楨、臺灣總兵達洪阿、臺灣道姚瑩以戰守爲敵所忌，並被嚴譴，命伊里布、耆英、牛鑑議款。二十二年，和議成，償幣通商，各國相繼立約。國威既損，更喪國權，外患自此始。

穆彰阿當國，主和議，爲海內所叢詬。上既厭兵，從其策，終道光朝，恩眷不衰。自嘉慶以來，典鄉試三，典會試五。凡覆試、殿試、朝考、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、大考翰詹，無歲不與衡文之役。國史、玉牒、實錄諸館，皆爲總裁。門生故吏徧於中外，知名之士多被援引，一時號曰「穆黨」。文宗自在潛邸深惡之，既卽位十閱月，特詔數其罪曰：「穆彰阿身任大學士，受累朝知遇之恩，保位貪榮，妨賢病國。小忠小信，陰柔以售其姦，僞學僞才，揣摩以逢主意。從前夷務之興，傾排異己，深堪痛恨！如達洪阿、姚瑩之盡忠盡力，有礙於己，必欲陷之；耆英之無恥喪良，同惡相濟，盡力全之。固寵竊權，不可枚舉。我皇考大公至正，惟以誠心待人，穆彰阿得肆行無忌。若使聖明早燭其奸，必置重典，斷不姑容。穆彰阿恃恩益縱，始終不悛。自朕親政之初，遇事模稜，緘口不言。迨數月後，漸施其伎倆。英船至天津，猶欲引耆英爲腹心以遂其謀，欲使天下羣黎復遭荼毒。其心陰險，實不可問！潘世恩等保林則徐，屢言其『柔弱病軀，不堪錄用』；及命林則徐赴粵西剿匪，又言『未知能去否』。僞言熒惑，使朕不知外事，罪實在此。若不立申國法，何以肅綱紀而正人心？又何以不負皇考付託之重？第念三朝舊臣，一旦置之重法，朕心實有不忍，從寬革職永不敘用。其罔上行私，天下共見，朕不爲已甚，姑不深問。朕熟思審處，計之久矣，不得已之苦衷，諸臣其共諒之。」詔下，天下稱快。咸豐三年，捐軍餉，予五品頂戴。六年，卒。



子薩廉，光緒五年進士，由翰林官至禮部侍郎。

潘世恩，字芝軒，江蘇吳縣人。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，授修撰。嘉慶二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讀。和珅以其青年上第有才望，欲招致之，世恩謝不與通。以次當遷，和珅抑題本六閱月不上。仁宗親政，乃擢侍講學士。一歲三遷至內閣學士，歷禮部、兵部、戶部、吏部侍郎，督雲南、浙江、江西學政。十七年，擢工部尚書，調戶部。母憂歸，服除，以父老乞養，會其子登鄉舉，具疏謝，坐未親詣京，降侍郎。帝鑒其孝思，仍允終養，居家十載。

道光七年，父喪服闋，補吏部侍郎，遷左都御史。再授工部尚書，調吏部。十三年，超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戶部。尋命爲軍機大臣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晉東閣大學士，調管工部。充上書房總師傅，加太子太保。十八年，晉武英殿大學士。二十八年，以八十壽晉太傅，賜紫韁。其明年，引疾，迭疏乞休，溫詔慰留，僅解機務。三十年，文宗卽位，復三疏，始得予告，食全俸，留其子京邸。咸豐二年，鄉舉重逢，詔就近與順天鹿鳴宴。次年，復與恩榮宴。四年，卒，遣親王奠醊，入祀賢良祠，諡文恭。

世恩歷事四朝，迭掌文衡，備叨恩遇。筭部務，安靜持大體。黑龍江將軍請增都爾特六屯，議地當游牧，開墾非計，不可許。言官奏山東鹽課請歸地丁，議山東場竈半毗連淮

境，一歸地丁，聽民自運自銷，必爲兩淮引課之累，不可行。

在樞廷凡十七年，益慎密，有所論列，終不告人。海疆事起，林則徐所論奏，廷議多贊之；及穆彰阿主撫，世恩心以爲非，不能顯與立異。迨咸豐初詔舉人才，世恩已在告，疏言林則徐歷任封疆，有體有用，請徵召來京備用，並薦前任臺灣道姚瑩，文宗聽之，於罪穆彰阿時猶舉其言。次子曾瑩，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由編修官至吏部侍郎。孫祖蔭，自有傳。

論曰：守成之世，治尙綜覈，而振敝舉衰，非拘守繩墨者所克任也。況運會平陂相乘，非常之變，往往當承平既久，萌蘖蠢兆於其間，馭之無術，措置張皇，而庸佞之輩，轉以彌縫迎合售其欺，其召亂可倖免哉？宣宗初政，一倚曹振鏞，兢兢文法；及穆彰阿柄用，和戰游移，遂成外患。一代安危，斯其關鍵已。英和才不竟用，王鼎忠貞致身，文孚、潘世恩皆恪恭保位者耳。

092-338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

## 列傳一百五十一

阮元 汪廷珍 湯金釗

阮元，字伯元，江蘇儀徵人。祖玉堂，官湖南參將，從征苗，活降苗數千人，有陰德。元，乾隆五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第一，授編修。逾年大考，高宗親擢第一，超擢少詹事。召對，上喜曰：「不意朕八旬外復得一人。」直南書房，懋勳殿，遷詹事。五十八年，督山東學政，任滿，調浙江。歷兵部、禮部、戶部侍郎。

嘉慶四年，署浙江巡撫，尋實授。海寇擾浙歷數年，安南夷艇最強，鳳尾、水澳、箸黃諸幫附之，沿海土匪勾結爲患。元徵集羣議爲弭盜之策，造船礮，練陸師，杜接濟。五年春，令黃巖鎮總兵岳璽擊箸黃幫，滅之。夏，寇大至，元赴台州督剿，請以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總統三鎮水師，並調粵、閩兵會剿。六月，夷艇糾鳳尾、水澳等賊共百餘艘，屯松門山下。遣

諜聞水澳賊先退，會颶風大作，盜艇覆溺無算，餘衆登山，檄陸師搜捕，擒八百餘人。安南四總兵溺斃者三，黃巖知縣孫鳳鳴獲其一，曰倫貴利，磔之。九月，總兵岳璽、胡振聲會擊水澳幫，擒殲殆盡。土匪亦次第殲撫。浙洋漸清，而餘盜爲蔡牽所併，閩師不能制，勢益熾，復時犯浙。李長庚已擢提督，元集賞與造露船成，配巨礮，數破牽於海上。八年，奏建昭忠祠，以歷年捕海盜傷亡將士從祀。盜首黃葵集舟數十，號新興幫，令總兵岳璽、張成等追剿，逾年乃平之。借總督玉德奏請以李長庚總督兩省水師，數逐蔡牽幾獲，而玉德遇事仍掣肘。十年，元丁父憂去職，長庚益無助，復與總督阿林保不協，久無成功，遂戰歿。

十一年，詔起元署福建巡撫，以病辭。十二年，服闋，署戶部侍郎，赴河南按事。授兵部侍郎，復命爲浙江巡撫，暫署河南巡撫。十三年，乃至浙，詔責其防海殄寇。秋，蔡牽、朱潰合犯定海，親駐寧波督三鎮擊走之，牽復遁閩洋。時用長庚部將王得祿、邱良功爲兩省提督，協力剿賊，元議海戰分兵隔賊船之策，專攻蔡牽。十四年秋，合擊於漁山外洋，竟殄牽，詳得祿等傳。元兩治浙，多惠政，平寇功尤著云。

方督師寧波時，奏請學政劉鳳誥代辦鄉試監臨，有聯號弊，爲言官論劾，遣使鞠實，詔斥徇庇，褫職，予編修，在文穎館行走。累遷內閣學士。命赴山西、河南按事，遷工部侍郎，出爲漕運總督。十九年，調江西巡撫。以捕治逆匪胡秉耀，加太子少保，賜花翎。二十一

年，調河南，擢湖廣總督。修武昌江隄，建江陵范家隄、沔陽龍王廟石閘。

二十二年，調兩廣總督。先一年，英吉利貢使入京，未成禮而回，遂漸跋扈。元增建大黃灣、大虎山兩礮臺，分兵駐守。迭疏陳預防夷患，略曰：「英吉利恃強桀驁，性復貪利。宜鎮以威，不可盡以德綏。彼之船堅礮利，技長於水短於陸。定例外國貨船不許擅入內洋，儻違例禁，卽宜隨機應變，量加懲創。各國知彼犯我禁，非我輕啓釁也。」詔勗以德威相濟，勿孟浪，勿蕙懦。道光元年，兼署粵海關監督。洋船夾帶鴉片煙，劫擄行商頂帶。二年，英吉利護貨兵船泊伶丁外洋，與民鬪，互有傷斃，嚴飭交犯，英人揚言罷市歸國，卽停其貿易。久之拆閱多，託言兵船已歸，俟復來如命。乃暫許貿易，與約船來不交犯乃停止。終元任，兵船不至。元在粵九年，兼署巡撫凡六次。

六年，調雲貴總督。滇鹽久敝，歲細課十餘萬，元劾罷蠹吏，力杜漏私；鹽井衰旺不齊，調劑抵補，逾年課有溢銷，酌撥邊用。騰越邊外野人時入內地劫掠，而保山等處邊夷曰僮，以墾山射獵爲生，可用，乃募僮僮三百戶屯種山地，以禦野人，卽以溢課充費，歲有擴充。野人畏威，漸有降附者。十二年，協辦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車里土司刀繩武與叔太康爭鬪，脅官求助，檄鎮道擊走之，另擇承襲乃安。越南保樂州土官農文雲內闕，嚴邊防勿使竄入，亦不越境生事，尋文雲走死。詔嘉其鎮靜得大體。十五年，召拜體仁閣大學

士，管理刑部，調兵部。十八年，以老病請致仕，許之，給半俸，瀕行，加太子太保。二十六年，鄉舉重逢，晉太傅，與鹿鳴宴。二十九年，卒，年八十有六，優詔賜卹，諡文達。入祀鄉賢祠、浙江名宦祠。

元博學淹通，早被知遇。敕編石渠寶笈，校勘石經。再入翰林，創編國史儒林、文苑傳，至爲浙江巡撫，始手成之。集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二種，撰提要進御，補中秘之闕。嘉慶四年，偕大學士朱珪典會試，一時樸學高才搜羅殆盡。道光十三年，由雲南入覲，特命典試，時稱異數。與大學士曹振鏞共事意不合，元歉然。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復繼，歷官所至，振興文教。在浙江立詒經精舍，祀許慎、鄭康成，選高才肄業，在粵立學海堂亦如之，並延攬通儒，造士有家法，人才蔚起。撰十三經校勘記、經籍纂詁、皇清經解百八十餘種，專宗漢學，治經者奉爲科律。集清代天文、律算諸家作疇人傳，以章絕學。重修浙江通志、廣東通志，編輯山左金石志、兩浙金石志、積古齋鐘鼎款識、兩浙輻軒錄、淮海英靈集，刊當代名宿著述數十家爲文選樓叢書。自著曰肇經室集。他紀事、談藝諸編，並爲世重。身歷乾、嘉文物鼎盛之時，主持風會數十年，海內學者奉爲山斗焉。

汪廷珍，字瑟庵，江蘇山陽人。少孤，母程撫之成立。家中落，歲凶，饘粥或不給，不令

人知。母曰：「吾非恥貧，恥言貧，疑有求於人也。」力學，因諸生十年，始舉於鄉。成乾隆五十四年一甲二名進士，授編修。大考，擢侍讀。未幾，遷祭酒。六十年，以事忤旨，降侍講。嘉慶元年，直上書房。大考，擢侍講學士。母憂歸，服闋，補原官。七年，督安徽學政。任滿，復督江西學政。累遷侍讀學士、太僕寺卿、內閣學士，皆留任。

廷珍學有根底，初爲祭酒，以師道自居。選成均課士錄，教學者立言以義法，力戒摹擬剽竊之習。及官學政，爲學約五則以訓士：曰辨塗，曰端本，曰敬業，曰裁僞，曰自立。與士語，諄諄如父兄之於子弟。所刻試牘，取易修辭之旨，曰立誠編。士風爲之一變。萬載棚民入籍，舊分學額，後裁之，土客訐訟久不決，廷珍請復分類，爭端乃息。十六年，授禮部侍郎。復直上書房，侍宣宗學。十八年，典浙江鄉試，留學政，任滿回京。二十二年，署翰林院掌院學士，擢左都御史，充上書房總師傅。二十三年，遷禮部尚書。二十四年，仁宗六旬萬壽，慶賀期內遇孝慈高皇后忌辰，部臣未援故事疏請服色，坐率忽，降侍郎。逾年，復授禮部尚書。

道光二年，典會試，教習庶吉士。車駕謁陵，命留京辦事。三年，宣宗釋奠文廟禮成，臨幸辟雍，詔曰：「禮部尚書汪廷珍蒙皇考簡用上書房師傅，與朕朝夕講論，非法不道，使朕通經義，辨邪正，受益良多。朕親政後，畀以尚書之任，盡心厥職，於師道、臣道可謂兼



備。今值臨雍，眷懷舊學，加太子太保。子報原，以員外郎卽補用，示崇儒重道之意。四年，仁宗實錄成，賜子報閏主事，孫承佑舉人。南河高堰潰決阻運，上以廷珍生長淮、揚，命偕尙書文孚往勘，劾河督張文浩、總督孫玉庭，譴黜有差。疏籌修濬事宜，交河督辦理。五年，回京，協辦大學士。七年，卒，上震悼，優詔賜卹，贈太子太師，入祀賢良祠，命大阿哥賜奠，賜銀千兩治喪，諡文端。江蘇請祀鄉賢，特詔允之。

廷珍風裁嚴峻，立朝無所親附。出入內廷，寮宋見之，莫不肅然。自言生平力戒刻薄，凡貪冒諂諛有不忍爲，皆守母教。大學士阮元服其多聞淵博，勸著書，廷珍曰：「六經之奧，昔人先我言之，更何以長語相溷？讀書所以析義，要歸於中有所主而已。」服用樸儉，或以公孫弘擬之，笑曰：「大丈夫不以曲學阿世爲恥，而徒畏布被之譏乎？」後進以文謁，言不宗道，曰：「異日恐喪所守。」屬官有例送御史者，持不可，曰：「斯人華而不實，何以立朝？」後皆如所言，人服其精鑒。

湯金釗，字敦甫，浙江蕭山人。嘉慶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三年，入直上書房。金釗端謹自持，宣宗在潛邸，甚敬禮之。母憂服闋，擢侍講，督湖南學政。累遷內閣學士。二十一年，復直上書房。典江南鄉試，留學政，詔勉以訓士不患無才，務培德，經學爲

本，才藻次之。金釧闡揚詔旨，通誠士子。會匪以禍福煽惑鄉愚，金釧著福善辨，刊發曉諭。徐州俗悍，武生不馴者，繩之以法。遷禮部侍郎，任滿，仍直上書房。

宣宗卽位，調吏部，益嚮用。時用尚書英和議，命各省查州縣陋規，明定限制。金釧疏言：「陋規皆出於民，地方官未敢公然苛索者，畏上知之治其罪也。今若明定章程，卽爲例所應得，勢必明目張膽，求多於例外，雖有嚴旨，不能禁矣。況名目碎雜，所在不同，檢察難得真確，轉滋紛擾。無論不當明定章程，亦不能妥立章程也。吏治貴在得人，得其人，雖取於民而民愛戴之，不害其爲清，非其人，雖不取於民而民嫉讐之，何論其爲清？有治人無治法，惟在督撫舉措公明，而非立法所能限制。」會中外大臣亦多言其不便，金釧疏入，上手批答曰：「朝有諍臣，使朕胸中黑白分明，無傷於政體，不勝欣悅！」予議敘。

道光元年，兼署戶部侍郎。兩江總督孫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盡去，議請八折徵收，學政姚文田、御史王家相皆奏言不可。金釧既同部臣議覆，復疏爭曰：「康熙中奉永不加賦之明詔，此大清億萬年培養國脉之至計也。前有議加耗米及公費銀者，戶部以事近加賦議駁。今准其略有浮收，不肖者益無顧忌，而浮收且多於往日，雖告以收逾八折卽予嚴參，然前此逾額者何嘗不干嚴譴，卒不聞爲之減少，獨於新定之額，恪遵而不敢踰，此臣之所不敢信也。在督撫奏定之後，不慮控告浮收，在州縣縱有發覺，又將巧脫其罪。是限制仍同

虛設，徒爲盛朝開加賦之端，臣竊惜之。」疏入，下江、浙督撫妥議，事乃寢。尋以吏部事繁，罷直上書房。典江南鄉試，道經銅山，見運河支渠爲黃流淤塞，歲苦潦，回京奏請疏濬，如議行。二年，典會試，調戶部，父憂歸。六年，服闋，署禮、工二部及倉場侍郎，仍直上書房，授皇長子奕緯讀。實授戶部侍郎。七年，連擢左都御史、禮部尚書，上方倚畀，迭命赴山西、直隸、四川、湖北、福建鞫獄按事，四年之中，凡奉使五次。所至持法明慎，悉當上意。充上書房總師傅，調吏部尚書。十一年，皇長子遘疾不起，忌者因以激上怒，罷總師傅，降兵部侍郎。踰兩年，復自左都御史授工部尚書，轉吏部。連典江南、順天鄉試。十六年，陝西巡撫楊名颺被劾，命偕侍郎文慶往按，暫署巡撫；又往四川按事，名颺復與臬司互訐，得其冒工庇屬狀，劾罷。會京察，以奉使公明，予議敘。又赴張家口、太原鞫獄。十八年，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仍調吏部。

十九年，命按事安徽、江蘇、浙江。自禁烟議起，海疆久不靖。林則徐旣罷，琦善主撫，復不得要領。金釗素不附和議，與穆彰阿等意齟齬。一日召對，上從容問廣東事可付諸何人，金釗以林則徐對，上不悅。至二十一年，事且益棘，詔予則徐四品卿銜赴浙江軍營，亦未果用之。未幾，有吏部司員陳起詩規避倉差，金釗還其呈牘禁勿遞，爲所訐，坐降四級調用。逾年，授光祿寺卿。以衰老乞罷，住京養病，許以二品頂戴致仕。久之，上仍眷念，二

十九年，皇太后之喪，具疏上慰，賜頭品頂戴。咸豐四年，重宴鹿鳴，加太子太保。六年，卒，詔以尙書例賜卹，諡文端。

金釗自爲翰林，布衣脫粟，後常不改。當官廉察，負一時清望，雖被排擠，卒以恩禮終。子修，通政司副使。

論曰：阮元由詞臣出膺疆寄，竟殄海寇，開府粵、滇，綏邊之績，並有足稱；晚登宰輔，與樞臣曹振鏞異趣，惟以文學裁成後進，世推著碩。汪廷珍、湯金釗正色立朝，清節並著，金釗雖以直言被擯，宣宗終鑒其忠誠，易名曰「端」，胥無愧焉。

092-348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五

## 列傳一百五十二

覺羅寶興 宗室敬徵 宗室禧恩 陳官俊 卓秉恬

覺羅寶興，字獻山，隸鑲黃旗。嘉慶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累遷少詹事，入直上書房。十八年，仁宗幸熱河，林清逆黨突入禁城，寶興散直，至東華門與賊遇，急入告警。宣宗方在上書房，聞警戒備，賊不得逞。上還京，擢寶興內閣學士。十九年，授禮部侍郎。以事件旨，詔斥寶興不學，降大理寺卿，罷直書房。復坐部刊科場條例誤「高宗」爲「高祖」，降二級調用。尋予三等侍衛，充吐魯番領隊大臣。

道光二年，召爲大理寺少卿。復因事降通政司參議，歷左副都御史、兵部侍郎，出爲泰寧鎮總兵。八年，授理藩院侍郎，調兵部。迭命借戶部尚書王鼎察治長蘆、兩淮鹽務，籌議整頓，詳王鼎傳。十年，出爲吉林將軍，疏言：「松花江西岸、輝發河北岸舊例封禁，其餘閒

曠山場均設卡倫，惟許兵丁打捕牲畜，以備貢品。民人無照，私出挖濠斫木者，查拏治罪。」又言：「伯都訥、珠爾山、荒田先後開墾五千二百六十二晌，其租息請自道光十五年爲始，以其半分賞兵丁，半存備報修工程。此外尙有可墾荒地五萬六千餘晌，作爲官荒，將來奏請招佃徵租。烏拉涼水泉已墾七萬三千九百餘晌，請撥二道河東二萬晌，以七成給烏拉總管衙門，三成給協領衙門，資爲津貼。餘未墾地五萬三千餘晌，亦作官荒。」並從之。調盛京，又調成都。

十七年，署四川總督，逾年實授。時馬邊、越嶲邊外夷匪數出爲患。十九年，疏言：「禦邊之策，不外剿、撫、防三者。撫之之道，在施於平時，斷無失利之後轉而就撫之理。比來勞師糜餉，迄無成功。爲今計者，以修邊防爲急務，陳防邊五事：一、增兵額，請於馬邊增兵千二百，雷波、普安、安阜、越嶲、寧越各增兵八百，峩邊、屏山各增兵四百；一、改營制，請以綏定協副將移駐馬邊廳城，遊擊、都司以下各增設移駐有差；一、築碉堡，飭各廳縣因地制宜，多修堡寨，責令各集團練，官給擡礮，督率教演，擇要隘築礮臺，增設大礮，一、定期巡閱，歲春夏之交，建昌道赴越嶲、峩邊，永寧道赴馬邊、雷波、屏山，周歷巡閱各一次，秋冬責成提督與建昌總兵分赴巡行察勘邊隘；一、優獎邊吏，馬邊、越嶲兩廳同知，請三年俸滿，以題調選缺知府升補。」疏下議行。言官論奏四川提督應如湖南例，半年駐越嶲等處。實與

職：「馬邊、越嶲相距遼遠，請於春秋夷匪出沒之時，提督往駐馬邊、裝邊、雷波三廳，建昌總兵往駐越嶲、寧越。」又言：「越嶲邊防以大路爲重，麥子營、利濟站均應增駐弁兵，乾溝諸汛應酌量移撤，分設於馬日橫諸處。越嶲、寧越兩營相距頗遠，聲勢不能相及。前請以建昌左營遊擊移駐大菩薩地，遠在寧越之東，而越嶲營參將復與遊擊不相統屬。請越嶲、寧越適中之界牌樓，以建昌鎮右營都司移駐，專管麥子營、利濟站兩汛。」並從之。

先是寶興以馬邊諸廳縣增設防兵，籌議邊防經費，請按糧津貼，計可徵銀百萬兩，以三十萬爲初設防兵之需。每歲經費，卽以餘銀七十萬兩生息，置田供支。上以津貼病民，撥部帑銀百萬。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炳瀛奏：「四川前買義田，徧及百餘州縣，若更以數十萬帑銀於各州縣買田收租，膏腴將盡歸公產。請限於四廳近邊地收買，安置屯防。」下寶興妥議，疏言：「邊防完竣，用銀二十二萬兩有奇，以三十七萬發鹽茶各商，歲得息三萬七千餘兩，足敷增設練勇餉械之需。餘銀四十萬，聽部撥別用。」遂罷買田議。二十一年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留四川總督任。時大學士琦善、協辦大學士伊里布相繼罷，在朝滿洲大臣鮮當上意，故有是授。二十六年，入覲，命留京管理刑部，充上書房總師傅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二十八年元旦，加恩年老諸臣，加太保。十月，卒，年七十二，諡文莊。



宗室敬徵，隸鑲白旗，肅親王永錫子。嘉慶十年，封輔國公，授頭等侍衛，兼委散秩大臣、副都統。十九年，授內閣學士，兼鑾儀使，充總族長。二十二年，失察宗室海康等習紅陽教，褫職，謫居盛京。尋予四等侍衛，乾清門行走。道光初，累遷工部侍郎，授內務府大臣，調戶部。八年，借尚書王鼎、蔡治長、蘆鹽務，奏定歸補帑課章程，詳王鼎傳。十二年，南河奸民陳堂等盜決于家灣官隄，命借尚書朱士彥往勘。疏陳：「諸口已合，壩下尙未閉氣，間有蟄陷。」陳堂等聽從逸犯陳端糾衆，以爲從例間擬，疏防各官遣戍。通判張懋祖賠修壩工不實，罰賠枷號。覆勘湖河各工，請擇要興修，高堰、山盱卑矮石工，分年改砌碎石，信壩補還石工，智壩、仁河、義河壩改修石底，裏河福興閘塌卸，急築，揚河西岸加高磚工，改拋碎石。並從之。又會同兩江總督陶澍議定淮鹽票引兼行，言官所論官票運私、侵礙暢岸、爭占馬頭三者皆可無慮，詔如原議行。

十四年，授左都御史。借侍郎吳椿勘浙江海塘，疏言：「念里亭至尖山柴工尙資禦溜，石塘仍當修整，鎮海及戴家橋汛議改竹簾，塊石不如條石坦水舊法爲堅實。烏龍廟以東，冬工暫緩。」回京，擢兵部尚書，調工部。十五年，以孝穆皇后、孝慎皇后梓宮奉安龍泉峪，諷日不慎，罷尚書、都統，仍充內務府大臣。十六年，署戶部侍郎，累遷工部尚書，兼都統。東河總督栗毓美多用輓工，御史李蕤言其不便，命敬徵借蕤往勘。疏陳：「已辦輓工尙屬整

齊，輿論謂保灘護崖可資其力。水深溜急之處，不及埽工鞏固，搶辦險工，未可深恃。請停止燒輓，改辦碎石。」從之。十八年，調戶部。

二十二年，南河揚河漫口，水由灌河入海。有議卽改新河，河督麟慶以河流未定，遽難決議，命敬徵偕尙書廖鴻荃往勘。疏言：「改河之議，在因勢利導。今查灌河海口至蕭莊口門三百六十餘里。新河正溜，由六塘出達灌口，其下游東北一百十里，沿沿直注。惟當潮漲時，黃水相逼，壅閼不前，而上游自口門至響水口二百餘里，支流忽分忽合，必須兩岸築隄束水，方免汎濫。計工長三百餘里，經費難籌。且中河運道爲黃流橫截，不得不移塘灌運。清水本弱，仍恃借黃以濟。空船引轉需時，重運更形艱滯。是移塘乃權宜之計，常年行之，恐妨運道。舊黃河自蕭莊迄舊海口四百二十餘里，尾間寬暢。自漫口斷流，河身益淤。若挽歸故道，堵口挑河，共費五六百萬，較改河築隄搏節實多。請定明歲春融興工，俟軍船回空後築壩合龍。」詔如議行。尋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。

二十三年，偕侍郎何汝霖赴南河勘工，又赴河南察視中河應漫口。疏陳築壩挑河工費需銀五百十八萬兩，較祥符工費爲節省，允之。二十五年，奏：「河南下北河應廟工，乃北岸七應適中之所，河臣宜常年駐此，便於控制。」詔河督每於伏汛前移駐廟工，立冬後仍回濟寧。尋坐濫保駐藏大臣孟保，降內閣學士。未幾，復授工部尙書。又坐濫保科布多參贊

大臣果勒明阿，褫職。三十年，署正白旗滿洲副都統。咸豐元年，卒，詔念前勞，予一品銜，依尚書例賜卹，諡文愨。子恆恩，左副都御史，孫盛昱，自有傳。

宗室禧恩，字仲蕃，隸正藍旗，睿親王淳穎子。嘉慶六年，賜頭品頂戴，授頭等侍衛，乾清門行走。十年，晉御前侍衛，兼副都統、鑾儀使、上駟院卿，轉奉宸院卿，遷內閣學士。十八年，擢理藩院侍郎。二十年，授內務府大臣，調戶部侍郎。二十五年，仁宗崩於熱河避暑山莊，事出倉猝，禧恩以內廷扈從，建議宣宗有定亂勳，當繼位。樞臣托津、戴均元等猶豫，禧恩抗論，衆不能奪。會得秘置硃諭，乃偕諸臣奉宣宗卽位，命在御前大臣、領侍衛大臣上行走。

道光二年，擢理藩院尚書。時哈薩克部衆潛聚烏梁海，議遷徙安置，增設卡倫。吏部尚書松筠諳習邊事，上每垂詢，禧恩因以諮之。松筠素坦率，遂代刪改疏稿。禧恩怒，以上聞，松筠坐越職干預被譴。尋調工部，仍兼署理藩院尚書。六年，調戶部。八年，加太子少保，署吏部尚書。九年，隨扈盛京，詔念睿親王多爾袞數定大勳，加恩後裔，賜禧恩雙眼花翎。

十二年，湖南江華瑤趙金龍作亂，命禧恩偕盛京將軍瑚松額督師，未至，總督盧坤、提

督羅思舉已平之，殲金龍。禧恩素貴倨，奉命視師，意氣甚盛，嫌諸將不待而告捷，謂金龍死未可信。思舉以金龍焚骸及佩物爲證，讖始息。廣東瑤匪趙仔青竄入湖南，率提督余步雲、總兵曾勝追剿之，偕巡撫吳榮光疏陳善後事。湖南既定，而兩廣總督李鴻賓剿連山瑤，閱半年，軍屢挫。詔逮鴻賓，以禧恩署總督，由湖南進兵。遣步雲、勝等先後破賊，擒首逆鄧三、盤文理，燬其巢。甫一月，諸瑤乞降。詔嘉其奏功迅速，賜三眼花翎，封不入八分輔國公。班師，途次丁母憂，溫諭慰之。

十三年，孝慎皇后薨，命理喪儀，坐議禮徵引違制，褫御前大臣、戶部尚書、內務府大臣。尋復授理藩院尚書。以生日受屬員饋送，爲御史趙敦詩所劾，疏辯得直，敦詩坐贓。十四年，因相度龍泉峪萬年吉地，加太子太保。調兵部尚書，兼署禮部戶部。十八年，詔以南苑牲畜不蕃，禧恩久管奉宸苑，廢弛疏懈，罷其兼領。尋得員司積弊狀，盡罷諸兼職，降內閣學士。二十二年，署盛京將軍，授理藩院侍郎，留將軍署任。英吉利內犯，海疆戒嚴，命治盛京防務。旣而和議成，疏陳善後十事，並巡洋章程，如議行。

二十五年，以病解職。坐失察內地民人越朝鮮界墾地，削公爵，降二等輔國將軍。三十年，起署馬蘭鎮總兵、密雲副都統。咸豐元年，召授戶部侍郎。二年，擢戶部尚書，協辦大學士，管理藩院事。尋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文莊。

禧恩自道光初被恩眷，及孝全皇后被選入宮，家故寒素，賴其資助，遂益用事。徧膺禁近要職，兼攝諸部，凌轢同列，人皆側目。后晚寵衰，禧恩亦數獲譴罷斥。文宗卽位，乃復起，不兩年登協揆焉。

陳官俊，字偉堂，山東濰縣人。嘉慶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贊善。二十一年，入直上書房。大考二等，擢洗馬，累遷右庶子。典陝西鄉試，督山西學政。道光元年，命各省明定陋規，中外臣工多言窒礙，官俊亦疏陳不可行，詔嘉之，予議敘。會密諭留心察訪官吏賢否，政治得失，官俊恃會直內廷爲宣宗所眷，意氣甚張。尋遷侍講學士，命回京，仍直上書房。山西巡撫成格追劾官俊在學政任毆差買妾，妄作威福，大開奔競。上以官俊於毆差買妾已自承不諱，曾薦舉魏元烺、邱鳴泰，人材尚不繆，惟所述太監往河東查訪鹽務控案，事出無稽，解職就質，命長齡道出山西，傳旨面詰成格，亦以不能指實引咎，遂兩斥之。

官俊降編修，罷直上書房。連典貴州、江西鄉試，歷中允、祭酒、侍講學士、內閣學士。十六年，授禮部侍郎，調吏部。十九年，擢工部尚書。東陵郎中慶玉侵帑籍沒，主事全孚預告，多所寄頓。事覺，語由官俊閒談漏洩，回奏復諱飾，詔斥失大臣體，褫職。二十一年，

起爲通政使。歷戶部、吏部侍郎，管理三庫。擢禮部尙書，調工部。二十四年，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。

官俊再起，歷典鄉會試、殿廷御試，每與衡校。充上書房總師傅。編修童福承素無行，直上書房授皇子讀。給事中陳壇劾之，語及福承爲官俊妻作祭文，措詞過當。福承譴黜，詔斥官俊容隱不奏，罷總師傅，議降三級調用，從寬留任。二十九年，卒，優詔賜卹，稱其心田坦白，贈太子太保，入祀賢良祠，謚文愨。賜其孫厚鍾、厚滋並爲舉人。

官俊初直上書房，授宜宗長子奕緯讀，宜宗嘉其訓迪有方。後皇長子逾冠而薨，上深以爲恫，故遇官俊特厚，屢獲咎而恩禮始終不衰。

子介祺，道光二十五年進士，官編修。咸豐中，助軍餉，加侍講學士銜。後在籍治園練，守城，賑飢，賜二品頂戴。介祺績學好古，所藏鐘鼎、彝器、金石爲近代之冠。

卓秉恬，字靜遠，四川華陽人。嘉慶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年甫逾冠，授檢討。典陝西鄉試。十八年，改御史，歷給事中，章疏凡數十上。論盜風未息，由捕役與盜賊因緣爲姦，捕役藉盜賊以漁利，盜賊仗捕役爲護符，民間控告，官不爲理，盜賊結恨，又召茶毒，直隸之大名、滄州，河南之衛輝、陳州，山東之曹州、東昌、武定，江蘇之徐州最甚，請飭實力

禁懲。巡漕山東，履勘泰安、兗州各屬，探濬新泉四十三處，定名勒石。歷鴻臚寺少卿、順天府丞。

二十五年，疏言：「由陝西略陽迄東至湖北鄖西，謂之南山老林，由陝西寧羌迄南而東，經四川境至湖北保康，謂之巴山老林。地皆磽瘠，糧徭極微。無業游民，給地主錢數千，即租種數溝數嶺。歲薄不收則徙去，謂之棚民。良莠莫辨，攘奪時聞。一遇旱澇，一二姦民爲之倡，卽蟻附盞起。州縣以地方遼闊，莫能追捕，遂至互相容隱。迨釀成大案，卽加參劾，事已無濟。且事連三省，大吏往返咨商，州縣奉文辦理，恆在數月之後。與其卽一隅而專謀之，何如合三省而共議之。請於扼要之地，專設大員控制。」宣宗深聽之，詔下三省會議，未果行，僅將邊境文武酌就要地改駐添設。

道光四年，調奉天府丞，丁父憂去。服闋，歷太僕寺、大理寺少卿，太僕寺卿，宗人府丞，內閣學士，典江南鄉試。十五年，遷禮部侍郎，調吏部。督浙江學政。擢左都御史，召還京，兼管順天府尹事。歷兵部、戶部、吏部尙書、協辦大學士。二十四年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晉武英殿。歷管兵部、戶部、工部，賜花翎。咸豐五年，卒，年七十四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文端。

秉恬兼管京尹最久，凡十有八年。時九卿會議，一二王公樞相主之，餘率占位畫諾。

秉恬在列，時有辯論，不爲用事者所喜。子樞，道光二十年進士，官至吏部侍郎。

論曰：自設軍機處，閣臣不預樞務。始猶取名德較著者表望中朝，繼則旅進旅退之流，且以年資眷睞，馴躋鼎鉉矣。寶興號嫺吏事，而蒙籠不飭之弊；敬徵數視河工，差著勞勩，禧恩、陳官俊並恃恩私，崛而復起；卓秉恬以言官進，視緘默自安者稍表異焉。



092-360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

## 列傳一百五十三

孫玉庭 蔣攸銛 李鴻賓

孫玉庭，字寄圃，山東濟寧人。乾隆四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五十一年，出爲山西河道，父憂去，服闋，補廣西鹽法道。嘉慶初，就遷按察使，歷湖南、安徽、湖北布政使，舉發道員胡齊僭侵冒軍需，詔嘉之。

七年，擢廣西巡撫，調廣東。安南國王阮光纘爲農耐、阮福映所逼，叩關乞內避，命玉庭馳赴廣西察辦。福映已滅光纘，遣使納款，玉庭疏陳其恭順，請受之。尋福映請改國名曰南越，仁宗疑之。玉庭言：「不可以語言文字阻外夷嚮化之心。其先有古越裳地，繼併安南。若改號越南，亦與中國南粵舊名有別。」乃報可。廣東海盜日橫，玉庭議防急於剿，請增兵嚴守口岸，禁淡水米糧出海以制之。尋調廣西，十年，復調廣東。時總督那彥成專意

招撫，玉庭意不合，疏陳其弊，謂：「盜非悔罪，特爲貪利而來。官吏貪功，不惜重金爲市。陽避盜名，陰撻盜實。廢法斂怨，莫此爲尤。」上聽其言，那彥成由是獲罪。

十三年，英吉利兵船入澳門，總督吳熊光但傳貿易，未遣兵驅逐，上斥畏憚，罷熊光，調玉庭貴州。尋百齡至粵，追論熊光，且劾玉庭不以實入告，坐罷歸。已而予官編修，在文穎館行走。十五年，授雲南巡撫，兼署雲貴總督。調浙江。二十年，英吉利貢使不願行跪拜禮，廷議以其倔強，遣之。會玉庭入覲，面奏馭夷之道：「妄有干求，當折以天朝之法度，歸心恪順，不責以中國之儀文。」反覆開陳，上意乃解。

二十一年，擢湖廣總督。未幾，調兩江。漕、鹽、河爲江南要政，日臻疲累。玉庭久任封圻，治尙安靜，整頓江西、湖北引岸緝私，籌款生息，津貼屯丁，減省漕委，隨事爲補苴之計，稍稍相安。宣宗卽位，特加太子少保銜。時用尙書英和言，清查直省陋規，立以限制，下疆臣議久遠之法。玉庭疏言：「自古有治人無治法。果督撫兩司皆得人，則大法小廉，自不虞所屬苛取病民；非然者，雖立限制，仍同虛設，弊且滋甚。各省陋規，本干例禁。語云：『作法於涼，其弊猶貪。』禁人之取猶不能不取，若許之取，勢必益無顧忌。迨發覺治罪，民已大受其累。府、廳、州、縣祿入無多，向來不能不藉陋規爲辦公之需，然未聞准其加取於民垂爲令甲者，誠以自古無此制祿之經也。伏乞停止查辦，天下幸甚。」疏入，詔褒其不

媿大臣之言。

道光元年，授協辦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是年入覲，與玉潤堂十五老臣宴。帝詢淮鹽疏銷之策，玉庭言：「漢口爲淮南售鹽總岸，向來船到隨時交易，是以暢銷。自乾隆中立封輪法，挨次輪售，私鹽乘間侵越。」因臚陳六害，請復舊章，從之。又言漕糧浮收不能禁革，不如明與八折爲便。御史王家相奏言事類加賦，侍郎姚文田、湯金釗亦論之，事遂寢。然州縣困於丁費，浮收仍難禁絕，胥吏上下其手，專累良懦，因玉庭議不行，疆臣不敢復請，至同治初，始定漕耗，卒如玉庭議。

四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留任如故。會高家堰決，河督張文浩遣戍，部議玉庭革職，詔念前勞，寬之，留任。尋復以借黃濟運無效，褫職，予編修休致。戶部復劾其不行海運，而河病運阻，責償滯漕剝運費十之七，命留濟運河。工竣，回籍。十四年，重宴鹿鳴，加四品頂戴。尋卒，年八十有三。

子善寶，以舉人廕生授刑部員外郎，官至江蘇巡撫，瑞珍，道光三年進士，由翰林官至戶部尚書，謚文定。孫毓淮，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一名進士，官至浙江按察使，毓汝亦以一甲二名進士，官至兵部尚書，自有傳。曾孫楫，咸豐二年進士，翰林院庶吉士，官至順天府尹。四世並歷清要，家門之盛，北方士族無與埒焉。

蔣攸銛，字礪堂，漢軍鑲紅旗人。先世由浙江遷遼東，從入關，居寶坻。乾隆四十九年，成進士，年甫十九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嘉慶初，遷御史，敢言有聲，受仁宗知。五年，出爲江西吉南贛道，署按察使。八年，廣昌齋匪廖幹用作亂，攸銛率兵平之。疆臣上其功，會丁母憂去。十年，特起署廣東惠潮嘉道，歷江西按察使、雲南布政使。十四年，調江蘇，就擢巡撫。調浙江，擢江南河道總督，以不諳河務辭，詔回原任。

十六年，擢兩廣總督。嚴於治盜，遴勤幹文武大員駐廣、肇、韶、連諸郡居中之地，分路搜截，飭州縣官赴鄉勸導耆老，使境內不得藏奸，舉劾嚴明，吏皆用命。歷擒匪盜七百餘名，自首者許自新，特詔褒獎。十八年，應詔陳言，略曰：「我朝累代功德在民，而亂民慙不畏法，變出意外，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。臣觀近日道、府、州、縣，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。夫闕冗之釀患，與貪酷等。竊以爲方今急務，莫先於察吏，而欲振積習，必用破格之勸懲。凡貪酷者固應嚴參，平庸者亦隨時勒休改用，勿俟大計始行覈辦。其有勤能者，卽請旨優獎。果道、府、州、縣得人，則禍亂之萌自息。」次年，又上疏曰：「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，由部員外擢者十之七八。聞近來司員少卓著之才，由於滿洲之廕生太易，漢員之捐班太多。請飭部臣隨時考覈，其不宜於部務者，以同知、通判分發各省，使練民事，部曹亦可疏通。今

之人才沉於下位者多矣，請飭大臣薦達，擇其名實相副者擢用。抑臣更有請者，任事之與專擅，有義利之分，若任事而以專擅罪之，人皆推諉以自全矣。協恭之與黨援，有公私之別，如協恭而以黨援目之，人且立異以遠嫌矣。此近今之積習，爲大臣者當力除之。至翰林儒臣，務在崇正學，黜浮華，養成明體達用之才，不必以文章課殿最。科道爲耳目之官，敷陳能否得體，糾劾是否爲公，詢事考言，難逃洞鑒。其有卓越清正者，當由京堂而擢卿貳，與翰詹參用。用人之道，因才因地因時，臣下無可市之恩，君上有特操之鑒。人無求備，政在集思，此之謂也。」疏入，上嘉納之。

英吉利兵船入內洋，攸銛飭停貿易，乃聽命引去。請禁民人爲洋人服役，洋行不許建洋式房屋，鋪商不得用洋字店號，清查商欠，不准無身家者濫充洋商，及內地人私往洋館，並如議行。商人負暹羅國貨價，以官錢代償，旣而貢使來繳還。攸銛以奉旨頒給，乃示懷柔，不得復收回，却之，詔嘉其得體。

二十二年，調四川總督。四川兵故驕縱，一裁以法。民多帶刀劍，禁鄉村設鑪製兵刃。城市編牌取結，有犯連坐。以義倉租息助灌縣都江堰歲修，禁派捐累民。重修文翁石室，興學造士。言官請禁非刑，飭屬銷毀違法刑具，而嚴戒縱匪，不得博寬厚虛名，貽閭閻實害。二十四年，率土司頭目入都祝嘏，賞賚有加。時因慶典，普免天下積欠錢糧，獨四川無

欠可免，詔嘉其撫綏有方，予優敘。二十五年，仁宗崩，入謁梓宮，宣宗諭褒爲守兼優，加太子少保。

道光二年，召授刑部尙書。尋授直隸總督。值水災，請截南漕四十萬石，賑款先後二百萬兩，踰年賑事竣。時方治畿輔水利，命侍郎張文浩蒞其事，尋以程含章代之，攸銛與合疏言東西兩淀，大清、永定、子牙、南北運五河，及天津海口、千里隄，不可緩之工，請部撥銀一百二十萬兩；又疏陳千里隄章程，規復兩淀堡船汊夫，移改管河員弁駐所，添建巡防堡房。並如議行。命協辦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五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充軍機大臣，管理刑部。以回疆平，加太子太保。

七年，授兩江總督。疏言總督於河務非專責，與河臣同治，徒掣其肘，請毋庸駐清江浦，從之。時清水不能敵黃，漕運屢阻。攸銛初在浙，不主海運，至是見河、漕交困，試行海運便利，遂請續行，並預儲銀六十萬兩，備河運盤壩之用。廷議方主倒塘濟運法，且疑其畏難便私，不許。攸銛疏辯，極言倒塘之不足恃，上終不以爲然，姑許海運，而禁言盤壩。未幾，海運亦罷。以張格爾就擒，追論贊畫功，晉太子太傅。

黃玉林者，鹽梟巨魁，以儀徵老虎頭爲窟穴，長江千里，呼吸皆通，詔責嚴捕，玉林投首，乞捕私自効。十年，攸銛病，乞假，假滿，召回京供職，而玉林復圖販私，攸銛疏請嚴治，

發遣新疆，尋復慮其潛回滋事，密請處絞。詔誅玉林，切責倣銛苟且從事，嚴譴褫職，加恩降兵部侍郎。未至京，卒於途，優詔軫惜，依尚書例賜卹。

倣銛精敏強識，與人一面一言，閱數十年記憶不爽。勇於任事，不唯阿。尤長於察吏，薦賢如不及，所舉後多以事功名節著。子霽遠，官至貴州巡撫，自有傳。

李鴻賓，字鹿萃，江西德化人。嘉慶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遷御史，給事中。十八年，巡視東漕。會林清之變，數疏陳時政利弊，又以山東、河南、直隸毗連之地，頻年遭兵，條上善後事，始受仁宗知。命偕河督吳璈、巡撫同興按河督李亨特貪劣不職狀，得實以聞。

十九年，超授東河副總河。時微山湖蓄水盡涸，運河淤塞。鴻賓自巡漕時講求疏泉濟運之策，至是疏淪上游，湖水通暢，滯蓄充盈，漕運無阻，被褒獎，命赴隄工，會同吳璈。二十年，擢東河道總督。由諫官不三年而膺方面，爲時所罕。尋丁母憂，賜金治喪，予諭祭，異數也。服闋，署禮部、兵部侍郎，命赴河南、山東獻獄，並察黃河、運河、湖水情形。二十三年，署廣東巡撫。二十四年，授漕運總督，復調河東河道總督。河決蘭陽，儀封，命偕尚書吳璈治之，鴻賓專駐儀封。會北岸馬營壩復決，合疏言馬營土質沙鬆，河溜



尙勁，未能遽定壩基，被詰責，遂自陳不勝河督之任。詔斥其見吳敵辦工遲緩，慮同獲咎，預爲地步，擬職，予郎中銜，留河南專司大工錢糧。二十五年，命營山東運河事務，兼署山東巡撫，專駐張秋，籌備漕運事。尋授安徽巡撫。道光元年，調漕運總督。

二年，擢湖廣總督。初，湖廣行銷淮鹽，用封輪法，大商壟斷，小商向隅，甫改開輪，又有跌價爭售之害。鴻賓請設公司，簽商經理，無論鹽船到岸先後，小商隨到隨售，大商按所到各家計引均銷。試行兩月後，販運踴躍，著爲令。時議折漕以資治河，鴻賓疏言徵收折色，弊竇叢生，莫若令民間完交本色，由州縣賣米易銀，轉解河工，詔以易啓抑勒捏價，加收平色諸弊，未允行。

調兩廣總督。廣東通商久，號爲利藪。自嘉慶以來，英吉利國勢日強，漸跋扈。故事，十三行洋商有缺，十二家聯保承充，虧帑則攤償。英領事顧地知洋行獲利厚，欲以洋斯容阿華充商，諸商不允，乃賄鴻賓得之。顧地曰：「吾以爲總督，占何嚴重，詎消數萬金便營私耶。」於是始輕中國官吏。容阿華尋以淫侈耗貲逃，勿獲，官帑無著，不能責諸商代償，乃以抽分法爲彌補，衆商藉以漁利，夷情不服，日益多事。鴉片流行日廣，漏銀外洋，鴻賓屢疏陳查禁之法及禁種罌粟，並增築虎門大角礮臺，以資控御，而奉行具文，未有實效。十年，協辦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

十一年，崖州黎匪亂，鴻賓駐雷州，令提督劉榮慶、總兵孫得發剿平之。給事中劉光三奏廣東匪徒立會滋擾，鴻賓疏陳：「無三點會名目，惟搶劫打單，勒索民財，根株未絕。隨時訪拿，准自首免罪。請廣、潮、肇、嘉諸府州山場荒地，令無業游民報墾，永不升科，庶衣食有資，免流匪僻。」如議行。入覲，賜花翎。十二年春，湖南瑤趙金龍倡亂，廣東連州瑤聞風蠢動，遣兵防剿。五月，鴻賓赴連州，三路進兵，雖有斬獲，兵弁傷亡多，疏請俟湖南事竣進剿，詔斥任賊蔓延，提督劉榮慶衰庸，不早糾劾，嚴議革職，改留任。命尙書禧恩等由湖南移師赴粵剿辦，禧恩言：「粵兵多食鴉片，不耐山險，鴻賓陳奏不實。」褫職逮治，遣戍烏魯木齊。十四年，釋還，予編修。家居久之，二十年，卒。

論曰：宣宗初政，勵精求治。孫玉庭、蔣攸銛並以老成膺分陝之寄，大事多以諮決。其時鹽、河、漕皆積困，玉庭持重，晚稍模稜。攸銛直行己意，眷注遂衰，然其汲引人才，識量遠矣。李鴻賓初以建言驟起，後乃簞簋不飭，貽海疆隱患。三人皆不能以功名終，公私之殊，不可概論也。

092-370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七

## 列傳一百五十四

長齡 那彥成 子容安 容照 玉麟 特依順保

長齡，字懋亨，薩爾圖克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尙書納延泰子，惠齡之弟也。乾隆中，由繙譯生員補工部筆帖式，充軍機章京，擢理藩院主事。從征甘肅、臺灣、廓爾喀，累擢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。嘉慶四年，授右翼總兵。五年，赴湖北剿教匪，爲領隊大臣，數敗高天升、馬學禮於川、楚交界，授宜昌鎮總兵。又敗徐天德、苟文明等。六年，擢湖北提督，署總督。七年，敗樊人傑、曾芝秀等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以病回京，歷左翼總兵，出爲古北口提督。九年，授安徽巡撫，擒蒙城教匪余連。十年，調山東。十二年，擢陝甘總督，討平西寧叛番。十三年，坐在山東供應欽差侍郎廣興動用庫帑，褫職，戍伊犁。尋予藍翎侍衛，充科布多參贊大臣。十六年，授河南巡撫。十八年，復授陝甘總督，剿擒南山匪首萬五等，晉騎都尉。

世職。

二十一年，予都統銜，充伊犁參贊大臣，命察治回匪圖爾邁善獄，効罷將軍松筠，遂代之。二十二年，復授陝甘總督。道光元年，加大子少保，協辦大學士，留總督任。二年，署直隸總督。會青海野番滋事，命回陝甘，遣總兵穆爾泰、馬騰龍討平之，賜雙眼花翎，拜文華殿大學士，管理藩院事，召還京。尋以青海奏凱後，野番復渡河劫掠，奪雙眼花翎。三年，授軍機大臣，管理戶部三庫，充總諮達。四年，出爲雲貴總督，五年，調陝甘，改授伊犁將軍。

初，回疆自乾隆中戡定後，歲徵貢稅頗約。旋懲於烏什之亂，由辦事大臣縱肆激變，益慎選邊臣，回民賴以休息。久之，法漸弛，蒞其任者，往往苛索伯克，伯克又斂之回民。嘉慶末，參贊大臣斌靜尤淫虐，失衆心。張格爾者，回會大和卓木博羅尼都之孫也。博羅尼都當乾隆中以叛誅，至是張格爾因衆怨糾安集延、布魯特寇邊。道光二年，逮治斌靜，代以永芹，亦未能撫馭。四年秋、五年夏兩次犯邊，領隊大臣巴彥圖敗績，遂益猖獗。

六年六月，張格爾大舉入卡，陷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、葉爾羌、和闐四城，命陝甘總督楊遇春駐哈密，督兵進剿。長齡疏言：「逆會已踞巢穴，全局蠢動。喀城距阿克蘇二千里，四面回村，中多戈壁，非伊犁、烏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。請速發大兵四萬，以萬五千分護糧

臺，以二萬五千進戰。」詔授長齡揚威將軍，遇春及山東巡撫武隆阿爲參贊，率諸軍討之。十月，師抵阿克蘇。時提督達凌阿等已敗賊渾巴什河，張格爾以衆三千踞柯爾坪，令提督楊芳襲破之。大雪封山，兵止未進，疏言：「前奉旨兵分二路，正兵由中路臺站，奇兵由烏什草地，繞出喀城，斷其竄遁。惟烏什卡倫外直抵巴爾昌，山溝險狹，戈壁數百里，所經布魯特部落，半爲賊煽，未可孤軍深入。且留防阿克蘇、烏什、庫車兵八千餘，其延、綏、四川兵尙未到。進剿之步騎止二萬二千，兩路相距二十餘站，聲息不通。喀城賊衆不下數十萬，非全軍直搗，反正爲奇，難期無失。喀城邊外凡十卡，皆接外夷，恐賊敗遁，已諭黑回約衆邀截。」

七年二月，師至巴爾楚軍臺，爲喀、葉二城分道處，復留兵三千以防繞襲。進次大河拐，賊屯洋阿爾巴特，夜來犯營，卻之。遂由中路進，殲賊萬餘，擒五千。越三日，張格爾拒戰於沙布都爾，多樹葦，決水成沮洳，賊數萬臨渠橫列。乃令步卒越渠塵鬪，騎兵繞左右橫截入陣，賊潰，追踰渾水河，擒斬萬計。又越二日，進剿阿瓦巴特，分三路掩殺，俘斬二萬有奇。追至洋達瑪河，距喀城僅十餘里，賊悉衆十餘萬背城阻河而陣，互二十餘里，選死士夜擾其營。會大風霾，用楊遇春策，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，大兵驟渡上游蹙之，賊陣亂，乃大奔，乘勝抵喀什噶爾，克之。時三月朔日也。張格爾已先遁，獲其姪與甥，及安集

延會推立汗、薩木汗。分兵令遇春下英吉沙爾、葉爾羌，芳下和闐，於是四城皆復。

上以元惡漏網，嚴詔詰責，限速捕獲。六月，遇春、芳率兵八千出塞窮追，遇春屯色勒庫，芳屯阿賴，諭各部落擒獻。浩罕遣謀誘官軍入伏，鏖戰幾殆，僅得出險。詔斥諸將老師糜餉，留兵八千，餘命遇春率兵入關，芳代爲參贊。當大軍之出，密詔詢將軍、參贊：事平後，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。至是，長齡疏言：「恩回崇信和卓，猶西番崇信達賴，即使張逆就擒，尙有兄弟之子在浩罕，終留後患。八千留防之兵難制百萬犬羊之衆。博羅尼都之子阿布都哈里尙羈在京師，惟有赦歸，令總轄西四城，可以服內夷，制外患。」武隆阿亦以爲言。上切責其請釋逆裔之謬，並革職留任，命那彥成爲欽差大臣，代長齡籌善後。

張格爾傳食諸部落，日窮蹙。長齡等遣黑回誘之，率步騎五百，欲乘歲除襲喀城。芳嚴兵以待，賊覺而奔，追至喀爾鐵蓋山，擊斬殆盡。張格爾僅餘三十人，棄騎登山，副將胡超、都司段永福等擒之。八年正月，捷聞，上大悅，錫封長齡二等威勇公，世襲罔替，賜寶石頂、四團龍補服、紫韁，授御前大臣。諸將封賞有差。五月，檻送張格爾於京師，上御午門受俘，磔於市。晉長齡太保，賜三眼花翎，圖形紫光閣。尋回京，命親王大臣迎勞，行抱見禮於勤政殿。授閱兵大臣，管理藩院及戶部三庫，正大光明殿賜凱宴，賜銀幣，授領侍衛內大臣。恩禮優渥，並用乾隆朝故事，時稱盛焉。

十年秋，浩罕以內地安集延被驅逐，貨產皆鈔沒，積怨憤，遂挾張格爾之兄玉素普及其黨博巴克等復入邊，圍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二城，且犯葉爾羌。復命長齡爲揚威將軍，往督師。會葉爾羌辦事大臣璧昌連破賊，長齡令參贊哈琅阿、提督胡超分路進援喀、英二城，賊聞風解圍遁出塞。於是借伊犁將軍玉麟合疏陳善後事，略曰：「此次入寇，與張格爾不同，不過烏合夷衆，挾驅逐鈔沒之憾，虜掠取償，無志於土地人民。各白回畏賊騷掠，助順守禦，亦非上年甘心從逆之比。此時戰緩而守急，惟兵未至而賊已先逃，兵久駐而賊無一獲，戰守俱無長策。諸臣條奏增兵廣屯，以省徵調，言之似易，行之實難，卽收效亦在數十年之後。若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，回性懦弱，非浩罕敵，苟無官兵守禦，賊至必如入無人之境。臣等再四籌商，統兵之人宜立不敗之地，斯能制人而不爲人制，惟有移參贊大臣於葉爾羌，其地本回疆都會，距喀什噶爾六站，在不遠不近之間。再移和闐領隊大臣備調遣。喀什噶爾留換防總兵一，與英吉沙爾領隊爲犄角。巴爾楚克駐守總兵一，爲樹窩子咽喉鎖鑰。六城相距均不過數百里。於西四城額兵六千之外，留伊犁騎兵三千，陝甘綠營兵四千，量分駐守，而以重兵隨參贊居中調度。新兵糧餉，請於各省綠營兵額內裁百分之二，歲省三十餘萬，以爲回疆兵餉。俟屯田有效，卽以回疆兵食守回疆，仍撤回內地餉額。」又疏請招民開墾西四城閒地以供兵糈。又請添設同知二、巡檢五，由陝、甘選勳能之員任之。



並下廷議，往復再三，罷設文員，減滿、漢兵二千五百名，新增餉需不過十萬兩，各城額徵糧科可敷供支，乃允行。以璧昌爲參贊大臣，各城聽節制。其辦事、領隊各大臣，命長齡等保奏任用。

浩罕懼大軍出討，乞援俄羅斯，俄人拒之，乃遣頭人詣軍求通商。長齡責縛獻賊目，釋還兵民，來報願還俘虜，復乞免稅，並給還所沒貲財。上方欲示以寬大，且謂獻犯亦不足信，一切允之。浩罕喜過望，進表納貢通商如故，邊境乃安。

長齡駐回疆凡兩載，十二年，回京，晉太傅，管理兵部，調戶部，賜四開襖袍。十七年，以病乞休，上親視其疾，溫詔慰留。以八十壽，晉一等公爵。次年，卒，上震悼，親奠，賜金治喪，入祀賢良祠、伊犁名宦祠，諡文襄。十九年，命每次謁陵後，賜奠其墓。子桂輪，襲公爵，官至烏里雅蘇臺、杭州將軍，諡恪慎。孫麟興，襲爵，亦官烏里雅蘇臺將軍。

那彥成，字釋堂，章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大學士阿桂孫。乾隆五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直南書房。四遷爲內閣學士。嘉慶三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遷工部侍郎，調戶部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擢工部尚書，兼都統、內務府大臣。那彥成三歲而孤，母那拉氏，守志，撫之成立，至是三十載，仁宗御書「勵節教忠」額表其門。

時教匪張漢潮久擾陝西，參贊大臣明亮及將軍慶成、巡撫永保同剿之，互有隙，師行不相顧。是年秋，命那彥成爲欽差大臣，督明亮軍，褫慶成、永保職，逮治。那彥成以樞臣出膺軍寄，意銳甚。明亮聞其將至，急擊賊敗之，漢潮伏誅。帝嘉其先聲奪人，特詔褒美。漢潮黨冉學勝亦狡悍，猶在陝。冬，敗之五郎。竄秦嶺老林，又迭敗之高關峪、夾嶺、鳳皇山。賊乘間逸入湖北、河南境。五年春，進兵漢中，遂入棧勦川匪，追出棧，大破之隴州隴山鎮，俘斬甚衆，授參贊大臣。會經略額勒登保病，上以那彥成隴山捷後，軍威已振，命兼督各路兵。高天升、馬學禮陷文縣，踞卡郎寨。乘夜渡河破之，賊南竄，趨松潘、岷州。額勒登保病起，合擊敗之，餘賊將竄川境，卽陰平入蜀道也。那彥成以地險不利騎兵，檄總兵百祥迎擊於農安，自率師回陝。初，那彥成西行，以南山餘賊付巡撫台布。繼而川賊五家營至與合，欲東犯，台布遣將扼之。賊趨鎮安，張世龍、張天倫爲經略大兵所驅，亦奔鎮安，羣賊皆注漢北山內。額勒登保追入老林，賊向商，雒，爲楊遇春所破，始不敢東。那彥成與會師鎮安。商、雒賊折犯楚境。上以軍事不得要領，召回京面詢方略，而高、馬二賊入川後益張，總兵施縉戰歿，詔斥那彥成縱賊，罷軍機、書房一切差使。及至，召對，忤旨，再斥在陝漫無布置，面詢兵事餉事，惟諉諸劫數未盡，且有忌額勒登保戰功意，褫尙書、講官、花翎，降翰林院侍講。歷少詹事、內閣學士。

七年，赴江西按巡撫張誠基被劾事，未定讞，兩廣總督吉慶以剿會匪被譴自戕，命往鞫。八年，率提督孫全謀平會匪，條上善後，署吏部侍郎。擢禮部尚書。九年，復授軍機大臣，赴河南鞫獄，未畢，命署陝甘總督，治搜捕餘匪善後事宜，手詔戒之曰：「汝誠柱石之臣，有爲有守。惟自恃聰明，不求謀議，務資兼聽並觀之益，勿存五日京兆之見。」未幾，調授兩廣總督。廣東土匪勾結海寇爲患，久不靖。那彥成以兵不足用，乃招撫盜首黃正嵩、李崇玉，先後降者五千餘人，獎以千總外委銜及銀幣有差。巡撫孫玉庭劾其賞盜，降藍翎侍衛，充伊犁領隊大臣。既而李崇玉檻送京師，訊得與正嵩皆受四品銜守備劄，褫職戍伊犁。十二年，復予二等侍衛，充領隊，調喀喇沙爾辦事大臣，又調西寧，平叛番，擢南河副總河。以荷花塘漫口合而復決，降二等侍衛。歷喀喇沙爾、葉爾羌辦事大臣，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十四年，復授陝甘總督。

十八年，河南天理會教匪李文成等倡亂，陷滑縣，直隸、山東皆響應，林清糾黨犯禁門。初，命總督溫承惠往剿，清旣誅，乃發京兵，授那彥成欽差大臣，加都統銜，督師率楊遇春、楊芳等討之，迭詔責戰甚急。那彥成以小醜不足平，惟慮遁入太行，勢且蔓延，十月，至衛輝，合師而後進。賊踞桃源集、道口，與滑縣爲犄角，連敗之於新鎮、丁樂集。遇春擊破道口，殲賊萬餘，焚其巢，尋破桃源集，追道口餘賊，抵滑縣。文成遁輝縣司寨，楊芳、德英阿

追破之，文成自焚死。親督遇春等圍滑城數旬，以地雷攻拔之，獲首虜二萬餘。山東賊亦平。捷聞，加太子少保，封三等子爵，賜雙眼花翎，授直隸總督，賜祭其祖阿桂墓。

二十一年，坐前在陝甘移賑銀津貼腳價，褫職逮問，論大辟，繳完賠銀，改戍伊犁。會丁母憂，詔授滑縣功，免發遣。二十三年，授翰林院侍講。歷理藩院、吏部、刑部尚書，授內大臣。道光二年，青海野番甫定復擾，命那彥成往按，遂授陝甘總督。驅私住河北番族回河南原牧，嚴定約束，緝治漢奸，乃漸平。五年，調直隸。七年，回疆四城既復，命爲欽差大臣，往治善後事。先後奏定章程，革各城積弊。諸領隊、辦事大臣歲終受考覈於參贊大臣，又總考覈於伊犁將軍，互相糾察，增其廉俸，許其攜眷，久其任期。印房章京由京揀選，不用駐防。除伯克賄補之弊，嚴制資格，保舉迴避。五城叛產歸官收租，歲糧五萬六千餘石，支兵餉外，餘萬八千石爲酌增各官養廉鹽米銀之用，有餘則變價解阿克蘇採買儲倉。改建城垣，增卡堡，練戍兵。浩罕爲達逃藪，所屬八城，安集延卽其一。嚴禁茶葉、大黃出卡。盡逐內地流夷，收撫各布魯特，待其款關求貢，然後撫之。詔悉允行。張格爾既誅，加太子太保，賜紫韁、雙眼花翎，繪像紫光閣，列功臣之末。

浩罕匿張格爾妻孥，詐使人投書伺隙。那彥成禁不使與內地交接，絕其貿易。九年，使人出卡搜求逆屬，上慮其邀功生事，召還京，仍回直隸總督任。未及兩歲，西陲復不靖。

論者謂那彥成驅內地安集延，沒貨產，絕貿易所致。十一年，詔斥誤國肇黨，褫職。十三年卒，宣宗追念平教匪功，賜尙書銜，依例賜卹，諡文毅。

那彥成遇事有爲，工文翰，好士，雖屢起屢蹟，中外想望風采。子容安、容照。

容安，磨戶部主事，襲子爵。歷侍衛、副都統。從長齡征回疆有功，歷伊犁參贊大臣。亂事再起，容安率兵四千五百赴援，抵阿克蘇，遷延不進。由和闐繞道，又分兵烏什，致略英二城圍久不解。褫職逮治，讞大辟。尋以二城未失，從寬改監候，罰繳和闐軍需，貸死成吉林。父喪，釋還。數年卒。

容照，以大臣子子侍衛。累擢內閣學士。亦從征回疆，隨父治善後。擢理藩院侍郎。容安既獲罪，襲子爵。繼因那彥成被譴，同褫職。起，歷馬蘭鎮總兵。治獄失入，復褫爵職。以侍衛從揚威將軍奕經防廣東。充庫倫辦事大臣，復爲馬蘭鎮總兵。咸豐中，從尙書恩華剿捻匪有功，加副都統銜。以疾回京，卒，賜卹。孫鄂素，襲爵。

玉麟，字子振，哈達納喇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乾隆六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嘉慶初，三遷爲祭酒。歷詹事、內閣學士。纂修實錄久，特詔充總纂，奏事列名總裁後。入直上書房。歷禮部、吏部侍郎，典會試。奉使鞠安、徽壽州獄，及湖北官銀匠侵虧錢糧事，大吏

並被嚴譴。後歷赴湖南、江西、直隸、河南按事，時稱公正。十二年，督安徽學政，調江蘇。十六年，兼右翼總兵。坐吏部銓序有誤，奪職。未幾，授內閣學士，兼護軍統領、左翼總兵，遷戶部侍郎。十八年八月，車駕自熱河回蹕，迎至白澗，先還京。會林清逆黨犯禁門，率所部擊捕，坐門禁懈弛，褫職。十九年，予三等侍衛，赴葉爾羌辦事。二十二年，加副都統銜，充駐藏大臣。歷左翼總兵、鑲白旗漢軍副都統，遷左都御史，禮部、吏部、兵部尚書。

道光四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六年，回疆亂起，西四城皆陷。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獨能固守却賊，先由玉麟論薦，詔特嘉之，賜花翎。七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充上書房總師傅，加太子少保。八年，回疆既定，晉太子太保，繪像紫光閣。

上方廬顧西陲，以玉麟悉邊務，九年，特命出爲伊犁將軍。疏言：「浩罕將作不靖，請緩南路換防。阿坦台、汰劣克屢請投順，包藏禍心，添巡邊兵以備禦。伊薩克忠勇能事，責令乘機謀之。近夷布呼等愛曼恭順，重賞以固其心，則卡外動靜俱悉。」詔如議行，並令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爲之備。札隆阿誤信汰劣克等，不之疑也。十年秋，安集延果引浩罕內犯，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塔斯哈率兵出禦，遇伏陷歿。札隆阿將棄城退守阿克蘇，玉麟急疏聞，請責長清等速籌糧儲，哈豐阿速進攻，發伊犁兵四千五百名，令容安率之赴援。容安至阿克蘇，與長清議，中途有朵蘭回子梗阻，令哈豐阿、孝順岱由和闐草地進兵。玉麟疏劾

曰：「喀、英兩城被困兩月，賊勢尙單，易於援剿，由大路直赴葉爾羌，二城之圍自解。迂道和闐，須一月方至，賊勢漸厚，哈豐阿軍未必得力。阿克蘇現集兵不下萬人，僅以三千人繞路進發，留兵坐糜餉糧，實屬非計。札催十數次，該大臣等始以糧運遷延，後又稱蒙兵、民遣皆不足恃。計程裹糧二十日足用，後路轉運已源源而來。前年克復四城，民遣得力，渾巴什河之捷，土爾扈特出力較多。近日璧昌以少勝衆，豈沿邊零匪轉不能就地殲除。請將長濟等嚴行申飭。」上聽其言，仍促哈豐阿進兵。及長齡督楊芳、胡超等大兵至喀、英二城，賊已遠遁。玉麟疏言：「賊勢渙散，現調官兵不止四萬，月需糧萬五千石，運費十餘萬兩。請停止續調四川、陝、甘兵，並飭回疆各城採買糧餉，較之戈壁轉輸，節省不止倍蓰。」從之。

初張格爾之就擒也，回子郡王銜貝子伊薩克實誘致，諸夷忌之，亂起，兵民謀劫掠，事洩，誅首犯，逐流民。怨者譏言伊薩克通賊，遂圍劫其家，並殺避亂回衆二百餘人。札隆阿不能制，反附和劾囚之。玉麟以伊薩克身膺王封，助亂得不償失，子孫在阿克蘇，家業在庫車，豈無顧慮？疏陳其可疑，命偕長齡會鞠，得札隆阿懼罪欲殺之以掩迹，及委員章京等捏奏迎合誣證狀，札隆阿以下坐罪有差，復伊薩克爵職，回衆大服。

時諸臣議回疆事宜，玉麟上疏曰：「閱固原提督楊芳添兵招佃奏稿，稱四川總督鄂山有請西四城改照土司之議。伏思回疆自入版圖，設官駐兵，不惟西四城爲東道藩籬，南八城爲

西陲保障，卽前後藏及西北沿邊蒙古、番子部落，皆賴以鞏固。若西四城不設官兵，僅令回人守土，誠恐回性無恆，又最畏布魯特強橫，轉瞬卽爲外夷所有，則阿克蘇又將爲極邊矣。其迤東之庫車、喀喇沙爾、吐魯番、哈密等城，必至漸不安堵。以形勢論，唇亡則齒寒，以地利論，喀什噶爾、葉爾羌、和闐三處爲回疆殷實之區。捨沃壤而守瘠土，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。楊芳所謂守善於棄，實不易之論。至請將喀什噶爾參贊移遷阿克蘇，殊非善計。該處幅員狹隘，不足爲重鎮。且距喀城二千里，有鞭長不及之患。其所陳招佃通商各條，則爲治邊良法，請用之。」於是詔發長齡密陳十條及中外奏議，交玉麟悉心籌畫。十一年，偕長齡會疏，上定以參贊大臣移駐葉爾羌，暨善後諸政，具詳長齡傳。十二年，事定，回伊犁，調劑番戍官兵以均勞逸。惠遠城南瀕河，定歲修之例，以待種之地租給回民，收租充兵食，並爲贍孤寡備差操諸用。拓敬業官學學舍，創建文廟。宣宗特頒扁額以重其事，邊徼土風漸蒸蒸焉。十三年，命回京，以特依順保代之。行至陝西，卒於途次。上聞震悼，優詔賜卹，贈太保，入祀賢良祠。柩至京，親臨賜奠，諡文恭。伊犁請祠祀，允之。

特依順保，鈕祜祿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由吉林前鋒長從征廓爾喀，有功。嘉慶中，從長齡剿教匪，屢破高天升、馬學禮，賜號安成額巴圖魯。累擢甘肅西寧鎮總兵。十八年，從那彥成討滑縣教匪，力戰，數破賊，克司寨，殲首逆李文成，克滑縣，執賊渠，予雲騎尉世職。



移剿陝西三才峽匪。事平，擢黑龍江將軍。調烏里雅蘇臺將軍、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、葉爾羌辦事大臣。召授正白旗蒙古都統。張格爾之亂，命赴阿克蘇。尋署甘肅提督，兼西寧辦事大臣。歷綏遠城、黑龍江、寧夏、西安將軍。調伊犁，承玉麟之後，休息邊氓，撫馭夷部。巴爾楚克諸地屯田漸興，酌撤防兵。在任五年，邊疆無事。道光十八年，入覲，詔嘉其治邊措施悉當，加太子太保，授內大臣，留京供職。尋授領侍衛內大臣。二十年，病，請解職。未幾卒，賜卹如例。

論曰：回疆之役，削平易而善後難。長齡持重於始，老成之謀。那彥成力祛積弊，善矣，而操切肇釁，未竟厥功。玉麟以樞臣自請治邊，補救綢繆，西陲乃得乂安無事。紫闈銘勳，蓋非倖已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八

## 列傳一百五十五

楊芳 胡超 齊慎 郭繼昌 段永福 武隆阿 哈琅阿 巴哈布

長清 達凌阿 哈豐阿 慶祥 舒爾哈善 烏凌阿 穆克登布 多隆武

壁昌 恆敬

楊芳，字誠齋，貴州松桃人。少有幹略，讀書通大義。應試不售，入伍，充書識。楊遇春一見奇之，薦補把總。從征苗疆，戰輒摧鋒。游擢台拱營守備。

嘉慶二年，從額勒登保剿教匪，敗張漢潮於南漳，賜花翎。轉戰川、陝，常充偵騎，深入得賊情地勢，額勒登保連破劇寇，賴其嚮導之力。四年，殲冷天祿於人頭堰。大軍追餘賊，芳以九騎前行，至石筍河，見賊數千爭渡，後逼陡崖，左右無路，芳遣二騎回報，自將七騎大呼馳下，賊驚潰，陷淺洲中，其先渡者無由回救。五舟離岸，羣賊蟻附，舟重，每發一矢覆一

舟，五發五覆。俄，楊遇春、穆克登布至，浮馬渡，追擊賊盡，軍中稱爲奇捷。連擢平遠管都司、下江營游擊、兩廣督標參將。

五年，楊開甲、張天倫趨維南，芳以千騎扼東路，繞出賊前。賊折而西，黎明追及見馬，蹟中積水猶潢，急馳之。甫轉山灣，見賊擁塞平川，芳率數十騎衝突，後騎至，乘勢蹂躪，賊倉卒奔潰，擒斬無算。賜號誠勇巴圖魯，擢廣西新泰協副將。尋從穆克登布擊伍懷志，連敗之成縣、階州。賊渡白水河窺四川龍安，旁入老林，冒雨追擊，及之於磨刀石，手刃十餘賊，傷足墜馬，徒步殺賊，復傷臂，射傷伍懷志，大軍乘之，大破賊衆。仁宗聞而嘉之，詔問傷狀。六年，再學勝趨甘肅，偕札克塔爾要擊於固原，賊反奔，芳輕騎摧其後隊，又敗之於漢江南岸，賊由平利走洵陽。時張天倫踞高唐嶺，芳破之，餘賊與學勝合，東出楊柏坡，芳先至，設伏敗之，而李彬、苟文明、高見奇、姚馨佐合竄平利。彬走南江，天倫隨之，見奇、馨佐入寧羌。額勒登保自追之，囑芳以南江之賊，擊天倫，擒其黨張良祖、馬德清、劉奇，復破見奇、馨佐於桂門關，追及黑洞溝，擒其黨辛斗。擢陝西寧陝鎮總兵。又敗李彬於太平，賊棄老弱逸，獲彬妻及其悍黨冉天璜。七年，苟文明犯寧陝，其黨劉永受、宋應伏分布秦嶺北。芳由五郎口進，殲應伏之衆過半，永受遁，爲寨民所殺，文明尋亦授首。額勒登保入楚，檄芳剿陝境餘匪，先後擒郭士嘉、苟文學等，賊黨潰散。

八年，總督惠齡檄芳還剿南山賊，芳由洵陽壩深入，冒雨捫崖攀葛，猶雜無遺，遂大搜秦嶺南北，陝西賊垂盡。忽有李彪者，自太白山突出，合苟文潤擾洋縣。芳截剿勿及，坐奪翎頂。賊逼川境，德楞泰至，令芳歸防山內。苟文明餘黨自竹谿竄陝，芳嚴守漢江，却之，復翎頂。是年秋，三省悉平，凱撤諸軍。

寧陝鎮標皆選鄉勇精銳充伍，凡五千人，號新兵，芳馭之素寬。十一年，芳代楊遇春署固原提督，去鎮，副將楊之震攝。以包穀充糧，又鹽米銀未時給，衆鼓噪，營卒陳達順、陳先倫遂倡亂，戕之震，其黨蒲大芳護芳家屬出而復從賊。芳聞變，馳赴石泉，詔德楞泰率楊遇春等討之。秋，賊大掠洋縣、留壩，脅衆盈萬，推大芳爲魁。攻孝義，窺子午谷，圍鄂縣急。芳馳救，鏖戰終夜，傷臂。旦日，賊辨爲芳，自引去。遇春督諸軍戰於方柴關，不利。芳與遇春計，賊尙感舊恩，可勸諭，單騎入賊，曉以順逆利害，猶倔強，與語數年共生死情，聲淚俱下，衆感泣願降，遂宿賊壘。大芳縛達順、先倫以獻，復率大芳追斬不聽命者朱貴等數百人，乃定。德楞泰疏請降兵歸伍，被譴責，大芳等二百餘人免死戌伊犁。芳坐馭兵姑息，亦罷職遣戍。明年，釋還，以守備、千總用。十五年，授廣東右翼鎮總兵，調陝西西安鎮。母憂，去官。

十八年，服闋，入都，至河南，會教匪李文成踞滑縣，總統那彥成留之剿賊，授河北鎮總

兵。偕楊遇春克道口，進薄滑縣。巡撫高杞有兵六千，與總統不協，戰不力，芳說杞，盡領其衆。文成走踞輝縣司寨，偕特依順保追擊之，賊死鬪，芳手刃退卒，大捷，以火攻破礮樓，文成自焚死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大兵隧地攻滑城，賊多方禦之，歷四十日不得下。芳復於西南隅穿穴深入，九日而成。地雷發，城圯，殄賊二萬餘。歲功優敘，調西安鎮。移師剿平三才峽匪，復勇號，調漢中鎮。二十年，擢甘肅提督。

道光初，歷直隸、湖南、固原提督。六年，回疆軍事急，芳自請從征，許之。十月，會軍阿克蘇。柯爾坪爲要衝，芳先進，一鼓破之，焚回莊，斬賊會伊瞞及安集延偽帥約勒達什，大軍無阻。七年二月，偕參贊楊遇春、武隆阿進師，三戰皆捷，抵喀什噶爾渾河北，合擊大破之，遂復其城，率兵六千趨和闐，三月，戰於昆拉滿，分軍繞賊後夾擊，擒賊會噶爾勒，復和闐。加騎都尉世職，授乾清門侍衛。張格爾已遁，命楊遇春偕芳出卡掩捕，芳軍阿賴，檄諸夷部縛獻。芳言賊遁愈遠，道險餉艱，諸夷貪賞妄報不足信，至秋，詔班師。會芳追博巴克之衆，入險遇伏，數戰始拔全軍出，協領都凌阿死之。遇春先入闐，芳代爲參贊，遣黑回用間言大兵全退。張格爾俟歲將除，率五百騎來襲，中途覺而反奔。芳急馳一晝夜，追及於喀爾鐵蓋山，殲其從騎殆盡。餘賊擁張格爾登山，棄騎走，芳率胡超、段永福等擒之，錫封三等果勇侯，賜紫韁、雙眼花翎，晉御前侍衛，賜其子承注舉人。張格爾械京伏

誅，加太子太保。九年，入覲，晉二等侯，加太子少傅。十年，浩罕、安集延復擾喀什噶爾、葉爾羌等城，偕長齡往剿，仍爲參贊。兵至，賊已遁。疏言移城屯田事，下長齡等議行。尋回鎮。

十三年，四川清溪、越嶲、峽邊諸夷叛，提督桂涵卒於軍，以芳代之。至則清溪、越嶲皆平，進攻峽邊賊巢，斬其酋，十二姓熟夷皆降，山內保夷亦就撫。與按察使花杰籌治善後，晉一等侯。逾年，諸夷復時出擾，降二等侯，擢御前侍衛，以甘肅總兵候補。引疾歸。十六年，起爲湖南鎮筵總兵，撫定變兵。歷廣西、湖南提督。

二十年，海疆事起，定海既陷，琦善赴廣東議撫，英吉利要挾，攻奪礮臺。二十一年春，命奕山爲靖逆將軍，芳及隆文爲參贊，率師防剿。奕山等不知兵，惟倚芳。先至廣州，英兵入犯虎門、烏涌，提督關天培戰死。敵兵逼省城，嚴備守禦。芳見兵不可恃，而洋商久停貿易，亦願休戰，美利堅商人居間，請通商，詔不許，又偕巡撫怡良疏請准港脚商船貿易，詔斥有意阻撓，怠慢軍心，嚴議奪職，改留任。奕山至，戰亦不利。四月，英艦退，收復礮臺，奕山等遂請班師。芳以老病乞解職，溫諭慰之，命回湖南本任。二十三年，許致仕，在籍食全俸。二十六年，卒於家，詔念前勞，賜金治喪，依例賜卹，予其諸孫官有差，諡勳勇。子承注先卒，孫恩科襲侯爵。

芳自剿三省教匪，勳名亞於楊遇春。至回疆之役，以生擒首逆，先封侯，繪像紫光閣，論功超列遇春上。漢臣同列者凡九人。署固原提督胡超，貴州提督余步雲，直隸提督齊慎，安徽壽春鎮總兵郭繼昌，陝西西固營都司段永福，陝西馬兵升甘肅寧遠堡守備楊發，陝西馬兵升撫標左營守備田大武。發、大武並從擒張格爾，以伍卒躋列，異數也。

胡超，四川長壽人。初讀書，應試不售，入伍，從征苗疆有功。嘉慶中，川、楚、陝教匪起，率鄉勇轉戰，屢殲悍賊，以勇健名。累擢都司，坐事奪職。入都，考充國史館供事。十八年，林清逆黨犯禁城，手殺數賊，大學士勸保薦赴河南軍營。從楊遇春剿賊，單騎入賊壘，與數十賊搏戰，殲其二，奪旗而出；又敗賊於中市，率勁騎前驅，克道口，復原官。克滑城，擒賊首，上功居最。十九年，從遇春平三才峽匪，殲賊目麻大旗、劉二，擒龔貴等，賜號勁勇巴圖魯。累擢陝西循化營參將。

道光元年，從征叛番，戰博洛托亥、烏蘭哈達皆捷，夜襲凍雪嶺賊帳，擢甘肅永昌協副將，駐防西寧。六年，回疆事起，楊遇春檄赴軍。從楊芳攻柯爾坪，先破賊於和色爾湖，次日攻北莊，持矛步戰，殺賊過半，陣斬賊首伊瞞，加總兵銜。七年，連戰皆捷，抵渾河，賊夜來襲，擊敗之，遂渡河薄賊壘，賊大潰。四城既復，追和闐逸賊，出卡至瑪雜敗之，截擊於新地溝，盡殲其衆，擢四川重慶鎮總兵。是年冬，追張格爾至喀爾鐵蓋山，舍騎步躡山巔，張

格爾窮蹙欲自刎，超與段永福奪其刀，生縛之，予騎都尉世職，授乾清門侍衛。與功臣宴，御製贊有「雄勇超羣，名實克稱」之褒。歷署古北口、固原提督，授甘肅提督。

十年，浩罕、安集延復犯邊，超率兵四千馳剿，至英吉沙爾，賊已遁，遂解喀什噶爾圍。分兵追薩漢莊竄匪，俘戮殆盡。凱旋，調固原提督。十六年，入覲，命在御前行走。二十一年，命率兵二千赴山海關駐防。尋以浙江海防急，授參贊大臣赴援，未行，留防天津。從郡王僧格林沁視直隸、山東海口防務，逾年撤防歸伍。尋調甘肅提督。二十六年，以西寧番叛，調援不力，褫職，仍留騎都尉。乞病歸，食半俸。二十九年，卒。

齊慎，河南新野人。以武生率鄉團擊教匪。入伍，隸慶成部下，轉戰三省，以勇聞。比教匪平，洊擢至陝安鎮右營游擊，楊遇春甚器之。嘉慶十八年，滑縣亂，檄慎從征。賊踞道口，遇春初至，直前搏戰，慎從之，賊氣奪，入巢。明日，慎獨破賊於衛河西岸。賊掠中市，率騎斷其歸路，夾擊，毀浮橋，遂克道口，破桃源集援賊。進薄滑縣，駐營未定，賊萬餘由西北門出來犯，力戰，相持竟夜，遲明，城賊二千餘復出，慎躍馬衝賊陣中斷，乃大潰。又破賊新鄉牛市，首逆李文成走踞司寨，慎由淇縣大廟山右進，慶戰白土岡，會攻司寨，克之。自道口至此凡十三戰，鉞功最，賜號健勇巴圖魯。克滑城，先登受傷，擢副將，遂從遇春平三才峽匪，授神木協副將。歷西安、陝安兩鎮總兵。



道光元年，擢甘肅提督。二年，西寧插帳番擾河北，慎率本標兵迭戰於烏蘭哈達、哈錫山、落它灘，擒斬數百，番衆乞降，放還河南。詔褒獎，被珍寶。六年，從征回疆，長齡令充翼長，駐守阿克蘇。父喪，留軍。特奇里克愛曼布魯特助逆擾烏什，慎戰屢捷，擒其會庫圖魯克。七年，出哈蘭德卡倫，駐倭胡素魯，遏賊內犯。事平，調古北口提督，改號強謙巴圖魯。十二年，病歸。起授甘肅提督，調四川。十七年，平雷波叛夷，調雲南，復調四川。

二十一年，命率川兵五百赴廣東參贊靖逆將軍奕山軍務，守佛山鎮。楊芳病，移守省城，會罷戰。二十二年，赴湖北剿崇陽亂民，未至已定，命赴浙江會辦揚威將軍奕經軍務，駐上虞，扼曹娥江。移防江蘇鎮江。英兵來犯，力戰却敵。城卒陷，退守新豐。奕山、奕經先後被譴，慎奪職留任，回四川。二十四年，出閱伍，卒於馬邊，贈太子太保，諡勇毅。

郭繼昌，直隸正定人。以行伍從慶成剿教匪於襄陽，繼從恆瑞入川，擊羅其清、冉文儔等於龍鳳坪，殲冉文富於馬鞍山，功皆最。又赴陝、甘剿張漢潮，擢龍固營都司。累遷陝西宜君營參將。道光元年，赴喀什噶爾換防，授定邊協副將，調安西協。六年，換防葉爾羌，抵阿克蘇，值亂起，駐守托什罕，擊敗渡河賊。協領都倫布被圍，繼昌兵少不能救，借調額爾古倫騎隊三百，夜率馳往，突賊營，殲其會庫爾班素皮，追及河上，擒斬千餘，擢總兵，賜號幹勇巴圖魯。七年，從大軍戰大河拐，夜襲賊營，破之。從復喀什噶爾城，追賊至

塔里克達坡，分兵繞山後狙擊，賊驚潰，授壽春鎮總兵。調陝西延榆綏鎮。十年，再赴喀什噶爾剿餘孽，還署固原提督。十七年，調廣東陸路提督。泊海防急，往來廣、惠間籌守禦。二十一年，以勞卒。

段永福，陝西長安人，原籍四川。以鄉勇從征教匪，積功至千總。嘉慶十八年，滑縣教匪起，從楊遇春轉戰直隸、河南，克道口、司寨，復滑縣，皆有功。復從遇春剿陝西郿縣賊，率騎兵追至柏楊嶺，殲賊目麻大旗、劉二於陣。累擢甘肅張義營都司。道光七年，從楊芳征回疆，洋河爾巴特、沙布都爾、阿瓦巴特三戰皆力，賜號利勇巴圖魯。張格爾就擒於喀爾鐵蓋山，永福從胡超步上山嶺，直前奪其刀，手縛之，予騎都尉世職。擢參將，歷甘肅永固協副將，陝西寧夏鎮總兵，調貴州安義鎮。二十年，命赴廣東防海，英吉利兵艦初至，永福扼虎門，礮擊退之。二十二年，命赴浙江佐揚威將軍奕經軍，寧波、鎮海已陷，令永福分路往攻，漏師期，他路先挫，永福師不得進，遂無功。擢廣西提督，未赴，調浙江。未幾，卒，諡勇毅。

武隆阿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提督七十五子。嘉慶初，以健銳營前鋒從征湖北教匪，後隨父剿賊四川，功多，累擢副都統。七十五以病去，武隆阿代領所部留川，爲勒保

所忌，父喪，乃還京。十年，授廣州潮州鎮總兵。時海盜充斥，仁宗以武隆阿勇敢，故使治之。既而總督那彥成招降盜首李崇玉，予四品銜守備劄，而以武隆阿捕獲聞。事覺，坐降二等侍衛，赴臺灣軍營効力。十一年，偕王得祿等擊蔡牽於鹿耳門，敗之，遷頭等侍衛，授臺灣鎮總兵。二十五年，母憂，回旗。尋充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道光元年，疏陳八旗生計，請以綠營兵半爲旗額，由駐防子弟挑補，詔斥紊言亂政，降二等侍衛，調西寧辦事大臣。三年，召還，授內閣學士。出爲直隸提督，授江西巡撫，調山東。

六年，臺灣奸民張丙作亂，詔武隆阿往督師，未行而回疆亂急，授欽差大臣，與楊遇春同參贊揚威將軍長齡軍務，率吉林、黑龍江騎兵三千出關。七年二月，戰於洋阿爾巴特，武隆阿將右軍，扼其前，賊敗走，追至排子巴特，又敗之，進克沙布都爾回莊，乘勝至渾水河，悍賊數千來援，迎擊破之，斬其酋色提巴爾第等。進次阿瓦巴特，賊伏精銳以待，遣贏師挑戰，佯敗，武隆阿整隊進，以連環槍聚擊，別遣籐牌軍由山谷間道衝出，賊馬驚却走，伏賊自林中出，不復成列，縱擊之，殪賊萬餘，斬其酋阿瓦子邁瑪底、那爾巴特阿渾等。捷聞，加太子少保。賊壘踞渾河南岸，列大礮山穴，死守以拒，武隆阿軍至不得進。日暮，偕楊遇春乘風潛渡上游襲賊後，賊數進數退，卒不支，始潰走，遂復喀什噶爾城。

張格爾聞敗先遁，詔斥將軍、參贊不能生致首逆，並被譴，奪武隆阿宮銜，責擒張格爾

以自贖。武隆阿病留喀城，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。詔詢善後方略，長齡請以逆裔阿布都哈  
里管西四城回部事。武隆阿亦疏言：「留兵少則不敷戰守，留兵多則難繼度支。前此大兵  
進剿，幸克捷迅速，奸謀始息。臣以爲西四城環逼外夷，處處受敵，地不足守，人不足臣，非  
如東四城爲中路不可少之保障。與其糜有用兵餉於無用之地，不如歸并東四城，省兵費之  
半，即可鞏如金甌，似無需更守此漏卮。」詔切責其附和長齡。會諜報張格爾潛居達爾瓦，  
武隆阿率師往擊之，侍衛色克精阿等歿於陣，上愈怒，議革職，從寬留任。尋以病亟請解  
職，允之，命在喀城調理，病愈仍署原官。八年，張格爾就擒，免前後吏議。尋實授喀什噶  
爾參贊大臣，奏招撫歸順部落額提格訥布魯特，安置依劣克達坂地。詔以「受降易，安撫  
難」勉之。召回京。

九年，陝、甘兵凱撤，給鹽糧銀依內地防軍舊例，軍士意不滿，譁噪。那彥成疏言：「武  
隆阿戰陣勇敢，而多疑少斷，未洽人心。陝軍鬪爭，實其意存節省，拘泥成例所致，慮不勝參  
贊任。」及至京召對，語復掩飾，降頭等侍衛。尋充和闐辦事大臣。十年，召還。逾年，卒。

武隆阿回疆戰功與二楊相埒，以言棄地獲譴，未膺優賞。宣宗念前勞，仍列功臣，繪像  
紫光閣。八旗諸將同列者：都統威勇侯哈琅阿，護軍統領阿勒罕保，庫爾烏蘇領隊大臣副  
都統巴哈布，副都統蘇清阿，阿克蘇辦事大臣副都統長清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達凌阿，

察哈爾都統安福，頭等侍衛巴清德，吉林副都統吉勒通阿，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副都統銜額爾古倫，頭等侍衛塔爾巴哈台辦事大臣德勒格爾桑，頭等侍衛華山泰，寧夏副都統伊勒通阿，吉林協領壽昌，黑龍江協領鄂爾克彥，全凌阿，黑龍江總管副都統銜舒凌阿，伊犁察哈爾總管烏齊拉爾，三等侍衛得勝額，吉林佐領烏凌額，德成額，黑龍江佐領占布，阿勒吉訥，伊犁錫伯佐領德克精阿，伊犁索倫副總管哈丹保，伊犁錫伯馬甲防禦銜驍騎校訥松阿，舒興阿，而回子郡王伊薩克亦與焉。

哈琅阿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由世襲雲騎尉爲伯父額勒登保嗣，襲一等威勇侯，授頭等侍衛，乾清門行走。嘉慶十八年，從剿滑縣教匪有功，賜號繼勇巴圖魯。二十一年，晉御前侍衛，兼副都統、武備院卿，歷護軍前鋒統領。

道光六年，從長齡赴回疆，充領隊大臣，將騎兵。連戰洋阿爾巴特、沙布都爾、阿瓦巴特，擒安集延頭目阿瓦子邁瑪底等，復喀什噶爾，擒逆屬及從逆伯克阿布都拉、安集延頭目推立汗。從楊芳破玉努斯於昆拉滿，復和闐，擢鑲紅旗蒙古都統。八年，檄送張格爾至京，獻俘闕下，禮成，賜蟒袍、大緞。十年，喀什噶爾復被圍，授參贊大臣，從長齡視師，至則賊已遁，命偕楊芳察各城戰守及回衆助逆者，捕誅百餘人，被脅免罪，獎賞有功，並如議行。留回疆駐守，訓練屯兵。十二年，浩罕遣使進表，送還所掠回民，率貿易人進卡，哈琅阿受

之，宣示通商免稅恩詔，賜予筵宴，事畢還京。

臺灣匪起，授參贊大臣，偕將軍瑚松額往剿，未至，事平，旋師。十五年，命赴山、陝閱兵，擢領侍衛內大臣。尋以閱兵不慎，降二等侍衛。累遷都統。二十一年，海疆戒嚴，駐防山海關，復授參贊大臣，偕奕經赴浙江防剿。未幾，仍回山海關防守。和議成，回京，授領侍衛內大臣。二十五年，以病請解職，食侯爵全俸。二十九年，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諡剛恪。子那銘，孫榮全，襲爵。榮全官至副都統，自有傳。

巴哈布，伍爾特氏，蒙古正黃旗人。以健銳營前鋒、藍翎長從征教匪，又赴臺灣剿賊，累遷前鋒參領。以克滑縣功，授右翼翼長，擢鑲藍旗蒙古副都統。道光五年，出爲哈喇沙爾辦事大臣。六年，率土爾扈特、和碩特、蒙古兵援阿克蘇，賊潛渡渾巴什河犯阿城，迎擊，殲其渠庫爾班素皮，被優敘。偕提督達凌阿援烏什，敗賊於沙坡樹窩。尋撤蒙古兵，自請留軍前。七年，和闐回衆縛賊酋乞降，往撫之。洋河爾巴特之戰，偕哈琅阿率勁騎進擊，所向披靡。沙布都爾、阿瓦巴特連戰皆力，署葉爾羌幫辦大臣。凱旋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九年，授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。十二年，召還京。尋擢江寧將軍，治軍有聲。十七年，卒於官，優卹，諡勤勇。

長清，鈕祜祿氏，滿洲鑲紅旗人，內大臣策楞孫，副都統特成額子也。以廕生入貲，銓

授兵部主事。累遷郎中。嘉慶二十四年，出爲廣西左江道。母憂去官。仍爲兵部郎中。道光五年，加副都統銜，充阿克蘇辦事大臣。六年，張格爾入寇，西四城相繼陷。長清截留各城換防，又發銅廠錢局官兵，扼渾巴什河。參將王鴻儀戰歿於都齊特，賊糾衆五六千自葉爾羌來犯，屢撲渡，皆擊退。踞城百餘里，波斯圖拉、哈爾塔兩地多朵蘭回莊，附逆抗拒，分兵進剿。賊復由托什罕渡河，逼城二十里，長清令數十騎馳騁揚塵，鼓噪東來，賊疑大軍至，退走河南。乃進軍，渡河結營，賊來攻，連敗之，擒斬千餘，賊始不敢窺河北。阿克蘇城小，擴關廂，開壕築壘爲外郭，民回安堵。遣兵五百助守烏什爲犄角，東四城恃以無恐。宣宗初慮長清未諳軍事，命特依順保往領其職而長清副之，猶未至，至是詔嘉長清防剿深合機宜，賜花翎，予優敘，遂寢前命。大軍進討，滿、漢兵三萬數千皆集阿克蘇，長清置局供支運輸，鑄錢增驛，規畫甚備，授鑲白旗蒙古副都統，仍留任。七年，四城復，詔：「長清於大軍未到，力捍孤城，厥功甚偉，予雲騎尉世職，擢其子富春爲主事。」八年，疏言：「長齡議於阿克蘇添兵一千，柯爾坪添兵五百。柯爾坪距阿城三百里，回衆數萬，兵少無益，請歸併阿克蘇，練成勁旅，可以總治兩路所屬。乃塔爾達巴罕及阿爾通霍什皆有小路可通伊犁，請並封禁。」從之。張格爾就擒，械送至京。予優敘。

十年，喀什噶爾諸城復告警，容安率伊犁兵赴援，命至阿克蘇與長清會商進兵。疏請

分兵和闐、烏什，待哈豐阿、胡超兩路兵至進剿，詔斥容安畏葸，長清並下嚴議。尋原之降二等侍衛，仍留任。十二年，加提督銜，充葉爾羌辦事大臣，馭夷開屯，措施並稱職。十四年，授烏魯木齊都統。逾年，召回京。尋授福州將軍，加太子太保。十七年，卒，晉太子太傅，賜金治喪，諡勤毅。

達凌阿，佟佳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以健銳營前鋒從永保剿湖北教匪，繼隨楊遇春戰川、陝，數有功。累擢靜寧協副將，署西安鎮總兵。三才峽匪起，率兵四百禦之澗峪、八里坪，大敗其衆。追尤九餘黨至黑水峪，攻克之，又敗之傅家河，擊萬五於辛峪口，連敗之，萬五率殘卒遁，尋就擒。加總兵銜，擢巴里坤總兵，調西安鎮。

道光二年，擢烏魯木齊提督。六年，率兵四千援阿克蘇，軍次庫車，遣錫伯兵扼柯爾坪，分守庫車、烏什。九月，與賊夾渾巴什河而軍，持數日，賊分走烏什，偕巴哈布迎擊，敗之於阿拉爾，追至沙坡樹窩，破伏賊。其自托什罕渡河者，方圍協領都倫布營，遏副將郭繼昌援路。達凌阿還軍馳救，奮擊敗之，賊爭渡，死者相藉，河水爲之不流。迨長齡至，河北已無賊，被優敘。七年，從大軍三戰復喀喇沙爾，駐守葉爾羌，署辦事大臣，予雲騎尉世職。是年秋，聞邊警，調防烏什，張格爾就擒，回本鎮。歷塔爾巴哈台、參贊大臣、西安將軍。十年，卒，優卹，諡武壯。



哈豐阿，富察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嘉慶初，以健銳營前鋒從剿襄陽教匪，轉戰川、陝，累遷前鋒侍衛。搜捕南山餘匪甚力，事平，授貴州定廣協副將。擢威寧鎮總兵，歷浙江、處州、陝甘、涼州、漢中諸鎮。道光八年，擢烏魯木齊提督。十年，回疆復警，命馳赴阿克蘇，偕長清防剿。十一月，進攻葉爾羌賊營，賊潰，潛伏哈拉布扎軍臺，分道要擊，破之。進圍黑色爾，擒其酋巴拉特，乘勝至英吉沙爾，喀什噶爾圍亦解，予雲騎尉世職，賜號進勇巴圖魯。初詔哈豐阿倍道馳援葉爾羌，聽容安計，繞道和闐，失期，議奪職，原之，責償軍費十二，仍留任。

擢廣州將軍。疏請鑄巨礮百，選精銳五百人，嚴守望以重海防。十四年，英吉利兵船二，號稱護商，入廣州海口，縱礮擊之。船停黃埔，調兵建閘，制其出入，英會謝罪，事迺解。調黑龍江將軍，舉發御前大臣高克爾囑託私書，詔獎其持正，授內大臣，加太子少保。請添練馬隊，增置官吏，補助布特哈生計，並允行。調西安將軍。二十年，卒，諡愷勤。

慶祥，圖博特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大學士保寧子。授藍翎侍衛。嘉慶十三年，襲三等公爵，授散秩大臣，鑲白旗蒙古副都統，兼正藍旗護軍參領。尋授理藩院侍郎，調工部。十八年，率京營兵從那彥成剿滑縣教匪，凱旋，擢正黃旗漢軍都統，歷熱河、烏魯木齊都統。

二十五年，授伊犁將軍。八月，逆回張格爾擾喀什噶爾，官軍剿捕，乃引去。參贊大臣斌靜以聞，不言釁由，宣宗疑之，命慶祥往勘，得斌靜縱容家奴凌辱伯克、交通姦利狀，褫逮論罪。疏陳善後六事，又密請羈縻浩罕部落，許遣使入覲，以安夷心，詔俞之。

道光五年夏，張格爾復擾邊，內地回戶多與通。幫辦大臣巴彥巴圖率兵出塞掩之，不遇，卽縱殺游牧布魯特而還。其酋汰列克追覆官軍於山谷，賊遂猖獗，褫參贊大臣永芹職，命慶祥代之。慶祥至，誤信奸回阿布都拉，反爲賊耳目。六年夏，張格爾遣其黨赫爾巴什潛赴綽勒薩雅克愛曼，糾合夷衆，復令奇比勒迪至巴雅爾開渠占地，遣兵擒斬之。張格爾率衆五百由開齊山路突至回城，拜其先和卓木之墓，回人所謂「瑪雜」也。慶祥令幫辦大臣舒爾哈善及領隊大臣烏凌阿往剿，夜雷雨，張格爾潰圍走，白帽回衆紛起應之。張格爾復由大河沿合衆數萬進犯喀城，慶祥盡調各營卡兵爲三營，令烏凌阿、穆克登布分率之，迎戰，先後沒於陣。先是張格爾求助於浩罕，約四城破，分所掠，且割喀城以報。及見官軍無援，悔欲背約，浩罕會怒，自以所部攻城未下，尋引去，張格爾追擊之，收其降衆數千，遂益強。八月，圍喀城凡七十日，城陷，慶祥自經死。事聞，贈太子太保，晉封一等公，兼雲騎尉世職，以子文輝嗣，諡壯直，祀昭忠祠。逾年，回疆平，詔於喀什噶爾建昭忠祠祀之，舒爾哈善、烏凌阿、穆克登布俱從祀，御製憫忠詩勒諸石。八年，張格爾伏誅，命其子文輝看

視行刑，摘心於墓前致祭。

舒爾哈善，葛哲勒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以驍騎校從征川、陝，教匪有功，予巴圖魯勇號。累擢布特哈烏拉協領。克滑縣，加副都統銜。坐事褫職。道光初，予三等侍衛，充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。六年，張格爾入犯，調喀什噶爾幫辦大臣。與賊戰，身先士卒，受槍傷，仍麾兵前進，殺數百人。城陷，被戕，予騎都尉世職。

烏凌阿，瓜爾佳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由前鋒從征教匪，累擢頭等侍衛。道光三年，授伊犁領隊大臣、正紅旗蒙古副都統。六年，賊逼喀城，慶祥檄令回援，遇賊於渾河，力戰至晡，沒於陣。贈都統銜，諡壯武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

穆克登布，季氏，滿洲鑲紅旗人，伊犁駐防。由委前鋒校累擢協領。道光元年，慶祥密令誘捕張格爾於托雲山內，獲其黨蒙達拉克等，予議敘。二年，充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，調伊犁。五年，率兵至喀什噶爾，駐防圖舒克塔什卡倫。張格爾犯喀城，撤兵回戰於七里河，死之。贈都統銜，諡壯節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

多隆武，烏素爾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由筆帖式補驍騎校，累擢協領。道光四年，加副都統銜，充葉爾羌幫辦大臣。六年，喀什噶爾被圍急，遣兵赴援。賊由阿色爾布依岳坡爾湖而南，分兵防禦。奸回阿布都拉等潛通賊，多隆武盡誅之。喀、英兩城相繼陷，賊趨葉爾

羌，參將吳亨佑扼單板橋，戰歿，遂由黑子鋪入，防師盡燬，回兵半爲賊脅。伊犁道梗不能救，葉城乃陷，多隆武死之。依都統例賜卹，於葉爾羌建專祠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

葉爾羌辦事大臣印登、英吉沙爾領隊大臣蘇倫保、和闐領隊大臣奕涓、幫辦大臣桂斌同殉難，追論死事諸臣，並贈卹有差，惟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巴彥巴圖坐濫殺陷師，奪其卹典。

璧昌，字東垣，額勒德特氏，蒙古鑲黃旗人，尙書和瑛子。由工部筆帖式銓選河南陽武知縣，改直隸棗強，擢大名知府。道光七年，從那彥成赴回疆，佐理善後。璧昌有吏才，以父久官西陲，熟諳情勢，事多倚辦。九年，擢頭等侍衛，充葉爾羌辦事大臣。璧昌至官，於奏定事宜復有變通，清出私墾地畝新糧萬九千餘石，改徵折色，撥補阿克蘇、烏什、喀喇沙爾俸餉，餘留葉城充經費，以存倉二萬石定爲額貯，歲出陳易新，於是倉庫兩益。葉爾羌喀拉布札什軍臺西至英吉沙爾察木倫軍臺，中隔戈壁百數十里，相地改驛，於黑色熱巴特增建軍臺，開渠水，種苜蓿，土馬大便。所屬塔塔爾及和沙瓦特兩地新墾荒田，皆回戶承種，奏免第一年田賦，以恤窮氓。新建漢城，始與回城隔別，百貨輻輳，倍於往時。以回城官房

易新城南門外曠土，葺屋設肆，商民便之。訪問疾苦，聯絡漢、回，人心益定。

十年八月，浩罕糾諸部寇邊，圍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兩城，遂犯葉爾羌。容安率援師遷延不至，壁昌撫諭回酋，同心守禦，分扼科熱巴特、亮噶爾諸要隘。賊萬餘撲城，迎戰於東門外，擊破之，賊宵遁，詔嘉其援師未至之先即獲全勝，加副都統銜，尋授鑲黃旗漢軍副都統。自九月至十一月，賊復三次來犯，迭擊敗走之。最後賊攻城，相持五日，而哈豐阿援兵至，賊望風遁，追破之於哈拉布札什。越數日，進兵英吉沙爾，而喀什噶爾之賊已飽颺出塞，大軍至，則無賊矣。壁昌素得回衆心，是役尤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滿之助，賴以戰守。事定，奏請仍襲其祖郡王封爵。長齡、玉麟奉命會籌善後事，盡諮於壁昌。

十一年，擢參贊大臣，改駐葉爾羌，遂專回疆全局。興喀拉赫依屯田，招練民戶五百人，修渠築壩，以牌博爲界，不侵回地，凡墾屯地二萬二百四十畝。十二年，和闐回民塔瓦克戕伯克多拉特、依斯瑪伊勒等爲亂，捕其黨盡置諸法。疏言：「長齡等奏增南路防兵三千屯巴爾楚克，因其地築城未竣，遂以二千人分屯葉、喀二城。二城形勝較巴爾楚克尤要，請以暫時分屯之兵永爲定額。喀什增綠營兵三千五百，分屯七里河爲犄角，葉城增烏魯木齊滿洲兵五百、綠營兵一千。」詔從之。十三年，召還京。十四年，復出爲烏什辦事大臣。歷涼州副都統、阿克蘇辦事大臣、察哈爾都統。緣事降調，充伊犁參贊大臣。授陝西巡撫，

擢福州將軍。

二十三年，署兩江總督，尋實授。英吉利和議初成，壁昌奏設福山鎮水師總兵，沿江形勢，扼險設防，請於五龍、北固兩山及圖山關、鵝鼻嘴修築礮臺礮隄，是爲籌江防之始。言官請團練鄉兵，以窒礙無益，奏寢其議。淮北已改粟鹽，御史劉良駒疏請推廣於淮南試行。疏言其不便，略謂：「淮南地廣引多，價昂課重，行銷之不齊，堵緝之難易，與淮北迥別。竈戶成本不能驟減至三四倍，民販更非一時可集，而課項皆常年要需。如改粟議行，應納課銀孰肯再繳？應追積欠亦當豁除。此後攤帶錢糧亦將盡停，利猶未見，害已先形。爲今之計，但能肅清場竈以杜偷漏之源，整飭口岸以廣行銷之路，嚴禁浮濫以除在官之蠹，顧惜成本以冀商力之紓，庶淮鹺漸有起色。」疏入，如所請。二十七年，入覲，留京授內大臣，復出爲福州將軍。數月，以疾請回旗。咸豐三年，粵匪北犯，逼近畿，命爲巡防大臣。四年，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諡勤襄。子恆福，直隸總督。孫錫珍，同治七年進士，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吏部尙書。

當壁昌初蒞葉爾羌，實繼恆敬之後。恆敬原名恆敏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正藍旗人。嘉慶初，爲四川打箭鑪同知。治軍需糧餉有功，擢綏定知府。累遷江寧布政使。道光初，授光祿寺卿，充哈密辦事大臣。大軍征張格爾，命督辦轉運，鑄錢購糧，增設臺站，供軍無

缺。七年，調烏什辦事大臣。命赴喀什噶爾幫辦善後，授葉爾羌辦事大臣。遷建新城於罕那里克，勘墾官荒田，歲增糧供防兵二千口食，復於西北隅晒荒地一百餘里，水土肥饒，疏請試墾。壁昌至，始墾成。八年，乞病歸。尋授正白旗漢軍副都統，出爲西寧辦事大臣。十二年，卒。

論曰：平定回疆，多用川、楚、陝舊將，百戰之餘，以臨犬羊烏合，摧枯拉朽，旬月而告功成，何其易哉！及後海疆事起，授鉞分麾，莫能禦侮，蓋所當堅脆不同，而勝之不可以狃也。楊芳一時名將之冠，差知彼己，晚伍庸帥，依違召讖，其以恩禮終，猶爲幸焉。慶祥心知危局，身殉孤城，壁昌力捍寇氛，卒安邊徼，回疆安危之所繫也，並著於篇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

## 列傳一百五十六

林則徐 鄧廷楨 達洪阿

林則徐，字少穆，福建侯官人。少警敏，有異才。年二十，舉鄉試。巡撫張師誠辟佐幕。嘉慶十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歷典江西、雲南鄉試，分校會試。遷御史，疏論福建閩安副將張寶以海盜投誠，宜示裁抑，以防驕蹇，被嘉納。未幾，出爲杭嘉湖道，修海塘，興水利。道光元年，聞父病，引疾歸。二年，起授淮海道，未之任，署浙江鹽運使。遷江蘇按察使，治獄嚴明。四年，大水，署布政使，治賑。尋丁母憂，命赴南河修高家堰隄工，事竣回籍。六年，命署兩淮鹽政，以未終制辭，服闋，補陝西按察使。遷江寧布政使，父憂歸。十年，補湖北布政使，調河南，又調江寧。十一年，擢河東河道總督。疏陳稽料爲河工第一弊藪，親赴各廳察驗，又言碎石實足爲埽工之輔，應隨宜施用。十二年，調江蘇巡撫。



吳中沔饑，奏免逋賦，籌撫卹。前在藩司任，議定賑務章程，行之有效，至是仍其法，宿弊一清。賑竣，乃籌積穀備荒。清釐交代，盡結京控諸獄。考覈屬吏，疏言：「察吏莫先於自察，必將各屬大小政務，逐一求盡於心，然後能以驗羣吏之盡心與否。如大吏之心先未貫徹，何從察其情偽？」臣惟持此不敢不盡之心，事事與僚屬求實際。」詔嘉之，勉以力行。

先是總督陶澍奏濬三江，則徐方爲臬司，綜理其事，旋以憂去。至是黃浦、吳淞工已竣，則徐力任未竟者，劉河工最要，撥帑十六萬五千有奇，白茆次要，官紳集捐十一萬兩，同時開濬，以工代賑。兩河舊皆通海，易淤，且鑿河工鉅，改爲清水長河，與黃浦、吳淞交匯通流。各於近海修閘建壩，潮汐泥沙不能壅入，內河漲，則由壩洩出歸海。復就原河逢灣取直，節省工費三萬餘兩，用濬附近劉河之七浦河，及附近白茆之徐六涇、東西護塘諸河。又濬丹徒、丹陽運河，寶帶橋柳澗諸工，以次興舉，爲吳中數十年之利。兩署兩江總督。

十七年，擢湖廣總督。荆、襄歲罹水災，大修隄工，其患遂弭。整頓鹽課，以減價敵私無成效，專嚴緝私之禁，銷數大增。湖南鎮筵兵悍，數肇釁，巡閱撫馭，密薦總兵楊芳，擢爲提督，移駐辰州，慎固苗疆屯防。

十八年，鴻臚寺卿黃爵滋請禁鴉片烟，下中外大臣議。則徐請用重典，言：「此禍不除，十年之後，不惟無可籌之餉，且無可用之兵。」宣宗深聽之，命入覲，召對十九次。授欽差大

臣，赴廣東查辦，十九年春，至。總督鄧廷楨已嚴申禁令，捕擊烟犯，洋商查頓先避回國。則徐知水師提督關天培忠勇可用，令整兵嚴備。檄諭英國領事義律查繳烟土，驅逐躉船，呈出烟土二萬餘箱，親蒞虎門驗收，焚於海濱，四十餘日始盡。請定洋商夾帶鴉片罪名，依化外有犯之例，人卽正法，貨物入官，責具甘結。他國皆聽命，獨義律枝梧未從。於是閱視沿海礮臺，以虎門爲第一門戶，橫橫山、武山爲第二門戶，大小虎山爲第三門戶。海道至橫櫳分爲二支，右多暗沙，左經武山前，水深，洋船由之出入。關天培創議於此設木排鐵練二重，又增築虎門之河角礮臺，英國商船後至者不敢入。義律請令赴澳門載貨，冀回烟私販，嚴斥拒之，潛泊尖沙嘴外洋。

會有英人毆斃華民，抗不交犯，遂斷其食物，撤買辦，工人以困之。七月，義律藉索食爲名，以貨船載兵犯九龍山礮臺，參將賴恩爵擊走之。疏聞，帝喜悅，報曰：「既有此舉，不可再示柔弱。不患卿等孟浪，但戒卿等畏葸。」御史步際桐言出結徒虛文，則徐以彼國重然諾，不肯出結，愈不能不向索取，持之益堅。尋義律浼澳門洋會轉圜，願令載烟之船回國，貨船聽官查驗。九月，商船已具結進口，義律遣兵船阻之，開礮來攻，關天培率游擊麥廷章奮擊敗之。十月，又犯虎門官涌，官軍分五路進攻，六戰皆捷。詔停止貿易，宣示罪狀，飭福建、浙江、江蘇嚴防海口。先已授則徐兩江總督，至是調補兩廣。府尹曾望顏請罷各

國通商，禁漁船出洋。則徐疏言：「自斷英國貿易，他國喜，此盈彼絀，正可以夷制夷。如概與之絕，轉恐聯爲一氣。粵民以海爲生，概禁出洋，其勢不可終日。」時英船寄碇外洋，以利誘奸民接濟銷烟。二十年春，令關天培密裝礮械，雇漁船蛋戶出洋設伏，候夜順風縱火，焚燬附夷匪船，接濟始斷。五月，再焚夷船於磨刀洋。諜知新來敵船揚帆北嚮，疏請沿海各省戒嚴。又言夷情詭譎，若逕赴天津求通貿易，請優示懷柔，依嘉慶年間成例，將遞詞人由內地送粵。

六月，英船至廈門，爲閩浙總督鄧廷楨所拒。其犯浙者陷定海，掠寧波。則徐上疏自請治罪，密陳兵事不可中止，略曰：「英夷所憾在粵而滋擾於浙，雖變動出於意外，其窮蹙實在意中。惟其虛僞性成，愈窮蹙時，愈欲顯其桀驁，試其恫喝，甚且別生秘計，冀售其奸；一切不得行，仍必帖耳俛伏。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夷之敵，與其曠日持久，不如設法羈縻。抑知夷情無厭，得步進步，威不能克，患無已時。他國紛紛效尤，不可不慮。」因請戴罪赴浙，隨營自効。七月，義律至天津，投書總督琦善，言廣東燒烟之釁，起自則徐及鄧廷楨二人，索價不與，又遭詬逐，故越境呈訴。琦善據以上聞，上意始動。

時英船在粵窺伺，復連敗之蓮花峯下及龍穴洲。捷書未上，九月，詔曰：「鴉片流毒內地，特遣林則徐會同鄧廷楨查辦，原期肅清內地，斷絕來源，隨地隨時，妥爲辦理。乃自查

辦以來，內而奸民犯法不能淨盡，外而輿販來源並未斷絕，沿海各省紛紛徵調，糜餉勞師，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。」下則徐等嚴議，飭卽來京，以琦善代之。尋議革職，命仍回廣東備查問差委。琦善至，義律要求賠償烟價，廈門、福州開埠通商，上怒，復命備戰。二十一年春，予則徐四品卿銜，赴浙江鎮海協防。時琦善雖以擅與香港逮治，和戰仍無定局。五月，詔斥則徐在粵不能德威並用，褫卿銜，遣戍伊犁。會河決開封，中途奉命襄辦塞決，二十二年，工竣，仍赴戍，而浙江、江南師屢敗。是年秋，和議遂成。

二十四年，新疆興治屯田，將軍布彥泰請以則徐綜其事。周歷南八城，濬水源，闢溝渠，墾田三萬七千餘頃，請給回民耕種，改屯兵爲操防，如議行。二十五年，召還，以四五品京堂候補。尋署陝甘總督。二十六年，授陝西巡撫，留甘肅，偕布彥泰治叛番，擒其酋。

二十七年，授雲貴總督。雲南漢、回互鬪焚殺，歷十數年。會保山回民控於京，漢民奮犯，燬官署，拆爛滄江橋以拒，鎮道不能制。則徐主止分良莠，不分漢、回。二十八年，親督師往剿，途中聞彌渡客回滋亂，移兵破其巢，殲匪數百。保山民聞風股栗，縛犯迎師，誅其首要，散其脅從，召漢、回父老諭以恩信。遂搜捕永昌、順寧、雲州、姚州歷年戕官諸重犯，威德震洽，邊境乃安。加太子太保，賜花翎。二十九年，騰越邊外野夷滋擾，遣兵平之。以病乞歸。逾年，文宗嗣位，疊詔宣召，未至，以廣西逆首洪秀全稔亂，授欽差大臣，督師進

勦，並署廣西巡撫。行次潮州，病卒。則徐威惠久著南服，賊聞其出，皆震悚，中道遽歿，天下惜之。遺疏上，優詔賜卹，贈太子太傅，諡文忠。雲南、江蘇並祀名宦，陝西請建專祠。則徐才識過人，而待下虛衷，人樂爲用，所蒞治績皆卓越。道光之季，東南困於漕運，宣宗密詢利弊，疏陳補救本原諸策，上畿輔水利議，文宗欲命籌辦而未果。海疆事起，時以英吉利最強爲憂，則徐獨曰：「爲中國患者，其俄羅斯乎！」後其言果驗。

鄧廷楨，字嶢筠，江蘇江寧人。嘉慶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屢分校鄉、會試，稱得士。十五年，授臺灣遺缺知府，浙江巡撫蔣攸銛請留浙，補寧波。母憂歸，服闋，補陝西延安府，歷榆林、西安，以善折獄稱。平反韓城、南鄭冤獄，又全同州嫠婦母子，陝民歌頌，傳播京師。二十五年，超擢湖北按察使，權布政使。沿江民田歷年沉沒，而賦額仍在，爲民累，悉請免之。道光元年，遷江西布政使。以前在西安失察渭南令故出縣民柳全璧殺人罪，罪誤，奪職。議戍軍臺，宣宗知其無私，特免遣戍，予七品銜，發直隸委用。尋授通水道。四年，擢陝西按察使，遷布政使。

六年，擢安徽巡撫。自嘉慶時，安徽多大獄，鳳、潁兩郡俗尤悍，常以兵定，責繳兵械，私藏尙多。廷楨乃立限，責成保長，逾限及私造者置之法。任吏皆得人，刁悍之風稍戢。

舊例，潁州屬三人以上凶器傷人者，極邊烟瘴充軍，僉妻發配。廷楨疏言：「悍俗誠宜重懲，婦女顧名節，多自殘求免，或自盡傷生，情在可矜，請停其例。」遇水災，親乘舟勘賑。修復安豐塘、芍陂水門，濬鳳陽沫河，加築隄閘。嚴緝捕，屢獲劇盜。以獲南河掘隄首犯陳端，詔嘉獎。治皖十載，政尚安靜，境內大和。

十五年，擢兩廣總督。鴉片烟方盛行，漏銀出洋爲大患。十六年，英吉利商人以躉船載烟，廷楨禁止不許進口，猶泊外洋，嚴旨驅逐。沿海奸民勾結，禁令猝難斷絕。廷楨與提督關天培整備海防，迭於大嶼山口、急水洋獲蟹艇，載銀鉅萬，盡數充賞，破獲囤煙私販。十八年，英船載屬番男婦五百餘人赴澳門居住，驅令回國。詔下禁烟議，疏言：「法行於豪貴，則小民易從，令嚴於中土，則外貨自絀。」十九年，林則徐奉命至廣東，廷楨與之同心協力，盡獲躉船積烟，焚之，嚴私販之罪，臨以兵威，屢戰皆捷，事詳則徐傳。奸民因失業，徧騰蜚語。廷楨疏陳，略曰：「臣緝懲鴉片，三載於茲。豪猾之徒，刑僇逋逃，身家既失，怨讟遂興。查檢爲希旨，掩捕爲貪功，偵伺爲詭謀，推鞠爲酷罰。誣以納賄，目以營私。譏建議爲急於理財，訾新例爲輕於改律，狂悖紛熒，無非爲烟匪洩憤。」詔慰勉之。

調兩江、雲貴，皆未赴，閩防方急，遂調閩浙總督。購洋礮十四運閩，以閩洋無內港，礮臺建於海灘，沙浮不固，奏改爲礮墩，囊沙堆築，外護以船。募水勇飾商船出洋巡緝。二

十年三月，英船窺廈門，遣提督程恩高等迎敵於梅林澳，擊走之。奸民勾通出洋運烟，分責水陸師嚴緝，遇卽攻擊，迭有殲擒。六月，敵船駛入廈門，求通貿易，阻之，遂開礮，來撲礮臺，參將陳勝元、守備陳光福奮擊，斃其前隊數人，發礮傷敵甚衆，乃遁。其分犯浙洋者，陷定海，廷楨率師赴剿，行次清風嶺，詔以閩防緊要，止其赴浙，遂駐兵泉州，招募練勇。疏言：「英船二十餘艘聚泊定海，內地師船恐難驟近，必改造堅大之船，多配礮火，問道而進，方能制勝。」

九月，詔以廷楨等在粵辦理不善，轉滋事端，與林則徐同奪職。二十一年，琦善撤沿海兵備，虎門失守，復追論廷楨久任兩廣，廢弛營務，與則徐同戍伊犁。二十三年，釋還。尋予三品頂戴，授甘肅布政使。議清查荒地，親往歷勘，由銀州東盡洮、隴，西極酒泉，得田一萬九千四百餘頃，又番貢地一千五百餘頃，寧夏馬廠地歸公一百餘頃，熟地升科，荒者招墾，詔嘉其勤，復二品頂戴。二十五年，擢陝西巡撫，署陝甘總督。番匪擾蒙部，遣兵邀擊於硫磺溝，平之。尋回任。二十六年，卒於官。

廷楨治行早爲時稱，屢躋屢起，宣宗知之深，故卒用之。績學好士，幕府多名流，論學不輟。尤精於音韻之學，所著筆記、詩、詞並行世。子爾恆，亦官至陝西巡撫，自有傳。

當廷楨之去福建也，逾年，英兵復至，陷廈門，遂窺臺灣。總兵達洪阿借臺灣道姚瑩屢

却之。及和議成，同獲譴。

達洪阿，字厚庵，富察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由護軍洊擢總兵。道光十五年，調臺灣鎮。十八年，剿嘉義縣匪沈和等，賜花翎，加提督銜。二十一年八月，英兵船至雞籠海口，達洪阿與姚瑩督兵禦之。副將邱鎮功燃巨礮折其桅，敵船衝礁破碎，擒斬甚衆，賜雙眼花翎。九月，敵船再至雞籠三沙灣，復卻之。剿平嘉義、鳳山土匪，予騎都尉世職。二十二年，敵船犯淡水、彰化間之大安港，欲入口。達洪阿謀於姚瑩，瑩曰：「此未可與海上爭鋒，必以計殲之。」乃募漁舟投敵任鄉導，誘令從土地公港入，攔淺中流，伏發，大破之，落水死者無算，其竄入漁舟者，擊斬殆盡。詔嘉臺灣三次破敵，達洪阿等智勇兼施，大揚國威，賜號阿克達春巴圖魯，加太子太保銜。敵船游奕外洋，乘間掩擊，迭有俘獲，遂不復至。

既而英師再陷定海、浙江、江蘇軍屢挫，乃議和。英將濮鼎查訴稱臺灣所戮皆遭風難民，達洪阿等冒功捏奏，命總督怡良赴臺灣查辦。至即傳旨革職逮問，兵民不服，勢洶洶，達洪阿等撫慰乃散。至京，下刑部獄，尋釋之，予三等侍衛，充哈密辦事大臣。歷伊犁參贊大臣，西寧辦事大臣。二十六年，偕陝甘總督布彥泰剿平黑錯寺番匪。三十年，授副都統。咸豐元年，從大學士賽尚阿剿賊廣西，破紫金山西南礮臺。以病回京。三年，粵匪犯畿輔，率八旗兵赴臨洛關進剿。從欽差大臣勝保擊賊靜海，四戰皆捷，追至下西河，副都



統佟鑑、天津知縣謝子澄陣亡。詔斥達洪阿先退，革職，留營効力。四年，敗賊獻縣，復原官。尋追賊阜城，受傷，卒於軍。贈都統銜，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，諡壯武。姚瑩自有傳。

論曰：林則徐才略冠時，禁烟一役，承宣宗嚴切之旨，操之過急，及敵氣蹈瑕他犯，遂遭讒屏斥。論者謂粵事始終倚之，加之操縱，潰裂當不致此。則徐瀕譴，疏陳：「自道光元年以來，粵關徵銀三千餘萬兩，收其利必防其害。使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礮造船，制夷已可裕如。」誠爲謙論。惟當時內治廢弛，外情隔膜，言和言戰，皆昧機宜，其禍豈能倖免哉？鄧廷楨與徐同心禦侮，克保巖疆。若達洪阿、姚瑩卻敵臺灣，固由守禦有方，亦因敵非專注，朝廷皆不得已而罪之，諸人卒皆復起，而名節播宇內，煥史冊矣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

## 列傳一百五十七

琦善 伊里布 宗室耆英

琦善，字靜庵，博爾濟吉特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父成德，熱河都統，以先世格得理爾率屬歸附，世襲一等侯爵。

琦善由廕生授刑部員外郎，累遷通政司副使。嘉慶十九年，出爲河南按察使，歷江寧、河南布政使。二十四年，擢河南巡撫。河決馬營壩，借尙書吳璥督工，甫塞而儀封南岸又決，奪職，予主事銜留工。尋授河南按察使，調山東。道光元年，就擢巡撫。父憂，奪情任事，襲侯爵。捕治臨清教匪馬進忠，又籌濟高家堰工費八十萬。

五年，京察，詔嘉其明幹有爲，能任勞怨，加總督銜。尋擢兩江總督，兼署漕運總督。時高堰屢決，淤運阻漕。琦善請用盤運法，並暫行海運，如議行。七年，議啓王家營舊減

壩，大濬正河，尋以減壩堵合，黃水倒漾，復閉禦黃壩，漕船倒塘灌放，詔斥失機，職革職，寬之，降授內閣學士。尋復授山東巡撫。九年，擢四川總督。十一年，調直隸。十六年，協辦大學士。十八年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

琦善久膺疆寄，爲宣宗所倚任。二十年，海疆事急，駐天津籌辦防務。八月，英兵船至海口，投書乞通商，訴林則徐、鄧廷楨等燒烟啓釁。琦善招宴英領事義律及兵官，許以代奏。遂入覲面陳，授欽差大臣，赴廣東查辦。諭沿海疆吏但防要隘，遇英船毋開砲，義律乃率船回粵。尋罷則徐、廷楨，命琦善署兩廣總督兼粵海關監督。密疏臚陳粵事，略曰：「林則徐示令繳烟，許以賞犒，洋人頗存奢望。迨後每烟一箱，僅給茶葉五斤，所得不及本銀百分之一；又勒具『再販船貨入官、人卽正法』甘結，迄未遵依，此釁所由起也。當義律具稟繳烟，距撤退買辦五日，非出情願。時義律僅止孤身，設有黨援，未必降心俯首。英吉利國王無給林則徐文書之事，惟呂宋國王曾有來文，或因此誤傳。林則徐稱定海陰溼，洋人病死甚多。查查洋人米穀牲畜尙充，疫癘病斃者多水手舵工，頭目死者不過數人。從前外洋來信，祇言貿易。自林則徐欲悉外情，多方購求漁利之人，造作播傳，眞僞互見，此時紛紛查探，適墮術中。林則徐奏各國憤英人阻其貿易，美利堅、法蘭西將遣船來與理論。訪聞各國曾有此說，然迄未見兵船來粵。前有美國二船，乘英人不備，進口，至今未敢駛出。畏

意如斯；縱力足頡頏，恐未肯傷其同類。虎門燒烟時，洋人觀者撰文數千言紀事，事誠有之，語多含譏刺，非心服。林則徐稱具結之後，查驗他國來船，絕無鴉片。如指上年而言，事屬以往，船貨無憑；若指本年而言，來船尚未進口，不能知其有，亦安能信其無？並言將軍阿精阿請團練水勇，及林則徐請鼓勵員弁，俟事定再議。疏入，報聞，則徐以是獲罪。

時廣東撤水師歸營，猝被敵轟擊，掠去米艇兵丁，巡撫怡良以聞。琦善又陳：「英人回粵，詞氣傲慢，義律託疾將回國，且兵船日增。」得旨，仍暫停貿易，一面與議，一面籌防。義律堅持索還烟價，並增廈門、福州通商，嚴旨拒不許。十二月，義律見防禦漸撤，數遣挑戰，琦善諭止之。義律曰：「戰後再議，未爲遲也。」乃犯虎門外沙角、大角兩砲臺，副將陳連陞力戰死之，遂陷。提督關天培守靖遠砲臺，總兵李廷鈺守威遠砲臺，並請援，琦善不敢明發兵，夜遣二百人往。二十一年正月，事聞，上震怒，下琦善嚴議，命御前大臣貝子奕山爲靖逆將軍，戶部尚書隆文、湖南提督楊芳副之，率師赴粵協剿。

義律數索香港，志在必得，琦善當事急，佯許之而不敢上聞。至是，義律獻出所踞砲臺，並願繳還定海以易香港全島，別議通商章程。琦善親與相見蓮花城定議，往返傳語，由差遣之鮑鵬將事，同城將軍、巡撫皆不預知。及英人占踞香港，出示安民，巡撫怡良奏聞，琦善方疏陳：「地勢無可扼，軍械無可恃，兵力不固，民情不堅，如與交鋒，實無把握，不如暫事

羈縻。」上益怒，詔斥琦善擅予香港，擅許通商之罪，褫職逮治，籍沒家產。英兵遂奪虎門、遠墩臺，提督關天培死之。

奕山等至，戰復不利，廣州危急，許以烟價六百萬兩，圍始解，而福建、浙江復被擾。琦善逮京，讞論大辟，尋釋之，命赴浙江軍營効力，未至，改發軍臺。二十二年，浙師復敗，吳淞不守，英兵遂入江，江寧戒嚴，於是耆英、伊里布等定和議，海內莫不以罷戰言和歸咎於琦善爲作俑之始矣。是年秋，予四等侍衛，充葉爾羌幫辦大臣。

二十三年，以三品頂戴授熱河都統。御史陳慶鏞疏論債事諸臣罪狀，上重違清議，再褫琦善職，意仍嚮用，未幾，予三等侍衛，充駐藏大臣。二十六年，授四川總督。二十八年，詔嘉其治蜀於吏治營伍實心整頓，復頭品頂戴。尋協辦大學士，留總督任。以平瞻對野番功被議敘。二十九年，調陝甘總督，兼署青海辦事大臣，剿雍沙番及黑城撒拉回匪。既而言官劾其妄殺，命都統薩迎阿往按，革職逮問。咸豐二年，定讞發吉林効力贖罪，尋釋回。

時粵匪已犯湖南，勢日熾，屢易帥皆不能制。起琦善署河南巡撫，駐防楚、豫界上。以捐餉加都統銜，授欽差大臣，專辦防務。湖北省城失守，觀望不能救。三年春，賊遂連陷安徽、江寧省城，分擾鎮江、揚州，命琦善偕直隸提督陳金綬防江北。三月，連敗賊於浦口、雷塘，進剿揚州，分屯寶塔山、司徒廟，五戰皆捷。秋，破浦口援賊，合圍揚州。十二月，賊

突圍出竄瓜洲，以收復揚州入告，詔斥勇潰縱賊，責令進剿瓜洲、儀徵，儀徵克復。四年夏，連戰金山、瓜洲、三汊河，屢奏斬獲。自琦善與向榮分主大江南北軍事，攻戰年餘，鎮江、瓜洲迄未克復，無得力水師，不能扼賊，琦善雖議增水師，亦未果。是年秋，卒於軍，贈太子太保、協辦大學士，依總督例賜卹，諡文勤。

子恭鏜，黑龍江將軍。孫瑞洵，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，瑞澂，兩湖總督。瑞澂自有傳。

伊里布，字莘農，鑲黃旗紅帶子。嘉慶六年進士，授國子監學正，改補典簿。出爲雲南府南關通判，署澂江知府，遷騰越知州。二十四年，總督伯麟薦其熟練邊務，能馭土司，治緬匪有功，以應升用。道光元年，從總督慶保剿平永北大姚夷匪，賜花翎，署永昌知府。擢安徽太平知府。歷山西冀寧道，浙江按察使，湖北、浙江布政使。五年，擢陝西巡撫，調山東。丁父憂，署雲南巡撫。服闋，乃實授。時阮元爲總督，伊里布和而廉，有政聲。回疆兵事起，自請從軍，詔斥不諳回情，妄行陳奏，奪職留任，尋復之。十三年，擢雲貴總督。京察，以久任邊疆，鎮撫得宜，被議敘。十八年，協辦大學士，留總督任。四川綦江奸民穆繼賢仇殺貴州仁懷武生趙應彩，遂糾衆踞方家溝爲亂，伊里布率提督余步雲、布政使慶祿等破其巢，斬獲千餘，誅賊首穆繼賢、謝法真等，餘匪悉平，賜雙眼花翎。

十九年，調兩江總督。二十年秋，英兵陷定海，命爲欽差大臣，赴浙江查辦。時已有論致寇由斷絕貿易燒烟起釁者，密諭察訪確情毋迴護。尋以琦善代林則徐，命沿海遇敵勿擊。伊里布初至浙，駐鎮海籌防，疏報擊沉敵船，有所擒獲，命慰諭英人攻擊出於誤會，促令退兵交地，俘虜俟敵退釋還。伊里布遣家丁張喜偕員弁赴定海犒師，英人亦答餽，奏聞，諭却勿受。請增調安徽、兩湖兵，允之。

裕謙方代署兩江總督，疏言：「各省皆可議守，獨浙江必應速戰。」且言：「定海西境岑港爲第一險要，應以精兵先據之。」下伊里布體察辦理。既而琦善在粵議款不得要領，兵端又開，二十一年正月，詔促伊里布進兵規復定海。二月，義律既踞香港，盡調英船赴粵，以交還定海告。詔斥附和琦善，以兵礮未集，藉詞緩攻，致敵船遁去，褫協辦大學士、雙眼花翎，暫留兩江總督任，以裕謙代爲欽差大臣督浙師。裕謙論劾伊里布遣家丁赴敵船事，命解任，帶張喜來京，下刑部訊鞫，褫職，遣戍軍臺。未幾，定海、鎮海、寧波相繼陷，裕謙殉之。

二十二年春，揚威將軍奕經援浙，復挫敗。巡撫劉韻珂疏陳浙事危急，薦伊里布無急功近名之心，爲一時僅見，請發軍營効力贖罪。於是予七品頂戴，隨杭州將軍耆英赴浙，密諭相機辦理。及英兵犯乍浦，耆英遣往設計退兵。五月，署乍浦副都統，復令張喜傳語，英兵遂去乍浦，犯吳淞，由海入江，鎮江失守。伊里布奉命偕耆英赴江寧議和，事詳耆英傳。

和議既成，英兵退，約於廣東議稅則，命偕耆英詳慎酌商，授廣州將軍，欽差大臣，辦理善後事宜。二十三年，至粵，見民心不服，夷情狡橫，憂悴。逾月病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文敏。

宗室耆英，字介春，隸正藍旗。父祿康，嘉慶間官東閣大學士。耆英以廕生授宗人府主事，遷理事官。累擢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、護軍統領。道光二年，遷理藩院侍郎，調兵部。四年，送宗室閒散移駐雙城堡。五年，授內務府大臣，歷工部、戶部。七年，授步軍統領。九年，擢禮部尚書，管理太常寺、鴻臚寺、太醫院，兼都統。十二年，畿輔旱，疏請察吏省刑，嘉納之，授內大臣。十四年，以管理步軍統領勤事，被議劾。歷工部、戶部尚書。十五年，以相度龍泉峪萬年吉地，加太子少保。命赴廣東、江西按事。十七年，內監張道忠犯賭博，耆英膽徇釋放，事覺，降兵部侍郎。尋出爲熱河都統。十八年，授盛京將軍。詔嚴禁鴉片，無論宗室、覺羅，按律懲治。疏請旗民十家聯保，以憑稽察。二十年，海疆戒嚴，疏請旅順口爲水路衝衢，當扼要籌備。英船入奉天洋面，先後游弋山海關、秦皇島等處，錦州、山海關皆設防。

二十二年正月，粵事急，琦善既黜，調耆英廣州將軍，授欽差大臣，督辦浙江洋務。因御史蘇廷魁奏英吉利爲隣國所破，詔促耆英赴廣州本任，乘機進剿，尋知其訛傳，仍留浙



江。五月，吳淞失守，命偕伊里布赴江蘇相機籌辦。英兵已入江，越圖山關，陷鎮江，踞瓜洲，耆英與揚威將軍奕經先後奏請羈縻招撫。七月，英兵薄江寧下關，伊里布先至，英人索烟價、商欠、戰費共二千一百萬兩，廣州、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上海五港通商，英官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，及劃抵關稅、釋放漢奸等款。越三日，耆英至，稍稍駁詰之。英兵突張紅旗，置礮鍾山上臨城，急止之，遣侍衛咸齡、江寧布政使恩彤、寧紹台道鹿澤良，偕伊里布家丁張喜，詣英舟，許據情奏聞。宣宗憤甚，大學士穆彰阿以糜餉勞師無效，勦與撫費亦相等爲言，乃允之。耆英等與英將濮鼎查、馬利遜會盟於儀鳳門外靜海寺，同簽條約，先予六百萬，餘分三年給，和議遂成。九月，英兵盡數駛出吳淞，授兩江總督，命籌辦通商及浙江、福建因地制宜之策。

二十三年，授欽差大臣，赴廣東議通商章程，就粵海關稅則分別增減，各口按新例一體開關，臚列整頓稅務條款，下廷議施行。又奏美利堅、法蘭西等國一體通商，允之。美國請入京瞻覲，卻不許。二十四年，調授兩廣總督，兼辦通商事宜。二十五年，協辦大學士，留總督任。比利時、丹麥等國請通商，命體察約束。二十六年，京察，以殫心竭慮坐鎮海疆，被議敘。疏上練兵事宜，繕呈唐臣陸贄守備事宜狀，請下各將軍督撫置諸座右。英國請於西藏定界通商，諭耆英堅守成約，毋爲搖惑。

故事，廣東洋商居住澳門，貿易有定界，赴洋行發貨，不得擅入省城。自江寧和議有省城設立棧房及領事入城之約，粵民猶持舊例，愬於大吏，不省，乃舉團練，衆議洵洵，不受官吏約束。二十三年，濮鼎查將入城，粵民不可，遂巡去。二十五年，英船復至，著英遣廣州知府余保純詣商，粵民鼓噪，安撫乃罷。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，貽書大吏諍讓，羣情憤激，不可曉諭。至二十七年，英船突入省河，要求益堅，著英謾許兩年後踐約，始退，自請議處。諭嚴爲防備，務出萬全。著英知終必有覺。

二十八年，請入覲，留京供職，賜雙眼花翎，管理禮部、兵部，兼都統。尋拜文淵閣大學士，命赴山東查辦鹽務，校閱浙江營伍。三十年，文宗卽位，應詔陳言，略曰：「求治莫先於用人，理財、行政諸大端。用人之道，明試以功。人有剛柔，才有長短。用違其才，君子亦恐誤事；用得其當，小人亦能濟事。設官分職，非爲衆人藏身之地。實心任事者，雖小人當保全；不肯任怨者，雖君子當委置。行政在於得人，迂腐之說，無裨時務，泥古之論，難合機宜，財非人不理。今賦額四千餘萬，支用有餘，不能如額，以致短絀。致絀之由，非探本窮源，不能通盤清釐。與其正賦外別費經營，不如於正賦中覈實籌畫。」疏入，特諭曰：「身爲端揆，一言一動，舉朝所矜式。著英率意敷陳，持論過偏，顯違古訓，流弊曷可勝言。」傳旨申飭。著英不自安，屢稱病。是年十月，上手詔揭示穆彰阿及著英罪狀，斥著英在廣東抑

民奉夷，謾許入城，幾致不測之變。數面陳夷情可畏，應事周旋，但圖常保祿位。穆彰阿暗而難明，耆英顯而易見，貽害國家，其罪則一。猶念其迫於時勢，從寬降爲部屬。尋補工部員外郎。

咸豐三年，粵匪北犯，耆英子馬蘭鎮總兵慶錫奏請父子兄弟同赴軍前，命耆英隨巡防王大臣効力，以捐餉予四品頂戴。五年，慶錫向屬員借貸被劾，耆英坐私告，革職圈禁。

八年，英人糾合法、美、俄諸國兵船犯天津，爭改條約，命大學士桂良、尙書花沙納馳往查辦。巡防王大臣薦耆英熟悉情形，召對，自陳願力任其難，予侍郎銜，赴天津協議。初耆英之在廣東也，五口通商事多由裁決，一意遷就。七年冬，廣州陷，檔案爲英人所得，譯出耆英章奏，多掩飾不實，深惡之。及至天津，英人拒不見，惶恐求去，不候旨，回通州，於是欺謾之迹益彰，爲王大臣論劾，嚴詔逮治，賜自盡。

論曰：罷戰言和，始發於琦善，去備媚敵，致敗之由。伊里布有忍辱負重之心，無安危定傾之略，且廟謨未定，廷議紛紜，至江寧城下之盟，乃與耆英結束和議，損威喪權，貽害莫挽。耆英獨任善後，留廣州入城之隙，兵燹再開，復致庚申之禍。三人者同受惡名，而耆英不保其身命，宜哉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一

## 列傳一百五十八

顏伯燾 怡良 祁墳 黃恩彤 劉韻珂 牛鑑

顏伯燾，字魯輿，廣東連平人，巡撫希深孫，總督檢子。嘉慶十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道光二年，出爲陝西延榆綏道、督糧道。歷陝西按察使，甘肅、直隸布政使。大軍征回疆，以轉運勞，賜花翎。署陝西巡撫。十七年，授雲南巡撫，改建滇池石牐，農田賴之。兼署雲貴總督。伯燾累世膺疆寄，嫻習吏治，所至有聲。

二十年，擢閩浙總督。時定海已陷，伯燾至，劾水師提督陳階平於英兵前次攻廈門告病規避，又論琦善主款債事，及林則徐守粵功罪。二十二年，奏請餉銀二百萬，造船募新兵及水勇八千，以備出洋禦敵。復疏陳廣東兵事，略曰：「閩、粵互爲唇齒，呼吸相通。自正月虎門不守，粵事幾不可問。四月內夷船駛泊省西泥城，防勇望風潰遁，兵船被焚，礮臺棄

去。當事者以洋銀六百萬元令知府余保純重陷敵人，始允罷戰，猶報勝仗，指爲就撫，以欺朝廷。夫撫非不可，然必痛剿之後，始能帖伏。今逆勢方張，資之庫藏，何不以養士卒？如謂曲徇商民所請，何不於誓師之始，申效死之義，與之同守？粵民非不可用，前有蕭關、三元等鄉數千人圍困義律，乃余保純出城彈壓，始漸散去。保純以議撫之後，不應妄生枝節，是謂六百萬之資可以求安也。奕山、隆文已遠避數十里，楊芳、齊慎亦退入城。奕山、隆文等閱歷未深，楊芳年老耳聾，皆不足當重任。斯時惟有特簡親信重臣，督造船礮，用本省之人，作本省之兵，懸以重賞，未有不堪一用者。臣移駐廈門，督修戰具，但使船礮稍備，卽當奮力攻擊，不敢老師糜餉，以取咎戾。」又薦裕謙、林則徐可任粵事。

伯燾主戰甚力，欲一當敵。七月，英兵三十餘艘犯廈門，投書索爲外埠，卽駛入攻擊，接戰，毀敵輪船一、兵艇五，敵遂聚攻礮臺，總兵江繼芸、游擊凌志、都司張然、守備王世俊皆死之。伯燾所募水勇，以節餉議遣，未有安置。當戰時，呼噪應敵，英兵登岸，以臺礮回擊，廈門官署街市並燬，伯燾退保同安。英人得廈門不之守，越數日，移船赴浙洋，惟留數艘泊鼓浪嶼。詔斥不能豫防，倉猝失事，以廈門收復，免其治罪，議革職，從寬降三品頂戴留任。尋命侍郎端華至閩察勘，坐未能進剿罷職，時論仍右之。咸豐三年，召來京，將起用，道梗不得至，尋病卒。子鍾驥，宣統初，官至浙江布政使。

怡良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刑部筆帖式，洊升員外郎。道光八年，出爲廣東高州知府，調廣西南寧。歷雲南鹽法道，山東鹽運使，安徽、江蘇按察使，江西、江蘇布政使。

十八年，擢廣東巡撫。禁烟事起，林則徐、鄧廷楨主之，怡良偕預其事。二十年，兼署粵海關監督。及琦善至，撤防議撫，疏請暫示羈縻，怡良及將軍阿精阿皆不列銜。二十一年正月，沙角、大角礮臺既失，琦善私許通商，並給香港，義律行文大鵬協撤回營汛。怡良疏陳曰：「自琦善到粵以後，辦理洋務，未經知會。忽聞傳說義律已在香港出示，令民人歸順彼國。提臣移咨副將鈔呈僞示，臣不勝駭異。大西洋自前明寄居澳門，相沿已久，均歸中國同知、縣丞管轄，議者猶以爲非計。今英人竟占踞全島，去虎門甚近，片帆可到。沿海之地，防不勝防，犯法之徒，必以爲藏納之藪，地方因之不靖，法律有所不行。更恐洋情反覆，要求不遂之時，仍以非禮相向，雖欲追悔，其何可及！聖慮周詳，無遠不照，何待臣鯁鯁過計。但忽聞海疆要地，外人公然主掌，天朝百姓，稱爲英國之民，臣實不勝憤恨。一切駕馭機宜，臣無從悉其顛末。惟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欽奉諭旨，調集兵丁，預備進剿，並令琦善同林則徐、鄧廷楨妥辦，均經宣示。臣等請添募兵勇，固守虎門，防堵要隘。今英人窺伺多端，實有措手莫及之勢。不敢緘默，謹以上聞。」於是詔斥琦善專擅之罪，褫職逮治，怡良

兼署總督。奕兵尋陷虎門，命怡良會同參贊大臣楊芳進剿，合疏請許英屬港脚商船貿易，詔斥怠慢軍心，奪職留任。

是年秋，授欽差大臣，會辦福建軍務，署閩浙總督，尋實授。時英兵已去廈門，其留泊鼓浪嶼者僅數艘。及和議成，福州、廈門皆開口岸，命偕巡撫劉鴻翱議善後事宜，籌辦通商，兼署福州將軍。先是臺灣鎮、道禦敵，迭有擒斬，英人追訴其妄殺冒功，命怡良渡臺灣查辦，總兵達洪阿、道員姚瑩逮京。當和議初定，怡良不能爲之剖雪，爲時論所譏。二十三年，乞病歸。

咸豐二年，起授福州將軍，偕協辦大學士杜受田治山東賑務。三年，授兩江總督。江寧、鎮江已陷，暫駐常州。粵匪方熾，兵事由欽差大臣琦善、向榮主之，分駐大江南北。上海逆匪劉麗川踞城，連陷川沙、青浦、南匯、嘉定、寶山。麗川、粵人，商於滬。初起，冒用洋行公司鈐記出示，衆論洶洶，疑有通洋情事。怡良疏請閩、浙、江西絲茶暫行停運，使洋商失自然之利，急望克復，自能嚴斷濟賊。巡撫吉爾杭阿率兵進剿，踰年乃平。時各國因在廣東爭入城，與總督葉名琛齟齬，每赴上海有所陳議，諭怡良隨時妥辦，勿徇要求。

五年，粵匪攻金壇，遣總兵傅振邦、虎嵩林會西安將軍福興、漳州鎮總兵張國樑進剿，連捷，解圍。國樑進克東壩，福興與之不洽，詔怡良密察以聞。奏言：「國樑勇戰，福興所不

及，人皆重張輕福。因有芥蒂，請分調以免貽誤。」尋命福興赴江西剿賊。大軍圍江寧，久無功，賊勢益蔓。七年，以病請解，允之。同治六年，卒。

祁墳，字竹軒，山西高平人。嘉慶元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遷員外郎。督廣西學政，任滿補原官。以承審宗室敏學獄不實，褫職。尋予刑部七品小京官，累遷郎中。道光四年，出爲河南糧鹽道。遷浙江按察使，覆檢德清徐倪氏獄，得官吏受賄蒙蔽狀，尙書王鼎覆訊，如墳議。遷貴州布政使。九年，召授刑部侍郎。尋出爲廣西巡撫。十二年，湖南、廣東瑤匪並起，墳遣兵防富川、恭城、賀縣，搜捕竄匪，追擊於芳林渡，斬擒千餘。瑤平，加太子少保。疏陳善後策，扼要移駐文武，稽查化導，如所議行。十三年，調廣東巡撫。時盧坤爲總督，和衷撫馭，籌修海防。十五年，代坤兼署總督。十八年，召爲刑部尙書。宣宗知墳習練法律，故有此授。京察，被議敘。

二十一年，靖逆將軍奕山督師廣東，命墳往治餉。琦善旣黜，授兩廣總督。時英兵踞虎門，省城遷避過半，墳示以鎮靜，稍稍安集。參贊大臣楊芳主持重勿浪戰，奕山爲其下所慫恿，商之墳。墳以敵方恣啗，大軍新至，乘銳而用，冀挫其鋒，未阻止，遂突攻英艦於省河，敵猝未備，義律夜遁。遲明，英兵大至，逼礮台，守兵潰，英兵進踞城北耆定臺，高瞰



城中。頃與巡撫怡良亟守西南兩門，城外市屋盡燬，客兵皆撤入城。商民知兵不足恃，環請爲目前計，款議遂決，予洋銀六百萬元。英艦退出虎門，而耆定臺兵未去，船泊泥城，登岸侵擾，其兵目伯麥闖入三元里，民憤，磔之。義律馳救，受圍，遣廣州知府余保純護之出，令率衆盡退虎門外。於是鄉團日盛，紳士黃培芳、余廷槐等合南海、番禺諸鄉立七社，萬人一呼而集，儲穀十餘萬石，不動官帑。頃用林則徐堵塞省河之法，以資守禦。

是年夏，英人交還虎門礮臺，借奕山疏陳：「現練水陸義勇三萬六千餘名，並各鄉丁壯，分成團練。前調各省官兵，遵旨陸續分撤。」詔促規復香港，責頃與奕山各抒所見。頃奏：「欲收復香港，必先修虎門礮臺，然非設險省河，虎門亦難興工。先於獅子洋、蚺蛇洞諸要隘築堡守戍。」疏上，報聞。是時粵師實無力進剿，英人既得賂而去，兵勢趨重江、浙，得以苟安。奕山屢被嚴詰，麾下招誘海盜，獻計襲攻敵艦，奕山又爲所動，頃勸寢其議。

二十二年，和議成，英商開市益驕，民怨益深，焚其館，擲貨於衢，濮鼎查責言，頃撫慰之，得無事。二十三年，虎門礮臺工竣，疏言：「舊式礮臺僅可禦海盜，今仿洋法，以三合土築人字形，礮牆量宜增移改建。」又請就海墘圍沙成田一百六十餘頃，可給屯丁二千人，且耕且守防要隘。並陳粵民義奮、團練可用狀，諭責事期經久，俾濟實用。以病乞休，累疏

乃得請。二十四年，卒，優詔依尚書例賜卹，諡文恪。

黃恩彤，字石琴，山東寧陽人。道光六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治獄數有平反。充提牢，以疏防越獄降調，尋復之。充熱河理刑司員，卻翁牛特蒙古公賄，黜其爵。累遷郎中。二十年，出爲江南鹽運道，遷按察使，署江寧布政使。英兵犯江寧，著英、伊里布令恩彤偕侍衛咸齡赴敵艦議款，隨同定約。事竣，復隨伊里布赴廣東，籌議通商。改番舶互市歸官辦，增減稅則，稽查偷漏，悉由恩彤與粵海關監督文豐商定。調廣東按察使，遷布政使。美利堅人顧盛請入京，恩彤赴澳門辯折，止其行，賜花翎。

二十五年，就擢巡撫。恩彤疏陳洋務，略曰：「欲靖外侮，先防內變。粵民性情剽悍，難與爭鋒，亦難與持久。未可因三元里一戰，遽信爲民足禦侮也。該夷現雖釋怨就撫，而一切駕馭之方與防備之具，不可一日不講。但當示以恩信，妥爲羈縻，一面慎固海防，簡練軍實。尤必撫柔我民，所欲與聚，所惡勿施，以固人心而維邦本。庶在我有隱然之威，因以折彼囂凌之氣。」疏入，上韙之。尋屆京察，與著英並被議敘。籌備海防，裁虎門屯丁，以沙田租稅充戰船礮臺歲修之費。二十六年，英人爭入城，議久不決，粵民憤不可諭，恩彤前疏不爲時論所與，被劾。會監臨文武鄉試，疏請年老武生給予武職虛銜，詔斥其違例，褫職，交著英差遣。尋以同知銓選。

二十九年，告養歸。咸豐初，在籍治團練。天津議和，命隨耆英往，恩彤至，則款議已定，仍請終養。同治中，以禦捻匪功，予三品封典。光緒七年，鄉舉重逢，加二品銜。尋卒。

劉韻珂，字玉坡，山東汶上人。由拔貢授刑部七品小京官，洊遷郎中。道光八年，出爲安徽徽州知府，調安慶。歷雲南鹽法道，浙江、廣西按察使，四川布政使。二十年，擢浙江巡撫。定海已陷，韻珂於寧波收撫難民。沿海設防，欽差大臣伊里布駐鎮海督師，琦善方議以香港易還定海，韻珂疏言：「定海爲通洋適中之地，英人已築礮臺、開河道，經營一切。彼或餌漁，盜爲羽翼，其患非小。浙江爲財賦之區，寧波又爲浙省菁華所在，宜預杜覬覦。」尋詔斥伊里布附和琦善，罷去，以裕謙代之，命韻珂偕提督余步雲治鎮海防務。二十一年，英兵退出定海，仍游奕浙洋，裕謙督師赴剿。定海再陷，鎮海、寧波相繼失守，裕謙死之。韻珂檄在籍布政使鄭祖琛率師扼曹娥江，總兵李廷揚、按察使蔣文慶、道員鹿澤良駐防紹興，募勇二萬人守省城，庀守具，清內奸，撫沙匪十麻子投誠効用，人心以安。英艦窺錢塘江，尋退去。揚威將軍奕經援浙。

二十二年春，規復寧波，不克，擾及奉化、慈谿，戰數不利，命韻珂偕欽差大臣耆英籌辦

防務。韻珂疏言：「浙事有十可慮，皆必然之患，無可解之憂，若不早爲籌畫，國家大事豈容屢誤？現在奕經赴海寧查看海口，文蔚留駐紹興調置前路防守，究竟此後作何籌辦，奕經等亦無定見。臣若不直陳，後日倘省垣不守，粉身碎骨，難蓋前愆。伏乞俯念浙省危急，獨操乾斷，飭令將軍等隨機應變，俾浙省危而復安，天下胥受其福。」又力薦伊里布「不貪功、不好名，爲洋人所感戴。其家人張喜亦可用。儻令來浙，或英兵不復內犯。」疏入，上頗採其言，命伊里布隨耆英赴浙，相機辦理。

四月，乍浦陷，伊里布往說英人退兵，於是改犯吳淞，入大江，乃於江寧定和議。韻珂貽書耆英、伊里布等曰：「撫局既定，後患頗多，有不能不鯁鯁過慮者。英船散處粵、閩、浙，蘇較多，其中有他國糾約前來者，粵東又有新到。倘退兵之後，或有他出效尤，或卽英人託名復出，別肆要求，變幻莫測。此不可不慮者一也。洋人在粵，曾經就撫，迨給銀後，滋擾不休，反覆性成，前車可鑒。或復稱國主之言，謂馬、郭辦理不善，撤回本國，別生枝節。此不可不慮者二也。上所獲之郭逆、義子、陳祿，皆云雖給銀割地，決不肯不往天津，而現索、馬頭不及天津，殊爲可疑。能杜其北上之心，方免事後之悔。此不可不慮者三也。通商既定，自必明立章程，各省關口應輸稅課，萬一洋人仍向商船攔阻，勢不能聽其病商攘課，一經阻止，又啓釁端。此不可不慮者四也。民人與洋人獄訟，應聽有司訊斷，萬一抗不交

犯，又如粵東林如美之案，何以戰外暴而定民心？此不可不慮者五也。罷兵之後，各處海口仍須設防，修造戰船礮臺，添設兵伍營卡，倘洋人猜疑阻擾，以致海防不能整頓。此不可不慮者六也。今日漢奸盡爲彼用，一經通商，須治奸民。內地民人投往者，應令全數交出，聽候安插。否則介夫洋漢之間，勢必恃洋犯法，不逞之徒，又將投入，官法難施，必尋罅隙。此不可不慮者七也。既定馬頭，除通商地面不容泊岸，倘有任意闖入，取掠牲畜婦女，民人不平，糾合抗拒，彼必歸咎於官，而興問罪之師。此不可不慮者八也。名曰通商，本非割地，而定海拆毀城垣，建造洋樓，挈眷居住，倘各省均如此，恐非通商體制，腹內之地，舉以畀人，轉瞬卽非我有。此不可不慮者九也。中國凋敝，由於漏銀出洋。今各省有洋船，漏銀更甚，大利之源，勢將立竭。會子、交子之弊政將行，國用、民用之生計已絕。此不可不慮者十也。至於議給之款，各省分撥。浙省自軍興以來，商民捐餉賑災，寧波菁華爲洋人搜括，歲事歉收，責以賂敵之款，勢必不應。若如四川之議增糧賦，江、浙萬不能行。故剿敵之款可捐，賂敵之款不可捐，他省完善之地可捐，浙省殘破之餘不可捐。惟亮督之「所言並切利害」。

韻珂機警多智，數見浙兵不可恃，以戰事委之裕謙、奕經，專固省防，浙人德之。及事急，再創調停之說，而慮成議於浙，爲天下詬，移禍於江蘇。然世多譏其巧於趨避。二十三

年，擢閩浙總督。疏言：「浙江舊未與外洋交易，與廣東情事不同。應於耆英等所議章程稍加變通，先申要約。」又籌海疆善後事宜二十四則，下議行。二十四年，疏報廈門開市，鼓浪嶼尚有英兵栖止，恐久假不歸，請諭禁，與領事面訂預杜偷漏稽查洋衆條款。又奏天主教流弊，請稽查傳教之地，不令藏奸，或有藉端滋事，據事懲辦，不牽及習教，俾無藉口。

二十五年，英人始至福州，請於南臺及城內烏石山建洋樓，韻珂難之。士紳見廣東等議久不決，亦援以拒。英人訴諸耆英，謂不踐原約，則鼓浪嶼且不退還，往復辯論，卒不能阻，而閩人歸咎於韻珂。三十年，文宗卽位，以病乞假，特旨罷職回籍。咸豐二年，坐泉州經歷何士邪犯賊逃逸，追論寬縱，褫職。同治初，召來京，以三品京堂候補。復乞病歸，卒於家。

牛鑑，字鏡堂，甘肅武威人。嘉慶十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，給事中。道光十一年，出爲雲南糧儲道。歷山東按察使、順天府尹、陝西布政使，與巡撫不合，乞病歸。十八年，起授江蘇布政使，署巡撫。

十九年，擢河南巡撫。整頓吏治，停分發，止攤捐，籌銀二十萬兩，津貼瘠累十五縣，築沁河隄，濬衛河，甚有政聲。二十一年六月，河決祥符，水圍省城。鑑率吏民葺城以守，規地

勢洩水，賑撫災黎。時水分二流，一環城西南，一由東南行，均注歸德、陳州，入江南境。鑑以正河斷流，決口難遽塞，議急衛省城。水漲不已，西北隅尤當衝，城垣坍塌十餘處，拋磚石成壩，鉅鉅舟以禦之。奇險迭出，晝夜臨陣，民感其誠，同心守護，有不受雇值者。當事急，河督文沖奏省城卑溼不可復居，請擇地遷移。鑑疏言：「一月以來，困守危城，幸保無虞者，實由人心維繫。若一聞遷徙，各自逃生，誰與防守？恐遷徙未及，水已灌城，變生俄頃，奸民乘機搶掠，法令不行，情狀不堪設想。節交白露，水將漸消，惟有殫竭血誠，堅忍守禦，但得料物應手，自可化險爲平。」命大學士王鼎、侍郎慧成往勘。鑑與合疏言省城可守不可遷，決口可堵不可漫，並劾文沖漠視延誤狀，於是褫文沖職。稽料大集，繕治隄壩，水亦漸退，守城凡六十餘日而卒完。命偕王鼎等興工塞決。

會英兵犯浙江，裕謙殉於寧波，命鑑代署兩江總督，尋實授。十月，至蘇州受事，閱海口，偕提督陳化成治防，繕臺增礮，沿海以土塘爲蔽，駐四營居中策應。二十二年四月，英兵既陷乍浦，遂窺吳淞口。五月，敵艦七十餘艘來攻，鑑偕化成督戰，擊沉賊船三，西礮臺及戰艦皆被燬。敵以小舟載兵由小沙背登陸，徐州鎮總兵王志元兵先潰，化成死之。鑑退嘉定，而寶山、上海相繼陷。又退崑山，收集潰兵。壽春鎮總兵尤渤守松江，敵兩次來犯，皆擊卻之。英艦聚泊吳淞口外，揚言將北犯天津。六月，突入江，乘潮上駛，直越圖山關，鑑

由京口退保江寧。提督齊慎、劉允孝迎戰京口，不利，退守新豐。鎮江陷，副都統海齡死之。敵艦分薄瓜洲，揚州震動，鹽運使但明倫聽商人江壽民計，賂以六十萬金，遂犯江寧，艦泊下關。

鑑初專防海口，倚陳化成，沿江鵝鼻嘴、圖山關諸要隘倉猝調兵，益無足恃。化成既死，事鑑知不能復戰，連疏請議撫。耆英、伊里布先後奉命至，英人索五處通商及償款，諸臣未敢遽允，敵兵遂登岸，置大礮臨城，乃悉許之。合疏以保全民命爲請，略曰：「江寧危急，呼吸可虞，根本一摧，鄰近皖、贛、鄂、湘皆可航溯。彼所請雖無厭，而通市外無他圖。與其結兵禍而毒生靈，曷若捐鉅帑以全大局？」廈門敵軍雖退，尙未收復。香港、鼓浪嶼、定海、招寶山仍未退還，使任其久踞遂巡，不如歸我土地。既願循例輸稅，卽爲悔禍嚮風。此後彼因自護租岸，我卽以捍蔽海疆，未始非國家之福。所請平禮虛文，不妨假借。事定之後，亦應釋俘囚以堅和好，寬脅從以安反側。」併附詳條目以聞。八月，和議成，英兵悉退出海洋。

尋以貽誤封疆罪，褫職逮問，讞大辟，二十四年，釋之，命赴河南中牟河工効力。工竣，予七品頂戴，以六部主事用，回籍。咸豐三年，粵匪北擾，予五品頂戴，署河南按察使。四年，命卸任，勸捐募勇，赴陳州，偕徐廣緝剿捻匪，破潁州賊李士林於阜陽方家集，焚其



巢，加按察使銜。五年，又破之於霍丘三河，士林尋於湖北就撫。鑑深得河南民心，前勸捐中牟大工，得錢二百萬緡，至是集軍餉復及百萬。敘功，加二品頂戴。以病乞歸。八年卒。

論曰：顏伯燾懷抱忠憤，而無克敵致果之具。怡良不附和琦善，亦無建樹。祁墳依違和戰之間，苟全而已。劉韻珂以術馭人，陰主和議。牛鑑以循吏處危疆，身敗名裂。要之籌邊大計，朝廷無成算，則膺封圻之寄者爲益難，況人事之未盡乎？嗚呼！論世者當觀其微也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二

## 列傳一百五十九

裕謙 謝朝恩 重祥 關天培 陳連陞 祥福 江繼芸

陳化成 海齡 葛雲飛 王錫朋 鄭國鴻 朱貴

裕謙，原名裕泰，字魯山，博羅 忒氏，蒙古 鑲黃旗人，一等誠勇公班第曾孫，綏遠城將軍巴祿孫。父慶麟，京口副都統。

裕謙，嘉慶二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散館改禮部主事，遷員外郎。道光六年，出爲湖北 荊州知府，始改今名。調武昌，歷荊宜 施道、江蘇按察使。十九年，就遷布政使，署巡撫，尋實授。

二十年，英兵陷定海，伊里布奉命往剿，裕謙代署兩江總督。時英艦游奕海門 外洋，江南戒嚴。裕謙赴寶山、上海籌防，檄徐州鎮總兵王志元，佐提督陳化成防海口。疏陳規復

定海之策，可無慮者四，難緩待者六，謂各省皆可言守，浙江必應議戰，且應速戰。又疏劾琦善五罪，略曰：「英人至天津，僅五船耳，琦善大張其事，遽稱：『畿疆、遼、瀋處處可虞，後來之艦尚多，勢將徧擾南北。』冀聳聽聞，以掩其武備廢弛之咎。張皇欺飾，其罪一。英會回粵以來，驕桀日甚，琦善惟責兵將謝過，別未設籌，將士解體，軍心沮喪。彼軍乘敵，遂覓我師。我船礮縱不如彼，兵數何啻十倍。琦善不防後路，事敗委過前人。試思琦善未至粵時，未聞失機，其又何說？弛備損威，其罪二。沙角、大角礮臺既失，自應迅駐虎門，乃其奏中不及剿堵事，惟以覆書緩兵爲詞，且囑浙省勿進兵。旋以給香港，卽日通商定議，不俟交還定海後奏允奉行。違例擅權，其罪三。既畀香港換出定海，而英人仍欲通商寧波，銷售鴉片。何以不在粵、浙斷葛藤？將就苟且，其罪四。義律僅外商首領，向來呈牘，自稱遠商遠職。上年在天津、浙江僭稱公使大臣，琦善不之詳，假以稱號。失體招衅，其罪五。琦善已爲英人藐玩，各國輕視，不宜久於其任。」疏上，宣宗憤琦善受給，斥伊里布附和，信裕謙忠直可恃。二十一年春，罷伊里布，以裕謙代之。

裕謙至鎮海，英艦已去定海，渡海往治善後事宜。尋實授兩江總督，以浙事付巡撫劉韻珂、提督余步雲，自回江南部署防務。初，英兵在定海，殘虐人民，既退，猶四出游奕。裕謙捕獲兵目，剝皮抽筋而懸之，又掘敵屍焚於通衢。英人遂藉口復讐，大舉再犯浙洋，裕謙

率江寧駐防及徐州鎮兵千，馳至鎮海督戰，令總兵葛雲飛、鄭國鴻、王錫朋率兵五千守定海，手緘密諭，付臨陣啓視，退者立斬。

八月，敵艦二十九艘、兵三萬來攻，分三路並進，血戰六晝夜，三鎮並死之，定海陷。越數日，敵由蛟門島進犯鎮海，招寶山爲要衝，余步雲守之，別遣總兵謝朝恩守金雞嶺爲犄角。裕謙疑步雲懷兩端，乃集將士祭關帝、天后，與衆約：「毋以退守爲詞，離城一步，亦毋以保全民命爲詞，受洋人片紙。不用命者，明正典刑，幽遭神殛！」步雲知其意，不預盟誓。及戰，裕謙登城，手援枹鼓，步雲詣請遣外委陳志剛赴敵艦，暫示羈縻，裕謙不許。有頃，敵登招寶山，步雲不戰而退。敵復分兵攻金雞嶺，謝朝恩中礮殞，兩山同陷，鎮海守兵望風而潰。裕謙先誓必死，一日經學宮前，見泮池石鐫「流芳」二字，曰：「他日於此收吾尸也！吾曾祖於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殉難，今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，非佳兆。」預檢硃批寄諭，奏稿送嘉興行館，處分家事甚悉。臨戰，揮幕客先去，曰：「勝，爲我草露布；敗，則代辦後事。」至是果投泮池，副將豐伸泰等拯之出，輿至府城，昏憊不省人事。敵且至，以小舟載往餘姚，卒於途，遂至西興，劉韻珂等視其斂。事聞，贈太子太保，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，附祀京師昭忠祠，於鎮海建立專祠，諡靖節。柩至京，遣成郡王載銳奠醊。

當初敗，余步雲疏報鎮海大營先潰，裕謙不知所往。韻珂等奏至，上始釋疑，予優卹。

幕客陳若木從兵間代裕謙妻草狀，詣闕訟冤，速步雲論治伏法。嗣子德峻襲世職，以主事用，官至山東候補知府。

謝朝恩，四川華陽人。由行伍從將軍德楞泰剿教匪，積功至都司。累擢閩浙督標副將，從平臺灣張丙亂。道光十四年，擢狼山鎮總兵。從伊里布防鎮海，充翼長。裕謙令守金雞嶺，力戰禦敵。敵別出一隊由沙蟹嶺繞出山後夾攻，遙見招寶山威遠城已爲敵踞，兵遂潰。朝恩扼礮臺，中敵礮，墮海，尸不獲。浙人有親見其死者，歌詠傳其事，與葛雲飛等同稱四鎮云。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。

重祥，張氏，漢軍正黃旗人。世襲一等輕車都尉，金華協副將。從葛雲飛戰定海受傷，復佐守金雞嶺，力戰死之。處州營游擊托雲保，卞氏，亦漢軍旗人，偕重祥同殞於陣，並予雲騎尉世職。

關天培，字滋圃，江南山陽人。由行伍洊升太湖營水師副將。道光六年，初行海運，督護百四十餘艘抵天津，被優敘。七年，擢蘇松鎮總兵。十三年，署江南提督。十四年，授廣東水師提督。時英吉利通商漸萌跋扈，兵船闖入內河，前提督李增階以疏防黜，天培代之。至則親歷海洋扼塞，增修虎門、南山、橫檔諸礮臺，鑄六千斤大礮四十座，請籌操練犒賞經

費。十八年，英人馬他倫至澳門，託言稽察商務，投函不如制，天培卻之。禁烟事起，借總督鄧廷楨偵緝甚力。

十九年，林則徐蒞廣東，檄天培勸萬船繳烟二萬餘箱焚之，於是嚴海防，橫橫山前海面較狹可扼，鑄巨鐵練橫繫之二重，阻敵舟不能逕過，礮臺乃得以伺擊。則徐倚天培如左右手，常駐沙角，督本標及陽江、碣石兩鎮師船排日操練。七月，英艦突犯九龍山口，爲參將賴恩爵擊退。九月，二艦至穿鼻洋，阻商船進口，挑戰。天培身立桅前，拔刀督陣，退者立斬。有擊中敵船一礮者，立予重賞，發礮破敵船頭鼻，敵紛紛落海，乃遁。

敵艦久泊尖沙嘴，踞爲巢穴。迤北山梁曰官涌，俯視聚泊之所，攻擊最便，天培增礮駐營，敵屢乘隙來爭，不得逞。十月，敵以大艦正面來攻，小舟載兵從側乘潮撲岸，殲之於山岡，復於迤東胡椒角窺伺，礮擊走之。乃調集水陸兵守山梁，參將陳連陞、賴恩爵、張斌，游擊伍通標、德連等爲五路，合同進攻。敵乘夜來犯，五路大礮齊擊，敵舟自撞，燈火皆滅。侵曉瞭望，逃者過半，僅存十餘舟遠泊。次日，復有二敵艦潛進，隨者十數，復諸路合擊，毀其頭船，遂散泊外洋。捷聞，詔嘉獎，賜號法福靈阿巴圖魯。二十年春，英艦雖不敢復進，猶招奸民分路載烟私售。天培沿海搜捕，一日數起，復飭漁船蟹艇乘間焚毀敵舟，英人始改計他犯。

及林則徐罷，琦善代之，一意主撫，至粵，先撤沿海防禦，僅留水師制兵三分之一，募勇盡散，而英人要素甚奢，久無定議，戰費復起。十二月，英船攻虎門外沙角礮臺，副將陳連陞死之，大角礮臺隨陷，並爲敵踞，虎門危急。天培與總兵李廷鈺分守靖遠、威遠兩礮臺，請援，琦善僅遣兵二百。二十一年正月，敵進攻，守臺兵僅數百，遣將慟哭請益師，無應者。天培度衆寡不敵，乃決以死守，出私財餉將士，率游擊麥廷章晝夜督戰。敵入三門口，衝斷樁練，奮擊甫退，南風大作，敵船大隊圍橫檔、永安兩礮臺，遂陷。進攻虎門，自己至酉，殺傷相當，而礮門透水不得發，敵自臺後攢擊，身被數十創。事急，以印投僕孫長慶，令去，行未遠，回顧天培已殞絕於地，廷章亦同死，礮臺遂陷。長慶縋崖出，繳印於總督，復往尋天培尸，半體焦焉，負以出。優卹，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，諡忠節，入祀昭忠祠，建立專祠。母吳年逾八十，命地方官存問，給銀米以養餘年。子從龍襲世職，官安徽候補同知。

陳連陞，湖北鶴峯人。由行伍從征川、楚、陝教匪，湖南、廣東逆瑤，數有功。累擢增城營參將。道光十九年，破英兵於官涌，擢三江協副將，調守沙角礮臺。及英艦來犯，連陞率子武舉長鵬以兵六百當敵數千，發地雷扛礮斃敵數百，卒無援，歿於陣，長鵬赴水死。敵以連陞戰最猛，燬其尸。事聞，詔嘉其父子忠孝兩全，入祀昭忠祠，並建專祠，加等依總兵例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，子展鵬襲，起鵬賜舉人。

祥福，瑪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由親軍累擢冠軍使。出爲湖南寶慶協副將。從提督羅思舉平江華瑤有功。歷綏靖、寧夏、鎮筵諸鎮總兵。二十年，率本鎮兵援廣東。二十一年，守烏涌礮臺，與虎門同時陷，祥福死之，予騎都尉世職，祀昭忠祠。尋詔與關天培同建專祠。子喜瀛，襲世職。

天培等皆以琦善不欲戰，無援，故敗，海內傷之，而福建總兵江繼芸又以顏伯燾促戰而亡。

繼芸，福建福清人。由行伍拔補千總。道光六年，臺灣張丙之亂，戰枋樹窩、小雞籠，以擒賊功擢守備。累遷臺灣副將。二十年，署南澳鎮總兵。總督鄧廷楨薦其才，尋擢海壇鎮總兵，調金門鎮，從顏伯燾守廈門。二十一年，廣東方議款，英艦游奕閩洋。伯燾素主戰，庇船礮備出擊，而新裁水勇未散，軍心不堅，繼芸以爲言，伯燾不聽。七月，英艦泊鼓浪嶼，集水陸師禦諸嶼口，礮毀敵舟，而敵已撲礮臺登岸，陸師先潰，繼芸急赴援，中礮落海死。護理延平協副將凌志、淮口都司王世俊同殉。凌志，富察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

陳化成，字蓮峯，福建同安人。由行伍授水師把總。嘉慶中，從提督李長庚擊蔡牽，數有功，以勇聞。累擢烽火門參將。總督董教增薦其久歷閩、粵水師，手擒巨盜四百八十餘



人，勤勞最著，請補澎湖副將，以籍隸本省，格不行。遷瑞安協副將。道光元年，乃調澎湖。歷碭石、金門兩鎮總兵。十年，擢福建水師提督。十二年，英吉利船駛入閩、浙、江南、山東洋面，命化成督師巡邏，以備不虞。同安潘塗、宦濤、柏頭諸鄉素爲盜藪，掩捕悉平之。二十年，英艦犯閩，化成率師船擊之於梅林洋，尋退去。調江南提督。江南水師素怯懦，化成選閩中親軍教練，士氣稍振。籌備吳淞防務，修臺鑄礮，沿海塘築二十六堡。化成枕戈海上凡二年，與士卒同勞苦，風雨寒暑不避，總督裕謙、牛鑑皆倚爲長城。當定海三總兵戰歿，裕謙亦殉，化成哭之慟，謂所部曰：「武臣死於疆場，幸也。汝曹勉之！」吳淞口以東西礮臺爲犄角，化成率參將周世榮守西臺，參將崔吉瑞、游擊董永清守東臺，而徐州鎮王志元守小沙背，以防繞襲。

二十二年五月，敵來犯，泊外洋，以汽舟二，列木人兩舷，繞小沙背嚮西臺，欲試我礮力。化成知之，不發，敵舟旋去，以水牌浮書約戰。牛鑑方駐寶山，慮敵鋒不可當。化成曰：「吾經歷海洋四十餘年，在礮彈中入死出生，難以數計。今見敵勿擊，是畏敵也。奉命討賊，有進無退。拒險可勝，公勿怖！」鑑乃以化成心如鐵石，士卒用命，民情固結入告，詔特嘉之。越數日，敵艦銜尾進，化成麾旗發礮，燬敵艦三，殲斃甚衆。鑑聞師得力，親至校場督戰，敵以桅礮注擊，毀演武廳，鑑遽退。敵攻壞土塘，由小沙背登岸，徐州兵先奔，東臺亦

潰，萃攻西臺，部將守備韋印福，千總錢金玉、許攀桂，外委徐大華等皆戰死。尸積於前，化成猶擲子藥親發礮，俄中彈，噴血而殞。礮臺既失，寶山、上海相繼陷。越八日，鄉民始負其尸出，殮於嘉定。事聞，宣宗震悼，特詔優卹，賜銀一千兩治喪，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，謚忠愍，於殉難處所及原籍並建專祠。子廷芳，襲世職，廷棻，賜舉人。

海齡，郭洛羅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由驍騎校授張家口守備。累擢大名、正定兩鎮總兵。以事降二等侍衛，充古城領隊大臣。歷西安、江寧、京口副都統。英兵既陷吳淞，由海入江，六月，犯鎮江，提督齊慎、劉承孝敗退，遂攻城，海齡率駐防兵死守二日，敵以雲梯入城屠旗、民，海齡與全家殉焉。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，謚昭節，入祀昭忠祠，並建祠鎮江，妻及次孫附祀。當城破時，海齡禁居民不得出，常鎮道周頊棄城走，事後訐海齡妄殺良民，爲衆所戕，言官亦論奏，下疆吏究勘得白，詔以闔門死難，大節無虧，仍照都統例賜卹，治頊罪如律。子宜蘭、泰，襲世職。

葛雲飛，字雨田，浙江山陰人。道光三年武進士，授守備，隸浙江水師。勤於緝捕，常微服巡洋，屢獲劇盜，有名。游擢瑞安協副將。十一年，署定海鎮總兵，尋實授。以父憂歸。

二十年，英兵犯定海，總兵張朝發戰敗失守，巡撫烏爾恭額、提督祝廷彪強起雲飛墨經從軍，總督鄧廷楨亦薦其可倚，署定海鎮。雲飛議先守後戰，扼招寶、金雞兩山，列礮江岸，築土城，集失伍舊兵訓練，軍氣始振。英人安突得出測量形勢，以計擒之，敵始有戒心。雲飛乘機圖恢復，未果。二十一年，廣東議款，以香港易定海，欽差大臣伊里布令雲飛率所部渡海收地，然後釋俘，以二鎮帥偕往。二鎮者，壽春鎮王錫朋、處州鎮鄭國鴻也。既而裕謙代伊里布，改議戰守，雲飛以定海三面皆山，前臨海無蔽，請於衙頭築土城，竹山、曉峯嶺增礮臺，而衙頭南五奎山、吉祥門、毛港悉置防爲犄角。裕謙以費鉅未盡許，則請借三年廉俸興築，益忤裕謙。尋至定海，見雲飛青布帕首、短衣草履，奔走烈日中，又聞其巡洋捕盜傷臂，奪盜刃刺之，始服其忠勇。迨英兵復來犯，礮擊敵艦於竹山門、東港浦，迭卻之，加提督銜。於是雲飛屯衙頭土城，錫朋、國鴻分防曉峯、竹山。雲飛獨當敵衝，敵連橋進突，登五奎山，礮擊紅衣夷目，乃退。次日，敵蔽山後發礮仰擊，亦隔山應之。夜，敵乘霧至，直逼土城，礮中載藥敵船，轟殲甚衆。越日，乃肉搏來奪曉峯嶺，分攻竹山門，錫朋、國鴻皆戰歿，縣城遂陷。敵率攻土城，雲飛知不可爲，出敕印付營弁，率親兵二百，持刀步入敵中，轉鬪二里許，格殺無算。至竹山麓，頭面右手被斫，猶血戰，身受四十餘創，礮洞胸背，植立崖石而死。定海義勇徐保夜負其尸，浮舟渡海。是役連戰六晝夜，斃敵千餘，卒以衆寡不敵，

三鎮同殉。事聞，宣宗揮淚下詔，賜金治喪，卹典依提督例，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，諡壯節。賜兩子文武舉人，以簡襲世職，官至甘肅階州知州，以教官守備。

雲飛兼能文，著有名將錄、製械製藥要言、水師緝捕管見、浙海險要圖說及詩文集。事母孝，母亦知大義，喪歸，一慟而止，曰：「吾有子矣！」

錫朋，字樵備，順天寧河人。以武舉授兵部差官，遷固原游擊。從陝甘總督楊遇春征回疆，大河拐、洋阿爾巴特、沙布都爾、渾河諸戰並有功，賜花翎，擢湖南臨武營參將。十二年，從剿江華瑤趙金龍，賜號銳勇巴圖魯，擢寶慶協副將。又平廣東連州瑤，功最。擢汀州鎮總兵，以憂歸。十八年，起授壽春鎮總兵。

二十年，偕提督陳化成防吳淞，伊里布調援寧波。尋偕葛雲飛等守定海。敵至，錫朋初守竹山門，爲諸軍應援，數獲勝。及敵乘霧登曉峯嶺，以無巨礮不能禦，率兵奮擊，並分援竹山，所部裨弁朱匯源、呂林環、劉桂五、夏敏忠、張魁甲先後陣歿，衆且盡，錫朋手刃數人，遂遇害。久之始得其尸，面如生，耳際有創。巡撫劉韻珂驗實，爲改殮，卹典加等，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，諡剛節。子承泗、承瀚，並賜文舉人，承泗襲世職，官山西溫州知州，承瀚工部主事。

國鴻，字雪堂，湖南鳳凰廳人。父朝桂，貴州副將。伯父廷松，鎮筆千總，殉苗難，無

子，以國鴻嗣，襲雲騎尉。從傅肅剿苗，授永綏屯守備，洊擢寶慶副將。

道光二十年，擢處州鎮總兵，調防鎮海，充翼長。定海既還，移兵分守要隘。敵艦初犯竹山門，國鴻發巨礮斷其桅，遂以竹山爲分汛地。戰連日，久雨，往來泥淖。及敵分三路同時來撲，國鴻奮擊，槍礮皆熱不可用，短兵拒戰，而土寇導敵奪曉峯嶺，險要盡失，國鴻單騎衝陣，被數十創而殞，依總兵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追諡忠節。子鼎聲已歿，賜其孫鐔、銛並爲舉人，鐔襲騎都尉，七品小京官，銛襲雲騎尉。出繼之子鼎臣，批驗大使，從軍中，揚威將軍奕經令募水勇攻敵海山港，賜花翎、四品頂戴。三鎮死事最烈，並入昭忠祠。定海收復，建立專祠，合祀雲飛、錫朋，並許原籍各建專祠。

當定海之初陷也，總兵張朝發戰於港口，兵敗，身受礮傷，知縣姚懷祥、典史全福皆死之。時咎朝發不專守陸路，巡撫烏爾恭額疏劾逮治。朝發已以傷殞，卹典不及焉。浙中戰事以定海爲最力。後揚威將軍奕經督師，將帥多闖茸，戰事如兒戲，惟金華協副將朱貴稱忠勇。

貴，字獻堂，甘肅河州人。以武生入伍，從征川、陝教匪，剿藍號賊於盧家灣。賊渠冉學勝伏密箐中，以長矛刺傷主將，貴奪其矛而擒之，勇冠軍中。滑縣、三才峽諸役，皆在事有功，累擢涼州守備。道光初，從楊遇春戰回疆，擢游擊，歷陝西西安參將，署察漢托洛亥

副將。二十一年，擢浙江金華協副將。揚威將軍奕經督師，貴率陝甘兵九百以從。時兵多新募，惟貴所部最號勁旅。

二十二年春，奕經規復寧波、鎮海，令貴當鎮海一路，行未至，寧波已失利，止勿進，調赴長谿嶺大營，遂屯慈谿城，西大寶山。敵乘勝以二千人自大西壩登岸，貴率所部迎擊，斃敵四百餘人。再卻再進，自辰至申，軍中不得食，猶酣戰。鄉勇忽亂隊，敵由山後鈔襲，增者幾倍。又三艦自丈亭江直逼山下，長谿大營驚潰。貴腹背被攻，怒馬斫陣，中槍馬倒，躍起奪敵矛奮鬪，傷要害，乃踣。子武生昭南，以身障父，同時陣亡。部下游擊黃泰，守備徐宦、陳芝蘭，浙江候補知縣顏履敬等，兵卒三百餘人，同死。昭嘉其忠勇，依總兵例賜卹，子騎都尉世職，子廷瑞襲。昭南子雲騎尉世職，子綱甫四歲，命及歲襲職。

阿木穰，世襲土司，大金河千總，加副將銜、巴圖魯勇號。哈克里，瓦寺土守備，率金川屯練赴軍，皆趨捷奮勇，戰輒爭先。冠虎形，奕經占有虎頭之兆，令赴前敵，從提督段永福攻寧波。敵已爲備，至則城門不閉。阿木穰率土司兵先入，中地雷同歿。哈克里攻奪招寶山，猱升而上，搶入威遠城。敵艦自金雞山蕩江至，用礮仰擊，遂不支而退，後亦殉難，浙人哀之。自朱貴大寶山之戰，敵受創甚鉅，遂戒深入，慈谿縣城獲完。士民思其功，爲建祠報賽，阿木穰、哈克里亦附祀焉。

論曰：海疆戰事起，既紬於兵械，又昧於敵情，又牽掣於和戰之無定，畏葸者敗，忠勇者亦敗。專閫之臣，忘身殉國，義不返踵，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耳。嗚呼，烈已！偏裨授命者，附著於篇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三

## 列傳一百六十

宗室奕山 隆文

宗室奕經 文蔚 特依順 余步雲

宗室奕山，恂郡王允禩四世孫，隸鑲藍旗。授乾清門侍衛。道光七年，從征喀什噶爾，擢頭等侍衛、御前行走。歷伊犁領隊大臣、參贊大臣。十八年，授伊犁將軍。二十年，偕副都統關福赴塔什圖畢治懇務，闢田十六萬四千餘畝，奏請置回千戶及五品伯克以下官。召授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、御前大臣。

二十一年，命爲靖逆將軍，督師廣東，尙書隆文、提督楊芳爲參贊副之。時英兵已陷虎門，楊芳先至，聽美利堅人居間，乞許通商，被嚴斥，促奕山速赴軍。三月，抵廣州。英艦橫互省河，奕山問計於林則徐，則徐議先遣洋商設法羈縻，俾英艦暫退，塞河道，積沙囊於岸以禦敵，然後以守爲攻。奕山不能用，且自琦善撤防，舊儲木椿鉅石皆爲敵移去，時以杉



板小船游弋以誘我師。楊芳主持重，以募勇未集，不欲浪戰。奕山初亦然之，既而惑於左右言，欲僥倖一試，芳止之不可。夜進兵，乘風燬七艘，報捷，詰旦乃知誤焚民舟，而英兵大至，連舟抵城下，禦於河南，互有殺傷，遂閉城。

敵以輪船襲泥城，副將岱昌等聞敵先遁，燬師船六十有奇，城外東西礮臺並陷。英兵進踞後山四方礮臺，奕山居貢院，礮火及焉，軍民惶懼，乃遣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見義律議息兵。義律索烟價千二百萬，美商居間減其半，並許給香港全島，英兵乃退。奕山偕隆文先退，屯距城六十里小金山，諱敗爲勝。疏言：「義律窮蹙乞撫，照舊通商，改償費爲追交商欠，由粵海關及藩運兩庫給之。」宣宗覽奏，以夷情恭順，詔允所請。閩浙總督顏伯黻迭疏劾其欺罔，下廣西巡撫梁章鉅察奏，乃得其狀，報聞。

英人既得賂於粵，移兵犯閩、浙。奕山等始收回大黃灣、獺德、虎門諸礮臺，填塞省河。鄉民於義律未退時，因之三元里，余保純趨救始得出。於是團練日盛，中外皆言粵民可用，遂撤客軍，改募練勇。迭詔趣奕山等規復香港，實不能戰，惟屢疏陳颶風漂沒敵船，毀香港蓬萊，藉修礮臺未竣、造船未就爲詞，以塞嚴詔。二十二年，英人撤義律回國，以濮鼎查代之，大舉犯浙江、江蘇。詔斥奕山陳奏欺詐，嚴議褫御前大臣、領侍衛內大臣、左都御史，仍留漢軍都統任。及和議定，追論援粵失機，褫職治罪，論大辟，圈禁宗人府空室。

二十三年，釋之，予二等侍衛，充和闐辦事大臣，調伊犁參贊大臣，署將軍。二十七年，調葉爾羌參贊大臣。安集延布魯特、回匪入邊，圍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，命陝甘總督布彥泰督師討之，奕山爲副，連破賊於科科熱依瓦特及蘇噶特布拉克，賊遁走。論功，封二等鎮國將軍，賜雙眼花翎。尋授內閣學士，調伊犁參贊大臣，兼鑲黃旗蒙古都統。二十九年，授伊犁將軍。俄羅斯遣使至伊犁，請於伊犁、塔爾巴哈台、喀什噶爾三處通商，詔允其二，惟喀什噶爾不許。咸豐元年，俄人復固請，仍拒之，偕參贊布彥泰與定伊塔通商章程十七條。祭酒勝保疏論當仿恰克圖通商舊例，限以時日、人數。奕山議：「撫馭外夷以信爲主，旣已議定章程，旋改必有藉口。」如所請行。累授內大臣、御前大臣，仍留將軍任。

五年，調黑龍江將軍。時俄羅斯以分界爲名，欲得黑龍江、松花江左岸地，遣艦入精奇里江，建屋於霍爾托庫、圖勒密、布雅里。奕山疏陳陽撫陰防之策。七年，俄使請入京，拒不許。八年，俄人偕英、法、美三國合兵犯天津。三國窺商利，而俄志在邊地，於是俄使木里斐岳幅至愛琿，堅請畫界，奕山允自額爾古納河口循黑龍江至松花江左岸之地盡屬之俄。俄使知奕山昧於地勢，駐兵黑龍江口，復索綏芬河、烏蘇里江地，奕山懼其兵威，勿能抗，疏稱未許，然已告俄使可比照海口等處辦理。踰年，與俄使會於愛琿，定約三條，鑲滿、蒙、漢三體字爲界碑。大理寺少卿殷兆鏞劾奕山：「以邊地五千餘里，藉稱閒曠，不候諭

旨，拱手授人，始既輕諾，繼復受人所制，無能轉圜。詔切責之，革職留任，又以縱俄艦往黑龍江不之阻，褫御前大臣，召回京。

十一年，聯軍在京定約，因奕山前議，自烏蘇里江口而南踰興凱湖，至綏芬河、瑚布圖河口，復沿琿春河達圖們江口，以東盡與俄人，語具邦交志。尋復御前大臣，補正紅旗蒙古都統。同治中，封一等鎮國將軍，授內大臣。以疾罷。光緒四年，卒，諡莊簡。子載篤，理藩院侍郎。載篤子溥瀚，鑲黃旗蒙古副都統，孫毓照，一等奉國將軍。

隆文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嘉慶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改刑部主事。坐事罷職，捐復，授翰林院侍講。累擢內閣學士。道光中，充駐藏大臣。歷吏部、戶部侍郎，左都御史，刑部、兵部尚書，軍機大臣。屢奉使出讞獄。偕奕山督師廣東，意不相合，甫至，病，憂憤而卒，諡端毅。

宗室奕經，成親王永理孫，貝勒綿懿子，承繼循郡王允璋後，隸鑲紅旗。授乾清門侍衛，歷奉宸院卿、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、護軍統領。道光三年，坐失察惇親王肩輿撞入神武中門，褫兼職，留內閣學士任。五年，遷兵部侍郎。十年，從征喀什噶爾回匪，事平回京，歷吏部、戶部侍郎。十四年，出爲黑龍江將軍。十六年，召授吏部尚書，兼步軍統領。二十

一年，協辦大學士。

英兵犯浙江，定海、鎮海及寧波府城相繼陷，裕謙死事，命爲揚威將軍，督師往剿，都統哈琅阿、提督胡超爲參贊，尋易侍郎文蔚、都統特依順副之。陛辭日，宣宗御勤政殿，訓示方略，特詔：「申明軍紀，凡失守各城逃將逃兵，軍法從事。」發交內庫花翎等件，有功者立予懋賞，勉以恩威並用，整飭戎行。大學士穆彰阿奏請釋琦善出獄，隨赴軍前効力，奕經卻之。

奕經分屬懿親，素謹厚，爲上所倚重，奉命專征，頗欲有爲而不更事，尤昧兵略。奏調陝甘、川、黔兵一萬人，請撥部餉一萬兩，倉猝未集，駐蘇州以待。上以諸將少可恃者，命凡文武員弁及士民商賈有奇材異能一藝可取者，許詣軍前投効。奕經渡江後，於營門設木甌，納名卽延見，且許密陳得失。於是獻策者四百餘人，投効者一百四十餘人，而軍中所辟僚佐，多闖冗京員，投効者亦無異才。惟宿遷舉人臧紆青自負氣節，爲言議撫徒損國威，始決主戰；又勸劾斬失律提督余步雲以立威望，疏具而旋寢。以浙兵屢潰，不堪臨陣，召募山東、河南、安徽義勇。

浙事日亟，巡撫劉韻珂促援，遲不至，遂相惡。久駐江蘇，以供應之累，官吏亦厭之，餉需文報，皆延擱不時應。十二月，始抵杭州。前泗州知州張應雲獻策規復寧波，奕經、文蔚

皆然之，遂令總理前敵營務。應雲以重貲購寧波府吏陸心蘭爲內應，日報機密多虛誑。奕經禱於西湖關廟，占得「虎頭」之兆，乃議於二十二年正月寅日寅時進兵，屢遣謀，爲敵所獲，漏師期。初，英兵踞府城僅二三百人，艦泊定海。至是，濮鼎查率十九艘兵二千散泊江岸，早爲之備矣。奕經由紹興進曹娥江，而慈谿敵兵退。應雲請急進，遂駐慈谿東關，文蔚分屯長谿嶺，令提督段永福、余步雲等趨寧波，游擊劉天保趨鎮海，副將朱貴駐大寶山，而應雲率所募義勇駐駱駝橋，爲諸軍策應，約於正月晦數路並舉。而敵已勾結應雲部勇，勢且生變，不及待期，先二日輕軍分襲，不攜槍礮。永福等入寧波南門，中地雷，天保甫及鎮海城下，爲敵礮擊退，皆大敗。越日，應雲所具火攻船爲敵所焚，軍中自驚，奔大寶山。朱貴收集潰兵圖進攻，敵兵已至，力戰竟日，殺傷相當，無援，貴死之。文蔚聞敗亦退，軍資器械棄失殆盡。奕經留軍紹興，回駐杭州，自請嚴議，詔原之。英艦乘勝由海窺錢塘江，以尖山海口淺阻，尋退去。

鄭鼎臣者，殉難總兵國鴻子，曾從父軍。奕經予二十四萬金，令募水勇規復定海，聞寧鎮之敗，遂巡海上。奕經督之嚴，乃報三月三日敗敵於定海十六門洋面，燬船數十，殲斃數百。劉韻珂以爲欺罔，奕經遣侍衛容照等出洋查勘，得焚燬船木及壞械回報，乃疏聞，賜奕經雙眼花翎，鼎臣亦被獎。時寧波英兵忽退，留艦招寶山海口，改犯乍浦，陷之。奕經不

能赴援，而以收復寧波奏，詔斥不先事預防，革職留任。既而英兵犯江南，陷鎮江，逼江寧，命奕經赴援，尋命駐王江涇防禦。奕經自寧波、慈谿之敗，軍心渙散，不能復用，益爲劉韻珂所擲掄，議守議撫，一不使聞。及和議成，撤師，詔布奕經等勞師糜餉、誤國殃民罪狀，逮京論大辟。

圈禁踰年，與琦善同起用，予四等侍衛，充葉爾羌幫辦大臣。爲御史陳慶鏞論劾，仍褫職。未幾，復予二等侍衛，充葉爾羌參贊大臣，調伊犁領隊大臣。坐審鞠英吉沙爾領隊大臣齋清額誣捕良回獄不當，褫職發黑龍江。三十年，釋回。咸豐初，歷伊犁、英吉沙爾領隊大臣。二年，召授工部侍郎，調刑部，兼副都統。三年，命率密雲駐防赴山東防粵匪，卒於徐州軍次，依侍郎例賜卹。

文蔚，費莫氏，滿洲正藍旗人。嘉慶二年進士，授翰林院檢討。累擢至兵部、工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、內務府大臣。方其駐長谿嶺也，聞諸路軍皆不利，欲移營走。敵難難民潰兵猝至，焚燬營帳，乃奔曹娥江，收集潰兵，退保紹興。欲渡錢塘江，爲劉韻珂所阻。尋以定海報捷，加頭品頂戴。軍事竣，追論失機，褫職下獄。踰年，釋出，予三等侍衛，充古城領隊大臣，復褫職。咸豐初，歷喀喇沙爾、哈密辦事大臣，駐藏大臣，奉天府尹。五年，卒。

特依順，他塔喇氏，滿洲正藍旗人，福州駐防。累遷協領。道光十三年，從平臺灣，張丙

亂，擢荊州副都統。歷騰越鎮總兵、密雲副都統、寧夏將軍。二十一年，予都統銜，授參贊大臣，督師廣東。尋命改赴浙江辦理軍務，駐守省城，署杭州將軍，遂實授。乍浦陷，坐革職留任。和議成，命籌辦浙江善後事宜。二十六年，調烏里雅蘇台將軍。二十九年，卒。

余步雲，四川廣安人。嘉慶中，以鄉勇從剿教匪，積功至游擊。平瞻對叛番，累擢重慶鎮總兵。道光七年，率本鎮兵從楊遇春征回疆，破賊洋阿爾巴特莊，偕楊芳擊賊於昆拉滿，大敗之，復和闐，追擒賊會玉努斯，授乾清門侍衛，擢貴州提督。調湖南。十二年，率貴州兵剿江華瑤趙金龍，偕提督羅思舉破賊巢，金龍就殲，加太子少保。復破粵瑤於永州藍山，擒其渠。從尚書禧恩赴廣東剿連州瑤，平之，賜雙眼花翎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歷四川、雲南提督，復調貴州。十八年，擒仁懷匪首謝法真，加太子太保，調福建提督。

二十年，英兵初陷定海，率師赴援，調浙江提督。二十一年，定海既收還，步雲駐防鎮海。裕謙來督師，疏言步雲不可恃，未及易而英兵猝至，復陷定海，三鎮戰歿。步雲屯招寶山，總兵謝朝恩分守金雞嶺。步雲號宿將，實巧猾無戰志，又嫌裕謙剛愎，將戰，裕謙召與盟，神誓師，託疾不赴，且獻緩敵之策。敵攻其前，而以小舟載兵由石洞攀援登後山，步雲遽棄礮臺走，敵乃據招寶山俯擊鎮海城，金雞嶺及縣城先後陷。步雲退寧波，敵掩至，墜馬傷足，僅免，府城遂陷。步雲疏聞，委敗於裕謙。裕謙既歿，其妻赴京訟之。二十二年，從

奕經規復寧波，不克，褫步雲職，逮京，命軍機大臣會刑部訊鞫。廷臣爭劾其罪，亦有原之者，獄久延，尙書李振祜堅持，讞乃定。詔曰：「余步雲膺海疆重寄，未陣獲一賊，身受一傷，首先退縮，以致將士效尤，奔潰棄城，直同兒戲。儻不置之法，不惟無以肅軍政而振人心，且何以慰死節諸臣於地下？」步雲遂棄市。

論曰：奕山、奕經，天潢貴胄，不諳軍旅，先後棄師，如出一轍，事乃益不可爲。其人皆庸闇不足責，當時廷臣不能預計，疆吏不能匡救，可謂國無人焉。奕山後復棄東北邊地，其貽患尤深。余步雲庸懦巧猾，卒膺顯戮。宣宗於僨事諸人，皆從寬典，伸軍律者，僅步雲一人耳。



092-464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四

## 列傳一百六十一

姚文田 戴敦元 朱士彥 何凌漢 李振祐 宗室恩桂

姚文田，字秋農，浙江歸安人。乾隆五十九年，高宗幸天津，召試第一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嘉慶四年一甲一名進士，授修撰。迭典廣東、福建鄉試，督廣東、河南學政，累遷祭酒。

十八年，入直南書房。會因林清之變，下詔求言，文田疏陳，略謂：「堯、舜、三代之治，不越教養兩端；爲民正趨向之路，知有長上，自不干左道之誅；爲民廣衣食之源，各保身家，自不致有爲惡之意。近日南方患賦重，北方患徭多，民困官貧，急宜省事。久督撫任期，則州縣供億少，寬州縣例議，則人才保全多。」次年復上疏，言：「上之於下，不患其不畏，而患其不愛。漢文吏治蒸蒸，不至於姦，愛故也。秦顛法律，衡石程書，一夫夜呼，亂者四起，畏

故也。自數年來，開上控之端，刁民得逞其奸，大吏畏其京控，遇案親提，訐訴不過一人，牽涉常至數十，農商廢業，中道奔波，受胥吏折辱，甚至痠死道斃。國家慎刑之意，亦曰有冤抑耳。從前馬譚氏一案，至今未有正兇，無辜致斃者累累。是一冤未雪，而含冤者且數十人。承審官刑撻橫加，以期得實，其中冤抑，正復不少。欲召天和，其可得乎？頃者林清搆逆，搜捕四出，至今未已。小人意圖見長，不能無殃及無辜，奉旨嚴禁，仰見皇上如天之仁。臣以爲事愈多則擾愈衆，莠民易逞機謀，良善惟增苦累。應令大小官吏，可結速結，無多株引，庶上下相愛，暴亂不作矣。至所謂養民之政，不外於農桑本務。大江以南，地不如中原之廣，每歲漕儲正供，爲京畿所仰給者，無他，人力盡也。兗州以北，古稱沃衍，河南一省，皆殷、周畿內，燕、趙之間，亦夙稱富國。今則地成曠土，人盡惰民，安得不窮困而爲盜賊？歲一歉收，先請緩徵，稍甚則加蠲貸，又其甚則截漕發粟以賑之，所以耗國帑者何可算也。運河屢淤，東南漕未可恃，設有意外，何以處此？臣見歷來保薦州縣，必首列勸課農桑，其實盡屬虛談，從無過問。大吏奏報糧價，有市價至四五千錢，僅報二兩內外，其於收成，又虛加分數，相習成風。但使董勸有方，行之一方而收利，自然爭起相效，田野皆闢，水旱有資，豈必盡資官帑，善政乃行哉？民之犯刑，由於不率教，其不率教，由於衣食缺乏而廉恥不興。其次第如此，故養民爲首務也。」奏入，仁宗嘉納之，特詔飭各省以勸課農桑爲亟，速

清訟獄，嚴懲誣枉。

二十年，擢兵部侍郎，歷戶部、禮部。二十二年，典會試。二十四年，督江蘇學政。道光元年，江、浙督撫孫玉庭等議禁漕務浮收，明定八折，實許其加二。文田疏陳積弊曰：「乾隆三十年以前，並無所謂浮收。厥後生齒日繁，物價踴貴，官民交困，然猶止就斛面浮取而已。未幾而有折扣之舉，始每石不過折耗數升，繼乃至五折、六折不等。小民終歲勤動，事畜不贍，勢必與官抗。官即從而制之，所舉以爲民罪者三：曰抗糧，曰包完，曰極交醜米。民間零星小戶、貧苦之家，拖欠勢所必有。若家有數十百畝之產，竟置官賦於不問，實事所絕無。今之所謂抗糧者，如業戶應完若干石，多贖一二成以備折收，書吏等先以淋尖、踢脚、灑散多方糜耗，是已不敷，再以折扣計算，如准作七折，便須再加三四成，業戶必至爭執。間有原米運回，州縣即指爲抗欠，此其由也。包完者，寡弱之戶，轉交有力者代爲輸納。然官吏果甚公正，何庸託人？可不煩言而自破。民間運米進倉，男婦老幼進城守待，陰雨溼露，猶百計保護，恐米色變傷。謂其特以醜米極交，殆非人情。惟年歲不齊，米色不能畫一，亦間有之。然官吏非執此三者，不能相制，生監暫革，齊民拘禁，俟其補交，然後請釋。不知此皆良民，非莠民也。此小民不能上達之實情也。然州縣亦有不能不爾者，自開倉訖兌運，修整倉廩蘆席、竹木、繩索、油燭百需，幕丁胥役脩飯工食，加以運丁需索津貼滋

甚，至其平日廉俸公項不能敷用。無論大小公事，一到即須出錢料理。卽如辦一徒罪之犯，自初詳至結案，約須百數十金。案愈巨則費愈多。遞解人犯，運送糧糶，事事皆需費用。若不取之於民，謹厚者奉身而退，貪婪者非向詞訟生發不可，吏治更不可問。彼思他弊獲咎愈重，不若浮收爲上下咸知，故甘受民怨而不惜。其藉以自肥者固多，而迫於不獲已者蓋亦不少。言事者動稱「不肖州縣」，州縣亦人耳，何至一行作吏，便行同苟賤？此又州縣不能上達之實情也。州縣受掎克之名，而運丁陰受其益，然亦有不能不然者。昔時運道深通，運丁或藉來往攜貨售賣以贖用；後因黃河屢經倒灌，運道受害，慮其船重難行，嚴禁多帶貨物。又從前回空帶鹽，不甚搜查，近因鹽商力絀，未免算及瑣屑，而各丁出息遂盡。加以運道日淺，反多添夫撥淺之費。此費不出之州縣，更無所出。此又運丁不能上達之實情也。數年前因津貼日增，於是定例只准給三百兩。運丁實不濟用，則重船不能開，州縣必獲咎戾，不免私自增給，是所謂三百兩者虛名耳。頃又以浮收過甚，嚴禁收漕不得過八折。州縣入不敷出，則強者不敢與較，弱者仍肆朘削，是所謂八折者亦虛名耳。然民間執詞抗官，官必設法箝制，而事端因以滋生，皆出於民心之不服。若將此不靖之民盡法懲處，則既困浮收，復陷法網，民心恐愈不平。若一味姑容隱忍，則小民開犯上之風，將致不必收漕，而亦目無官長。其於紀綱法度，所關實爲匪細。」疏入，下部議。時在廷諸臣多以

爲言，文田持議切中時弊，最得其平。詔禁浮收，裁革運丁陋規，八折之議遂寢。

四年，擢左都御史。七年，遷禮部尙書。尋卒，依尙書例賜卹，諡文僊。

文田持己方嚴，數督學政，革除陋例，斥僞體，拔真才，典試號得士。論學尊宋儒，所著書則宗漢學。博綜羣籍，兼諳天文占驗。林清之變未起，慧入紫微垣，道光初，慧見南斗

下，主外夷兵事，文田皆先事言之。

戴敦元，字金溪，浙江開化人。幼有異稟，過外家，一月盡讀其室中書。十歲舉神童，學政彭元瑞試以文，如老宿，面問經義，答如流。歎曰：「子異日必爲國器。」年十五，舉鄉試。乾隆五十五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改禮部主事，銓授刑部主事，典山西鄉試。累遷郎中。嘉慶二十四年，出爲廣東高廉道。道光元年，擢江西按察使。

敦元初外任，以情形非素習，蘇州多粵商，過訪風土利弊，久之始去，盡得要領。至江西，無幕客，延屬吏諳刑名者以助，數月清積牘四千餘事。二年，遷山西布政使，單車之任，與夫館人莫知爲達官。藩署有陋規曰釐頭銀，上下取給，敦元革之，曰：「官有養廉，僕御官所養，何贏餘之有？」調湖南，護理巡撫。三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自此歷十年，未遷他部，專治刑獄，剖析律意，於條例有罅漏，及因時制宜者，數奏請更定。每日部事畢，歸坐一室，

謝絕賓客。十二年，擢刑部尚書，典會試。十四年，卒，優詔賜卹，稱其清介自持，克盡職守，贈太子太保，諡簡恪。

敦元博聞強識，目近視，觀書與面相磨，過輒不忘。每至一官，積牘覽一過，他日吏偶誤，輒摘正之，無敢欺者。奏對有所諮詢，援引律例，誦故牘一字無舛誤，宣宗深重之。至老，或問僻事，指某書某卷，百不一爽。嘗曰：「書籍浩如烟海，人生豈能盡閱？天下惟此義理，古今人所談，往往雷同。當世以爲獨得者，大抵昔人唾餘。」罕自爲文，僅傳詩數卷。喜天文、律算，討論有年，亦未自立一說。卒之日，笥無餘衣，困無餘粟，庀其貲不及百金，廉潔蓋性成云。

朱士彥，字修承，江蘇寶應人。父彬，績學通經，見儒林傳。士彥承家學。成嘉慶七年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。纂國史河渠志，諳習河事。大考擢贊善，督湖北學政。累遷侍讀學士，入直上書房。歷少詹事、內閣學士。道光二年，擢兵部侍郎。四年，以南河高堰壞，疏陳河工事宜，論：「高堰石工宜切實估修；堰內二隄宜培補；黃河盛漲，宜兩岸分洩；山盱五壩宜相機開放；黃河下游無隄之處宜接築。」下勘河大臣文孚籌議酌行。尋督浙江學政。奏禁諸生包漕鬧漕，以端士習。御史錢儀吉劾士彥任性，詔嘉士彥能任勞怨，惟斥其父彬

就養閱卷，及命題割裂，薄譴之。九年，典會試，督安徽學政，尋擢左都御史，召還京。

十一年，遷工部尚書。是秋，江蘇大水，河、淮、湖同時漲溢，命偕尚書穆彰阿往勘。穆彰阿先回京，遂偕左都御史白鎔察視江蘇、安徽水災賑務。疏言：揚河應掣卸石工，及緣隄耳聞，應令工員賠修，又以淮、揚地方官多調署，情形未熟，請飭江寧布政使林則徐、常鎮通海道張岳崧總司江北賑務，從之。尋奏：「續查下河積潦之區，被災尤重，浮開戶口，爲辦賑積弊。應令委員查明後，卽於本鄉榜示，放賑時，州縣官據委員原查總發一榜，總查抽查，憑以核辦。」又奏：「山盱應屬添建滾水石壩，本年啓放過水，現已無從查驗。工員面稱啓放時石底間有衝裂，壩下灰土亦損，請俟水落實修完固。堰、盱兩應淮、湖石工掣卸二百餘丈，固限未滿，應令賠修。其石後甃工灰工間有殘缺，應令補築。又盱堰大隄，加幫土工間有墊低浮鬆之處，應培補，責成河兵種柳護隄。其已估未辦之高堰頭、二兩堡，未估之智、信兩壩，應卽興辦。此項與黃河險要不同，向來保固一年。請嗣後各廳土隄及運河隄岸，均改保固三年。運河埽工於經歷一年後，再加保固二年，驗明堅整，始准埽汛修防。」安徽無爲州江壩及銅陵縣壩工程緊要，均應借款興修。」並下所司議行。又劾鹽城、宿松、青陽等縣報災遲延遺漏，請懲處，捐賑紳民應給議敘，禁胥吏婪索挑剔，並從之。

十二年，事竣回京。南河于家灣奸民陳端等盜挖官隄，掣動河流，復偕穆彰阿往勘。



疏言：「九月初旬，清口出水二尺有餘，高堰長水二丈一尺，勢至危險。其時吳城七堡未開，洪湖吃重。此時既開放，湖水分減。現交冬令，一月後即難興工，湖多積水，風烈堪虞，請加緊趕辦。」尋命復偕侍郎敬徵往勘。十三年，奏于家灣正壩雖合龍，請飭加鑲追壓，以免出險。覆訊挖隄諸犯，治如律。又偕敬徵覆勘河、湖各工，請分別緩急，以次辦理。父憂歸。

十六年，服闋，署吏部尚書，偕尚書耆英赴廣東、江西鞠獄。十七年，授兵部尚書。查勘浙江海塘，遂赴南河驗料堦工程，盤查倉庫。以庫存與卷冊不符，劾河庫道李湘茝，褫職。又赴安徽、河南按事，疏陳常平倉糶買章程，「請各省囚糧遞糧作正開銷，毋動倉穀，平糶必市價在八錢以上始准出糶，採買須俟年豐穀賤，且必在出糶二三年後，以紓民力而祛宿弊」。如議行。十八年，兼管順天府尹事，典會試。調吏部尚書。士彥以綜覈爲宣宗所知，奉使按事皆稱旨。尋卒，詔嘉其性情直爽，辦事公正，贈太子太保，賜其四子舉人，副榜貢生有差，諡文定。

何凌漢，字仙槎，湖南道州人。拔貢，考授吏部七品小京官。嘉慶十年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。大考二等，擢司業。累遷右庶子。典廣東、福建鄉試，留福建學政。令諸生自注

誦習何經，據以考校，所取拔貢多樸學。道光六年，授順天府尹。京畿獄訟繁多，自立簿籍，每月按簿催結，無留獄。遷大理寺卿，仍署府尹。在任凡五年，歷左副都御史、工部侍郎。典浙江鄉試，留學政。命偕總督程祖洛按訊山陰、會稽紳幕書役勾結舞弊，鞫實，請擬在籍按察使李澧職，餘犯軍流有差。任未滿，調吏部侍郎，召回京，兼管順天府尹事。調戶部，復調吏部，仍兼署戶部侍郎。

御史那斯洪阿條陳地方官有錢糧處分，不准升調，及變通雜稅，下部議。凌漢兼吏、戶兩部，駁之，謂：「理煩治劇，每難其人，若格以因公處分，必至以中平無過者遷就升調。且吏治與催科本非兩事，未有因循良而帑藏空虛者，亦未有因貪濁而倉庫充盈者，是在督撫爲缺擇人，不爲人擇缺，正不必徒事更張，轉滋窒礙。」又謂：「地方各稅，有落地雜稅，及房屋典當等稅，已極周密，至京師九門外有鋪稅，天津、新疆沿壕鋪面有房租，因係官地、官房也。今欲盡天下之府、廳、州、縣仿照定稅，則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所需，市儈將加價而取諸民，以輸官，水脚火耗，官又將取之於民，且閉歇無常，稅額難定，有斂怨之名，無裕國之實。」前議遂寢。

十四年，擢左都御史，遷工部尚書，仍兼管府尹如故。累署吏部尚書。十七年，吏部因京察一等人員有先由御史改官者議駁。凌漢以不勝御史，非不勝外任者比，如此苛繩，有

妨言路。御史改部之員，例准截取。至京察雖無明文，從前有御史降調保送員外郎者，援以請旨。因面奏現任大員花杰、吳榮光，皆曾由御史改降，遂奉俞允。

十九年，調戶部尚書。四川總督寶興請按糧津貼防邊經費，議駁之，略謂：「川省地丁額徵六十六萬，田賦之輕，甲於天下。現議按糧一兩加津貼二兩，百畝之家，不過出銀三兩，即得百萬兩，小民未必即苦輸將。然較原課幾增兩倍，非藏富於民之義，軍需藉資民力，尤不可率以爲常。請於各省秋撥項下借撥百萬兩，以三十萬爲初設邊防經費，餘或發商，或置田，所獲息以四萬爲常年經費，二萬提還借款，於防邊恤民兩有裨益。」詔允行。是年，典順天鄉試。子紹基亦典試福建，父子同持文柄，時人榮之。二十年，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文安。紹基官編修，見文苑傳。

李振祐，字錫名，安徽太湖人。嘉慶六年進士，授內閣中書。典廣西、雲南鄉試，遷宗人府主事。調兵部，遷員外郎，典陝甘鄉試，改御史，給事中。巡視淮安漕務，劾戶部郎中錢學彬係不勝外任之員，違例截取知府，詔譴吏、戶二部堂官，予振祐議敘，又劾都察院京察給事中色成額先經列入六法，自赴公堂辯論，干求改列三等，反覆視若兒戲，都御史被嚴議，色成額仍列有疾。

累遷內閣侍讀學士，督山東學政。應詔密陳山東積弊四事，略曰：「吏事叢勝，莫甚於官民不相安也。詞訟之繁，始由於官吏不辦，今又變而不敢辦。欲結一案，輒慮翻控；欲用一刑，輒慮反噬。鞠案之時，有倚老逞刁者，有恃婦女肆潑者，有當堂憤起者，有抗不盡供者，總由官吏恩信不結於平時，明決不著於臨事，以畏蒞之才識，治刁悍之民風，殆於鑿柄不相入矣。案牘壅滯，半由外府不辦事也。各府州案件，動輒提省，委交首府，其中有不必修而輕提者，亦有各府州畏難而稟請提省者。濟南府統轄十六州縣，自治不暇，而舍己耘人，勢必兩廢。各府州畏難之事，輒以一稟提省卸責，轉得遂其取巧偷安之計。且疑難案件，本地聞見較真，遠提至省，則茫無頭緒，必致訟師盤踞省城，遇事挑唆，一事株連數十人，一案壓擱一二載，是欲辦案而轉以延案，欲弭訟而適以滋訟矣。緝捕無策，則盜賊充斥也。東省盜賊，結黨剽掠，處處有之。護賊行強，雖小竊而情同大盜；分肥競法，雖士類亦甘作窩家。劫去馬牛，定價勒贖，明目張膽，毫不畏官。總緣捕役悉與勾連，平日分贓，臨時送信。甚至失事者以訴懇官捕爲累，以備價私贖爲便。州縣既吝養捕之資，又不講練捕之法；既無獲盜之賞，又不嚴通盜之誅。兼以自顧處分，動思諱飾，化大爲小，咸所不免。緝捕之弊如此。錢糧不清，則虧空難杜也。東省州縣正雜錢糧，新舊挪掩，習爲故常。其弊由於交代不清，自三四任以至十餘任，膠葛不清者，比比皆是。官虧而外，更有書虧。

查書虧情弊，或串通幕丁，朦混本官，私雕假印，偽造串票。有滿其私囊而遠颺者，有挾制本官而自供不諱者。州縣迴護，處分隱忍代認，而奸書遂益以侵蝕爲得計。錢糧之弊如此。疏入，上嘉納之。又劾泰安知府延璐、東昌知府熊方受請，飭交撫臣查察嚴參；又劾東昌知府王果陵辱生員，褫王果職，又察出假印試卷、勾結舞弊之人，奏請懲辦。

道光二年，遷太僕寺少卿。父憂去官，服闋，補順天府丞。歷通政司副使、光祿寺卿、太常寺卿、宗人府丞。十五年，署順天府尹。累遷內閣學士。十八年，授工部侍郎，調吏部，兼署倉場侍郎。二十一年，擢刑部尚書。浙江提督余步雲海疆債事，逮問治罪。廷臣猶有爲議輕比者，振祜堅持，得伸法。二十八年元旦，加恩年老諸臣，加太子太保。二十九年，因病乞休，許之。三十年卒，年七十四，諡莊肅。

宗室恩桂，字小山，隸鑲藍旗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九遷至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。十五年，授盛京工部侍郎，尋召爲兵部侍郎，調吏部。因曠文職六班，降內閣學士。歷工部、吏部侍郎，管理國子監事，兼護軍統領、左右翼總兵。十九年，典順天鄉試，偕大理寺卿何汝霖往浙江按學政李國杞被劾事，遂查勘南河、東河料採，奏劾虛缺浮用者，議譴有差。二十年，充內務府大臣，管理上駟院。議增圓明園丁四百名，命偕尚書賽尚阿督

率訓練。

二十一年，授理藩院尙書，兼署左都御史。劾太常寺丞豐伸及查倉御史廣祐不職，並罷之。署步軍統領。奏言：「京城巡捕五營槍兵一千名，不足以資捍衛，增設一千。裁撤藤牌弓箭等兵，改爲槍兵，不敷者，於各營兵丁內揀選足額。輪派二百名打靶，操演陣式。」詔議行。二十二年，調禮部尙書，又調吏部，實授步軍統領。上御閱武樓，親閱圓明園兵丁槍操，步式整齊，施放有準，嘉恩桂督率有方，賜花翎。時議節冗費，恩桂先已奏裁上駟院馬六百餘匹。又奏言南苑六圈，請裁其二，並裁各圈及京圈馬二百餘匹。上駟院、司鞍、司轡、蒙古醫生舊支馬乾銀，均減半給，如議行。以兼攝事繁，罷管內務府，二十五年，復之。

恩桂在吏部，嚴杜冒濫。兼步軍統領衙門最久，先後逾十年，綜覈整頓，釐定章程，訓練士卒，皆有實效，宣宗甚倚之。二十六年，京察，特予議敘。又幸南苑，見草木牲畜蕃盛，嘉恩桂經理得宜，加一秩。迭奉命治倉胥弊，及戶部捐納房書吏賄充司員，收受陋規諸獄，並持正不撓法。二十八年，卒於官，上深悼惜，稱其任勞任怨，殫竭血誠，贈太保，賜金治喪，諡文肅。

論曰：姚文田建言切中時弊，戴敦元清介幹事，其風概越流俗矣。朱士彥之治河，何凌

漢之掌計，李振祜之執法，並號稱職。恩桂奏績金吾，肅清輦轂，一時稱矯矯焉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五

## 列傳一百六十二

白鎔 孫桓 史致儼 那清安 昇寅 李宗昉 姚元之

何汝霖 季芝昌

白鎔，字小山，順天通州人。嘉慶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典福建鄉試。十八年，大考二等，擢贊善。督安徽學政，詔密詢地方利弊，疏言：「安徽錢糧，惟鳳陽、泗州遭湖、河之害，積逋較巨。遇豐稔之年，循例帶徵舊額。在小民以一年而輸數年之賦，雖樂歲不免拮据；而官吏懼譴，規避多方，積重難返。與其存徵之名，致小民日受追呼，國計依然無補，何如核徵之實，使官吏從容措理，舊額尚可漸清。請嗣後二屬錢糧，每年祇帶徵一年，儻遇歉收，再行遞緩，民力漸紓，催科者自願考成，行之必有效。」詔允行。

青陽有孝子曰徐守仁，幼孤，事母孝。母沒，廬墓三年，鎔造廬贈賻，題諱旌表。訪求



明臣左光斗遺裔，取列縣庠。按試所至，集士人講學，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本。累遷少詹事。道光元年，督廣東學政。歷詹事、內閣學士。七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調吏部。九年，偕尚書松筠赴直隸按外委白勤被誣冤斃獄，護理總督屠之申以下降黜有差。督江蘇學政。尋偕侍郎寶興勘視南河埽料，舉實以聞。十一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召還京，未至，命查勘江南災賑。時尚書穆彰阿、朱士彥亦奉命勘湖、河汎溢狀，穆彰阿先回京，鎔遂偕士彥履勘沿河閘壩工程，與總督陶澍定議以工代賑。赴安徽，周歷太平、寧國、池州、安慶、廬州各郡，先後疏劾飾災侵賑諸弊。次年，回京，署翰林院掌院學士，典順天鄉試。十三年，擢工部尚書，典武會試。故事，武闈雙好不足額，始取單好。是科雙好不盡取中，坐降大理寺卿。十九年，乞病歸，卒於家，年七十四。

鎔事母孝，教子弟嚴。宣宗嘗嘉其家法之善，以勉朝臣云。

孫桓，字建侯。同治二年進士，授吏部主事。累遷郎中。掌選，清嚴慎密，吏不能欺，爲時所稱。光緒中，游擢兵部侍郎，綜覈一如爲司官時。十七年，因病乞休，尋卒。

史致儼，字容莊，江蘇江都人。家酷貧。甫冠，爲諸生，學政謝墉器其才，給膏火，居尊經閣讀書。薦預召試，未與選。嘉慶四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督四川學政。累遷

右庶子。二十一年，督河南學政。自滑縣匪平，猶有伏莽，密詔偵察。疏陳彰、衛二郡民間習邪教猶衆，州縣編查保甲，有名無實，撰敦俗篇，刊布以化導之。商丘廩生陳忠錦以不濫保被毆，知府、經歷受賕，反加斥責，忿而自經。疏劾，譴罪有差。

道光元年，典湖北鄉試。累遷內閣學士。三年，擢刑部侍郎，調禮部。五年，督福建學政。奏分臺灣舉人中額，增所屬四縣學額。漳、泉諸郡習械鬪，諸生與者，屏不與試，悍風稍息。九年，偕侍郎鍾昌赴山西鞠獄，平定知州故出人罪，鞠實，論兇犯如律，毓知州恆杰職。調刑部，歷左都御史，遷禮部尙書。兩典順天鄉試。調工部，又調刑部。勤於其職，竟日坐堂上閱案牘，擊析論難，視司員如弟子。任刑部凡四年，京察，以刑名詳慎，被議敘。十八年，乞解職。尋卒，年七十九，贈太子太保，祀鄉賢及名宦祠。

那清安，字竹汀，葉赫納喇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嘉慶十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遷翰林院侍講。累遷內閣學士。二十四年，授禮部侍郎，歷刑部、工部。道光元年，命赴直隸獄，擢左都御史，管光祿寺事，兼都統。尋遷兵部尙書，調刑部。四年，出爲熱河都統，偕左都御史松筠等赴土默特獄，事竣，疏言：「蒙古惡習，常有移屍訛詐，爲害滋甚。蒙古律例，凡軍流徒犯，罪止折枷，情重法輕。請嗣後遇有假捏人命詐財者，所擬軍流徒罪卽行實發，

不准折枷，以懲刁惡。」下所司職行。六年，召授左都御史。逾年，復任熱河都統，召對，詢知其母年老，命仍還左都御史任。十一年，復授兵部尚書，典順天鄉試及會試。十四年，以疾乞解職，允之。尋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恭勤。

那清安工爲館體應制詩，時皆誦習。因與穆彰阿同榜成進士，晚乃受宣宗知，迭秉文衡。既卒，會兵部以慶廉送武會試有殘疾，爲監試御史所劾。先是那清安爲監射大臣，曾以慶廉殘疾扣除，上追念其持正，予其子全慶加二級。全慶，光緒初官大學士，自有傳。

昇寅，字賓旭，馬佳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拔貢，考授禮部七品小京官。舉嘉慶五年鄉試。累遷員外郎，改御史。疏言學校爲人才根本，請嚴課程，務實用，戒奢靡；又疏陳防禁考試八旗生懷挾冒替弊，從之。改右庶子，累遷副都御史。二十一年，授盛京禮部侍郎，署盛京將軍。調刑部，召爲工部侍郎，又調刑部。道光六年，出爲熱河都統。以蒙古各旗招內地游民開採煤礦，往往生事械鬪，疏請諭禁，從之。八年，命赴甘肅偕總督鄂山按察夏將軍慶山、副都統噶普唐阿互劾事，罷慶山，卽以昇寅代之。歷成都、綏遠城將軍。命鞫鄂爾多斯京控獄，奏言：「蒙古京控日繁，請自後各部落封禁地樹立界牌，以杜私墾；蒙古阿勒巴圖禁止餽贈，以息爭端；扎薩克王、貝勒等毋用內地書吏，以免教唆；各旗協理台吉，會

同盟長選舉，以昭慎重，盟長會盟需用烏拉，應明定限制，以免浮索。庶積弊清而獄訟息。」  
十一年，召授左都御史，兼都統。十二年，署工部尚書。京畿旱，疏請發米，設十廠煮粥以濟災民，從之。十三年，借侍郎鄂順安按西安將軍徐錕貪縱，得實，職褫職。十四年，命閱兵山東、河南，就鞠桐柏知縣寧飛演放出人罪，治如律。命赴廣東、湖南按事，授禮部尚書，未至，卒於途。優詔賜卹，稱其老成清介，贈太子太保，諡勳直。

子寶琳，直隸保定知府，濬定州洿澤，有治績。寶珣，同治中，官兵部侍郎、山海關副都統。孫紹祺，咸豐六年進士，由編修官至理藩院尚書，紹誠，光緒中，山西布政使，從治鄭州河工，終駐藏大臣，紹英，宣統初，度支部侍郎，內務府大臣。

李宗昉，字芝齡，江蘇山陽人。嘉慶七年一甲二名進士，授編修，典陝甘鄉試。大考二等，擢贊善。督貴州學政，累遷侍讀學士，督浙江學政。歷詹事、內閣學士。道光元年，授禮部侍郎。次年，典會試，又典江西鄉試，留學政。值大水，歲饑，與巡撫籌賑務，多所全活。調戶部侍郎。初，宗昉督學貴州時，巡撫譚文全省田爲增賦計，民情惶駭，會檄學官徵集圖書，得御史包承祚奏疏，乾隆初，學政鄒一桂請丈田，而承祚奏駁之，極言黔中山多平地少，民每虛占不毛之地，胥吏高下其手，以丈高下不可準之田，賦未必增，民受其害。部

議停止，宗昉持以示巡撫曰：「此事學臣嘗奏之，被駁。今必解其所駁乃可。」巡撫亦悟，事得寢。至是，官戶部，署巡撫麟慶因復奏上其事，部援故事詳覆之，乃定議不行。歷工部、吏部侍郎，兼管國子監、順天府尹事。自七年至十年，典順天鄉試二，會試一，浙江鄉試一，得士稱盛。擢左都御史、禮部尚書。二十四年，以疾乞休。二十六年，卒，依例賜卹。

姚元之，字伯昂，安徽桐城人。嘉慶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典陝甘鄉試。入直南書房。給事中花杰劾戴衢亨、英和援引，詔元之文字本佳，斥杰詆訐，尋亦罷元之入直。十七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講。復以武英殿刊刻聖訓有誤，仍降編修。十九年，督河南學政，疏禁坊刻類典等書以杜剽襲，又密陳河南與安徽、湖北交界地多搶匪，陳州、汝寧鹽運迥殊，土匪把持，並嘉納之。累遷內閣學士。

道光十三年，授工部侍郎。疏陳臺灣營務積弊，窩娼聚賭，械鬪殺人，操演雇人替代，詔下閩督嚴察整頓。調戶部，又調刑部。迭典順天、江西鄉試。督浙江學政，未滿，十八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召回京。尋以南昌知府張寅爲江西巡撫裕泰劾罷，元之爲寅疏辯，臚陳政績，請查辦，詔斥冒昧，降二級調用。二十一年，海防方亟，疏陳廣東形勢，豫籌戰守，下靖逆將軍奕山等採行。授內閣學士。二十三年，京察，以年衰休致。

元之學於族祖肅，文章爾雅，書畫並工。習於掌故，館閣推爲祭酒。愛士好事，穆彰阿素重之。後以論洋務不合，乃被黜。咸豐二年，卒。

何汝霖，字雨人，江蘇江寧人。拔貢，考授工部七品小京官。中式道光五年舉人，充軍機章京，累遷郎中。歷內閣侍讀學士、大理寺少卿。偕侍郎恩桂按事浙江，查勘南河料塼。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歷宗人府丞、副都御史。二十二年，授兵部侍郎，調戶部。偕大學士敬徵勘東河工程。二十五年，擢兵部尚書。值太后七旬萬壽，汝霖母丁年九十，五世同堂，賜御書扁額，尋以母憂歸。江蘇大水，命在籍襄治賑務。先是，總督陶澍於江寧立豐備倉以備荒，縣令虧挪穀價，大吏許以他款抵。汝霖曰：「倉穀以備凶。今荒象如此，汝霖不敢欺朝廷，當各爲奏上。」乃以給賑用。服闋，命以一品頂戴署禮部侍郎，尋署戶部尚書，仍直軍機處，授禮部尚書。

汝霖久襄樞務，資勞已深，尚書陳孚恩由章京躋大臣，驟用事，厭汝霖居其前。汝霖年逾七十，一日在直，觸火爐幾仆。孚恩笑曰：「人當避鐘，鐘豈能避人。」汝霖知其諷已，咸豐二年，以足疾乞罷直，許之。未幾，卒，諡恪慎，祀鄉賢。子兆瀛，浙江鹽運使。

季芝昌，字仙九，江蘇江陰人。父麟，直隸鉅鹿知縣，居官慈惠。嘉慶十八年，捕邪教，焚其籍，免株連數千人。坐捕匪不力，戍伊犁。

芝昌年逾四十，成道光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，散館第一。未幾，大考第三，擢侍讀，督山東學政。十九年，大考復第三，擢少詹事，晉詹事，典江西鄉試，督浙江學政。母憂歸，服闋，擢內閣學士。二十三年，授禮部侍郎，督安徽學政，調吏部，又調倉場。二十八年，命偕定郡王載銓籌辦長蘆鹽務，清查天津倉庫，疏陳：「蘆鹽積累，各商憚於承運，歷岸至四十餘處。請將河南二十四州縣做淮南例改票鹽，先課後引。直隸二十四州縣限半年招商招販，無商販即責成州縣領運，或由鹽政遴員官運。支銷浮費及官役陋規，永遠裁汰。每年應完帑利，攤及通網額引，與正課一律徵收。其協濟補欠充公等項加價名目，概行革除。並於各引鹽加斤免課，每斤准其減價敵私。」詔依議行。

二十九年，偕大學士耆英赴浙江閱兵，並清查倉庫，籌辦鹽務。途經東河、南河，查詢節浮費，裁冗員事宜，奏減東河正款二十萬兩，裁泉河通判、歸河通判，南河每年用款以三百萬兩爲率，減省五六十萬兩，併揚運通判於江防廳，改爲江運同知，裁丹陽縣丞、靈壁主簿、呂梁洪巡檢，從之。耆英病留清江浦，芝昌獨赴浙江，疏陳變通鹽務章程七事：杭、嘉、紹三所引鹽，分別加斤，止令完交正課，松所引鹽，酌裁科則，虛懸口岸，選商接辦，並籌款

收鹽，緝私責成官商，由運司審覈，緝獲私鹽，分別充賞，及補課作正配銷，禁革引地陋規，覈裁巡驗浮費。尋查州縣倉庫，統計實虧之數，多至三百九十餘萬，請將虧數最多之員，革職，勒追，不足，則由原任上司按成分賠，或由本省各官分成提補，其有欠在胥吏者，尤嚴補追，毋任倖免，並從之。

授山西巡撫，未一月，召署吏部侍郎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尋授戶部侍郎。三十年，擢左都御史。咸豐元年，出爲閩浙總督。艇匪在浙洋劫掠山東兵船，被剿遁閩洋，遣水師截擊，賊衆畏罪投誠，分別安置。二年，兼署福州將軍。疏請停罷捐納舉人、附生之例，又奏禁鹽商代銷官運，以杜取巧，並從之。尋以疾乞休。

芝昌以文字受宣宗特達之知，嘗曰：「汝爲文，行所無事，譬之於射，五矢無一失。」及查辦長蘆、兩浙鹽務稱旨，遂驟進膺樞務。甫數月，宣宗崩，文宗猶欲用之，畀以外任。未一歲，謝職歸。久之，卒於家，未予卹典。光緒初，署閩浙總督文煜奏陳政績，追諡文敏。子念詒，道光三十年進士，官編修。孫邦楨，同治十二年進士，官至福建布政使。

論曰：承平，士大夫平進而致列卿，或以恪謹稱，或以文學顯，固不能盡有所建树，或餘澤延世，子孫復繼簪纓，若白鎔、那清安、昇寅諸人是也。季芝昌晚遭殊遇，已值宣宗倦勤



之年，暫任兼圻，奉身而退，其見幾知止者耶？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六

## 列傳一百六十三

辛從益 張鱗 顧皋 沈維錡 朱爲弼 程恩澤 吳傑

辛從益，字謙受，江西萬載人。乾隆五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，以母老陳請終養。嘉慶十七年，起復補原官。會京畿多雨，詔發廩平糶，從益在事，釐剔弊端，實惠及民，時稱之。疏請飭督撫詳慎甄別以澄吏治，略曰：「外省甄別，與京員不同。京師耳目甚密，稍有徇私，難逃聖明洞鑒。外省督撫權勢既尊，操縱甚易，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處，亦有當體恤之處，偏私則是非倒置，刻覈則下情不通。臣以爲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綱，略趨承之末節，務幹事之勤能，責安民之實效，揣時勢之難易，量才分之優絀，而又常存敬畏之心，然後能愛惜人才，澄清吏治。」遷給事中。

十八年，滑縣匪平，軍中多攜養難民子女，從益疏請遣送歸家，如議行，並隨領兵大

員。又面奏：「正教昌明，邪說自息，小民不識大義，故易爲邪教煽惑。而選人得官，不問風俗淳澆，祇計缺分肥瘠，何以教民？欲厚風俗，宜先責成牧令。」歷光祿寺少卿、通政司參議、內閣侍讀學士、光祿寺卿、太常寺卿。道光初，山西學政陳官俊鑄級回京，仍直上書房，從益疏劾曰：「上書房爲教習諭德之地，視學政爲尤重，宜慎選德行敦厚、器識宏達之儒臣，使皇子有所觀法，薰陶養其德性。陳官俊在學政任，不能遠色避嫌，懲忿竄欲，性行之駁，器識之褊，不宜仍居授讀之任。」

二年，遷內閣學士。宣宗溫諭曰：「爾甚樸忠，無所希冀，亦無所揣摩。有所聞見，直言無隱，朕無忌諱也。」命偕尙書文孚赴陝西讞獄。渭南富民柳全璧殺其傭朱錫林，賄知縣徐潤得免死，巡撫朱勳庇之，獄久不決。從益等鞫得其狀，論如法。覆命，陳陝西馬政之害，地方官春秋計里買馬，實則民不得直，而官亦不需馬，第指馬索賂以爲民病，請禁革。三年，擢禮部侍郎，督江蘇學政。於是巡撫陶澍奏禁紳衿包漕，橫索漕規，下學政稽查懲治。從益上疏曰：「江蘇漕額本重，豈堪浮收無節？州縣自應調劑，閭閻尤宜體恤。久懸定額，尙肆苛求，明語浮收，必滋流弊。撫臣之意，謂控漕之人卽包漕之人，臣以爲未必盡然。官之收漕，必用吏役，吏役貪狠，必圖肥己。官旣浮收，吏又朘削，不特小民受害，卽循謹生監，亦被其累，激而上控，此中固有不得已者。撫臣又稱生監需索漕規，地方官費無所出，

乃取償於純謹小民。臣伏思吏役貪得無厭，縱生監悉循循守法，而小民追呼徵比之煩，亦斷不能爲之少減。吏役倚官府爲城社，倘違例浮收，無人控訴，將何術以治之？夫劣衿律所不宥，苛政亦法所必裁。矯枉勢必過正，創法宜防流弊。管見所及，不敢不以上聞。

從益廉靜坦白，遇非理必爭，不爲權要詘。八年，卒於學政任所。著有奏疏、詩文內外集、公孫龍子注。

張鱗，字小軒，浙江長興人。嘉慶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習國書，授檢討。仁宗臨幸翰林院，鱗獻詩冊，被恩賚。十七年，大考二等，遷贊善。歷侍講、庶子。二十年，選翰林官入直懋勤殿，纂輯秘殿珠林、石渠寶笈，鱗與焉。歷侍講學士、國子監祭酒。二十四年，典江西鄉試。尋以齋戒未至齋所，降授太常寺少卿。遷通政使司副使、太僕寺卿。道光元年，命偕太常寺少卿明安泰赴楊村挑驗剝船，遂赴東光、盧龍兩縣訊鞠京控獄，各論如律，並劾承審官濫刑，巡道徇庇，褫黜有差。三年，轉太常寺卿，督安徽學政，擢內閣學士。七年，以繼母憂歸，服闋，補原官。擢兵部侍郎，督福建學政。十三年，補戶部，又調吏部。福建縣丞秦師韓控許總督程祖洛，侍郎趙盛奎偕鱗同案鞫，白其誣，師韓遣戍。

鱗清廉儉素，杜絕干謁。兩爲學政，卻陋規，拔寒畯，閩人尤頌之。衡文力矯通榜之

習。十五年，典會試，以校閱勞致疾，出闈，卒。福建士民請祀名宦祠。

顧皋，字歆齋，江蘇無錫人。嘉慶六年一甲一名進士，授修撰。九年，督貴州學政，釐剔弊竇，奏改黎平、開泰學額，士林頌之。超擢國子監司業。二十一年，直懋勤殿，編輯秘殿珠林、石渠寶笈。歷翰林院侍讀、左右庶子、侍講學士、侍讀學士。典陝甘鄉試。二十四年，入直上書房，甚被仁宗眷注。二十五年，扈蹕熱河。上升遐之日，御筆擢皋詹事。次日，宣宗即位，執皋手大慟。道光元年，遷內閣學士，擢工部侍郎，兼管錢法堂。二年，調戶部。連典順天、浙江鄉試，管理國子監事務。

皋在戶部，不爲激亢之行，考覈利病，慎稽出納，不可干以私。嘗曰：「學期見諸實用。吾久迴翔於文學侍從。及任經世理物之責，未能壹志專慮，以求稱職，爲自愧耳。」八年，以病乞歸。十一年，卒。

沈維鏞，字子彝，浙江嘉興人。嘉慶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歷司業、洗馬。與修全唐文、西巡盛典、一統志，入直懋勤殿，纂輯秘殿珠林、石渠寶笈。二十一年，督湖北學政，禁習邪教，以端士風。累遷侍讀學士。道光二年，典福建鄉試，留學政。疏陳州縣私設

班館之弊，請飭嚴禁，並禁監生充緝捕、催科諸役。四年，遷大理寺少卿。八年，督順天學政，轉太僕寺卿。任滿，遷宗人府丞，署副都御史，尋實授。十二年，督安徽學政，奏請增建壽州考棚，與鳳陽分試。潁江水災，借糧吏會籌賑撫，士民頌之。維鏞居官廉，屢視學，所至弊絕風清，振拔多知名士，宣宗知之，期滿連任。擢工部侍郎。十七年，請回籍營葬，詔予假三月，毋庸開缺，事竣回京。十八年，以耳疾許免職，命病痊以聞。逾年，卒於家。

維鏞學以宋儒爲歸，謂典章制度與夫聲音訓詁當宗漢人，而道理則備於程、朱，務爲身心有用之學。校刊宋儒諸書以教士，時稱其醇謹焉。祀鄉賢祠。

朱爲弼，字右甫，浙江平湖人。嘉慶十年進士，授兵部主事，遷員外郎。道光元年，授御史，遷給事中。疏請整頓京師緝捕，劾倉場覆奏海運倉豆石微變情形不實，命大臣按鞠，侍郎和桂、張映漢並被譴。又疏陳江蘇海口壅塞，浙江上游均受其害，請疏濬太湖下游劉河、吳淞諸水，爲一勞永逸之計，如所議行。四年，擢順天府府丞，遷府尹。有蝗孽，單騎馳視，卻屬官供張，曰：「吾爲蝗來，乃以我爲蝗耶？」六年，復降授府丞。歷通政司副使、太常寺卿、宗人府府丞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十三年，擢兵部侍郎，權倉場侍郎，尋實授。

十四年，出爲漕運總督。時漕船水手恣橫，廬州幫在東昌械鬪，傷斃多命，下爲弼查

辦，疏言：「漕督例隨幫尾，在前者無從遙制。請責成押運官弁會同地方官擊辦。」並定頭柁十家聯保，舉發徇隱賞懲之法，奏陳剔弊速漕章程八事，下所司議行。十五年，以病乞免，允之。二十年，卒。

爲弼精摹金石之學，佐阮元纂鐘鼎彝器款識，所著有蕉聲館詩文集。

程恩澤，字春海，安徽歙縣人。父昌期，乾隆四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，累官至侍講學士，直上書房。恩澤勤學嗜奇，受經於江都凌廷堪，廷堪勗之曰：「學必天人並至，博而能精，所成乃大。」嘉慶十六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道光元年，入直南書房，宣宗曰：「汝父蘭翹先生昔年在上書房，朕敬其品學。汝之聲名，亦所深悉，宜更守素行。」典試四川。三年，督貴州學政，勸民育粟蠶，其利大行。重刊岳珂五經以訓士。鄭珍有異才，特優異之，餉以學，卒爲碩儒。六年，調湖南學政。任滿回京，游擢國子監祭酒。命充春秋左傳纂修官，推本賈服，不守杜氏一家之言。母憂歸。十一年，服闋，仍直南書房。未補官，特命典試廣東。知南海曾釗名，冀得之。釗未與試，榜發，大失望。所得多知名士。改直上書房，授惠親王讀。遷內閣學士。十四年，授工部侍郎，調戶部。以部務繁，罷直書房。十七年，卒，上甚惜之，優詔賜卹，賜其子德威舉人。

恩澤博聞強識，於六藝九流皆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天象、地輿、壬遁、太乙、脈經莫不窮究。謂近人治算，由九章以通四元，可謂發明絕學，而儀器則罕傳，欲修復古儀器而未果。詩古文辭皆深雅。時乾、嘉宿儒多徂謝，惟大學士阮元爲士林尊仰，恩澤名位亞於元，爲足繼之。所欲著書多未成，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、詩文集十卷傳於世。

吳傑，字梅梁，浙江會稽人。少能文，爲阮元所知。以拔貢生應天津召試，二等，充文穎館謄錄，書成，授昌化教諭。嘉慶十九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。道光二年，督四川學政，疏請以唐陸贄從祀文廟，下部議行。遷給事中，出爲湖南岳常澧道，歷貴州按察使、順天府丞。

十三年，川南叛夷犯邊，師久無功，傑疏言：「川夷作亂，提督桂涵連戰克捷，生擒首逆，清溪近邊遂無夷踪。楊芳繼任，用兵之區僅峩邊一處，夷寇不過數部落，當易獲勝。惟夷巢跬步皆山，夏令河水盛漲，徒涉尤難。楊芳自抵峩邊，頓兵三月。臣思其故，必逆夷退伏老巢，水潦既降，不易深入。楊芳不敢以軍情入告，但稱督兵進剿，實皆游移觀望之辭。曠日持久，邊事所關非細，請敕總督鄂山體察確奏，毋得徇隱。」

又疏言：「馭夷長策，當先剿後撫。未剿遽撫，良莠不分。兵至，相率歸誠；兵退，復出



焚掠。層巒疊嶂，我師轉運爲艱。夷族因利伺隙，倏起倏伏，使我猝不及防。國家既厚集兵力，自當掃穴犁庭，除惡務盡，使諸夷望風震懾，一勞永逸。自古馭夷之法，討伐易而安撫難。善後之舉，至要者二：一曰除內奸。游手無業之徒，潛居夷地，爲之謀主，教以掠人勒贖，聚衆焚殺，及避火器敵官軍之策。夷悍而愚，得之乃如虎傅翼，必應名捕，盡法懲治。良民亦驅使回籍，毋任逗留異域，宜諭土司，不得容留漢民，營伍邏詰，絕其潛入之路，則奸人無繇構煽矣。一曰分疆界。夷族愚惰，不諳農事，漢民租地，耕作有年，既漸開闢，齒爲膏腴，羣夷涎其收穫，復思奪歸，搆衅之原，不外於此。今當勘丈清釐，凡漢民屯種夷地，強占者勒令退還，佃種者悉令贖歸。無主之田，墾荒已久，聚成村落，未便遷移，畫爲漢界，禁其再行侵占，庶爭端永息。」又奏：「越嶺應設撫民通判，止治漢民，而熟夷皆受治土司，通判無專責，且營伍非其所轄，呼應不靈，每以細故釀爲大衅。請改爲撫夷通判，千把總以下皆受節制。」疏上，下鄂山議行。

遷內閣學士。十五年，擢工部侍郎，連典順天鄉試及會試。十六年，卒。

論曰：宣宗最重文學廉謹之臣，辛從益直言獻納，張鱗廉介絕俗，沈維鏞服膺理學，程恩澤博物冠時，皆負清望。顧臯、朱爲弼、吳傑並以雅材迴翔卿貳，亦足紀焉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七

## 列傳一百六十四

鮑桂星 顧菴 吳孝銘 陳鴻 鄂木順額 徐法績

鮑桂星，字雙五，安徽歙縣人。嘉慶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中允。九年，典試河南，留學政。十三年，典試江西。十五年，督湖北學政。累遷至內閣學士。十八年，任滿，既受代，聞林清之變，疏陳十事，急馳至京，仁宗嘉之，曰：「汝所奏已次第施行矣。」擢工部侍郎，充武英殿總裁。桂星性質直，勇於任事。十九年，疏陳刊書及校勘事宜。又劾提調劉榮黼等不職，命王大臣按之。榮黼面訐桂星曾言滿總裁熙昌所校，不過偏旁點畫，修改徒延時日；且言近日有旨，旗人不足恃，故督撫多用漢人。上聞之，怒，命傳詢。桂星對聞自侍郎周兆基，且言在部與滿員共事，多有徇私背公，而兆基不承；又指同官熙昌及慶溥囑託部事，兩人亦不承。以任性妄言，下部嚴議，詔斥桂星指訐慶溥、熙昌囑託無據，其咎

小，妄言朝廷輕滿洲重漢人，亂政之大者。革職，不准回籍，令在京閉門思過，責五城御史嚴察，如私著詩文有怨望誹謗之詞，從重治罪。越五年，上意解，復官編修。宣宗卽位，召對，諭曰：「汝昔所劾，今已罷斥。」擢侍講，又擢通政司副使，意頗嚮用。道光四年，擢詹事。未幾，卒。

桂星少從同縣吳定學，後師姚鼐，詩古文並有法，著有進奉文及詩集，又嘗用司空圖說輯唐詩品。

顧莼，字南雅，江蘇吳縣人。嘉慶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七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讀。督雲南學政，道經河南，見吏多貪墨，奸民充斥，密疏陳謂不早根治，恐釀巨患。仁宗問樞臣，樞臣徼其事，不以爲意，明年遂有滑縣之亂。在雲南，課士嚴而有恩，以正心術端行誼爲首，次治經史、辨文體。按試所至，聞賢士必禮遇之，士風丕振。任滿，充日講官。二十五年，遷侍講學士。值宣宗初政，疏請停捐例。再疏陳崇君德、正人心、飭官方三事。上召對，嘉納其言。故事，大臣子弟不得充軍機章京，時值考選，許一體與試。莼謂貴介不宜與聞樞要，請收回成命。事尋止。

左都御史松筠出爲熱河都統，莼上疏，謂松筠正人，宜留置左右，失上意，降編修，九歲

不調。先是嘉慶中蒯在史館，撰和珅傳，及進御，經他人竄改，和珅會數因事被高宗詰責，並未載入傳。仁宗怒其失實，嚴詔詰問。大臣以蒯原稿進，仁宗深是之，而奪竄改者官。宣宗一日閱實錄至此事，嘉蒯直筆，因言前保留松筠，必非阿私，特擢蒯右中允。未一歲，復侍講學士原職。

時回疆張格爾亂甫定，蒯疏：「請於喀什噶爾沿邊增重兵，以控制安集延，杜回人窺伺，又其地密邇英吉沙爾、葉爾羌、和闐，皆有水草可耕牧，宜募民屯田，爲戰守備。更請慎選大臣，無分滿、漢，務得讀書知大體有方略者任之，而以廉靜明信能拊循民、回者爲之佐，庶可永永無事。」

道光十一年，遷通政司副使。湖南北、江南、江西、浙江大水，蒯疏言：「饑民與鹽梟糾合易生事，鹽梟不盡去，終爲巨患。緩治之則養禍深，急治之則召禍速，欲禁其妄行，必先謀其生路。現兩淮鹽場漂沒，三江、兩湖勢必仰給蘆、粵之鹽，宜聽民往販，隨時納課，收課後，不問所之，俟鹽產盛，丁力紓，卽令課歸丁，不限疆域。」事下所司，格未行。

蒯性嚴正，尙氣節，晚益負時望，從游者衆，類能砥勵自立，滇士尤歸之，其秀異者至京師多就問業焉。十三年，卒。

吳孝銘，字伯新，江蘇陽湖人。嘉慶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工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。十八年，林清之亂甫定，大軍會攻滑縣，孝銘從大臣行，參軍事。累遷郎中。道光中，回疆用兵，首逆張格爾潛遁未獲，議者欲以克復四城，分封回部酋長。孝銘密言於樞臣曰：「是可行於乾隆時，不可行於今日，行之邊患且益甚。」議中止。張格爾旋就俘，賜花翎。瀕年大水，江、浙、兩湖被災尤數，承回疆兵事後，度支大絀。戶部擬議，宗室日以蕃衍，衣食悉仰之官，耗財之大者，請自系出世祖以上子孫皆改爲覺羅，爲覺羅者以次遞革。孝銘曰：「茲事當密陳，不宜顯言。法當緩更，不宜驟易。宗室久受恩養，一旦降爵減糧，令下卽大困，因而呼籲，朝廷不得已，將必復之，是良法美意終於不行也。」部臣是其言，卽使草奏上之。歷鴻臚寺少卿、光祿寺少卿、通政司參議、順天府丞，仍留直軍機處。十四年，擢太僕寺卿，再遷宗人府丞。

孝銘前後在樞廷二十餘年，練於掌故，持議悉合機宜，屢膺文衡，有公明稱。母憂，以毀致疾，服闋，至京。尋乞病歸，卒於家。

陳鴻，字午橋，浙江錢塘人。嘉慶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，剛直有聲。典試山西還，力陳驛站煩擾，請申定例，肅郵政。二十五年，疏陳浙江水利，略曰：「杭城地

當省會，用上下兩塘之水，溉仁和、錢塘、海寧之田數萬餘頃。源出西湖，近廢不治。水淤葑積，塘河津耗，夏旱少雨，上塘枯涸，苗害尤劇。海寧長安鎮號產米之鄉，許村黃灣場爲產鹽之地，杭、嘉、湖、寧、紹諸郡賴是挽運。擬請仿江蘇浚吳淞例，歸民間按畝出贖，並飭疆臣躬履屬境，凡隄塘插壩，悉復舊制，俾農田旱潦有備。」又請：「北省多闢水田，兼收秬稻之利，庶使畿輔爲沃野，無凶年。」皆被採納。道光初年，疏陳浙鹺不綱，請裁鹽政，歸巡撫兼理，令整頓緝私，嚴禁掣規重斤科派供應諸弊，如議行。糾劾工部弊竇最多，不避權貴。遷給事中。

二年，奉命稽察銀庫，其妻固賢明，曰：「今而後可送妾歸矣。」驚問之，曰：「銀庫美差也，苟爲所染，昵君者屬至。禍且不測，妾不忍見君菜市也。」鴻指天自誓，禁絕賂遺。中庭已列花數盆，急揮去，墮地益碎，中有藏錮，益聳懼。遂奏庫衡年久鐵陷，請敕工部選精鐵易之。送庫日，責成管庫大臣率科道庫員較驗，然後啓用。禁挪壓餉銀，空白出納及劈鞘諸弊。庫吏百計誑之，不動。復請戶部逐月移送收銀總簿，別立放銀簿，鈐用印信，以資考覈。先是御史趙佩湘馭吏嚴，其死也，論者疑其中毒。鴻蒞庫，勺水不敢飲。出督雲南學政，奏革陋規，嚴束書吏，弊風頓革。遷通政司參議，卒於官。

鄂木順額，字復亭，鈕祜祿氏，滿洲正藍旗人。父明安泰，江蘇按察使。鄂木順額，嘉慶二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遷右庶子。道光四年，大考一等，擢翰林院侍講學士，遷少詹事。扈從東巡，命分視御道，內監前驅者多率意馳踐，鄂木順額執而鞭之，則懇於御前。召問，鄂木順額對曰：「關外地與關內異，先驅蹂踐則路壞，慮驚乘輿。且御道非大駕不得行，臣不敢不執法。」上韙之。命爲湖南學政，以在舟憂，引禮力辭。服闋，督安徽學政，遷光祿寺卿。十一年，大雨江溢，學政駐當塗，鄂木順額捐廉以賑，督守令勸捐，士民踴躍。知縣趙汝和盡心民事，而慧直忤大吏，調爲鄉試同考官。鄂木順額堅留治賑，事得辦，後上聞。宜宗以爲賢，期滿留任，遷大理寺卿。十二年，鄉試，往江寧考錄遺才，卒於試院。鄂木順額以氣節自勵，在滿洲京僚中稱最。大學士松筠尤重之，曰：「君光明挺直，行且大用，願自愛。」爲英和門下士，在翰林，非有故不通謁。及英和謫戍，獨送至數十里外。英和太息曰：「吾愧不知人，平日何曾好待君耶？」嘗謁掌院學士玉麟，閩人弗爲通，怒叱曰：「英和國獲罪，卽若曹爲之，奈何猶不知做！」翼日，玉麟自往謝。

徐法績，字熙庵，陝西涇陽人。嘉慶二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以親老歸養，家居十年。道光九年，遷御史，謂諫臣當識大體，不宜毛舉細故瀆上聽，致久喪生厭。疏陳

求人才、捐文法、重守令、繩貪墨四事。會直隸、河南地震成災，劾罷監司不職者二人。遷給事中，稽察銀庫，無所染。十二年，分校會試，同官與吏乘隙爲姦，匿雲南餉銀，法績出闈亟按之，謀始沮。典試湖南，其副病歿，獨專校閱，徧搜遺卷，拔取多知名士，而得於遺卷者六人，大學士左宗棠其首也。以薦赴東河，學習河工，周歷兩岸，詳詢利弊，著錄爲東河要略一篇。十四年，遷太常寺少卿。尋以病乞歸，踰二年卒。

論曰：鮑桂星、顧統以鯁直獲譴，卒見諒於明主，蕤之建白，尤卓卓矣。吳孝銘通達政體，鄂木順、額樸、誠持、正、陳鴻、徐法績、清操相繼，冀挽頹風，而庫藏大獄，卒發於十數年之間，甚矣實心除弊之罕觀其人也！



092-504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八

## 列傳一百六十五

黃爵滋 金應麟 陳慶鏞 蘇廷魁 朱琦

黃爵滋，字樹齋，江西宜黃人。道光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、給事中。以直諫負時望，遇事鋒發，無所回避，言屢被採納。十五年，特擢鴻臚寺卿。詔以爵滋及科道中馮贊勳、金應麟、曾望顏諸人均敢言，故特加擢任，風勵言官，開忠諫之路，勉其勿因驟得升階，卽圖保位，並以詰誠臣工焉。尋疏陳察天道，廣言路，儲將才，制匪民，整飭京城營衛，申嚴外夷防禁六事，又陳漕、河積弊，均下議行。

時英吉利船艦屢至閩、浙、江南、山東洋面游奕，測繪山川地圖。爵滋疏言：「外國不可盡以恩撫，而沿海無備可危。」十八年，上禁烟議疏曰：「竊見近年銀價遞增，每銀一兩，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，非耗銀於內地，實漏銀於外洋也。蓋自鴉片流入中國，道光三年以前，每

歲漏銀數百萬兩，其初不過執袴子弟習爲浮靡。嗣後上自官府措紳，下至工商優隸，以及婦女僧道，隨在吸食。粵省奸商勾通兵弁，用扒龍、快蟹等船，運銀出洋，運烟入口。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，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；十一年至十四年，歲漏銀二千餘萬兩；十四年至今，漸漏至三千萬之多；福建、浙江、山東、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。以中土有用之財，填海外無窮之壑，易此害人之物，漸成病國之憂，年復一年，不知伊於胡底。各省州縣地丁錢糧，徵錢爲多，及辦奏銷，以錢爲銀，前此多有贏餘，今則無不賠貼。各省鹽商賣鹽得錢，交課用銀，昔之爭爲利藪者，今則視爲畏途。若再數年，銀價愈貴，奏銷如何能辦？積課如何能清？設有不測之用，又如何能支？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，而未知所以禁也。夫耗銀之多，由於販烟之盛，販烟之盛，由於食烟之衆。無吸食自無與販，無與販則外洋之烟自不來矣。宜先重治吸食，臣請皇上准給一年期限戒烟，雖至深之癮，未有不能斷絕者。至一年仍然服食，是不奉法之亂民，加之重刑不足恤。舊例吸烟罪止柳杖，其不指出與販者，罪止杖一百、徒三年，俱係活罪。斷癮之苦，甚於柳杖與徒，故不肯斷絕。若罪以死論，臨刑之慘急，苦於斷癮之苟延，臣知其願死於家而不願死於市。況我皇上雷霆之威，赫然震怒，雖愚頑沉溺之久，自足以發聵振聵。皇上之旨嚴，則奉法之吏肅，犯法之人畏。一年之內，尙未用刑，十已戒其八九。已食者藉國法以保餘生，未食者因炯戒以全身命，止辟之大權，

卽好生之盛德也。伏請飭諭各督撫嚴行清查保甲，初先曉諭，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互結，准令舉發，給予優獎。倘有容隱，本犯照新例處死，互結之家照例治罪。通都大邑，往來客商，賣成店鋪，如有容留食烟之人，照窩藏匪類治罪。文武大小各官，照常人加等，子孫不准考試。官親幕友家丁，除本犯治罪外，本管官嚴加議處。滿、漢官兵，照地方官保甲辦理，管轄失察之人，照地方官辦理。庶幾軍民一體，上下肅清，漏卮可塞，銀價不至再昂，然後講求理財之方，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。」疏上，上深韙之，下疆臣各抒所見，速議章程。

先是，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疏言，烟禁雖嚴，閉關不可，徒法不行，請仍用舊制納稅，以貨易貨，不得用銀購買，吸食罪名，專重官員、士子、兵丁，時皆謂非政體。爵滋劾乃濟，罷其職，連擢爵滋大理寺少卿、通政使、禮部侍郎，調刑部。十九年，廷臣議定販烟、吸烟罪名新例，略如爵滋所請。

林則徐至粵，盡焚蘆船存烟，議外國人販烟罪。英領事義律不就約束，兵燬遂開。二十年，命爵滋偕左都御史祁寯藻赴福建查辦禁烟，與總督鄧廷楨籌備海防。泊英兵來犯，廷楨屢挫敵於廈門，上疑之。爵滋與寯藻方至浙江按事，復命赴福建察奏。疏陳：「廷楨所奏不誣，定海不可不速復，水師有專門之技，宜破格用人。」具言戰守方略。又言浙江爲閩、粵之心腹，與江蘇爲唇齒，請飭伊里布不可偏聽琦善，信敵必退。及回京，復極言英人勞師

襲遠不足慮，宜竟與絕市，募兵節餉，爲持久計，以海防圖進。既而琦善在粵議撫不得要領，連歲命將出師，廣東、浙江皆不利。二十二年，英兵由海入江，乃定和議於江寧，烟禁自此弛矣。尋丁父憂去官。

爵滋爲御史時，稽察戶部銀庫，嘗疏言庫丁輕收虧帑之弊。二十三年，銀庫虧空九百萬兩事發，追論管庫、查庫諸臣，罪皆褫職責賠，賠既足，次第予官。爵滋以員外郎候補，病足家居，上猶時問其何在。三十年，至京，會上崩，遂不出。逾三年，卒。

爵滋以詩名，喜交游，每夜閉閣草奏，日騎出，徧視諸故人名士，飲酒賦詩，意氣豪甚。及創議禁烟，始終主戰，一時以爲清流眉目。所著奏議、詩文集行於世。

金應麟，字亞伯，浙江錢塘人。以舉人入貲爲中書。道光六年，成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總辦秋審，先後從大臣讞獄四川、湖北、山西。累擢郎中，改御史，遷給事中。疏請修改刑例，於鬪毆、報盜、劫囚、誣告、私鑄、服舍違式、斷罪引律、奴婢毆主、故禁故勸平人、應捕人追捕罪人、犯罪存留養親、官司出入人罪、徒流遷徙地方、外省駐防逃人，逐條論列，多被採取改定；又論銅船恣橫不法及驛站擾累諸弊，並下各省督撫禁革。先後封事數十上，劾疆臣琦善、河臣吳邦慶尤爲時稱。宣宗嘉其敢言，擢太常寺少卿。遭憂歸，服闋，授鴻臚寺卿。

疏論水師廢弛，漕政類紊。十九年，出爲直隸按察使，鞫護理長蘆鹽運使楊成業等得贓獄，論遣戍，前運使陳崇禮等並呈議。尋召爲大理寺少卿。

二十二年，疏言：「海疆諸臣欺罔，其故由於爵祿之念重，而趨避之計工。欲破其欺，是在乾斷。資格不可拘，嫌疑不必避，舊過不妨宥，重賞不宜惜。近頃長江海口鎮兵足守，而敵船深入，逃潰時聞。竭億萬氓庶之脂膏，保一二庸臣之軀命。議者諉謂無人無兵無餉無械。竊以無人當求，無兵當練，無餉械亦當計度固有，多則持重，少則用謀，作三軍之氣，定邊疆之危，在皇上假以事權，與任事者運用一心而已。」復疏進預計度支圖、火器圖、籌海戰方略甚悉。二十三年，以親老乞歸省，不復出。著有薦華堂奏議及駢體文。

陳慶鏞，字頌南，福建晉江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戶部主事，遷員外郎，授御史。二十三年，海疆僨事，獲罪諸臣寢復起用。

慶鏞上疏論刑賞失措，曰：「行政之要，莫大於刑賞。刑賞之權，操之於君，喻之於民，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。大學論平天下之道，在於絜矩。矩者何，民之好惡是已。海疆多事以來，自總督、將軍以至州縣丞倅，禽駭獸奔。皇上赫然震怒，失律之罪，法有莫道。於是辱國之將軍奕山、奕經，參贊文蔚，總督牛鑑，提督余步雲，先後就逮，步雲伏法。血氣之倫，

問不拊手稱快，謂國法前雖未伸於琦善，今猶伸於余步雲。乃未幾起琦善爲葉爾羌幫辦大臣。邱報既傳，人情震駭，猶解之曰：「古聖王之待罪人，有投四裔以禦魍魅者。」皇上之於琦善，殆其類是，而今且以三品頂戴用爲熱河都統矣，且用奕經爲葉爾羌幫辦大臣，文蔚爲古城領隊大臣矣。琦善於戰事方始，首先示弱，以惰軍心，海內糜爛，至於此極。既罷斥終身不齒，猶恐不足鑒民心而作士氣。奕經之罪，雖較琦善稍減，文蔚之罪，較奕經又減。然皇上命將出師，若何慎重。奕經頓兵半載，曾未身歷行間，騁其虛憍之氣，自詭一鼓而復三城，卒之機事不密，貽笑敵人，覆軍殺將，一敗不支。此不待別科騷擾供億、招權納賄之罪，而已不可勝誅。臣亦知奕經爲高宗純皇帝之裔，皇上親親睦族，不忍遽加顯戮。然卽幸邀寬典，亦當禁錮終身，無爲天潢宗室羞，豈圖收禁未及三月，輒復棄瑕錄用？且此數人者，皇上特未知其見惡於民之深耳。倘俯采輿論，孰不切齒琦善爲罪魁，誰不疾首於奕山、奕經、牛鑑、文蔚，而以爲投畀之不容緩？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。側聞琦善意侈體汰，跋扈如常，葉爾羌之行，本屬怏怏，今果未及出關，卽蒙召還。熱河密邇神京，有識無識，莫不撫膺太息，以爲皇上嚮用琦善之意，尙不止此。萬一有事，則焚惑聖聰者，必仍係斯人。履霜堅冰，深可懷懼。頃者御試翰詹，以「烹阿封卽墨」命題，而今茲刑賞顧如此，臣未知皇上所謂阿者何人？卽墨者何人？假如聖意高深，偶或差忒，而以卽墨爲阿，阿爲卽

墨，將毋譽之毀之者有以淆亂是非耶？所望皇上立奮天威，收回成命，體大學絜矩之旨，鑒盈廷毀譽之真，國法稍伸，民心可慰。」疏上，宣宗嘉之，諭曰：「朕無知人之明，以致琦善、奕經、文蔚諸人喪師失律，惟有反躬自責，不欲諉罪臣工。今該御史請收回成命，朕非文過飾非之君，豈肯回護？」復革琦善等職，令閉門思過。於是直聲震海內。

二十五年，遷給事中，巡視東城，以事註吏議，左遷光祿寺署正。二十六年，乞歸。文宗即位，以大學士朱鳳標薦，復授御史，蹶而再起，氣不少撓，疊上疏多關大計。自粵匪起，福建羣盜蠢動，蔓延泉、漳、興、永諸郡。咸豐三年，慶鏞疏陳利害，命回籍治團練。惠安妖婦邱氏煽亂，偵獲置諸法，賜花翎。俄以病請開缺。七年，逆匪林俊糾莆陽、仙遊、永春、南安羣賊犯泉州，慶鏞激厲士民固守，賊攻圍數日而退。論功，以道員候選。八年，卒於泉州，贈光祿寺卿，賜祭葬，廕一子知縣，祀鄉賢祠。

慶鏞精研漢學，而制行則服膺宋儒，文辭樸茂，著有籀經堂文集、三家詩考、說文釋、古籀考等書。

蘇廷魁，字廣堂，廣東高要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二十二年，遷御海疆兵事方亟，送上疏論列，請修築虎門礮臺及燕塘墟、大沙河、龜岡諸要隘，以防敵



回擾粵，既而和議成。二十三年春，有白氣自天西南隅直掃參旗，因災異上疏數千言，極論時政乖迂，歸罪樞臣穆彰阿等，請立罷黜，並下罪己詔，開直諫之路。語多指斥。宣宗覽奏動容，嘉其切直，朝野傾望丰采。遭憂去官，服闋，遷給事中。

咸豐元年，上謹始疏，請求宏濟之道，執勞謙之義，防驕泰之萌，推誠任賢，慎始圖治，選擇翰詹爲講官，嚴取孝廉方正備採用，文宗嘉納之。賽尚阿出督師，援引內閣侍讀穆蔭擢五品京堂，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。廷魁疏劾其壞舊制，用私親，超擢太驟，易啓倖進之門，請俟賽尚阿還，令回章京本任，詔斥擅預黜陟，猶以素行端方，不之罪。上先隱其名，出疏示賽尚阿，賽尚阿退，飲臺垣酒，問：「誰實彈我？」廷魁出席曰：「公負國，某不敢負公。」再以憂歸。四年，廣東紅巾匪起，將犯省城。或獻議借外兵，以鋪捐爲餉楮，力爭，罷其議。

八年，英法聯軍踞廣州，廷魁與侍郎羅惇衍等倡設團防局，嚴清野，絕漢奸，招募東莞及三元里、佛山練勇得數萬人，聲言戒期攻城，敵師出，擊斬百餘級。敵始有戒心，稍戢，連艘北犯，既而天津議和，廣東敵兵未退，民益憤，廷魁等請留練局以防土寇。敵謂既媾和何復募勇，且以懸金購領事巴夏禮爲責言。議和大臣桂良慮撓成議，奏請撤局。初，艇匪擾廣寧，圍四會、肇慶，兵疲糧罄，或勸之去，廷魁曰：「予團防大臣也，誓與城爲存亡。」會提督崑壽克梧州，以兵來援，城得完。疆臣屢欲上其功，皆固辭。

同治初，以中外大臣薦，授河南開歸陳許道，歷布政使，擢東河總督。七年，河決滎澤，未奪溜，革職留任，閱三月工竣，復之。踰年，內召，去官，稱疾歸。光緒四年，卒。

朱琦，字伯韓，廣西臨桂人。父鳳森，嘉慶六年進士，官河南濬縣知縣，有政聲。滑縣教匪起，率團練禦之，屢破賊，城守卒完。遷河南府通判。歿，祀名宦。

琦，舉鄉試第一。道光十五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慕同里陳宏謀之爲人，以氣節自勵。遷御史，值海疆事定，禍機四伏，而上下復習委靡，言路多容默，深以爲憂。著名實說，略曰：「天下有鄉曲之行，有大人之行。鄉曲、大人，其名也，考之其行，而察其有用與否，其實也。世之稱者，曰謹厚，曰廉靜，曰退讓，三者名之至美也，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，非所謂大人者也。大人之職，在於經國家、安社稷，有剛毅之大節，爲人主畏憚，有深謀遠慮，爲天下長計。合則留，不合以義去。身之便安，不暇計也；世之指摘，不敢逃也。今也不然。曰：吾爲天下長計，則天下之覺必集於我；吾爲人主畏憚，則不能久於其位；不如謹厚、廉靜、退讓，此三者可以安坐而無患，而名又至美也。夫無患而可久於其位，又有天下美名，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？故近世所稱公卿之賢者，此三者爲多矣。當其峩冠襜裾，從容正步，趨於廊廟之間，上之人不疑，而非議不加，其沉深不可測也。一旦遇大利害，搶攘

無措，鉗口播舌而莫敢言，而所謂謹厚、廉靜、退讓，至此舉無可用，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慮者，不可得矣。且謹厚、廉靜、退讓三者，非果無用也。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，未嘗不斤斤於此，故又於鎮薄俗、保晚節。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，安其樂而避其患，假於名之至美，偶然自以爲足。是藏身之固，莫便此三者。孔子之所謂鄙夫也，其究鄉愿也。是張禹、胡廣、趙戒之類也，甚矣其恥也。於是數上疏切論時務，皆留中不報。時咸推其抗直，稱爲名御史。

琦以言既不見用，二十六年，告歸。越數年，廣西羣賊盞起，其言皆驗。家居治團練，助守禦。賊中梟傑張家祥者，悔罪投誠，當事猶疑之。琦知其忠勇可用，以全家保之，乃受降，改名國樑，卒爲名將。琦以守城勞議敘，以道員候選。咸豐六年，再至京師。居兩歲，從欽差大臣桂良至江蘇，無所遇，王有齡獨重之，有齡撫浙，辟贊軍事。十一年，粵匪犯杭州，總理團練局。守清波門，城陷，死之。贈太常寺卿，予騎都尉世職，祀昭忠祠。

琦學宗程、朱，詩古文皆有法，著有怡志堂集、臺垣奏議。

論曰：禁烟之議，創自黃爵滋，行之操切，而邊釁遂開，繼之游移而國威愈墮，誠不可以此歸咎始議之人。然謀國萬全，決勝千里，非特意氣爲也。行固維艱，言亦豈易哉。金應

麟同被拔擢，亦始終主戰。陳慶鏞、蘇廷魁、朱琦時稱「三直」；合之應麟，又稱「四虎」。所言有用有不用，凜凜然有生氣，要足以砭頑振懦矣。

092-516

#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九

## 列傳一百六十六

趙慎畛 盧坤 曾勝 陶澍

趙慎畛，字笛樓，湖南武陵人。爲諸生時，學政錢澧器之，曰：「人英也。」嘉慶元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，給事中。條上川、楚善後屯田保甲事宜。巡通州漕，革陋規，廉得楊村通判科索剝船，奏褫其職。湖南學政徐松矜懷失士心，欲附慎畛自固，常列其弟子優等，慎畛列款糾劾罷之。兩廣總督蔣攸銛薦其才可大用。

十七年，出爲廣東惠潮嘉道。嚴治械鬪，捕南澳、澄海、潮陽盜甚衆，沿海民寮居爲逋逃藪，悉編入保甲。踰年，擢廣西按察使。天地會匪結黨構亂，脅有賞者入其中，慎畛惟嚴罪匪首，被脅者不坐。廣東洋匪投誠後，漸入廣西爲盜。設水路巡船以護商旅，督守令以捕盜多少爲殿最。遠郡招解重囚煩費，吏因諱盜，省文法，嚴舉劾，緝捕始力。二十年，

遷廣東布政使。州縣多積虧，展轉相承，悉心鉤稽，除其糾葛，庫儲頓增。南海、高要、潯河隄防多圯，民苦水患，籌款生息資歲修，屯田五千餘頃。賦重爲累，請減糧額，攤抵於沙坦輕則之地。粵俗奢靡，刊發陳宏謀行政訓俗遺規，躬行節儉以示勸。

二十三年，擢廣西巡撫。習知粵西地勢如建瓴，旬日不雨卽旱竭，勸民修隄塘，造龍骨車，開蔭井，設井筒架，皆頒式俾倣行。地連黔、楚，羣盜出沒，宜山會匪廖五桂、藍耀青分踞新、舊兩墟，糾衆分黨，僞立名目，勒索殷戶，爭利相擾，親往捕誅之。飭屬行保甲，置望樓，練民壯互相守望，縣建卡房數十座，府各督屬會營巡緝。柳州至省千餘里，設水汛四十三所，終任凡獲盜千七百餘人。盜多出於流匪，編客民籍，驅其單身游蕩者，礦廠窯榨傭丁皆立冊，有保者留，否則逐。故事，梧、潯二關，巡撫例得動用盈餘。慎畛曰：「吾家衣食盡足，身爲大臣，取盈將安用之？當爲國家布仁澤耳。」乃於桂林設預備倉，增設書院，柳州、慶遠、思恩三府皆創設之，繕城濬河，廣置棲流所，並取給焉。

道光二年，入覲，宣宗嘉其誠實不欺，溫諭褒勉，擢閩浙總督。嚴申軍律，課諸鎮營汛勤訓練。浙江提督沈添華玩縱，劾罷之。責水師緝海盜，盜多就擒。上游四府多山，客民租山立廠，游匪羣聚，遣兵搜山，捕誅其魁。閩安所轄有琅琦島，居民多爲奸利，擒治之，移駐水師，建礮臺，遂爲省城門戶。臺灣自來多亂，動煩大兵，慎畛尤以爲慮，盡選賢能以治。

鳳山莠民楊良斌煽衆起事，檄巡道孔昭虔、知府孔傳稷剿治，未一月而定，不煩一兵渡海。瑪瑙蘭初設治，部議賦則較重，奏減之。民入山伐木，歲供道廠船料，匠首苛斂激變，捕誅首亂，更定採木章程，乃相安。戍兵萬四千，更代時皆赴廈門，由提督點驗，遠者千里，改由各提鎮分驗，兵困以蘇。臺灣產米，漳、泉數郡仰給商運，江、浙、天津民無蓋藏，米貴輒生亂，於海口稽米船出數，酌豐歉爲限制，常留有餘。疏請漳浦明儒黃道周從祀文廟，下廷臣議行。侯官謝金鑾、德化鄭兼才皆以學行著，素所敬禮，歿而舉祀鄉賢。又旌表義烈，以振風俗。

五年，調雲貴總督。銅鑛、鹽務積疲，疏陳變通整頓之法。以邊防莫便於屯田，方考訪形勢利便，未及議行而疾作。病中拜疏劾貪贖不職者數十人。未幾，遂卒。代者急遞追回原疏，滇人惜之。遺疏上，優詔賜卹，贈太子少保，諡文恪，祀名宦、鄉賢祠。

慎畛服膺儒先，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，皆身體力行。好善嫉惡，體恤屬僚，訓戒懇切，如師之於弟子。所至於文武官吏，常能識別其才否，人亦樂爲之用。所著奏議、從征錄、載年錄、讀書日記、惜日筆記等書及詩文集凡數十卷。

盧坤，字厚山，順天涿州人。嘉慶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兵部主事，洊遷郎中。



扈隨木蘭，校射，賜花翎。十八年，出爲湖南糧儲道，丁本生父母憂，服闋，歷廣東惠潮嘉道、山東兗沂曹濟道、湖北按察使、甘肅布政使。道光元年，護理陝西巡撫。二年，擢廣東巡撫，未之任，調陝西。議者謂南山老林易藪奸，不宜開墾。坤歷陳漢、蜀、唐、宋史事，及漢李翕郡閣頌，以徵墾治之利；專任嚴如煜，假以便宜，墾務大興。勘修南山各屬城工，漢江隄岸，築壩濬淤，審度形勢，移駐文武，增改官制。又修復咸寧、長安、涇陽、盤屋、岐山、寶雞、華州、榆林河渠水利，籌補榆林、綏德兩屬常平倉穀，勸民捐建社會。疏陳：「察吏之要，不獨親民，官貪廉爲民身家所係，其勤惰、明昧、寬嚴，皆關民生休戚。」宣宗深聽之。五年，以母憂去官。

六年，回疆用兵，特起駐肅州，偕總督鄂山治轉餉。以托古遜爲運糧首站，自烏魯木齊至阿克蘇，置三十二站，大兵五萬餘，日需糧五百石，每站備駝五百有奇，由山西、陝西採購，又蒙古阿拉善部進駝千，烏里雅蘇台調撥官駝四千。疏請軍需從寬籌備；兵丁量增口糧，給皮衣皮帽，以禦寒；出口駝馬芻秣，時給買補缺額營馬，預備續調；監造軍械務期堅實，撥運陝省制錢，平市價；添設台站夫馬，雇用車輛，定例價；招募護台民丁；後路糧台亦添兵守護；凡十一事，並如議行。回疆平，加太子少保。及張格爾就擒，賜頭品頂戴。服闋，授山東巡撫，調山西。八年，裁撤肅州軍局。始抵任，尋調廣東巡撫。

十年，又調江蘇，未至，擢湖廣總督。兩湖鹵務，狃於封輪之例，道光初議散輪，七年復因加價，仍改封輪，引滯商疲。坤至，疏請實行散輪，建鹽倉於漢岸，俾商船源源攬運。尋量減售價，以銷楚岸積鹽。設塘角總卡，按船編號，以杜內私外私之弊。復湖南永興粵鹽定額，以保淮綱。湖北水災，請免米稅，借帑十萬兩，購川米平糶。疏調前兩淮鹽運使王鳳生綜理水利，擇要疏濬河道，修築隄堰，皆以次舉行。

十二年，湖南江華瑤趙金龍作亂，粵瑤應之，湖南提督海凌阿及副將、游擊等皆戰歿，坤親往督師，密陳湖北提督羅思舉能辦賊。時桂陽、常德諸瑤蠡起應賊，常德水師、荊州駐防兵皆不習山戰，坤至，悉罷之，改調鎮箐苗疆兵，分屯要隘，堅壁清野，與賊相持。俟兩湖兵大集，貴州提督余步雲、雲南副將曾勝亦率軍至，乘雷雨襲擊洋泉街。羅思舉督諸將晝夜環攻，斃賊數千，破其巢，擒金龍子女及頭目數百人。金龍乘間逸，爲亂軍所殲，獲其屍及劍印木偶諸物。捷聞，賜雙眼花翎，世襲一等輕車都尉。尙書禧恩、將軍瑚松額方奉命視師，未至，賊已平。粵瑤趙青仔糾衆數千入楚界，聲言爲金龍復仇，連敗之於濠江、銀江，擒青仔磔於市。廣東連山黃瓜寨瑤猶猖獗，兩廣總督李鴻賓剿治不力，以罪逮，調坤代之。借禧恩等先後往督諸將進剿，瑤疆悉平。合疏陳兩省善後事宜，改移文武官制駐所，並允行。

十三年，越南盜陳加海結邊地游民嘯聚狗頭山，潛入內洋，遣水師擊沉八船，擒加海誅之。尋越南內訌，慎固邊防，拒其請兵，詔嘉得大體。

英吉利兵船擅入海口，要乞推廣通商，坤依故事停其貿易。領事律勞卑挾二船入虎門，礮擊不退，且以礮拒，進泊黃埔。坤設方略扼其歸路，斷其接濟，集水陸師臨以兵威，律勞卑窮蹙，引罪求去。澳門洋商代請命，坤持之良久，乃驅之出口。疏聞，詔嘉獎，先奪宮銜，花翎並復之。於是嚴海防，勤訓練，自南山至大虎分三段，與沙角、大角相聯絡。省河中流沙地增建礮台，以資保障，夷情斂懾。坤久任封圻，所蒞皆有名績，宣宗深倚之。十五年，卒，贈太子太師、兵部尚書，從優卹，諡文肅。子端黼，襲世職。

曾勝，廣西馬平人。以行伍從剿湖南苗匪、川、楚教匪，積功至都司。累遷雲南參將，以計擒梟渠徐黑二及宣威小梁山匪首，爲時稱。遷維西協副將。瑤匪趙金龍之亂，率師會剿，擢湖南永州鎮總兵，殲金龍，及擒粵瑤趙青仔，戰皆力。尋赴廣東剿連山瑤，迭戰大拱橋、分水嶺、礮台山、火燒坪、軍僚里、大厓冲、上坵園。瑤平，論功最，加提督銜，賜號瑚爾察圖巴圖魯，予雲騎尉世職。調南韶連鎮，擢廣東陸路提督。當英吉利兵船入內河，水師提督李增堦不能阻，勝獻策，以巨船載石沉塞海口，老洲岡隘道，聚草船數百橫內河，備火攻，勝率兵臨之，英領事律勞卑悚懼聽命，事乃定。十七年，卒於官，諡勤勇。

陶澍，字雲汀，湖南安化人。嘉慶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，給事中。疏劾吏部重籤，河工冒濫，及外省吏治積弊。巡中城，決滯獄八百有奇。巡南漕，革陋規，請濬京口運河。二十四年，出爲川東道，日坐堂皇，剖決獄訟如流。請減鹽價，私絕課增。總督蔣攸銛薦其治行爲四川第一。歷山西按察使、安徽布政使。

道光三年，就擢巡撫。安徽庫款，五次清查，未得要領。澍自爲藩司時，鉤覈檔案，分別應劾、應償、應豁，於是三十餘年之糾轆，豁然一清。嚴交代，禁流攤，裁捐款，至是奏定章程，俾有司釋累，得專力治民。瀕江水災，購米十萬石，勸捐數十萬金，賑務覈實，災民賴之無失所。治壽州城西湖、鳳臺蕉岡湖、鳳陽花源湖；又懷遠新漲沙洲阻水，並開引河，導之入淮。淮水所經，勸民修隄束水，保障農田。各縣設豐備倉於鄉村，令民秋收後量力分捐，不經吏役，不減糶，不出易，不假貸，歲歉備賑，樂歲再捐，略如社倉法而去其弊。創輯安徽通志，旌表忠孝節烈以勵風俗。

五年，調江蘇。先是洪澤湖決，漕運梗阻，協辦大學士英和陳海運策，而中外紛議撓之。澍毅然以身任，奏請蘇、松、常、鎮、太五府州漕糧百六十餘萬石歸海運，親赴上海，籌雇商船，體恤商艱，羣情踴躍。六年春，開兌，至夏全抵天津，無一漂損者，驗米色率瑩潔，過河

運數倍。商船回空，載豆而南，兩次得值船餘耗米十餘萬石，發部帑收買，由漕項協濟天津、通倉之用，及調劑旗丁，尙節省銀米各十餘萬。事竣，優詔褒美，賜花翎。明年，遂借總督蔣攸銛合疏陳海運章程八條，冀垂令甲，永紓漕累，格於部議，未果行。又以紳衿包完漕米，橫索陋規，爲漕務之害，奏請懲辦。學政辛從益意不合，爭之。澍復疏言：「陋規日增，勢必取償小民。若預計有司不減浮收，置陋規於不問，非釜底抽薪之計。」仍執前議，治包抗從嚴焉。

江蘇頻遭水患，由太湖水洩不暢。疏言：「太湖尾閘在吳淞江及劉河、白茆河，而以吳淞江爲最要。治吳淞以通海口爲最要。」於是以海運節省銀二十餘萬興工，擇賢任事，至八年工竣。又以江以南運道，徒陽運河最易淤阻，而練湖爲其上游，孟瀆爲其旁支。澍自巡漕時，條奏利害，至是先濬徒陽河，將以次舉劉河、白茆、練湖、孟瀆諸工。後在總督任，與巡撫林則徐合力悉加疏濬，吳中稱爲數十年之利，語詳則徐傳。

十年，以捕獲戶部私造假照要犯，加太子少保銜，署兩江總督，尋實授。時淮鹽敗壞，商困課絀，岌岌不可終日。澍疏陳積弊，請大刪浮費，以爲補救。議者多主改法課歸場竈，命尙書王鼎、侍郎寶興赴江南查議。澍謂除弊卽以興利，無事輕改舊制，偕鼎等合疏臚陳利害，條上十五事。鼎等復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，報可。澍受事，繳還鹽政養廉五千兩，裁減

衙門陋規十六萬兩有奇，凡淮南之窩積，淮北之壩積，兩淮之岸費，分別減除，歲計數百萬兩，分設內外二庫，正款貯內庫，雜項貯外庫，杜絕挪墊。革總商以除把持，散輪規以免淹滯，禁糧船回空帶蘆鹽，及商船借官行私，令行禁止，弊肅風清。淮北尤疲累，先借款官督商運，繼做山東、浙江票引兼行之法，於海州所屬中正、板浦、臨興三場擇要隘設局給票，注明斤數運地，無票越境以私論。仍留暢銷之岸，江運八州縣、湖運十一州縣，歸商運。十二年，奏准開辦，越半歲，溢銷逾額，復推廣於江運、湖運各岸，減價裁費，商販爭趨，而窩商盡更、壩夫岸胥一旦盡失其中飽需索之利，羣議沸騰。言官撫浮言，屢事彈劾，賴宣宗鑒其忠誠，倚畀愈專。屢請復鹽政專職，皆不許，澍益感奮，力排衆議，毅然持之，卒獲成效。道光元年至十年，淮南行六綱，淮北僅行三綱。澍承極弊之後，自十一年至十七年，淮南已完六綱有餘，淮北率一歲行兩綱之鹽，盡完從前滯欠，且割淮南懸引，兩淮共完正雜銀二千六百四十餘萬兩，庫貯實存三百餘萬兩。兩屆京察，並被褒獎優敘。晚年將推淮北之法於淮南，已病風痺，未竟其施，然天下皆知票鹽減價敵私，爲正本清源之計。後咸豐中乃卒行之。十九年，卒。遺疏上，優詔軫惜，稱其「實心任事，不避嫌怨」，晉贈太子太保，依尙書例賜卹，賜其子桃主事，諡文毅。祀名宦祠，於海州建專祠。

澍見義勇爲，胸無城府。用人能盡其長，所拔取多至方面節鉞有名。在江南治河、治

漕、治鹽，並賴王鳳生、俞德源、姚瑩、黃冕諸人之力。左宗棠、胡林翼皆識之未遇，結爲婚姻，後俱爲名臣。所著奏議、詩文集、蜀輜日記、陶桓公年譜、陶淵明詩輯注並行世。

論曰：趙慎畛學有本源，察吏治民，嚴而能恕，所至政無不舉。盧坤治回疆軍需，平湖南瑤，馭廣東夷商，皆有殊績。陶澍治水利、漕運、鹽政，垂百年之利，爲屏爲翰，庶無媿焉。道光中年後，海內多事，諸臣並已徂謝，遂無以紓朝廷南顧之憂。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，其信然哉！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

## 列傳一百六十七

陳若霖 戴三錫 孫爾準 程祖洛 馬濟勝 裕泰 賀長齡

陳若霖，字宗觀，福建閩縣人。乾隆五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刑部主事，累遷郎中。束鹿縣民王洪中爲人聚毆，訟不得直，自經死。若霖鞫得其實，被議敘。秩滿當外用，仍留部。數從大臣赴各省讞獄，以寬恕稱。嘉慶十三年，出爲四川鹽茶道，擢山東按察使。調廣東，署布政使，以佐總督百齡平海盜，賜花翎。調湖北，復調四川，就遷布政使。二十年，擢雲南巡撫。水尾土州目黃金珠結內地奸民，殺副州目李文政，掠其家，鞠實，置於法。

歷廣東、河南、浙江巡撫。浙省南北新關科罰無度，限以半正額爲止，恤商而課裕。修蕭山新廟隄，建盤頭以禦潮。次年，新林塘圯，親往勘，疏言：「新林塘舊爲險工，今距海日



遠，塘以外爲竈地，外復爲牧地，中有馬塘，足爲新林屏蔽，宜補築以遏潮汐。疏通竈地各溝洫，引入牧地之莫家等灣以排洩之，即以竈地之土培護新林隄基。西築橫塘以禦江水。責令竈牧各戶及蕭山、山陰、會稽三縣，分別修築。」又奏修會稽、上虞等縣塘隄，並如議行。二十四年，擢湖廣總督。湖南鳳凰等廳屯丁額多爲官佔，失業者衆，悉清釐發還徵租。官入苗寨多婪索，或冒名詐財，嚴禁之。又以屯地磽瘠租額重，爲奏減苗租二萬餘石，免逋賦七萬餘石，苗民感之。

道光二年，調四川。中江覃萬典、健爲道士蕭來修等假神惑衆，捕誅首犯，不坐株連。九姓長官司不諳吏治，奏請考試，獄訟別由瀘州及州判兼理。四年，召授工部尙書，調刑部，兼管順天府尹事。文安縣地形如釜底，自道光初隄防衝決，積水不能耕種，議請急行修築。七年，命勘湖北京山黃家陵隄工，疏言：「下游災民籲請修治潰隄，上游居民謂口門下游乃襄河故道，復請廢之。河流經行二百餘年，舍此不由，而別尋二百年以前故道，其說殊謬。潛江、天門、漢川俱屬下游，而天門、漢川尤當衝要，何忍委之巨浸？惟有開通江流，堵合口門，因勢利導。胡家灣沙洲當下游之衝，以四十餘丈之地束全江之水，下壅上潰，理有必然。今洲已衝潰，乘勢挑濬新灘，展寬水道，使江流無衝突之患，然後增築京山、鍾祥口門隄壩，再於潰口築石壩二，以護隄攻沙，庶可經久。」報可。十二年，乞休歸，卒於途。

賜卹。

戴三錫，順天大興人，原籍江蘇丹徒。乾隆五十八年進士，授山西臨縣知縣。連丁父母憂，嘉慶六年，服闋，發四川，補南充。歷馬邊、峩邊兩廳通判，署資州、眉州、邛州，並有政聲。邛州民黃子賢以治病爲名，倡立鴻鈞教，捕治之。事聞，仁宗命送部引見，擢茂州直隸州知州。歷寧遠知府、建昌道、四川按察使。道光二年，遷江寧布政使，迴避本籍，仍調四川。三年，署總督，五年，實授，兼署成都將軍。

三錫自牧令洊陟封疆，二十餘年，未離蜀地。盡心民事，興復通省書院，增設義學三千餘所。四川舊有義田，積儲備賑，穀多則變價添置良田。三錫以歲久將膏腴多成官產，留穀太多，又虞霉變虧挪，差定三千至萬石爲額。溢額者出糶，價存司庫，以備凶歲賑卹之用。又以蜀地惟成都附近俱平疇沃野，餘多山谷磽瘠，遇水衝塞，膏腴轉爲砂石，因地制宜，多設渠堰，以資捍衛宣洩。新都奸民楊守一倡立邪教，造妖書惑衆，擒誅之。越巒生番劫奪商旅，掠漢民婦女，捕駟黠者數十人置之法，救出被掠男婦，給貲安撫。屢被詔褒獎。九年，因年老召來京，署工部侍郎。尋致仕，未幾卒。詔嘉其「宣力有年，官聲素好」，贈尙書銜，依贈銜賜卹。

孫爾準，字平叔，江蘇金匱人，廣西巡撫永清子。嘉慶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九年，出爲福建汀州知府。寧化民斂錢集會，大吏將治以叛逆。爾準訊無他狀，論誅首要，鮮所株連。歷鹽法道、江西按察使，調福建，就遷布政使。道光元年，調廣東布政使，擢安徽巡撫。河南邪匪邢名章等糾衆竄潁州，檄按察使惠顯率兵馳剿，格殺名章，殲其餘黨。獨緩被災各屬，災甚者賑卹之。先是有言賑務積弊，毋得以銀折錢，爾準疏其弗便，仍循舊章。

三年，調福建巡撫。延、建各屬山徑叢錯，多盜劫，以萬金爲緝捕費，連獲賊首置之法，盜風衰息。巡閱臺灣，疏言：「臺灣南北表延千餘里，初抵鹿耳門，可行舟楫。嗣增設鹿仔港，而淺狹多沙，內山溪水赴海，別開港在嘉彰間，曰五條港，頗利商船。又噶瑪蘭山峻路險，負戴難行，其地有烏石港、加禮遠港，可通五六百石小舟，皆宜設爲正口。」

五年，擢閩浙總督。奏請噶瑪蘭收入版籍，設官治理。彰化匪徒械鬪焚劫，旁近蠢起，全臺震動，檄水師提督許松年剿捕，副將邵永福等趨艋舺，阻其北竄，總兵陳化成以兵渡鹿仔，防其入海。爾準親駐廈門，遣副將佟樞等分往彰化、淡水，搜山圍捕，詢知賊黨煽誘日衆，移陸路提督馬濟勝守廈門，自渡海駐彰化督剿，賊首李通遁，捕得伏誅。令各莊舉首

事，緝餘匪，閩人捕閩人，粵人捕粵人，以免誣累。

臺人有與生番貿易遂娶番婦者，俗名「番割」，其魁黃斗乃等久踞三灣，潛出爲盜。當亂起時，誘生番出山助鬪，遣參將黃其漢等分路偵擊。番竄後山，士卒攀藤躡葛而登，擒黃斗乃等二十一人，斬以徇。爾準疏陳匪徒起事，由於造謠焚掠，非叛逆，當以強盜論，淡水以北分黨報復，當以械鬪論，焚殺有據者始坐辟，餘俱未減。其脅從旋解散者，多所保全。又奏臺灣北路至猛艸幾五百里，僅有守備一員，巡防難周。調南路游擊一員駐竹塹，並於大甲、銅鑼灣、斗換坪諸處添駐營汛，改建淡水土城。頭道溪爲生番出入總路，亦建土城，以屯丁駐守。事平，加太子少保。七年，入覲，宣宗嘉其治臺灣匪亂悉合機宜，迅速藏功，賜其子慧翼官主事。

木蘭陂者，創自宋熙寧間，溉民田四十萬畝，築石隄千一百餘丈以禦海潮，歲久傾壞，爾準道經莆田，親勘修復。工藏，以宋長樂室女錢創陂實功首，建祠列入祀典。爾準治閩最久，諳悉其風土人情，吏民皆相習，政從寬大，閩人安之。九年，坐失察家僕收賄，鐫二級留任。十一年，以病乞休。逾年，卒，贈太子太師，賜子慧惇進士，慧翼員外郎，諡文靖，祀福建名宦及鄉賢祠。

程祖洛，安徽歙縣人。嘉慶四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洊遷郎中。諳練刑名，爲仁宗所知。京察記名道府，久未外簡，以截取銓授甘肅平涼知府。部臣請留，詔斥規避邊遠，撤銷記名，留部永不外用。久之，擢內閣學士。尋授江西按察使，遷湖南布政使，調山東。

道光二年，擢陝西巡撫，調河南。教匪朱麻子由新蔡竄安徽阜陽，捕獲置之法。與直隸、山東、安徽、湖北毗連諸縣素多盜，撥庫帑五萬兩生息，爲緝捕經費。漳水決安陽樊馬坊，河北徙，命大學士戴均元往會勘。祖洛周歷上下游，合疏言：「漳水自乾隆五十九年南徙合涇以來，衛水爲所遏，每致潰溢。今河流既分，不可使復合。議於樊馬坊上下距涇水最近處，及南岸衝決成溝，並築土壩，使二河分流，冀減漫溢之勢。」至四年春，積水消涸，地形顯露。田市之北，漫水與溝隔斷，不能引歸正河。乃就其上游龍家莊窪地抽溝啓放，復於內黃馬家窪開引河，添築田家營大壩，使溜勢南趨。自是漳、衛合併之患遂息。虞城、橫河、惠民溝，夏邑、巴清河，永城減水溝，舊爲豫東洩潦水要區，迭經黃河漫淤，濱河連歲被災，並疏濬之。初，河南、安徽治捻匪從重典，副部議有所減改。祖洛疏言：「匪徒結捻，倡劫黨衆，一呼而集，其豫謀早在結捻之時。新例以是否豫謀分別輕重，諸多窒礙，請復舊例。」並論匪徒拒捕及捕人治罪各條。又言：「獲盜究出舊案，免究從前失察處分。請遵嘉慶間諭旨，俾除瞻顧。」並從之。

七年，丁母憂，服闋，署工部侍郎。尋署湖南巡撫，調江蘇。十二年，擢閩浙總督。命查辦浙江鹽務，嚴定裁汰浮費章程，下部議行。臺灣奸民張丙、陳辦等倡亂，命將軍瑚松額督兵進剿，祖洛專治後路軍需。十三年，提督馬濟勝破賊，張丙等就擒，赴臺灣籌辦善後事宜，劾戰守不力之都司周進龍等，褫黜有差。改營制，增防守。優敘，賜花翎。疏陳福建吏治，略曰：「安民必先懲蠹，不可以迴護瞻顧而曲縱奸惡。閩省吏治無子惠之政，而務寬大之名，始因官之庸劣，釀成頑梗之風，今又因民之譁張，遂有疲難之勢。官曰民刁，民曰吏虐，互相傳播，漸失其真。官不執法，幕不守法，因而愚民犯法，書役弄法，棍徒玩法。必先懲不執法之官，然後能治犯法、弄法、玩法之人。」於是連劾官吏不職者，略無假貸，吏治始肅。已革縣丞秦師韓、京控提督馬濟勝、賸奏邀功，並訐祖洛徇袒欺蒙，命侍郎趙盛奎偕學政張麟按鞫，白其誣，師韓遣戍新疆。十五年，疏陳閩洋形勢，以漳州之南澳、銅山爲藩籬，泉之廈門、金門爲門戶，興化之海壇爲右翼，閩安爲省會咽喉，福寧之銅山爲後戶。巡緝守禦，全資寨城礮臺。就最要者四十四處，由官民捐貲修築。十六年，丁父憂去官，服闋，引疾不出。二十八年，卒，宣宗甚惜之，贈太子太保，諡簡敬。

馬濟勝，山東 荷澤人。以武生入伍，從剿川、陝教匪，積功累擢江蘇 撫標參將。嘉慶十八年，會剿 山東教匪，擢河北 鎮總兵。道光初，擢浙江提督，調福建 陸路提督。張丙等倡亂

嘉義，臺灣鎮總兵劉廷斌困守孤城。濟勝率兵二千渡海赴援，戰於嘉義城下，大破賊，追至笨港尾，擒斬甚衆，進屯鹽水港，分兵搜剿，張丙及其悍黨先後就擒。時命將軍瑚松額督師，猶未至，詔褒成功迅速，賜雙眼花翎。餘匪萬餘復來犯，俟其怠，擊之大潰，擒頭目賴滿等，追剿盡毀其巢，賊遂平。宣宗深嘉其謀勇，錫封二等男爵。又以馭兵安靖，御書「忠勇廉明」四字賜之。召入覲，年逾七旬，猶壯健，溫詔褒獎，晉二等子爵，在御前侍衛上行走。十六年，卒於官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昭武，四子皆予官。

裕泰，滿洲正紅旗人。由官學生考授內閣中書，遷侍讀。嘉慶末，出爲四川成綿龍茂道，歷四川、湖南、安徽按察使，湖南、陝西、安徽布政使。道光十一年，擢盛京刑部侍郎，調工部，兼管奉天府尹事。查勘科爾沁蒙旗荒地，奏禁私墾。十三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尋出爲貴州巡撫。十六年，古州、黎平土匪起，擒其渠徐玉貴等誅之。

調湖南巡撫。鎮筵標兵滋事，劾總兵向遵化、辰沅道常慶不職，罷之。疏言：「苗疆屯田，嘉慶中道員傅鼎所經營，寓兵於農，籌邊良策。治安日久，諸弊叢生。今鎮筵標兵因借餉倡亂，苗人遂生觀望。重以苗官苛刻，屯長侵欺，後患堪虞。急應清釐損益，安定章程，俾將弁兵練咸知經費有常，絕其覬覦，仍責成鎮道實力整飭，恩威並行。」尋議定苗疆兵

勇不准客民充補，預借銀穀限以定制，拔補備弁屯長，嚴絕苞苴。辰沅道缺，以湖南知府題陞。並如所議行。十七年，調江西，復調湖南。

二十年，擢湖廣總督。二十一年，湖北崇陽逆匪鍾人杰作亂，踞縣城，陷通城。裕泰馳駐咸寧，檄按察使郭熊飛率都司玉貴等進剿。崇陽在萬山中，賊盡塞孔道，築砦抗拒，選精銳出賊後夾攻，分股犯蒲圻，連爲官軍所敗，踞崇陽西嶺爲負隅計。提督劉允孝迭敗之石盤山、黑橋，進毀其巢，擒人杰及其黨陳寶銘、汪敦族等。尋復通城，盡俘其孥。事平，加太子太保，賜雙眼花翎。時英吉利兵由海入江，詔募勇習水戰。裕泰做粵艇造大船六、快船四，簡漢陽水師，每船百人，按旬操練。裁舊有巡船，以節經費。荊州駐防每出營滋事，奏請飭地方官拘拿，報將軍秉公嚴懲。乾州苗竄擾，剿撫解散。

二十九年，李沅發倡亂新寧，踞城戕官。巡撫馮德馨、提督英俊往剿，復縣城。妄傳沅發已死，而賊竄山中，勾結黔、粵交界伏莽，勢益蔓延。馮德馨逮治，專任裕泰往督師，與黔、粵諸軍合擊，數捷。三十年春，搜剿山內，擒殲多名。賊竄永福草鞵塘，四面抄圍，漸窮蹙。裕泰度賊不南趨廣西全州，卽入新寧瑤崗，令提督向榮由武岡進屯廣西懷遠，遇賊擊破之。賊退踞金峯嶺，分三路進擊於深箐陡石間，斬獲殆盡，沅發就擒，晉太子太傅。尋調閩浙總督。咸豐元年，調陝甘，入覲，卒，優詔以尙書例賜卹，諡莊毅。子長善，廣州將



軍，長敘，侍郎。

賀長齡，字耦耕，湖南善化人，原籍浙江會稽。高祖上振，官湖南司獄，卹囚有隱德，貧未能歸，遂家湖南。

長齡，嘉慶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贊善。道光元年，出爲江西南昌知府。歷山東兗沂曹濟道、江蘇按察使，就遷布政使，佐巡撫陶澍創行海運。調山東。七年，署巡撫。臨清州教匪馬進忠爲逆伏誅，復有揭帖僞立名號，刻期舉事，臚列旁州縣民名數百。長齡曰：「謀不軌詎以姓名月日告？此移禍也。」詢知果出邀功者，欲藉興大獄，遂置不問。調江寧布政使，乞歸養親。十五年，母喪服闋，補福建布政使，調直隸。

十六年，擢貴州巡撫。黔民苦訟累而多盜，以聽斷緝捕課吏，設旬報爲考覈。十八年，仁懷奸民穆繼賢糾四川綦江匪肆劫，遣兵與川軍會剿，焚其巢，首從並就殲擒。郎岱、普安、清鎮諸縣多種罌粟，拔除申禁，勸民種木棉，玉屏、婺川皆有成效。黔省安置流犯三千餘人，與苗民錯處，釁隙易生，疏請改發新疆；又以鎮遠、黎平、都勻、古州苗俗桀驁，以盜爲生，州縣差役緝捕難周，疏請綠營每百名內精選數名，分隸府、廳、州、縣文員管轄，勤加訓練，專司捕盜；並下部議行。

長齡治黔九載，振興文教，賞陽、銅仁、安順、石阡四府，普安、八寨、郎岱、松桃四廳，黃平、普定、天柱、永從、甕安、清平、興義、普安諸州縣，皆建書院義學，省會書院分上內外三舍，親試考覈，刊刻經籍，頒行州縣。

二十五年，擢雲貴總督，兼署雲南巡撫。漢、回連歲互鬪，永昌回變敗退後，復圖攻城，城回謀內應，迤西道羅天池悉捕誅之。長齡親往督剿，擊走叛回，以肅清入告。二十六年，回衆藉口善良不別，復叛，自請議處，撤銷獎敘，赴大理、永昌督剿。匪尋竄散，請免投誠張富罪，軍犯王芝異團練出力，亦請釋回。詔斥其庸懦，降補河南布政使。二十七年，乞病歸。滇回復擾雲州，多屬永昌遺孽，且得羅天池濫殺狀，追論長齡，褫職。逾年，卒。

論曰：陳若霖、戴三錫盡心民事，而三錫久任蜀疆，治效較多。孫爾準、程祖洛先後治閩有聲，寬嚴殊途，其相濟之道乎？裕泰兩殄楚寇，助施爛然。賀長齡儒而不武，不足以奠巖疆也。

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一

## 列傳一百六十八

帥承瀛

孫遠燁

弟承翰

左輔

姚祖同

程含章

康紹鏞

朱桂楨

陳鑾

吳其濬

張澧中

張日晷

帥承瀛，字仙舟，湖北黃梅人。

嘉慶元年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，累遷國子監祭酒。先

後督廣西、山東學政，歷太僕寺卿、通政使、副都御史，署倉場侍郎，調工部、吏部。丁母憂，服闋，補原官，調刑部。論劾郎中寶齡婪賄狀，仁宗以承瀛到官浹月，釐剔宿弊，予議敘。奉命按山西雁平道福海、陝甘總督先福，罷之。又按山東徐文誥冤獄，得平反，劾承審官吏，降黜有差。

十五年，授浙江巡撫。浙鹽疲敝，議裁浙江鹽政，歸巡撫兼理，詔責承瀛整頓，疏言：「浙江運庫尚無虧挪，惟多移墊。擬以報存餘價追補，須足額後撥解。至收支數目，務劃清

綱款，卽有急務，不再以內款墊支。每年加價，應許停輸。向例灑帶鹽引，豫佔年額，愈積愈多，請並停止，以紓商力。」又酌改章程十事：定鹽務官制，裁鹽政養廉，革掣規供應，竈課由場徵解，銷引先正後餘，引目通融行銷，收支力杜弊混，梟私商私並禁，掣驗改復兩季，甲商酌裁節費，下部議行。浙鹺自此漸有起色。寧波、溫、台諸府濱海，土盜出沒，令兵船巡緝以遏其外，嚴誦口岸以防其內，洋面漸安。

兩江總督孫玉庭上八折收漕之議，廷臣多言其不可，下疆臣覆議。承瀛疏言：「漕弊始由州縣浮收，以致幫丁需索，而幫丁沿途用費亦因以漸增。迨幫丁用費愈大，需索愈多，州縣迫於幫費，有難循舊例徵收之勢，其究耗費歸之小民。由此包戶侵漁，刁衿挾制，積弊至不可回。八折之議，原以去其太甚，補救目前。無如因弊立法，而弊卽因法以生。誠有如廷臣所議，惟嚴禁官役需索，沿途之規費除，卽幫丁之用費省，而州縣浮收勒折之弊，亦力絕其萌，庶愛民恤丁兩有裨益。」疏上，前議遂寢。清釐倉庫虧缺，奏請先就現任各官次第彌補，又以浙西頻遭水患，應與江蘇合力疏濬，察勘形勢，偕孫玉庭等疏陳兩省水道原委，實共一流，請專任大員綜攬全局，詔聽之。尋去官。後陶澍至江蘇，乃先治吳淞江焉。

承瀛治浙數年，以廉勤著。陸名揚者，歸安鄉民，以抗浮收得一鄉心，久爲官吏所嫉，請兵掩捕，鄉民集衆抗拒，而名揚逸。巡撫陳若霖遽以入告，遣兵往治，久之名揚始就獲。

承瀛初至浙，誅名揚，後乃知由於官吏之釀變，深悔之。道光四年，丁父艱，服闋，至京，以目疾久不愈，乃乞歸。二十一年，卒於家。優詔軫惜，依總督例加卹，賜其孫遠燁舉人，尋祀浙江名宦祠。

遠燁，成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官編修。咸豐初，上書言軍事。納貲爲道員，奏留江西勸辦捐輸。七年，總兵李定爲粵匪困於東鄉，遠燁募勇往援。戰歿，予騎都尉世職，建專祠，諡文毅。

承瀛弟承翰，嘉慶十年進士，由翰林院檢討歷官至副都御史，方正負時譽，名亞於承瀛。歿，祀鄉賢。

左輔，字仲甫，江蘇陽湖人。乾隆五十八年進士，授安徽南陵知縣，調霍丘。勤政愛民，坐催科不力免官，嘉慶四年，復之，補合肥，復以緝私役爲鹽販毆斃獄坐奪職。尋初彭齡爲安徽巡撫，薦輔人才可用，仁宗亦素知輔循名，能得民心，送部引見，復職，仍發安徽，補懷寧，遷泗州直隸州知州。河決，州境被災，輔躬親賑撫，民無失所。總督百齡疏保潔已奉公，政聲爲一時最，以應升升用，擢潁州知府。十八年，盱眙民孫國柱誣周永泰謀逆，疆吏以聞。詔那彥成俟滑縣匪平，移師會剿，檄輔先率兵往。輔力言泗州屬縣無邪教，單

騎往按之，得國柱誣告狀，大獄以息。尋捕誅阜陽教匪李珠、王三保等，予議敘。擢廣東雷瓊道，遷浙江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。二十五年，就擢巡撫。

苗疆稅重，又苦官役苛擾，侍郎張映漢陳其弊，命輔偕總督陳若霖察治。奏減租穀二萬餘石，籌款買補倉儲六萬餘石，免民、苗積逋租穀七萬餘石。復挑補兵勇，裁撤委員，禁差役不得入苗寨，聽苗食川鹽，民、苗便之。長沙妙高峯有宋儒張栻城南書院舊址，康熙中移建城內，已圯，規復重建，課通省士子，疏請御書扁額，以示嘉惠士林，詔嘉許焉。

輔官安徽最久，時稱循吏，晚被拔擢，數年中至封圻，年已老。道光三年，召來京，原品休致。十三年，卒於家。

姚祖同，字亮甫，浙江錢塘人。乾隆四十九年，南巡，召試，賜舉人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，累遷兵部郎中。以纂輯剿平教匪方略，擢四五品京堂，補鴻臚寺少卿。歷通政司參議、內閣侍讀學士、鴻臚寺卿。二十年，出爲河南布政使。請限制河工提款，清蘆州縣交代，庫儲頓充。

二十一年，調山西，又調直隸。嚴查虧空，令州縣自報虧數，凡新任不得私受前任舊虧，其新虧者，勒停升補。倉穀自經饑祲，兼軍需支領，蕩然無餘。祖同飭各屬繹補數十萬

石。雄縣、安州、高陽諸縣水道淤阻，連年漫溢，並遴員治理，相機疏濬。二十二年，畿輔旱災，重者二十有九州縣。先令停徵，截漕備賑；徧歷災區，劾屬吏辦賑不實者，發米賈囤積數十萬石，責令平糶，民賴以濟。二十三年，仁宗東巡，灤河漲溢，祖同督造橋工成，賜花翎。面諭曰：「是非爲橋工，因汝能實心辦事耳。」

二十四年，擢安徽巡撫。會河南大水，灌入渦河，下游諸縣被災，祖同乘小舟巡視賑卹。二十五年，調河南。時儀封大工未竣，黃、沁並漲，漫及馬營工壩尾，祖同相機堵禦。疏陳政務雖多，河工爲重，學習河務，以履勘爲先。宣宗初卽位，命祖同每屆旬以大工進占丈尺奏聞。及冬，口門漸狹，而大河冰堅，祖同親乘小舟督工鑿冰，歲杪大工始告蒞。道光元年，祖同疏陳河南情形，略曰：「河工之敝壞顯而易見，民生之凋瘵隱而難治。河工加價，自常賦三百六十餘萬外，逾額攤徵。衡工未已，隄工繼之；隄工未已，馬工、儀工又相繼接徵。此外復有各處隄工隨時攤徵之款，民力其何以堪？請概停緩三年，以紓積困。」從之。開封護城大隄，河溢時半圯，請繕完以資保障。

二年，河督嚴、琅奏請馬營壩工拋護碎石，已奉俞允，復命祖同籌度。祖同言時當大隄放淤，遏其奔衝，既非順水之性，伏秋盛漲，壩西水勢加高，上游隄埝愈險，則河北可虞，且慮瀾沁轉致攔黃，於實事爲未便。乃下琅覆議，卒如祖同言。初，儀工經費，自祖同嚴覈弊



寶，省帑金甚鉅。迨工員報銷，截長補短，斬合成例，言官以浮冒入奏。是年，命左都御史玉麟、王鼎按之，事得白，而以八子錢五萬六千餘緡責祖同償補。八子錢者，工員以雜用不敷，議以銀易錢，銀一兩加扣八十文，祖同置弗問，卒以罪議，降補太常寺少卿。

五年，授陝西按察使。請建流芳祠以祀關中士女之死節義者。六年，詔來京另候簡用。七年，授廣東按察使。尋偕尚書陳若霖赴湖北察勘京山王家營隄工。未幾，召授通政司副使，累遷左副都御史。十八年，以年老重聽，原品休致。二十二年，卒。

程含章，雲南景東人。其先佐官吏捕殺土寇，懼禍，改姓羅。乾隆五十七年舉人。嘉慶初，大挑知縣，分廣東，署封川。坐迴護前令諱盜，革職，投効海疆，屢職獲劇盜，擢知州，署雷州府同知，率鄉勇破海盜烏石大，遷南雄直隸州；又坐失察屬縣虧空，革職，尋復官。以勘丈南雄州屬田畝，總督蔣攸銛疏薦，擢知府，補惠州。歷山東兗沂曹道，按察使，河南布政使。道光二年，疏言：「欲治河南，必以治河爲先務。正本清源之道，在河員大法小廉，實心修築，加意隄防，自能久安長治。」宣宗聽其言，命每屆汛期，赴工稽查工料及工員才否。擢廣東巡撫，入覲，面奏請復姓，許之。調山東，又調江西。修築德化諸縣被水圩隄，設義倉，行平糶。

四年，召署工部侍郎，治直隸水利，上疏略曰：「雍正、乾隆間四次興大工，皆歷數年歲事，費帑數百萬，自此畿內無水患者數十年。迨嘉慶六年後，河道漸淤。道光二三兩年淫雨，被水者多至百餘州縣。治水如治病，必先明病之源流，急則治標，緩則治本。循古人經驗之良方，參今時變遷之證候，然後疾可得而治也。天津爲衆水出海孔道，諸減河皆所以洩水入海。東淀廻環數百里，大清、子牙、永定、南運、北運五大川流貫其中。西淀容納順天、保定、河間三府二十餘河之水，南北兩泊容納正定、順德、廣平三十餘河之水，各有河道爲傳送之區。今則消洩之尾閭無不阻塞，停蓄之腹部無不淺溢，流貫之腸無不壅滯，收納之脾胃無不平淺，傳送之機軸無不淤積，吐納之咽喉無不填闕，流通之血脈無不凝滯，加以隄埝、閘壩、橋梁無不殘缺，霖潦一至，輒虞泛溢。此畿輔水道受病之情形也。伏思直隸河渠淀泊，前代不聞大患。自康熙三十九年以後，乃恆苦水潦，則永定、子牙二濁河築隄之所致耳。孫嘉淦有言，永定、子牙向皆無隄，泥塗得流行田間，而水不淤淀。自永定築隄束水，而勝芳、三角淀皆淤；自子牙築隄束水，而臺頭等淀亦淤。淀口既淤，河身日高，則田水入河之道阻，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。卽永定一河，亦已不勝其弊，總因濁水入淀，溜散泥沉，以致斯疾。此又畿輔水道致病之根原也。永定河自築隄以來，於今百有餘年。河身高出平地一丈有餘，既不能挑之使平，又不能廢隄不用，明知痼疾所在，無術可治。亦惟見病治

病，多開閘壩以分其勢，高築隄埝以禦其衝，使不致潰決爲害而已。至通省全局工段繁多，自不能同時並舉。惟有用治標之法，先將各河淀挑挖寬深，取出之土卽以築隄，使窪水悉得下注，然後廓清中部。俟大端就理，乃用治本之策，諸州縣支港溝渠，逐一疏通，俾民間灌溉有資，旱潦有備，三五年後，元氣漸復。此又辦理之先後次第也。造端宏大，倍於乾隆時，與其緩辦費多，不如速辦費少，計非一二百萬所能成事。請飭部寬籌經費，庶不致有始無終。」又疏陳應修各工，略謂：「治水在一『導』字。欲治上游，先治下游；欲治旁流，先治中流。挑賈家口以洩永定、子牙、北運、大清四河之水，挑西隄頭引河以洩場水淀之水，挑邢家坨以洩七里海之水。另開北岸一河以分晉口之勢，修復減河以宣白、榆之源，挑濬三河頭水道，添建草壩，爲東淀之扼要；挑濬馬道河、趙北口水道，爲西淀之扼要。十二連橋橫互淀中，亟應興修以利往來。修復增河，分白溝上游之勢，修復窰河，分白溝下游之勢，則水得就下之性，支派旁流，乃可次第導引。」疏上，並被嘉納。實授工部侍郎。尋調倉場侍郎。五年，授浙江巡撫。六年，以病辭職，上以含章精力未衰，不許，調山東。七年，因浙江巡撫劉彬士治鹽操切，密疏劾其不職，命總督孫爾準按治不實，詔斥含章聽不根之言，無端入告，解職嚴議。彬士亦劾含章提用商網銀，額外濫支，漏追餘款等事。含章疏辨，命總督琦善、學政朱士彥按之。詔以提用網銀，歸還捐墊，僅屬見小，而先發妄奏之咎重，念

其居官尙好，降補刑部員外郎。八年，授福建布政使，以病乞歸。十二年，卒。

康紹鏞，字蘭皋，山西興縣人，江西廣信知府基淵子。嘉慶四年進士，授兵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。累遷郎中，擢鴻臚寺少卿。十八年，滑縣教匪起，紹鏞隨扈，以畿輔、山東、河南地形險易，將帥賢否，各鎮兵籍，列冊進御，受仁宗知。會有大名民人司敬武等十餘人傭工熱河、錦州，聞畿南寇起，馳歸，過山海關，關吏執之，誣其預聞逆謀，命紹鏞偕內閣學士文孚往鞠，白其誣，釋之。劾副都統以下，論如律。歷通政司參議、大理寺少卿。

十九年，出爲安徽布政使。值大水，被災者四十餘州縣，倉穀缺乏，庫儲不給，勸紳商輸贖各恤其鄉，與官賑並舉，災民賴之。二十三年，就擢巡撫。宿州、靈璧以睢河隄堰崩圯，比年患水，紹鏞親往相視，奏請修復，又築無爲州黃絲灘臨江隄千二百餘丈。先後捕獲鳳、穎等府土匪五十餘人，置諸法。二十四年，調廣東巡撫。

道光元年，詔各直省清查陋規雜稅，紹鏞疏陳，略曰：「廣東州縣所資辦公，專在兵米折價。因產穀少，民間皆願折納，相沿已久。在馴謹良民，向依舊規完納，而刁生劣監，不能無抗欠。有於正數之內絲毫無餘者，更有於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，州縣往往以贏補絀，自行償補。今若定爲折收額數，則所浮之價，悉爲應輸之額，其掛欠代償，恐較前益甚。況貪官

汚吏，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，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。雍正時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，議者謂正賦之外又加正賦，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。八九十年以來，錢糧火耗，視昔有加，不出前人所慮。兵米折價，與之事實相近。卽能明察暗訪，堅持於數年之間，斷難遠慮周防，遙制於數十年之後。至雜稅及舟車、行戶、鹽當、規禮等款，名目不一，或此有而彼無，或此多而彼寡，願者減其數以求悅，黠者浮其數以取贏。究之浮者卽浮，數已定而難改；減者非減，事甫過而仍加。此時毫髮未盡之遺，卽將來積重難返之漸。其中更有強狡之徒，向不完納平餘，致饋規禮。今以案經奏定，在有司視爲當然，在小民視爲非舊，兩相脅制，互爲告訐。既不能指爲官吏分外婪索，予以糾彈；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，懲以官法；寬嚴兩窮。是雜稅諸項之難於清釐，較兵米折價尤甚。且各項所入，旣名陋規，遂欺臚列，上瀆聖聽，於國家體制，亦殊未協。事有窒礙，不敢不據實密陳。」疏入，與兩江總督孫玉庭所議同，其事遂寢。

二年，召署禮部侍郎。丁母憂歸，服闋，授廣西巡撫。禁土司科派擾累，懲土民刁訟者，緝治逸匪，邊境稍安。五年，調湖南，編查洞庭湖漁船，以軍法部伍之，盜無所容。澧州諸湖，上承涇水，下洩洞庭，兩岸悉垆田，地低下，洩水不暢，檄道府率屬履勘疏濬，得可耕田萬四千餘畝，奏蠲淤田賦萬一千餘畝，從之。九年，入覲，面陳苗疆設立苗弁額數過多，

倚勢虐使苗人，易激事端，請酌其可併省者，缺出不補，總督意不合，格不行。十年，召授光祿寺卿。尋值京察，以在湖南任內廢弛，降四品頂戴，休致。十四年，卒。

朱桂楨，字幹臣，江蘇上元人。嘉慶四年進士，授吏部主事。累擢郎中，遷御史。二十一年，出爲貴州鎮遠知府。鎮遠民、苗雜居，無紡績之利，募工教織，於是始有苗布。大旱，民饑，急發庫藏平糶施粥，郡無殍人。事畢，自請擅動庫帑之罪，民感其惠。次年，歲稔，爭釀金還庫。黃平州有盜，或告變，單騎臨之，呼衆縛爲首者出，不戮一人，戍五人而已。興義苗闕，大吏已勒兵，桂楨曰：「此苗忿民欺，保不爲變。」使人開諭，果服。在任三年，治行稱最，擢陝西潼商道。歷浙江按察使，甘肅、山東布政使。

道光三年，擢山西巡撫。丁父憂，服闋，署禮部侍郎，授倉場侍郎，嚴治花戶侵漁。初行海運，奏定漕糧到天津起卸撥運收貯章程，清覈於到壩之先，慎重於入倉之後，著爲令。九年，遷漕運總督。疏言：「漕政之艱困，由於旗丁疲累，而水手多係無業游民，性成強悍，無以恤其力而服其心，寬猛皆無當，欲其不滋事甚難。惟密詢於未然，而重繩其既往。請責成督運官弁，遇有滋事者，立時拿辦者免議，日久無獲者重處。」時漕弊已深，桂楨力加整頓，必究弊源，不爲苛刻，羣情翕服。

十一年，調廣東巡撫，却洋行陋規，遇事執法，外商獨嚴憚之。每月勾捕，不動聲色，臨事集官弁，曰：「往某所，閭里不擾，莠民斂迹。」以儉素率屬，一日微服勸災歸，至西關，見千總與從甚盛，叱止之，千總叩頭請罪乃已。惠、潮兩郡多械鬪，數興大獄，痛繩以法，稍戢。創議諸郡山場荒地，援雷、瓊例，給照聽民墾種。設鄉約義塾，教養兼施，以弭匪僻。誠僚屬慎刑獄，治民以無冤濫始，每屆秋讞，多所平反。十三年，以病乞歸，宣宗時時詢其病狀，冀其出。二十年，卒，詔嘉「居官清正，勤政愛民」，依總督例優卹，賜其子鎮舉人，諡莊恪，祀鎮遠名宦祠。

陳鑾，字芝楣，湖北江夏人。嘉慶二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。道光五年，出爲江蘇松江知府。創行海運，鑾駐上海，多所贊助。署江寧，值下河諸縣水災，流民劫掠，預設防禁。設賑廠郊外，議宜散不宜聚，分各縣留養，大縣二千人，小縣千人，賑畢資遣，竟事無譁。調蘇州，歷蘇松太道、江西糧道、蘇松糧道、廣東鹽運使、浙江按察使，署布政使。水災治賑，親勸災湖州，諏訪土人，知湖高於田，漢港宣洩不暢，規建隄防，修築垵岸，以保田疇。十二年，遷江西布政使，調江蘇，護理巡撫。

鑾自爲諸生時，兩江總督百齡辟佐幕，歷官江蘇最久，周知利病。會陶澍、林則徐先後

爲督撫，百廢俱舉，凡治漕，治運，濬吳淞江、劉河、白茆河，修寶山、華亭海塘，鑿並在事，澍、則徐皆倚如左右手。十六年，擢江西巡撫。明年，復調江蘇。十九年，陶澍以病解職，代署兩江總督。方嚴烟禁，籌海防，甚被倚畀。疏言：「自嘉慶以來，鄉曲細民多受邪教誘脅，爲風俗人心之害，由於正教不明。請敕儒臣闡明聖諭廣訓，黜異端之旨，撰爲韻言，布之鄉塾，俾士民童年誦習，以收潛移默化之效。」特詔允之。是年冬，卒於官，贈太子少保，依尙書例優卹。賜其子慶涵舉人，慶滋，光緒中官至江西按察使。

吳其濬，字淪齋，河南固始人。父烜，兄其彥，並由翰林官至侍郎，屢司文柄。其濬初以舉人納貲爲內閣中書。嘉慶二十二年，成一甲一名進士，授修撰。二十四年，典試廣東，其彥亦督順天學政，詞林稱盛事。道光初，直南書房，督湖北學政，歷洗馬、鴻臚寺卿、通政司副使，超遷內閣學士。十八年，擢兵部侍郎，督江西學政，調戶部。二十年，借侍郎麟魁赴湖北按事，總督周天爵嫉惡嚴，用候補知縣楚鏞充督署獻員，製非刑逼供，囚多死，爲言官論劾，大治知縣孔廣義列狀訐之，訊鞫皆實，復得楚鏞權鹽稅貪酷，及天爵子光岳援引外委韓雲邦爲巡捕事，天爵論褫職戍伊犁，革光岳舉人，鏞荷校，期滿發烏魯木齊充苦役，巡撫伍長華以下降黜有差。命其濬署湖廣總督，尋授湖南巡撫。



二十二年，崇陽逆匪鍾人杰作亂，進窺巴陵，其濬偕署提督台湧赴岳州防剿，檄鎮守兵分布臨湘、平江諸隘，其濬移駐湘陰，賊襲平江，擊卻之。及人杰就擒，餘黨竄湖南者以次捕誅，被優敘。部議裁冗兵，其濬疏言：「湖南地逼苗疆，人情易擾。裁者無多，徒生驕卒之疑，而啓苗、瑤之伺。」總督裕泰尋定議苗疆近地並仍舊額。二十三年，調浙江，未行，武岡匪徒聚衆阻米出境，戕知州，捕治如律。奏請於洪崖洞設巡卡，編保甲，以靖禍萌。尋調雲南巡撫，署雲貴總督。二十五年，調福建，又調山西，兼管鹽政。奏裁公費一萬兩，嚴捕烟販，時稱其清勤。二十六年，乞病歸。尋卒，贈太子太保，照例賜卹。尋復以其濬在山西裁革鹽規，潔已奉公，特加恩子孫以彰清節。子元禧主簿，崇恩知縣，榮禧通判，皆卽選；又賜其子承恩、洪恩及孫樽讓舉人。

張澧中，字蘭止，陝西潼關人。嘉慶二十二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充提牢廳，累遷郎中。執法明允，數從大臣讞獄黑龍江、奉天、江南、山東。道光十二年，出爲直隸大順廣道。奸民倡無生教惑衆，澧中率兵役探其巢穴，得圖卷及名冊，悉焚之，歸正者概不株連。署按察使，遷福建按察使。署布政使，授直隸布政使，未之任，調山西，署巡撫。二十年，擢雲南巡撫，於刑獄尤矜慎。二十三年，召署刑部侍郎，尋實授。

二十七年，河南游饑，頒庫帑百萬，命禮中偕尙書文慶治賑務。至，即飭查造丁口，按冊抽查戶口，調取藩庫賫抽查賑銀，令州縣按旬具報錢價，以備考覈，劾冒賑之考城令及造報舛錯各員。

尋授山東巡撫。清查交代，定追賠章程，考察鎮道等官失察盜案多寡，分別劾議。嚴責捕盜，先後獲匪盜七百餘名，治如律。疏言：「山東地廣民稠，一遇歉歲，曹州之捻匪，沂州之披匪，幅匪，武定，臨清屬之梟匪，聚衆每至百餘人，隨地裹脅，蔓延不已。羣匪多起於曹、沂，而兗、濟受害爲尤甚。地方官輾轉稽延，不能卽正典刑，匪徒遂無顧忌。惟官不以盜爲事，民始敢與盜通聲氣。殲厥渠魁，脅從自散。卽牧令中亦非無長於緝捕勇敢任事之員，惟大法則小廉，人存則政舉。凶匪之橫行，咎在牧令，牧令之不職，責在上司。」詔嘉勉之。尋卒，依侍郎例賜卹。

張日昫，貴州貴筑人。嘉慶二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道光九年，出爲四川敘州知府，調成都。日昫勤於吏職，刻樹桑百益書以勸民蠶，創「勵節堂」以贍節婦貞女之無依者。政暇，招諸生於署，講析經義、語錄。郡屬馬邊、屏山等廳縣，毗連保夷，令附近居民建修碉堡，編聯保甲，民賴以安。擢建昌道。十九年，越嶺、峩邊夷匪滋事，偕總兵包相、卿督

兵平之。招復逃亡，編集練勇，修築礮堡，於要隘建城，以資保障。遷浙江鹽運使，再遷湖北按察使，調四川。治獄平恕，不以平反矜能，遇有疑竇，飭另緝改辦，告戒屬吏以哀矜爲重。遷河南布政使。河決中牟，值祥符工甫竣，兩次災區二十五州縣，附省災尤重。每馳詣賑所監視，於郊外隙地捐俸構屋，安戢災黎，遂成村聚。二十六年，擢雲南巡撫，未之任，丁母憂。服闋，仍授雲南巡撫。勤於察吏，免銅廠民欠工本銀六千餘兩。在任一年卒，祀四川、雲南名宦祠及鄉賢祠。

論曰：宜宗以恭儉爲治，一時疆臣多清勤之選。帥承瀛等或由卿寺受知，或以守令拔擢，雖間有旋偃旋起，晚置閒散者，其猷爲要並可觀焉。朱桂楨實心實政，治績稱最，獨膺易名之典，蓋非倖云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二

## 列傳一百六十九

瑚松額 布彥泰 薩迎阿

瑚松額，巴岳忒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西安駐防。嘉慶初，以前鋒從將軍恆瑞剿湖北教匪，後隸那彥成、德楞泰部下，積功擢協領。十八年，滑縣教匪起，瑚松額率馬隊從副都統富僧德戰道口及滑縣城下，屢有功，賜花翎。二十三年，擢福州副都統，署福州將軍。

道光三年，授察哈爾都統。五年，擢成都將軍。乾隆中，西寧玉舒巴彥囊謙千戶分三百戶與其弟索諾木旺爾吉爲小囊謙，由德爾格忒土司居間調處，辦事大臣斷定。既而索諾木旺爾吉之子諾爾布不能服其屬戶，大囊謙欲兼并之，諾爾布訴於德爾格忒土司，大囊謙復以土司有欺凌小囊謙情事，互控不已，下瑚松額按之。奏請仍遵原斷，大囊謙不得覬覦屬戶，德爾格忒土司亦毋預鄰封事，以杜爭端，事乃定。七年，署四川總督。九年，調吉林

將軍。會宣宗東巡，扈蹕，校射，中三矢，賜黃馬褂。十年，母憂回旗。尋署盛京將軍。

十二年，命偕尙書禧恩督師剿湖南瑤匪趙金龍，至則金龍已就戮，其黨趙青仔率餘匪竄廣東、湖北境，督兵剿平之。廣東連山排瑤亦叛，率提督余步雲等進剿，擒匪首鄧三、盤文理等，瑤衆投誠，全境肅清，賜雙眼花翎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命署福州將軍，臺灣土匪張丙等作亂，授爲欽差大臣，偕參贊哈琅阿赴剿。及抵福建，提督馬濟勝已擒匪首，臺灣略定。十三年春，命仍渡臺搜捕餘黨，擒各路匪首二十餘人，賊黨三百餘人，分別置之法，械送張丙、陳辦、詹通、陳連至京誅之，加太子太保，復調成都將軍。十四年，峽邊、馬邊夷匪勾結焚掠，提督楊芳擊斃夷目，以肅清入奏。旣而夷復滋擾，瑚松額以芳辦理未善，劾罷之，自請議處，降一級留任。

十五年，授陝甘總督。疏陳兵丁驕縱，應加意訓練駕馭；又密陳吏治情形，優詔嘉納。十七年，京察，詔嘉其不露鋒銜，細心任事，予議敘。西藏堪布入貢，爲四川番匪劫掠。瑚松額捕賊數十人，得贓物，奏請貢道改由柴達木，由青海大臣遣兵護送。又以野馬川地連野番，請於大通、河北岸立柵，山巖築設墩卡，派兵防守，提標前後二營廠馬合併，以厚兵力；並允行。二十一年，因病請開缺，尋致仕，許食全俸。二十七年，卒，贈太子太傅，賜卹，諡果毅。

布彥泰，顏扎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父珠爾杭阿，嘉慶初，官鑲黃旗滿洲副都統，以軍功予騎都尉世職。布彥泰由廕生授藍翎侍衛，襲世職，洊升二等侍衛。二十三年，充伊犁領隊大臣。道光初，擢頭等侍衛。歷喀什噶爾參贊大臣、辦事大臣、伊犁領隊大臣、烏什辦事大臣。九年，授喀什噶爾總兵，病歸。十年，予副都統銜、乾清門行走，充哈密辦事大臣，調西寧辦事大臣。將軍玉麟薦其習邊事，調伊犁參贊大臣，再調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。十四年，復以病歸。十八年，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，擢察哈爾都統。

二十年，授伊犁將軍，入覲，命在御前行走。及赴任，授鑲黃旗蒙古都統。二十二年，疏陳開墾事宜，略言：「惠遠城三棵樹地方可墾地三萬餘畝，請就本地民戶承種輸糧。阿勒卜斯地方可墾十七萬餘畝，請責成阿奇木伯克等籌計戶口，酌量勻撥。」至二十四年，疏報塔什圖畢等處開墾疊著成效，詔嘉其「忠誠爲國，督率有方」，加太子太保。又命會勘烏魯木齊未墾之地，及各城曠地，一律興辦。尋疏言：「惠遠城東阿齊烏蘇廢地，前任將軍松筠奏撥八旗餘丁耕種，因乏水，不久廢棄。今欲墾復，必逐漸開渠，極東且須引哈什河水，方可用之不竭。經營浩費，較前次各案不啻數倍。現委員勘估，又以伊犁歷屆捐墾成案，皆係收工而非收銀。蓋辦工以工爲主，計銀不如計工之直捷，亦不如計工之覈實。此次用夫匠五

十三萬四千工，實墾地三棵樹、紅柳灣三萬三千三百五十畝，阿勒卜斯十六萬一千餘畝。荒地之開墾成田，由於渠工之開通水利，故不能劃出某頃某畝爲某員所捐辦者，仍請免其造冊報銷。」從之。時前兩廣總督林則徐在戍所，布彥泰於墾事一以諮之，阿齊烏蘇卽由則徐捐辦。事既上聞，命布彥泰傳諭則徐赴南路阿克蘇、烏什、和闐周勘。布彥泰疏留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全慶暫緩更換，與則徐會勘。凡歷兩年，得田六十餘萬畝，事具全慶傳。

二十五年，授陝甘總督。青海番匪連年肆擾，自二十三年總督富呢揚阿奏報進剿，驅回河南，實僅邀番僧賚撫，約不北犯。次年，復擾河北，掠涼州營馬匹，戕守備。富呢揚阿諉稱匪乃四川果克黑番，大雪封山難剿，而西寧鎮總兵慶和出口會哨，又遇賊被戕。惠吉繼任總督，檄提督胡超進剿。肅州兵不聽調，譁噪，胡超不能制。惠吉籌辦未有緒，歿於任，乃以布彥泰代之，未至，命林則徐先署總督，並授達洪阿西寧辦事大臣，同治其事。二十六年，布彥泰抵任，奏劾胡超畏葸，罷之；又論總兵站住攻剿不力，褫職遣戍。達洪阿率兵剿平番莊，惟黑錯寺匪衆抗拒，攻下之。又破果岔賊巢，拉布楞等寺僧收合四溝散番乞降，事乃定。布彥泰以調度有方，被優敘。親巡邊隘，疏陳西寧地勢因河爲固，扼險設備，請於哈拉庫圖爾之南山根、南川營之青石坡，移建營堡，黃河北岸頭岱、東信、忙多各渡口設卡。又奏復防河舊章，安置營汛，並如議行。

二十七年，安集延布魯特糾合回子圍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，詔布彥泰率兵赴肅州，授爲定西將軍，奕山爲參贊大臣，將大舉出師。會奕山率邊兵戰捷，賊退，二城解圍，軍事告竣，布彥泰回任。二十九年，因病請罷，許之。時爲固原知州徐采饒等所訐，命協辦大學士祁寯藻往會總督琦善按之，坐關防不密、清查歧誤，及失察家人，議降調革任。尋予二等侍衛，充葉爾羌幫辦大臣，調伊犁參贊大臣，偕將軍奕山會議俄羅斯通商事宜，語詳奕山傳。咸豐二年，授正白旗漢軍副都統，仍留邊任。四年，回京，命赴王慶坨軍營，以疾未行，請開缺。光緒六年，卒，年九十。詔念前勞，依都統例賜卹。

薩迎阿，字湘林，鈕祜祿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嘉慶十三年舉人，授兵部筆帖式。擢禮部主事，洊升郎中。道光三年，出爲湖南永州知府，調長沙。歷山東兗沂曹道、甘肅蘭州道。七年，就遷按察使。以治回疆軍需，賜花翎。六年，擢河南布政使，未任，予副都統銜，充哈密辦事大臣。調喀什噶爾辦事大臣。十年，安集延擾喀什噶爾邊卡，薩迎阿赴土爾扈特、霍爾特召兵赴援，又襄治南路糧運。授盛京工部侍郎，兼管奉天府尹事。十一年，留京署鑲白旗漢軍副都統，充烏什辦事大臣。歷哈密辦事大臣、葉爾羌幫辦大臣，仍調哈密辦事大臣。十五年，授盛京禮部侍郎，兼管府尹事，調戶部。二十年，召授禮部侍郎，兼鑲紅旗漢軍副



都統，調戶部，兼管錢法堂。二十三年，擢熱河都統。

二十五年，授伊犁將軍。烏魯木齊與辦喀喇沙爾渠道隄壩，下薩迎阿籌議。疏言：「喀喇沙爾城西開都河，道光十七年，築護隄，有屯田頭工、二工兩渠，自裁屯安戶後，又於上游大河開一大渠，嗣頭二工又各添新渠，共有五渠。上年大水，各渠口衝塌，護隄亦壞。今擬挑濬北大渠，接長二千三百丈，共長九千丈，修築龍口石工，外設木閘，自龍口至坡心灘嘴，築碎石長壩四十餘丈，中設洩水閘，隨時啓閉；接長舊隄三十餘里，至北大渠口爲止，其餘諸渠挑濬深通，庶期經久。」又言：「吐魯番掘井取泉，由地中連環導引，澆灌高田，以備渠水所不及，名曰閘井，舊有三十餘處。現因伊拉里克戶民無力，飭屬捐錢籌辦，可得六十餘處，共成百處。」尋以開墾挑渠辦有成效，薩迎阿履勘，籌議招種升科。疏言：「墾地在渠水充盈，用有餘裕，升科不必求急，期實有裨益，行之久長。新疆水利，泉水少而雪水多，雪水之遲早無定，收穫之豐歉難齊，請援鎮、迪舊例，減半升科。」下部議行。英吉沙爾領隊大臣齊清額誤聽伯克言，誣指回子胡完爲張格爾逆裔，薩迎阿平反之，詔嘉其詳慎。

二十七年，安集延布魯特回衆入卡，圍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二城，薩迎阿檄調諸城兵往剿，葉爾羌參贊大臣奕山率諸軍由巴爾楚克進，三戰皆捷。薩迎阿別遣兵扼樹窩子，二城圍尋解。時方命陝甘總督布彥泰督師，未出關而事平。咸豐元年，召授正白旗滿洲都

統，會陝甘總督琦善剿青海番匪，言官劾其妄殺，命薩迎阿赴西寧按之。奏調刑部司員梁照、奎椿、武汝清隨同鞠訊，得番子十四名無辜誣服狀，疏陳琦善剿辦黑城撒拉回子及黃喀窪番賊，尙非無故興師，惟將雍沙番族殺斃多名，實係妄加誅戮，並及文武妄拿、刑求逼供，詔毓琦善職，逮京訊治，命薩迎阿暫署陝甘總督。

甘肅營務廢弛，雖議整頓，而番匪時復出擾。新授福建巡撫王懿德途經金縣，士民呈控，奏下薩迎阿察治，屢被詰責。二年，解任回京。自琦善之逮治也，刑部尙書恆春以薩迎阿論劾過當，欲令原訊司員對簿，獨侍郎曾國藩持不可。及廷臣會訊讞上，琦善遣戍吉林，司道以下文武論罪有差，被誣番子免罪，略如原讞。薩迎阿坐未取應議各員供詞，遽行擬罪，又因子書紳與司員同坐問供，下部議，書紳降三級調用，薩迎阿降四級留任。歷署鑲藍旗、正紅旗蒙古都統。六年，出署西安將軍。逾歲卒，詔念回疆軍務會著勞績，賜卹，諡恪僖。

論曰：瑚松額、川、陝舊將，屢任專征，雖無赫赫功，尙持大體，晚膺疆寄，稱厥職焉。布彥泰、新疆開墾，西寧平番，胥賴林則徐之壁畫。薩迎阿平反番獄，持正不阿，而治番亦無良策。蓋番族生計無資，營伍廢弛已久，議剿議撫，補苴一時。林則徐謂治番自古無一勞永

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二

逸之計，亦慨乎其言之也。

一一六四四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三

## 列傳一百七十

張文浩 嚴煊 張井 吳邦慶 栗毓美

麟慶 潘錫恩 子駿文

張文浩，順天大興人。入資爲布政司經歷，投効東河，工竣，發南河。嘉慶十年，授山  
清外河同知，屢以河溢奪職，尋復之，補外河南岸同知。十九年，河督吳璥奏調赴隄工委  
用，擢署淮海道。二十四年，河溢儀封，復決武陟馬營壩，調辦馬營壩工，工竣，賜花翎。  
儀封決口猶未塞，仁宗以吳璥年老，命文浩署河東河道總督，專駐工次。疏陳築壩挑河估  
銀四百五十萬，報可。工竣，晉二品頂戴，兼兵部侍郎銜。道光元年春，欽天監奏彗星出東  
壁，分野在衛地，占主大水，敕文浩防範。侍郎吳烜請加高河隄，文浩疏言：「河灘高下不  
齊，長隄千餘里，未能一律增高，請加子堰二三尺。」從之。實授河道總督。三年，丁母憂，

服未闋，以畿輔連年水患，召署工部侍郎，偕三品卿繼昌勘南北運河及永定河漫溢。詔繼昌還，文浩駐工會辦。工竣，與總督蔣攸銛合疏陳：「直隸河道漫水未涸，無從查勘，考詢各處隄埝，無不堙塞殘廢。每年二月方可動工，五月卽須停止，工繁時從，斷難同時興作。請於來歲春融，周歷履勘，分別緩急估辦。」又言：「永定河爲患，固由下口不能暢流，亦由上游無所宣洩。請修築重門閘，添設減水壩。又近年河流每多側注北岸，宜添築越隄以爲重障。」

四年春，授江南河道總督。其秋，糧艘回空，黃河高於清水，停阻河北者數月，詔切責，降三品頂戴，命設法蓄清以資浮送。十一月，始全數渡黃。會洪澤湖漲水未消，高堰十三堡隄潰萬一千餘丈，山盱、周橋、悉浪菴亦過水八九尺，各壩漫溢。宣宗怒，褫文浩職，命尙書文孚、汪廷珍馳勘，劾文浩禦黃壩應閉不開，五壩應開不開，蓄清過旺，以致潰決。命於工次枷號一月，遣戍新疆。回疆軍事起，隨營効力，事平，請釋回，不許。十六年，卒於戍所。

嚴烺，字小農，浙江仁和人。嘉慶中，入貲爲通判，發南河，累擢徐州道，丁母憂。道光元年，服闋，授河南河北道。尋命以三品頂戴署河東河道總督，三汛安瀾，乃實授。汶水

漫決既塞，疏言：「運河北路以蓄汶敵衛爲最要機宜，必使汶水層層擡高，然後能敵衛水。請加高臨清口磚閘資收蓄。」從之。初，黎世序治南河多用碎石，乃奏請敕東河仿行，烺取其說，請於馬營北岸挑壩，仿南河拋護碎石，估工需銀十萬兩。布政使程含章、巡撫姚祖同先後言其不便，而馬營既放淤，壩前水勢已緩，烺仍請於壩尾沁水灌注之所拋護碎石，從之。

四年，南河高家堰潰決，調烺江南河道總督。五年，與尙書文孚、汪廷珍合疏陳：「蓄清敵黃爲河務第一關鍵。蓄清全賴湖隄，隄潰則清水洩枯，重運經臨，無以資浮送。擬遵古人成法，借黃濟運。所慮運河窄小，黃流湍悍，多則不能容納，少則必致膠淺。議於禦黃壩外建壩三道，鉗束黃流，俾有節制。又添築練道，以資束水行緣。裏、揚兩廳長河挑挖淤淺，幫培隄身，並豫儲料物，隨時築壩，逼溜刷淤。禦黃壩未啓，則先挑高堰引河，導清水入運；將啓，則嚴堵束清，杜黃水入湖。至修復湖隄，必乘天寒水涸，取土較易。擬就近採料，限大汛前砌高十層，備湖水漸長。共需帑銀三百萬。」又議覆侍郎朱士彥條上南河事宜，大要：「拆修高家堰壩工，先築越壩以便工作，並於石隄外拋碎石坦坡，可期永無塌卸。又於王家壩減壩內鹽河加築隄埽，及仁、義、禮、舊壩處所添建石滾壩，以防異漲。」並如議行。於是借孫玉庭等會辦重運。至五月禦黃壩啓放後，河道仍淺滯，漕船不能通行，就近盤壩，剝

運難繼，玉庭被重譴，焯亦鐫級留任。

焯既因濟運事不敢擅離，不能巡河勘工，兩江總督琦善以爲言，乃命焯周歷履勘，仍諭蓄足清水，爲來年敵黃濟運之計。焯疏言：「從前黃河底深，湖水收至數尺，即可外注，隄身不甚喫重。今則湖水必蓄至二丈，始可建瓴而刷黃。以四百里浩瀚之湖水，恃一綫單隄爲之護，西風衝擊，勢必潰決。擬仿成法，於隄外築碎石坦坡，護隄既固，則湖水可蓄。」又偕琦善奏陳：「刷黃必須湖水收至二丈。上年湖水丈七寸餘，卽致失事。刻下清水萬難蓄足，惟有蓄清減黃二法並行。碎石護隄，所以蓄清；改移海口，所以減黃。」詔妥籌具奏。尋又會陳：「由王營減壩至灌河口，可導黃入海。查灌河口外海灘高仰，轉無把握，惟拋碎石坦坡，可漸收蓄清刷黃之益，需費六百餘萬，應分年辦理。」

六年，洪湖石工既竣，焯知工未堅固，實不足恃，遂堅主碎石之工，每年拋石三十萬方，八年始能告成。宣宗怒斥：「焯調任以來，一籌莫展。禦黃壩至今不能啓放，辦理不善。念在東河修守尙無貽誤，降三品頂戴。」署河東河道總督；七年，實授，復二品頂戴。以蘭陽柴壩西北頂衝，前拋碎石已著成效，遇伏秋汛漲，仍形喫重，請加寬坦坡。八年，請續拋下北、蘭儀兩廳碎石，並於中河、祥河險工儲石備防。十一年，命侍郎鍾昌等抽查東河料壩，祥河、曹考兩廳料壩虛鬆殘朽，焯坐失察，降三品頂戴，鐫四級留任。尋以病請開缺。

十三年，病痊到京，疏陳浙江海塘事宜。十四年，命偕侍郎趙盛奎往勘，請分別緩急，改修柴埽，以護塘根，歲撥銀五萬備修費，從之。尋命毋庸在工督辦。復以病乞歸。十五年，河東河道總督吳邦慶劾煊虛拋碎石，並收受紅封盤費，以運同降補。二十年，卒。

張井，字芥航，陝西膚施人。嘉慶六年進士，以內閣中書用，改知縣，銓授廣東樂會。引見，特命改河南正陽，調祥符，遷許州直隸州知州。襄辦馬營壩大工，加知府銜，署汝寧知府。道光四年，擢開歸陳許道。尋以三品頂戴署河東河道總督。五年，秋汛安瀾，乃實授。增培黃河兩岸隄工，並修泉河隄，濬各湖斗門引渠，疏陳河工久遠大計，略曰：「今日之黃河，有防無治。每遇伏秋大汛，司河各官奔走搶救，竭蹶情形，惟日不足。及至水落霜清，則以目前可保無虞，不復求疏刷河身之策。漸致河底墊高，清水不能暢出，並誤漕運。又增盤壩起剝及海運等費，皆數十年來斤斤於築隄鑲埽，以防爲治，而未深求治之之要有以致之也。當此河底未能疏濬之時，惟仍守舊規，以隄束水，而水不能攻沙，河身日形淤墊，必得有刷深之方，始可遂就下之性。」宣宗聽其言，命偕兩江總督琦善、南河總督嚴煊、河南巡撫程祖洛籌議，遂赴南河會勘。

六年，疏言：「黃河病在中滿，淤墊過甚，自應因勢利導。擬仿前大學士阿桂改河避險之



法，導使繞越高淤，於安東東門之北別築新隄，以北隄改作南隄，中間抽挑引河，傍舊河而行。至絲網濱以下，仍歸海口，無淤灘阻隔，似可暢順東趨。去路既暢，上淤必掣深，得黃與清平，立啓禦黃壩，挑逼清水暢出刷黃，自有建瓴之勢。」詔嘉其有識，調江南河道總督，與總督琦善及副總河潘錫恩會議。以改河避淤，口門有碎石阻遏，諸多窒礙，請開放王營減壩，以期減落黃水，刷滌河身，從之。

既而給事中楊煊奏「啓放減壩，黃流湍急，鹽河勢難容納，恐滋流弊」，援嘉慶間減壩兩次漫口情形爲證。復下詳議，井言：「煊稽考成案，於今昔情形似未周知。昔年開壩漫口時在五月，本年啓放定在霜後，來源無慮續漲。惟現據委員稟稱，去路未見通暢，是煊所奏不爲無見。因思啓壩時水勢或可暢達，堵合後全河仍必抬高，恐徒深四邑之災，無補全河之病。請仍改河避淤。」上斥井持論游移，不許。是秋，開放減壩，如期堵合，被褒敍。七年，春汛，黃水倒漾，仍高於清水，禦壩驟難啓放，漕船倒塘灌運，自請治罪，降三品頂戴。命大學士蔣攸銛、尙書穆彰阿往勘。會黃水低落，啓禦壩，運船幸得全渡。詔斥井急於求功，泥於師古，革職留任，以觀後效。

八年，疏陳要工四事：黃河接築海口長隄，並於下游多築埽壩以資刷掣；洪澤湖添建滾壩，加寬湖隄；南運河移建昭關壩，加幫兩岸緯隄；北運河修復劉老澗石滾壩，補還南岸緯

隄。命都統英和會同蔣攸銛查勘，以添築埽壩不能疏通積淤，海口築隄可從緩辦，餘如議行。九年，以兩屆安瀾，復二品頂戴，諭相機規復河湖舊制。疏言：「南河利害，全係清江，必清水暢出，助黃刷淤，則河與漕兩治。惟黃水積淤，必清高於黃數尺，又必啓壩時多，閉壩時少，乃能暢出淤刷。現在清水能出，僅免倒灌，不誤漕行，殊未易收刷淤之效。」十二年，桃源縣民聚衆私掘官隄掣溜，致成決口，革職，暫留任効力。御史鮑文淳、宗人府府丞潘錫恩並言黃水入湖，恐妨運道，命穆彰阿、陶澍會勘籌議。疏陳：「黃水入湖後，卽由吳城七堡仍入黃河，僅淤沿隄，不及湖中，未入束清壩，不致病及運河。正河乾涸，正可將桃南、桃北兩廳間大加挑濬，除去中滿之患。」十三年，于家灣合龍，予四品頂戴。尋引疾歸。十五年，卒於家。

井任兩河凡十年。初治南河，銳意任事，泊興大工，糜帑三百餘萬而無成效，仍爲補苴之計，用灌塘法，較勝借黃之險。勤於修守，世稱其亞於黎世序云。

吳邦慶，字霽峯，順天霸州人。以拔貢官昌黎訓導。嘉慶元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。巡視東漕，奏請重浚運河，並復山東春兌春開舊制。數論河漕事，多被採用。十九年，擢鴻臚寺少卿，命偕內閣學士穆彰阿督濬北運河。累遷內閣侍讀學士。二十年，

出爲山西布政使，調河南，護理巡撫。二十三年，擢湖南巡撫，調福建，未之任，湘潭土客民羣鬪，死傷甚衆。侍郎周系英面陳與邦慶疏奏有異，命總督慶保住按。邦慶亦發系英私書，系英獲譴，邦慶鐫級，以三品京堂用，補通政使。二十五年，擢兵部侍郎，調刑部，尋授安徽巡撫。

黃水注淮，鳳、潁被災，而皖南苦旱，親赴災區賑撫。涇縣民徐飛瀧傷斃，邦慶誤聽承審官謂由於徐孝芳捏傷圖賴，奏捕之，激衆拒捕。命兩江總督孫玉庭鞠治，得其狀，詔斥邦慶幾釀冤獄，部議革職，予編修。累遷少詹事。道光十年，授貴州按察使，未之任，予三品卿銜，署漕運總督，尋實授。禁糧船裝載蘆鹽，請緝拿沿河窩頓。十一年，調江西巡撫。

十二年，授河東河道總督，以不諳河務辭，不許。初，嚴娘在東河，多用碎石拋護，歷年歲料未有節省，詔飭覈減。邦慶疏請：「酌改舊章，每年防料經費四成辦稽，六成辦石。蘭儀、商虞、下北三廳現工險要，仍專案請辦碎石。所議六成之石，積儲數年，使各廳皆存二千，方緩急可恃，則專案之石亦可逐年遞減。」從之。武陟攔黃堰民築民修，嗣歸廳管，工段歲增。十三年，奏定畫界立石，官民分守，如有新生埽工，先借帑辦理，按河北三府攤徵歸款。以山東運河全賴泉源灌注，請復設泉河通判，以專責成。壽東汛滾水壩外舊有土堰，爲蓄汶敵衛，以利漕運，大水鄉民私開釀事，奏立志椿。濟運之水以七尺爲度，重運過竣，

啓堰以利農田，如議行。

初，邦慶著畿輔水利叢書，後在官，考河南通省志乘所載有水田處，臚列其水之衰旺，溉田多寡之數，爲渠田說。修防之暇，率道應捐貲造水車，就馬營壩北及蔡家樓大窪積水地七千餘畝試行墾治。先是，邦慶因碎石工劾嚴煊，罷之。既而給事中金應麟亦劾邦慶保舉過濫，動撥過多，十五年，命大學士文孚、山東巡撫鍾祥按之，坐違例調地方人員改歸河工，及以屬員爲幕僚，應員饋銀不奏參，褫職。詔復斥其參劾嚴煊遲至三年之久，亦屬取巧，念在任三屆安瀾，加恩復予編修。年已七十，遂告歸。二十八年，卒。

栗毓美，字樸園，山西渾源人。嘉慶中，以拔貢考授知縣，發河南。歷署溫、孟、安陽、河內、西華，補寧陵，所至著績。父憂歸，道光初，服闋，補武陟。遷光州直隸州知州，擢汝寧知府，調開封。歷糧鹽道、開歸陳許道、湖北按察使、河南布政使，護理巡撫。十五年，擢河東河道總督。

毓美自爲令時，於黃、沁、隄工，馬營壩工皆親其事，勸求河務。時申溝久爲河患，申溝者，在隄河之間，始僅斷港積水，久而溝首受河，又久而溝尾入河，於是申溝遂成支河，而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切近隄身，往往潰隄。毓美蒞任，乘小舟周歷南北兩岸，時北岸原武汛

串溝受水已三百丈，行四十餘里，至陽武，溝尾復灌入大河，又合沁河及武陟、滎澤諸灘水，舉注隄下。兩汛素無工無稽，石隄南北皆水，不能取土築壩。毓美乃收買民輓，拋成輓壩數十所。工甫就而風雨大至，支河首尾皆決數十丈而隄不傷，於是始知輓之可用。疏陳辦理情形，以圖說進。

尋又疏言：「王屋莊進水之口，較前更寬百餘丈，由中泓大灘益向南淤，溜勢南緩而北緊。南股正河成爲迂道，北股之溜勢轉建瓴。其故由廣武山前老灘坍千餘丈，溜趨山根，爲山所遏，折回東北，中泓挺生淤灘。水口既日見刷寬，從省估計，約需銀十餘萬兩。至原陽兩岸隄根，因沿陂試拋輓塊，深資保護。月石壩堵合，加高幫寬，迤下楊村、封丘二汛，灘水已停淤，壩下七十餘村莊居民安堵。惟串溝分溜，關繫北岸全局，不能緩至來年興工，已借撥銀兩估辦。」允之。是役支河危險，賴輓工化險爲平。

尋偕巡撫桂良勘奏：「老河分溜已有六分，王屋莊口寬勢順，輓土各壩未可深恃。原武十六堡當其頂衝，並有秦家廠、鹽店莊各灘水串溝分注，十七堡當支河尾閭皆險要，請購料豫防。」如議行。十六年，擇要挑溶修築魚臺汛隄岸，改民堰歸運河廳。十八年，旱，漕艘阻滯。濬源泉及各湖進水渠道，嚴諸閘啓閉。又濬曹州、濟寧河渠。十九年，奏定微山湖收納運水章程，但計水存丈三尺以內，卽築壩蓄水，加高戴村壩以防旁洩。

初，毓美以輓工屢著成效，奏請許設窖燒造。御史李莚疏言其不便，命尙書敬徵往勘，仍請改辦碎石，停止設窖。毓美上疏爭之曰：「豫省歷次失事，皆在無工處所。隄長千里，未能處處籌備。一旦河勢變遷，驟遇風雨，輒倉皇失措。幸而搶護平穩，埽工費已不貲。鑲埽引溜生工，久爲河工所戒，昧者轉謂非此別無良策。查北岸爲運道所關，往者原陽分溜，幾掣動全河，若非用輓拋護，費何可數計？今祥符下汛、陳留一汛灘水串注，隄根形勢，正與北岸同。濱河士民多有呈請用輓者，誠有見於輓工得力，爲保田廬情至切也。夫事之有利於民者，斷無不利於國。特事近於創，難免浮言。前南河用石之始，衆議紛如，良由工程平穩，用料減少，販戶不能居奇。工簡務閒，游客幕友不能幫辦謀生，是以妄生浮議，賴聖明獨斷，敕下東河試辦，至今水慶平成。惟自用碎石，請銀幾七十餘萬，嗣改辦六成碎石，然因購石不易，埽段愈深愈多，經費仍未能節省。自試辦輓壩，三年未生一新工，較前三年節省銀三十六萬。蓋豫省情形與江南不同，產石祇濟源、鞏縣，采運維艱。輓則沿河民窰不下數十座，隨地隨時無悞事機。且石性滑，入水流轉，輓性澀，入土卽黏，卸成坦坡，自能挑溜。每方輓塊直六兩，石價則五六兩至十餘兩不等。碎石大小不一，堆埽半屬空虛。尺輓千塊爲一方，平鋪計數，堆埽均實。每方石重五六千斤，而輓重九千餘斤，是一方石價購輓兩方，而拋輓一方可當石兩方之用也。或謂輓塊入土易損裂，不知輓得水更堅，

拋成甌壩，一經淤泥，卽已凝結，或謂拋築甌壩，近於與水爭地，不知隄前之地，尺寸在所必爭。自來鑲埽之法，隄前必先築土壩數十丈，然後用埽鑲，設甌壩則無須乎埽。師土壩之意，不泥其法，拋作坦坡，大溜自然外移，未有可築土壩而不可築甌壩者。上年盛漲，較二年及十二年尤猛迅，甌壩均屹立不移。儀隄、中河兩廳，河水下卸，場灘滙壩，搶鑲埽段，旋卽走失，用甌拋護，均能穩定。是用甌搶辦險工，較鑲埽更爲便捷。昔衡工失事，因灘陷不能鑲埽，馬工失事，因補隄不能得碎石。使知用埽不如用甌，運甌易於運石，則費省而工已固。現在各廳無工之處，串溝隱患，必應未雨綢繆。若於黃、沁、下南豫儲甌塊，則可有備無患。應儲之甌，仍令向民間採買，不必廳員燒造，此外別無流弊。」卒如所議行。遂請以四成辦稽之款改辦甌塊。

又疏言：「從前治河用捲埽法，並有竹絡、木困、甌石、柳葦。自用料鑲埽，以稽料爲正宗，而險無定所，亦無一勞永逸之計。緣鑲埽陡立，易激水怒。其始水深不過數尺，鑲埽數段，引溜愈深，動輒數丈，無工變爲險工。溜勢上提，必須添鑲，溜勢下坐，必須接鑲。片段愈長，防守愈難。新工既生，益形勞費。埽工無法減少，不得已而減土工，少購碎石，皆爲苟且因循之計。自試拋甌壩，或用以杜新工，或用以護舊工，無不著有成效。且甌工不特資經久，而堆儲亦無風火堪虞。從此工固瀾安，益復培增土工，專用力於根本之地，既可

免漫溢之患，亦保無衝決之虞。」宣宗深嘉納之。巡撫牛鑑入覲，諭以毓美治河得手，遇事毋掣其肘。二十年，京察，特予議敘。尋卒，優詔褒惜，贈太子太保，依總督例賜卹，賜其子燿進士，諡恭勤，祀名宦祠。

毓美治河，風雨危險必躬親，河道曲折高下嚮背，皆所隱度。每曰：「水將抵某所，急備之。」或以爲迂且勞費，毓美曰：「能知費之爲省，乃真能費者也。」水至，乃大服。在任五年，河不爲患。歿後吏民思慕，廟祀以爲神，數著靈應，加封號，列入祀典。

麟慶，字見亭，完顏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嘉慶十四年進士，授內閣中書，遷兵部主事，改中允。道光三年，出爲安徽徽州知府，調潁州，擢河南開歸陳許道。歷河南按察使、貴州布政使，護理巡撫。十三年，擢湖北巡撫。尋授江南河道總督，丁母憂，改署理，服闋，乃實授。疏陳籌辦南河情形，略曰：「近年河湖交敝，欲復舊制，不外蓄清刷黃。古人引導清水，三分濟運，七分刷黃，得力在磨盤埽。自廢棄後，河務漸壞，擬規復磨盤埽舊制。洪澤湖水甚寬，高家堰工絕險，各壩多封柴土蓄水，盛漲啓放，輒壞壩底，糜費不貲。應仿滾水壩成法，抬高石底，至蓄水尺寸爲度。山圩五壩暨下游楊河境內車邏等壩，一遵奏定丈尺啓放，水定卽行堵合。至黃河各工，當體察平險，節可緩之埽段，辦緊要之土工。一切疏浚器具，



祇備運河挑挖。若黃河底淤，非人力所能強刷，惟儲備料工，遇險卽搶，以防爲治，而其要全在得人。又以蘆葦爲工程必需，右營蕩地荒廢，產蘆不足，請築圩蓄水以資灌溉。疏入，詔嘉其言正當，曷慎勉從事。

十四年，以洪澤湖老子山西北挑砌石壩，東西沙路加築碎石，高出湖面，以便水師巡哨及商民停泊，疏請淮海、常鎮等道另案用銀。詔以南河連歲安瀾，而工用日增，切責之。十九年，修惠濟正閘、福興越閘。會河湖並漲，險工疊生，請例外撥銀五十萬，詔允之，戒嗣後不得援例。署兩江總督。二十一年，河決祥符，黃水匯注洪澤湖，南河無事，詔嘉其化險爲夷，予議敘。二十二年，英吉利兵艦入江，命籌淮、揚防務以保運道，請以鹽運使但明倫備防揚州，以清江爲後路策應，捕內匪陳三虎等誅之。秋，河決桃北崔鎮汛，值漕船回空，改由中河灌塘，通行無誤，詔念防務及濟運勞，革職，免罪。二十三年，發東河中牟工効力，工竣，以四品京堂候補。尋予二等侍衛，充庫倫辦事大臣，乞病未行。病痊，仍改四品京堂。尋卒。著有黃運河口古今圖說、河工器具圖說。子崇實、崇厚，並自有傳。

潘錫恩，字芸閣，安徽涇縣人。嘉慶十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大考第一，超擢侍讀。道光四年，復大考一等，擢侍讀學士。時河患急，錫恩上疏條陳河務，略曰：「蓄清敵

黃，爲相傳成法。大汛將至，急堵禦黃壩，使黃水全力東趨。今年漕艘早渡，因禦黃壩遲堵，以致倒灌停淤，釀成大患。且欲籌減洩，當在下游，乃輒開祥符牐，減黃入湖。壩口已灌於下，牐口復灌於上，黃水俱無出路，湖底淤墊極高。若更引黃入運，河道淤滿，處處壅溢，恐有決口之患。宣宗聽其議。五年，命以道員發往南河，補淮揚道。六年，加三品頂戴，授南河副總河。九年，母憂去官，服闋，授光祿寺卿。歷宗人府府丞、左副都御史，督順天學政。擢兵部侍郎，調吏部，仍留學政。十九年，內監狄文學以甥考試被黜，至錫恩私宅言所取錄多出請託，挾制訛詐，錫恩疏聞，特詔論文學大辟。二十二年，疏言：「黃河自桃北崔鎮汛、蕭家莊北決口穿運河，壞遙隄，歸入六塘河東注。正河自揚工以下斷流，去清口約有六七十里之遠，回空漕船，阻於宿遷以上。臣前任淮揚道時，詳辦屛水通船之法，行之十餘年，幸無貽誤。今若於中河西口外築箝口壩，添設草牐，以爲黃水啓閉之用，即將楊家壩作攔清堰，以爲清水啓閉之用。就中河運道爲一大塘，道里長則容船衆，兩次啓閉，漕船可以全渡。惟黃水先已灌入運河，中泓淤墊，兩岸緯隄亦恐有衝缺，趕緊修濬，計需費亦不甚多。此時果可回空，來年即可出重，則蕭莊決口不妨從緩堵築。儻此法趕辦不及，祇有竟用引黃濟運之法。其臨黃箝口壩草牐照式築作，引黃水入壩送船，沿途多築對頭小壩，以偪溜刷深，庶免淤滯之患。迨出楊莊，匯入清河之水，即可牽挽南行。蓋南岸不可借

黃者，恐其淤湖淤運。今所引黃水，一出楊莊口，仍歸舊河，自可用清口之水以刷滌之，應無流弊。」並以圖說進，下河督麟慶議行。麟慶亦主用灌塘法，與錫恩言合，尋代麟慶爲江南河道總督。

時揚工漫溢，尙書敬徵等查勘，堵築決口，開挖引河，接挑長河淤墊，估銀五百七十萬兩有奇。御史雷以誠奏決口無庸堵合，祇須改舊河爲支河，以通運道而節糜費，下錫恩會議。錫恩奏覆：「灌口非可行河之地，北岸無可改河之理，請仍堵築決口。漕船回空，仍由中河灌塘。」命侍郎成剛、府尹李德赴工會同錫恩督辦。二十三年，夫工以下挑河四萬一百九十餘丈，工竣，啓除界壩，放水通暢。會河南中牟河決，黃水注湖，請放山盱各壩宣洩湖水，並將夫工導出湖水，引入中河，暫濟鹽柴轉運。復以上游河水陡落，間有淤墊，請改估蕭工以下未挑之工，並挑築大隄單薄卑矮處。是秋，湖水接長，掣卸高堰石工四千餘丈，搶護未決。二十四年，黃流未復故道，急籌濟運，並宣洩湖水，請啓放外南廳屬順清河，導引入河歸海。軍船抵壩，卽由其處放渡，並於外南之北攔黃壩址築鉗口土壩，以資停蓄。尋奏：「黃河上游六月間陡長水丈餘，山盱林家西壩、舊義河直壩、及仁義河中間攔堰，間有掣塌，補修完密。裏、河、揚三廳承受洪湖之水，兩岸繆隄舊有護埽者，致多刷墊，亦擇要加鑲。」二十五年，中牟工始合龍，南河連年無險。

二十八年，以病乞歸。咸豐中，命在籍治捐輸團練。八年，前江西巡撫張芾劾其勸捐無狀，褫職。同治三年，捐京倉米折，復原銜，命赴安徽廬州會辦勸捐守禦事。五年，鄉舉重逢，加太子少保。六年，卒。漕運總督張之萬疏陳錫恩治績，賜祭葬，諡文慎，入祀鄉賢祠。

子駿文，入賞爲刑部郎中，改山東知府。咸豐末，擒匪犯省城，駿文率兵團迎擊於段家店，却之。署青州，平淄川鳳皇山土匪，擢道員。同治中，巡撫閻敬銘、丁寶楨皆倚之。從寶楨會剿捻匪，塞河侯家林，功尤多，授兗沂曹道。光緒中，遷按察使。坐事降調，以諳習河事，仍留山東。歷治上下游要工，調河南鄭工，專任西壩，以合龍愆期，革職留工，工竣，復原官。授山西按察使，護理巡撫，遷福建布政使。十九年，卒於官。山東士民以其治河功，請建專祠。

論曰：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，南河爲漕運所累，愈治愈壞。自張文浩蓄清肇禍，高堰決而運道阻。駸娘畏首畏尾，湖河並不能治。張井創議改河，而不敢執咎，迄於無成，灌塘濟運，賴以彌縫。麟慶、潘錫恩循其成法，幸無大敗而已。吳邦慶講求水利，而治河未有顯績。栗毓美實心實力，卓爲當時河臣之冠，不獨磚工創法爲可紀也。東河自毓美後，朱襄、

鍾祥、文冲繼之，祥符、中牟迭決，東河遂益棘矣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四

## 列傳一百七十一

林培厚 李象鵬 李宗傳 王鳳生 黃冕 俞德淵 姚瑩

林培厚，字敏齋，浙江瑞安人。嘉慶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出爲四川重慶知府。囑匪帶刀異常製，禁鍛者毋製賣，有犯則坐。沿江渡船爲盜資，籍而稽其出入，刻姓名船側，盜爲衰息。民習天主教，搜其書，批抉繆妄，聞者多悔悟。署川東道，所屬雷波廳民，夷忿爭，或覬覦邀功，請發兵，培厚不應，立縛治其魁，餘悉貸遣。總督蔣攸銛器之，稱爲蜀中良吏之最。母憂歸，服闋，授直隸天津府。畿輔大水，天津地窪下，災尤劇，培厚徧行屬縣，賑活饑民七萬有奇。奉天、臺灣商米先後抵海口，議以官錢收買，委曲劑量，商民交利，而官不費。時蔣攸銛移督直隸，詔舉賢吏，遂薦之，不旬日，擢大順廣道。畿南澇後，大興水利。培厚先在天津治淀河，至大名治新衛河、洛河，浚築悉中程度。培厚數以時事

利病、屬吏賢否語攸銛，爲布政使屠之申所忌。及攸銛入相，那彥成代之，坐河北旱荒施賑不如法，解培厚任，宣宗夙知其能，改授湖北糧儲道。時河患淺涸，漕舟數阻。攸銛以大學生出督兩江，期八省漕以首夏畢渡河，乘清水盛漲，浮渡過利。培厚所部尤速達，爲嘉慶以來數十年所未有，攸銛特疏陳給敘。歷三運無誤，上意方嚮用，以勞卒於通州運次。

李象鵬，字雲臬，湖南長沙人。嘉慶十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道光二年，出爲直隸宣化知府。歲饑，禁姦販，安屯戶，煮粥以賑，民無失所。課士有法，一變邊郡拿陋之習。調正定，再調保定。蔣攸銛、那彥成先後爲總督，皆倚如左右手。象鵬持正無撓，擢通永道，調河南鹽糧道。治漕嚴，弁丁懷懼，禁胥役藉雇剝船擾民，請潞鹽仍歸商運，民便之。丁父艱歸，服闋，補江西吉南贛寧道。轄境與粵東犬牙相錯，多伏莽，屬縣僻瘠，幾不可治，象鵬掃除積弊，境內秩然。擢江蘇按察使，署江寧布政使。時陶澍爲總督，賴其佐理焉。調貴州按察使。仁懷奸民爲亂，株連衆，治之無枉縱。擢布政使，禁漢奸盤剝苗民，多惠政。二十四年，以假去職。泊入覲，詔以三品京堂候補。未幾，乞歸。

李宗傳，字孝曾，安徽桐城人。嘉慶三年舉人。授浙江上虞知縣，先攝麗水、平湖、瑞安、建德、平陽，所至求民隱，鋤豪強，平反冤獄。在麗水斷積案七百餘事，捐貲河工，敘知

府，擢浙江督糧道。道光三年，杭、嘉、湖三府大水，宗傳建議，浙西諸水尾閘，下由江蘇入海，必宜江、浙兩省通籌疏濬，大吏用其言，疏請合治。坐事左遷，巡撫程含章薦之，以知府用，授湖南永州，葺濂溪書院，崇節義，勸種植。擢四川成綿龍茂道，累攝鹽道、布政使。

十三年，峽邊屬保夷降復叛，勢甚張，總督鄂山既奏劾提督楊芳，檄宗傳往察治。宗傳上言：「四廳夷環山爲巢，嗜利頑鈍，愈撫愈囂。去年添兵設防，夷轉四出焚掠，攻壘窺城，略無忌憚。雖擾一廳，實四廳安危所繫，不可姑息貽患。」乃建三路進剿之策，倡助軍需，治兵選士，聲威大振。三路大軍猶未至，宗傳先以計誘降十三支夷，繫之，勒還所掠人口，有業者復之，無業者給貲，縱俘歸，使諭威德。夷猶豫未決，大軍由冷蹟關逼老林巢藪，大破之於石門坎，擒斬數百，毀賊寨二百餘所，夷落悉平。論功最，擢山東按察使。捕大盜劉二鞍子置之法，羣盜遠遁，遷湖北布政使。年逾七十，引疾歸。

宗傳征叛夷出奇有功，然居恆時以計取傷仁，意不自慊。嘗從同縣姚鼐遊，能文章。

王鳳生，字竹嶼，安徽婺源人。父友亮，乾隆四十六年進士。由中書充軍機章京，累遷刑部郎中，精究法律，治獄矜慎。改御史，巡城、巡漕，官至通政司副使，有清直聲。以詩名。



鳳生，嘉慶中，入貲爲浙江通判，屢攝知縣事。任蘭溪僅數月，清積案七百餘事。任平湖，有民數百戶，誦經茹素，傳授邪教，鳳生憫其愚惑，開諭利害，治爲首數人罪，餘釋之。補嘉興府通判。道光初，浙江清查倉庫，以鳳生總其事。署嘉興知府，遷玉環廳同知。會浙西大水，江、浙兩省議合治，調鳳生乍浦同知，勘水道，乃由天目山歷湖州、嘉興，沿太湖以達松江。計畫甫就，事未行，值淮南高堰潰決，江南大吏疏調鳳生赴南河。未幾，擢河南歸德知府，濬虞城、夏邑、永城三縣溝渠。尋擢彰衛懷道，道屬河工五廳，歲修糜費，春秋防汛，虛應故事，鳳生力矯積習，事必躬親。以歲修有定例，另案無定例，在任三年，力刪另案以杜弊。尋以疾乞歸。

九年，兩江總督蔣攸銛薦起原官，署兩淮鹽運使。鳳生以淮鹽極敝，條上十八事。攸銛採其議，改竈鹽，節浮費，濬河道，增屯船，緝場私，隣私之出入，禁江船、漕船之夾帶，及清查庫款，督運淮北諸條，疏陳待施行，會詔捕鹽梟巨魁黃玉林，鳳生計招出首，責緝私贖罪。攸銛已入告，旋因告許置之獄，又得玉林所寄其黨私書，意反復，密疏請處以重法。上以前後歧異，譴攸銛，鳳生亦降調。陶澍繼督兩江，與尙書王鼎、侍郎寶興會籌鹽法，合疏留鳳生襄議，於是大有興革，略與鳳生初議相出入，又奏以鳳生察湖廣銷引，勘議淮北改票事，鳳生雖去官，仍與鹽事終始。十二年，湖北大潦，總督盧坤疏留鳳生治江、漢隄工，表

互數百里，半載告竣，秋水至，新隄有潰者，鳳生引咎乞疾歸。尋淮北票鹽大暢，陶澍以鳳生首議功上聞，促之出，未行而卒。

鳳生以仕爲學，尤篤好圖志，成浙西水利圖說備考、河北采風錄、江淮河運圖、漢江紀程、江漢宣防備考、淮南北場河運鹽走私道路圖。每吏一方，必能指畫其形勢，與所宜興革。四方大吏爭相疏調，少竟其用，惟治淮鹽尤爲陶澍所倚藉焉。

黃冕，字服周，湖南長沙人。年二十，官兩淮鹽大使，治淮、揚賑有聲。初行海運，巡撫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與議，盡得要領，授江都知縣。歷元和、上海，署太倉州，擢蘇州府同知，晉秩知府，署常州、鎮江，有大興作，大吏悉倚以辦。疏治劉河海口，上海蒲匯塘，常州芙蓉江、孟河，冕皆躬任之。海疆兵事起，從總督裕謙赴浙江。裕謙死難，冕牽連遣戍伊犁，旣而林則徐亦至戍，議興屯田，冕佐治水利有功，赦還。江蘇巡撫陸建瀛復調冕治海運，革漕費，歲省銀數十萬，爲忌者所中，劾罷歸。咸豐初，粵匪圍長沙，冕建守禦策。及曾國藩治兵討賊，冕創釐稅，興茶鹽之利，軍餉取給焉。又開東征局，專餉曾國藩一軍。起授江西吉安知府，復以事劾免歸，仍以餉事自任，湘軍賴以成功。尋授雲南迤西道，辭病不赴，卒於家。

冕仕宦初爲陶澍、林則徐所知，晚在籍爲駱秉章所倚任。時稱其幹濟，被謗亦甚云。

俞德淵，字陶泉，甘肅平羅人。嘉慶二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江蘇荆溪知縣。始至，遮訴者百十輩，逾年，前訴者又易名來控，一見卽識之，羣驚爲神。調長洲，甚得民心。遷蘇州督糧同知。道光六年，初行海運，以德淵董其役，章程皆出手定，以憂去。八年，服闋，擢常州知府，調江寧。

十年，宣宗以兩淮鹽法大壞，授陶澍爲兩江總督，命尙書王鼎、侍郎寶興赴江南會議改革。時議者多主罷官商鹽，歸場竈科稅，以德淵有心計，使與議。德淵具議數千言，略謂：「鹽歸場竈，其法有三：一曰歸竈丁按餉起科，然其中有難行者三：一在竈丁之逋欠，一在餉鑊之私煎，一在災侵之藉口；二曰歸場官給單收稅，難行者亦有三：一在額數之難定，一在稽查之難周，一在官吏之難恃；三曰歸場商認餉納課，難行者亦有三：一在疲商之鑽充，一在殷戶之規避，一在垣外之私售。以上三法，共有九難。如就三者兼權之，則招商認餉，猶爲此善於彼。苟得其人，或可講求盡善。願事關圖始，果欲行之，則宜先定章程。清竈僉商、改官易制諸事，非三年不能就緒。此三年中，額課未可長懸也，場鹽未可停售也，各岸食鹽未可久缺也。新舊接替之時，非熟思審處，何能變通盡利乎？向來捆鹽之夫，淮北永豐有萬餘人，淮南老虎頭不下數萬人，皆無賴游民以此爲事業。一旦失所，此數萬衆將

安往？其患又不止私梟拒捕已也。」議上，陶澍深然之，乃與朝使定議，不歸場竈，仍用官商如故；惟奏罷鹽政，裁浮費，減窩價，凡積弊皆除之。薦德淵超擢兩淮鹽運使。

德淵精會計，又知人善任。諸滯岸商憚往運，改以官督辦，千里行鹽，稽覈價用，瑣屑悉當。每運恆有餘利，盡以充庫，無私取。兩淮本脂膏地，運使多以財結權貴及四方遊客，餘贍給寒賤，取聲譽，皆出商貲。德淵謹守筭鑰，失望者衆，言者時相攻訐，不顧也。在任五年，力崇節儉，妻子常衣布素，揚州華侈之俗爲之一變。尙書黃鉞子中民爲場大使，欲得美職，德淵曰：「美職以待有功，中民無功不可得。」堅不與。陶澍益賢之，薦其才可大用，以循良久在鹽官可惜，上亦嘉之，未及擢用而卒。

姚瑩，字石甫，安徽桐城人。嘉慶十三年進士，授福建平和知縣。調龍溪，俗健悍，械鬪仇殺無虛日。瑩擒巨惡立斃之，收豪猾爲用，予以自新。親巡問疾苦，使侵奪者各還舊業，誓解仇讐。擇強力者爲家長，約束族衆，籍壯丁爲鄉勇，逐捕盜賊，有犯，責家長縛送。械鬪平，盜賊亦戢，治行爲閩中第一。調臺灣，署海防同知，噶瑪蘭同知，坐事落職。尋以噶瑪蘭獲盜功，復官。父憂歸，服闋，改發江蘇，歷金壇、元和、武進。遷高郵知州，擢兩淮監掣同知，護鹽運使。先後疆吏趙慎畛、陶澍、林則徐皆薦其可大用。

道光十年，特擢臺灣道。及海疆戒嚴，瑩與總兵達洪阿預爲戰守計。達洪阿性剛，與同官鮮合，瑩推誠相接，一日謁謝曰：「武人不學，爲子所容久矣，自今聽子而行。」二十一年秋，英兵兩犯雞籠海口，明年正月，又犯大安港。瑩設方略，與達洪阿督兵連卻之，大有斬獲，收前所失寧波、廈門礮械甚多。敵搆奸民煽亂，海寇亦竊發，皆卽捕戮，一方屹然，詔嘉獎，加二品銜，予雲騎尉世職。

洎江寧議款求息事，遂有臺灣鎮道冒功之獄。故事，臺灣以懸隔海外，加兵備道按察使銜，得與鎮臣專奏事。鷄籠、大安之捷，飛章入告，總督怡良心不平。英兵留駐鼓浪嶼，前獲俘欲解內地，勢不能達，奏請便宜誅之，以絕內患，已報可，怡良仍令解省。瑩與達洪阿謀曰：「大府意欲市德，藉以退鼓浪嶼之兵。兵不可退，徒示弱，不如殺之。」怡良愈怒，諸帥並忌之。款議既成，交還敵俘，以妄殺被劾，逮問。瑩與達洪阿約，義不與俘虜質，卽自引咎。宣宗心知臺灣功，入獄六日，特旨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發往四川効用，至則復爲總督寶興所忌。會西藏兩呼圖克圖相爭，檄往平之。瑩謂：「夷人難以德化。失職下僚，子身往，徒損國威。」不聽。及至乍雅，果不得要領而返。總督劾其畏難規避，責再往。事竣，補蓬州。在州二年，引疾歸。

文宗卽位，黜大學士溥彰阿，詔宣示中外，並及瑩與達洪阿被陷狀，於是復起用，授湖

北武昌鹽法道，未行，擢廣西按察使，命參大學士賽尙阿軍事。時廣西寇漸熾，諸將不合，師久無功。瑩至，任爲翼長。大軍圍賊紫金山，瑩言流賊如水，必環攻以斷其逸，不聽，賊遂竄永安。又上書請斬債事將，復不聽。永安城小，都統烏蘭泰軍西南，提督向榮軍東北，合滇、黔、楚、蜀兵四萬餘人，賊數千壁險死鬪。水竇者，永安東北之隘也，緣山徑可達桂林。瑩與烏蘭泰皆主擊水竇，絕賊外援，向榮不從，自由龍寮嶺進而敗，乃議開水竇一路縱賊逸，尾追擊之。瑩力辯其失，賽尙阿仍用向榮策，賊果突圍出犯桂林，烏蘭泰戰死，賽尙阿逮問。賊勢益熾，連陷興安、全州，犯湖南，遂不可制。瑩隨軍至湖南，巡撫張亮基奏署按察使，憂憤致疾，卒於官。

瑩師事從祖庸，不好經生章句，務通大意，見諸施行。文章善持論，指陳時事利害，慷慨深切。所著東溟文集、奏稿、後湘詩集、東槎紀略、康輜紀行及雜著諸書，爲中復堂全集，行於世。

子濬昌，能繼家學。曾國藩以名家子留佐幕，官江西安福、湖北竹山知縣。工詩，有五瑞堂集。

論曰：林培厚救荒治河有實績，而以察吏招忌。李宗傳便宜平夷，功在邊方。王鳳生、

俞德淵佐陶澍治淮鹽，尤濟時之才。姚瑩保巖疆，挫強敵，反遭譏謫，然朝廷未嘗不諒其忠勤，海內引領望其再用，亦不可謂不遇矣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五

## 列傳一百七十二

杜受田 子翰

祁篤藻

子世長

翁心存

彭蘊章

杜受田，字芝農，山東濱州人。父墀，嘉慶六年進士，由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侍郎，重宴鹿鳴，加太子少保，卒贈太傅，諡文端。

受田，道光三年進士，會試第一，殿試二甲第一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大考擢中允，遷洗馬，督山西學政。十五年，特召還京，直上書房，授文宗讀。四選內閣學士，命專心授讀，毋庸到閣批本。十八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調戶部。二十四年，連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書，尋充上書房總師傅。文宗自六歲入學，受田朝夕納誨，必以正道，歷十餘年。至宣宗晚年，以文宗長且賢，欲付大業，猶未決。會校獵南苑，諸皇子皆從，恭親王奕訢獲禽最多，文宗未發一矢，問之，對曰：「時方春，鳥獸孳育，不忍傷生以干天和。」宣宗大悅，曰：「此真帝者之言！」



立儲遂密定，受田輔導之力也。

三十年，文宗卽位，加太子太傅，兼署吏部尚書，調刑部尚書，協辦大學士。受田雖未入樞廷，國家大政及進退大臣，上必諮而後行。廣西軍事亟，受田數陳方略，薦林則徐、周天爵，先後起用。提督向榮老於軍事，以同列不和被謗，力陳輿論，數保全之。咸豐元年，調管禮部。二年，因河決豐北久未塞，山東、江北被災重，命偕福州將軍怡良往治賑務。疏言：「災廣民衆，賑恤不可緩，尤在得人。」薦山東布政使劉源灝、江寧布政使祁宿藻，皆持正有爲，責成專任，請截留江、廣漕米六十萬石分給兩省，詔並允行。

受田自侍文宗學，未嘗離左右，當陛辭，不覺感戀流涕。在途觸暑染疫，力疾治事，與源灝、宿藻等覈定施賑章程，疏陳而不言病，至清江浦遽卒。遺疏念賊氛未靖，河患未平，尤以敬天法祖、勤政愛民、崇節儉、慎好惡、平賞罰爲言。文宗震悼，贈太師、大學士，入祀賢良祠，賜金五千兩治喪，遣近臣慰視其父塋，擢其子檢討翰爲庶子，孫三人並賜舉人。復特詔曰：「杜受田品端學粹，正色立朝，皇考深加倚重，特簡爲朕師傅。憶在書齋，凡所陳說，悉本唐虞三代聖聖相傳之旨，實能發明蘊奧，體用兼賅。朕卽位後，周諮時政利弊，民生疾苦，盡心獻替，啓沃良多！援嘉慶朝大學士朱珪故事，特諡文正。」謂其公忠正直，足當「正」字而無愧。柩至京，上親奠，撫棺哭甚哀，晉其父塋禮部尚書銜。明年，上臨雍講學，

復詔褒受田曩日講貫之功，卽家賜祭一壇。及柩歸，命恭親王奠送，遣官到籍致祭，飾終之典，一時無與比。子翹，由翰林院編修累官戶部侍郎，督辦山東團練。

翰，字繼園。道光二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咸豐三年，降。服闋，補庶子。文宗念受田舊勞，數月間迭擢工部侍郎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辦理京城巡防事宜。翰勇於任事，甚被倚任。十年，隨扈熱河，以勞賜花翎。上崩於行在，穆宗卽位。御史董元醇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，載垣、端華、肅順等持不可，翰附之，抗言甚力，遂黜元醇議。肅順曰：「君誠不愧杜文正之子也。」既而載垣等以竊奪政柄被罪，翰連坐，議革職戍新疆，詔原之，褫職，免其發遣。同治五年，卒。

祁禱藻，字春圃，山西壽陽人。父韻士，官戶部郎中，以事繫獄。禱藻方幼，隨侍讀書不輟，賦春草詩以見志。嘉慶十九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道光元年，直南書房。督湖南學政，累遷庶子。十年，以母病陳情歸養，宣宗不許，予假省親。逾年回京，補原官，遷侍講學士。尋復予假省母，不開缺。歷通政司副使、光祿寺卿、內閣學士。母憂歸，十六年，將屆服闋，預授兵部侍郎，督江蘇學政。歷戶部、吏部侍郎，留學政任，未滿，十九年，命偕侍郎黃爵滋視福建海防及禁烟事，連擢左都御史、兵部尚書。迭疏陳總督宜駐泉州治

防務，改海口礮臺爲墩，查禁烟販，捕治漢奸，並禁漳、泉兩府行使夷錢，夾帶私鑄者治罪，嚴懲械鬪，並得旨允行。在閩半載，還經浙江，按台、溫兩府私種罌粟，劾罷台州知府潘盛，又劾溫州知府劉煜試行票鹽不善，被議，自呈枉屈，戍新疆。時鄧廷楨奏擊英吉利兵船於廈門走之，忌者謂其不實，命齊藻復往按，具陳戰勝狀。回京，仍直南書房。二十一年，調戶部，命爲軍機大臣。

二十六年，偕尚書文慶按長蘆鹽運使陳鑑挪撥鹽課，彌補加價，褫其職，歷任鹽政運司議譴有差。二十九年，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命赴甘肅偕琦善按前任總督布彥泰清查舛誤，縱容家丁，下嚴議。回京，請便道省墓，途次聞宣宗崩，過里門不入。文宗卽位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仍管戶部。齊藻自道光中論洋務與穆彰阿不合，至是文宗銳意圖治，罷穆彰阿，齊藻遂領樞務，開言路，起用舊臣，齊藻實左右之。

咸豐元年，調管工部，兼管戶部三庫事務。二年，復調戶部。廣西匪日熾，出湖南，遂不可制，湖北、江南數省先後淪陷。軍興財匱，議者試行鈔法，又鑄當百、當五百大錢，皆行之未久而滋弊。尚書肅順同掌戶部事，尚苛刻。又湘軍初起，肅順力言其可用，上嚮之，齊藻皆意與齟齬，屢稱病請罷，溫詔慰留。四年冬，復堅以爲請，乃允致仕。十年，英法聯軍犯天津，車駕將幸熱河，齊藻密疏切諫。又言關中形勝可建都，釐捐病民，北省尤宜急停，

並報聞。

十一年，穆宗即位，特詔起用。疏陳時政六事：曰保護聖躬以崇帝學；曰綏輯民心以清盜源；曰重守令以固民心；曰開制科以收人才；曰速剿山東、河南賊匪，嚴防山西、陝西要隘，以衛畿輔；曰敦崇節儉以培元氣。言甚切摯，並被嘉納，次第施行。命以大學士銜授禮部尚書。同治元年，穆宗入學，命直弘德殿，偕翁心存、倭仁、李鴻藻同授讀，摘錄經史二帙進呈。上讀大學畢，甯藻具疏推陳爲人君止於仁之義，略曰：「大學一書，皇上已成誦，凡制治保邦之道，用人行政之源，胥在於是。爲人君之道，止於仁而已。治國平天下兩章，言仁者六，終之以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。蓋仁者必以仁親爲寶，故能愛人，能惡人。不好仁，則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。仁者必以貪爲戒，故忠信以得之，不仁者則驕泰以失之矣。仁者以義爲利，不以利爲利，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則以身發財，菑害並至矣。千古治亂之機，判於義利，而義利之判，則由於上之好仁不好仁也。如近日所講帝鑑圖說，下車泣罪，解網施恩，澤及枯骨等事，斯卽帝王仁心所見端也。若納諫求賢，尊儒遠佞，則仁親爲寶，能好能惡之說也。露臺罷工，裘馬卻獻，則以義爲利，不以利爲利之說也。帝鑑圖說講畢，請進講輿地，以會典諸圖簡明，易於指畫。又耕織圖及內府石刻宋馬遠幽風圖爲農桑衣食之原，皇上讀書之暇，隨時講求，庶知稼穡之艱難，懷守成之不易也。」

二年，上服除，窩藻偕倭仁、李鴻藻上疏曰：「皇上沖齡踐阼，智慧漸開。當此釋服之初，吉禮舉行，聖心之敬肆於此分，風會之轉移卽於此始，則玩好之漸可慮也，游觀之漸可慮也，興作之漸可慮也。嗜好之端一開，不惟分誦讀之心，海內之窺意旨者，且將從風而靡。安危治亂之機，其端甚微，所關甚鉅，可無慎乎？方今軍務未平，生民塗炭，正君臣交儆之時，非上下恬熙之日。伏願皇上恪遵慈訓，時時以憂勤惕厲爲心，以逸樂便安爲戒。凡內廷服御一切用項，稍涉浮靡，概從裁減，向例所有，不妨量爲撙節。如是，則外務之紛華不接於耳目，詩書之啓迪益斂夫心思，聖學日新，聖德日固，而去奢崇儉之風，自不令而行矣。」疏上，優詔褒答焉。

窩藻提倡樸學，延納寒素，士林歸之。疏言：「通經之學，義理與訓詁不可偏重。後學不察，以訓詁專屬漢儒，義理專屬宋儒，使畫分界限，學術日歧。」因舉素所知寒士端木埰、鄭珍、莫友芝、閻汝弼、王軒、楊寶臣，經明行修，堪資器使。又疏言：「軍興以來，不講吏治，請下中外大臣，保舉循吏及伏處潛修之士，以備任用。」自舉原任同知劉大紳，按察使李文耕、大順廣道劉煦，請宣付史館入循吏傳。又薦直隸知縣張光藻、陳崇砥、王蘭廣，山東知縣蔣慶第，山西知縣程豫、吳輝祖及江南優貢端木埰，山西舉人秦東來。並嘉納允行。屢以病乞休，三年，詔許致仕，食全俸。五年，卒，晉贈太保，祀賢良祠，命鍾郡王奠醑，諡文

端。擢其子編修世長以侍讀用。

世長，字子禾。咸豐十年進士。年十三，侍父江蘇學政，任幕客俞正燮、張穆、苗夔諸人，並樸學通儒，世長濡染有素，尤篤守宋儒義理之說。同治九年，服闋，補侍讀。累遷內閣學士。光緒初，連督安徽、順天、浙江學政，清勤愛士，一守肅藻舊規。歷禮部、吏部侍郎，擢左都御史。十年，命偕尙書延煦勘山東河工，疏言：「非疏海口不能洩盛漲。修防以民埵爲第一層屏障，守民埵卽以守大隄。巡撫陳士杰築修民埵多在大隄既決之後，殊爲失計。請乘時興修。」從之。迭疏陳時務，多持正議。十六年，遷工部尙書，兼管順天府尹。兩典會試，皆得士。世長清操自勵，累世官卿貳，家如寒素，時以稱焉。十八年，卒，優詔賜卹，謚文恪。賜其孫師曾員外郎，子友蒙主事。

翁心存，字二銘，江蘇常熟人。父咸封，官海州學正。知州唐仲冕見心存有異才，奇之，授之學。道光二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大考擢中允，督廣東學政。任滿，入直上書房，授惠郡王讀。尋督江西學政，累遷大理寺少卿。十七年，復直上書房，授六阿哥讀。逾年，以母老乞養。家居十年，終母喪。會子同書督貴州學政，陛辭，宣宗命傳諭促之來。二十九年，至京，仍入直，授八阿哥讀。補祭酒。歷內閣學士、工部侍郎，調戶部。江蘇巡

撫請蘇州、松江、太倉漕米改徵折色，心存謂：「三屬額徵米一百十四萬餘石，一旦改折，慮京倉不敷支放，州縣假折色抑勒倍徵，便民適以累民。」主駁議，事乃寢。

咸豐元年，擢工部尚書。三年，江寧陷，心存疏陳兵事，請乘賊勢未定，飭向榮渡江，陳金綬進屯浦口，以上海水師溯流衝其前，江忠源、鄧紹良之師掩其後，四路進攻，增重兵守江，淮杜北竄，急清亮、豫、鳳、潁捻匪，毋令與粵寇合勢，並覈軍需，恤災黎，籌京倉積貯，整飭紀綱，以維根本。疏上，多被採用。又薦湖北按察使江忠源，請畀統帥重任，尋即擢爲巡撫。調刑部，再調工部，兼管順天府尹。

粵匪北犯，心存疏言賊氛逼近，請扼河而守，畿南宜駐重兵，河南、山西、陝西各要隘併力堵截，速調駐熱河、綏遠之蒙古馬隊進口內衛京畿，京師九門嚴緝奸宄，運通倉存糧入城，並敕琦善、鄧紹良規復揚州、鎮江，爲會剿江寧之計。又疏陳順天防務，畫分汛地，舉行團練；府屬各營舊隸總督管轄，請旨暫歸調遣。未幾，賊犯天津，僧格林沁率師進剿，命順天府設糧臺。心存請發內帑三十二萬兩、京倉米二千六百石以給軍食，添製軍需火藥。又偕團防大臣會議京城防守事宜，舉光祿寺卿宋晉、太僕寺卿王茂蔭綜理其事，並詔允行。時議行鈔幣，心存疏言：「軍營搭放票鈔，諸多窒礙。鈔幣之法，施行當有次第，此時甫經頒發，並未試用，勢難驟用之軍營。」詔斥爲阻撓，即責籌次第施行之法，俾無阻滯。會言官論

通州捕役勾結土匪行劫，命刑部侍郎文瑞鞫得實，心存以徇庇革職。

四年，起授吏部侍郎，調戶部，擢兵部尚書，調吏部。六年，疏陳江南軍事，略曰：「蘇、松、常、太三府一州，及浙之杭、嘉、湖三府，久爲賊所窺伺。今寧國先陷，逼近宜興，向榮近守丹陽，溧水、句容相繼失守，宜責向榮嚴扼丹陽，令張國樑率精兵駐宜興扼東壩，別簡水師駐太湖，庶蘇、常兩郡可保無事。又近有按畝捐輸，失政體，竭民財，請查明停止。」是年冬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尋調戶部。

八年，充上書房總師傅。英法聯軍北犯，天津戒嚴。心存疏請聖駕還宮，以定衆志，力言京師重地，不可駐外國領事；長江形勢不可失；綏芬邊地不可捐；兵費不可再償；傳教不可推廣；和議難成，宜速進剿。湖北巡撫胡林翼奏除漕務中飽之弊，請改徵折色。心存力贊其議；由部定章程五事，滿、漢兵糧折價支給，上下衙門一切陋規概行裁革焉。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戶部。與肅順同官不相能，屢乞病，不許。九年，復固請，乃予告去職。

十年，戶部迭興大獄，肅順主之，多所羅織。怡親王載垣等會鞫，謂司員忠麟、王熙震以短號鈔兌換長號，曾面啓心存，心存回奏部院事非一二人所能專政，斷無立談數語改舊章之理。載垣等遂請褫頂帶歸案訊質，文宗鑒其誣，僅以失察議處，免傳訊，議降五級，改俟補官，革職留任。復以五「字」商號添支經費，心存駁令議減，未陳奏，司員卽列入奏銷，下



嚴議，革職留任。是年秋，車駕將幸熱河，心存上疏切諫。

十一年，文宗崩於行在，梓宮還京，心存偕諸臣迎謁，特詔起用，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。疏舉人材，詔嘉其不失以人事君之義。又疏言：「東南之民嚮義甚堅，各郡縣陷後，流亡渡江者，日夜思招練義勇，克復鄉里。請敕會國藩擇能辦賊者馳赴通州東臺，收拾將散之人心，激勵方興之義旅，進擣蘇、常，退保下河。上海一隅賦稅所出，宜取江海關無窮之利，以供會國藩有用之兵。」疏上，被嘉納。同治元年，入直弘德殿，偕祁寯藻等授穆宗讀。兩宮皇太后慎重師傅之選，倚畀彌篤。是年冬，寢疾，子安徽巡撫同書方緣事繫獄，詔暫釋侍疾。尋卒，優詔賜卹，稱其「品端學粹，守正不阿」，贈太保，入祀賢良祠，諡文端。賜其孫曾源進士，曾榮舉人，曾純、曾桂並以原官即用，曾翰賜內閣中書。逾年，文宗實錄告成，以心存曾充監修總裁，賜祭一壇。子同書、同蘇自有傳，同爵官湖北巡撫。

彭蘊章，字詠莪，江蘇長洲人，尚書啓豐曾孫。由舉人入貲爲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道光十五年，成進士，授工部主事，仍留直軍機處。累遷郎中，歷鴻臚寺少卿、光祿寺少卿、順天府丞、通政司副使、宗人府丞。督福建學政，遷左副都御史。二十八年，疏言：「漕船衛官需索旗丁日益增多，沿途委員及漕運衙門、倉場花戶皆有費，欲減旗丁幫費，宜探本窮

源。又州縣辦漕，應令督撫察其潔已愛民者，每歲酌保一二員；辦理不善者，劾一二員。漕官及坐糧廳如能潔已剔弊，准漕督、倉場保奏，不稱職者劾罷。」下部議行。擢工部侍郎，仍留學政任。咸豐元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四年，調禮部，尋擢工部尚書。五年，協辦大學士。六年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管理工部及戶部三庫事務，充上書房總師傅。

八年，京師旱，糧價踴貴，旗民生計益艱，蘊章奏請撥款採米，允之。復疏言：「自改用大錢，城中米貴，疊荷加恩賑濟，又加米折，然民生疾苦未見轉機。臣聞兵丁所領止有實米二成，其餘折色定價，每石京錢四千至三千不等，大米一石市價京錢三十千。持此折價買米，不過升斗。民生之蹙，不獨在無銀，並在無米。本年海運多於上年，可將兵米酌量加增。又各營養育兵及鰥寡孤獨小口米不過四萬餘名，每名歲支一石六斗，擬請此項酌給米，毋庸折色。自前年以來，有提存部庫採買銀，又存四川、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陝西解京米價銀，共有四十七萬餘兩，堪以採買米石，加放兵米。又有河南停運節省運腳銀二萬兩，堪爲轉運之用。伏乞飭部採買，以資搭放，實於旗兵生計大有裨益。」疏入，下部議行。

蘊章久直樞廷，廉謹小心，每與會議，必持詳慎。鈔票、科場諸大獄，婉辭調護，與肅順等意忤。兩江總督何桂清素以才敏自負，蘊章誤信之，數於上前稱薦。十年，江寧大營潰，蘊章猶言桂清可恃。未幾，蘇、常相繼陷，桂清逮治。文宗以蘊章無知人鑒，眷注浸衰。適

有足疾，扶掖入直，命毋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以示體恤。尋奏乞罷職，出都就醫。詔曰：「卿久任樞垣，備悉時事。現在軍務如有見及，並採訪輿論民情，隨時具疏交地方官大吏代遞。」蘊章密陳時務六則，報聞。十一年，病痊，署兵部尚書，尋兼署左都御史。同治元年，復以病乞休。未幾，卒，依大學士例賜卹，諡文敬。子祖賢，官至湖北巡撫。

論曰：文宗初政，杜受田以師傅最被信任，贊畫獨多。祁寯藻、彭蘊章皆久領樞務，翁心存數論軍事，久筦度支。三人者並與肅順不協，先後去位；同治初元，聯翩復起。寯藻、心存三朝耆碩，輔導沖主，一時清望所歸焉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六

## 列傳一百七十三

文慶 文祥 寶璽

文慶，字孔修，費莫氏，滿洲鑲紅旗人，兩廣總督永保之孫也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五遷至詹事。歷通政使、左副都御史、內閣學士。十二年，授禮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。十三年，總理孝慎皇后喪儀，會奏軍民薙髮及停止宴會期限疏中，誤引「百姓如喪考妣，四海遏密八音」語，下諸臣嚴議。宣宗以文慶翰林出身，隨聲附和，獨重譴，褫副都統，降三品頂戴。尋復之，歷吏部、戶部侍郎。十六年，偕尚書湯金釗赴陝西、四川按劾巡撫楊名勳、布政使李義文，並下嚴議，尋復按名勳被訐事，褫其職。金釗留署陝西巡撫。文慶又按河南武陟知縣趙彝貪婪狀，劾褫職。調戶部侍郎。十七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，兼右翼總兵。命赴熱河，偕都統耆英按歷任總管虧短庫款，褫職追繳。十九年，以查辦

熱河虧空案內擬罪未晰，召問，奏對失實，下部議，罷直軍機。二十年，典江南鄉試，以上下江中額有誤，又私攜湖南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，議褫職。

二十二年，予三等侍衛，充庫倫辦事大臣。二十三年，召授吏部侍郎、內務府大臣，連擢左都御史、兵部尚書。二十五年，命赴四川，偕總督、將軍按前任駐藏大臣孟保、鍾芳等濫提官物，劾罷之。二十七年，復命爲軍機大臣，解內務府事務。尋署陝甘總督，道經河南，命察賑務，劾玩誤之知縣四人。

二十八年，召授吏部尚書，兼步軍統領、內務府大臣，罷直軍機處、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三十年，充內大臣。薛執中者，甘肅河州人，以符咒惑衆。至京師，藉術醫病，朝貴多與往來。遂妄議時政，談休咎，行蹤詭祕，爲巡城御史曹霖堅捕治，中外大臣牽連被譴者衆。文慶曾延治病，文宗斥其身爲步軍統領，不能立時捕究，有乖職守，褫職。咸豐元年，予五品頂戴，辦理昌陵工程。二年，起授內閣學士，尋擢戶部尚書，復爲內大臣、翰林院掌院學士。五年，復爲軍機大臣、協辦大學士。題孝靜皇后神主，加太子太保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晉武英殿大學士，管理戶部，充上書房總師傅。

文慶醇謹持大體，宣宗、文宗知之深，屢躡屢起，眷倚不衰。時海內多故，粵匪猖熾，欽差大臣賽尚阿、訥爾經額先後以失律被譴。文慶言：「當重用漢臣，彼多從田間來，知民疾

苦，熟諳情僞。豈若吾輩未出國門、懵然於大計者乎？」常密請破除滿、漢畛域之見，不拘資格以用人。曾國藩初任軍事，屢戰失利，忌者沮抑之。文慶獨言國藩負時望，能殺賊，終當建非常之功。曾與胡林翼同典試，深知其才略，屢密薦，由貴州道員一歲之間擢至湖北巡撫，凡所奏請，無不從者。又薦袁甲三、駱秉章之才，請久任勿他調，以觀厥成。在戶部，閻敬銘方爲主事，嘗採用其議，非所司者亦諮之。後卒得諸人力以戡定大難。端華、肅順漸進用事，皆敬憚其嚴正焉。

六年卒。遺疏言各省督撫如慶端、福濟、崇恩、瑛榮等，皆不能勝任，不早罷，恐誤封疆。文宗深惜之，優詔賜卹，嘉其人品端粹，器量淵深，辦事精勤，通達治體，贈太保，賜金治喪。及親奠，見其遺孤幼穉，特詔加恩入祀賢良祠，命其子善聯俟及歲引見，弟文玉，以罪遣戍，卽釋回。予諡文端。善聯，官至福州將軍。

文祥，字博川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紅旗人，世居盛京。道光二十五年進士，授工部主事，累遷郎中。咸豐六年，京察，記名道府，因親老，乞留京職。歷太僕寺少卿、詹事、內閣學士，署刑部侍郎。八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授禮部侍郎，歷吏部、戶部、工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、左翼總兵。

十年，英法聯軍犯天津，僧格林沁密疏請幸熱河。文祥以搖動人心，有關大局，且塞外無險可扼，力持不可，偕廷臣言之，復請獨對，退偕同直侍郎匡源、杜翰具疏請罷所調車馬，明詔宣示中外。八月，敵氛益熾，車駕遽行，命文祥署步軍統領，司留守。從恭親王奕訢議和，出入敵營，於非分之求，侃侃直言，折之以理。尋以步軍統領難兼顧，疏辭，改署正藍旗護軍統領。十月，和議成，疏請回鑾，以定人心。偕恭親王等通籌全局，疏上善後事宜，於是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恭親王領之，滿、漢大臣數人，文祥任事最專。

時和局甫定，髮、捻猶熾，兵疲餉竭，近畿空虛。文祥密疏請選練八旗兵丁，添置槍礮，於是始立神機營，尋命管理營務。又疏言僧格林沁兵力單薄，勝保所部新募未經行陣。既恃僧格林沁保障畿輔，必得良將勁卒爲贊助，薦副都統富明阿、總兵成明隸其軍；又薦江西九江道沈葆楨、湖北候補知縣劉蓉堪大用。疏上，並嘉納焉。

十一年，文宗崩於熱河行在，穆宗卽位，肅順等專政，文祥請解樞務，不許。十月，回鑾，偕王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。同治元年，連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書，兼署兵部尚書，爲內務府大臣，兼都統。二年，管理藩院事務。東南軍事以次戡定，江蘇、浙江省城克復，議加恩樞臣，固辭。三年，江寧復，首逆就殲，捷至，加太子太保，予姪凱肇員外郎。四年，署戶部尚書，辭內務府大臣，允之。

是年秋，馬賊入喜峰口，命文祥率神機營兵防護東陵，督諸軍進剿，賊遁灤陽。疏陳：「地方官蒙賊釀患，請除積弊，清盜源。馬賊巢穴多在奉天昌圖廳八面城、熱河八溝哈達等處。請購線偵察，調兵掩捕，庶絕根株。」事定，回京。文宗奉安山陵，賜其子熙聯員外郎。尋以母病請假三月，回旗迎養。奉天馬賊方熾，命率神機營兵往剿，增調直隸洋槍隊出關，約東三盟蒙古王公由北路夾擊，破賊於錦州東井子。諜知賊將劫奉天獄，約期攻城，兼程馳援，賊退踞城東南，圍撫順，令總兵劉景芳夜擊破之，賊遁出邊。遣軍趨吉林，五年春，解長春應圍，追賊至昌圖朝陽坡，分三路進擊，十數戰皆捷，擒斬三千餘。賊首馬傻子窮蹙乞降，磔之，留兵餉授將軍都興阿，俾清餘孽。請蠲奉天地丁銀米，停鋪捐。回京，調吏部尚書。文宗實錄成，賜子熙治員外郎。

八年，丁母憂，特賜諭祭。百日假滿，病未出。天津教案起，力疾還朝。十年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十一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。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親王同心輔政，總理各國事務，以一身負其責。洋情譸幻，朝論紛紜，一以忠信持之，無諉卸。洎穆宗親政，臚陳歷年洋務情形，因應機宜甚備，冀有啓悟。既而恭親王以阻圓明園工程忤旨斥罷，文祥涕泣，偕同列力諫，幾同讎。恭親王尋復職，而自屢遭挫折後，任事不能如初。文祥正色立朝，爲中外所嚴憚，朝局賴以維持，不致驟變。十三年，病久不癒，在告，會日本窺臺灣，強出籌



戰守。疏請：「敕下戶部、內務府寬籌餉需，裁減浮用，停不急之工作，謀至急之海防，俾部臣、疆臣皆得專力圖維。皇上憂勤惕厲，斯內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習。否則狃以爲安，不思變計，恐中外解體，人心動搖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。」言甚切至。

是年冬，穆宗崩，德宗繼統卽位，晉武英殿大學士。以久病請罷，溫詔慰留，解諸兼職，專任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。時國家漸多故，文祥深憂之，密陳大計疏曰：「洋人爲患中國，愈久愈深，而其窺伺中國之間，亦愈熟愈密。從前屢戰屢和，迄無定局，因在事諸臣操縱未宜。及庚申定約，設立衙門專司其事，以至於今，未見決裂。就事論事，固當相機盡心辦理，而揣洋人之用心，求馭外之大本，則不係於此，所係者在人心而已矣。溯自嘉慶年間，洋人漸形強悍，始而海島，繼而口岸，再及內地，蓄力厲精習機器，以待中國之間，一逞其欲。道光年間，肆掠江、浙，自江寧換約以後，覬覦觀望。直至粵匪滋事，以爲中國有此犯上作亂之事，人心不一，得其間矣。於是其謀遂洩，闖入津門，雖經小挫，而其意愈堅，致有庚申之警。然其時勢局固危，民心未二，勤王之師雖非勁旅，而聞警偕來，奸細之徒雖被誘脅，而公憤同具，以是得受羈縻，成此和局。十餘年來，仰賴皇太后、皇上勵精圖治，宵旰勤勞，無間隙之可尋；在事諸臣始得遇事維持，未至啓衅，偶有干求，尙能往返爭持，不至太甚，非洋務之順手，及在事者折衝之力，皆我皇太后、皇上朝乾夕惕，事事期符民隱，人

心固結，有以折外族之心，而杜未形之患也。然而各國火器技藝之講求益進，彼此相結之勢益固。使臣久駐京師，聞我一政之當則憂，一或不當則喜，其探測愈精。俄人逼於西疆，法人計占越南，緊接滇、粵，英人謀由印度入藏及蜀，蠢蠢欲動之勢，益不可遏。所伺者中國之間耳，所甚者中國大本之未搖，而人心之難違耳。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，未知政治，然其國中偶有動作，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，所謂謀及卿士也；付下議院議之，所謂謀及庶人也。議之可行則行，否則止，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。自治其國以此，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。儻其國一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，則各國始逞所欲爲，取之恐後矣。如土耳其、希臘等國，勢極弱小，而得以久存各大國之間者，其人心固也。強大如法國，而德國得以勝之者，以法王窮侈任性，負國債之多不可復計，雖日益額餉以要結兵心，而民心已去，始有以乘其間也。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，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焉。理之所在，勢所必至。中國之有外國，猶人身之有疾病，病者必相證用藥，而培元氣爲尤要。外國無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，中國必求無事不愜於民心之是非。中國天澤分嚴，外國上議院、下議院之設，勢有難行，而義可采取。凡我用人行政，一舉一動，揆之至理，度之民情，非人心所共愜，則急止勿爲；事係人心所共快，則務期於成。崇節儉以裕帑需，遇事始能有備，納諫諍以開言路，下情藉以上通。總期人心永結，大本永固，當各外國環伺之時，而使之無一閒可

乘，庶彼謀不能即遂，而在我亦堪自立。此爲目前猶可及之計，亦爲此時不能稍緩之圖。若待其間之既開，而欲爲斡旋補苴之法，則和與戰俱不可恃。即使仍可苟安，而大局已不堪復問，則何如預防其間之爲計也。咸豐六年王茂蔭奏陳夷務，謂：『海外諸國日起爭雄，自人視之，雖有中外之分，自天視之，殆無彼此之意。』引書言『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』，及大學平天下章三言得失，首人心，次天命，而終以君心爲證。何其言之危且切歟！欲戰夷心，莫要於順民心，能順民心，斯足以承天心，固不待著蔡而昭然若睹耳。臣受恩最重，辦理洋務最久，實有見於洋人居心積慮之處，而現時尤爲迫切緊要之關。外國之求間在此，中國之彌間亦在此。在事諸臣，僅謀其末，我皇上實操其本。用敢直陳，伏乞俯鑒芻言，將此摺時置左右，力求端本之治，以迴隱患之萌。天下幸甚！

先是，當臺灣事平，文祥卽偕恭親王議興海防，條上六事：曰練兵，曰簡器，曰造船，曰籌餉，曰用人，曰持久。各具條目，敕下中外大臣會議。至光緒二年，疆臣覆奏，將復下廷議。文祥已病不能出，自知且不起，乃密疏上曰：『馭外之端，爲國家第一要務。現籌自強之計，爲安危全局一大關鍵。臣衰病侵尋，心長智短，知不能永效犬馬以報主知。恐一旦填溝壑，則平生欲言未言之隱，無以上達宸聰，下資會議，何以對陛下？此心耿耿，有非總理衙門原奏所能盡者，敢竭誠吐赤，爲我皇上敬陳之。夫敵國外患，無代無之，然未有如今日之

局之奇、患之深、爲我敵者之多且狡也。果因此患而衡慮困心，自立不敗，原足作我精神，惺我心志，厲我志氣，所謂生於憂患者正在於此。至此而復因循泄沓，一聽諸數而莫爲之籌，卽偶一籌念而移時輒忘，或有名無實，大局將不堪設想，而其幾不待智者而決矣。從前夷患之熾，由於中外之情相隔，和戰之見無定，疆吏又遇事粉飾，其情形不能上達於朝廷。坐是三失，而其患遂日久日深，無所底止。泰西各國官商一氣，政教並行，各商舶遠涉重洋，初至中華，處處受我侮抑，事事被我阻塞，其情鬱而不能不發者，勢也。繼而見中國官之阻之者可以通，抑之者可以伸，必不可破之格，或取勝於兵力之相迫而卒無不破，此中國之爲所輕而各國漸敢恣肆之機也。迨至立約通商已有成議，而在內無深知洋務之大臣，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，一切奏牘之陳，類多敷衍諱飾。敵人方桀驁而稱爲恭順，洋情方怨毒而號爲懼怯，遂至激成事端，忽和忽戰，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，此省之戰事又起，賠款朝給，捷書暮陳。乘遭風之船以爲勝仗，執送信之會以爲擒渠，果至兩軍相交，仍復一敗不可收拾。於是夷情愈驕，約款愈肆，中外大臣皆視辦理洋務爲畏途，而庚申衅起，幾至無可措手。自設立總理衙門，其事始有責成，情形漸能熟悉，在事諸臣亦無敢推諉。然其事非在事諸臣之事，而國家切要之事也。既爲國家切要之事，則凡爲大清臣子者，無人不應一心謀畫，以維大局。況和局之本在自強，自強之要在武備，亦非總理衙門所能操其權盡其用

也。使武備果有實際，則於外族要求之端，持之易力，在彼有顧忌，覲覲亦可潛消，事不盡屬總理衙門，而無事不息息相關也。乃十數年來，遇有重大之端，安危呼吸之際，事外諸臣以袖手爲得計，事甫就緒，異議復生，或轉託於成事不說，不問事之難易情形若何，一歸咎於任事之人。是從前之誤以無專責而仔肩乏人，今日之事又以有專屬而藉口有自。設在事諸臣亦同存此心，爭相諉謝，必至如唐臣杜甫詩中所謂『獨使至尊憂社稷』矣。夫能戰始能守，能守始能和，宜人人知之。今日之敵，非得其所長，斷難與抗，稍識時務者，亦詎勿知？乃至緊要關鍵，意見頓相背，往往陳義甚高，鄙洋務爲不足言，抑或苟安爲計，覺和局之深可恃。是以歷來練兵、造船、習器、天文、算學諸事，每興一議而阻之者多，卽就一事而爲之者非其實。至於無成，則不咎其阻撓之故，而責創議之人，甚至局外紛紛論說，以國家經營自立之計，而指爲敷衍洋人。所見之誤，竟至於此！今日本擾臺之役業經議結，日本尙非法、英、俄、美之比，此事本屬無名之師，已幾幾震動全局，費盡筆爭舌戰，始就範圍。若泰西強大各國環而相伺，得中國一無理之端，藉爲名義，構兵而來，更不知如何要挾，如何挽回？言念及此，真有食不下咽者，則自強之計尙可須臾緩哉？此總理衙門奏請飭令會議諸條，實爲緊要關繫，不可不及早切實籌辦者也。今計各疆吏遵旨籌議，指日將依限上陳，如飭下廷議，非向來會議事件可比，應由各王大臣期定數日，詳細籌商，將事之本末始終，

一律貫徹，利害之輕重，條議之行止，辦法切實，折中定見，無蹈從前會議故習。如今日議行之，而異日不能同心堅持，則不如不辦。如事雖議行，而名是實非，徒爲開銷帑需，增益各省人員差使名目，亦不如不辦。度勢揆時，料敵審己，實有萬萬不能不辦之勢，亦實有萬萬不可再誤之機。一誤卽不能復更，不辦卽不堪設想。總理衙門摺內所謂「必須上下一心，內外一心，局中局外一心，且歷久永遠一心」，卽此意也。而大本所在，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。總理衙門承辦之事，能否維持，全視實力之能否深恃。必確有可戰可守之實，庶可握不戰之勝。惟我皇上念茲在茲，則在事諸臣之苦心，自能上邀宸鑒。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籌此事之心，其才識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。否則支持既難，變更不免，變而復合，痛心之端，必且百倍今日，非臣之所忍言矣。」疏上，未幾卒。溫詔賜卹，稱其「清正持躬，精詳謀國，忠純亮直，誠懇公明，爲國家股肱心膂之臣」，贈太傅，予騎都尉世職，入祀賢良祠，賜銀三千兩治喪，遣貝勒載澈奠醊，諡文忠，歸葬盛京，命將軍崇實往賜祭。十五年，皇太后歸政，追念前勞，賜祭一壇。

文祥忠勤，爲中興樞臣之冠。清操絕人，家如寒素。謀國深遠，當新疆軍事漸定，與俄國議交還伊犁，大學士左宗棠引以自任，文祥力主之，奏請專任。文祥既歿，後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國，爲所迫脅，擅允條款，朝論譁然。隨罪崇厚，易以曾紀澤往，久之乃定議，幸免大

釁。法越事起，和戰屢更，以海防疏，不能大創敵，遷就結局。及興海軍，未能竭全力以成之，卒挫於日本。皆如文祥所慮，而朝局數變，日以多事矣。子熙治，以員外郎襲騎都尉世職。

寶鋈，字佩衡，索綽絡氏，滿洲鑲白旗人，世居吉林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擢中允。三遷侍讀學士。咸豐二年，粵匪竄兩湖，寶鋈疏請鄰近諸省力行堅壁清野之策。四年，命往三音諾顏部賜奠，謝絕餽贖，外藩敬之。擢內閣學士。五年，遷禮部侍郎，兼正紅旗蒙古副都統，調戶部。八年，典浙江鄉試，以廣額加中官生一名，坐違制，鐫一級留任，文宗諭「寶鋈素以果敢自命，亦同瞻徇」，特嚴斥焉。

十年，命赴天津驗收海運漕糧，復赴通州察視，迭疏請定杜弊章程，並劾監督貽誤，如所請行。任總管內務府大臣，署理戶部三庫事務，會辦京城巡防。時英法聯軍內犯，車駕幸熱河，既至，命提庫帑二十萬兩修葺行宮。寶鋈以國用方亟，持不可。上怒，欲加嚴譴，會所管三山被掠，詔切責，降五品頂戴。踰月後，以巡防勞動，復之，兼鑲紅旗護軍統領，復兼署正紅旗漢軍都統、左翼前鋒統領。十一年，文宗崩於行在。十月，穆宗回京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並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。

同治元年，擢戶部尚書。二年，奏劾壽莊公主府首領太監張玉蒼出言無狀，嚴旨逮訊，玉蒼治如律。三年，命大臣輪班進講治平寶鑑，寶鑿與焉。江寧克復，以翊贊功，加太子少保，賜花翎。四年，命佩帶內務府印鑰。尋以樞務事繁，請解內務府大臣職，允之。自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始求通知外國語言文字，置同文館，肄習西學，廷臣每以爲非。六年，都察院代奏職員楊廷熙上書請撤同文館，語涉恭親王及寶鑿等專擅挾持，於是寶鑿偕恭親王請罷直候查辦，溫詔慰留，勉以不避嫌怨，勿因浮言推諉。七年，直東擒匪肅清，加軍功二級。十一年，調吏部。穆宗大婚禮成，加太子太保。十二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尋調兵部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吏部。光緒三年，晉武英殿大學士。四年，回疆肅清，被優敘。

寶鑿自同治初年預樞務，偕文祥和衷贊，通達政體，知人讓善，恭親王資其襄助，至是朝列漸分門戶。文祥既歿，議論益紛，編修何金壽因旱災劾樞臣不職，請加訓責，詔斥恭親王、寶鑿等目擊時艱，毫無補救，嚴議革職，加恩改留任。五年，以題穆宗神主，加太子太傅，復以實錄告成，推恩其子景灃晉秩郎中，姪景星賜舉人。七年，庶子陳寶琛以星變陳言，專劾寶鑿，請仿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，立予罷斥。詔曰：「寶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有年，尚無過失。陳寶琛謂其畏難巧卸，瞻徇情面，亦不能確有所指。惟既有此奏，自平時與王



大臣等議事未能和衷共濟，致啓人言。該大學士受恩深重，精力尙健，自當恪矢公忠，勉圖報稱，務宜殫精竭慮，力戒因循積習，用副委任。」

十年三月，軍機大臣自恭親王以下同日斥罷，詔：「寶鑿入直最久，責備宜嚴，姑念年老，特錄前勞，全其末路，以原品休致。」十二年，皇太后懿旨加恩，改以大學士致仕，賞食半俸。寶鑿退休後，時偕恭親王居西山游覽唱和。年逾八十，恩賚猶及。十七年，卒。遺疏入，詔褒其「忠清亮直，練達老成」，贈太保，祀賢良祠，擢子景灃四品京堂，賜孫蔭桓舉人，遣貝勒載灃奠醊，飾終之典，視在位無所減，諡文靖。子景灃，官至廣州將軍，卒，諡誠愼。孫蔭桓，光緒二十四年進士，歷官國子監司業，改乾清門頭等侍衛。

論曰：咸、同之間，內憂外患，岌岌不可終日。文慶倡言重用漢臣，俾曾國藩、胡林翼等得展經猷，以建中興之業，其功甚偉。文祥、寶鑿襄贊恭親王，和輯邦交，削平寇亂。文祥尤力任艱鉅，公而忘私，爲中外所倚賴，而朝議未一，猶不能盡其規略；晚年密陳大計，於數十年馭外得失，洞如觀火，一代興亡之龜鑑也。寶鑿明達同之，貞毅不及，遂無以鎮紛囂而持國是。如文祥者，洵社稷臣哉！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七

## 列傳一百七十四

宗室肅順 穆蔭 匡源 焦祐瀛 陳孚恩

宗室肅順，字雨亭，鄭親王烏爾恭阿第六子也。道光中，考封三等輔國將軍，授委散秩大臣，奉宸苑卿。文宗卽位，擢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、護軍統領、鑾儀使。以其敢任事，漸嚮用。咸豐四年，授御前侍衛，遷工部侍郎，歷禮部、戶部。

七年，擢左都御史、理藩院尙書，兼都統。時寇亂方熾，外患日深，文宗憂勤，要政多下廷議。肅順恃恩眷，其兄鄭親王端華及怡親王載垣相爲附和，擠排異己，廷臣咸側目。八年，調禮部尙書，仍管理藩院事，又調戶部。會英法聯軍犯天津，起前大學士耆英隨欽差大臣桂良、花沙納往議約。耆英不候旨回京，下獄議罪，擬絞監候，肅順獨具疏請立予正法，上雖斥其言過當，卽賜耆英自盡。大學士柏凌、典順、天鄉試，以縱容家人斬祥舞弊，命肅順

會同刑部鞠訊，獻大辟，上念柏蔭舊臣，獄情可原，欲寬之；肅順力爭，遂命斬。戶部因軍興財匱，行鈔，置寶鈔處，行大錢，置官錢總局，分領其事。又設官號，招商佐出納，號「乾」字者四，「字」字者五。鈔幣大錢無信用，以法令強行之，官民交累，徒滋弊竇。肅順察寶鈔處所列「字」字五號欠款與官錢總局存檔不符，奏請究治，得朦混狀，褫司員台斐音等職，與商人併論罪，籍沒者數十家。又劾官票所官吏交通，褫關防員外郎景雯等職，籍沒官吏亦數十家。大學士祁嚮藻、翁心存皆因與意見不合，齟齬不安於位而去，心存且幾被重罪。

肅順日益驕橫，睥睨一切，而喜延攬名流，朝士如郭嵩燾、尹耕雲及舉人王闈運、高心夔輩，皆出入其門，采取言論，密以上陳。於剿匪主用湘軍，曾國藩、胡林翼每有陳奏，多得報可，長江上游以次收復。左宗棠爲官文所劾，賴其調護免罪，且破格擢用。文宗之信任久而益專。

自八年桂良等在天津與各國議和，廷議於「遣使入京」一條堅不欲行，迄未換約。九年，乃有大沽之戰，敵却退。十年，英法聯軍又來犯，僧格林沁拒戰屢失利，復遣桂良等議和。敵軍近逼通州，乃改命怡親王載垣、尙書穆蔭往議，誘擒英官巴夏禮置之獄，而我軍屢敗之餘不能戰，車駕倉猝幸熱河，廷臣爭之不可。事多出肅順所贊畫，遂扈從。泊敵軍入京師，恭親王留京主和議，議卽定，敵軍漸退。留京王大臣頗請回鑾，肅順謂敵情叵測，力阻而罷。

肅順先已授御前大臣、內務府大臣，至是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署領侍衛內大臣，行在事一以委之。

十一年七月，上疾大漸，召肅順及御前大臣載垣、端華、景壽、軍機大臣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入見，受顧命，上已不能御硃筆，諸臣承寫焉。穆宗卽位，肅順等以贊襄政務多專擅，御史董元醇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。肅順等梗其議，擬旨駁斥，非兩宮意，抑不下，載垣、端華等負氣不視事。相持逾日，卒如所擬，又屢阻回鑾。恭親王至行在，乃密定計。九月，車駕還京，至卽宣示肅順、載垣、端華等不法狀，下王大臣議罪。肅順方護文宗梓宮在途，命睿親王仁壽、醇郡王奕譞往逮，遇諸密雲，夜就行館捕之，咆哮不服，械繫。下宗人府獄，見載垣、端華已先在，叱曰：「早從吾言，何至今日？」載垣咎肅順曰：「吾罪皆聽汝言成之也！」獻上，罪皆凌遲。詔謂：「擅政阻皇太后垂簾，三人同罪，而肅順擅坐御位，進內廷出入自由，擅用行宮御用器物，傳收應用物件，抗違不遵，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，詞氣抑揚，意在搆釁，其悖逆狂謬，較載垣、端華罪尤重。」賜載垣、端華自盡，斬肅順於市。

肅順攬權立威，數興大獄，輿論久不平，奏減八旗俸餉，尤府怨。就刑時，道旁觀者爭擲瓦礫，都人稱快。肅順既伏法，詔逮所與交結之內監杜雙奎、袁添喜等置重典，其被威脅者，概免株連。耆英子慶錫呈訴其父爲肅順所陷，請昭雪，詔以耆英罪當死，肅順奏過當，

文宗已斥之，特錮肅順子不得入仕以示戒。

穆蔭，字清軒，托和絡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官學生，考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，遷侍讀。咸豐元年，命以五品京堂候補，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。尋除國子監祭酒，故事，非科甲不與斯職，部臣執奏，特旨仍授之。歷光祿寺卿、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。三年，粵匪擾河南、直隸，京師戒嚴，命偕僧格林沁、花沙納、達洪阿辦理京旗各營巡防事宜。遷禮部侍郎，署左翼總兵，尋調刑部。八年，擢理藩院尙書，兼都統，調兵部。

十年，命偕怡親王載垣赴通州，與英法聯軍議和，解桂良等欽差大臣關防授之。議不諧，命擒諸酋，獲巴夏禮送京。敵軍益逼，詔斥穆蔭等辦理不善，撤回，扈從熱河。丁父憂，予假十四日，命俟回京補行持服。

十一年，文宗崩，偕肅順等同受顧命，贊襄政務。十月，肅順、載垣、端華等伏法，穆蔭與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並罷直軍機，議罪。及議上，詔曰：「穆蔭等於載垣等竊奪政柄，不能力爭，均屬辜恩溺職。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最久，班次在前，情節尤重。王大臣等擬請將穆蔭革職發往新疆効力贖罪，咎有應得。惟以載垣等兇饒方張，受其箝制，均有難與爭衡之勢，其不能振作，尙有可原，著卽革職，加恩改發軍臺効力贖罪。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皆

革職，免其遣戍。」穆蔭詣戍，同治三年，論贖歸，歿於家。杜翰，附其父受田傳。

匡源，字鶴泉，山東膠州人。道光二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官吏部侍郎。咸豐八年，入直軍機，謙退無所建白。罷官後，清貧，主講濟南濼源書院以終。

焦祐瀛，字桂樵，直隸天津人。道光十九年舉人，考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累遷光祿寺少卿。咸豐十年，命赴天津靜海諸縣治團練，召回從幸熱河，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，遷太僕寺卿。祐瀛尤諂事肅順等，諸詔旨多出其手，爲時所指目，故同敗。

陳孚恩，字子鶴，江西新城人。道光五年拔貢，授吏部七品小京官，升主事，充軍機章京。累遷郎中。大學士穆彰阿領樞務，深倚之，歷太僕寺少卿、通政司副使、太僕寺卿，皆留直。遷大理寺卿、左副都御史，兼署順天府尹、工部侍郎，權倉場侍郎。二十七年，調署兵部侍郎，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偕侍郎柏俊赴山東按事，劾巡撫崇恩庫款虧缺、捕務廢弛，罷之。暫署山東巡撫。授刑部侍郎，回京面陳在署任不受公費，詔嘉之，特加頭品頂帶，紫禁城騎馬，賜匾額曰「清正良臣」，皆異數。二十九年，偕侍郎福濟赴山西按巡撫王兆琛貪婪事，得實，褫兆琛職，逮京治罪。調工部，署刑部尚書，尋實授。三十年，宣宗崩，遺命罷配郊祔廟，下王大臣議。文宗召對，孚恩與怡親王載垣等爭論於上前，載垣等以失儀自劾，

詔原其小節，予薄譴，而斥孚恩乖謬，降三級留任。孚恩尋以母老乞養回籍，允之。

咸豐元年，命在籍幫辦團練。三年，九江陷，巡撫張芾出督師，孚恩與司道守省城，既而賊由安徽回竄上游，命偕芾籌防。賊犯南昌，孚恩偕芾固守，江忠源援師至，力戰，相持九十餘日，賊始引去。以守城功，賜花翎。七年，母喪畢，到京未有除授。八年，御史錢桂森疏言：「孚恩才練識明，在外數年，多所閱歷，儻仍入直樞廷，或使治洋務，必能有濟。」詔斥朋比，罷桂森言職，回原衙門。久之，命孚恩以頭品頂戴署兵部侍郎，又署禮部尚書，授兵部尚書。會鞠順天鄉試關節獄，牽涉其子景彥，自請嚴議，並迴避，得旨，褫景彥職，除景彥者仍責會訊，僅議失察降一級，准抵銷。尋兼署刑部、戶部尚書，調授吏部尚書。

初，孚恩以議禮忤載垣、端華、肅順等，及再起，乃暱附諸人冀固位。肅順等既敗，少詹事彭壽疏請治黨援，論形迹最著莫如孚恩，最密莫如侍郎劉崑、黃宗漢，平日所薦舉者，則有侍郎成琦、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、候補京堂富績等，於是諸臣盡黜。詔謂：「孚恩當大行皇帝行幸熱河，命諸臣議可否，孚恩有「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」之語，意在迎合載垣等。大行皇帝上賓，留京諸大臣中獨召孚恩一人赴行在，足證爲載垣等心腹。革職，永不敘用。」時廷臣議郊壇配位，孚恩言：「前議宣宗配位時，大行皇帝有定爲三祖六宗之諭，出於大學士杜受田所擬，非大行皇帝意。」王大臣等用其言，仍請文宗配祀。許彭壽復引據文

宗御製詩有「以後無須變更」之句，請下廷臣再議，議不配祀。詔斥孚恩謬妄，又以籍肅順家得孚恩私書，有暗昧不明語，乃逮孚恩下獄，籍其家，追繳宣宗賜額，遣戍新疆。

居數年，伊犁被兵，將軍常清等奏孚恩籌餉治軍有勞，命免戍，留助理兵餉。同治五年，伊犁陷，孚恩及妾黃、子景和、媳徐、孫小連同殉難。事聞，但卹其家屬，孚恩不與焉。

論曰：文宗厭廷臣習於因循，乏匡濟之略，而肅順以宗潢疏屬，特見倚用，治事嚴刻。其尤負謗者，殺者英、柏蔭及戶部諸獄，以執法論，諸人罪固應得，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於其間耳。其贊畫軍事，所見實出在廷諸臣上，削平寇亂，於此肇基，功不可沒也。自庚申議和後，恭親王爲中外所繫望，肅順等不圖和衷共濟，而數阻返蹕。文宗既崩，冀怙權位於一時，以此罹罪。赫赫爰書，其能遁乎？穆蔭諸人或以愿謹取容，或以附和希進，終皆不免於斥逐。如陳孚恩者，鄙夫患失，反覆靡常，淪絕域而不返，宜哉。



092 - 624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八

## 列傳一百七十五

桂良 瑞麟 子懷塔布 官文 文煜

桂良，字燕山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紅旗人，閩浙總督玉德子。入貲爲禮部主事，晉員外郎。出爲四川順慶知府，調成都。歷建昌道，河南按察使，四川、廣東、江西布政使。道光十四年，擢河南巡撫。嘉慶中，林清、李文成等以八卦教倡亂，既誅，而汲縣潞州屯墳塔猶祀其神曰「無生老母」，習教者猶衆。御史黃爵滋以爲言，命桂良察治，毀其墳廟，廉得河南境內無生廟三十九所，並毀之；地方官失察，譴黜有差。十九年，擢湖廣總督，調閩浙，又調雲貴。二十年，兼署雲南巡撫。滇省多盜，奏定緝捕章程；又請迤南、迤西、迤東各標管官兵責成巡道就近稽察。時貴州諸苗蠢動，鎮遠、黎平、都勻、古州苗尤悍，州縣不能制，疏請遴勁兵專主剿捕。二十五年，入覲，留京，署兵部尚書，兼正白旗漢軍都統。尋出爲熱河

都統。二十八年，召來京，以其女妻皇六子奕訢，授鑲紅旗漢軍都統。

咸豐元年，署吏部尙書，出爲福州將軍。二年，召授兵部尙書。三年，粵匪陷江寧，京師戒嚴。桂良疏請各城門稽查增派八旗章京兵丁，補葺城上兵房，從之。未幾，粵匪竄河北，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出省防剿，命桂良駐保定爲後路聲援，兼防西路要隘。望都、唐縣土匪起，捕誅之。是年秋，賊由山西犯畿南，訥爾經額師潰於臨洛關，隆平、柏鄉相繼陷。訥爾經額褫職逮治，授桂良直隸總督，詔責偕都統勝保速籌防剿。布政使張集馨出兵遷延，劾罷之。賊竄正定、定州、深州、河間、天津，勢剽甚，於是桂良率提督張殿元守保定，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大兵駐通州衛京師，勝保督師進剿。四年，大捷於獨流鎮，賊走踞阜城，又走連鎮，僧格林沁、勝保會攻，賊分竄山東，勝保追擊之。桂良遣張殿元赴武邑防堵，劾散秩大臣穆齡、健銳營翼長雙禧縱兵傷官擾民，議譴。

秋，英吉利、美利堅兩國兵船至大沽。時賊氛未靖，詔戒張皇，命桂良相機辦理。尋以前任鹽政崇綸歸調遣，令赴天津會議。英會咆哈要素十六條，欲遣官駐京及踐廣州入城之約，中外官平禮接見，通商稅則變通舊約，美會麥蓮則僅言通商一端。崇綸等嚴拒其駐京，餘事令赴廣東聽總督查辦。屢議無要領，咆哈等尋去。五年，僧格林沁連大破賊，賊首林鳳祥、李開芳先後就擒伏誅，畿輔肅清。七年，召拜東閣大學士，管理刑部，兼正藍旗蒙古

都統。

八年春，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國聯軍北犯，燬大沽礮臺，泊天津城下，聲言將犯京師。倉猝援軍未集，命桂良偕尚書花沙納往議。敵情猖肆，要求益多。以遣官駐京、內江通商、內地游行、兵費賠償後，始交還廣東省城。四事廷議不允。復起故大學士耆英同與議，英人尤不悅，拒之，耆英以擅回京獲罪。桂良等議久不決，廷臣多主戰，實不足恃，而敵日以進兵爲恐嚇。俄、美兩國調停其間，卒徇所請定議，而通商稅則俟於上海詳定之。

五月，簽約退兵，遂命桂良偕花沙納赴上海，武備院卿明善、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副之，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議稅則。文宗憤和約之成出於不得已，或獻策許全免入口稅以市惠，冀改易駐京諸條，密授桂良等機宜。八月，至上海，晉文華殿大學士，授內大臣。桂清力言免稅之不可，改約之難成，桂良亦贊其議，上甚怒，必責其補救一二端，而各國因廣東民團仍與爲難，且出示偽載諭旨，堅欲罷兩廣總督黃宗漢，停撤民團。桂良等疏聞，乃解宗漢通商大臣，改授桂清。桂良等噤不敢言罷駐京諸事，先議稅則。

十二月，英使額羅金遽率兵船赴廣東，遂罷議。九年，回京，僅美利堅一國遵換通商之約，英軍復犯大沽，僧格林沁預設備，兵至，擊退之。十年，英法聯軍大舉來犯，我師失利。七月，復命桂良赴天津議和，要增兵費，入京換約，嚴詔拒絕。敵陷天津，進逼京師，上幸熱

河，恭親王奕訢留守主撫議，桂良與焉。九月，於禮部換約，視八年原議益增條款，事具邦交志。尋命督辦各國通商事務。十一年，穆宗卽位，回京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同治元年，卒，優卹，贈太傅，祀賢良祠，諡文端。

瑞麟，字澄泉，葉赫那喇氏，滿洲正藍旗人。由文生充太常寺讀祝官，補贊禮郎。道光二十七年，祿祭太廟，讀祝洪亮，宣宗嘉之，賜五品頂戴、花翎。二十八年，超擢太常寺少卿，又擢內閣學士，兼管太常寺。三十年，擢禮部侍郎。咸豐元年，兼鑲藍旗滿洲副都統、正黃旗護軍統領。三年，調戶部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時粵匪竄畿輔，踞靜海縣及獨流鎮，命瑞麟率兵從僧格林沁防剿，會攻獨流，克之。靜海賊竄陷阜城，又分竄連鎮及山東高唐州，瑞麟合擊，屢有擒斬。五年，克連鎮，賊首林鳳祥就擒，加都統銜，賜號巴達琅阿巴圖魯，授西安將軍。未幾，擢禮部尚書，兼鑲白旗蒙古都統。

八年，英兵犯天津，命馳赴楊村籌防。泊撫議定，敵退。文宗知和不可恃，亟治海防，命瑞麟赴天津修築大沽礮臺。尋署直隸總督，增建雙港礮臺，調福建霆船戰船，增募水師。僧格林沁移師天津，分駐要隘。瑞麟回京，調戶部尚書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兼管禮部鴻臚寺、太常寺。九年，管理戶部。十年，充殿試讀卷官，授內大臣。六月，英法聯軍復犯天津，

命率京兵萬人守通州。僧格林沁屢戰失利，敵軍進通州，瑞麟偕勝保禦之八里橋，左右夾擊，勝保傷敵墜馬，軍潰，敵遂逼京師。瑞麟迎戰安定門外，敗績，褫職。車駕幸熱河，命扈從行在。是年冬，和議成，予侍郎銜，隨僧格林沁剿山東捻匪。攻鉅野羊山集賊巢，失利，馬蹶被傷，退軍濟寧，復褫職，召回京。十一年，授鑲黃旗漢軍都統，管神機營事。

同治元年，出爲熱河都統，疏請招佃圍邊荒地八千頃充練餉，允之。二年，調廣州將軍。四年，兼署兩廣總督。信宜、化州土匪起，遣兵平之。粵匪汪海洋由福建竄廣東大埔，遣副將方耀擊走之。入閩會剿，復詔安、平和。賊復竄廣東境，連敗之於長樂、鎮平。時賊蹤往來於福建、廣東、江西界上，瑞麟偕左宗棠疏請三省會剿。詔提督鮑超由江西來援，四面環攻。十二月，殲僞偕王譚體元於黃沙壩，擒首逆汪海洋，誅之，餘賊肅清。捷聞，優詔嘉獎。

五年，實授兩廣總督。廣東素多盜，伏莽時起。時巡撫蔣益澧號知兵，瑞麟部將方耀、鄭紹忠皆能戰，先後破斬五坑客匪，曹冲、赤溪及新安、東莞諸匪，潮州、瓊州洋盜、土匪。九年，兼署巡撫。十年，復拜文淵閣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十三年，卒，詔嘉前勞，贈太保，祀賢良祠，諡文莊。

子懷塔布，由廕生授刑部主事，晉員外郎。以父卹典擢四品京堂，累遷禮部尚書，充內

務府大臣。光緒二十四年，主事王照上書言事，久之始代奏，坐違旨抑格，擬職。未幾，皇太后訓政，起授左都御史，復充內務府大臣，遷理藩院尙書。二十六年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諡恪勤。

官文，字秀峰，王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先隸內務府正白旗漢軍。由拜唐阿補藍翎侍衛，累擢頭等侍衛。道光二十一年，出爲廣州漢軍副都統，調荊州右翼副都統。粵匪既陷漢陽，將犯荊州。咸豐三年，將軍台湧駐防德安，命官文專統荊州防兵。四年，擢荊州將軍。賊陷安陸、荊門、宜昌。時荊州兵多調赴武昌，分屯要隘，城中兵僅二千。監利又陷，官文遣軍復之，連復宜昌、石首、華容，於是荊州稍安，而武昌被圍急，官文遣將沿漢下援。

六月，武昌復失守，命官文統籌全局，規復武漢。因疏言：「賊情詭譎，軍情隨時變幻。武漢之賊一日不盡，荊州不得安枕。賊踞漢陽，倚江爲險，絕我糧道，阻我援軍。今欲復武昌，必先攻漢陽，奪賊所恃之險，而後武昌可圖也。總兵雙保自潛江進剿，兵力過單。臣已令羅遵殿以戰船百艘自仙桃鎮、蔡店逕趨漢陽，與撫臣楊需分道夾攻，又檄總兵福炳往助雙保，知縣吳振鏞進復沔陽以通餉道。惟賊踞岳州，南北援軍均受牽制，尤應先剿岳州之賊。曾國藩方統礮船駐湘陰，塔齊布之師已入岳州境，臣已促其速進，分兵阻江路。

復派同知銜李光榮等率川勇防調紘口，張子銘防監利尺八口，都司宗維清沿江接應。荊州僅贖旗兵分守要隘，隨時接應，庶幾可進可退，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。」疏入，報聞。尋會國藩克岳州，賊艘悉出大江，官文遣涼州副都統魁玉、總兵楊昌泗赴螺山防江，殲賊甚多。八月，武昌、漢陽相繼復，論功被優敘。

五年，總督楊霽師潰德安，漢陽、漢口復陷，德安、隨州繼之，詔褫霽職，授官文湖廣總督。師次安陸，疏言：「賊自隨州退踞德安，兇鋒疊挫。惟天門、京山道路四通，儻竄襄河，勾連仙桃鎮以下股匪，不獨荆襄在在堪虞，上游各處均可北竄。現遣兵一由天門、阜市進剿，一往京山防守，臣駐安陸爲兩路應援，咨固原提督孔廣順伺隙進取，署提臣訥欽爲後應。俟欽差大臣西凌阿入楚，即統兵從襄河兩岸水陸並進，由漢川攻漢陽。」秋，西凌阿戰德安失利，乃命官文代爲欽差大臣，馳援德安。賊棄城走，躡追之，直擣漢陽。十二月，督兵薄西門橋，迭敗賊於龜山、尾湖隄、五顯廟，破賊卡，燬東西土城。六年，賊造浮橋從西門分隊來犯，擊却之。分兵河口斷其糧道，令副都統都興阿攻圍風焚積聚，賊勢漸蹙。秋，破漢陽城外賊營，連戰皆捷。巡撫胡林翼規復武昌。十一月，約同日水陸大舉，分攻武、漢，官文督軍分路進，水師擊漢陽東門，破五顯廟賊卡，李孟羣又敗龜山援賊，王國才、楊昌泗由西門攻入，遂復漢陽，俘僞將軍等五百餘人。林翼亦復武昌，詔嘉獎，賜花翎。



七年，偕林翼疏言：「湖北爲長江上游要害，武漢尤九省通衢，自來東南有事必爭之地。三次失陷，力攻兩載而後克之。目前相機防剿，不令賊乘間上竄，蹈從前覆轍。業派李續賓由南岸，都興阿、孔廣順、王國才由北岸，楊載福率水師由江路分道進剿。現北岸黃州至黃梅，南岸武昌至興國，均已肅清，崇、通一帶搜捕殆盡，李續賓抵九江，與會國藩會合進攻，楊載福燬城外賊營，惟小池口賊壘未拔，派鮑超助攻。安徽之英山、太湖、宿松、望江接壤湖北，皆爲賊藪，有窺伺上犯之心。飭王國才駐黃梅之大河鋪，界嶺巖，孔廣順駐蘄水之孔隴驛，巴揚阿率馬隊爲各路應援，以固楚北門戶。道士袱水闊溜急，田家鎮兩山對峙，水師皆難久駐，酌留各營游巡江面，足備鎮馭。通籌大局，我軍已據水陸上游，實蓄破竹建瓴之勢。所慮江西七府未平，武昌尙有肘腋之患。賊若由通城、崇陽、興國竄逼武昌，反出江西各軍之上，自當固守武昌，以爲後路根本。相機籌畫，節節進取，仍步步嚴防，庶軍情無一顧掣肘之虞，轉餉有源源不竭之利。」疏入，報聞。

初，官文由荊州將軍調總督，凡上游荆、宜、襄、鄖諸郡兵事餉事悉主之。林翼以巡撫駐金口，凡下游武、漢、黃、德諸郡兵事餉事悉主之。南北軍各領分地，徵兵調餉，每有違言。武昌旣復，林翼威望日起，官文自知不及，思假以爲重，林翼益推誠相結納，於是吏治、財政、軍事悉聽林翼主持，官文畫諾而已。不數年，足食足兵，東南大局，隱然以湖北爲之樞。

八年四月，復九江，論功，加太子少保。皖賊陷麻城、黃安，圍蘄州，先後破走之。七月，胡林翼丁母憂，官文疏請留林翼治軍，改爲署理，從之。命官文暫行兼署巡撫，尋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。李續賓戰歿三河，皖、鄂震動。官文分兵扼蘄州、廣濟、麻城諸隘，固守九江。彭澤，水師嚴防江面，人心始定。九年，賊竄湖南，圍寶慶，檄荆宜施道李續宜赴援，大破之，寶慶圍解。十二月，復太湖，被優敘。十一年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時大軍圍安慶急，陳玉成、李秀成先後分兵犯湖北境，冀掣動局勢，遣將迭破之，所陷諸郡縣皆復。八月，克安慶，加太子太保。是年，胡林翼病歿，嚴樹森代之。

降捻苗沛霖踞安徽壽州，詔疆臣議剿撫之策。官文疏陳沛霖包藏禍心，罪大惡極，請伸天討。同治元年，遣副將周鳳山等剿捻於河南信陽、羅山，敗之；又破黃梅捻巢，收復十餘寨。晉文華殿大學士。髮、捻合擾楚、豫之交，勢甚熾。荊州將軍多隆阿方督師赴陝西，官文以楚兵不敷分布，奏調回援。九月，多隆阿至，屢戰皆捷，襄河以北賊皆遠遁。三年，劾巡撫嚴樹森把持剛愎，黜之。六月，克復江寧，曾國藩奏捷，推官文列名疏首。詔嘉官文徵兵籌餉，推賢讓能，接濟東征，不分畛域，錫封一等伯爵，號果威，世襲罔替，升入正白旗滿洲，賜雙眼花翎。蓋褒其能與胡林翼和衷卒成大功也。

四年，僧格林沁剿捻戰歿於山東，詔追論前年髮、捻擾湖北，官文不能就地殲除，僅驅

出境，以致蔓延益熾，下嚴議，降三級調用，改革職留任，褫官銜、花翎。五年，偕曾國藩奏設長江水師，如議行。湖北巡撫曾國荃劾官文貪庸驕蹇，命尚書 蘇森、侍郎 譚廷襄往按，坐動用捐款，議革職，詔念前勞，原其尚非貪污欺罔，優與保全，解總督，仍留大學士、伯爵，罰伯俸十年。召還京，管理刑部，兼正白旗蒙古都統。尋出署直隸總督。

七年，擒匪張總愚由西路竄擾畿輔，下嚴議。尋李鴻章、左宗棠等入援，七月，擒匪平，復官銜、花翎。八年，回京，管理戶部三庫，授內大臣。十年，卒，優詔賜卹，贈太保，賜金治喪，遣惠郡王奠醊，祀賢良祠，諡文恭。尋以疆臣請合祀湖北胡林翼專祠。

當官文之在湖北，事事聽林翼所爲，惟馭下不嚴，用財不節，林翼憂之。閻敬銘方佐治餉，一日林翼與言，恐誤疆事。敬銘曰：「公誤矣！本朝不輕以漢大臣專兵柄。今滿、漢並用，而聲績炳著者多屬漢人，此聖明大公剷除畛域之效。然湖北居天下要衝，朝廷寧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？夫督撫相劾，無論未必勝，卽勝，能保後來者必賢耶？且繼者或厲清操，勤庶務，而不明遠略，未必不顯己自是，豈甘事事讓人？官文心無成見，兼隸旗籍，每有大事，正可借其言以伸所請。其失僅在私費奢豪，誠於事有濟，歲糜十萬金供之，未爲失計。至一二私人，可容，容之，不可，則以事劾去之。彼意氣素平，必無忤也。」林翼大悟。及林翼歿，督撫不相能，官文劾嚴樹森去之，而曾國荃又劾官文去之。官文晚節建樹不能如曩

時，然林翼非官文之虛已推誠，亦無以成大功，世故兩賢之。

孫興恩，襲伯爵。

文煜，字星巖，費莫氏，滿洲正藍旗人。由官學生授太常寺庫使，累遷刑部郎中。出爲直隸霸昌道、四川按察使。咸豐三年，遷江寧布政使。時江寧已陷賊，文煜從琦善、江北大營。四年，琦善歿於揚州，所部練勇及江北糧臺事宜，命文煜接辦。五年春，粵匪由瓜洲東竄沙頭港，文煜遣勇擊之，賊由對岸紮，爭渡，偕水師以大礮合擊，賊退瓜洲。文煜以沙頭港爲裏下河門戶，賊所必爭，築土城礮臺，疏請添募練勇守禦，從之。既而賊踞揚州，窺裏下河，文煜擊之於萬安橋，大有斬獲，賊勢乃挫。七年，調江蘇布政使，治江南大營糧臺。以支給樽節，爲軍中所不便，提督和春劾其拘泥，命來京候另簡用。尋授直隸布政使。

九年，英兵犯大沽，爲僧格林沁擊退。戰後將議撫，命文煜從總督恆福赴北塘相機辦理。尋擢山東巡撫。擒匪圍曹縣，分黨擾安陵，檄曹州鎮總兵郝上庠合師內外夾擊，解曹州圍，安陵賊亦退。十年，擒匪又竄單縣，分擾嶧縣得勝牘，遣將擊走之。英法聯軍踞烟臺，文煜遣兵扼利津，自駐濰縣，韓亭以防陸路北犯。尋敵船北駛犯北塘，文煜分軍入衛，駐通州，自率衆赴濟寧剿擒匪。

十一年，署直隸總督，尋實授。時和議既成，穆宗回鑾，畿輔馬賊四起，久未淨絕，屢詔責文煜搜捕。同治元年，坐山東降賊張錫珠等擾畿南督剿不力，褫職，戍軍臺。二年，僧格林沁奏調赴營差遣，尋授鑲黃旗蒙古副都統。三年，命赴甘肅慶陽督辦糧臺，以病請解職回旗。七年，起授正藍旗漢軍都統，尋出爲福州將軍。十年，兼署閩浙總督。十三年，日本兵船窺伺臺灣，偕總督李鶴年、船政大臣疏陳防務。光緒三年，入覲，留京授內大臣、鑲白旗漢軍都統、左都御史，擢刑部尚書。七年，協辦大學士。九年，充總管內務府大臣。十年，拜武英殿大學士，以病乞罷。尋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諡文達。兩江總督曾國荃等奏文煜咸豐中孤軍捍賊，保全襄下河，請於揚州建專祠，允之。子志顏，理藩院侍郎。

論曰：桂良以帝室葭莩，與聞軍國，數膺議和之使，無所折衝。瑞麟從僧格林沁剿賊防夷，曾著勞勩。文煜亦處兵間，無功可錄。官文雖無過人之才，推賢讓能，奠安江漢，與曾國藩、胡林翼和衷規畫，竟完戡定之功。茅土同膺，旂常並煥，豈諸人所可並語哉？

#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九

## 列傳一百七十六

柏葭 麟魁 瑞常 全慶

柏葭，原名松葭，字靜濤，巴魯特氏，蒙古正藍旗人。道光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累遷內閣學士，兼正紅旗漢軍副都統。十八年，出爲盛京工部侍郎，調刑部，兼管奉天府尹。二十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調吏部，又調戶部。二十三年，充諭祭朝鮮正使，例有餽贖，奏却之。二十五年，充總管內務府大臣。二十六年，典江南鄉試。疏言：「徵漕大戶短欠，取償小戶，劣紳挾制官吏，大戶包攬小戶，畸輕畸重，旗丁需索，加增津貼諸弊，請嚴禁。」如議行。尋偕倉場侍郎陳孚恩盤查山東藩庫，劾布政使王篤濫用幕友及地方官縱盜，巡撫崇恩以下議譴有差。二十八年，擢左都御史。三十年，遷兵部尚書，授內大臣。尋調吏部，管理三庫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咸豐三年，命偕侍郎善燾赴盛京按協領塔芬布輕聽謠言，調兵

護宅，幾至激變，得實，論遣戍。將軍奕興坐祖護，革任。尋以前在鑲白旗蒙古都統任揀選承襲有誤，罷內務府大臣，降授左副都御史。未幾，出爲馬蘭鎮總兵。五年，擢熱河都統，搜捕山匪。疏言：「熱河將惰兵疲，州縣不諳吏治。行使大錢，民皆罷市。曠匪占踞山場，委員侵蝕商款。」詔嚴切查辦。召授戶部尚書，兼正黃旗漢軍都統。六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尋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八年，典順天鄉試，拜文淵閣大學士。柏葭素持正，自登樞府，與載垣、端華、肅順等不協。會御史孟傳金疏劾本科士論未孚，命覆勘試卷，應議者五十卷，文宗震怒，褫柏葭等職，命載垣等會鞠，得柏葭聽信家人靳祥言，取中羅鴻釋情事，靳祥斃於獄。九年，獻上，上猶有矜全之意，爲肅順等所持。乃召見王大臣等諭曰：「科場爲掄才大典，交通舞弊，定例甚嚴。自來典試諸臣，從無敢以身試法者。不意柏葭以一品大員，辜恩藐法，至於如是！柏葭身任大臣，且係科甲進士出身，豈不知科場定例？竟以家人干請，輒卽撤換試卷。若使靳祥尚在，加以夾訊，何難盡情吐露？既有成憲可循，卽不爲已甚，就所供各節，情雖可原，法難寬宥，言念及此，不禁垂淚！」柏葭遂伏法。

十一年，穆宗卽位，肅順等旣敗，御史任兆堅疏請昭雪，下禮、刑兩部詳議，議上，詔曰：「柏葭聽受囑託，罪無可辭。惟載垣、端華、肅順等因律無僅關囑託明文，比賄買關節之例，

擬以斬決。由載垣等平日與柏葰挾有私讐，欲因擅作威福，竟以牽連蒙混之詞，致罹重辟。皇考聖諭有「不禁垂淚」之語，仰見不爲已甚之心。今兩宮皇太后政令維新，事事務從寬大平允。柏葰不能謂無罪，該御史措詞失當。念柏葰受恩兩朝，內廷行走多年，平日勤慎，雖已置重典，當推皇考法外之仁。」於是錄其子候選員外郎鍾濂賜四品卿銜，以六部郎中遇缺卽選。鍾濂後官盛京兵部侍郎。

麟魁，字梅谷，索綽羅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道光六年二甲一名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改刑部主事，遷中允。歷庶子、侍講學士、詹事、通政使、左副都御史。十七年，出爲盛京刑部侍郎。十八年，召授刑部侍郎，兼鑲紅旗漢軍副都統。二十年，署倉場侍郎。命偕侍郎吳其濬赴湖北按事，劾總督周天爵酷刑，罷之，其濬留署總督。麟魁復往江西鞫漕京控之獄，及江蘇邳州知州賈輝山被劾濫用非刑等事，並治如律。調戶部，又調吏部，充總管內務府大臣。二十二年，出署山東巡撫。英兵犯江南，疏陳登州突出黃、渤，三面環海，敵兵船礮堅利，計難與爭，請移兵扼陸路險要。尋偕侍郎王植赴湖南鞫獄，並勸湖南、江蘇、山東水災，奏請蠲緩，如所請行。二十三年，擢禮部尚書，管理太常寺、鴻臚寺。河決中牟，命偕尙書廖鴻荃往督工，東西兩壩成而屢蟄，擬職，予七品頂戴，仍留工，以料缺水增請緩，復擬



頂戴。召還，予三等侍衛，充葉爾羌參贊大臣，調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。

二十七年，召授禮部侍郎，調刑部。二十八年，復授禮部尚書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以前在山東收受陋規，降三級調用，予副都統銜，充烏什辦事大臣。咸豐元年，疏陳時事，略曰：「廣西逆匪，勞師糜餉。其始不過星星之火，當時牧令苟安畏事，諱盜不言，久之蒂固蔓延，養成巨患。請飭封疆大吏嚴查地方，如有教匪、土匪聚衆以及搶劫，隨時查拏，視緝捕之勤惰以爲勸懲。近開捐例，實朝廷萬不得已之舉，各省清查，屢經申令。宜飭部臣按時詳覈徵解多寡，實行賞罰章程，俾生愧奮。否則名託清查，事仍敷衍，國儲不裕，官紀益荒，甚非朝廷澄清吏治之意。」奏入，下所司議行。授察哈爾副都統，召爲戶部侍郎。

二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擢工部尚書。三年，調禮部，充總管內務府大臣，罷直軍機，調刑部。八年，復調禮部，補內大臣。十年，因謝恩摺失檢，降授刑部侍郎。是年秋，車駕幸熱河，命署右翼總兵，充巡防大臣。英法兵入京師，麟魁部勒僚屬，戒都人守望相助，令家人閉戶厝薪，曰：「事急卽燔。」自宿於巡防廨中，相持數月。和議成，赴行在，籲請回鑾，爲載垣、端華、肅順等所阻。十一年，遷左都御史，兼正白旗蒙古都統，尋授兵部尚書。同治元年，協辦大學士。時方奉命偕尙書沈兆霖赴甘肅按事，至蘭州，數日遽卒，詔依大學士例賜卹，賜其子恩壽舉人，諡文端。恩壽，同治十三年進士，官至陝西巡撫。

瑞常，字芝生，石爾德特氏，蒙古鑲紅旗人，杭州駐防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大考二等，六遷至少詹事。二十四年，連擢光祿寺卿、內閣學士。二十五年，遷兵部侍郎，兼鑲紅旗漢軍副都統。二十九年，充冊封朝鮮正使。調吏部，歷兼左、右翼總兵。咸豐元年，典江南鄉試，就勘徐州豐北河決，疏陳災情、賑務、漕務，請飭地方官嚴防匪徒蠢擾，報聞。定郡王載銓管步軍統領，越次題升主事，瑞常力爭不得。尋解左翼總兵職。七年，擢左都御史。八年，遷理藩院尚書，兼正藍旗漢軍都統，署步軍統領，調刑部尚書。十年，寶源局監督張仁政因侵蝕畏罪自盡，命瑞常偕尚書沈兆霖按之，得前任監督奎麟、瑞琇贓私狀，並論大辟，追贓後遣戍。文宗幸熱河，留京辦事，督防巡防。十一年，調工部，又調戶部。

同治元年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皇太后命南書房、上書房翰林纂輯史事以昭法戒，書成，賜名治平寶鑑，選擇大臣輪班進講，瑞常與焉。四年，充總管內務府大臣。時陝西巡撫劉蓉驟起膺疆寄，爲編修蔡壽祺所劾，蓉自陳辯，疏中引及胡林翼密薦之詞，又倚任布政使林壽圖，爲人所忌。言官遂劾壽圖酒酒廢事，舉劾不公，並許蓉漏洩之罪，於是命瑞常偕尚書羅惇衍往按之，疏白其無罪，惟坐壽圖演戲及蓉陳奏失當，並予薄譴。定陵奉

安禮成，題神主，加太子少保。歷工部、刑部尚書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管理戶部三庫。六年，赴天津驗收漕糧，復命盤查北新倉，得虧米六萬餘石狀，論所司罪如律。十年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管理刑部。

瑞常歷事三朝，端謹無過，累司文柄，時稱耆碩。十一年，卒，贈太保，祀賢良祠，諡文端。子文暉，官至盛京禮部侍郎。

全慶，字小汀，葉赫納喇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尚書那清安子。道光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遷侍講。大考二等，擢侍讀學士。歷少詹事、詹事、大理寺卿。以誤班鑄級。二十一年，予頭等侍衛，充古城領隊大臣，調喀喇沙爾辦事大臣。召還，未行，會回疆興墾，伊犁將軍布彥泰疏留全慶偕林則徐往勘。二十五年，至葉爾羌，疏言：「和爾罕地膏腴，哈拉木札什水渠可資灌溉。又巴爾楚克爲回疆扼要之地，道光十二年已奏開墾屯田，未種者尚多，應先儘安插民戶，俾成重鎮。」詔如所請行。先是，全慶疏陳喀喇沙爾環城荒地，及庫爾勒、北山根，可墾田萬餘畝，命辦事大臣常清籌辦。至是復偕則徐詳勘，疏言：「庫爾勒應於此大渠南岸接開中渠，引入新墾之地，分開支渠二。其北山根展寬開都河龍口，別開大渠，與舊渠並行，再分支渠四，別開退水渠一。」又疏言：「伊拉里克在吐魯番托克遜軍臺西，地

平土潤，土人謂之「板土戈壁」。其西爲「沙石戈壁」，有大小阿拉渾兩水，匯爲一河。此次引水自西而東，鑿成大渠，復多開支渠以資灌溉。伊拉里克西南沿山爲蒙古出入之路，墾地在滿卡南附近，東西兩面，以「人壽年豐」四字分號，各設正副戶長一，鄉約四，擇誠實農民充之，承領耕種。又吐魯番爲南北樞紐，應安置內地民戶，戶領地五十畝，農田以水利爲首務。此次開渠，自龍口至黑山頭，地勢高低，碎石夾沙，渠身易淤，酌定經久修治章程。」並如所請行。自是回疆南路凡墾田六十餘萬畝。

回京，擢內閣學士，兼正紅旗漢軍副都統。歷刑部、吏部、戶部、倉場侍郎。咸豐四年，擢工部尚書，兼正紅旗漢軍都統。七年，調兵部。九年，命赴天津驗收漕糧。時英兵犯大沽，僧格林沁擊却之。全慶疏陳兵事，略謂：「敵軍戰敗之後，不進不退，心實叵測。竊恐別有舉動，未必從此就撫而去。我之精銳，盡萃大沽，旁無應援，後無擁護。雙港之旅，已調前敵，津門之備，但資土練，北塘一帶，又頗空虛。應請速簡重臣，發勁旅，嚴近畿海口之備，爲僧格林沁之援，令廣東義勇擣香港以牽其援兵，登州水師合旅順以截其歸路，然後國威可振，撫局可成。」疏入，被嘉納。調吏部尚書。

十年，授內大臣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十一年，充總管內務府大臣。同治元年，追論大學士柏葑科場之獄原讞未允，全慶坐附和定讞，鐫四級，降授大理寺卿。歷內閣學士、工部侍

郎、左都御史。五年，授禮部尚書，調刑部。十一年，協辦大學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十二年，典順天鄉試，以中式舉人徐景春試卷疵謬，鐫二級去職。

全慶敦歷清要，累掌文衡，更閱四朝，雖屢黜，尋卽錄用。光緒元年，授內閣學士。復歷禮部侍郎、左都御史、刑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。五年，鄉舉重逢，加太子少保。六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。七年，致仕，食全俸。八年，卒，晉贈太子太保，祀賢良祠，諡文恪。

論曰：自道光以來，科場請託，習爲故常，寒門才士，爲之抑遏。柏葭立朝正直，且所不免，其罹大辟也，出於肅順等之構陷。然自此司文衡者懷懷畏法，科場清肅，歷三十年，至光緒中始漸弛，弊竇復滋，終未至如前此之甚者，實文宗用重典之效，足以挽回風氣也。麟魁、瑞常、全慶皆起家文學，洵陟綸扉，其建白猶有可紀焉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

## 列傳一百七十七

賈楨 周祖培 朱鳳標 單懋謙

賈楨，字筠堂，山東黃縣人。父允升，乾隆六十年進士，由檢討歷官兵部侍郎。

楨，道光六年一甲二名進士，授編修。十三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講。十六年，入直上書房，授皇六子讀。累擢侍講學士。十九年，大考翰詹，命免試。歷少詹事、內閣學士。二十一年，遷工部侍郎，調戶部。二十七年，連擢左都御史、禮部尚書，調吏部。咸豐二年，協辦大學士。三年，疏請山東籌辦團練，從之。題孝和睿皇后神主禮成，加太子太保。充上書房總師傅，兼管順天府尹。四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順天府書吏范鶴等與戶部井田科銀庫書吏交結營私，以鈔票抵庫銀。楨察舉其弊，讞定，譴失察諸官有差。楨以發覺察議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戶部。五年，兼管工部，晉武英殿大學士。

六年，丁母憂，命暫開缺，給假六月回籍治喪，假滿來京。積疏言：「臣兄弟五人，諸昆疊故，臣幸僅存。今不能爲母守制，是臣母有子而如無子，臣何以爲子？」力求終制。時御史鄒煥杰亦疏請准其開缺守制，詔允之。八年，服闋，以大學士銜補吏部尚書，仍充上書房總師傅。尋復授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兵部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十年，充京城國防大臣。是年秋，英法聯軍犯京師，車駕幸熱河，命積留守，日危坐天安門，阻外軍不令入。及與會議，慷慨不屈。十一年，復晉武英殿大學士，以病請開缺，不許。

穆宗回鑾，偕大學士周祖培，尙書沈兆霖、趙光上疏曰：「我朝從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典。前因御史董元醇條奏，特降諭旨甚明，臣等復有何異詞。惟是權不可下移，移則日替，禮不可稍渝，渝則弊生。皇上沖齡踐阼，欽奉先帝遺命，派怡親王、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。兩月以來，用人行政，皆經該王大臣擬定諭旨，每日明發，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，共見共聞，內外咸相欽奉。惟臣等詳慎思之，似非久遠萬全之策，不能謂日後之決無流弊。尋釋贊襄之義，乃佐助而非主持。若事無鉅細，皆由該王大臣先行定議，是名爲佐助而實則主持。日久相沿，中外能無疑慮。爲今日計，正宜皇太后親操出治威權，庶臣工有所稟承，命令有所咨決，不居垂簾之虛名，而收聽政之實效。準法前朝，憲章近代，不難折衷至當。伏查漢和熹、鄧皇后、順烈、梁皇后、晉康獻、褚皇后、遼睿、智蕭、宋皆以太后臨朝，史冊稱美。至如宋

之章獻劉皇后，有今世任姒之稱，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。明穆宗皇后，神宗嫡母，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，穆宗貴妃，神宗生母，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，惟時神宗十歲，政事皆由兩宮抉擇，命大臣施行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。我皇上天竄聰明，不數年即可親政，而此數年間，外而寇難未平，內而洋人偪處，何以拯時艱？何以飭法紀？端以固結人心最爲緊要。倘大權無所專屬，以致人心惶惑，是則大可憂者。請敕下廷臣會議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，及一切辦事章程，或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旨舊制，量爲變通，條列請旨酌定，以示遵守。」疏入，命廷臣集議允行。

同治元年，安徽降賊苗沛霖謀分兵：一由清江，一渡潁而西，聲稱赴陝西勝保軍營助剿，實有異圖。楨上疏言：「苗沛霖窮而就撫，仍復擁兵觀望，反覆無常。所部素無紀律，倘長驅入陝，何異引狼入室？由潁趨豫，尙爲道所必經，繞道清江，則去之愈遠，意存窺伺。西犯山左，則北路門戶大開，固爲腹心之患；東犯裏下河、淮、揚通海，在在可虞。請飭下勝保嚴阻。」又疏言：「皖省軍情緊急，署撫臣李續宜回籍葬親，請勿拘百日定制，迅飭回任，以固疆圉。」並嘉納之。三年，文宗實錄、聖訓告成，以監修勞，賜花翎。六年，楨年七十，賜壽，恩禮甚渥。尋以病乞休，不許。七年，乃允致仕，食全俸，仍充團練大臣。十三年，卒，詔稱其「持躬端謹，學問優長」，依大學士例賜卹，晉贈太保，入祀賢良祠，諡文端。子致恩，



官至浙江布政使。

周祖培，字芝臺，河南商城人。父鉞，嘉慶六年進士，歷官鴻臚寺少卿。

祖培，嘉慶二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五遷至侍講學士。道光十七年，督陝甘學政。歷侍讀學士、詹事、內閣學士。二十三年，擢禮部侍郎，調工部，又調刑部。二十六年，偕尚書賽尚阿查勘江南江防善後事宜，校閱江蘇、安徽、江西營伍。三十年，文宗卽位，疏言：「我朝立政之要，用人之法，備載列聖實錄，請隨時披閱。利害所關，今昔同轍，容有昔之所利不盡利於今者，未有昔之所害不爲害於今者；容有昔所欲除之害至今猶未盡除者，未有昔所應防之害至今轉可不防者。惟皇上成法在胸，以應幾務，庶利害瞭如指掌，而興廢可決於一心。並請責成大吏，力戒欺飾，考察屬吏；其徇隱庇護者，經言官彈劾，卽嚴懲督撫，整頓營伍，責令捕盜，勿任推諉。」疏入，被嘉納，特詔飭行。咸豐元年，擢刑部尚書。二年，疏言：「戶部籌餉二十餘條，所議之款，緩不濟急。請照道光二十一年河南河工、城工捐輸章程，變通辦理。」又謂：「按戶派捐，先斂怨於民。請飭各督撫確查巨富之家，勸諭激發忠愛，力圖報効。」從之。

三年，要犯劉秋貴死於獄，承審官未得實情，祖培坐降三級調用，授左副都御史。疏

言：「賊匪滋事以來，屢諭各省辦團練，築寨浚壕，仿嘉慶年間堅壁清野之法，行無實效，賊竄突靡定，各州縣毫無豫備，賊至卽潰。請嚴飭督撫，責成賢能有司，會紳速辦，有怠玩從事，反滋擾累者，予參處。」從之。歷工部、吏部侍郎。四年，連擢左都御史、兵部尚書，兼管順天府尹。六年，宣宗實錄、聖訓成，加太子太保，調吏部。

八年，會辦五城團防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兼署戶部。九年，調戶部，兼署吏部。京師戒嚴，疏陳團防章程六條：曰查戶口以別良莠，勸保衛以聯衆志，任官紳以專責成，協營汛以聯臂指，設水會以備不虞，增幫辦以資助理。車駕幸熱河，命留京辦事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戶部。十一年，文宗崩，命總理喪儀，兼辦定陵平安峪工程。及穆宗奉兩宮回鑾，祖培疏言怡親王載垣等擬定「祺祥」年號，意義重複，請更正，詔嘉其關心典禮。又言近畿各處抗糧拒捕成風，由於州縣不得其人，諭各督撫秉公遴選，毋稍徇隱。同治元年，調管刑部。四年，山陵告成，賜花翎。五年，文宗實錄、聖訓成，賜其子文翰員外郎，文令舉人。六年，卒，年七十五，優卹，諡文勤。

朱鳳標，字桐軒，浙江蕭山人。道光十二年一甲二名進士，授編修。十九年，大考二等，賜文綺，直上書房。尋督湖北學政。歷司業、侍講、庶子、侍講學士、侍讀學士。二十五

年，授皇七子讀。連擢內閣學士、兵部侍郎，調戶部。二十八年，命赴天津驗收漕糧。尋偕大學士耆英查辦山東鹽務，疏劾歷任巡撫、運司收受程儀節壽，論譴有差。又言：「山東鹽政疲敝甚於他省，若求裕課暢銷，惟除弊、緝私最爲先務。會議變通成法，請先課後鹽以重帑項。」下部議行。又查運庫出借銀七萬餘兩，責賠繳；藩庫積存減平及扣還軍需行裝等款三十萬兩，撥解部庫；通省倉庫正雜未完銀四十一萬兩，缺穀三十七萬石，命限八個月彌補。咸豐元年，擢左都御史，歷署工部、刑部、戶部尚書。

三年，粵匪陷江寧，復陷揚州，漕督楊殿邦退保淮安，廷議調山西、陝西兵七千赴援。鳳標與尚書文慶、侍郎全慶、王慶雲合疏，言：「淮安賊所必爭，萬一賊衆渡河，則河南、山東民情震動，撲滅愈難。請命山東巡撫李德親往淮安扼賊北竄，並請敕直隸總督迅派布政使張集馨率兵扼要駐守，以爲京師屏蔽。」疏入，如所請行。五月，賊陷河南歸德，鳳標與大學士賈楨、尚書翁心存等條擬防剿六事，多被採擇。未幾，悍賊林鳳祥等竄畿輔，復偕楨、心存等奏陳預籌守城事宜。疏入，報聞。四年，授刑部尚書。六年，宣宗實錄、聖訓告成，加太子少保。尋調兵部，復調戶部。

八年，典順天鄉試，因中式舉人平齡硃墨不符，爲言官論劾，興大獄，大學士柏葰論大辟，鳳標亦解任聽勘。文宗原其無私，從寬坐失察革職。逾數月，命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銜，

仍直上書房，授醇郡王讀如故。歷大理寺少卿、通政使、左副都御史，署刑部侍郎。隨扈熱河，復擢兵部尚書。十一年，護送文宗梓宮回京，追錄扈從勞，加二級。調吏部，充上書房總師傅。同治七年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未幾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吏部。十一年，以病乞休，命以大學士致仕，食全俸。十二年，卒於家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文端。子其煊，工部郎中，官至山東布政使。

單懋謙，字地山，湖北襄陽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七年，入直南書房。十九年，大考二等，以贊善陞用。尋授司業，遷洗馬。二十年，督廣東學政，歷侍讀、庶子。以病歸，父喪服闋，請終母養。咸豐三年，粵匪擾湖北，懋謙方居母憂，命在籍治團練。六年，回京，仍直南書房，補原官。七年，督江西學政，歷侍讀學士、少詹事、內閣學士、工部侍郎，均留學政任。十一年，巡撫毓科、布政使慶廉爲言官論劾，命懋謙按之，疏言：「毓科非應變之才，適當賊擾，省防尤重。本境兵勇不敷調遣，辦理未能悉合機宜。現雖全境肅清，善後急宜妥辦，籌備浙防，接濟皖餉，大局攸關，恐未能措置裕如。慶廉現未到任，無事蹟可考，未敢妄陳。」疏入，報聞。任滿，回京，充實錄館副總裁。同治二年，調吏部，擢左都御史。三年，偕大學士瑞常等進講治平寶鑑，授工部尚書。

四年，命赴盛京，偕侍郎志和等承修太廟、昭陵工程。時奉天馬賊猖獗，命懋謙就近查察，劾將軍玉明、府尹德椿，下部議處。回京，疏陳馬賊難防，請籌兵餉出邊會剿，以弭盜源。又請飭奉天所屬各州縣查勘市鎮鄉村應修堡寨之處，勸民作速興築，擇錄嘉慶年間龔景翰所著堅壁清野議刊發各州縣，令遵照團練守禦之法，量爲辦理。疏入，均得旨議行。六年，管戶部三庫事務。七年，調吏部。十年，管國子監事務。十一年，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，尋拜文淵閣大學士，兼管兵部。十三年，因久病請解職回籍，允之。光緒五年，卒於家，詔依例賜卹，有「學問優長，持躬端謹」之褒。贈太子太保，諡文恪。

論曰：自咸豐初軍事起，四郊多壘，廟堂旰食。京師舉辦團防，閣部重臣領之，賈楨、周祖培、朱鳳標皆預其事。其時用人猶循舊格，揆席多由資進。至穆宗踐阼，底定東南，漢閣臣多取勳望，六官中大拜者尠，惟單懋謙獨由正卿入閣，時以爲榮遇焉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一

## 列傳一百七十八

倭仁 李棠階 吳廷棟

倭仁，字良峯，烏齊格里氏，蒙古正紅旗人，河南駐防。道光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歷中允、侍講、侍讀、庶子、侍講學士、侍讀學士。二十二年，擢詹事。二十四年，遷大理寺卿。文宗卽位，應詔陳言，略曰：「行政莫先於用人，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。夫君子小人藏於心術者難知，發於事蹟者易見。大抵君子訥拙，小人佞巧；君子澹定，小人躁競；君子愛惜人才，小人排擠異類；君子圖遠大，以國家元氣爲先，小人計目前，以聚斂刻薄爲務。剛正不撓，無所阿嚮者，君子也；依違兩可，工於趨避者，小人也。諫諍匡弼、進憂危之議，動人主之警心者，君子也；喜言氣數、不畏天變，長人君之逸志者，小人也。公私邪正，相反如此。皇上天竄聰明，孰賢孰否，必能洞知。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，揣摩者衆，混淆者多，

幾微莫辨，情僞滋紛，愛憎稍涉偏私，取舍必至失當。知人則哲，豈有他術，在皇上好學勤求，使聖志益明，聖德日固而已。宋程顥云，「古者人君必有誦訓箴諫之臣」。請命老成之儒，講論道義，又擇天下賢俊，陪侍法從。我朝康熙間，熊賜履上疏，亦以「延訪真儒」爲說。二臣所言，皆修養身心之要，用人行政之源也。天下治亂繫宰相，君德成就責講筵。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人，輔弼得人而後天下可治。」疏入，上稱其切直，因諭大小臣工進言以倭仁爲法。未幾，禮部侍郎曾國藩奏用人三策，上復憶倭仁言，手詔同褒勉焉。

尋予副都統銜，充葉爾羌幫辦大臣。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疏言倭仁用違其才，上曰：「邊疆要任，非投閒置散也。若以外任皆左遷，豈國家文武兼資、內外並重之意乎？」咸豐二年，倭仁復上敬陳治本一疏，上謂其意在責難陳善，尙無不合，惟僅泛語治道，因戒以留心邊務，勿託空言。候補道何桂珍上封事，言倭仁秉性忠貞，見理明決，生平言行不負所學，請任以艱鉅，未許。三年，倭仁劾葉爾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愛瑪特攤派路費及護衛索贓等罪，詔斥未經確訊，率行參奏，下部議，降三級調用。

四年，侍郎王茂蔭等請命會同籌辦京師團練，上以軍務非所長，寢其議。尋命以侍講候補入直上書房，授惇郡王讀。五年，擢侍講學士。歷光祿寺卿、盛京禮部侍郎。七年，調戶部，管奉天府尹事，劾罷盛京副都統增慶、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。及頒詔中外，命充廟

鮮正使。召回京，授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同治元年，擢工部尚書。兩宮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謹，學問優長，命授穆宗讀。倭仁輯古帝王事蹟，及古今名臣奏議，附說進之，賜名啓心金鑑，置弘德殿資講肄。倭仁素嚴正，穆宗尤敬憚焉。

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調工部尚書，協辦大學士。疏言：「河南自咸豐三年以後，粵、捻焚掠，蓋藏已空，州縣誅求仍復無厭。朝廷不能盡擇州縣，則必慎擇督撫。督撫不取之屬員，則屬員自無可挾以爲恣睢之地。今日河南積習，祇曰民刁詐，不曰官貪庸，祇狃於愚民之抗官，不思所以致抗之由。惟在朝廷慎察大吏，力挽積習，寇亂之源，庶幾可弭。」是年秋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疏劾新授廣東巡撫黃贊湯貪詐，解其職。

六年，同文館議考選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館肄習天文算學，聘西人爲教習。倭仁謂根本之圖，在人心不在技藝，尤以西人教習爲不可，且謂必習天文算學，應求中國能精其法者，上疏請罷議。於是詔倭仁保薦，別設一館，卽由倭仁督率講求。復奏意中並無其人，不敢妄保。尋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倭仁屢疏懇辭，不允，因稱疾篤，乞休，命解兼職，仍在弘德殿行走。八年，疏言大婚典禮宜崇節儉，及武英殿災，復偕徐桐、翁同龢疏請勤修聖德，停罷一切工程，以弭災變，並嘉納之。十年，晉文華殿大學士，以疾再乞休。尋卒，贈太保，入祀賢良祠，諡文端。光緒八年，河南巡撫李鶴年奏建專祠於開封，允之。



初，曾國藩官京師，與倭仁、李棠階、吳廷棟、何桂珍、寶瑋講求宋儒之學。其後國藩出平大難，爲中興名臣冠；倭仁作帝師，正色不阿；棠階、廷棟亦卓然有以自見焉。倭仁著有遺書十三卷。子福咸，江蘇鹽法道，署安徽徽寧池太廣道，咸豐十年，殉難寧國，贈太僕寺卿，騎都尉世職；福裕，奉天府府尹。從子福潤，安徽巡撫。光緒二十六年，外國兵入京師，闔家死焉。

李棠階，字文園，河南河內人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五遷至侍讀。二十二年，督廣東學政，擢太常寺少卿。會巡撫黃恩，彤奏請予鄉試年老武生職銜，嚴旨責譴，棠階亦因違例送考，議降三級調用，遂引疾家居。文宗卽位，復日講，曾國藩薦棠階醇正堪備講官，召來京。既而日講中輟，棠階以病未赴。

咸豐三年，粵匪北犯，河北土寇蜂起，用尙書周祖培薦，命治河北團練。棠階聯絡村鎮，名曰「友助社」。賊踞溫縣東河灘柳林，四出焚掠，棠階督團練擊之，村民未習戰，且無火器，殺賊數十人，卒不敵。會山東巡撫李德率兵至，賊引去。賊自渡黃河，始知民間有備，稍稍牽緩。泊河北肅清，敝勞，加四品卿銜，賜花翎。

同治元年，詔起用舊臣，棠階應召至。上疏言：「用人行政，惟在治心。治心之要，莫先

克己。請於師保匡弼之餘，豫杜左右近習之漸。暇時進講通鑑、大學衍義諸書，以收物格意誠之效。」又言：「紀綱之飭，在於嚴明賞罰。凡朝廷通諭諸事，務飭疆臣實力奉行，庶中外情志可通，而禍亂可弭。」兩宮嘉納焉。授大理寺卿。先是兩江總督何桂清僨事遠治，部讞從重擬斬決，廷臣有右之者，言部臣有意畸重，仍從本律監候。棠階疏謂桂清貽誤封疆罪大，不當輕比，非公論。後桂清卒伏法。連擢禮部侍郎、左都御史，署戶部尚書。召對，言：「治天下惟在安民，安民必先察吏。今日之盜賊，即昔日之良民，皆地方有司貪虐激之成變。爲今日平亂計，非輕徭薄賦不能治本。然非擇大吏，則守令不得其人，亦終不能收令行禁止之效。」因極言河南亂事，及諸行省利病甚悉。命爲軍機大臣，具疏力辭，弗許。二年，授工部尚書。

三年，江寧克復，論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大憝旣平，上諭中外臣工以兢業交勉。棠階語恭親王及同直諸大臣，謂當設誠致行，久而不懈，勿徒以空言相文飾，王深然之。翼日召對，王反復陳君臣交儆之義，棠階與同僚繼言之，兩宮改容嘉納。尋調禮部尚書。太后命南書房、上書房諸臣纂輯前史事蹟，賜名治平寶鑑，命諸大臣進講。棠階因講漢文帝卻千里馬事，反復推言人主不宜有所嗜好，以啓窺伺之端。自是每進講必原本經義，極論史事，歸於實難陳善。四年，恭親王被劾退出軍機，棠階謂王有定難功，時方多故，不當輕棄親賢，入

對，力言王非有心之失。會悖、醇兩王亦奏言奕訢不可遽罷，乃復命入直。僧格林沁戰歿曹州，棠階以朝廷賞多罰少，疆臣每存藐玩，上疏極言其弊，於是有申飭直省督撫之諭。

棠階自入直樞廷，軍書旁午，一事稍有未安，輒憂形於色。積勞致疾，十一月，卒，年六十八。上震悼，遣員勒載治奠醴，賜金治喪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文清。

棠階初入翰林，即潛心理學，嘗手鈔湯斌遺書以自勗。會通程、朱、陸、王學說，無所偏主，要以克己復禮、身體實行爲歸。日記自省，畢生不懈。家故貧，既貴，儉約無改。嘗曰：「憂患者生之門。吾終身不敢忘忍饑待米時也！」

吳廷棟，字竹如，安徽霍山人。道光五年拔貢，授刑部七品小京官，洊遷郎中。廷棟少好宋儒之學，入官益植節厲行，蹇蹇自靖。咸豐二年，京察一等。時侍郎書元兼崇文門副監督，獲販私釀者三十六人，承審者以漏稅擬滿杖。已而覆訊得書元家人詐贓狀，部臣據以入奏。文宗疑書元孤立，降旨切責，會廷棟召對，上詢是獄。廷棟從容敷奏，且詳陳治道之要，言利之害，君子小人之辨，上首肯，獄竟得解。因詢廷棟讀何書，廷棟以程、朱對。上曰：「學程、朱者每多迂拘。」對曰：「此不善學之過。程、朱以明德爲體，新民爲用，天下未有有體而無用者。皇上讀書窮理，以裕知人之識，清心寡欲，以養坐照之明。寤寐求賢，內

外得人，天下何憂不治？」上聽之。

尋出爲直隸河間知府。粵匪北犯畿輔，廷棟練民兵巡防，民倚以爲固。內閣學士勝保督師至河間，責供張甚急，知縣王烜迫於應付，自刎不殊。廷棟詣大營陳其事，勝保矍然，飭部下聽命。連擢永定河道、直隸按察使。以河間京師門戶，廷棟善守禦，得民心，仍留知府任。四年，軍事定，乃之按察使任。六年，遷山東布政使。時部臣奏請畿內賦稅兼收大錢鈔票各三成，上下交病，總督譚廷襄不敢言。會廷棟入覲，面奏：「大錢鈔票實不流通。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，必先信於民方能久。今條科太多，朝夕更改，國家先不能自信，何以取信於民？」上首肯者再。既而廷襄入朝，遂奏罷前議。山東吏治久窳，廷棟獎廉懲貪。方議海口立局收貨捐，持不可。八年，坐奏銷遲誤，降補直隸按察使。十一年，復調山東。同治二年，入爲大理寺卿，尋擢刑部侍郎。

三年，江南平，廷棟上疏，略曰：「萬方之治亂在朝政，百工之敬肆視君心。事不貴文，貴其實；下不從令，從所好。夫治亂決於敬肆，敬肆根於喜懼。自古功成志遂，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，宦寺有乘其喜而貢諂媚者矣，左右有乘其喜而肆蒙蔽者矣，容悅之臣有因此而工諛佞者矣，屏逐之奸有因此而巧資緣者矣。諂媚貢則柄暗竊，蒙蔽肆則權下移，諛佞工則主志惑，資緣巧則宵小升。於是受蠱惑，塞聰明，遠老成，惡忠鯁。從前戒懼之

念，一喜敗之；此後修縱之行，一喜開之。方且矜予智，樂莫違，逞獨斷，快從欲，一人肆於上，羣小扇於下，流毒蒼生，貽禍社稷，稽諸史冊，後先一轍。推原其端，祇一念由喜入驕而已。軍興以來，十數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，卽倡亂之奸民，何一非朝廷赤子？大兵所加，盡被誅夷。皇太后、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心，必有哀矜不忍喜者。況旗兵乏食，根本空虛，新疆缺餉，邊陲搖動。兼之強鄰逼處，邪教肆行，豈惟不可喜，而實屬可懼。假使萬幾之餘，或有一念之肆，臣工效之，視彰瘡爲故事，輕告戒爲具文，積習相沿，工爲粉飾，將仍成爲叢脞怠荒之局矣。是非堅定刻苦，持之以恆，積數十年恭儉憂勤，有未易培國脈復元氣者。夫上行必下效，內治則外安，而其道莫大於敬，其幾必始於懼。懼天命無常，則不敢恃天；懼民魯可畏，則不敢玩民。懼者敬之始，敬者懼之終。大智愈明，神武愈彰，紹祖宗富有之大業，開子孫無疆之丕基，是皆由皇心之懼始而敬成也。易曰：『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，懼以終始，其要無咎。』詩曰：『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！』可弗以爲永鑒歟？疏上，優詔嘉納，命存其疏於弘德殿以備省覽。皇太后召對時，諭曰：『皇帝沖齡踐阼，國家大事，汝宜直言無隱，以無負先帝知遇。』廷棟感激涕出。五年，以衰病乞休，許之，歸寓江寧。十二年，卒，年八十一。遺疏入，詔褒其廉靜自持，賜卹如例。直隸、山東皆祀名宦祠。

廷棟學以不欺爲本。官臬司時，畿輔連有逆倫獄，總督慮一月頻入奏干上怒，廷棟

曰：「此吾儕不能教化之過，待罪不暇，敢欺飾耶？」及去官，僑居清貧，不受餽遺。著有拙修集十卷。

論曰：倭仁晚爲兩宮所敬禮，際會中興，輔導沖主，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間，當時舉朝嚴憚，風氣賴以維持。惟未達世變，於自強要政，鄙夷不屑言，後轉爲異論者所藉口。李棠階、吳廷棟正色立朝，不負所學，翕然笙磬同音，而棠階尤平實持大體，可謂體用兼備矣。

092-662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二

## 列傳一百七十九

賽尙阿 訥爾經額

賽尙阿，字鶴汀，阿魯特氏，蒙古正藍旗人。嘉慶二十一年繙譯舉人，授理藩院筆帖式，充軍機章京。宣宗命樞臣甄別所屬，賽尙阿列一等，予優敘。洵遷郎中。道光十一年，擢內閣侍讀學士，偕將軍富俊按吉林將軍福克精阿剋扣兵餉，得實，劾罷之。予頭等侍衛，充哈密辦事大臣，擢內閣學士。丁父憂回旗，留京，遷理藩院侍郎，兼副都統，調工部。迭赴盛京、廣東、察哈爾按事。十五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。調戶部，擢理藩院尙書，兼都統，調工部。

二十一年，海疆戒嚴，詔赴天津、山海關勘築礮臺，復偕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查閱海口。二十二年，命爲欽差大臣，赴天津治防。和議成，撤防回京。初，京師添設槍隊，命賽尙阿



偕左都御史恩桂司訓練。至是上閱武，槍隊獨整，嘉其督率有方，賜花翎。二十四年，命覆訊通州民婦康王氏，勸斃親姑獄，白其冤，論坊官逼供罪如律。調戶部尚書，赴江南查閱江防善後事宜。三十年，兼步軍統領，協辦大學士。咸豐元年，拜文華殿大學士，管理戶部。

時廣西匪亂方熾，巡撫周天爵、提督向榮會剿，不能制賊，起用林則徐，未至，道卒。李星沅督師，諸將不用命，亦無功。文宗深憂之，以賽尚阿親信近臣，命爲欽差大臣，赴湖南防堵，將以代星沅也，特賜遏必隆刀，給庫帑二百萬兩備軍餉。副都統巴清德、達洪阿率涼軍隨行，姚瑩、嚴正基參軍事，又調湖南在籍知縣江忠源赴營。未幾，星沅卒於軍，趣賽尚阿馳往督師，授內大臣。六月，至廣西，疏陳汰兵勇，明紀律，購間諜，散脅從，斷接濟五事，詔嘉其能通籌全局。

周天爵與向榮不協，解其任，以鄒鳴鶴代之。又疏陳賊勢，略言：「粵西股匪繁多，馮雲山、洪秀全、凌十八等俱奉天主教，凶狠稱最，來往於金田、東鄉、廟旺、中坪，官兵壁上環觀，有無可如何之勢。宜先用全力攻剿大股，一經得手，則分兵剿辦，方免顧此失彼之虞。省垣兵少，暫居中調遣，分派巴清德、達洪阿進剿。」於是向榮連破賊於中坪及桂平新墟。烏蘭泰設伏，殲賊甚衆。賊竄踞紫荊山，以新墟、雙髻隘爲門戶。達洪阿、烏蘭泰攻雙髻，燬其巢，賊自焚新墟而逸。官軍失利，遂陷永安州，賽尚阿坐失機，降四級留任。

詔責諸軍併力進攻，水竇爲永安要隘，烏蘭泰攻拔之，乃合圍。向榮任北路，烏蘭泰任南路。永安城小而堅，環攻四閱月不能下，嚴詔趣戰。二年正月，賽尙阿親往督之，用向榮策，缺城北一隅不置兵，縱其出，因而擊之。烏蘭泰爭之不得，素與榮不協，至是益相水火。二月，賊果由此路突出，官軍不能禦，僅獲洪大全，檻送京師，以收復永安上聞，而賊遽犯桂林，向榮走間道入城守禦，烏蘭泰尾追至將軍橋，猝被礮傷，旋殞於軍，總兵長瑞、長壽、董光甲、邵鶴齡亦戰歿。賽尙阿自請治罪，詔責戴罪以圖補救，命兩廣總督徐廣縉率師赴援。

賊見桂林守具已完，援師漸集，解圍北竄，連陷興安、全州。賽尙阿始入駐省城，遣提督余萬清、總兵劉長清進攻全州。江忠源破賊於蓑衣渡，斃悍賊馮雲山。賊遂入湖南，連陷道州、江華、永明、嘉禾、藍山、桂陽，賽尙阿尾之，抵衡陽。賊由郴州分竄醴陵、攸縣，尋犯長沙，勢益鴟張。湖南巡撫羅繞典以聞，文宗震怒，詔斥賽尙阿調度無方，號令不明，賞罰失當，以致勞師糜餉，日久無功，褫職逮京治罪。命大學士等會鞠，賽尙阿伏地流涕，自言不忍殺人辜負聖恩，論大辟，籍其家，三子並褫職。未幾，釋出獄，發往直隸，交訥爾經額差遣，調京隨辦巡防。五年，遣戍軍臺，尋釋之，命練察哈爾蒙古兵。十年，回京，總統左翼巡城事宜，予侍郎銜，授正紅旗蒙古副都統。以病免。光緒元年，卒。子崇綺，自有傳。

訥爾經額，字近堂，費莫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嘉慶八年繙譯進士，授妃園寢禮部主事，調工部，洊升郎中。道光元年，出爲山東兗沂曹道，遷湖南按察使，丁憂去職。三年，起署山東按察使，尋實授。承鞠教匪馬進忠獄得實，賜花翎，就遷布政使。六年，擢漕運總督。九年，調山東巡撫。十二年，擢湖廣總督。十六年，湖南新寧瑤生藍正樽習教傳徒，聚衆數千，攻武岡州城，爲官兵擊退。捕獲黨羽，而正樽逃逸，詔責訥爾經額嚴緝，久不獲，革職留任。十七年，京察考績，詔斥訥爾經額玩泄無能，降湖南巡撫，限一年捕正樽。尋以正樽已被鄉勇毆斃，奏下繼任總督林則徐確查虛實，則徐疏言鄉勇毆斃三賊，有正樽在內，以衣物爲證，詔斥衣物出於事後呈驗，不足信，擬訥爾經額職，予三等侍衛，充駐藏辦事大臣。逾年，晉頭等侍衛，調西寧辦事大臣。二十年，擢熱河都統。俄授陝甘總督，未之任，命署直隸總督，尋實授。

二十一年，英吉利兵船遊弋秦王島，命訥爾經額移駐天津籌防，加太子太保。時漸多事，財政支絀，疆臣猶因襲承平舊制，憚於興革。廷議興屯墾及畿輔水利，訥爾經額疏言：「屯田不能行於畿輔，先朝試行水利，屢興屢廢。良由南北異宜，民多未便。」寢其議。又言官請長蘆懸岸鹽額如河南、山東，改歸官辦。訥爾經額言：「懸岸由於私充引滯，但使梟販

敘述，民販亦可持久，諸商不招自至。不必務官辦之虛名，徒事更張，無裨實用。」咸豐二年，以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，尋拜文淵閣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

三年，粵匪既踞江寧，分黨由安徽入河南，歸德、睢州、寧陵、蘭封相繼陷，河南巡撫陸應穀敗績。賊窺開封，命訥爾經額防守大名，遏賊北竄。令總兵花里雅遜布屯延津防河，雙祿守彰德爲後繼，而賊會林鳳祥、李開芳已自汜水渡河，陷溫縣，犯懷慶。訥爾經額檄總兵董占元赴援，自駐臨洛關，請增調盛京、吉林步騎。詔授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，節制河南、北諸軍。賊圍懷慶久，知府余炳燾率紳民固守，賊周樹木柵爲久困計。援軍四集，惟都統勝保、將軍托明阿軍戰最力，花里雅遜布、董占元等隔丹水駐軍，畏賊不敢進。勝保屢以爲言，詔促訥爾經額進師夾擊，並防賊竄入山西，乃進駐清化鎮。八月，諸軍五路合擊，破賊柵，賊大潰，圍乃解。文宗大悅，賜訥爾經額雙眼花翎、黃馬褂，賚擢諸將有差。

賊之敗竄也，諸軍以久戰疲罷，未能力追，山西兵多調援，設防不密。賊遂由濟源入太行山，連陷垣曲、陽城、曲沃，犯平陽府，擾及洪洞，並失守。追軍皆落後，惟勝保先進，戰於平陽，挫之。繞前扼賊北路，賊乃東趨。訥爾經額回駐臨洛關，素不知兵，束手無措。或告潞城、黎城間有孔道，循太行東出武安，密邇臨洛，然險隘可扼。訥爾經額以非直隸轄境，咨山西巡撫守禦。旣而賊果破黎、潞，猶謂賊不能遽至。忽有冒欽差大臣旗幟貴州縣張

者，蓋賊之前驅已出山矣。俄而虜至，官軍出不意，驚潰，訥爾經額以數十人走保廣平府，關防、令箭、軍書、資械委棄皆盡。事聞，褫職，留於直隸隨同辦理軍務。賊遂大熾，畿輔半被蹂躪，京師震動。命惠親王蘇愉爲大將軍，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副之，勝保督師前敵追剿。於是逮訥爾經額下獄，論斬監候。逾年始殄賊，先後擒首逆林鳳祥、李開芳伏誅，畿輔肅清。赦訥爾經額出獄，遣戍軍臺。逾年釋回，予六品頂戴，命守嘉陵。尋以四品京堂候補。七年卒。子蘊秀、衍秀，並官內閣學士。

論曰：清沿故事，有大軍事，輒以滿洲重臣督師。乾、嘉時，如阿桂、福康安、勒保、額勒登保等，皆胸有韜略，功在旂常。道光以來，惟長齡平定回疆，差堪繼武。其後禧恩之征瑤，奕山、奕經之防海，或以驕侈召謗，或以輕率債事。至粵匪初起，李星沅不勝任，易以賽尚阿，馭將無方，遂致寇不可制。訥爾經額庸懦同之，畿甸震驚，自是朝廷始知其弊。惟僧格林沁猶以勳望膺其任，不復輕以中樞閣部出任師干，卽有時親藩遙領，亦居其名不行其實。蓋人材時會使然，固不可與國初入關時並論也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三

## 列傳一百八十

李星沅 周天爵 勞崇光

李星沅，字石梧，湖南湘陰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五年，督廣東學政。粵士多健訟，檄通省籍諸生之干訟者，牒報誦治之，士風以肅。任滿，授陝西漢中知府，歷河南糧道，陝西、四川、江蘇按察使。在川、陝嚴治刀匪、嘯匪，屢擒其魁置之法。遷江西布政使，調江蘇。二十二年，擢陝西巡撫，署陝甘總督。二十五年，調江蘇巡撫。二十六年，擢雲貴總督，兼署雲南巡撫。

先是，永昌回亂，迤西道羅天池濫殺，不分良莠，衆回益擾。總督賀長齡、提督張必祿急於主撫，降者輒復叛。至是，緬寧匪首馬國海被剿亡走，潛結雲州回馬登霄、海連升等復起事，迤西大震。星沅追論肇亂之由，長齡、天池等並獲譴。二十七年，遣兵進剿，解散被

脅回來，首逆就殲，餘匪肅清。詔嘉其功，加太子太保銜，賜花翎。尋調兩江總督。

星沅未第時，客陶澍幕中，爲掌章奏。又歷官江南，習於鹽、漕、河諸利弊。時度支告匱，廷臣主南漕改徵折色解部，於北省採買。星沅謂折多徵收不易，折少採買不敷。穀賤銀貴，民間展轉虧折。且州縣藉端浮勒，胥吏高下其手，防之皆難。迭疏論列，議遂寢。

淮鹽自陶澍整頓之後，歷年又多積欠。星沅疏陳引鹽壅積、課款支絀情形：「揆厥所由，官以畏難而因仍，商以畏難而取巧。成本增於雜費，行銷滯於售私。年復一年，幾同痼疾。先當以內清場私，外敵鄰私，爲急則治標之計。本年回空糧私，奏請查禁。其川私、粵私、潞私、浙私，均咨行堵緝。又引船夾帶，爲害最鉅，扼要搜查，於揚州仙女廟及江寧下關緝獲百餘萬斤，提省審辦。他如慎出納，提緩課，派懸引，刪繁文，配運殘引，提售新鹽，裁浮巡費，禁捏報淹銷，酌議章程八條，以圖整理。」疏入，下部議行。

舊制，總督兼管河務，自道光二十二年後停止，至是復命兼管。會兼署河督，疏請嚴禁應員聚處清江，飭各歸工次。奏籌外海水師事宜，曰：「磨厲人才，曰變通營巡，曰覈實會哨，曰扼要堵緝，曰配兵足數，又請添造戰船，勸捐給獎，並允行。」俄羅斯通商舊由陸路，忽有商船至上海，執約拒之。在任兩年，宣宗甚加倚任。因久病，請解職回籍，允之。

三十年，宣宗崩，赴京謁梓宮，復以母老陳請歸養。會廣西匪亂方熾，起林則徐督師，

卒於途，命星沅代爲欽差大臣。是年十二月，抵廣西，駐柳州。時左右江匪氛蔓延，諸賊尤以桂平金田洪秀全爲最悍。巡撫鄭祖琛、提督閔正鳳皆以貽誤黜去，周天爵、向榮繼爲巡撫、提督。二人者並有重名，負意氣，議輒相左，星沅調和之，仍不協，軍事多牽掣。咸豐元年春，向榮進剿，賊由大黃江、牛排嶺竄新墟、紫荊山。星沅檄總兵秦定三、李能臣率黔、黔兵追躡，賊復竄武宣。榮、天爵各進擊，賊踞東鄉，兩軍攻之不克。星沅以事權不一，奏請特簡總統將軍督剿，詔斥其推諉。尋命大學士賽尚阿率總兵達洪阿、都統巴清德赴湖南防堵，將以代之。賽尚阿至湖南，遂授欽差大臣，赴廣西督師，命星沅回湖南治防。四月，星沅力疾赴武宣前敵督戰，至則已憊甚，數日卒於軍。遺疏言：「賊不能平，不忠；養不能終，不孝。歿後斂以常服，用彰臣咎。」文宗覽而哀之，依總督例賜卹，賜金治喪，存問其母，子二人命俟服闋引見，諡文恭。子桓，官至江西布政使。

周天爵，字敬修，山東東阿人。嘉慶十六年進士，歸班銓選。道光四年，授安徽懷遠知縣，調阜陽。天爵少以堅苦自立，篤信王守仁之學。及爲令，盡心民事，廉介絕俗。皖北盜賊橫恣，與胥吏通，天爵極刑痛懲之。有劾其殘酷者，總督蔣攸銛奏言：「天爵愛民如子，嫉惡如仇，古良吏也。」由是受宣宗之知，諭曰：「不避嫌怨之員，最爲難得，小過可宥之。」連擢



宿州知州、廬州知府、廬鳳潁泗道。所至捕盜魁，無漏網者。十五年，擢江西按察使，仍調安徽，遷陝西布政使。

十七年，署漕運總督，尋實授。時漕務積弊，運丁水手尤恣悍，特用天爵嚴馭之，劾衛官十二員以儆衆，詔褒勉之。

十八年，調署湖廣總督，尋授河南巡撫，擢閩浙總督，皆未行，調授湖廣總督。漢口鎮爲商船所聚，苦盜。川匪充鉛船水手，每行劫殺人，陝、楚交界奸徒掠販婦女，並爲民害。天爵捕治如律，劾失察有司及承審縱延者，悉褫其職。荊州沿江舊於冬季委員巡緝盜賊，天爵謂屬具文，罷之；遴幹吏暗偵，與地方官掩捕，以獲盜多寡定功過。襄陽匪徒傳習牛八邪教，又有天主、十字各教，捕誅數十人。每有疏陳，宣宗輒手詔褒嘉。連年水災，濱江、濱漢隄垸多壞，疏請依治黃河法，遇險立挑壩，並以草護隄，飭治河州縣，有大工解任專治，立限保工，限內失事者罰，紳董亦如之；漢水多灣曲，立磚石斗門以備蓄洩，並如議行。

天爵馭吏嚴，多怨者。二十年，已革大冶知縣孔廣義揭訐多款，天爵置不問。事上聞，嚴斥之，議革職留任。尋言官劾天爵酷刑，與廣義言略同，命侍郎麟魁、吳其濬往按，得天爵信任候補知縣楚鏞用非刑，外委黃雲邦誣執良民諸狀，上震怒，褫天爵職，戍伊犁。二十一年，命赴廣東交靖逆將軍奕山差遣，尋免罪，留粵効力。二十二年，予四品頂戴，以

知府候補，調江蘇辦理清江防務。海防事竣，留治淮、揚善後事宜，尋予二品頂戴，署漕運總督，兼署南河總督。二十三年，因濫刑及失察漕書私鑄關防，連被吏議，疏請去職，命以二品頂戴休致。

久之，廣西賊起，日益熾。文宗御極，求知兵大臣，尙書杜受田以天爵對，遂起廣西巡撫，借欽差大臣李星沅辦賊。咸豐元年春，親率兵與向榮會剿金田匪洪秀全等。賊竄武宣、東鄉，合擊於東嶺村，力戰，兵有退者，天爵手刃之，援桴鼓而前，賊始却。時懷集、賀縣及都康、下雷土司，凌雲、東蘭、橫州、博白並有匪踞，檄各屬力行團練，合力防剿。詔加天爵總督銜，專辦軍務，以布政使勞崇光攝巡撫事。天爵年近八旬，每戰親臨前敵，惟與李星沅、向榮皆不協。星沅既疏請特簡總統督師，尋病歿，命天爵暫署欽差大臣。賊由武宣竄象州，詔斥天爵等相持日久，不能制賊，擬總督銜，解軍務，回省暫署巡撫。洎賽尙阿至軍，議復不合，自陳衰病，詔命來京。既至，連召對十一次，極言軍事，文宗爲之動容，然方倚賽尙阿，亦未盡用其言。

二年，粵匪擾及兩湖，天爵僑居宿州，命偕安徽巡撫蔣文慶治防務。三年，疏陳廬、鳳爲江淮要區，赴正陽關撫舊捻，張鳳山等一千二百人用之，請江蘇、山東、安徽、河南舉行團練。未幾，安慶陷，文慶死之。命天爵署安徽巡撫，尋實授。江寧亦陷，天爵請扼黃河杜賊

北竄，辭巡撫專任兵事。命以兵部侍郎銜督師剿宿州、懷遠、蒙城、靈璧捻匪。北路漸清，進規廬、鳳，擒定遠捻首陸遐齡，散其衆四千餘，被褒賚。疏論廬州知府胡元煒劣迹，請革職逮治，巡撫李嘉端置不問。元煒通賊內應，廬州陷，江忠源死之。粵匪踞臨淮關，天爵外過來賊，內清土匪，孤軍支柱。方奉命往援廬州，以疾卒於軍。

上震悼，詔嘉其秉性忠直，勇敢有爲，心地品行迥超流俗，追贈尙書銜，依贈官賜卹，特諡文忠，不由內閣擬上，擢其子光碧都司，賜光岳舉人。

勞崇光，字辛亥，湖南善化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二十一年，出爲山西平陽知府。調太原，擢冀寧道，遷廣西按察使。

二十八年，奉使赴越南冊封。事竣入關，值匪亂，駐思恩、南寧，督軍進剿。二十九年，遷湖北布政使，未行而湖南賊李沅發起新寧，仍留廣西治防。沅發平，敍功賜花翎。三十年，就授廣西布政使。慶遠賊竄武緣、賓州，崇光偕提督向榮會剿。擒賊首陳勝，又平上林、遷江竄匪，設方略解散匪黨凡數十起。撫張家祥收隸部下，改名國樑，後以戰功顯。尋署巡撫，副將伊克坦布戰歿於桂平，檄總兵周鳳岐赴援。時命李星沅督師，周天爵爲巡撫專治軍。崇光仍攝巡撫事，會辦軍務。

咸豐元年，大學士賽尚阿代星沅，而鄒鳴鶴繼爲巡撫，崇光會辦如故，平西、林、博白、懷集竄賊。廣東賊顏品瑤擾南寧、太平，崇光駐兵南邕，與廣東軍合擊，屢戰皆捷，品瑤就殲，又平貴縣賊，被優敘。偕左江鎮總兵谷韞燦、平白山賊，舉行南、太、泗、鎮四府團練，殲顏品瑤餘黨於靈山，加頭品頂戴。二年，駐梧州，會廣東軍剿艇匪。尋金田賊洪秀全等永安突圍出犯桂林，命崇光回援，至則賊已北竄，連陷興安、全州，偕總兵和春追擊之，賊遂入湖南。會雲貴總督吳文鎔疏稱崇光有膽略血性，請重其事權，就擢巡撫。上疏略曰：「桂林雖解圍，賊氛不遠，羣情尙復驚疑，增兵置防，皆非倉卒能辦。惟就現有兵力布置，省標調赴各處者，次第撤回，駐防城內，遴選練丁分扼城外要隘。激勵團練以作民氣，招撫流亡以復民力，訓練兵勇以肅軍紀，搜緝土匪以靖內奸。各屬游匪、土匪不時蠢動，額兵不敷分撥，鼓舞團練，以資捍衛而備援剿。」

時賽尚阿既黜，崇光專任廣西軍務，詔以匪雖已出粵境，舊巢穴，慮渠魁踞之爲回竄地步，責以搜捕黨羽。三年，洪秀全等既踞江寧，分黨北犯中原。兵事日棘，朝廷不暇顧及邊遠，廣西伏莽時起，旋滅旋萌，餉絀兵單，惟恃團練，不能大創賊。崇光且剿且撫，支柱數載。泊英人踞廣州後，廣東賊氛復熾。艇匪竄擾廣西，潯州、柳州、慶遠、梧州、南寧相繼陷。近地土匪益起，屢逼桂林。軍中多降將，心皆叵測。崇光乞師於湖南，七年，駱秉章

令蔣益澧率湘軍赴援，屢破賊，復興安、靈川，入屯省城，乃誅反側，易守軍，桂林始安。八年，奏留益澧在廣西剿賊，連擊艇匪於平樂、公渡、五塘，大破之，斬馘萬餘，由是艇匪始衰，慶遠、柳州相繼復。

九年，調廣東巡撫，兼署兩廣總督。英軍猶踞省城，前任總督黃宗漢、巡撫耆齡等，皆駐外縣不敢入。崇光至，坦然入城，與敵軍狎居。尋實授總督，迭遣將禦湖南、江西竄匪，擊走之。本境土寇時起，皆不久撲滅。與廣西軍會剿艇匪，梧州、潯州賊匪漸清。至十一年，英法聯軍犯京師，和議成，廣州敵軍始退。同治元年，以失察都司陶昌培、知縣許慶鎔營私納賄，降三級調用，命仍以一品頂戴赴貴州按事。前巡撫耆齡、御史華祝三復劾崇光任用非人，調度乖方，詔命自陳，下署總督吳端書、提督崑壽察按，得免議。

尋授雲貴總督。雲南自總督潘鐸被戕，巡撫徐之銘結回會以自保，張凱嵩繼署總督，久不至，以規避黜，命崇光代之。崇光至貴州，會粵匪石達開餘黨陷綏陽，督兵擊走之，遂駐貴陽。三年春，土匪、苗匪屢來犯，偕巡撫張亮基勸兵固守，賊敗退。時雲南叛回猶雜處省城，議者皆言不可遽往。崇光逕行，軍民父老喜，迎於郊，回衆始稍斂。逆首馬榮、馬連升踞曲靖爲巢穴。崇光知候補道岑毓英、降回總兵馬如龍可用，四年春，令參將馮世興與二人合師攻克曲靖，擒榮、連升等斬以徇，遂收馬龍、尋甸、迤東肅清，遣提督趙德光克平江外

賊巢，復廣順，進克貴州，黔西大定。五年，復普洱及思茅，雲南軍事漸利。

六年，卒，優詔賜卹。嘉其「沉毅有爲，歷官兩廣，雲貴，皆不避艱險，俾地方日有起色」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文毅。廣西請建專祠，雲、貴祀名宦祠。

論曰：粵匪之起也，始由疆臣玩誤，繼復將帥不和。李星沅、周天爵皆素以忠勤著，文宗採時譽而付以重任，於軍事皆不得要領。及易以賽尚阿，而敗壞益甚，虎兇出柙，遂不可制矣。勞崇光久在兵間，洪秀全北竄後已不顧舊巢，然伏莽四起，終賴湘軍之力，數年而後克定；其於廣東、雲南皆受事於萬難措置之時，履虎不啞，權略有足稱焉。

092-678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四

## 列傳一百八十一

徐廣縉 葉名琛 黃宗漢

徐廣縉，字仲升，河南鹿邑人。嘉慶二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。道光十三年，出爲陝西榆林知府，歷安徽寧池太道、江西督糧道、福建按察使。擢順天府尹，尋出爲四川布政使。丁母憂，服闋，補江寧布政使。二十六年，擢雲南巡撫，調廣東。二十八年，擢兩廣總督，兼通商大臣。

自江寧定約五口通商，許廣州省城設立棧房，領事入城，以平禮相待。粵民堅執洋人不准入城舊制，聚衆以抗，官不能解。總督耆英既與英人議緩俟二年之後，尋內召，廣縉繼任。會黃竹岐鄉民毆殺英人六，領事德庇時要挾賠償保護，廣縉治殺人者罪，而拒其非理之求，戒諭人民毋暴動，事得解。德庇時回國，文翰代爲領事，初至請謁。廣縉赴虎門



閱礮臺，延見之，遂登其舟，示以坦白。二十九年，文翰以兩年入城之期已屆，要踐約，廣縉諭以耆英所許，乃姑爲權宜之計，民情憤激，衆怒難犯，非官所能禁止。文翰則堅持成約，且以他省入城相詰難，揚言將駕兵船至天津訴諸京師，相持不下。

廣縉疏聞，自請嚴議。密詔許暫入城一次，以踐前言，不得習以爲常。廣縉復疏言：「入城萬不可行。廣東民情剽悍，與閩、浙、江蘇不同。阻其入城而有事，則衆志成城，尙有爪牙之可恃，許其入城而有事，則人心瓦解，必至內外之交訐。明知有害無利，詎敢輕於一試。」卒堅拒之。英人乃集兵船三於香港，放小艇至海口各港測水探路，示恫喝。廣縉增兵守諸礮臺及要隘，嚴備以待。時民團號十萬，聲勢甚張。華商會議暫停各國貿易，密告美、法兩國領事，啓覈實由英人。於是諸洋商慮受擾累，將以損失歸領事負責。士紳聯名致文翰，爲反覆陳利害甚切。文翰內受牽制，乃罷入城之議，乞照舊通商。與要約，停市開市皆非由官令，不進城卽通商，後有反覆，仍行停止。事既定，廣縉疏聞，宣宗大悅。詔曰：「洋務之興，將十年矣。沿海擾累，糜餉勞師。近雖略臻安謐，而馭之之法，剛柔未得其平，流弊因而愈出。朕恐瀕海居民或遭蹂躪，一切隱忍待之。昨英會復伸入城之請，徐廣縉等悉心措置，動合機宜。入城議寢，依舊通商。不折一兵，不發一矢，中外綏靖，可以久安，實深嘉悅。」於是錫封廣縉一等子爵，賜雙眼花翎。是役商民一心，尤得紳士許祥光、伍崇曜之力爲

多，二人並被優擢。逾數月，文翰復言國王以進城未能如約，爲人所輕，似覺赧顏，請爲轉奏，廣縉以罷議進城之後貿易始復，豈可再申前說，拒之。三十年，文翰又遺書大學士穆彰阿、耆英，遣人至上海、天津投遞。文翰尋自赴上海，欲有所陳請，先後却之，乃回香港，蓋覬覦未已也。

時兩廣盜賊蜂起，以廣西金田洪秀全爲最悍。巡撫鄭祖琛柔懦縱賊，廣縉疏劾其養癰貽患，罷之。廣東韶州、廉州匪亦蔓延，廣縉遣軍扼梧州、肇慶。詔廣縉赴廣西剿辦，尋起林則徐督師，命廣縉剿捕廣東游匪。咸豐元年，出駐高州。匪首凌十八、陳二、吳三、何茗科踞羅鏡圩及信宜，與洪秀全聲勢相倚。廣縉遣兵進擊，殲吳三，追何茗科至貴縣擒之，又破廉州賊顏品瑤，擒李士青。二年春，乘勝進攻羅鏡圩，擒凌十八。捷聞，加太子太保。命馳赴梧州，而洪秀全大股已犯桂林，竄入湖南。賽尙阿以罪黜，授廣縉欽差大臣，署理湖廣總督。十月，至衡州，賊攻長沙甚急，駱秉章、張亮基力守，屢挫賊，乃下竄岳州。廣縉始抵長沙。未幾，岳州亦陷，直犯武昌。廣縉進駐岳州，而漢陽、武昌相繼陷。

詔斥廣縉遷延不進，調度失機，株守岳州，擁兵自衛，褫職逮問，籍其家，論大辟。三年夏，粵匪入河南境，釋廣縉，交巡撫陸應穀差遣，責令帶罪自効。率兵駐歸德，防剿捻匪有功。八年，命赴勝保軍營，尋予四品卿銜，留鳳陽從袁甲三剿捻匪。未幾，卒。

葉名琛，字崑臣，湖北漢陽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八年，出爲陝西興安知府。歷山西雁平道、江西鹽道、雲南按察使、湖南、甘肅、廣東布政使。二十八年，擢廣東巡撫。二十九年，英人欲踐入城之約，名琛偕總督徐廣縉堅執勿許，聯合民團，嚴爲戒備。華商自停貿易以制之，英人始寢前議。論功，封一等男爵，賜花翎。三十年，平英德土匪，被優敘。咸豐元年，殲羅鏡會匪吳三，加太子少保。二年，廣縉赴廣西督師，命名琛接辦羅鏡剿捕事宜，出駐高州。是年秋，羅鏡匪首凌十八就殲，加總督銜，署總督，赴南、韶一帶督剿。尋實授兩廣總督，兼通商大臣。

時廣東盜賊蠡起，四年，廣州羣匪擾及省城，遣將分路進剿，連戰皆捷。近省之佛山、龍門、從化、東莞、陽山、河源、增城、封川，韶州之海豐、開建，潮州之惠來，肇慶府城及德慶並陷，先後克復。隣省軍務方亟，糧餉器械多賴廣東接濟，名琛籌供無缺，益得時譽。五年，以總督協辦大學士。六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仍留總督任。

名琛性木彊，勤吏事，屬僚憚其威重。初以借徐廣縉拒英人入城被殊眷，因狃於前事，頗自負，好大言，遇中外交涉事，略書數字答之，或竟不答。會匪之逼廣州，或議借外國兵禦賊者，斥之退。匪既平，按察使沈葆輝功最多，列上官紳兵練出力者請獎，格不奏，兵練

皆解體。又嚴治通匪餘黨，或藉捕匪仇殺，從賊逃不敢歸，其黠者投香港，勸英人攻廣州。會水師千總巡河，遇划艇張英國旗，搜獲十三人，拔其旗。英領事巴夏禮索之不得，貽書名琛責問，謂捕匪當移取，不當擅執，毀旗尤非禮。名琛令送十三人於領事，不受，必欲併索千總，遂置之。未幾，遣通事來告：「越日月中不如約，即攻城。」至期，英兵果奪獵德、中流礮臺。名琛曰：「彼當自走。」令水師勿與戰，於是鳳皇山、海珠諸礮臺皆被踞，發礮擊省城，十月朔，毀城，既入復出。遣廣州知府往詰用兵之故，英人曰：「兩國官不晤，情不親，誤聽傳言，屢乖和好。請入城面議。」名琛勿許。請於城外會議，亦不許。兵練數萬來援，枕敵火器，不能力戰。民憤甚，焚英、法、美三國居室，凡昔十三行皆燼。英兵亦焚民居數千家，退泊大黃灣，各報其國。

英遣額羅金來粵，聚兵澳門、香港，貽書索償款。名琛以其言狂悖，不答。法、美兩國領事亦索賠償，且告英兵已決計攻城，願居間排解。名琛慮其合以脅我，亦不聽，且不設備。七年，英兵攻東莞，總兵董開慶與戰，軍潰。額羅金遣艇遞照會，名琛答以通商而外，概不能從。累疏言：「英國主厭兵，粵事皆額羅金等所爲。臣始終堅持，彼窮當自伏。」密詔戒勿輕視，猶信其事有把握，仍褒勉之。九月，英兵驟至，法、美兵皆從。將軍司道商戰守，名琛惟恃通事張雲同爲內應，待敵窮蹙。民間見其夷然不驚，事皆秘不宜示，轉疑其陽拒

陰撫，人心益渙。十一月，敵張榜城外，限二十四時破城，勸商民遷避。礮擊總督署，延燒市廛，城遂陷。巡撫柏貴檄紳士伍崇曜等議和，名琛猶持不許入城之議，夜避左都統署，英人大索得之，昇登舟。將軍、巡撫以聞，詔斥名琛剛愎自用，辦理乖謬，褫其職。英人遂踞省城，禁巡撫等官不得出，責以安民。民各集團練，設總局於佛山，相持數年。各國聯師赴天津，事乃益棘矣。

名琛既被虜，英人挾至印度孟加拉，居之鎮海樓上。猶時作書畫，自署曰「海上蘇武」，賦詩見志，日誦呂祖經不輟。九年，卒，乃歸其尸。粵人憾其誤國，爲之語曰：「不戰、不和、不守、不死、不降、不走，相臣度量，疆臣抱負，古之所無，今之罕有。」

黃宗漢，字壽臣，福建晉江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散館改兵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。歷員外郎、郎中，遷御史、給事中。二十五年，出爲廣東督糧道，調雷瓊道，歷山東、浙江按察使。咸豐初，巡撫吳文鎔、蔣宗漢可重用，遷甘肅布政使。二年，擢雲南巡撫，未之任，調浙江。值試辦海運，湖郡漕船淺滯，改留變價，虧銀三十餘萬兩，布政使椿壽情急自縊。宗漢疏請原米隨新漕運京，允之。

三年，粵匪犯江寧，調浙江兵二千名赴援。江寧尋陷，宗漢赴嘉興、湖州籌防，疏言不

可僅於本境盡疆而守。於是分兵赴江蘇、安徽境內協防，詔嘉其妥協。尋上海匪起陷城，請海運改於劉河受兌。時江南大營需餉甚鉅，宗漢貽書向榮，通盤籌算，請於江蘇、浙江、江西三省確定每月額數。榮據以上聞，文宗聽之。四年，特詔褒宗漢辦理防務、海運，及本境治匪、察吏，精詳無瞻顧，深堪嘉尚，特賜御書「忠勤正直」扁額，勉其慎終如始，以成一代良臣。

擢四川總督。給事中張修疏言：「宗漢治浙，布置合宜，未可更易。」詔不允。會因數月未奏事，降旨詢問，以疾爲言，詔斥之，議降三級調用，加恩降二品頂戴，仍留總督任。五年，馬邊夷匪爲亂，平之。遵旨遣松潘鎮總兵德恩以兵二千援荊州，又調兵四千赴貴州剿苗，並協餉十萬兩。六年，復因久無奏報，命將軍樂斌查奏，以痰疾聞，下部議降調，命來京另候簡用。補內閣學士，兼署刑部侍郎、順天府尹。

廣東軍事起，葉名琛被擄，授宗漢兩廣總督，兼通商大臣。時廣州爲英人所踞，巡撫柏貴在城中爲所脅制。民團四起，文宗因徐廣縉等前拒英人入城，賴紳民之力，欲復用之，命在籍侍郎羅惇衍、京卿龍元禧、給事中蘇廷魁治團練。惇衍等號召鄉團，得數萬人，戒期攻城，卒無功；又禁華人不得受雇爲洋人服役以困之。

八年春，各國遣人赴江蘇投書致京師大學士訴粵事，請遣大臣至上海會議，且言逾期

即赴天津。詔仍回廣東候宗漢查辦，而英、俄兩國兵船已泊吳淞。宗漢過江蘇，總督何桂清堅留在上海開議，宗漢不可，遽去，取道浙、閩，調兵不可得。及至廣東，敵兵已犯天津。宗漢駐惠州，惟恃聯絡民團，出示空言激勵，爲英人所禁格，不能徧及。既而天津和約成，俟償款六百萬兩分年交畢，始退出廣州，粵民愈憤。英領事宣布和議，新安鎮鄉勇殺其張示者數人，遂發兵陷新安。民團大舉攻城，初勝終挫，懸賞格購洋官首，亦僅時伺隱僻，有所殺傷而已。宗漢外怵強敵，內畏民岳，不能有所措施。泊大學士桂良等至上海議稅則及換約事宜，將與商交還廣州，向宗漢詢近狀，輒不答。而英人以既議和，民團復相仇殺，來相詰問，且揭團紳告示載諭旨有異，必欲去宗漢及三團紳。桂良等疏聞，詔責宗漢捕僞造諭旨之人，罷其通商大臣，改授何桂清。英使額羅金猶不愜，遽率艦赴廣東。九年，遂復有天津之役。

尋調宗漢四川總督，召至京，改以侍郎候補。十年，署吏部侍郎，尋實授。四川京官呈請飭赴四川督辦團練，不許。

宗漢與載垣、端華、肅順等交結。十一年，穆宗卽位，載垣等獲罪。少詹事許彭壽疏劾宗漢與陳孚恩、劉崑並黨肅順等，蹤迹最密。詔曰：黃宗漢本年春赴熱河，危詞力阻迴鑾。迨皇考梓宮將回京，又以京城可慮，徧告於人，希冀阻止。其意存迎合載垣等，衆所共知。

聲名品行如此，若任其濫廁卿貳，何以表率屬僚？革職永不敘用，以爲大僚輒媚者戒。」並追奪前賜御書「忠勤正直」扁額。同治三年卒。

論曰：當道、戚之間，海禁大開，然昧於外情，朝野一也。粵民身創夷患之深，目擊國威之墮，憤懼交乘，遂因拒入城一事，釀成大釁。朝廷誤信民氣可用，而不知虛聲之不足恃也。徐廣縉操縱有術，倖安一時，葉名琛狂於前事，驕復致敗，宜哉。黃宗漢依違貽誤，終以依附權要被譴。廣縉在粵東剿平羅鏡匪有功，及代賽尙阿督師，軍事已壞，旁皇失措，咎無可辭焉。



092-688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五

## 列傳一百八十二

常大淳

雙福

王錦繡

常祿

王壽同

蔣文慶

陶恩培

多山

吉爾杭阿

劉存厚

綢闊

周兆熊

羅遵殿

王友端

繆梓

徐有壬

王有齡

常大淳，字蘭陔，湖南衡陽人。道光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。湖南鎮筧兵變，戕營官，鎮道莫敢誰何，大淳疏劾之。出爲福建督糧道，署按察使。晉江縣獲洋盜三百八十餘人，總督欲駢誅之，大淳力爭，全活脅從者近三百人。司獄囚滿，大淳曰：「囚不皆死罪，獄無隙地，疫作且死。」乃分別定擬遣釋，囹圄一清。歷浙江鹽運使、安徽按察使。母憂歸，服闋，授湖北按察使，遷陝西、湖北布政使。三十年，擢浙江巡撫。

咸豐元年，海盜布興肆擾，疏劾黃巖、溫州、乍浦三鎮總兵應調遲延，親赴寧波，與提

督會剿，降其渠，凡五月事定。二年，調湖北。粵匪犯長沙，土匪蜂起，或議停文武鄉試，大淳不可，終事無譴。尋調山西，未行，時總督程喬采駐防湖南，失機獲罪，徐廣縉代之，駐湖南督師，而賊勢益張。兩湖集兵長沙，防岳州者僅千人，大淳奏調陝甘兵未至，岳州土匪王萬里等踞桃林，檄防兵討之。萬里遁，而粵匪已走寧鄉，破益陽，出臨資口。

先是，大淳檄巴陵紳士吳士邁練漁勇防水路，扼土星港設柵，千人守之，商賈民船萬餘，皆阻柵不得行。及賊至，漁勇潰，船悉爲賊有，水陸並下。提督博勒恭武守岳州，不戰而走，城遂陷。武漢大震，兵不滿五千，奏留江南提督雙福募勇繕城爲守禦計，而兩司以下亦少應變才。大淳性仁柔，但以好語拊循士卒，莫能得其死力。賊至，先陷漢陽，作浮橋攻武昌。提督向榮自湖南來援，距城十餘里，阻賊不得前。十二月，賊由江岸穴地轟城，遂陷，大淳死之，妻劉、子集松、子婦馬、孫女淑英並殉。詔贈總督，諡文節，祀昭忠祠，並於湖北建立專祠。

同城文武被難者，提督雙福，學政、光祿寺卿馮培元，布政使梁星源，按察使瑞元，道員王壽同、王東槐、林恩熙，知府明善、董振鐸，同知周祖銜，知縣繡麟，而總兵王錦繡、常祿皆以援師入城助守，同殉焉。馮培元、王東槐自有傳。

雙福，他蒼拉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由護軍從征喀什噶爾，洊升參領，出爲湖北副將。剿

崇陽匪鍾人杰，功最，賜號烏爾瑪斯巴圖魯，累擢河北、古州兩鎮總兵，江南提督。大淳疏請留防，改授湖北提督。城陷，死之。子德齡，同遇害。子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武烈。

王錦繡，廣西馬平人。由行伍累擢雲南曲尋協副將。率滇兵赴廣西剿匪，擢鄖陽鎮總兵。常祿，富察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由護軍校洊擢雲南副將。剿廣西匪，擢河北鎮總兵，賜號強謙巴圖魯。錦繡、常祿轉戰廣西、湖南，皆有功績。及湖北告警，偕同赴援，戰於蒲圻，獲勝，遂入武昌嬰城固守。城陷，巷戰，同死之，並優卹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錦繡諡壯節，常祿諡剛節。

王壽同，江蘇高郵人，尙書引之子。捐納刑部郎中。道光二十四年進士。用原官遷御史，出爲貴州黎平知府，擢湖北漢黃德道。在黃州募勇，令子恩晉訓練，得精銳四百人。武昌被圍，壽同率以赴援。衝賊營，縋城入，任戰守，屢擊斬攻城賊。以變聽法知賊由江岸穴地道，方鑿穴出擊，地雷發，壽同率恩晉巷戰，同遇害。子騎都尉世職，祀京師昭忠祠，與子恩晉同於本籍建忠孝祠，賜兩子恩錫、恩炳並爲舉人。後左都御史單懋謙疏陳壽同治績，追諡忠介。

蔣文慶，字蔚亭，漢軍正白旗人。嘉慶十九年進士，授吏部主事，遷員外郎。出爲雲南

曲靖知府，調雲南府。道光十二年，擢甘肅寧夏道。在邊十年，濬渠，興水利。遷浙江按察使，護理巡撫，遷安徽布政使。文宗卽位，下詔求賢，巡撫王植薦之，咸豐元年，就擢巡撫。奏請鳳、穎所屬宜練團，與保甲並行。

二年，粵匪犯長沙，命遣安徽兵一千赴援湖北。總督陸建瀛慮賊窺吉安，請所調兵赴江西。文慶疏言：「安慶、潛山等營已起程者，毋庸北還，其未出境之徽、寧二營改赴江西，仍各募足千人，俾資援應。惟安徽兵僅六千，各有分防汛地，省垣單危。穎、鳳民團強勁，臣擬增募二千，如賊氛益熾，請調江蘇兵三千。統計庫帑撥解甘肅、河工及本省兵餉銀五十五萬兩，近又以十餘萬解楚，實已無餘。乞將續收地丁契雜及蕪、鳳兩關稅入截留備用。」建瀛以文慶張皇，漸生異議。及賊至岳州，復申募勇留餉前議，始奉總理安徽防剿之命，遣按察使張熙宇、游擊廣音布扼小孤山，自與壽春鎮總兵恩長籌守禦。

三年正月，賊已陷武昌，陸建瀛督師迎剿，令福山鎮總兵王鵬飛以二千人防安慶，而調恩長爲行營翼長。鵬飛駐兵北門外，以客將馭新兵，安慶勢益危。文慶母年八十餘，久病，送之登舟。建瀛方溯江而上，見之大怒，將具疏劾之，語頗聞。及至，文慶稱病不出，曰：「我且夕且得罪去耳！」建瀛至黃州，賊連舟蔽江下，恩長戰歿，兵潰於武穴，建瀛遂返，過安慶，文慶要入城計事，已不及，熙宇、鵬飛皆棄防地走。漕督周天爵奉命助守安慶，方

留剿鳳、潁土匪，書抵文慶盡退守廬州之策。文慶奏上其書，賊遽至，城北兵潰，而城中譁言將退廬州，紛紛緝城下，斬之不可止。文慶吞金不死，飲藥悶絕，家人輿之出，遇賊於門，遂被害。從僕以席覆尸，赴桐城呈報，漏言自裁事。賊既去，子長綬集僚屬耆老集視，然後殮。

詔詰遺疏與呈報不符，向榮疏陳本末，乃賜卹如例，予騎都尉世職，入祀昭忠祠，安慶建專祠，諡忠愍。

陶恩培，字益之，浙江山陰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。出爲湖南衡州知府。咸豐元年，廣西賊起，衡州奸民左家發謀響應，捕誅之，晉秩道員。二年春，粵匪犯衡陽。總督程番采方駐郡，聞警，遽欲退保省城。恩培曰：「衡州，楚之門戶，棄則全楚震矣。」勿聽。乃與約，毋撤糧臺，得便宜行事。恩培誅鋤內奸，撫循兵士。賊知有備，由他道竄陷道州，犯長沙，所至皆破，惟衡州獨完。御史黎吉雲以狀聞，文宗嘉之。三年，超擢湖南按察使。剿平衡山、安仁、瀏陽、醴陵土匪，遷山西布政使。巡撫駱秉章以恩培在湖南久，疏留襄辦防務，允之。尋調任江蘇。

四年，擢湖北巡撫。時武漢再復，城郭殘破，旁近皆賊蹤，總督楊需擁兵廣濟，按察使

胡林翼出省防剿。或說恩培曰：「省城不可守，宜遷治他郡。」恩培斥其非，兼程進，歲將盡蒞任，文武員弁不足三十，兵不盈千，餉不逾萬。恩培馳書曾國藩乞援，檄胡林翼回保省城。會楊霽敗走蘄州，次於德安。五年正月，漢陽、漢口並爲賊踞，與國、通山、嘉魚土匪應之，武昌益孤。恩培盡焚沿江木植，盡驅諸船，故賊未得渡，而道員李孟羣、知府彭玉馨以水師至，胡林翼以陸師至，聲勢稍壯。賊城沙坡堆，恩培欲先發制之，令林翼統諸軍冒雪出不意，三路攻賊。士卒畏寒不欲戰，渡江營沌口，師期頗洩，賊得爲備。林翼慮兵力分，併爲一路。舟師先薄小龜山，陸師繼進。賊出馬步數千，從漢口鈔我軍，復敗退大軍山。賊舟大集，晝夜攻城。楊霽約三路來援，以火爲號。林翼、孟羣整軍以待，屢見火起，爲所給，而霽軍不至。二月，賊由興國、通山來助攻。林翼兵隔江爲賊所綴，不能渡。城中出兵連戰於青山、望江樓，皆挫。直逼大小東門，恩培自當之，令武昌知府多山守西北城。方戰，忽報漢陽門破，多山戰死。至暮賊麕集，士卒死傷略盡，恩培投蛇山紫陽塘殉焉。詔優卹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文節，祀昭忠祠。後在湖北與吳文鎔合建一祠。

多山，赫舍里氏，滿洲鑲藍旗人。道光十四年舉人，刑部郎中。出爲襄陽知府，舉行團練，剿賊有功，晉秩道員。調武昌府，署按察使。時司道多駐城外督戰，惟多山助城守，城陷，力戰死之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忠節。

吉爾杭阿，字雨山，奇特拉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由工部筆帖式洵遷郎中，充坐糧廳監督。咸豐三年，以孝和睿皇后奉安山陵，晉秩道員。揀發江蘇，補常鎮道，署按察使。粵匪已踞江寧、鎮江，會匪劉麗川陷上海。巡撫許乃釗檄吉爾杭阿偕總兵虎嵩林、參將秦如虎合師進剿。

劉麗川者，廣東香山人。貿易上海，習於洋商，與蘇松太道吳健彰有舊。素行不法，見粵匪勢盛，遂倡亂，糾客籍粵、閩、江右會黨二千人，於三年秋襲上海城，戕知縣袁祖惠，劫道庫，吳健彰遁入領事署。鄰境亂民紛起應之，寶山、嘉定、青浦、南匯、川沙五城連陷。蘇紳捐募川勇千人，刑部主事劉存厚領之，隸於吉爾杭阿爲軍鋒，連克青浦、嘉定。諸軍至，五城以次復。合圍上海，分南北兩營。

四年春，存厚穴地轟城，以援兵不繼退。賊由北門出犯，吉爾杭阿親燃礮擊却之。賊又劫北營，虎嵩林兵挫。吉爾杭阿固守，得不潰，復擊退西門撲營之賊，超擢布政使，賜花翎，尋擢巡撫。復於南門掘地道，火發，副將清長先登，沒於陣，兵又退。地鄰租界，匪人暗濟餉械，久不下，乃於洋涇浜築牆塞濠，斷其糧道，賊始困。負隅已經年，洋商貿易不便，吉爾杭阿開誠曉以利害，於是法國兵官請助剿，英、美領事允讓地設防。築土牆於陳家木



橋，移營進逼，下令投誠免死，縋城出者日以千計。賊襲陳家木橋，擊敗之，擒斬悍黨偽將軍林阿朋。除夕，乘賊不備，地雷發，督兵躍城入，麗川縱火逸，追擒伏誅，餘賊盡殲。捷聞，文宗嘉其功，加頭品頂戴，賜號法施善巴圖魯。

五年，命率得勝之兵馳定向榮大營，幫辦軍務，專任鎮江一路。鎮江賊會吳汝孝最桀黠，恃金山爲犄角，銀山、寶蓋山並有伏賊。是年秋，迭攻鎮江西門、南門，堵截金山、瓜洲沿江援賊，累戰皆捷。虎嵩林克寶蓋山，吉爾杭阿駐營其上，乘黃山發巨礮轟城，賊卡盡燬。江寧賊集大股由北岸渡江來援，吉爾杭阿策高資鎮爲賊糧道，遣兵截擊，賊退棲霞石埠橋。偕總兵德安扼剿，留劉存厚率三營守高資烟墩山。

六年春，賊糾悍黨陳玉成、李秀成等來援，提督張國樞禦之於倉頭鎮。賊潛由小港出江順流下，城賊突出應，官軍爲所乘，賊遂長驅進金雞嶺，逼寶蓋山大營。吉爾杭阿拒，賊未得逞，乃渡江犯儀徵、揚州。五月，賊數萬復犯高資，存厚告急。大營兵僅八千，或謂：「賊衆且銳，不可當，姑舍高資，徐圖大舉爲便。」吉爾杭阿奮然曰：「一戰絕賊糧道，鎮江旦夕且下。吾寧以死報國耳。」遂馳抵烟墩，被圍，鏖戰五晝夜，親執旗指麾，猝中礮，殞。存厚護屍突圍出，爲賊所要截，歿於陣，並遺骸失之。副都統綳闕投江死。鎮江軍亦潰，副將周兆熊死之。事聞，文宗震悼，追贈吉爾杭阿總督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，諡勇烈。於殉難地

方建專祠，上海亦建專祠。子文鈺襲世職，賜員外郎。

存厚，字仲山，四川榮縣人。捐納刑部主事。好談兵，侍郎王茂蔭疏薦，命赴江南大營，向榮命率勇擊賊，輒勝。上海之役，始自領一軍，吉爾杭阿甚倚之。克青浦，冒矢石先登，游保知府。及攻上海，誤殺洋婦，洋人憤，將發兵相攻。存厚單騎往曰：「此不足啓邊釁，請以一身償。若欲戰，雖死不相下也！」卒議償卹而定。圍攻凡數月，方略多出存厚。既克，以首功頒賞荷囊，授江寧知府，記名道員。從攻鎮江，奪銀山，破瓜洲援賊，爭金雞嶺，皆功最。吉爾杭阿以存厚有謀略，故令守高資，及赴援戰歿，存厚大慟，力戰突圍，欲返其屍，中道遇伏，殺賊數百人，馬陷淖，被戕。子騎都尉世職，諡剛愨。

綑閣，戴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官頭等侍衛。從僧格林沁剿林鳳祥，戰連鎮、高唐、馮官屯，積功授正紅旗蒙古副都統。調京口，偕吉爾杭阿援高資，軍潰，墮水中，從人拯之，曰：「吾與吉公偕！吉公死，吾不獨生。」復投江死，諡勇節。

兆熊，四川成都人。官副將。從攻鎮江，駐軍城南破子岡，當賊衝。吉爾杭阿既歿，破子岡爲賊困，汲道斷，兆熊固守，時以計誘擊賊，殺傷甚多。乞援於張國樑，未至，圍益逼，索得土心，無一逃者。營破，燃火藥自焚，一軍同死，諡果愨。

羅遵殿，字澹村，安徽宿松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直隸卽用知縣。歷南樂、唐山、清苑諸縣，冀州直隸州，皆有聲績。擢浙江湖州知府，調杭州，擢湖北安襄鄖荆道。遵殿在浙，以捕盜名。至湖北，檄所屬治團練，楚北民團自此始。

咸豐二年，粵匪陷武昌，土匪郭大安謀應賊，捕斬之。三年，署按察使。會擒匪窺襄、樊，遵殿還襄陽籌防。總督張亮基疏陳遵殿得民心，請提標歸其調遣。四年，武昌再陷，皖賊竄德安、安陸、荊門，遵殿率五千人出屯王家河遏賊衝，克潛江，賜花翎。尋破賊於京山，復其城，屢遣襄勇助總督楊需防剿。五年春，武昌復陷，襄陽有備，賊不犯境。六年，遷兩淮鹽運使，留湖北治糧臺。游勇煽饑民爲亂，蔓延荆、襄、鄖、宜四郡，遵殿固守，待援兵至，大破之。是年秋，武漢克復，遵殿力固上游。以盜賊起於饑寒，勸置義倉七十餘所，以稅餘銀修老龍隄捍水患，就遷湖北按察使。八年，遷布政使。時胡林翼爲巡撫，百廢具舉，重遵殿清德，吏事悉倚之。

九年，擢福建巡撫，未之任，調浙江。自賊踞江寧，皖南軍事餉事悉隸浙江。屯兵寧國，恃爲屏蔽。及胡興仁爲巡撫，不欲餉鄰軍，又劾統將鄭魁士他調去，賊窺浙益急。遵殿到官，痛吏習浮競，乃嚴舉劾，察營伍，或不便其所爲，多毀之。省垣獨總兵李定太軍六千人，知不足恃，與胡林翼商調楚軍，倉猝難應。賊已由寧國竄入浙境。遣李定太出防湖

州，而廣德已陷。

十年二月，賊由獨松關逼杭州，湖南遣蕭翰慶、李元度兩軍來援，翰慶戰死，元度道阻不得前。賊壁城南山上，下臨城中。乞師江南，未至，兵少，實不能戰。浙西初經寇亂，人不知兵，議戰議守，紛紛不定。會久雨，邊殿徒步泥淖中，守浹旬，城陷，仰藥死，妻女同殉，詔予優卹。尋以御史高延祐奏劾邊殿不能禦賊，罷其卹典。

邊殿任外吏二十年，廉介絕俗，家僅土屋數椽，翰林翼集賻，乃克歸喪。同治初，詔允會國藩之請，念其歷官有聲，到浙未久，追贈右都御史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壯節。

城陷時，署布政使王友端、署按察使繆梓、杭嘉湖道葉堃、寧紹台道仲孫懋、署杭州知府馬昂霄、署仁和知縣李福謙同殉節。

友端，安徽婺源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遷郎中。出爲浙江糧道，署布政使。當粵匪之窺浙也，言於邊殿曰：「皖邊軍弱，湖州空虛，請速備廣德。」邊殿至事急始遣軍，已無及。賊遂長驅至城下，友端復請列塹湧金、清波兩門爲犄角，亦不用其言。賊穴道攻城，友端懸金三千募死士縋擊，遇雨，火器不燃而敗。臨死，自書「浙江布政使王友端」八字於衿上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貞介。

梓，江蘇溧陽人。道光八年舉人，大挑知縣。歷署仙居、石門、奉化諸縣。墨誤去官。

值清查倉庫、水災籌賑，奉檄佐理，皆得其力。准捐輸復官，晉同知。咸豐二年，河決阻漕，獻策行海運，卽以任之。藏事，擢知府。上海爲賊陷，率兵助剿，復創議疏濬劉河海口以通漕運。歷寧波、杭州知府，署杭嘉湖道，兼鹽運使。六年，署按察使。粵匪由江西窺浙，梓統軍駐常山防之，授金衢嚴道。八年，粵匪陷江山，犯衢州，偕總兵李定太合擊走之，再署按察使。當賊圍杭州，梓署鹽運使兼按察使，管營務處，城守事專任之。臨時調集，兵不滿四千，城大，不敷守堞。人心惶懼，動輒譁譟。或以閉城爲張皇，繼又謂戰緩爲退縮。梓奔走籌守禦，兩次縋城攻賊皆失利。城紳促戰急，而民與兵相仇。梓知不可爲，以死自誓。守清波門雲居山，偵賊掘地道，急開內壕。未竣，地雷猝發，城圯軍潰。身被數十創，死之。事聞，賜卹。巡撫王有齡追論梓創議株守，奪卹典。及杭州再復，舉人趙之謙訴於京，下巡撫左宗棠確查。疏言：「梓居官廉幹，臨難慘烈，請還卹典。」後巡撫李瀚章、楊昌濬屢爲疏請，贈太常寺卿，祀昭忠祠，並建專祠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武烈。

徐有壬，字鈞卿，順天宛平人，原籍浙江烏程。道光九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洊升郎中。出爲四川成縣龍道，署按察使。治囑匪，擒其魁，餘黨解散。遷廣東鹽運使，署按察使。清遠土匪戕官，馳剿平之。遷四川按察使。文宗卽位，下詔求言，司道率引嫌，罕所陳奏。

有壬獨密疏，論事切直。遷雲南布政使，調湖南。咸豐五年，以母憂回原籍。浙江巡撫何桂清奏起有壬治國防。粵匪由寧國窺湖州，有壬扼長興，設伏敗之，賊去。八年，服闋，命甯江蘇糧臺，擢江蘇巡撫。槍船匪首程鵬士擾嘉興、湖州，地方官不能制，潛至蘇州，偵獲之，置諸法。

有壬之起，由何桂清所薦。及同官江蘇，無所阿附。十年春，粵匪復犯湖州。有壬咨商桂清，遣游擊曾秉忠率舟師往援。水陸夾擊，賊被創退。尋復出東壩、深陽，間道徑趨杭州。急請調提督張玉良馳援，杭州甫陷旋復。桂清奏捷，惟言藩司王有齡功，得優擢，有壬僅予議敘。未幾，和春等師潰，退守丹陽，有壬急運糧械濟之，而張國樑、和春先後戰歿，何桂清棄常州不守。四月，賊遂長驅犯蘇州。有壬移檄責讓，桂清抗疏劾之。張玉良自請助守城，令屯葑門外，忽夜遁。明日，有壬巡城，廣勇通賊，開門納賊。短兵巷戰，賊矛刺有壬冠，抗聲罵賊，遇害。子震翼與妻、女同死。詔優卹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莊愍，蘇州建專祠。

有壬幼時嘗覽族譜，得遠祖應鑄闔門殉節事，慨然曰：「吾他日當如此。」至是果驗。八歲解勾股術，父死，依叔父於京師，師事姚學峽。學必求有用，尤精曆算，著有務民義齋算學行世。

王有齡，字雪軒，福建侯官人。道光中，捐納浙江鹽大使，改知縣。歷慈谿、定海、鄞、仁和，皆有聲。以勞晉秩知府。咸豐五年，授杭州知府。巡撫何桂清器其幹略，迭署鹽運使、按察使，擢雲南糧儲道，仍留浙治防。桂清總督兩江，奏調赴上海議通商稅則。七年，擢江蘇按察使，遷布政使。有齡長於理財，桂清素信之深，一切倚畀，益得發舒，事皆專斷，巡撫受成而已。

十年，粵匪陷杭州，將以掣動江南全，局故援兵至，賊卽不戰而走。桂清推功於有齡，遂擢浙江巡撫。詔趣率兵速赴，會辦軍務及善後事宜，而賊已回撲江南大營。和春等軍潰，常州、蘇州相繼陷，進逼嘉興，提督張玉良迎擊，敗績，杭州戒嚴。有齡率閩兵屯北新關外，遣撫標兵要賊於賣魚橋，夾擊敗之，賊乃卻。設捐輸局，奏請派在籍前左副都御史王履謙、前漕運總督邵燦督同辦理。賊衆十餘萬由徽州入浙，陷嚴州，合嘉興、廣德兩路分撲省城，有齡偕將軍瑞昌調兵迎擊走之，圍得解，復餘杭，加頭品頂戴。尋復嚴州。

十一年，復江山、常山、富陽、遂安、海寧、臨安等縣。賊擾太湖東山，總兵王之敬戰失利。至夏，賊復陷江山、常山、長興、金華、遂昌、松陽、處州、永康、義烏，革職留任。張玉良扼要隘爲諸軍應援，兵先潰，賊勢益橫。檄諸將往援，無應者，處州鎮總兵文瑞率江西援

兵三千，有齡待之素厚，乃自請行。進駐金華孝順街，聞蘭谿兵敗，遽潰，退守浦江，賊躡之，檄師往援，半途復潰。浦江、嚴州相繼陷。總兵劉季三、副將劉芳戰死於富陽。諸將見賊多走，不任戰，惟要索軍食。富民捐輸已倦，而有司持之急。於是團練大臣王履謙劾有齡虐捐，遇事多齟齬，上疏互訐。十月，蕭山、諸暨及紹興府皆陷，餉源遂絕。時援軍多不足恃，有齡復奏用李元度爲按察使，募湘勇八千入浙，至龍游，阻不得前。賊會李秀成悉衆圍杭州，副將楊金榜敗死；張玉良攻克羅木營賊壘，亦中飛礮死；城中奪氣，且食盡，飢民死者枕藉。十二月，賊梯城入，兵潰，有齡服毒不死，縊於閣，秀成見之，爲具棺殮焉。

事聞，言官顏宗儀、高廷祐、朱潮先後疏劾，勸捐斂怨，下曾國藩按，奏言：「有齡在浙，官紳不和，不能馭兵，以致債事，仍以糧盡援絕，見危授命，大節無虧。」詔依例賜卹，諡壯愍。入祀昭忠祠，浙江、福建建專祠。同殉者，學政張錫庚、提督饒廷選、總兵文瑞、署布政使麟趾、按察使甯曾綸、督糧道暹福、仁和知縣吳保豐。錫庚、廷選、文瑞並自有傳。

論曰：粵匪自陷岳州，勢不可遏。及犯武昌，援兵雖至，無能爲力。安慶倉猝籌防，益無措手矣。武昌凡三陷，湖北兵不可用，曾國藩言之痛切。杭州初陷，由於無兵，後則蘇、常已失，唇亡齒寒。蘇州素倚江南大軍爲屏蔽，大軍潰，則勢難倖全。常、大滄、蔣文慶、陶



恩培、羅遵殿、徐有壬諸人，皆不失爲承平良吏，短於應變，或因受事於已危，莫能挽救。王有齡素負才略，以培克失人心，措施亦未盡當焉。吉爾杭阿治兵有法，克上海爲全功，朝廷倚以規復鎮江，使非中道而殞，必有成效，其建樹非諸人所可同語也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六

## 列傳一百八十三

吳文鎔 潘鐸 鄧爾恆

吳文鎔，字甄甫，江蘇儀徵人。嘉慶二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屢膺文衡，稱得士。六遷爲翰林院侍讀學士。督順天學政，剔弊清嚴，在任累擢詹事、內閣學士。召回京，署禮部侍郎，尋實授。調刑部，兼署戶部侍郎。迭命偕大學士湯金釗赴安徽、浙江、江蘇及南河按事。道光十九年，出爲福建巡撫。時方嚴烟禁，英吉利窺伺沿海，偕總督鄧廷楨籌防，敵兵至，不得逞。二十年，調湖北巡撫，未行，暫護閩浙總督。明年，入覲，改江西巡撫。值歲祲，力籌撫卹，裁減漕丁陋規。在江西數年，舉廉懲貪，吏治清明。捕教匪戴理劍等，及南安、贛州會匪，並置諸法。

二十八年，調浙江巡撫。入境過衢州，廉得游擊薛思齊貪劣，劾戍新疆，又劾不職縣

令五人。因官多調攝，徒煩交代，政無考成，奏革其弊，風氣爲之一變。以覈辦清查，本省官吏不可信，請簡派戶部司員來佐理，詔不許。未幾，命偕侍郎季芝昌清查浙江鹽務，奏籌變通章程以專責成，除浮費爲要務，鹽課日有起色。浙東漁山島爲盜藪，檄水師捕獲百餘人，毀其巢。二十九年，大水，文鎔以遇災恐懼，上疏自劾請罷，詔以其言近迂，嚴斥之。文鎔親赴嘉、湖諸屬察災輕重，力行賑撫。秀水令江忠源勤廉稱最，治賑治盜及塘工皆倚辦，以憂去。文鎔歎曰：「賢如江令，可令其無以歸葬乎？」自支養廉五百兩畀之，奏辦賑功，以忠源首列。三十年，海塘連決，文鎔馳勘，落水幾殆，自劾疏防，革職留任。塘工竣，復職。

擢雲貴總督。咸豐元年，入覲，文宗甚重之，嘉其忠誠勇於任事，勗以察情僞，惜身體，文鎔益感奮。永昌邊外夷匪肆掠，久不靖，文鎔至，檄土守備左大雄深入搜捕，擒斬數百，匪遁雪山外。粵匪日熾，文鎔疏論提督向榮冒功託病，恐誤軍事，詔選將才，奏保游擊巴揚阿等九人。貴州黎平知府胡林翼治團練剿土匪，令得便宜從事，疏薦之。江忠源在廣西軍中，文鎔致書曰：「永安賊不滅，若竄湖南，不可制矣。」二年，調閩浙總督，未行，而粵匪果由湖南北竄，破武昌。三年春，遂踞江寧，東南大震。雲南永昌回匪亦蠢動，文鎔調兵扼險，親駐尋甸督剿。

尋調湖廣總督。粵匪方自下游上竄，連陷黃州、漢陽。文鎔九月抵任，是日田家鎮諸軍失利，武昌戒嚴，城晝閉，居民一夕數驚。巡撫崇綸欲移營城外爲自脫計，文鎔誓與城存亡，約死守待援，議不合。賊已逼城，文鎔坐城上激厲將士，守數旬，圍解。崇綸轉以閉城坐守奏劾，詔促進復黃州。文鎔方調胡林翼率黔勇來會剿，又約曾國藩水師夾攻，擬俟兩軍至大舉滅賊。崇綸屢乾之，趣戰益急。文鎔憤甚，曰：「吾受國恩厚，豈惜死？以將卒宜選練，且冀黔、湘軍至，收夾擊之效。今不及待矣！」四年正月，督師進薄黃州，屯堵城。大雪，日行泥淖，拊循士卒，而輜糧不時至。賊分路來犯，都司劉富成擊却之。賊復大至，文鎔揮軍力戰，後營火起，衆潰，投塘水死之。崇綸奏稱失蹤，署總督台湧至，乃得實以聞。詔依總督陣亡例賜卹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文節，祀京師昭忠祠。

逾數月，曾國藩進兵黃州，訪詢居民，備言戰歿狀，皆流涕。於是疏陳當時無水師，不能制賊。文鎔籌置之難，爲崇綸傾陷牽掣，以至於敗，且諱死狀，欲以誣之。文宗震怒，逮崇綸治罪，文鎔志節乃大白。同治中，湖北請建專祠。

潘鐸，字木君，江蘇江寧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改兵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。洊升郎中，遷御史。二十年，出爲湖北荊州知府，擢江西督糧道。歷廣東鹽運使、四川

按察使、山西布政使，署巡撫。

二十八年，擢河南巡撫。時議漕糧酌改折色，鐸疏言：「戶部有南漕折價交河南等省採買之議，是他省且須在河南採買。若將本省額徵之米分別改徵折色，於政體兩歧，於倉儲有損無益。河南歷年辦運踴躍，一經改徵，轉滋流弊，循舊章爲便。」議遂寢。賈魯河經祥符朱仙鎮，爲商賈舟楫所集。自黃河決於中牟，賈魯河淤塞，責工員賠濬，久未復。鐸勘鎮街南北淤最甚，議大濬，請率屬捐銀五萬兩興辦，又奏擇要增培沁河民隄以資捍禦，並如所請行。咸豐元年，坐所薦陳州知府黃慶安犯賊，降二級調用，授山西按察使。二年，遷湖南布政使。粵匪方由湖南北竄，漢陽、武昌相繼陷，巡撫張亮基擢署總督，以鐸暫代之，命赴岳州督防。三年，巡撫駱秉章至，乃以病乞罷，許之。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疏薦，詔赴山西會辦防剿事宜。尋因前在湖南布政使任內岳州等城失守，下部議，俟補官日降二級調用。復以病乞退，居山西久之。

十一年，予二品頂戴，起署雲貴總督。雲南回、漢相仇，稔亂已久。巡撫徐之銘傾險，挾回自重，總督張亮基爲所齟齬去。布政使鄧爾恆擢陝西巡撫，行至曲靖，之銘嫉副將何有保遣黨戕害，以盜殺聞，命鐸往治之。亮基亦被命赴滇督辦軍務。時之銘已爲回衆所挾持，所陳奏多夸誕，莫可究詰。鐸、亮基先後取道四川，與駱秉章籌商，冀資其兵力以規進

取。四川亂亦未平，遽不得要領。滇將林自清爲亮基舊部，與回衆不協，率所部入川。之銘慮亮基至於己不利，嗾回衆揚言拒之，亮基益觀望。鐸秉性忠正，詔屢敦促，命赴貴州按事，遂由黔入滇，僅從僕數人。在途或以危詞相怵，不之顧。

同治元年九月，抵任，治鄂爾恆被戕之獄。何有保已前死，捕兇犯誅之。見撫局初定，省城稍安，屢密疏陳：「徐之銘尙能撫回，被劾各款，請俟張亮基到後會同查辦。」又云：「馬如龍求撫出於誠心，岑毓英鯁直有戰功，加以閱歷，乃有用之材。」鐸意欲因勢利導，徐圖補救。於是詔亮基移署貴州巡撫，滇事專責鐸與之銘，蓋羈縻之也。回人掌教馬德新，之銘所諂事。初見鐸貌爲恭順，後漸跋扈。武職多越級僭用翎頂，之銘所擅賞，鐸面斥之。元新營參將梁士美乃臨安土豪，不與回教聯和。馬如龍誓欲剿滅，鐸不可，強出師，與岑毓英同敗歸，欲添調兵練，鐸復阻之。回紳田慶餘議設公局，通省糧賦稅釐悉歸之，文武職官亦由公舉，鐸以非政體斥止，由是馬如龍等皆不悅。

馬榮者，迤西回會杜文秀之黨，之銘檄署武定營參將。二年正月，榮忽率二千人至省城，踞五華書院，鐸令出，遷延三日，乃親往諭遣，榮抗恣不聽，其所部回練連攢刺，鐸臨殞罵不絕口。雲南知府黃培林、昆明知縣翟怡會同被害。榮遂縱兵大掠，官衙民居悉徧。惟岑毓英勸兵守藩署，之銘遁往潛匿。越兩日，毓英始殮鐸尸。回衆擁馬德新爲總督。馬

如龍在臨安，聞警馳至，馬榮已率衆攜所掠散去。如龍殺餘匪數十人及附亂者百餘，謂馬德新不當爲總督，取關防授之銘兼署。之銘以巡撫讓如龍，如龍不受，遂令署提督，一切拱手聽之。事聞，詔嘉鐸「萬里赴滇，不避艱險，見危授命，大節凜然」。依總督陣亡例賜卹，贈太子太保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入祀雲南昭忠祠，諡忠毅。子四人，並錄授京職。

當鐸之親諭馬榮也，約之銘同往，竟不至。事定，疏奏諉爲杜文秀勾結武定匪犯省城，又諱匿馬榮委署參將事。論者謂榮之爲亂，之銘實與知之。於是褫之銘職，聽候治罪。授勞崇光總督，賈洪詔巡撫，皆不能至。雲南軍事分隸於馬如龍、岑毓英，崇光駐貴陽遙制之，至五年，始入滇履任。馬榮已先爲如龍等剿除，之銘亦死，迄未就逮云。

鄧爾恆，字子久，江蘇江寧人，總督廷楨子。道光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出爲湖南辰州府知府。父憂，服闋，補雲南曲靖府。平尋甸叛回馬二花，彌勸土匪吳美、朱順，招撫昆陽回匪，甚有聲績，擢鹽法道，累遷按察使、布政使。咸豐十一年，擢貴州巡撫，未行，調陝西。徐之銘祖回，管將多與通。副將何有保者，之銘私人，尤不法。慮爾恆入覲發其罪，諷有保害之以滅口。爾恆行次曲靖，宿於知府署。有保使其黨史榮、戴玉棠僞爲盜，戕之，掠其行囊。有保索所劫物不得，執拷二人。玉棠潛逸，糾黨攻殺有保。鐸至，擒二人誅之。詔爾恆依陣亡例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文愨。

論曰：吳文鎔由卿貳出膺疆寄，凡十餘年，風采嚴峻，時推其治行亞於林則徐。潘鐸亦負端人之望。二人者晚任艱危，並受事於岌岌之日，守正不阿，盡瘁完節，不可復以成敗奇論矣。其死也，皆由同官所搆陷。國家於巖疆要地，督撫同駐，豈非以資鈐制，備不虞哉！然推諉牽掣，因之而生，甚且傾軋成釁，貽禍封疆。楚、滇覆轍，蓋其昭著者也。至光緒中，其制始改焉。



092-712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七

## 列傳一百八十四

陸建瀛 楊文定 青譽 崇綸 何桂清

陸建瀛，字立夫，湖北沔陽人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直上書房，洊遷中允。大考擢侍講，轉侍讀。二十年，出爲直隸天津道，累擢布政使。時英吉利擾浙江，沿海戒嚴，徵西北兵聚畿輔，建瀛供防軍，處善後，皆應機宜。所歷有名績。

二十六年，擢雲南巡撫，俄調江蘇。先是，南漕缺額，部議設局江蘇，官民捐米運京以裕倉儲。當陶澍撫蘇，即以漕河費鉅病國，議行海運，官吏爭撓之，暫行輒罷。至是建瀛與兩江總督璧昌主海運甚力，合言其便，議蘇州、松江、太倉白糧改由海運，從之。後復推至常、鎮諸府。二十九年，廷臣會議南漕改折，建瀛與總督李星沅極言其窒礙，事遂不行。

擢兩江總督。值大水，民饑，招徠米商，籌議撫卹，並疏消積水，請籌撥帑一百五十萬

備賑。吳城六堡河決阻運，命偕侍郎福濟往勘，疏陳通籌湖、河大勢，添塘避牯，對壩逼溜，攻刷海口各事宜，並如議行。淮鹽積敝，自陶澍創改淮北爲票鹽，稍稍蘇息；而淮南擅鹽利久，官吏衣食於鹽商，無肯議改者，建瀛悉其弊。會淮南鹽大火於武昌，官商折閱數百萬，課大虧，引滯庫絀。三十年，乃疏請立限清查運庫，並統籌淮南大局，改訂新章十條，務在以輕本敵私，力裁繁文浮費。鴻臚寺少卿劉良駒亦請變通淮南舊章，仿淮北行票法，與建瀛所議同。方施行矣，而給事中曹履泰奏請復根窩舊制，御史周炳鑑言淮南改票不便，併下建瀛議。覆疏辨駁詳至，文宗韙之，詔綜幹全局，除弊興利，以裨國計。建瀛議於揚州設局收納，以清運署需索之源；於九江等處驗發，以清楚西岸費之源。正雜錢糧並納，則課額不虧；新舊商販一體，則引額無缺。竈私場私，專責江南；江私隣私，兼責各省；而以徠商販，積帑賦，自總其成。由是奪官吏中飽歲百餘萬，甚謗叢作，建瀛銳自發舒，不之恤。朝廷信任益專，命有掣肘撓法者罪之。湖北鹽道鄒之玉沿用整輪，江西鹽道慶雲強索月給，湖北同知勞光泰作移岸三論，刊板傳播，並劾罷之。

咸豐元年，河決豐北，命建瀛往勘，奏請以工代賑，偕南河總督楊以增督工。二年，以盛漲停工，降四品頂戴。

是年秋，粵匪洪秀全犯湖南，越洞庭而北，勢張甚。建瀛猶在豐工，疏上戰守事宜，文

宗嘉之，諭以審度軍情，如須親往，可速籌方略，不遙制。既而漢陽、武昌相繼陷。十二月，復建瀛頭品頂戴，授欽差大臣，督師赴九江上游扼守。建瀛由工次還江寧，徵調倉猝。三年正月，賊棄武昌，蔽江東下，建瀛欲行，或謂賊鋒銳難驟當，建瀛尚輕之，檄壽春鎮總兵恩長爲翼長，領標兵二千當前鋒，自率兵千餘進次九江。恩長猝與賊遇，戰死江中，師大潰。建瀛途逢潰卒白敗狀，從兵盡駭。江西巡撫張芾壁九江，亦引軍退走，賊遂陷九江。建瀛駕小舟經小孤山不敢留，過安慶，巡撫蔣文慶邀之，不入，徑回江寧，收蕪湖、太平兵屯東西梁山，閉城爲守禦計。布政使祁宿藻故不滿建瀛，面責之。將軍祥厚兵防內城，無任戰守者。建瀛大窘，稱疾謝客者三日。於是祥厚、宿藻等疏劾建瀛棄險失機，進退無據，並及江蘇巡撫楊文定違旨去江寧，上大怒，諭曰：「陸建瀛一戰兵潰，不知收合餘燼，與向榮大軍協力攻擊，並不力守小孤山，扼賊入皖之路；又不親督兵據守東西梁山，以障金陵。倉皇遁歸，一籌莫展，以致會垣驚擾，士民播遷。楊文定藉詞出省，張皇自全，罪均難道。建瀛已革職，交祥厚拿問，解刑部治罪。」尋籍其家，革其子刑部員外郎鍾漢職。時建瀛收兵乘城，閱十三日，城破遇害。事聞，詔建瀛尚不失城亡與亡之義，復總督銜，如例議卹，並還其家產。御史方俊論之，乃撤卹典。

建瀛才敏任事，喜賓禮名流，又善事要津，多爲延譽，由是聞望叢起，朝寄日隆。乃昧

於軍旅，略無宿備，一敗失措，名城陷爲賊窟，糜爛東南，遂獨攬天下之重咎云。子鍾漢，後官江蘇知府，咸豐十年，在軍治糧餉，遇賊江陰，死之，贈太僕寺卿。

楊文定，安徽定遠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。由刑部主事洊升郎中，出爲廣東惠潮嘉道，累擢江蘇巡撫。咸豐三年，文定奏江南兵力柔脆，節經徵調，城內兵單，請濟師，命山東兵二千赴援。未至，奉命守江寧，聞建瀛兵敗，退守鎮江。江寧陷，賊分黨犯鎮江，副都統文藝集兵七百守陸路，文定自率艇船八、舢板十二泊江中，賊至不能禦，鎮江復陷，退江陰，詔革職逮治，論大辟。六年，減死遣戍軍臺，尋歿。

青馨，字墨卿，圖們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中允。大考二等，擢侍講。五遷至內閣學士。督江蘇學政有聲。咸豐二年，擢戶部侍郎。學政任滿，命督催豐北塞決工程。三年，回京，復出督湖北學政，調禮部侍郎。

時粵匪由江西回竄湖北，青馨按試德安，聞警停試，督率知府易容之募鄉勇籌防守，府城獲全。疏陳軍事，請湖北、江西、安徽三省合剿，以期得力。四年，授湖北巡撫。城中兵僅千人，荊州將軍台湧署總督，未至，而賊由黃州進至漢陽、漢口，渡江欲撲武昌。青馨督總兵楊昌泗、游擊侯鳳岐與副都統魁玉水陸合擊，却之，復敗之豹子海、魯家港，毀賊壘

五。已而賊撲塘角、鮎魚套，逼攻省城，青馨出武勝門督戰，城中忽火起，土匪內應，兵盡潰，遂失守。青馨將自經，衆擁之趨長沙，折赴荊州。

初，文宗聞其出家質犒軍，甚嘉之；至是憤武昌屢失，棄城越境，罪尤重，詔曰：「青馨簡任封圻，正當賊匪充斥，武昌兵單餉匱。朕以其任學政時保守德安，念其勤勞，畀以重任。省垣布置，屢次擊賊獲勝。八十餘日之中，困苦艱難，所奏原無虛假，朕方嚴催援兵接應。六月初間，魁玉、楊昌泗等連破賊營，但能激厲力戰，何致遽陷？嬰城固守，解圍有日，猶將宥過論功。縱力盡捐軀，褒忠有典，豈不心迹光明？乃倉皇遠避，徑赴長沙，直是棄城而逃。長沙非所轄之地，越境偷生，何詞以解？若再加寬典，是疆臣守土之責，幾成具文，何以對死事諸臣耶！朕賞罰一秉大公，豈能以前此微勞，稍從末減？俟到荊州時，交官文傳旨正法。」遂棄市。

逾數月，曾國藩復武昌，奉命查歷任督撫功罪，疏言：「武昌再陷，實因崇綸、台湧多方貽誤，百姓恨之，極稱吳文鎔忠勤愛國，於青馨亦多恕辭。查文鎔既沒，青馨幫辦軍務，崇綸百端齟齬，求弁兵以護衛，不與；請銀兩以製械，不與；或軍務不使聞知，或經旬不得相見。自賊踞漢陽、漢口，縱橫蹂躪，廬舍蕩然。百姓尚恃有青馨督兵驅逐，出示憐民。崇綸則並此無之矣。」疏入，乃斥罷台湧，論崇綸罪。

崇綸，喜塔臘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由內閣貼寫中書充軍機章京，洊升侍讀。出爲陝西鳳邪道，調直隸永定河道，歷雲南按察使、廣東布政使。

咸豐二年，擢湖北巡撫，時武昌方爲賊踞，次年春，賊棄武漢東下，分擾江南、江西，崇綸始抵任。旣而賊復上竄，陷興國州田家鎮，進黃州。崇綸疏言：「武漢民遷市絕，餉乏兵單。請移內就外，以剿爲先。」未幾，賊犯漢陽，窺武昌。總督吳文鎔初至，與崇綸意相逆。及賊退，崇綸遂以閉城株守劾之。文宗慮兩人不能和衷，且僨事，命文鎔出剿，而責崇綸防守。文鎔率師薄黃州，崇綸運輸餉械不以時，惟促速戰。四年正月，文鎔兵敗，死之。崇綸自請出剿，謀脫身走避，文宗燭其隱，不許。會丁憂，青馨代之，仍命崇綸留湖北協防。又以病乞罷，上怒，褫其職。六月，武昌陷，崇綸先一日出走，徑往陝西。及曾國藩論劾，命逮治。服毒自盡，以病故聞。

何桂清，字根雲，雲南昆明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贊善，直南書房。五遷至內閣學士。二十八年，擢兵部侍郎，以憂去，服闋，補原官，調戶部。咸豐二年，督江蘇學政。粵匪擾江南，桂清疏陳兵事，劾疆吏異覲僨事，侃侃無所避，文宗奇之。四年，調倉場侍郎，旋授浙江巡撫。

自賊踞江寧，東南震動。安徽徽州、寧國二府爲浙江屏蔽，桂清嚴防要隘，別遣一軍屯守黃池，扼蘇、浙之衝，賊來犯，會提督鄧紹良擊卻之。五年，檄道員徐榮剿賊黟縣、石埭，戰頗利，賊衆大至，徽勇潰走，榮衆寡不敵，遂戰歿。桂清因言徽、浙唇齒，宜主客一心，事乃濟。疏入，諭戒地方官吏不分畛域。時賊陷徽州各屬，桂清檄知府石景芬、副將魁齡等，攻復徽州府城及休寧，分布所部於昌化、於潛、淳安，杜賊來路。安徽巡撫時移駐廬州，徽、寧二郡懸絕江南，不能遙制，命桂清兼轄之。江西賊侵入浙境，陷開化，犯遂安，桂清檄鄧紹良等合擊之，賊退徽境。周天受、石景芬等連復黟縣、石埭。桂清疏請添改鎮道員缺，俾專責成，以石景芬爲徽寧池太道，豫祺爲總兵，不得力，復以江長貴易之。又用桂清議，命前侍郎張芾駐皖南治團練，督辦徽、寧防務，尋命兼顧浙江衢、嚴兩郡，與桂清協力制賊。六年，檄鄧紹良、秦如虎、都興阿等合攻寧國，別遣江長貴擊敗贛賊之襲太平者，連捷，克寧國府城。朝廷益嘉桂清，思大用之。

杭州知府王有齡最爲桂清倚用，擢權運、臬兩篆，爲通判徐徵訐控。桂清覆奏，辭悻悻，被詰責。遂以病乞罷，詔慰留之。會兩江總督怡良解職，文宗以籌餉事重，難其人，大學士彭蘊章薦桂清餉徽軍無缺，可勝任。七年春，命以二品頂戴署兩江總督，尋實授。力薦王有齡，擢任江蘇布政使，專倚餉事。江寧久爲賊窟，總督駐常州，軍事由將軍和春主



之，而提督張國樑爲幫辦，前督怡良但任運饋而已。桂清屢疏陳方略稱旨，諭飭和春和衷商酌。是年冬，克鎮江，以濟餉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十年春，又因克九洲，晉太子太保。桂清意氣發舒，倚畀益重，甚負時望。

大軍屢捷，合圍江寧，賊勢窘蹙，四出求援。僞忠王李秀成乃謀竄浙，分大軍之勢，由安徽廣德徑趣杭州。倉猝城陷，惟將軍瑞昌守駐防內城未下，詔促桂清、和春遣軍速援。於是檄提督張玉良率兵馳赴，至則內外夾擊，賊遽走。臨安、孝豐、安吉諸城相繼復。詔嘉桂清功，予優敘。時賊已圍金壇，陷江陰，遣總兵馬得昭、熊天喜、會秉忠，副將劉成元、水陸分路禦賊，兵分益單。賊乃合衆十餘萬出建平、東壩，一由東壩趨江寧，一由溧陽窺常州，桂清聞之，幾失所措。會馬得昭、周天孚分援蘇、常，賊已趨金壇，陷句容。句容爲大營後路，自此隔絕。張玉良回軍抵常州，和春飛檄調援大營，桂清留勿遣，復調馬得昭，亦莫之應。王有齡已擢浙江巡撫，貽書桂清戒勿離常州一步，且曰：「事棘時危，身爲大臣，萬目睽睽，視以動止。一舉足則人心瓦解矣。」蓋規之也。

會大雨雪，大營兵凍餒，索餉不得，乃譟亂，相率盡潰。和春、張國樑退守丹陽。桂清疏陳：「丹陽以上軍務，和春、張國樑主之；常州軍務，臣與張玉良主之。」部署稍定，即進規溧陽，而賊已逕犯丹陽，國樑死之，和春奔常州，桂清大驚。總理糧臺查文經等希其意，請

退保蘇州。桂清卽疏陳軍事付和春，自駐蘇州籌餉。將行，常州紳民塞道請留，從者槍擊，死十餘人，始得脫。張玉良留守，尋亦走。士民登陴，數日城陷，屠焉。桂清至蘇州，巡撫徐有壬拒勿納，疏劾其棄城喪師狀。和春退至無錫，傷殞。桂清託言借外兵，遂之上海。蘇州亦陷，有壬殉之，遺疏再劾桂清，詔褫職逮京治罪。

會各國聯軍犯京師，車駕幸熱河，遷延兩年。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皆其故吏，疊疏爲乞恩，不許。言官數劾奏，同治元年，始就逮下獄，讞擬斬監候。大學士祁寯藻等十七人上疏論救，尙書李棠階力爭，讞乃定。桂清援司道稟牘爲詞，下會國藩察奏。國藩疏言：「疆吏以城守爲大節，不宜以僚屬一言爲進止。大臣以心迹定罪，不必以公稟有無爲權衡。」是冬，遂棄市。

桂清由侍從出任疆事，才識明敏。在兩江值英吉利構釁，迭陳應付之策。偕大學士桂良等議稅則，多中肯綮，亦不能盡用其言。晚節敗裂，誤國殄民，雖廷議多有袒之者，卒難撓公論云。

論曰：陸建瀛、何桂清皆以才敏負一時之望，膺江表重寄。建瀛當軍事初起，不能預有規畫，臨事倉皇。桂清無料敵之明，又失効死之節。二人者身名俱隕，罪實難辭。青馨受

事於危急之秋，艱難支柱，終以越境被誅，論者猶有恕詞焉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八

## 列傳一百八十五

宗室祥厚 霍隆武 福珠洪阿 恩長 陳勝元 祁宿藻 陳克讓 劉同樓

瑞昌 傑純 錫齡阿

宗室祥厚，隸鑲紅旗，襲騎都尉世職，授鑾儀衛整儀尉。累擢鑲紅旗蒙古副都統，歷山海關、熊岳、金州副都統。道光二十八年，擢江寧將軍。

咸豐三年正月，粵匪既陷武昌，兩江總督陸建瀛赴上游督師，祥厚偕江蘇巡撫楊文定留守江寧。賊已蔽江而下，壽春鎮總兵恩長戰歿，建瀛遽退，文定亦不候旨逕赴鎮江。祥厚偕副都統霍隆武、提督福珠洪阿、布政使祁宿藻疏言：「督臣藉口江寧喫緊，趕回布置，沿途險要，並不屯紮，上駛師船，一概撤回，專守水路之東西梁山。蕪湖爲江蘇門戶，亦不設防。十八日隻身抵省，遂致圍城驚擾。臣等函勸速統舟師迎擊，乃督臣晏坐衙齋，三日不

覆。撫臣執意移駐鎮江，挽留不願，民情加倍驚惶。自今固結民心，尙恐緩急難恃，若任其紛紛遷徙，土匪因而竊發，奸細尤易勾結。是未禦外侮，將成內變。現在督撫臣首鼠兩端，進退無據，以致省城震動。雖有旗兵志切同仇，無如兵力太單。賊船順流下竄，朝發夕至，守禦萬分緊迫，督同道府等官及八旗協領，激勵官兵，安慰居民，竭盡血誠，認真辦理。請飭琦善、陳金綬迅速繞出賊前，協力堵剿，以固省城根本，維持南北大局。疏入，詔逮建瀛治罪，命祥厚兼署總督，與霍隆武、福珠洪阿、祁宿藻悉心防禦，以在籍前廣西巡撫鄒鳴鶴熟悉賊情，命同籌辦。

江寧城周九十六里，合旗、漢兵僅五千，城外江寧鎮、龍江關、上河分駐鄉勇不及三千，臨時召募，皆不足恃。賊過蕪湖，福山鎮總兵陳勝元率舟師戰歿，遂無禦者，長驅直抵城下，四面環攻。守逾旬，賊於儀鳳門穴地轟城，傾十餘丈，復由水西門、旱西門、南門緣梯而登，城遂陷。祥厚偕霍隆武歛兵守駐防城，婦女皆助戰，逾日亦陷。祥厚手刃數賊，身被數十創，死之。事聞，贈太子太保，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諡忠勇。入祀京師昭忠祠，於江寧建專祠，死事者附祀焉。

霍隆武，鈕祜祿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福州駐防。由武舉前鋒校歷官福建水師旗營協領。咸豐元年，擢江寧副都統。賊圍城，偕祥厚登陴固守，歷十餘晝夜，外城陷，同守內城，策

馬督戰，受傷墮，力竭陣亡，贈都統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果毅。

當時駐防旗兵戰最力。錫齡額者，事母孝，將軍本智異之，擢爲參領。曰：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」事急，戒其妻：「國家豢養，無所報，脫不利，當闔門死。」自守城，卽不返家，舉室皆殉。炳元，官佐領，勇力冠軍。儀鳳門之陷，率死士奮鬪，賊爲之卻，忽有狙擊者，殞於陣。賊破內城，屠戮尤慘，男婦幾無孑遺。

福珠洪阿，蘇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副都統佛安子。由鑾儀衛整儀尉累擢總兵，歷鎮寧、伊、西、天、津諸鎮。道光末，授江南提督，調陝西。粵匪起，江南籌防，仍調回舊任，駐守省城，所部兵僅數百人。地雷發，迎擊於城缺，斬悍賊，而諸門先後破。賊四面至，往來巷戰，死之。贈太子少保，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諡壯敏。

恩長，赫舍里氏，滿洲鑲紅旗人。由親軍、十五善射，累遷安徽、寧國營副將。道光中，治江防，被獎。累擢壽春鎮總兵。初率兵守安慶，陸建瀛赴九江上游，調充翼長，爲軍鋒。與賊戰江中，燬賊船三十餘艘，衆寡不敵，死之。贈提督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武壯。

陳勝元，福建同安人。由行伍歷官福建參將。捕洋盜有功，累擢江南、福山鎮總兵。率水師防江，賊至太平、四合、山，迎擊，追至蕪湖，中礮落水，死之。贈提督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

剛勇。

祁宿藻，字幼章，山西壽陽人，大學士齊藻弟也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以召對受宣宗知，特簡授湖北黃州知府，調武昌。連年大水，城幾沒，堵禦獲全。治急賑，煮粥施錢及衣棺藥餌，全活災民甚衆，政聲最。超擢廣東鹽運使，遷按察使，又遷湖南布政使。會韶州數縣土匪起，詔留宿藻督兵往剿，七戰皆捷，匪首就擒。事平，賜花翎。調江寧布政使。咸豐元年，河決豐北，山東、江北皆被水。大學士杜受田奉命臨賑，疏請以宿藻督辦江北賑務，章程出其手定，奏頒兩省行之。

及粵匪將東下，宿藻馳返江寧，括庫儲治軍械，盡移兵糈及南門外商市囤米入城，號召義勇之士備戰守。見督撫倉皇失措，各存意見，勸諫不聽，乃偕祥厚等密疏上聞。建瀛既被罪失衆心，宿藻獨任事，賊至，力疾登陣指揮，歷三晝夜，城大兵單，援師不至，知事不可爲，在城上嘔血數升，卒。文宗悼惜，加等優卹，贈右都御史，廕一子以知州用。同治初，江南平，兄齊藻遺尋其遺櫬，得之城北僻地。曾國藩以聞，請附祀祥厚專祠，追諡文節。當城陷時，署布政使鹽運道涂文鈞、江安糧道陳克讓、江寧知府魏亨遠、同知承恩、通判程文榮、上元知縣劉同纓、江寧知縣張行澍同死之。

克讓，奉天承德人。道光三年進士，授吏部主事。累擢四川綏遠知府，調成都。咸豐

元年，擢江安糧道，居官清正。賊將至，或勸以督運出。克讓曰：「江寧東南都會，失則大局危。去將焉往？」又請徙其孥，其妻泣曰：「去爲民望，不如死！」宿藻死而不瞑，克讓撫之曰：「庫尙有儲金，當募死士以成君志。」克讓守清涼山，督兵戰，殞於陣。弟克誠，子松恩，同遇害。妻李，自經死。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，本籍請建專祠，追諡忠節。

同纓，江西石城人。拔貢。歷官鹽城、泰興、江浦、上元、六合、江寧諸縣，皆有聲。江寧治防，儲糧練團，胥賴其力。賊初至，假向榮書請入城，同纓察其詐，却之。礮裂城，率死士禦擊復完。及城陷，賦絕命詞，投水死，卹典加等，贈道銜，諡武烈。

瑞昌，字雲閣，鈕祜祿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六世祖敦德，以軍功予騎都尉世職。瑞昌由拜唐阿授鑾儀衛整儀尉，累遷冠軍軍使。道光二十九年，擢正白旗漢軍副都統，歷金州、吉林副都統。

咸豐三年，擢杭州將軍，未之任，率盛京兵赴淮、徐，專辦山東防剿。尋從僧格林沁、勝保剿賊畿輔。四年，連戰靜海、河間、東光。五年，會攻連鎮，扼河西，毀賊巢木城。賊首林鳳祥就擒，被詔嘉獎，命赴本任。十年二月，粵匪由廣德入浙境，省城兵單，分防湖州、孝豐、餘杭。賊分股突犯杭州，瑞昌令副都統來存出武林門禦之，自守錢塘門，偕巡撫羅



遵殿布置甫定，賊已虜至，縱火撲城。越十日，地雷發，城陷。瑞昌率旗兵迎擊於湧金門，殺傷相當。退守駐防子城，賊屢攻，力拒却之。相持六日，會張玉良率援兵至，夾擊，賊棄城走，遂復杭州，特詔嘉獎，賜黃馬褂，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。

既而江南大營潰，常、蘇兩郡陷。張玉良以罪黜，命瑞昌總統江南諸軍，江長貴副之，規復蘇州，而賊已陷長興、武康，復諭先顧杭城，再圖進取。嘉興尋爲賊踞，命瑞昌督張玉良往攻，亦未果。十月，賊陷富陽、餘杭，復撲杭州，瑞昌親督副都統傑純、副將吳再升擊走之。十一年，賊勢益張，由嘉興進陷石門，湖州亦被圍，浙東諸郡相繼失守。自紹興爲賊踞，杭州愈危，遂被圍，瑞昌偕巡撫王有齡嬰城固守逾兩月。張玉良戰城下，傷殞，軍心益渙。外援不至，糧道皆絕。瑞昌憂憤成疾，旗兵精壯多傷亡，乃集將校，誓死報國，家給火藥。及城陷，瑞昌先舉火自焚，圍營次第火起，同死者，杭州副都統關福及江蘇糧儲道赫特赫納以下男婦四千餘人。事聞，詔優卹，贈太子太保，晉一等輕車都尉世職，諡忠壯。入祀京師昭忠祠，杭州建專祠，死事者附祀焉。

同治三年，杭州復，左宗棠奏瑞昌妾吳，於城破時挈兩幼子緒成、緒恩出走失散。事定，尋得緒恩，護送回京。詔念瑞昌忠烈，命本旗傳交其長子內閣中書緒光收養，飭宗棠購訪緒成下落，迄未得。後以兩世職併爲三等子爵。

傑純，布庫魯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杭州駐防。由驍騎校累遷協領。忠勇得士心，爲瑞昌所倚。杭州初破，瑞昌欲自剄，傑純與副都統來存言賊以偏師疾至，未有後繼，猶可力保。駐防城以待外援，瑞昌從之，乃登陣守禦。傑純當武林門，日與賊戰，長子前鋒校納蘇鏗陣亡，不之顧，殮其屍，不哭，曰：「汝先得所歸矣！」及援兵至，怒馬突出，賊披靡，追擊出城十里外。以復城功，賜花翎。擢寧夏副都統，留浙協同團練大臣統率練勇，出省復富陽。是年冬，賊復犯杭州，迎剿於觀音橋，手刃數賊，率西湖水勇截擊，斬馘甚衆，又連破撲城之賊，追至留下，進克餘杭，賜號額騰伊巴圖魯。調授乍浦副都統，仍留防省城。

十一年，城再陷，傑純戰一晝夜，所部傷亡略盡，遣次子出避，以存宗祀，闔門自焚，獨策馬入賊陣，死之。詔嘉其一門忠烈，依都統例賜卹，子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杭州、乍浦並建專祠，子婦孫僕皆附祀。後復加恩入祀京師昭忠祠，諡果毅。擢次子固魯鏗知府，改歸京旗。

錫齡阿，扎哈蘇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荊州駐防。以佐領率兵從戰沔陽、監利、潛江、應城、漢陽、宜昌。積功累擢福州副都統，調乍浦副都統。十一年，賊來犯，督兵出戰，城中內應起，折回巷戰，全軍皆沒，與兩子榮輝、榮耀同殞於陣。贈都統銜，子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武烈，入祀京師昭忠祠。嗣以荊州紳民感念保境功，請建專祠。子榮輝、榮耀並子

雲騎尉世職。

論曰：清制，行省要區置旗兵駐防，其尤重都會，兵額多者，以將軍領之。蓋監制疆臣，備不虞也。承平恬嬉，非復國初勁旅，小有變動，可資鎮懾，鉅寇燎原，力不足以禦之。江南之失，誤於陸建瀛不預設防。祥厚倉猝專任，以孤城當方張之寇，寧有倖焉。杭州初陷，賊僅偏師，故瑞昌能守內城以待援，及蘇、常既失，輔車無依，終不能保，大勢然也。然二人者，皆能以忠義激勵，城亡與亡，婦嬰皆知効死，烈已！祁宿藻孤忠盡瘁，溧、純、智、勇能軍，並一時傑出之才。炎岡同燼，世尤惜之。

#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九

## 列傳一百八十六

呂賢基 鄒鳴鶴 戴熙 湯胎汾 張芾 黃琮 陶廷杰 馮培元

孫銘恩 沈炳垣 張錫庚

呂賢基，字鶴田，安徽旌德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、給事中，持正敢言，數論時政得失，多所採用。文宗卽位，應詔上封事，請懋聖學，正人心，育人才，恤民隱，尤被嘉納。遷鴻臚寺卿。咸豐元年，超擢工部侍郎。二年，以時事可危，疏請下詔求言，略曰：「粵西會匪滋事，二年以來，命將出師，尙無成效，甚至圍攻省城，大肆猖獗。南河豐工未能合龍，重運阻滯，災民屯聚，在在堪虞。河工費五百萬，軍需費一千餘萬，部臣束手無措，必致措剋朘削，邦本愈搖。今日事勢，譬之於病，元氣血脈，枯竭已甚，外邪又熾，若再諱疾忌醫，愈難爲救。惟有開通喉舌，廣覓良方，庶可補救萬一。請特旨令大

小臣工悉去忌諱，一改泄沓之故習，各抒所見，以期集思廣益。」疏入，諭部院大臣、九卿、科道有言責者，各據見聞，直言無隱。

三年正月，命賢基馳赴安徽會同巡撫蔣文慶及周天爵辦理防剿事宜，賢基疏言：「江寧以東西梁山爲要隘，必先扼守。廬州爲江淮門戶，宜令重臣駐紮。巢湖出江當梁山上游，地方匪徒宜招撫，免爲賊用，且可與梁山爲犄角。」上嘉納，不及施行，而安慶、江寧先後陷。奏調給事中袁甲三、知府趙昀幫辦團練防剿，又調編修李鴻章等襄軍事。借周天爵疏言：「事當分任。團練專令殲除土匪，牧令守本境，統帥剿賊，不得遠駐百里之外，以免推諉。」上聽之。

安徽境內無大枝勁旅，團練亦散漫無可恃。七月，湖北敗賊竄陷英山，擾太湖，分犯洪家埠，賢基檄游擊廣音太、伍登庸擊走之。八月，賊復自江西竄踞安慶，賢基赴舒城、桐城勸募團練，爲官軍聲援。廣音太、伍登庸戰歿於集賢關。賊犯桐城，紳士馬三俊率練勇迎戰失利，遂失守。已革按察使張熙宇退駐大關，賢基抗疏劾之。時方駐舒城，或告以無守土責，未轄一兵，賊鋒甚銳，可退守以圖再舉。賢基曰：「奉命治鄉兵殺賊，當以死報國。敢避寇倖免乎？」十月賊至，登陴守禦，城陷，死之。

文宗初聞舒城失守，卽曰：「賢基素懷忠義，必能大節無虧。」及奏上，深悼惜之，贈尙

書銜，加恩於舒城建專祠，擢其子編修錦文以侍讀用，賜銀三千兩，命錦文即日回籍治喪。予騎都尉世職，祀京師及本籍府城昭忠祠。後安徽請祀鄉賢，特諭：「賢基品行端正，居官忠直，名副其實。」即報可。

鄒鳴鶴，字鍾泉，江蘇無錫人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雲南即用知縣。親老告近，改發河南，署新鄭，補羅山，有惠政。母喪，去官。巡撫程祖洛疏陳鳴鶴政績，羅山紳民籲請保留河南，特旨允俟服闋以南、汝、陳、光四府州所屬酌補選缺，異數也。

尋補光山，調祥符，擢蘭儀廳河工同知，護開歸陳許道。以治河勞，晉秩知府。歷衛輝、陳州、開封。二十一年，河決祥符，水圍省城，鳴鶴露宿城上，盡力堵禦。有議遷省城於洛陽者，鳴鶴上議有六不可。欽差大臣王鼎等據以疏陳，乃決議堅守。凡歷七十餘日，水退城安。論功，晉秩道員。二十三年，河決中牟，褫職留工，工竣，復原官，仍在工効力。丁生母憂，服闋，署彰衛懷道，尋授江西督糧道。文宗即位，詔舉賢才，戶部侍郎侯桐、兩江總督陸建瀛交章以鳴鶴薦，擢順天府尹。

咸豐元年，擢廣西巡撫。匪亂方熾，大學士賽尚阿督軍事，鳴鶴課吏治，治團練，撫恤被兵災民。二年，賊由永安突犯桂林，城中兵僅千人，倉猝防禦，提督向榮馳援，民心始定。

總兵秦定三等續至，鳴鶴以諸軍無所統屬，自請督戰。分遣諸將擊賊，相持月餘，賊百計攻城，屢卻。賊遂分竄，賽尙阿促向榮追擊，鳴鶴堅留防賊回竄，互疏爭。賊尋陷興安、全州，入湖南，詔擬鳴鶴職，以守城功免治罪。

洎回籍，賊已陷武昌。三年正月，陸建瀛赴九江督師，疏請起鳴鶴籌辦沿江防務。已病，或沮其行。曰：「此吾補過報國之日也。」建瀛旋退江寧，獲罪，命鳴鶴與將軍祥厚等籌商守禦。建瀛見其病甚，欲爲奏請還家養病，鳴鶴不可。及江寧陷，書絕命詞曰：「臣力難圖報稱，巨心仰答九重。三次守城盡節，庶幾全始全終。」遣人持付其子，自率隊出，至三山街，賊見識之，曰：「此守桂林之鄒巡撫也。」呼其名詬之。鳴鶴亦罵不絕口，被支解而死。事聞，贈道銜，賜卹。

同治初，江南既平，曾國藩疏陳鳴鶴生平政績及殉節狀，請加恩優卹。御史朱震言鳴鶴匿民居遇害，非臨陣捐軀者比，請罷之。編修朱福基等復以鳴鶴被難聞見各殊，呈請下兩江總督馬新貽確查。新貽覆奏紳耆咸稱鳴鶴協同防守，誓以身殉，罵賊被戕，無避匿民居之事。詔依巡撫例議卹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壯節。後祀河南名宦祠。

戴熙，字醇士，浙江錢塘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大考二等，擢贊善，

遷中允。十八年，入直南書房。督廣東學政，任滿，請終養。二十五年，服闋，未補官，復督廣東學政，累遷內閣學士。二十八年，授兵部侍郎，仍直南書房。

先是，廣東因士民阻英人入城，相持者數年。至二十九年，英人懾於民怒，暫罷議。宜宗嘉悅，以爲奇功，錫封總督徐廣縉子爵，巡撫葉名琛男爵。會熙召對，論及之。熙言廣東民風素所諳悉，督撫所奏，恐涉鋪張，非可終恃，上不憚。尋命書扇，有帖體字，傳旨申飭。越日，命南書房書扁額，內監傳諭指派同直張錫庚，戒勿交寫誤字之戴熙。未幾，罷其入直。熙知眷衰，稱病請開缺，上益怒，降三品京堂休致。

咸豐初，詔舉人才，尙書孫瑞珍以熙薦，召來京候簡用，因病未至。粵匪踞江寧，浙江戒嚴。熙偕官紳勸諭捐輸，舉行團練。八年，粵匪由江西擾浙東，熙助巡撫晏端書籌調兵食，乞援隣境。援師至，賊未得逞，漸退。以治團練勞，加二品頂戴。杭州初有民兵八百人，又選鋒數百，事緩，以資紬，減少半。十年，粵匪由安徽廣德入浙，連陷數縣，犯湖州、武康。熙以所部練勇付按察使段光清，會旗兵防獨松、千秋等關。賊至，斂兵入城守。熙謂用兵無獨守孤城之理，宜分營城外相犄角，又議乘賊初至迎擊，皆未行。熙與弟燾助守西北隅，礮斃黃衣賊一人，賊遽退匿山後。衆謂賊且遁，熙料其詐，偵之，果轉赴西南。晝夜環攻，久雨，兵疲。賊於宋鎮湖門故址穴地轟城，遂陷，熙赴水死之。弟煦、媳金、及甥王



朝榮，同殉。事聞，贈尙書銜，建專祠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文節。弟煦，精算學，自有傳。

熙雅尙絕俗，尤善畫。當視學廣東，陛辭，宣宗諭曰：「古人之作畫，須行萬里路。此行徧歷山川，畫當益進。」其見重如此。後以直言黜。及殉節，遂益爲世重。同時湯貽汾畫負盛名，與熙相匹。亦殉江寧之難，同以忠義顯，世稱戴、湯云。

貽汾，字雨生，江蘇武進人。祖大奎，官福建鳳山知縣，守城殉節，父苟業同死，見忠義傳。貽汾少有雋才。家貧，以難磨襲世職，授守備，累擢浙江樂清協副將。歷官治軍捕盜有聲。尙氣節，工詩畫，政績文章爲時重。晚辭官僑居江寧。及粵匪熾，貽汾見時事日亟，語人曰：「吾年七十有七，家世忠孝。脫有不幸，惟當致命遂志，以見先人。」江寧籌防，大吏每有咨詢，盡言贊畫。城陷，從容賦絕命詞，赴水死。事聞，文宗以其三世死事，特詔優卹，加一雲騎尉，諡貞愍。

張芾，字小浦，陝西涇陽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累遷庶子，直南書房。大考一等，擢少詹事，超遷內閣學士，督江蘇學政。二十五年，授工部侍郎，任滿回京，仍直南書房，調吏部。二十九年，督江西學政。文宗即位，應詔陳言，請明黜陟，寬出納，禁

糜費，重海防，上嘉納。命按巡撫陳阡被劾各款，得實，罷之。阡亦許芾收受陋規，詔免議。

咸豐二年，調刑部侍郎。任滿，留署江西巡撫，尋實授。時粵匪方圍長沙，詔芾偕在籍尚書陳孚恩籌防。未幾，岳州陷，芾駐守九江。三年正月，總督陸建瀛至九江，芾移守瑞昌，賊來犯，擊走之，而九江遂陷，革職留任，退守南昌。賊既踞江寧，分股泝江而上。芾奏調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來援，甫至而賊船直抵城下，芾率官紳嬰城固守，賊穴道轟城，壞而復完。總兵馬濟美戰歿城外，賴江忠源迭戰卻賊，被圍凡三閱月，賊乃東走，由九江趨安徽。芾以守城勞，復原官。奏獎將吏猥多，部議覈減，芾疏爭，嚴旨切責。會因截留滇、黔銅鉛銀，又陳孚恩被劾，芾爲申辨，上怒，褫芾職。

芾既罷，道梗不得歸，僑居紹興。賊窺徽、寧急，巡撫駐廬州不能兼顧。侍郎王茂蔭薦芾，乃命交和春、福濟差遣。芾至，練團勸捐，以千人守徽州，提督鄧紹良、總兵江長貴分扼要隘。五年，復休寧、石埭，予六品頂戴。六年，賊擾婺源、祁門，連破之於七里橋、屯溪口，徽境得安，加五品頂戴。是年冬，賊復由江西竄踞休寧，擊走之。母喪，奪情留軍，命俟服闋後以三品京堂候補。七年，鄧紹良戰歿灣沚，祁門、婺源皆告急。遣參將王慶麟破賊於清華街，又擊走祁門賊。九年，復婺源，賊西竄，授芾通政使，尋遷左副都御史。太平、石埭連戰皆捷，詔皖南四府一州軍務歸芾督辦。十年，賊復陷涇縣、旌德，由績溪進犯徽郡。

芾督江長貴及知府蘇式敬、道員蕭翰慶，連克太平、旌德、石埭、涇縣，而賊由江蘇、浙江回竄，復連陷建平、廣德、涇縣。芾先以失機自劾，暫行革職留軍，至是復自請治罪，遂命以皖南軍事畀兩江總督曾國藩，召芾還京，請回籍補持服，允之。

十一年，粵匪、捻匪合擾關中，起芾助治團練禦賊。事甫平，而回匪亂作，連破數州縣，逼省城，詔芾督辦陝西團練，會同巡撫瑛榮防禦。瑛榮異懦，計無所出，謂芾大臣有鄉望，諭之宜可解。芾慨然率數騎往，歷高陵、臨潼至渭南倉頭鎮，曉以利害，回衆頗感動。其會任老五懼搖衆心，嗾黨擁出折辱之，芾據地大罵不絕口，遂被支解。時同治元年五月十三日也。子師劬，往覓遺骸，僅得骨數節。事聞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文毅。命於省城、倉頭鎮並建專祠，隨行遇害之臨潼知縣繆樹本、山西知縣蔣若訥及家屬在涇陽被害者五十二人，從死僕人金榜等六人，並附祀。賜師劬舉人。江西、徽州並建專祠，後祀江西名宦。

黃琮，雲南昆明人。道光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累擢兵部侍郎，以親老乞養回籍。咸豐七年，雲南回亂方熾，命琮偕在籍御史寶琦治團練。時餉絀兵單，疆臣主且剿且撫，而漢、回仇隙素深，團練驕悍不聽約束，往往撫局將成，練勇擅殺降回，益紛擾。總督

吳振械劾琮及寶垌辦理失當，皆褫職。事稍定，振械疏陳縱容練勇諸事，皆出寶垌主持。琮當省城被圍時，登陣固守有勞，又勸捐出力，詔復原官。同治二年，逆回馬榮詐降，入城狀總督潘鐸，肆殺掠，琮遇害，贈右都御史。光緒中，巡撫潘鼎新爲請，予諡文潔。

陶廷杰，貴州都勻人。嘉慶十九年進士，由編修遷御史，給事中。道光中，出爲江蘇蘇松糧儲道。歷甘肅按察使、陝西布政使，署巡撫。二十五年，休致。咸豐三年，貴州土匪起，命廷杰在籍會同地方官辦理團練。六年，古州、黃平、都勻先後陷，廷杰率團練禦賊，死之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文節。

馮培元，字因伯，浙江仁和人。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，入直南書房。咸豐元年，改直上書房，授惇郡王奕諒讀。二年，大考二等，擢侍講。尋督湖北學政。數月中，連擢侍講學士、光祿寺卿。

時粵匪已犯長沙，人情汹懼。培元幼孤，家貧，母何賢明苦節，撫之成立。及至湖北，將迎養。聞岳州陷，馳書止母行。母報曰：「如果有變，見危授命，大節不可奪。其遵吾教！」培元奉書，涕泣自矢。賊至攻城，培元偕在城文武登陣同守。城陷，投井死。三年正月，賊去，向榮率兵入城，有以告者，始出而殮之，尸如生。事聞，文宗以武昌之陷，闔城文武殉

難，卹典特優，贈侍郎，建專祠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文介。後兩子學瀚、學澧皆賜舉人。

孫銘恩，字蘭檢，江蘇通州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遷詹事。咸豐二年，典試廣東，還京，道出九江。粵匪已由岳州東下，陷漢陽。銘恩疏上江防十二事，下江南督撫施行。三年，連擢內閣學士、兵部侍郎，督安徽學政。

時安慶已爲賊踞，故事，學政駐太平府，銘恩激勵紳民，舉行團練，捐廉爲倡。潰兵時至，侮官劫市，銘恩諭以大義，稍定。四年，以父病請開缺省視，會有旨命偕在籍前南河總督潘錫恩防守徽寧，銘恩未之知也。疏入，文宗疑其規避，嚴旨切責，允其回籍，俟假滿以三四品京堂降補。未踰月，賊犯太平，從者請避之。銘恩曰：「城亡與亡，以明吾心。」城陷，賊至，衣冠坐堂上，抗罵，被執，囚於江寧，僕范源從。銘恩不食，賊脅源勸降，源叱之，斷其舌，同遇害。詔嘉其抗節不屈，遇害甚慘，贈內閣學士，入祀京師及安徽、江蘇昭忠祠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文節。范源同議卹。

沈炳垣，字紫卿，浙江海鹽人。道光二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中允。咸豐四年，督廣西學政。廣西自洪秀全北犯後，羣匪迭起。炳垣至，與巡撫勞崇光議戰守策，崇

光深器之。

七年春，按試南寧畢，警報日至，居民洶洶驚避。炳垣倡言城險可保，條列守禦法，捐俸濟餉，守三晝夜。賊知有備，引去。潯州陷，江路梗塞，間道至梧州。艇匪陳開等衆數萬突來犯，炳垣率知府陳瑞枝等嬰城固守，凡三閱月，糧盡援絕。官吏以炳垣無守土責，遣兵衛之出，炳垣不可。八月，城陷，仰藥未死，賊擁去，厚遇之。炳垣罵賊，求死不得。久之，乘間爲書致巡撫劉長佑，請出兵襲城，密約城內民夾擊。事洩，賊恨甚，磔而焚之。有老卒睹炳垣慘死狀，走省城首於官。贈內閣學士，諡文節，建專祠桂林。

張錫庚，字星白，江蘇丹徒人，大學士玉書裔孫。道光十六年二甲一名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，擢順天府丞，丁父憂，服闋，補原官。疏論綠營冒濫頂名及緝捕諸弊，詔下其疏於各直省，實力整頓。又疏言殿試貢士不限字數，聽其發揮，刪去頌辭，下部議行。歷太僕寺卿、左副都御史。

咸豐八年，督浙江學政，擢刑部侍郎，仍留學政任。十年，杭州陷而旋復，錫庚助城守，其子恩然率家屬自焚，錫庚以聞，予旌卹。團練大臣王履謙劾巡撫王有齡籌餉按缺派捐，命錫庚訪按。錫庚以有齡一月內更易州縣二十餘員，非政體，請予處分，從之。十一年，任

滿，代者未至，杭州復被圍，錫庚同守城。城陷，或勸之去，錫庚曰：「吾大臣也，不可辱國。」遂自縊，賊稱其忠，爲具棺斂。贈尙書銜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祀浙江昭忠祠，諡文貞。

論曰：呂賢基以忠鯁受主知，其治兵安徽也，志欲大有所爲，當殘破之餘，驟無藉手，倉猝殞身，文宗惜之。鄒鳴鶴久著循聲，戴熙亦負清望，張芾守江西、防皖南，雖無偉績，備歷艱難。三人以在籍搢紳治團籌防，雖久暫不同，皆事權不屬，或以城亡與亡，或以犯難遇害。黃琮初因措置失宜獲咎，繼亦原之，而終不免於難。馮培元、孫銘恩、沈炳垣、張錫庚，文學之臣，職非守土，死皆慘烈，朝廷報忠之典悉從優渥，固不以成敗論已。

# 清史稿卷四百

## 列傳一百八十七

何桂珍 徐豐玉 張汝瀛 金雲門 唐樹義 岳興阿 易容之

溫紹原 金光筋 李孟羣 趙景賢

何桂珍，字丹畦，雲南師宗人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年甫冠，乞假歸娶。散館授編修，督貴州學政。入直上書房，授孚郡王讀。文宗在潛邸，卽受知。桂珍鄉試出倭仁門，與唐鑑、曾國藩爲師友，學以宋儒爲宗。及文宗卽位，以所撰大學衍義芻言奏進，優詔嘉納。數上疏論時政得失，言琦善、牛鑑僨軍之將，不宜任兵事。咸豐三年，出爲福建興泉永道。巡防大臣賈楨等奏請開缺，留京隨辦城守事宜。

四年，畿輔解嚴，授安徽徽寧池太廣道。安慶久陷，巡撫福濟駐廬州之店埠。桂珍所治在江南，阻於賊，遂留江北。檄募勇從征，餉無所出，久之，得二百人，至霍山，號召鄉



團，增爲三千人，激以忠義，破擒匪李兆受於霍城，追擊至麻埠，進逼流波瞳，檄商城、固始鄉圍截其北，金寨練勇拒其東，自率所部遏其西，兆受大懼，與其黨馬超江等同降，解散脅從萬計，民歡呼載道，饋糗糧不絕。福濟令桂珍援廬江，檄至，城已陷，馳救不及，劾罷職。是年，曾國藩破賊田家鎮，進圍九江，桂珍通牒言戰狀，國藩以聞。袁甲三軍臨淮，欲資桂珍兵西與楚師會，至蘄水而九江軍失利，武昌再陷。國藩入江西，文報不相聞。桂珍乃提孤軍轉戰潛、霍間。五年春，克蘄水、英山，殲賊首田金爵。和春上其功，予六品頂戴，留駐英山。自桂珍受事，至是八閱月，僅支餉銀三百兩。民團相從者踵至，益以李兆受降衆，餓不得食，五月，師遂潰。

兆受之降也，桂珍請福濟羈以官，不聽，不能無缺望。未幾，馬超江被殺，兆受乞拘仇，弗獲，則大恚，議爲超江復仇，設位受弔，捻黨大集。於是安徽、河南皆以兆受復叛入告，兆受詣桂珍自陳，撫慰之，稍定。會福濟密書囑先發絕其患，書由驛遞，爲兆受所得，謂桂珍賣己。十月，陽置酒，伏兵英山小南門外，桂珍遂遇害，左右四十餘人皆從死。事聞，依道員陣亡例賜卹，贈光祿寺卿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同治初，江南平，曾國藩疏言桂珍率鄉團剿賊，饑餓艱難，歷人間未有之苦，機事不密，爲叛人所戕，天下冤之。詔晉世職爲騎都尉，予諡文貞，建祠英山縣。

徐豐玉，字石民，安徽桐城人。父鏞，嘉慶十四年進士，官至太僕寺卿。豐玉少應科舉不遇，捐納銓授貴州平遠知州。署威寧，捕斬大盜，總督林則徐嘉異之，調黃平。苗寨盜魁保禾日聚衆剽掠。豐玉清保甲，理屯軍，請兵會剿。巡撫喬用遷慮激變，不許。既而苗益恣，從知府胡林翼往剿，保禾遁。時廣西匪起，蔓及貴州境。豐玉練民兵，入山搜捕，多得盜魁，誅之。雲南巡撫張亮基過黃平，悉其狀，密疏薦。遷郎岱同知，署思州府。

咸豐二年，擢湖北黃州知府。甫蒞任，而張亮基調湖南，奏調豐玉往襄軍事，助守長沙。尋從總督徐廣縉赴岳州，武昌已陷，豐玉請廣縉速移鎮黃州，截賊下竄。廣縉不能用，得罪去，張亮基代之。三年，擢湖北督糧道，署漢黃德道。廣濟民變，戕縣令。黃州知府邵綸及新令鮑開運往撫，均遇害。豐玉偕按察使江忠源往剿，捕斬數百人，乃定。

會粵匪由江寧分竄上游，忠源率師援江西，亮基令豐玉統湖北防軍駐田家鎮。鎮當江北岸，後有大山曰黃金塔，小山曰磨盤，下有河直入江中，與南岸半壁山接。山塹水湍，舟行必循湍繞河乃得過，最據形勢。豐玉列營諸山，於河上聯筏作城，列礮以守。半壁山背倚湖，湖通興國，入湖處曰富池口。豐玉欲分營半壁山上而兵單，僅遣兵弁瞭望而已。九月，賊由南昌退九江，遂上犯田家鎮。豐玉偕總兵楊昌泗憑牆礮擊沉賊船，又斃陸路撲

營賊，乘勝追壓乃退。次日，賊船擁至，分三路迎擊，斃賊甚衆，燬其大船。賊由富池口分船數百犯興國，會江忠源由江西回援，賊復由興國會於富池口。荊門知州李振輕軍襲之，豐玉遣兵夾擊，敗挫，樞陣歿。忠源聞田家鎮危急，調九江兵馳援，未達，忠源獨挈親兵數十人至。見賊衆兵單，驚曰：「不可守矣！」次晨，大風作，賊連檣驟至，環撲我營。豐玉偕漢黃德道張汝瀛督戰，筏城被焚，營壘皆不守。豐玉手佩刀殺賊，遂自刎，汝瀛同殉焉。忠源親隨僅存數人，收集餘衆，退駐廣濟。事聞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光緒中，大學士李鴻章疏陳豐玉政績、死事狀，予諡勇烈，建專祠。

張汝瀛，山東樂陵人。道光元年舉人。官廣西知縣，歷貴縣、蒼梧，以剿匪功洊升知府，亦爲張亮基所薦拔。咸豐三年，擢漢黃德道。甫抵任，偕豐玉同守田家鎮，歿於陣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追諡勇節。

金雲門，安徽休寧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，官浙江雲和知縣。改湖北，歷天門、崇陽、隨州。以擒崇陽匪首鍾人杰功，晉知州。洊擢安陸知府，署糧儲道，護按察使，調署黃州。自田家鎮失利，賊遂進陷黃州，雲門死之，贈太僕寺卿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後京山士民以政績卓越請建祠，諡果毅。

唐樹義，貴州遵義人。嘉慶二十一年舉人，官湖北咸豐、監利、江夏知縣，洊擢湖北布

政使。以病歸，在籍辦團練。張亮基奏調湖北，署按察使。及田家鎮軍事亟，率兵防江北陸路，駐廣濟。既而黃州、漢陽相繼陷，樹義剿賊德安，進軍溝口。咸豐四年，戰失利，褫職留任，率舟師禦賊金口，船破，死之。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威恪。

岳興阿，博爾濟吉特氏，滿洲正藍旗人。考授內閣中書，出爲河南南陽知府，洊擢湖北布政使。四年，武昌陷，死之。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剛節。

易容之，廣東鶴山人。捐納銓授湖北德安知府。四年，德安陷，罵賊死之，予騎都尉世職。李振自有傳。

溫紹原，字北屏，湖北江夏人。少負奇略。入賞爲兩淮鹽運司經歷，改知縣。咸豐二年，署六合，減賦役，蠲苛法，民戴之。

粵匪陷武昌東下，紹原以六合爲南北要衝，勸民積穀儲羣堡，修城垣，治守具。團練四鄉，合爲一氣，別募壯勇訓練。三年春，江寧陷，賊游騎至境，輒殲之。既而大至，禦於龍池，以兵單失利，練總徐琳、達成榮戰死，紹原退保南關。會日暮，賊營火，乘亂攻之，斬偽丞相一、僞統制四，餘衆殲焉。紹原益增守要隘，浚品字坑伏地雷。守備秦淮陽，千總夏定邦、王家幹，皆能戰，賊屢至，隨機禦之，每擒斬過當，賊懼之，不敢逼。欽差大臣向榮、總

督怡良先後上其功，以知府陞用，賜花翎，特詔嘉獎，並以紳民深明大義，蠲免六合一年丁漕，增廣學額，以示旌異。

四年，賊屯九洲洲，結箚置礮，翼以戰艦，順流下，至八卦洲，紹原夜以小舟襲之，縱火焚箚幾盡，偕總兵武慶、江浦知縣曾勉禮，分路進攻九洲洲。天大霧，架浮橋襲賊營，大破之，平其壘，被議敘。

五年，署江寧知府，在縣設治，督辦府屬團練事宜。賊屢糾悍黨自浦口來撲，皆不得逞。六年，大軍攻鎮江、瓜洲急，賊數路來援。其自蕪湖來者，紹原要之於江，七戰皆捷，進剗南岸七里洲賊壘，燬其舟。賊乃出陸路，竄踞高資港、下蜀街，巡撫吉爾杭阿檄紹原赴援。紹原令其弟溫綸率千人往戰，數有功。江北托明阿軍潰，揚州陷。紹原由儀徵往援，而賊陷江浦，犯浦口，踞六合葛塘集，偕張國樑馳擊於龍池，大破之；又破之於盤城集，連復江浦、浦口。捷聞，擢道員。未幾，賊再陷江浦，進犯六合，紹原合水陸擊走之。

時軍事分隸江南、江北兩大營。六合地居江北，紹原以孤城爲保障，且數出境渡江助大軍攻剿立功，向榮深推重，令充南軍翼長。德興阿督北軍，意嫌之。七年，天長、來安土匪起，遣兵破之。列上所部戰績，德興阿謂越境邀功，置勿錄，紹原力爭，遂以干預保舉疏劾褫職，仍留六合帶勇防堵。尋有旨命兼管江寧、江浦團練。總督何桂清疏言：「紹原以一

縣倡募水陸各勇，激勵紳團，屢殲賊衆，出奇制勝。且餘力上益江浦，下救儀徵，北援來安，江北大營得免西顧之憂。自來安至廬州，尚有一綫運道可通者，亦惟紹原是賴。才足匡時如紹原者，實不多見。請復原官，以維繫衆心。」詔允開復知府。八年，從大軍克來安，加鹽運使銜。

悍酋李秀成、陳玉成大舉援江寧，先陷江浦。德興阿退六合，三戰皆敗，又退揚州。賊久憾紹原，合力圍攻。文宗恐其有失，詔促德興阿、勝保速援，皆不至。紹原堅守幾及一月，力竭城陷，死之。張國樑既克揚州，卽日馳赴，於城陷次日始至，聞者莫不嗟悼。詔嘉紹原「六載守城，久爲江北重鎮。援師未集，力竭捐軀，深爲憫惜」，贈布政使銜，予騎都尉世職，於六合建專祠，諡壯勇。

夏定邦，六合人；王家幹，睢寧人。從紹原守禦，及八卦洲、九洲、江浦諸戰，皆有殊績，並擢官都司。城陷，同死難。

金光筋，字濂石，直隸天津人。捐納通判，分甘肅，署巴燕戎格廳，改安徽知縣。青陽民因歲荒抗徵，幾釀變，光筋奉檄單騎諭解之。補建平，調定遠。定遠多盜，巡緝無間，捕土匪陳小喚子置之法。又調壽州。

咸豐三年春，粵匪連陷安慶、江寧，皖北盜藪起，光筭集民團備戰守。陸遐齡者，定遠巨猾，繫安慶獄。城陷，賊令歸結黨爲北路應，擾定遠、壽州、合肥，勢甚張。巡撫周天爵兵少不能制，令光筭圖之。先布間諜，散其黨羽，然後進攻莊木橋。光筭設奇計，親率勇士擒遐齡父子及其黨四十餘人，戮之。天爵特疏薦，晉秩知府，賜花翎。

四月，賊由江寧、揚州分股北竄臨淮，擾及鳳陽、懷遠。光筭於兩河口立水營，八公山雜張旗幟爲疑兵，列礮要隘。獲賊諜逃兵，並斬之以徇，壽州獲安。五月，賊復由六合撲正陽關，光筭調練勇千，屯三十里鋪及兩河口迎擊，殲賊二百餘人，乃引去。招降附近土匪談家寶、張茂等黨衆數千，皆効用。是年冬，粵匪陷廬州。四年，六安繼陷，北路擒匪日猖獗。和春督大軍規廬州，不暇北顧。袁甲三剿擒，徬徨於皖、豫之交。正陽爲要衝，距州城六十里。光筭扼關以禦，擒黨數來犯，五戰皆捷。季學盛踞于家圍，而馬四、馬五、王亮彩、鄧三虎等諸擒黨出沒州境，先後平之。廬州大軍無後顧憂者，光筭之力也。

五年，大軍克廬州，光筭署知府，撫流亡，嚴斥候，數殲伏匪。六年，遂實授。尋巡撫福濟疏列其治行上聞，以道員記名，署廬鳳道。時和春移督江南大軍，袁甲三再起軍臨淮，擒勢南趨。光筭甫出兵，擒首張洛行已破周鎮、王莊，犯三十里鋪。光筭背水爲陣，令曰：「有進無退。」分三路擊之，以八百人破賊數萬。七年春，擒匪龔德等掠正陽關，光筭偕副都統

德勒格爾渡河襲擊，斃賊八百餘，追七十里。將搗其巢，聞六安復爲粵匪所陷，回保壽州。粵匪驟至，圍城。破其地雷，夜乘霧出城，分三路襲賊營，鄉團應之。賊驚潰，追擊，斃賊千餘，圍立解。捷入，加按察使銜。乘勝合水陸進剿，毀賊營四十餘處，克正陽關，賜號鏗色巴圖魯。閏五月，擒匪復踞正陽關，欽差大臣勝保率兵至八里塚，光筭請夾擊於沫河口，建浮橋先渡馬隊。賊忽由後路鈔來，光筭立船頭督戰，左腿中槍，猶指揮進擊，纜斷溜急，舟覆，沒於河。詔贈布政使銜，依贈官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剛愷，於壽州建專祠。

光筭吏治戰績爲安徽第一。嘗言：「大兵宜攻不宜守。郡縣吏宜守四境，不宜守孤城。」皖北倚爲保障。及其歿後，擒氛乃益熾，人尤思之云。

李孟羣，字鶴人，河南光州人。父卿毅，道光二年舉人，四川長寧知縣，累擢湖北督糧道，署按察使。咸豐四年，粵匪陷武昌，巡撫青馨走湖南，卿毅守城殉難，贈布政使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愷肅。

孟羣，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廣西卽用知縣。歷署靈川、桂平，以剿匪功擢南寧同知。咸豐元年，匪首洪秀全犯盤龍河，孟羣手執籐牌督戰殺賊，鏖戰連日，賊不得渡。擢知府，調赴永安軍營。二年，授泗城知府。賊犯桂林，孟羣赴援，連戰北門外及古牛山、五里墟、夾



山口、睦鄰村，迭挫賊鋒。圍解，加道銜。進平潯州艇匪，擢道員，署潯州知府。三年，調江西九江府，仍留廣西剿賊。

四年，會國藩在籍治水師，聞孟羣名，奏調率千人往偕楊載福、彭玉璽東下，攻拔城陵磯、克岳州，調廣西平樂府。賊陷武昌，孟羣聞父殉難，誓滅賊復仇，仍請終制，詔留軍。國藩屯金口，塔奇布進扼洪山，定三路攻武昌之策。孟羣偕載福、玉璽中流直下，艦分二隊，前隊衝鹽關出賊背，後隊自上擊下，燬賊船二百餘艘。會諸軍剋沿江木柵，破漢關及金沙洲、白沙洲，抵鮎魚套，西渡攻漢陽朝宗門。賊揚帆下竄，屍蔽江。燬晴川閣下木柵、大別山下木壘，武昌、漢陽同日收復。孟羣奔赴父死所慟哭收殮，一軍感動。捷聞，加按察使銜，賜號珠爾杭阿巴圖魯。

於是國藩進規江西，孟羣率水師抵九江，戰兩岸及湖口皆捷。五年春，師挫於湖口，賊沂江上犯，陷漢陽，武昌大震。孟羣回援，偕彭玉璽敗賊漢陽。署湖北按察使，以在憂辭，詔不允。武昌尋爲賊陷，從胡林翼屯金口，改統陸師。五月，合擊賊，四戰皆捷。七月，賊糾黨撲金口，孟羣拒戰失利，陸營潰。詔以衆寡不敵原之，命攻漢陽。六年，從總督官文迭進攻，十一月，孟羣據龜山俯擊，總兵王國才攻西南各門，城中賊亂，遂克漢陽，加布政使銜，以布政使遇缺題奏。

七年，安徽北路捻匪方熾，粵匪自桐城進陷六安、英山、霍山，廬州危急。巡撫福濟請援，孟羣率陸師二千五百人赴之，途次授安徽布政使。進兵克英山、霍山，攻獨山，駐軍麻埠。霍山復爲賊陷，尋復之。八年，粵匪由潛山、太湖竄擾河南固始。孟羣自六安赴援，偕勝保力戰解圍，被獎敘。剿商城匪黨，平之，回軍克六安。七月，福濟卒於軍，暫攝巡撫，未十日，廬州爲粵匪所陷，褫職，留軍効力。收集潰軍，駐廬州西官亭、長城一帶。

皖北赤地千里，協餉不至，所部號四千，飢疲已甚。湘軍李續賓方克桐城、舒城，飛書乞援，而續賓戰歿於三河，勢益孤危。九年二月，六安復陷，賊六七萬逼長城，營壘被圍，死守十餘日。壘破，手刃數賊，受傷被執，擁至廬州，賊首陳玉成優禮之，絕糧不食，賦詩四章書於絹，付人使出報大營，遂死之。

勝保等先已疏陳孟羣殺賊陣亡，詔復原官，賜卹，諡武愍。十年，巡撫翁同書以尋獲遺骸入奏，命送回籍。袁甲三復奏孟羣死事實蹟，詔於廬州建專祠，依巡撫例優卹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穆宗卽位，以孟羣父子殉節，忠烈萃於一門，與賜祭死事諸臣之列焉。

趙景賢，字竹生，浙江歸安人。父炳言，嘉慶二十二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歷官湖南巡撫。

景賢，道光二十四年舉人，誤註烏程籍，被黜。捐復，授宣平教諭，改內閣中書。豪邁有大略。咸豐三年，在籍倡團練，以勸捐鉅款，晉秩知府，分發甘肅，未往。十年，尙書許乃普薦之，命從團練大臣邵燦治事。聞粵匪陷廣德，自蘇州馳歸，籌布守城。總兵李定太、參將周天孚先後來援失利。景賢收集潰兵，爲戰守計。偵知江南援軍至，出城夾擊，擒斬數千，立解城圍。從張玉良復杭州，克長興、德清、武康。既而賊擾嘉興，景賢分兵屯南潯，扼其衝。四月，賊由太湖、夾浦犯湖州。道員蕭翰慶來援，戰歿，招其潰兵入伍，出北門擊賊，血戰數晝夜，賊遁。五月，率礮船進攻平望鎮，與楚軍合擊，克之。會賊酋陳玉成由溧水竄浙境，景賢回救，合民團要擊走之，賜號額爾德木巴圖魯，以道員用。六月，進復廣德，交軍機處記名簡放。十月，賊犯杭州，景賢馳援。湖州告警，速回師，賊已至南門外峴山。副將劉仁福率廣勇來援，有通賊狀，誘擒仁福，斬之以徇。賊奪氣，分擾四鄉，旋犯西門。合水陸擊退，盡破附近諸山賊壘，圍復解，加按察使銜。

十一年，復長興。尋賊踞洞庭東、西兩山，長興不能守，郡北七十二瀆時被擾。景賢於大錢口增駐水師，聯絡民團，分顧各路，屢戰皆捷。五月，賊踞菱湖鎮。率水師進攻，燬賊舟，又破之於澈山溪。九月，賊又逼郡城，屢戰五晝夜，追奔出境。時杭州久被困，景賢率兵滾營前進，連破賊卡二十餘處。賊復乘虛襲大錢口，景賢且戰且退，掩擊之，賊遁。聞杭

州再陷，歎曰：「湖郡孤注，惟當効死弗去，以報國恩耳！」是年冬，授福建督糧道。同治元年春，詔念景賢殺賊守城，於團練中功稱最，特加布政使銜。自賊氛逼城，僅大錢口可通太湖糧道。會大雪湖凍，賊由洞庭東山履冰來犯，大錢遂爲所踞。

賊以屢戰傷亡多，恨景賢次骨，掘其父墓，戒不與戰，但斷絕糧道以困之。景賢迭出戰不利，密寄帛書至上海與其叔炳麟訣，誓以死守。朝廷惜其才，命曾國藩、左宗棠設法傳諭輕裝出赴任，景賢益感奮，選壯士三千人，分出斫賊營，奪其糧而還。被圍既久，兵日給米二合五勺，官民皆食粥糜，道殣相望。五月，城陷。

景賢冠帶見賊，曰：「速殺我，勿傷百姓。」賊首譚紹洸曰：「亦不殺汝。」拔刀自刎，爲所奪，執至蘇州，誘脅百端，皆不屈。羈之逾半載，李秀成必欲降之，致書相勸。景賢復書略曰：「某受國恩，萬勿他說。張睢陽慷慨成仁，文信國從容取義，私心竊向往之。若墜節一時，貽笑萬世，雖甚不才，斷不爲此也。來書引及洪承疇、錢謙益、馮銓輩，當日已爲士林所不齒，清議所不容。純皇帝御定貳臣傳，名在首列。此等人何足比數哉？國家定制，失城者斬。死於法，何若死於忠。泰山鴻毛，審之久矣。左右果然見愛，則歸我者爲知己，不如殺我者尤爲知己也。」秀成赴江北，戒紹洸勿殺。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，秀成去，日惟危坐飲酒。二年三月，紹洸聞太倉敗賊言，景賢通官軍，將襲蘇州，召詰之，景賢謾罵，爲槍擊

而殞。

自湖州陷，屢有旨問景賢下落。至是死事上聞，詔稱其「勁節孤忠，可嘉可憫」，加恩依巡撫例優卹，於湖州建專祠，宣付史館爲立特傳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忠節。長子深彥，年十二，在湖南，聞湖州陷，卽自斃死。先被旌，附祀景賢祠。次子濱彥，賜官主事；溱彥、溍彥皆以通判用。

論曰：何桂珍儒臣出爲監司，以忠義激勵饑軍，竟撫悍寇，誤於庸帥，倉猝殞身。徐豐、玉才、裕、匡、濟，兵單致敗。溫紹原守六合，金光、飭守壽州，並以彈丸一邑，出奇制勝，砥柱狂瀾，其有關於江淮全局者大矣。李孟羣戰功卓著，至皖北兵食俱絀，卒不復振，父子繼死國事，爲世所哀。趙景賢以鄉紳任戰守，殺敵致果，繼以忠貞。當時團練徧行省，自湖湘之外，收效者斯爲僅見。諸人不幸以節烈終，未竟其勳略，惜哉！

# 清史稿卷四百一

## 列傳一百八十八

向榮 和春 張國樑

向榮，字欣然，四川大寧人，寄籍甘肅固原。以行伍隸提標，爲提督楊遇春所識拔。從征滑縣、青海、回疆，常爲選鋒。積功擢至甘肅鎮羌營游擊。道光十三年，直隸總督琦善知其才，調司教練，累遷開州協副將。海疆戒嚴，率兵駐防山海關。擢正定鎮總兵，調通永鎮。二十七年，擢四川提督。三十年，調湖南，平李沅發之亂，調固原。

廣西匪起，巡撫鄭祖琛不能制。榮於舊將中最負時望，文宗特調爲廣西提督，倚以辦賊。是秋至軍，由柳州、慶遠進剿，以達宜山、象州，連破賊於索潭墟、八旺、陶鄧墟、猶山等處，賊氛稍戢。惟洪秀全等踞桂平金田，狡悍爲諸賊冠。榮移兵往剿，賊以大黃江、牛排嶺爲犄角。咸豐元年春，攻大黃江，賊分出誘戰，率總兵李能臣、周鳳岐合擊，大破之，殲千數。

百人，賜號霍欽巴圖魯。水陸合攻牛排嶺，擄其巢，又追擊於新墟、紫金山，賊乃竄踞武宣東鄉。時周天爵爲巡撫，與榮同剿賊，議不合，數戰未得利，廣州副都統烏蘭泰率兵來會。四月，賊突圍竄象州。榮被譴，褫花翎，降三級留任，天爵亦罷軍事。大學士賽尙阿代李星沅督師，命榮與烏蘭泰節制鎮將以下，迭詔戒榮同心協力，以贖前愆。賊踞象州中坪，其要路東曰桐木，西曰羅秀，榮與烏蘭泰分扼之。六月，榮由桐木進兵，偕烏蘭泰合剿，迭敗賊於馬鞍山及架村、黃瓜嶺、西安村，遂回竄桂平新墟、紫金山，特險負嵎。榮偕烏蘭泰等迭奪豬仔峽、雙髻山要隘，進破風門坳。八月，賊冒雨竄逸，官軍失利於官村，遂陷永安州，坐褫職留營。十一月，合攻永安，獲勝，復原官。

初，榮所部湖南兵，因榮子繼雄用事，軍心不服，故武宣、象州之役戰不力，皆歸咎之。文宗排衆議，仍加倚任，而調四川兵以易湖南兵。賽尙阿不知兵，專倚榮與烏蘭泰。二人復不協，圍永安久不下。榮建議缺北隅勿攻，伺賊逸擊之。二年二月，天大雨，賊由北突出，逕犯桂林。榮由間道馳援，先賊至，賊冒榮旗幟襲城，擊走之。偕巡撫鄭鳴鶴急治守具，屢出奇兵擊賊城下，俘斬甚衆。經月餘，援軍集，賊乃解圍北竄。詔嘉其保城功，已奪職復之，予議敘。賊由興安、全州入湖南。榮頓兵桂林，爲總督徐廣縉論劾，褫職戍新疆。賽尙阿疏請暫緩發遣，令援湖南。九月，至長沙，破賊瀏陽門外，又破之於見家河、漁網洲、

嶽麓山。至冬，圍乃解。賊北竄，陷岳州，入湖北，進犯漢陽、武昌，官軍遙尾之，莫敢擊。賽尙阿、徐廣縉先後罷黜，諸將無一能軍。詔以榮屢保危城，緩急尙欲恃之，予提督銜，幫辦軍務，責援武昌。尋復授廣西提督。榮至，數奏捷，而武昌尋陷，褫職，仍留軍。調署湖北提督，未幾實授，命爲欽差大臣，專辦軍務。賊既踞武昌，勢益熾，不可復制矣。

三年正月，大舉東犯，連舟蔽江，棄城而去。榮以克復聞，詔促躡追。榮所部兵多疲弱，遣撤六千餘名，料簡精銳，率總兵和春、李瑞、秦定三、玉山、福興沿江躡賊，令提督蘇布通阿率川兵，總兵晉德布率滇兵來會。至九江，無舟，留半月，賊已掠安慶，陷江寧，爲久踞計。榮至江寧，屯孝陵衛。時鎮江、揚州皆爲賊踞，詔琦善剿江北，榮剿江南，分任軍事。榮所部一萬七千餘人，攻通濟門外及七橋壘賊壘，連破之，進屯紫金山，結營十八座，賜黃馬褂。江寧城內士民謀結合內應，屢爽期，迄無成功。賊已分股由安徽北擾河南，而鎮江、揚州南北互應，大江上下游賊勢相首尾。榮遣提督鄧紹良率兵八千規鎮江，總兵和春以舟師伺便夾擊，屢戰，進壁城下。六月，紹良軍爲賊所襲，退守丹徒鎮，榮令和春往援，遂代領其軍。賊注意蘇、常諸郡，以和春軍相持不得進，乃欲取道東壩。十月，賊船入蕪湖，陷高淳，遣兵擊走之，令鄧紹良駐防。既而皖北賊熾，和春赴援，榮請以提督余萬清代督鎮江軍。



四年七月，賊犯東壩，遣副將傅振邦等協剿，賊退高淳，進復其城。賊乘江寧大營空虛，大舉來撲，率諸軍拒之，擒偽丞相譚應桂，俘斬三千餘。總兵葉長春、吳全美以水師克下關水柵礮臺，殪偽燕王秦日綱，進扼三山，營江路上游。賊聚太平府，與江寧相應。張國樑連克賊壘，乘勝復太平，殲賊首韋得真等。江寧賊出營於上方橋，三路來撲，又撲七橋，分擊敗之，三戰殪賊二萬餘。八月，燬上方橋賊壘，進逼雨花臺，擄其巢，追奔至城下。賊復由觀音門出趨栖霞，令總兵德安追擊，敗之於高資汛，又與余萬清合擊於夾江，擒斬殆盡。萬清亦屢敗賊於鎮江。

五年春，湖北竄賊入蕪湖，鄧紹良禦之於黃池。瓜洲賊出鮎魚套犯高資，擊走之。五月，賊由蕪湖犯灣沚，却之。吳全美率水師破賊於東梁山，德安、明安、秦率陸師進攻蕪湖，會鄧紹良大破安慶援賊，遂復蕪湖。餘賊猶濱江結壘，以廣福磯、弋磯爲犄角，數路死力來援，紹良、全美等水陸苦戰，迭敗之而不能克也。時巡撫吉爾杭阿既克上海，詔幫辦軍務，專任鎮江一路，督攻甚急，江寧賊百計赴援。十一月，榮督總兵德安、張國樑、秦如虎等，迭擊之於燕子磯、觀音門、甘家港、栖霞街、石埠橋等處，賊竄回江寧，令德安駐軍東陽鎮扼之。十二月，上游蕪湖、兩梁山、金柱關及江北瓜洲、金山、廬州、三河諸賊同趨江寧，約城中悍賊衝出：一由神策門至仙鶴門抄綴大營，一由觀音門沿江至栖霞，直趨鎮江；一由南

路秣陵關來犯。榮令張國樑、秦如虎迎擊於仙鶴門，大捷，回擊石埠橋，賊亦退，又敗之於龍脖子及元山、板橋等處。檄鄧紹良自蕪湖回援，余萬清自鎮江移駐龍潭、下蜀街。

六年春，賊踞倉頭，爲往來要道，余萬清、張國樑迭擊不退，鄧紹良至，令統前敵諸軍，屢戰不利。賊日增多，蔓延炭渚、橋頭，改以張國樑爲總統，國樑力戰，連破橋頭、下蜀街、三汊河、張楊村諸壘，賊始竄走，復合鎮江賊入瓜洲，將軍托明阿軍潰，江北地震。榮令紹良援揚州，偕德興阿復其城。國樑援六合，進克江浦、浦口，江北稍定。四月，寧國告陷，蘇、浙戒嚴，令紹良馳禦之。江長貴亦退守黃池，而鎮江軍事復急。國樑進攻小丹陽未下，吉爾杭阿戰歿於烟墩山，鎮江京峴山營壘皆失，榮令余萬清代領其軍。明安泰扼小丹陽，福興、張國樑率兵防剿，以固蘇、常門戶。國樑破賊於丹徒鎮，進扼馬陵，而賊已陷溧水，由高資、下蜀街趨江寧，分屯太平、神策門外。

五月，上游賊虜至，屯城北。榮大營兵僅數千，急促國樑回援。賊分十餘路來撲，營壘盡失，退守淳化鎮，再退丹陽，自請治罪，詔原之，褫職，仍留欽差大臣，督辦軍務。丹陽當鎮江、江寧兩路要衝，榮率張國樑、虎嵩林扼守。令西林防句容，明安泰攻溧水，江長貴扼溧陽，張國樑仍總統諸軍。賊更番至，恃國樑力禦却之。疏請增兵，未至，榮憂憤成病，七月，卒於軍。

遺疏上，文宗震悼，詔嘉其忠勤，雖未恢復堅城，數年保障蘇、常，盡心竭力，復原官，依例賜卹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，諡忠武。命建專祠，又入祀江蘇名宦祠。克復江寧後，賜祭一壇，入昭忠祠。子繼雄，候選道，襲世職。

和春，字雨亭，赫舍里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由前鋒、藍翎長授整儀尉，累遷副護軍參領。出爲湖南提標中軍參將，擢永綏協副將。

咸豐元年，從向荣赴廣西剿匪，戰武宣東鄉，賜花翎。破賊於中坪，進攻紫金山，奪雙警山、豬仔峽要隘，功最，賜號鏗色巴圖魯。又奪風門坳，克古調村賊巢，擢綏靖鎮總兵。二年，援桂林，力戰解圍，加提督銜。追賊至全州，敗之。賊入湖南，迭戰於道州、桂陽，遂犯長沙，和春從向荣赴援，數出奇破賊。賊去陷岳州，坐追剿遷延，褫職留軍。

三年春，會攻武昌。賊棄城東下，追至九江，遇賊，襲擊之。從向荣抵江寧，分軍攻通濟門外賊壘。尋偕總兵葉長春、吳全美等率舟師攻鎮江，破賊甘露寺下。駐金山扼江路，又掠鮎魚套，擊敗賊船。偕總兵瞿騰龍攻太平門，填壕逼城，殲賊甚衆。六月，提督鄧紹良師潰於鎮江，詔和春署江南提督，率所部廣東、湖南兵馳援。移軍丹徒鎮，進復京峴山舊壘。賊數千來爭，殲戮殆盡。賊銳稍挫，兩軍相持，蘇、常得無事。尋實授提督。

是年冬，安徽軍事急，命和春分兵移防滁州，遂進援廬州。巡撫江忠源困守危城，陝甘總督舒興阿率援軍至，不敢戰，忠源疏言和春忠勇可恃，請命總督援軍，詔允之，而所部僅千人，請舒興阿分兵，不聽。未幾，廬州陷，忠源殉。軍事專屬和春，福濟繼任巡撫，爲之副。

四年，疏言：「皖省軍情重大，兵勇雖有萬餘，多未經戰陣。請調鎮江舊部湖南兵，並撥金陵得力官兵三千，交總兵秦定三、鄭魁士率之來助剿。」時廬州屬縣皆陷，與安慶踞賊連絡一氣，城大賊衆，和春駐軍三里岡，屢率鄭魁士等進剿，賊抗拒不下。乃沿河築壘構橋，分三路更番攻擊。夏，知州茅念劬率民團克六安，秦定三破賊於三連橋，進攻舒城。賊由霍山撲六安，擊走之。紮筏載大礮轟廬州城，賊分出拒戰，迭敗之。別遣軍復英山、廬江，而和州、含山一路賊時窺伺，疏請飭袁甲三嚴防烏江，以斷賊援。冬，賊紆青、劉玉豹由廬南規桐城，連奪大關等隘，逼城下，而紆青戰歿，玉豹退保六安，和春爲賊牽制不能救。秦定三攻舒城，亦久不下，迭詔切責。初，和春專剿廬州，袁甲三扼臨淮，軍事多相關，而意不合。五年，偕福濟疏劾甲三，罷之，命和春遣員接統其軍。夏秋連擊敗援賊，督諸軍急攻廬州，至十月克之，城陷將兩年矣。詔嘉和春功能補過，賜黃馬褂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六年，復舒城，大破賊於三河，克之，再復廬江。會向荣卒於軍，命和春代爲欽差大臣，督辦江南

軍務。

自向榮兵挫，退守丹陽，江寧賊益驕，內鬩，自相殘殺，故榮歿後，張國樑等得以撫輯餘軍，規復東壩、高淳。和春至，餉械並絀，詔下各省接濟月餉四十萬兩，江蘇糧臺不能時給，疏劾總督怡良、巡撫趙德轍，詔勉其和衷。溧水、句容爲賊精銳所聚，力攻數月，七年夏，先後克之，加太子少保。圍攻鎮江，賊數糾悍黨來援，督諸將迭破之。十一月，克鎮江，賜雙眼花翎。將軍德興阿督江北諸軍攻瓜洲，同日克復，軍聲大振。進攻江寧東北路，奪太平、神策兩門外賊壘。八年春，賊迭出城，力鬪却之。合水陸諸軍克秣陵關，加太子太保。又破賊三汊河，奪要隘，江寧之圍漸合。

賊由皖南犯浙境，用以牽掣大軍。詔和春兼辦浙江軍務，先遣兵二千往援，命親往督師，以病未行。尋浙事緩，罷其行。賊復沿江來援，擊走，築長圍困之。七月，賊大舉出撲，張國樑破之城下。八月，陳玉成糾合捻匪犯江浦、浦口，德興阿兵潰，儀徵、揚州、六合先後陷。和春遣馮子材渡江赴援，復失利。張國樑繼往，力戰，復揚州、儀徵。九月，和春授江寧將軍。江寧賊乘間出撲，溧水亦陷，急調國樑回援。十月，復溧水，而上游賊犯黃池、灣沚，鄧紹良戰沒。

九年春，招降捻首薛之元，獻江浦城，復約李世忠破賊，復浦口。因劾德興阿縱寇狀，

詔罷德輿阿。江北不復置帥，諸軍併歸和春節制。提督鄺魁士亦克灣沚、黃池，進規蕪湖，軍事轉利。疏言：「揆察現勢，先盡力於金陵一路，絕其根株，則枝葉自萎。欲破金陵，必先斷浦口。請添募精銳萬人，由張國樑統率，一面力攻，一面進紮營壘，斷賊糧路，兼却外援。臣當相度事機，剋期蔽功。」詔允之。是年冬，陳玉成由六合犯揚州，分黨渡江，窺秣陵，欲抄大營後路，東壩、溧水皆告警。尋大舉犯江浦，提督周天培死之，遂陷浦口。張國樑、馮子材援剿獲勝，揚州解嚴，浦口仍爲賊踞。

十年春，國樑督水陸軍攻九洑洲，大捷，破其老巢。九洑洲爲江寧水陸咽喉，既得，已成合圍之勢，而賊復由皖南犯浙，遽陷杭州，蘇、常震動。詔和春仍兼辦浙江軍務，先後分兵萬餘，提督張玉良總統赴援，甫至，賊即棄杭州。閏三月，由廣德分犯建平、東壩、溧陽，遂窺常州，急調張玉良回援，賊已分路逕趨江寧。時賊會陳玉成、李秀成、李侍賢、楊輔清，糾諸路衆十餘萬，力破長圍，城賊應之。大營軍心不固，惟恃張國樑力禦。戰數晝夜，諸營同時火起。總兵黃靖、馬登富、吳天爵陣亡，全軍大潰，退守鎮江。和春坐櫬職留軍。又退丹陽，賊踵至，張國樑死之。和春奪圍走常州，督兵迎敵，被重創，退至無錫，卒於軍。總督何桂清棄城走，常州、蘇州相繼陷。江南軍自向榮始任，凡歷七年，至是燔焉。蘇、浙遂糜爛。事聞，詔念和春前功，雖兵機屢挫，尙能血戰捐軀，復原官，依例賜卹，予騎都尉兼雲

騎尉，合前世職併爲二等男爵，諡忠壯，附祀江寧昭忠祠。子霍順武，候選參將，襲爵。

張國樑，字殿臣，廣東高要人，初名嘉祥。少材武任俠，爲里豪所辱，毀其家，走山澤爲盜，不安殺。流入越南，後歸鎮南關。按察使勞崇光聞其名，招降，剿匪多得其力。咸豐元年，破劇賊顏品瑤，斬於陣，盡殲其黨。積功擢守備，繼隸向榮軍。二年，從解桂林圍，復全州、永興，擢都司。赴援湖南，迭破賊於醴陵、益陽、湘陰。援武昌，戰於洪山，皆爲軍鋒。

三年，至江寧，逼城而軍。國樑屯七橋臺，攻鍾山賊壘，先登受傷，溫旨垂問，益感奮，遇艱險，一往直前。擢湖南永州營游擊。雨花臺爲近城要地，屢力攻，幾克之，賜號霍羅琦巴圖魯。四年夏，復太平。太平在江寧上游，賊踞之以通糧運。府城三面阻水，惟東路通陸。賊聚千艘結四壘，設防甚密。國樑分三隊進，設伏縱火，自率精銳四百人突賊營，一戰克之，時稱奇捷。擢廣西三江協副將。又攻雨花臺，平賊壘，毀礮臺。剿南路竄賊，追入秣陵關，殲戮殆盡。五年，擢福建漳州鎮總兵。大軍急攻鎮江、瓜洲，江寧賊時出窺伺，江北賊亦乘隙進圖牽制。國樑隨方截擊，奔命不遑。六年，賊聚倉頭、炭渚、下蜀街，以斷鎮江、江寧之師。國樑總統諸軍合擊，旬日之間，殺賊萬餘，賊不得逞，乃渡江犯瓜洲，江北諸軍皆潰，又陷江浦、浦口。國樑馳援，連破賊於毛許墩、葛塘，復江浦、浦口。特詔嘉獎，加提

督銜。未幾，巡撫吉爾杭阿戰歿，鎮江告急，溧水被陷，國樑回軍克之，而賊數路趨江寧，夾攻大營。向榮不能禦，急調國樑回援，血戰累日，左足被槍傷，偕榮退保丹陽。時大江南北諸軍，賊所尤畏者，惟國樑一人。賊勢忽南忽北，多方肆我，皆牽制國樑之計，果爲所敗。

榮既病，軍事一倚之。將軍福興與國樑不協，詔福興移軍江西，以國樑幫辦江南軍務。賊屢至，皆挫之。榮卒於軍，命和春代將，未至，國樑激勵將士，解金壇圍，復東壩、高淳，進攻句容。七年，擢湖南提督。克句容，賜黃馬褂。督諸軍規復鎮江。高資爲鎮江、江寧要衝，兩路悍賊麇聚力爭，連營二十餘里，國樑大破之，斬僞安王洪仁等，又連破之於龍潭，援賊盡殲。鎮江糧盡援絕，遂克其城，城陷賊已歷五年。捷聞，文宗大悅，詔嘉國樑謀勇超羣，予騎都尉世職。於是偕和春進規江寧。

八年，克秣陵關，賜雙眼花翎。復薄江寧城下，自春徂夏，迭戰破賊。築長圍，至秋乃成。皖賊大舉來援，江浦、浦口、儀徵、揚州、六合先後陷。國樑渡江援剿，復揚州、儀徵。調江南提督，晉三等輕車都尉。然賊仍踵故智，國樑兵至則走，去則復來。九年，提督周天培戰死江浦，國樑坐視世職。

十年，合水陸諸軍克九洲洲，沿江賊爭投款，約期攻上下兩關，招撫五千餘人。軍中方謂堅城且夕可下，而浙江告警，兵分益單，饋運不繼。和春用翼長王浚策，兵餉三分留一，



約待克城後補給，士卒皆怨，國樑力諫不聽。閏三月，賊猝大至，四路受敵，大營不守，偕和春退丹陽。國樑以馮子材在鎮江未敗，進謀扼守。尋率師援丹陽，遇賊城外，兵忽潰，策馬渡河，沒於水。事聞，文宗震悼，猶冀其不死，命軍中偵訪，不得。踰數月，乃下詔優卹，追贈太子太保，祀昭忠祠，諡忠武，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。

國樑驍勇無敵，江南恃爲長城。其歿也，數郡遂淪陷。士民哀思，私立廟祀。傳述戰績，與古名將同稱，往往附會過實，然益見威烈入人之深。同治三年，江寧克復，僞忠王李秀成就擒，言賊中咸重國樑，禮葬於丹陽尹公橋塔下，乃得遺骸焉。詔加給三等輕車都尉，合前世職併爲一等男爵。祀江寧忠義祠，復與向榮合建專祠。子蔭清，襲男爵。

論曰：粵匪初起，向榮與諸帥不和，致無成功，援桂林、長沙，爲時所稱，故文宗終用之。其規江南也，近未破鎮江、瓜洲犄角之勢，遠未清長江上游，無以制賊死命，數年支拄，暫保吳疆，固昧遠猷，亦限兵力。和春繼克鎮江，又以援浙分兵，垂成之敗，禍更烈焉。張國樑一時健者，使盡其用，功不止此。善夫胡林翼之言曰：「未扼賊吭，江寧原難遽復。」觀湘軍之所以成功，與向榮、和春等之所以蹉跌，兵事固無倖焉者矣。

# 清史稿卷四百二

## 列傳一百八十九

烏蘭泰 長瑞 長壽 董光甲 邵鶴齡 鄧紹良 石玉龍

周天受 弟天培 天孚 饒廷選 文瑞 彭斯舉

張玉良 魯占鼉 劉季三 雙來 瞿騰龍

王國才 虎坤元 戴文英

烏蘭泰，字遠芳，滿洲正紅旗人。由火器營烏槍護軍從征回疆有功，升藍翎長，累擢護軍參領、營總、翼長。軍政卓異，道光二十七年，擢廣東副都統。善訓練，講求火器。

咸豐元年，廣西匪熾，詔烏蘭泰幫辦軍務，選帶適用器械及得力章京兵丁赴軍，以廣東綠營精兵五百人隸之。四月，偕向榮、秦定三等圍賊於武宣，賊竄象州，自請治罪。詔以其初至，免議，命偕向榮節制鎮將。時軍中將帥不和，文宗憂之，密諭烏蘭泰實陳勿隱。上

疏略曰：「周天爵奏向榮曲徇其子，致失衆心，不爲無因。武宜之役，秦定三、周鳳岐、張敬修連營防禦，其堵剿不利，追賊遲延，咎當同任。天爵劾定三、鳳岐，不及敬修，人心不服。向榮將官傅春、和春失利，天爵責定三不併力，後訪知實非退縮，諉爲向榮推卸之言。因之天爵、榮、定三皆有隙。天爵年老，直強、耳聾，其子光岳干預，致失人心。」又言：「向榮初剿賊屢捷，未免輕賊。及其子招嫌，楚兵藉口，遂多諉卸。然在軍鎮將無及榮者。更易其兵，仍可立功。」上下其疏，命賽尙阿覈奏，賽尙阿請不咎既往，令烏蘭泰與向榮分任軍事，以專責成。

賊踞象州中坪，烏蘭泰督貴州三鎮兵，由羅秀進梁山村，逼近賊巢。賊乘駐營未定，猛撲，連擊敗之，殲賊千餘。是年秋，賊竄桂平新墟，烏蘭泰分四路進攻，破伏賊於莫村，一日七戰皆捷，斬級數千，賜花翎。賊屯紫荊山，新墟爲山前門戶，雙髻山、豬仔峽爲山後要隘，負隅死拒。向榮偕巴清德連奪雙髻山、豬仔峽，合攻風門坳，破之。進逼新墟，迭攻不下，其附近村落掃蕩幾盡。閏八月，賊編木牌欲渡河，烏蘭泰迭擊，大敗之，詔嘉獎，加都統銜。於是賊棄新墟他竄，向榮等追至平南，敗績，賊遂陷永安州。烏蘭泰追至，戰於冰寶、團嶺，皆大捷，賜黃馬褂。永安地險，賊皆死黨固結，僅烏蘭泰一軍久戰已疲，故不能制之。

向榮自平南敗後被譴，託病逗留梧州、平樂者兩月有餘。至冬始抵永安，攻北路，烏蘭泰攻南路，毀水竇賊巢。向榮亦進奪檳嶺要隘，合擊迭挫賊。賽尙阿親蒞督戰，期在必克。江忠源號知兵，隸烏蘭泰軍，倚其贊助；每言賊兇悍，久蔓將不可制，必聚而殲之。烏蘭泰主鎖圍困賊，向榮謂圍城缺一面，乃古法，宜縱賊出擊，兩人意不合。會榮克城西礮臺，二年元旦，同詣賽尙阿賀歲。賽尙阿遇榮特優，烏蘭泰憤甚，忠源解之，然益不相能。忠源以母憂，辭歸。時嚴詔促戰，春雨連旬，士卒疲困。二月，賊棄城冒雨夜走，北犯桂林。烏蘭泰率兵急追至昭平山中，路險雨滑，爲賊所乘，敗績，總兵長瑞、長壽、董光甲、邵鶴齡死之。向榮徑收州城，由間道趨桂林，先賊至。烏蘭泰踵賊後，戰於南門外，爭將軍橋，礮中右腿，創甚，退屯陽朔，越二十日卒於軍。烏蘭泰忠勇爲諸將冠，文宗深惜之，賜銀一千兩治喪，予輕車都尉世職，諡武壯。

長瑞、長壽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父塔思哈，道光初，官喀什噶爾幫辦大臣。叛回張格爾作亂，殉難，予騎都尉世職。長瑞襲世職，授三等侍衛，累擢直隸天津鎮總兵；長壽以廕授藍翎侍衛，累擢甘肅涼州鎮總兵；並從賽尙阿赴廣西剿匪，同領湖南兵。長瑞戰風門有功，新墟禦賊失利，奪職留營。及賊由永安出竄，從烏蘭泰躡追至龍寮嶺，地險，左右止勿進。長瑞曰：「軍令孰敢違者！死耳，勿復言。」以母老，令長壽毋相從，長壽泣

曰：「貪生忘國，非孝也。」卒偕行。值大霧，賊以巨礮扼山間。軍士兩日不得食，爲賊衝潰踐踏，死無算。長壽墜馬，長瑞挺矛救之，身被數十創，同遇害。文宗以其父子兄弟皆死難，深惜之，並贈提督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存問其母，賜銀三百兩。長瑞諡武壯，長壽諡勤勇，於永安建祠曰雙忠，同死者附祀焉。

董光甲，直隸河間人。嘉慶十四年武進士，授守備。累擢河南河北鎮總兵。從向榮攻永安，奪檳嶺、摩天嶺、天鵝嶺諸要隘。追賊至昭平，迭擊賊於古東、龍寮嶺，次黃茆嶺。賊反撲，力戰死之，贈提督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勇烈。

邵鶴齡，山東招遠人。嘉慶二十五年進士，授三等侍衛。累擢湖北鄖陽鎮總兵。偕長瑞等同追賊龍寮嶺，殞於陣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威確。

鄧紹良，字臣若，湖南乾州廳人。由屯弁累擢守備。從剿崇陽土匪李沅發，率五百人破賊金峯嶺，擒沅發，擢都司，賜花翎，揚勇巴圖魯名號。遂從向榮赴廣西剿賊，潯州、排嶺之戰，以精騎張左右翼，擊兩路賊，皆挫之。又戰象州、永安州，皆有功。咸豐元年，授楚雄協副將。二年，援桂林，屯西門，力戰却賊。追賊入湖南，援長沙，入任城守，地雷發，持刀屹立，礮洞左臂，不動，殫先登賊，賊退，城復完，軍中稱其勇。洎賊解圍竄湖北，巴

陵土匪晏仲武勾結肆掠，紹良偕總兵阿勒經、阿剿平之。

三年，擢安徽壽春鎮總兵，詔率所部從向榮援江南，廷臣多薦紹良者，尋擢江南提督。榮令分剿鎮江踞賊，進擊觀音山，合攻瓜洲，皆捷。逼城而軍，賊設伏北固山下，而自城突出撲營，火四起，官軍不能禦。退守丹陽，禔職議罪，仍隸向榮軍，帶罪自効。賊兩次窺伺東壩，榮令紹良擊走之。四年，克太平，紹良移軍駐守，又破賊采石。向榮疏陳戰功，爲乞免罪，允之。時賊由蕪湖窺徽州、寧國，紹良屯黃池，賊會石國宗糾各路賊萬餘來犯。紹良兵少，設伏山溝，多張疑兵，誘賊入，痛殲之。五年春，賊復乘夜撲營。伏槍礮，俟近驟發，殲賊無算。詔嘉紹良力遏賊鋒，保全甚大，予三品頂戴，復花翎。賊既退歸，復圖襲徽寧，以窺浙境。紹良奉命馳往，統各路援兵，至則簡精銳，伏要隘伺擊，屢破賊，克婺源、黟、石埭諸縣，復提督銜。賊聚於蕪湖，窺南陵、黃池。紹良由灣沚進剿，連破賊，焚其舟，遂克蕪湖，授陝西提督。

六年春，江寧賊上竄，踞倉頭鎮，勢甚熾。向榮令紹良往督戰，而諸將意不愜，轉不盡力，於是戰不利，紹良受傷，坐禔花翎。德興、阿軍潰，揚州陷。詔紹良渡江赴援，幫辦江北軍務。破藥王廟賊壘，環攻揚州六晝夜，克之，又追破賊於三汊河。會寧國告陷，復命幫辦皖南軍務。移軍赴援，扼金河橋，大破賊於東溪橋，又迭擊賊於涇縣，挫之，調浙江提督。

賊糾黨數萬來援，敗之於楊柳舖。副將周天受遇賊夏家渡，戰未利。紹良乘隙縱擊，賊大潰，遂督諸軍連奪夏家渡、團山諸賊壘，破七里岡賊巢，進攻寧國，十二月，克之。七年，丁母憂，奪情留軍。紹良以寧國爲浙之屏蔽，而涇縣爲咽喉要衝，屯軍扼之，賊屢犯不得逞。既而大軍復鎮江、瓜洲，急攻江寧，賊圖牽掣，大舉犯南陵，紹良擊走之。八年，進屯灣沚。賊合捻匪踞黃池，紹良回援，出賊不意，大破其衆，復黃池。會浙江軍事日棘，分兵赴援。十一月，賊乘虛悉馬步數萬躡而涉水，斷黃池山後接應，突攻灣沚營壘。總兵戴文英由江寧來援，戰歿，遂合圍。軍中餉絀食盡，紹良舉火自燔其營，率親兵血戰，死之。

事聞，詔念紹良桂林、長沙保城前功，轉戰徽、寧之間，凡歷五載，力竭捐軀，深致憫惜。贈太子少保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忠武。於殉難地方建專祠，並賜其父白金四百兩，子亭先候錄用。尋以遺骸不得，文宗尤憫之，賜亭先員外郎銜。後湖南巡撫駱秉章疏請附祀表忠祠，允之。

石玉龍，湖南鳳凰廳人。以練勇從征，隸向榮、鄧紹良軍，積功至游擊。咸豐六年，總兵秦如虎駐防涇縣，以憂去，代者難其人，紹良薦玉龍，以游擊充統將。玉龍感奮，遇戰益力。從紹良復灣沚、黃池，又破賊萬級嶺，累擢副將。九年冬，賊大舉犯涇縣，迎擊於藍山嶺，初勝，賊至益衆，圍之數重，身被十餘創而殞，贈總兵加提督銜，諡剛介。

周天受，字百祿，四川巴縣人。咸豐初，從向榮剿賊廣西，轉戰湖南、湖北、江南，積功至游擊，賜號沙拉嗎依巴圖魯。五年，皖南軍事亟，前江西巡撫張芾治徽、寧兩郡防務，乞援於向榮，乃令天受率川兵赴援，偕諸軍克婺源、休寧、石埭。六年，援太平，連破賊於花橋、西溪，進規涇縣。大敗賊於雙坑寺，復其城，擢副將。會休寧復爲賊踞，官軍戰不利，張芾檄天受助剿，連捷。進燬石嶺、萬安街賊壘，會攻休寧，再復之，以總兵記名。七年，再復婺源，授福建漳州鎮總兵。賊踞陵陽鎮，值中秋令節，夜半出不意縱火攻之，盡燬賊營。復破賊於祁門五里牌，擣其巢，擒斬甚衆。八年，援浙江，將軍福興令守衢州。天受以浙西完善地，不可爲賊擾，主扼樟樹潭。賊竄龍游，天受留軍守壘，自率千人趨湯溪、宣平，賊引去。

和春疏言天受知兵，能占先著，而力單，遣其弟天培往助之，詔加提督銜，督辦浙江防剿事宜。天受嚴守金華，令天培復武義，又會江南軍復永康。張芾劾其驕縱，縱兵搶掠，詔罷總統，仍責剿賊。天受方連克縉雲、宣平、溫州，於是浙江巡撫晏端書疏陳援浙功，爲白被劾之枉。詔以浙事漸平，命偕弟天培及總兵饒廷選等進援福建，連戰皆捷，復浦城，而賊回竄江西，復犯皖南。命署湖南提督，回軍防徽州，節制諸軍，從張芾之請也。九年，



進軍寧國，賊犯石埭、太平、涇縣，皆遣將擊走之。十年春，官軍連捷於涇縣、旌德，賊復入浙境，坐防剿不力，褫勇號，革職留任。

時江南大營再潰，軍事愈棘。張芾疏言：「寧防將弁大半籍隸湖南，皆鄧紹良舊部，習氣甚深。天受雖力求整頓，轉滋疑謗，請歸曾國藩節制。」國藩亦言其兵不可用，別調募新軍，倉猝不能至。天受偕江長貴再復涇縣，而賊糾大股犯寧國，勢甚張，天受激勵饑軍力禦。既而徽州陷，餉道梗絕，遣去城中居民萬餘，誓以身殉。八月，兵敗於廟埠。天受督隊守北門，大雨，火器不燃，城陷，巷戰死之。詔復天受原官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忠壯，以其弟天培、天孚先皆殉節，命於四川省城及本縣合建專祠。

天培，由行伍從征廣西，累擢守備，隸向榮軍。咸豐六年，從破高資蔡家窰及壩西賊壘，賜號衛勇巴圖魯。七年，克東壩，平寶堰賊巢。連戰於鄔山、尖山，克溧水，又破賊於鎮江虎頭山，累擢貴州定廣協副將。克瓜洲，以總兵記名。八年，授雲南鶴麗鎮總兵。先後偕張國樑破賊株陵關及江寧南門外，功皆最。和春知其善戰，令赴浙江援其兄天受，迭克武義、龍泉，追賊入閩，克浦城。會江南、北軍事急，天培回援。九年春，賊分六路攻浦口，張國樑督諸軍禦戰，天培首先躍馬衝陣，各軍乘之，殲賊無算。賊築壘於雙陽、蕭家圩，別由九洲洲出悍衆來撲，天培分兵擊之，三戰三捷，功出諸將上，擢湖北提督，遂駐防浦口。

是年冬，匪首陳玉成糾衆十餘萬犯江浦，天培乘其初至，痛殲之。既而賊麕集，後路爲所抄襲，裹創血戰，力竭陣亡。優詔賜卹，贈太子少保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武壯。

天孚，從兄天受軍轉戰，以功洊保參將，留江蘇補用。咸豐九年，賊犯皖南，副將石玉龍戰死涇縣南山嶺。天孚屯灣沚，馳百里往援，要擊於章家渡，大破之，由是以驍勇名。尋援金壇，會諸軍連戰解其圍。十年，江南大營潰，閏三月，賊首李世賢大舉復圍金壇。天孚偕總兵蕭知音、參將艾得勝、知縣李淮同守之。淮素得人心，兵民合力，屢却賊。時江南軍事大壞，孤城援絕。天孚馳書兄天受，始疏聞，屢詔促鎮江副都統巴棟、阿借總兵馮子材赴援，卒不至。凡守百四十餘日，糧盡，軍無固志。知音等願率兵民突圍走鎮江，淮不可，誓死守，乃中止。屢獲賊內應，斬之。城陷先一日，偵知將有變，竟夜登陴，至旦，分半隊休息，值大霧，叛兵遽起，先戕天孚。賊乃梯登，知音、得勝突圍出，淮死之。事聞，贈天孚總兵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威毅。

饒廷選，字枚臣，福建侯官人。以行伍洊升千總。道光中，從剿臺灣有功，擢守備。從水師提督寶振、彭出洋擒海盜，擢漳州營都司。遷游擊，治匪無株連，得民心。咸豐三年，奉檄赴詔安治械鬪，而潮州會匪襲漳州，伏兵於城中突起，鎮道皆遇害。廷選聞變，間道馳

還，號召鄉民千餘，城民應之。賊遁，旋復大至。廷選率鄉團固守，迭戰破賊，擒賊首謝厚等，遂署漳州鎮總兵。外剿內撫，期年始平。總督王懿德薦其才可大用，四年，授貴州安義鎮總兵，留署福建陸路提督。

五年，粵匪陷廣信，浙江戒嚴。廷選赴援，扼衢州。尋楚軍克廣信，賊知浙境有備，走徽州。六年，賊會楊輔清復圖廣信以擾浙。廣信兵僅數百，知府沈葆楨馳書告急。廷選方駐甲玉山，曰：「賊得廣信，則玉山不守，而浙危矣。」值大雨水漲，駛舟急行，抵廣信。賊已至城西太平橋，初諜城中無兵，及見旌旗，賊爲奪氣。廷選所部僅千餘人，屢出奇擊賊。既而賊大至，部將畢定邦、賴高翔皆勇敢，獻計曰：「今賊不知我虛實，以我能戰，後路必有大兵。若稍退，賊追我，且立盡。當速決死戰。」廷選用其言，明日開城奮擊，自晨至日暮，毀其長圍，軍聲大振。越二日，賊引去，賜號西林巴圖魯。閩、浙大吏與江西督防者不嫌，檄廷選速回師保浙。廷選待接防兵至始行，廣信民感其義。

七年，調衢州鎮總兵，會皖軍克婺源。八年，賊首石達開大舉犯浙，廷選分軍援廣豐，自守衢州。賊驟至，穴地攻城，城圯者三，皆擊却之，守七十餘日。巡撫晏端書劾其久未解圍，又失江山、常山、開化三縣，奪職。未幾，圍解，三縣皆復，授南轅鎮總兵。王懿德檄召回援閩境，以病未行，遽劾，革職留營。八年，會克連城、龍巖，仍補南轅鎮。曾國藩奏以代

沈葆楨守廣信，從民望也。

十年，粵匪復犯浙，廷選赴援，復淳安，擢浙江提督。十一年秋，攻克嚴州，進規浦江，賊大至，不敵，退保諸暨，而杭州被圍急。巡撫王有齡促回援，廷選舊部僅漳勇數百、楚軍二千。事急，收集江南潰卒，皆不任戰，徒激忠義，勉以當賊。賊於城外海潮寺、鳳凰山爲堅壁，隔絕內外。困守七十餘日，糧盡，士卒饑餓。十一月，城陷，巷戰死之，贈太子少保，子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果壯。入祀昭忠祠，於杭州建專祠。兄廷杰，弟廷夔，同戰死，附祀焉。既而會國藩、沈葆楨以廷選守廣信功，奏請建祠廣信，以副將畢定邦、賴高翔附祀。

文瑞，克什克特恩氏，蒙古鑲藍旗人，荊州駐防。由驍騎校從軍，轉戰湖北、安徽，累擢江西撫標中軍參將。咸豐十年，赴援浙江，克餘杭，以總兵記名。解湖州圍，賜號唐木濟特依巴圖魯。授處州鎮總兵，進剿金華。賊圍浦江，文瑞嬰城固守，屢出奇破賊營，逾月乃陷，詔免其處分。回援杭州，入城助守，城陷死之，子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果毅。

彭斯舉，湖南平江人。以團練剿賊，從李元度爲平江軍營官。戰湖口、東鄉、貴溪、安仁、玉山，積功晉秩知府。元度罷去，留所部五營隸斯舉，始獨將一軍。會攻景德鎮，饒廷選見而器之，調援浙江，破賊於淳安，復其城，擢道員，留浙補用。駐守千秋關，賊大至，

搏戰竟日，潰圍出，移防海寧。會攻嚴州，下之。進援廣信，而所部留駐常山者索餉譁潰，斯舉率親兵赴杭州，乞解軍事回籍，巡撫王有齡留管營務處。斯舉建議，省城米糧來自寧、紹，錢塘江距城三里，當築甬道，兵護之，運道乃無虞。未及行而賊至，城中竟以絕糧陷。斯舉分守湧金門，死之。

張玉良，字璧田，四川巴縣人。咸豐初，由行伍從征廣西，積功至千總。四年，從向榮至江南，戰江寧城外，屢有功，累擢永州左營游擊。六年，敗賊於丹陽、金壇，賜號龍勇巴圖魯。又敗賊於溧水西門，燬其礮臺，擢處州營參將。七年，克句容，加總兵銜，擢三江口協副將。破鎮江援賊於江濱，克鎮江，敘功以總兵記名。八年，大破江寧援賊，擢甘肅巴里坤總兵。攻太平、金川諸門，賊衆突出，痛殲之。馳援溧水，毀紅藍埠賊壘，克其城，斬賊千餘級，加提督銜。九月，會攻浦口，大捷。而九洲之賊來援，玉良率後隊截擊，賊大潰。十年春，遂乘勝克九洲洲，詔遇提督缺出題奏，尋調肅州鎮總兵。

江南大營諸將善戰者，向榮舊部多蜀將，張國樑所部多粵將。蜀將以虎坤元爲首，周天培及玉良次之。時浙江軍事亟，議分軍赴援，咸屬望於張國樑，而圍攻江寧，功在垂成，國樑爲全軍所繫，不克行。坤元、天培已前歿，乃命玉良總統援浙諸軍，專辦浙江軍務，未

至而杭州陷，將軍瑞昌獨堅守駐防內城，與賊相持。玉良率六百人馳至，出賊不意，燬武林、錢塘諸門外賊壘，梯城而上，遂復杭州。捷聞，詔嘉爲奇功，賜黃馬褂，予騎都尉世職，擢廣西提督。

賊之擾浙也，原以牽制江南軍，故見玉良至，則不戰遽去，由廣德分路趨江寧。總督何桂清駐常州，檄玉良回援，而賊別隊已侵江南大營後路。桂清留玉良於常州以自衛。未幾，江寧兵潰，張國樑、和春先後殉，詔玉良代節制其軍。常州陷，禦賊於無錫高橋，賊由間道出九龍山襲無錫。玉良前後受敵，退保蘇州，入城計守禦，未定，潰兵應賊，蘇州亦陷。玉良奔杭州，褫職，隸瑞昌軍。瑞昌令規復嚴州，繼克常山，復原官。十一年，復遂安，而嚴州又陷。玉良自江南敗衄後，兵心已渙，不能復振。賊再攻杭州，馳援，軍不用命，自知事不可爲，戰杭州城下，輒身臨前敵，力鬪，中飛礮，歿於軍。贈太子少保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祀本籍昭忠祠，諡忠壯。

魯占鼇，四川成都人。由行伍官平番營守備，從向榮剿賊廣西、江南。繼從吉爾杭阿克上海，攻鎮江，戰皆力，累擢川北鎮總兵，調建昌鎮。蘇州陷，爲賊所執，罵賊被轡割，死之。贈提督銜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

劉季三，廣西武宣人。以武舉從右江道張敬修戰桂林、全州，授左江鎮標守備。從向

榮至江南，積功至副將，賜號直勇巴圖魯。咸豐八年，大兵攻秣陵關，季三於葛塘寺設伏，出賊不意，斬關入，火之，又破六郎橋賊巢，功皆最，擢直隸通永鎮總兵。十年，張國樞督諸軍攻江寧，季三任上關一路，壽德州守賊秦禮國獻壘內應，破上關，拔出難民千餘，解散脅從五千餘人。從張玉良援浙江，克餘杭、臨安，進秩提督。是年秋，賊陷嚴州，掠富陽，季三孤軍往援，戰竟日，死之。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忠毅。

雙來，徐氏，漢軍正白旗人。由拜唐阿累遷鑾儀衛治儀正，出爲甘肅碾伯營都司，擢秦州營游擊。道光二十七年，赴援回疆，行至黑孜布依遇賊。兵少，被圍，相持十餘日。援至，合力破賊。方圍急，賊塞水源以斷汲路，越日泉湧盈塘。宣宗聞之，嘉歎曰：「此將士忠義所感也。」命以參將用，賜花翎、法福哩巴圖魯勇號。尋敗賊於駱駝脖子，加副將銜。歷靈州營參將、永固協副將。

咸豐二年，調赴欽差大臣琦善軍，擢肅州鎮總兵。三年，從琦善攻揚州，勇銳爲一軍之冠，戰輒手執大旗以先，迭破賊，毀西北隅土城，悉奪其營壘。賊遁入城死守，圍攻兩閱月。雙來發礮壞城垣丈餘，作梓渡河，逼城布雲梯，鼓勇先登，縱火，賊於城上苦鬪，槍彈如雨。雙來傷頰，折二齒，暈跌，扶下，從卒多傷亡，以無繼援而退。特詔褒獎，加提督銜，

他將觀望者並被誖。越旬日，雙來復督隊攻城，力戰逾時，中礮，洞穿右股，猶大呼登城殺賊。翌日，創甚，卒於軍。

文宗素知其勇，事聞，震悼，手批其疏曰：「雙來何如是不幸？朕隕涕覽奏，不勝悲憤！然視彼貪生退縮者，奚啻霄壤。」詔依提督例優卹，賜銀一千兩，命柩歸時專奏入城治喪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忠毅。後都統德興阿疏言雙來與總兵瞿騰龍戰績尤異，先後於江北陣亡，請在揚州建雙忠祠合祀，詔允之。

瞿騰龍，字在田，湖南善化人。由行伍補千總，剿瑤匪趙金龍及乾州苗有功，累擢古丈坪營都司，署鎮筵鎮標游擊。咸豐元年，率標兵赴廣西剿匪，迭破賊於武宣桐木、馬鞍山，永安古排塘。二年，援桂林，以巨礮擊賊於文昌門，殲斃甚衆，賜號莽阿巴圖魯，擢永綏協副將。追賊入湖南，迭戰於寧遠、耒陽、永興、安仁。賊圍攻長沙，騰龍率苗兵千人赴援，偕鄧紹良破南門外賊柵。賊以地雷轟城，圮十餘丈，騰龍守城缺力禦，斬悍賊三百餘人，城復完，加總兵銜。

三年，從向榮戰武昌，遂尾賊東下，擢湖北鄖陽鎮總兵。抵江寧，賊已分黨北犯，命率所部馳赴山東、河南防剿。行至高郵，琦善疏留其軍會攻揚州。騰龍身先士卒，與總兵雙



來並號軍鋒。既而雙來以傷殞，遂兼領其軍，充翼長，琦善甚倚之。揚州久不克，而賊之踞瓜洲者盡力來援。騰龍扼三汊河，賊至，十倍我軍，騰龍下令「有進無退，回顧者斬」，下馬持大刀闖入陣，士卒皆喋血戰，賊退，夜乘雷雨突之，賊不辨衆寡，自相踐殺，及曉，屍骸狼藉，斃賊二千有奇。尋賊揚帆逕趨揚州南門，登東岸，復馳擊走之。於是樹巨樁以阻水路，城賊屢突圍，擊退。十一月，賊全隊衝出，併入瓜洲，乃復郡城。

初，向榮疏調騰龍回軍江寧，不許。至是詔率兵援安慶，琦善奏三汊河要衝，特騰龍力守，仍請留。賊於運河南岸築數壘以逼三汊河，進攻破之。四年正月，進攻瓜洲，設伏誘賊出，伏起，大破之。二月，復進攻，乘夜雪襲賊，連破二壘，深入，賊傾巢出，鈔官軍後，圍數重，戰竟日，被傷，下馬步戰，力竭死之，年六十有四。贈提督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威壯。

王國才，字錦堂，原姓羅氏，雲南昆明人。以武舉効力督標，洊升守備。道光末，剿彌渡回匪，擒賊首海老陝，賜號勝勇巴圖魯，擢都司。從剿廣西賊，轉戰大黃江、永安州有功。尋撤滇軍歸伍。咸豐二年，平尋甸回匪，擢山東青州參將。

三年，吳文鎔移督兩湖，疏調率所部赴湖北，行至天門，遇賊，以親兵七十人擊走之。

會文鎔戰歿黃梅，國才將返滇，過荊州，將軍官文留之，予兵千二百、練勇五百，守城北龍會橋。賊萬餘猝至，軍士氣沮，國才曰：「賊如潮湧，不進何以求生！」親以鳥槍斃執旗賊，大呼陷陣，賊披靡，墜河無算。追至馬湟山，賊敗竄，軍中稱其勇。官文令整飭諸縣團練，荊州獲安，賜花翎，以副將陞用。四年，署督標中軍副將，從總督楊需防德安。

會湘軍規大冶，國才當右路，連破賊，克蘄州。楊需以川練千人益其軍，進攻九江。五年，率部將畢金科戰城下，數捷。會楊需師潰，國才回援武昌，夜至，城已陷，未知也，先驅入城，始覺。賊由漢陽悉衆來拒，國才突圍出，駐金口，進大軍山。尋屯沌口，偕水師合攻漢陽，設伏誘賊出，殲之。賊屢襲金口、沌口，皆擊退。破大別山賊壘，授竹山協副將，署鄖陽鎮總兵。總督官文進逼漢陽，國才屢從破賊。六年，諸軍合攻，國才越壕逼城下，一擁而入，巷戰，殺賊甚衆，加總兵銜，記名簡放。復黃梅，守之，改隸將軍都興阿。七年，賊由太湖來犯，以空城誘賊入，斬獲無算。追至九江對岸，連破賊段窰、楓樹坳、狗山鎮。雲南回匪熾，調回援，官文、胡林翼疏留不遣。黃梅城僻隘，國才謂不足屏蔽，請守雙林驛。都興阿不許，乃屯城西，分副將石清吉守城，賊屢犯，却之，授貴州安義鎮總兵。六月，皖賊陳玉成糾賊數十萬上犯，國才被圍，力戰，歿於陣。贈提督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建專祠，諡剛介。

虎坤元，字子厚，四川成都人。父嵩林，咸豐初，以湖南游擊調廣西剿匪，從向榮戰紫荊山，攻永安，解桂林、長沙圍，並有功。從至江南，累擢湖北宜昌鎮總兵。借巡撫吉爾杭阿克上海，遂從攻鎮江，屢破賊於寶蓋山、倉頭、下蜀街、高資。在江南軍中稱宿將。

坤元，年十七，從父軍，勇力過人，戰輒先登，軍中號曰「小虎」。初至江寧，奪鍾山賊壘，功最，擢守備。四年，克高淳、太平，賜花翎、鼓勇巴圖魯勇號，擢川北鎮標都司。五年，援灣沚，焚賊舟，乘勝取蕪湖，坤元躍登城，殺守陣賊，遂克之。六年，江寧賊出援鎮江，坤元且馳至三汊河，擊敗之。又戰於下蜀街，破賊壘，追賊直至仙鶴門，擢建昌鎮標游擊。從總兵秦如虎援浙江，而寧國告陷，遇賊於宣城紅林橋，設伏，身率數騎誘賊，敗之。進攻寧國未下，回援鎮江，嵩林爲賊所困，馳入重圍掖之出。會江南大營潰，向榮等退守丹陽，賊躡至，勢甚張，坤元偕張國樑力戰却之。遂從嵩林移駐珥陵，扼賊犯常州之路。未幾，國樑戰五里牌，傷胯，急召坤元夜至，簡精銳，未曉卽出，踰簡瀆河，東攻黃土臺賊壘，躍上壘牆，毀其柵，大隊擁入，勁騎鈔截，賊無脫者，連破五壘。國樑亦破河西賊壘，賊勢始挫。坤元以是名出諸將上，乘勝進兵，踰月遂解金壇之圍，擢參將。進攻東壩，填壕登城，負創力戰，手斬悍賊，復之。又克高淳，以副將儘先陞用。七年，會攻溧水。賊屢來援，與

城賊夾攻官軍。坤元迭破之於郎山、拓塘、博望、天里山、小茅山，凡十餘戰，殲戮無算，擒偽迓天侯陳士章。虜關城下四晝夜，躍登南門，復溧水，授貴州定廣協副將。又敗賊於高陽橋、克湖墅、龍都。張國樑攻句容，賊堅守未下，檄坤元往助。值賊出撲，率數十騎突之，進逼南門，縱火焚城樓，大軍繼之，遂克句容。敍功，以總兵記名簡放。從國樑規鎮江，時賊由江寧來援，蟻聚七星觀、倉頭。坤元以輕騎誘敵入伏中，大敗之，追擊，立破三壘。賊退至三汊河，伏兵又起，無去路。坤元大呼：「棄戈者免死！殺賊首者賞！」降者數百人。是役斬賊及淹斃者三千有奇，生擒三百。尋敗賊於西堰岡，援賊復於倉頭、顧家壩築壘。坤元於山後樹幟爲疑兵，自率小隊衝鋒，殪悍賊。而賊以大隊來拒，諸軍環擊，乘勢全毀賊營，鎮江守賊遂遁。追至龍潭，痛殲之。坤元甫授直隸通永鎮總兵，文宗手批其謝恩疏曰：「聞汝父子在軍營甚爲奮勇。汝年未三十，已膺顯秩。務自勉勵，以副朕望。」至是復下部優敘。尋丁母憂，奪情留軍。

八年，攻秣陵關，逼賊巢爲壘。賊出鬪，敗之，窮追，單騎獨前，惟游擊劉萬清從，疑有伏，止之，勿聽，進至石橋，中槍而殞，萬清奪其屍還。和春疏聞，言：「坤元從軍八載，忠勇性成。善以少擊衆，自爲都守。父子所入之賞，悉以養勇士。故旌旗所指，無不披靡。歷經頒給御賜金牌六次，受二等傷四次，頭等傷十二次。灼頸落指，瀕死者屢矣。旣歿，大江

南北同聲悼惜。」詔從優卹，於溧水、湖墅及死事地方建專祠，諡忠壯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未娶無子，以弟坤岡襲。是年，其父嵩林守溧水，爲賊陷，坐禡職，以坤元陣亡故，獲免治罪。嵩林回籍助剿滇匪，命襄治團練，尋卒於家。

戴文英，廣東羅定人。由行伍從剿羅鏡，十八有功，擢千總。咸豐三年，從向榮援江寧。初至進攻，文英偕張國樑穿越深林叢葦十餘處，潛襲雨花臺賊營後，大敗之，賜號色固巴圖魯。四年，剿賊七橋，往來衝鋒，又偕總兵德安破賊營。五年，戰高資，皆以勇銳稱，累擢惠州營都司。六年，攻鎮江，戰於京峴山。馳馬入賊陣，槍斃悍賊甚多，擢南詔營游擊。從張國樑援金壇，率精銳過河奮擊，解金壇之圍。兩江總督怡良薦舉將才，文英與其選。大兵克東壩賊壘，平寶堰賊巢，文英率茅村團練獨當一路，斬獲多，擢淮安營參將。七年，從張國樑攻鎮江，駐紅花山。賊衆來撲，文英衝入賊中，手刺殺悍酋數人，賊大敗，擢江南督標中軍副將。是年冬，攻克鎮江府城，記名總兵。八年，克秣陵關，授直隸通永鎮總兵。

時江寧長圍漸合，賊百計潰圍，屢出衝突。文英從張國樑四面兜剿，直抵外壕，焚燬望樓。皖北援賊陷溧水，文英偕張玉良馳赴會剿，分攻紅藍埠，逼河礮擊，乘夜渡河，踏平賊

壘，遂復深水。而賊復自西路來援，文英自督前隊，以劈山礮迎擊，騎兵包抄，斃賊無算。會提督鄧紹良在寧國爲賊所困，文英馳援，遇賊於灣沚，連戰皆捷，而賊至愈衆，力竭，歿於陣。

文英在軍中以善戰名，爲張國樑所倚，甫擢專閫而殞。文宗惜之，優詔賜卹，稱其所向有功，克深水，破援賊，功爲尤著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武烈。

論曰：烏蘭泰忠勇冠軍，與向榮不合，致無成功，時論多右之。鄧紹良、周天受老於軍事，保障皖南，軍律不嚴，終不能保全浙境。張玉良後起，號驍健，江南師潰之後，竟不復振。諸人皆當一面，以死勤事，其成敗有足鑑者。雙來、瞿騰龍、王國才、虎坤元、戴文英並以善戰名，志決身殲，時論惜焉。

092-789